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07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曾思艺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书名：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

作者：〔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者：臧仲伦 曾思艺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特约编辑：郭挚英

监制：吴昊

目 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译本序 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

[穷人](#)

[白夜49——录自一个幻想者的回忆](#)

[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摘自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录](#)

[第一部](#)

[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

[地下室手记](#)

[第一章 地下室201](#)

[第二章 湿雪纷飞230](#)

[鳄鱼——一桩非常事件，或称游廊市场268上发生的怪事](#)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

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

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7部，它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一译《鬼》，1871—1872）、《少年》（1875）、《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其中后五部被称为陀氏的“五大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20多篇，它们是：《穷人》（1846）、《双重人格》（一译《化身》，1846）、《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九封信的故事》（1847）、《女房东》（1847）、《波尔宗科夫》（1848）、《脆弱的心》（1848）、《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848）、《诚实的小偷》（1848）、《枞树晚会和婚礼》（1848）、《白夜》（1848）、《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小英雄》（1857）、《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1859—1860）、《一件糟糕的事》（1862）、《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地下室手记》（1864）、《鳄鱼》（1865）、《赌徒》（1866）、《永恒的丈夫》（1869）、《豆粒》（1873）、《一个温顺的女人》（1876）、《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等。作家晚年还写有一部对了解其思想和艺术相当重要的《作家日记》（1873—1881）。此处仅谈谈其中短篇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都擅长以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早在1839年8月16日致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宣称：“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因此，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对复杂人性进行探索，是作家一生的执着追求。根据其思想发展和艺术探索的特点，陀氏这20多篇中短篇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1844—1849），主要中短篇小说有：《穷人》《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九封信的故事》《女房东》《波尔宗科夫》《脆弱的心》《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诚实的小偷》《枞树晚会和婚礼》《白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这是作家的创作初期，主要是学习、探索阶段，也是其精力旺盛、才思泉涌的阶

段，作家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有将近一半创作于此时期。

从创作伊始，陀氏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关注“小人物”，二是注意探索复杂的人性，而这在早期又主要表现为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尤其重视不同条件下“小人物”的心理变化。这两个特点，他保持了终生并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深入的发展。

“小人物”这一主题在俄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小人物”最早通常是指那些地位低微、生活贫困的小官吏。19世纪初，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小人物”主题的纪录，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使之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他们同人民的接近。从总体上看，这些“小人物”形象具有某些共同的典型特征：外表平凡，年龄在30—50岁之间，资质平庸，家境贫寒；与他们敌对和发生冲突的对象，则是整个上流社会或者侮辱欺凌他们的强者；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官僚的欺压、他们自身的性格原因等，往往是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生活理想破灭，命运多舛，常常遭受天灾人祸，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

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以同情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维林备受欺辱和悲惨死去的命运。他的妻子早逝，他虽为驿站长，但地位低微，经常受过往的官吏欺辱，和独生女儿冬妮娅相依为命，但女儿后来离开父亲与深爱的贵族军官私奔而导致他的悲剧命运。这部小说拉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序幕，对后来的俄国作家影响很大。

果戈理的几部作品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其《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波普里辛作为沙俄政府机关的小职员，生活于贫困之中，由于饱受官员们的欺凌、压抑，没有人格尊严，爱情也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爱上了司长的女儿），因此疯了，并且产生了最疯狂的念头——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八世，在半清醒状态中，他喊出了：“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小说通过疯子的遭遇及其发疯原因的深刻描写，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突出病症——以官衔权势为中心的社会中“小人物”饱受摧残的极其悲惨的命运。其名篇《外套》有更大的推进，小说描写了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卑微的一生：薪水极低，生活于穷困之中，即使想置办一件体面点的外套，也得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好几个月；更可怕的是，这种等级森严的艰难生存环境，使他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而

变成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甚至兢兢业业的螺丝钉，每天就满足于抄写公文。然而，当他穿上新外套的那一天，成为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这一整天就像一个最盛大的节日”，“由于内心的喜悦，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然而，当天晚上，他的外套就被抢走了。他失魂落魄，去找当官的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派头和风度庄重而又威严，但单调乏味。他的章法的主要基础是严厉”。他非常严厉地对五十开外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训斥，吓得他回家一病不起，最终一命呜呼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得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得珍视，任何人都不得感兴趣的，甚至于连普通苍蝇都不放过、要把它按到大头针上、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生物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小说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加以发展：以震撼人心的真实，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痛苦以及新外套带来的微小的幸福，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总是强调普希金、果戈理只写“小人物”的不幸，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才描写“小人物”的灵魂，其实，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棺材店老板》也已首开俄国文学写“小人物”灵魂的先河。小说一方面较早地真正描写了俄国下层商人的真实生活——生活不易，总是面色阴沉，心事重重，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也通过棺材店老板阿德里安·普罗霍罗夫的梦，写出了下层商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强烈的自尊心和极度的敏感；迫于生计压力，有时不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但内心深处良心犹在，深深自责。这是俄国最早写“小人物”的灵魂的好作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普希金、果戈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发展。

首先，是“小人物”范围的扩大。如前所述，普希金、果戈理的“小人物”都是小官吏，陀氏小说的“小人物”最初也大多是小官吏，如《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后来慢慢演变成平民知识分子，如《白夜》中的“我”，更明显的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人。

其次，是他的“小人物”类型也更丰富了。具体来看，其笔下的“小人物”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他们有共同点——贫困、软弱、对未来充

满了恐惧，但又都有各自的个性。

第一类是脚踏实地、精神高尚的“小人物”。脚踏实地而又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人的尊严，以《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为代表。杰武什金是一个小公务员，忠于职守，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平等的意识，心地善良，对下层贫困的人们有深厚的同情心。他在经济上勉强能自足，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难堪的境地，但他为了拯救贫苦的姑娘瓦尔瓦拉，不惜省吃俭用，自己搬到贫民窟，甚至租住别人的厨房，因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他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通过杰武什金这一形象，小说主要揭示了“小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作为人的尊严。

第二类是富于幻想、善良而又极其脆弱的“小人物”，代表是《脆弱的心》中的主人公瓦夏。他由于过于贫穷而对爱情长期渴望，最后竟因得到所爱的人应允的爱情和婚姻而产生的强烈的幸福感变疯！

第三类是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的“小人物”。这类人地位较高，经济状况不错，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从而导致悲剧，代表是《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他一心想爬入上流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做到，心理很矛盾，性格懦弱，在追求上尉的女儿失败后，就彻底崩溃了。

第四类则是担心地位不稳固而一味吝啬的“小人物”，代表是《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同名人物。他由于担心地位不稳固，因此节衣缩食，遭人鄙视，死后却发现其床垫中竟然藏有二千四百九十七卢布！

第五类是被生活压垮的“小人物”，代表是《波尔宗科夫》中的同名主人公和《诚实的小偷》中的主人公。波尔宗科夫还没有完全被生活压垮，尽管他靠扮演丑角在有钱人那里混一口饭而活着，但他偶尔还能瞅准机会给折磨他的人以反击。《诚实的小偷》的主人公被人藐视，失去职务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第六类是耽于幻想的“小人物”，代表是《女房东》中的奥尔登诺夫和《白夜》中的幻想知识分子人物。这类人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富于激情和艺术感，但一味脱离现实，沉迷于幻想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陀氏早期一再探索幻想家的性格与心理，在《女房东》（首开纪录）中有主人公奥尔登诺夫，《脆弱的心》中有阿尔卡季，《白夜》中

有“我”。这类形象后来发展成陀氏创作中著名的高尚的幻想家形象系列，主要有：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是作家塑造的正面美好人物，他们胸怀磊落，大公无私，没有贪欲，热爱人类的苦难，同情一切孤苦伶仃的人，以情感和心灵为生活的指南，摈弃物质享受，抑制肉欲，号召宽恕、顺从和忍耐，认为受苦受难是人生的最高品德。他们充满幻想，幻想拯救人类，然而又无能为力，救不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任何人，并且自己的理想也在现实生活面前幻灭。他们共同特征是具有博爱精神和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特征，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贫穷而病态，有时甚至因理想破灭而精神分裂。

最后，更重要的是，按巴赫金的说法，他描绘的是“小人物”的自我意识——“贫困官吏的自我意识”（杰武什金、高略德金甚至普罗哈尔钦）：“在果戈理视野中展示的构成主人公确定的社会面貌和性格面貌的全部客观特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便纳入了主人公本人的视野，并在这里成为主人公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甚至连果戈理所描绘的‘贫困官吏’的外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让主人公在镜子里看到而自我欣赏……我们看到的不是他是谁，而是他如何认识自己的。面对我们的艺术视觉，已经不是主人公的现实，而纯粹是他对这一现实认识所起的作用。这样，果戈理的主人公就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实现了一场小规模哥白尼式变革，把作者对主人公的确定的最终的评价，变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内容。”¹

陀氏早期除了大量描写“小人物”外，还塑造“行善的恶棍”（伪善地充当弱者庇护人）形象，如《穷人》中的地主贝科夫、《枞树晚会和婚礼》中的尤利安、《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这类形象后来发展为《罪与罚》中的卢仁、《白痴》中的托茨基。反映妇女尤其是儿童的苦难，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思考艺术家的悲剧，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音乐家叶菲莫夫的悲剧：过高估计自己的天才，浮躁地对待艺术和生活，满足于轻易取得的成功，不再付出艰辛的劳动，不仅毁掉了自己的才华，而且毁灭了家人。

这个阶段探索复杂的人性更突出的表现是：描写心理和性格复杂的个性，集自卑感与自尊心于一体的人，其典型表现是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是多重人格的一种，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具体指一个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特的并且相互分开的

亚人格，是多重人格，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文学中的双重人格现象，又称“同貌人”现象，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最早描写这一主题的应该是德国浪漫派，霍夫曼（1776—1822）是其突出代表。他的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1819—1821）写金银首饰匠卡迪亚克白天是文质彬彬、才气横溢的艺术家，晚上则是杀人越货的强盗²；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1815—1816）更是通篇描写了莱昂纳德修道士（“我”）在双重人格中的激烈挣扎。³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威廉·威尔逊》（1839）也通篇写了同貌人。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两位作家都十分熟悉，他在《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1861）中，将霍夫曼与爱伦·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人都极富想象力，霍夫曼富于幻想性，将自然力拟人，化为形象，在小说中写出了女巫、鬼魂，有时甚至到人世外的某种异常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爱伦·坡则不好称为幻想作家，倒不如叫作想入非非的作家，尽是奇怪的想法，想起来异常大胆，他几乎总是选取特殊的现实，把自己的主人公摆到最特殊的外在环境或心理状态中，而讲起这人的内心活动是那么透彻、那么准确，他还有一点与所有作家截然不同，这就是想象力极强，想象的细节富于表现力。⁵

受霍夫曼、爱伦·坡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较早在小说中把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引入俄国，创作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一译《化身》）⁶，描述小公务员高略德金被一个长相跟他一样但性格比他卑劣的人小高略德金纠缠的故事，表现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认识（人格分裂），在俄国文学中最早探索双重人格，是作者一系列揭示双重人格作品的滥觞，也显示出作家描写双重人格和心灵两极斗争的创作特色，即，从抽象的道德伦理原则看人，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场所。这种同貌人主题和写法对此后的俄国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波隆斯基（1819—1898）把这一主题引入抒情诗中，在抒情诗中较早探讨同貌人问题，1862年写了《同貌人》一诗：

我行走着，没有听到夜莺歌唱，/也没有看见星星闪烁，/我只听到脚步声响——却不知是谁的脚步声响，/在我身后的密林深处一再模糊地起落。/我想这是回声，野兽的脚步声，芦苇的沙沙声；/我哆嗦着停下脚步，不愿相信，/不是人，不是野兽，而是我的同貌人，/在循着我的足迹一步不落地前行。/我时而胆怯地东张西望，试图逃之大吉，/时

而羞愧于自己像个孩子...../突然恼恨抓住了我——于是剧烈地急喘吁吁，/我迎面走近他，并且开口问其：/‘你是要向我预言什么还是你害怕什么？/你是幻影还是病态想象的幻觉？’/‘啊，’同貌人回答，‘你妨碍我/观看，并且不让我倾听夜的和谐；/你想用自己的怀疑毒害我，/而我——是你诗歌的鲜活源泉！.....’/我的同貌人狼狈不堪，/惊慌失措地注视着我，/似乎对他来说我正身处夜之黑暗——对我来说，变成幻影的，并非他，而是我。⁷

1879年，屠格涅夫在散文诗《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中也写了同貌人问题：

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当我长时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时候——我会突然开始感觉到，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坐在我身旁，或者站在我身后。

当我猛然回头或者突然把目光投向我感到那人所处的地方时，我当然是什么人也看不到。他近在咫尺的那种感觉烟消云散了.....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这种感觉重又跃上心头。

有时我双手抱头——开始思索起他来。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对我来说，他并非外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他似乎是我的至亲好友.....然而我俩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渊。

我既不希冀听到他的一丝声音，也不指望听到他的只言片语.....他就这样沉默无言，恰如他一动不动一样.....可是，他又对我说着.....说着某些含糊不清、不知所云——但又非常熟悉的事情。他对我所有的秘密了如指掌。

我并不怕他.....但我和他在一起总感到局促不安，而且不希望有这样一位对我的内心生活洞幽烛微的见证人.....即便如此，我也并不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异己的存在。

莫非你是我的同貌人？莫非你是我那昔日的我？然而，这是无可置疑的：难道我记住的那个我和现在的我之间——不是也横亘着整整一个深渊吗？

但他的来去并非根据我的指令——他似乎有自己的意志。⁸

当然，这些作品由于都是诗歌，篇幅较短，只是探讨了同貌人问题，而缺乏陀氏作品深入开掘复杂的人性，展示善与恶两极激烈交战的内容和深度。

在艺术形式上，陀氏早期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形式多样，变化较多。《穷人》《九封信的故事》是书信体故事，如《穷人》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小说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同时，小说也写出由于经常生活在贫困之中，饱受欺凌与侮辱，穷人往往是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的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观点的萌芽。尽管别林斯基认为这是“我们第一部社会小说的尝试”，但小说实际上颇具哲理性，并且具有对人的心理世界（穷人的自尊）深刻的分析性，因此，瓦·迈科夫在其《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认为小说具有“令人震惊的、深刻的心理分析”⁹。《双重人格》《女房东》则借鉴了德国浪漫主义、果戈理的传奇情节与神秘故事，如《女房东》继承了果戈理《涅瓦大街》（1835）中美的毁灭的主题，但增加了“拯救被毁灭的个性”主题，增加了德国式的神秘主义和奇异事物，并且首次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受虐狂心理——从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中获得微妙和不健康的“乐趣”；《普罗哈尔钦先生》讲述逸闻趣事，表现吝啬、敛财（床垫中的铜币、银币等价值两千多卢布）的主题；《白夜》是笔记体、对话体小说，同时又是诗意盎然的爱情小说；《脆弱的心》写脆弱的心灵经不起幸福，最后发疯，滑稽与凄凉的笔调交织；《波尔宗科夫》《脆弱的心》《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诚实的小偷》等则采用了喜剧手法，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

第二阶段是中期（1850—1863），主要中短篇小说有：《小英雄》《舅舅的梦》《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一件糟糕的事》《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等。这是作家创作的转折期。

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获罪，差点被枪毙，再加上将近十年的流放、牢狱与军队生活，作家早年激进的革命思想转变了，形成

了“根基派”（一译“根基主义”，又译“土壤派”）思想。

“根基派”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一个与革命民主派思想相对立的派别，由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等继承“斯拉夫派”的基本精神者组成。斯拉夫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俄国保守贵族派别，他们反对欧化，拥护君主制。贵族的另一派主张走西欧道路，故称“西欧派”。两派都反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两派分别解体。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宣传无神论和暴力革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已经脱离了人民的“土壤”，不了解人民的要求，他们应该从这土壤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则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决俄国社会矛盾，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革命方式，而应该通过贵族与人民的团结友爱，通过在君主和宗教庇护下的和谐一致，也就是说陀氏及“根基派”主张教化者应从理论上转向民族土壤，全民族和解，把东正教的虔诚信仰、村社的兄弟爱所体现的所有社会、民族、兄弟的大团结，视为俄国社会未来的奋斗目标。因此，综合性、超越性是陀氏及“根基派”的显著特点，他们致力于把西欧人道主义、俄国东正教、村社传统爱等结合起来，一方面将西欧人道主义抽象的理论转到俄国传统的村社爱、兄弟爱、基督爱，另一方面，又适当坚持了西欧的个人主义、文化个性。

1860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后来被称为“土壤派”的宣言。在声明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它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自己的“土壤”（或“根基”）——人民精神和人民大众。“我们本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笃信宗教，温顺谦恭，逆来顺受，富有博爱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的表率。可在俄国历史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只有过一次结合，那就是1812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当前，在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起推行各阶级和睦相处的宗法制田园生活，这既与欧洲先进的社会思想相接，又植根于俄国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

这个时期由于环境制约，陀氏创作相对较少，只有寥寥几篇中短篇小说及《死屋手记》等，而且严格来说，像《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这类作品，是文学速写、旅行见闻录，也就是说是散文而非小说。不过，这个时期中短篇小说的视野更开阔，从“小人物”开始转向整个世界、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性，如《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探讨的是俄国与西方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哲学大问题；《小英雄》写一个11岁的男孩心中初次萌发的爱恋之情，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纯洁的审美的爱，以及他为了捍卫这一最初的爱而做出的英雄行为（骑烈马）；而《舅舅的梦》《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则都花了较大的篇幅揭露伪善者。具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特点：

一是作品的喜剧性大大增强，并且开始采用时间、空间高度集中的戏剧性的手法，如《舅舅的梦》写伪善的贵族夫人玛丽亚企图诱使昏聩的K公爵娶自己的女儿济娜为妻，以便在他死后霸占他的遗产，最后事情败露，身败名裂被迫离开该城，喜剧性十足，故事的空间是虚构的外省小城，时间也主要发生在K公爵来小城到去世的三天之内。《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更是以幽默滑稽的笔调写出了荒唐的现实——伪善的暴君福马·福米奇历经曲折依旧还是控制着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空间主要集中于斯捷潘齐科沃村，故事时间则是“我”（谢廖沙）来到该村的两天时间。

二是开始探索更为复杂的人性，如《一件糟糕的事》既写了思想和行为不一致的大官——文职将军普拉林斯基（自命为讲仁爱的人和新自由思想的拥护者，在行动上却无法做到），又写了对大人物持敌视态度的“小人物”普谢尔多尼莫夫，更塑造了一位善良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地下室手记》中丽莎、《罪与罚》中索尼娅等形象的先驱。《舅舅的梦》中的玛丽亚，精明能干，机智而极有魄力，口才出众，“能以随便一句话击溃、折磨和消灭她的女对手”，而且一向是高尚的楷模，使其家庭在全城赢得了“威望、光荣和庄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善于以表面的高尚遮盖内心的卑鄙，以致其女儿济娜都说她：“您甚至在卑鄙的事情上也忍不住要展示高尚的情感。”《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更是通过伪善的暴君福马·福米奇和逆来顺受的地主罗斯塔涅夫这对形象，不仅写出了福马·福米奇这个从前的被虐者得势后向暴君的转化，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暴君和逆来顺受者互为关联：福马越来越厉害的暴虐，正是罗斯塔涅夫等人一再逆来顺受的结果。

在这个阶段，陀氏的“怪诞”小说风格初步显现。如《一件糟糕的事》把彼此矛盾、互相对立的抽象的逻辑与具有复杂的悲剧因素的生活并置，这种怪诞风格后来在《地下室手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这个阶段的一些作品还开始使用狂欢化手法使小说更富喜剧性。巴赫金指出：狂欢节的主导行动就是狂欢节国王丑角般的加冕和接踵而来的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在狂欢节上往往通过加冕和脱冕这样的礼仪形式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表现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这种形式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就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使他们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升降之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的相对性和两重性，如沦为奴隶的帝王、高尚的强盗，一会儿是百万富翁，一会儿是穷光蛋等等。在陀氏的《舅舅的梦》中出现了“双重脱冕”，即玛丽亚和公爵的“丑闻——结局”。作品的中心是一场灾难性的闹剧，带有两次脱冕，一次是莫斯卡列娃（玛丽亚），一次是公爵。公爵（狂欢之王或确切些说是狂欢节的未婚夫）被戏谑地脱了冕，让人把身体的各部分尽数取笑了一遍，表现得如同一场磨难，而女主人公莫斯卡列娃同样被写成被脱冕的狂欢节之王的角色：“客人们连叫带骂向四面八方飞驰而去。最后，只剩了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个人，落入昔日荣耀的废墟和瓦砾之中。好么！势力、荣华、意趣，这些一个晚上全烟消云散了！”¹⁰《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也同样使用了狂欢化手法，并且“深刻得多也重要得多”，“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全部生活，集中在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周围。他过去是个食客兼优伶，后来在罗斯塔涅夫上校的领地上成了一个权力无限的暴君。换言之，生活在狂欢节之王的周围”，因此，“所有的其余人物，这一生活的参与者，都染上了狂欢体的色彩”，在艺术上，“这部中篇的整个情节，就是一串接连不断的吵闹、古怪行径、欺骗、脱冕和加冕。作品充满了讽刺性的模拟手法和半模拟手法，其中包括模拟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这些讽刺模拟的因素，同整个中篇的狂欢体气氛有机地结合了起来”。¹¹

第三阶段（1864—1877），主要中短篇小说中：《地下室手记》《鳄鱼》《赌徒》《永恒的丈夫》《豆粒》《一个温顺的女人》《一个荒唐人的梦》等。这是作家创作的晚期，思想更深邃，视野更扩大，对

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全面也更深入，艺术形式更新更丰富也更炉火纯青。其所创作的七八篇中短篇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社会哲理小说，以《地下室手记》为代表。小说的无名主人公是个40岁的退休八品文官，这位地下室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展开整个作品，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小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内容探讨了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问题；第二部分是地下室人追溯自己的一段往事（与大学同学的聚餐与冲突），以及他与一名妓女丽莎相识和分别的经过。

小说包含了相当丰富而现代的思想内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独创的意义。陀氏1875年在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对此宣称：“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需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彭克巽先生进而指出：“《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具有在俄罗斯文学上的独创性意义，同时在作品中又独特地展开了对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精神现象的批判性研究，并同纯粹理性主义展开论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室手记》成了陀氏最著名的‘五大小说’的序篇，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现代批评界的重视。”¹²弗兰克指出：“作为揭示我们时代的感受性的隐蔽深渊的关键性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只有少数作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更广泛地被阅读，或那么经常地被引用。‘地下室人’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一部分，而这个性格现在已达到最伟大的典型文学创造之一的高度，正如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唐璜、浮士德那样。”¹³美国学者考夫曼认为这部小说是存在主义的先声，他指出：“我们所听到的是个性之歌中未被听到的一首：不是古典的，不是圣经式的，也绝不是浪漫的。不！这个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也没有神圣化。它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无论它给人何等不幸，却仍然是最高的善”，“《地下室手记》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他的情志、焦虑和决心——这些都被带进了核心，一直到所有的景象被揭露无遗为止。这本在1864年出版的书，是世界文学中最富革命性和原创性的

著作之一”。¹⁴

在艺术上，小说主要是地下室人的自白，但又不断地与各种思想对话（包括别人与自己）。巴赫金指出：“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地下室人’想得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话语”。¹⁵

二是幻想性讽刺小说，以《鳄鱼》为代表。正要出国旅行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应夫人叶莲娜的要求，陪她去参观游廊市场上卖票展出的鳄鱼，没想到却因逗弄鳄鱼，被鳄鱼吞入腹中。更奇怪的是，他在这“既暖和又软和”的地方不仅没死，反而觉得因祸得福，能一举成名，因此不愿急着出来：“明天一定会门庭若市。因此可以断言，京城专家学者、贵妇名媛、外国使节、法官律师等都会纷纷前来参观。此外，人们会我们从好奇的庞大帝国的各个省份拥向这里。结果呢——我会受到人们的注目，虽然谁也看不见我，我却能成为头号风云人物。我要开导开导这群游手好闲的家伙。我自己得了教训，准备现身说法，树立一个气度恢弘、乐天知命的榜样！可以说，我将成为开导人类的布道讲坛。我住在这头怪物的肚子里，能提供与它有关的各种博物学资料，仅就这些资料而言，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因而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事件，我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满怀希望能由此博得一个无比辉煌的前程。”小说的构思和情节带有一定的游戏乃至荒诞性质，但在主题上却是严肃的，是对一味崇拜西方、自以为是者的辛辣讽刺。

三是写实类狂欢性小说，以《赌徒》为代表。小说描写了新的题材：侨居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主人公阿列克谢由于狂热的爱而走进赌场从此变成狂热的赌徒。巴赫金认为这部作品典型地体现了作家的狂欢时空。巴赫金认为，轮盘赌像是狂欢节，生活中不同地位和等级的人聚到轮盘赌桌的周围，一切全凭运气和机会，因此就变得一律平等了。

他们在赌场的举动也完全不同于普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赌博的气氛，是命运急速剧变的气氛，是忽升忽降的气氛，亦即加冕脱冕的气氛。赌注好比是危机，因为人这时感到自己是站在门槛上。赌博的时间，也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因为这里一分钟同样能等于好多年。”在浓厚的狂欢化了的气氛中，同时也揭示了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即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波林娜的性格：这是具有两重性的、处于危机中的、没有完成的、古怪荒诞的性格。¹⁶

四是写实类心理性小说，以《永恒的丈夫》和《一个温顺的女人》为代表。《永恒的丈夫》刻画了屠鲁索茨基这类“永恒的丈夫”（活在世上仅仅是为了成为丈夫，一旦结婚就变成妻子的附属品）的悲哀；对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心理阴暗，居然在妻子死后迫害其女儿丽莎（朋友维里恰尼诺夫之女）。《一个温顺的女人》则写一个丈夫在妻子自杀后的种种复杂的心理意识。小说在叙述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采取丈夫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表述他在刚刚自杀身亡的妻子跟前的、持续几个小时的意识流。巴赫金认为：“这里表现的体裁特点，是情节上尖锐的引发法，带有强烈的对比、不般配的俯就、道德考验；在形式上，这引发法表现为自我交谈。”¹⁷

五是全然幻想性的小说，以《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为代表。《豆粒》写一个人在墓地睡着了，居然听到坟墓中死人们的各种言论，大多是官员，他们还是不忘生时的享乐，甚至还想进一步补足未能实现的某些享乐。巴赫金认为：“如果我们说《豆粒》以其深刻和大胆，堪称整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梅尼普体作品之一，那么我们恐怕没有说错。……这里具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讲述人的形象和他讲述的语调。讲述者（‘一个人’）处于疯狂的边缘（酒狂的边缘）。但即使除了这一点，他也不同于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逃避公共的准则，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受到所有人的鄙视也鄙视所有的人。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地下室的人’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的语调是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带有隐约可辨的两重性，带着小丑行为（如宗教神秘剧中的恶鬼）的一些因素。虽然这个讲述者表面上说些‘零碎’的斩钉截铁的句子，他其实把自己最终的意思隐藏起来，避而不谈……他的语言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整个充满了争辩气氛”。他还指出，这篇小说在体裁方面是陀氏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并进而谈到：“篇幅不大的《豆粒》，亦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短小的情节小说之一，几乎是他整个创作的小宇宙。他的作品非常多的，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思想、主题和形象（包括此前的和此

后的），都以极端尖锐而坦率的形式出现在这篇小说里。例如倘要没有上帝和心灵的不朽便‘什么都可以干’的思想（这是他的作品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思想形象）；例如与此相关的一个主题——没有悔恨的自白和‘不顾廉耻的真相’这一主题（它从《地下室手记》起，一直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例如意识的最后时刻这一主题（它同其他作品中的死刑和自杀等主题是联系着的）；例如濒临疯狂的意识这一主题；例如侵入到意识和思想深处的情欲这一主题；例如生活脱离了人民的根基和人民的信仰便到处‘不适’和‘不雅’这一主题……”而在艺术上，它依靠奇幻的情节，把狂欢式的逻辑纳入某种简化了的却又鲜明袒露的形式之中，因此《豆粒》好似聚光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和此后的作品如许多光束聚集到这里。¹⁸

《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写主人公“我”准备自杀，因而拒绝了八岁小女孩救她母亲的请求，但这事却使他反思，让他感到他还有痛苦是个人，并在睡梦中来到了另一个星球。这里就像传说中的天堂，人们之间友善而充满爱，但他的到来毒化了这里，人们受感染堕落了，人人自以为是，荒淫、嫉妒、互相残杀。第二天“我”醒来后觉得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从此要到到处宣传这一意义：爱一切人。巴赫金对这一作品评价很高，认为：“《一个荒唐人的梦》首先令我们吃惊的，是作品内容的极端广博而同时又极端的洗练，令人赞叹的艺术上哲理上的言简意赅”，它“实现了两个东西的充分而深刻的结合：一个是回答世界观最后问题的梅尼普体，及其包罗万象的特点；另一个是描绘人类命运（人间天堂、罪恶堕落、悔过赎罪）的中世纪宗教神秘剧，及其包罗万象的特点”，他还对“这篇小说几乎是囊括陀氏创作主要题材的一部大全”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¹⁹

巴赫金认为，陀氏作品中的狂欢化有一个发展过程。晚期的两篇“幻想小说”——《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清晰而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梅尼普体的典型特征，而他创作第二时期的两部作品《舅舅的梦》和《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也带有十分醒目的狂欢化的外在特征，在此后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几部成熟的中长篇小说中，狂欢化向深层发展，形式也更加复杂和深入了，而且采纳梅尼普体的地方都是这些小说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因此可以说梅尼普体实质上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定调子的。²⁰

由于时间紧张，也由于篇幅有限，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

说选》只选译了其最具代表性的五个中短篇小说：《穷人》（王淑凤、徐琰译）、《白夜》（谷羽译）、《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曾思艺译）、《鳄鱼》（谷羽译），兼顾了作家创作的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作品，也大体兼顾了作家多种形式的艺术风格。

十分感谢前辈钱中文老师的厚爱与信任，让我有幸和他一起编选“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作品；也十分感谢前辈柳鸣九先生对我的理解、宽容与信任，让这一本来要在半年内完成的工作拖了一年多才完成！今后唯有更努力、更扎实地工作，做出更像样的东西来，才能更好地回报他们！

曾思艺

2014年1月16—18日天津南开区竹华里揽旭轩

穷人

王淑凤徐琰译

唉，这些给我们讲故事的人啊！他们不去写些对人有益、令人心情愉悦的作品，却喜欢挖掘深埋在地下的那些隐私和内情……我应该禁止他们写作！哎呀，这成何体统！读他们的作品，读着读着……你就不由自主地思索、想入非非——于是种种胡言乱语就会跑到你的脑子里；我真要禁止他们写作，简直应该彻底禁止他们写作。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²¹

我珍贵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昨天我很幸福，非常的幸福，幸福到了极点！您这个固执的姑娘，一生中总算有这么一次听了我的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睡醒了（您知道，小宝贝儿，我做完公务后喜欢小睡一两个小时），我拿出蜡烛，铺好纸张，削着鹅翎笔，猛然间我无意地抬起眼睛——真的，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您终于明白，我的心愿是什么了，我内心深处在期盼什么了！我看见您窗户上窗帘的一角掀了起来，搭在凤仙花的花盆上了，就像以前我曾经向您暗示的一样；我顿时觉得，您的小脸蛋在窗户那闪了一下，您好像从自己的房间内向我张望，似乎也在想念我。我多么懊丧呀，我的小宝贝儿，因为我不能很好地看清您那可爱的小脸蛋儿。从前我们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双眼明亮，小宝贝儿。老了真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的亲爱的！就说现在吧，总觉得老眼昏花；晚上干点事情，写点什么，到了早晨双眼发红，直淌眼泪，以致不好意思站在他人面前。但是（在我的想象中），我的小天使啊，您的笑容，您那可爱的、灿烂的笑容一直在我的想象中；于是我的心头就生出一种甜蜜的感觉，就像那时我吻了你一样，瓦莲卡²²，您记得吗？小天使？您知道吗？我的亲爱的，我甚至觉得，您在那里用手指做出吓唬我的动作，是吧？淘气鬼？请您在回信中务必把所有这些都详细地描述一番。

对了，关于您的窗帘，我们想出来的这个主意，您认为如何？瓦莲卡？妙极了，是不是？无论我坐着工作，躺下睡觉，还是睡醒过来，我

都知道，您在那里也在思念我，想念我，而且您自己快乐又健康。放下窗帘——意思就是，再见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该睡觉啦！掀起窗帘，意思是说，早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睡得怎么样？或者，您的身体怎么样，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至于我的情况，感谢造物主，我既健康又平安无事！您瞧，我的心肝，这个主意多妙啊，信都不用写了！妙极了，是不是？要知道，这可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怎么样啊，在这些事情上我表现得还行吧，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要告诉您，我的宝贝儿，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昨夜我睡得非常好，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我相当满意；虽然迁入新居，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往往总是睡不踏实，总是有些东西不习惯！今天我起床时觉得像一只雄鹰神清气爽，心情舒畅！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我的宝贝儿！我们这里窗户敞开；阳光明媚，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空气中充满春天的芬芳，整个大自然生机勃勃——看，所有的一切都春意盎然，一切都井然有序，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今天我甚至浮想联翩，相当愉快，我的畅想全部与您有关，瓦莲卡，我把您比作天上的飞鸟，您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快乐，为了点缀大自然。同时我又想，瓦莲卡，我们这些生活在烦恼与操劳中的人们，真应该羡慕天上的飞鸟过得那种无忧无虑而且纯洁无邪的幸福生活——嗯，我想到的其他的一切，都与这种想法类似；也就是我一直做着这种遥不可及的比较。瓦莲卡，我手头有一本书，书中描写的内容都是与此相仿的内容，描写得非常仔细。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人的畅想是各种各样的，宝贝儿。比如说现在是春天，那么人的思想就总是欢快的、强烈的、活跃的，并且幻想总是温情脉脉的；一切都充满了玫瑰色彩。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下了这一切；不过其实，我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书本中搬来的。书的作者在书中是用诗歌吐露出自己的心愿，他写道：

为什么我不是一只小鸟，不是一只凶猛的鹰！

还有其他等等。书中还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不过，随它们去吧！啊，今天早上您上哪儿去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还没收拾好去上班，您就像一只春天的小鸟，从屋里飞了出来，快活地从院子里走过去。看着您，我是多么开心啊！唉，瓦莲卡、瓦莲卡！您可别伤心，眼泪解不了愁；我的宝贝儿，这点我是知道的，我有切身的体会。现在您如此平静，您的身体也稍许好些了。对了，您的费多拉怎么样啦？啊，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啊！瓦莲卡，您写信时一定要给我讲讲，

您现在跟她在一起过的怎么样，您对一切是否都感到满意？费多拉是有些爱唠叨，可您对此别在意，瓦莲卡。上帝保佑她！她是一个那么善良的女人。

我已经在信中向您写过我们这里的捷列扎的情况，她也是个既善良又可靠的女人。我原本是多么担心我们之间的来往啊！这些信将怎么传递啊？可是上帝为了我们的幸福把捷列扎派到我们这里来了。她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女人，不爱说话。但是我们的女房东却是个狠心的女人，逼着她干活，好像把她当作一块抹布。

唉，我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贫民窟里来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这也算是个住处！从前，您知道，我离群独居，即清静又安宁，我的房里有只苍蝇飞过都能听见。可是这里呢，喧哗吵闹，嘈杂不堪！当然您还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布局。请您设想一下，一条长长的走廊，既黑又脏。走廊的右手边是一面没有门窗的墙，而左手边则是门挨着门，就像旅馆里一样，一间间排成长列。对，这些就是出租的公寓，每扇门里有一间房子；每间屋里住着两到三个人。这里的秩序不用提了，简直是诺亚方舟！不过，这里的房客看上去人都不错，全部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有学问的人。有一个官员（不知他在一个什么文学部门里工作），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谈到荷马，谈到勃拉姆别乌斯²³，还有他们那里形形色色的作家，他什么都谈，真是个聪明的人啊！这里住着两名军官，总是打牌；还有一个海军准尉，一个英国教师。您先等着，宝贝儿，我要让您开开心，在下一封信里我要用讽刺的笔调描写他们，也就是他们各自的特点，我要详详细细地刻画下来。我们的女房东是个个子矮小的、脏兮兮的老太婆，整天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总是冲着捷列扎大喊大叫。我住在厨房里，或者准确点说应该只这样的：厨房旁边有一间小屋（我得告诉您，我们这儿的厨房可是干干净净，明明亮亮，很好的），房间不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角落……就是说，说得更确切点，厨房是一间有着三扇窗户的大房间，顺着厨房的墙用一道隔板一隔，这样就隔出一间额外的小房间。房间宽敞舒适，还有一扇窗户，里面什么都有——总而言之，十分方便。嗯，这就是我的小窗。宝贝儿，您可千万别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包含着什么没有说出来的用意；您会说，原来是间厨房啊！——是的。我就住在这间房子中的隔板后面，但是，这没什么；我独自一人住，跟任何人都不挨着，将就着住，悄悄地生活。我在屋子里摆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还挂了一幅圣像。的确，有比这个更好的房间——说

不定有好得多的——但是重要的是方便；要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方便，您千万别往它处想。您的小窗户正在我的对面，隔个院子；恰好院子狭窄，这样我能顺便看见您——我这个苦命的人就会觉得快活些，况且更便宜。我们这里最差的房间，连同伙食在内，也要三十五个纸卢布。我可住不起！而我住的这间屋子只要七个纸卢布，加上伙食五个银卢布：总共才二十四个半纸卢布²⁴，而从前得付整整三十卢布，因此许多东西我不能受用；以前我不能经常喝茶，而现在我可以省下钱用来喝茶加糖了。亲爱的，您知道吗，不喝茶总是觉得有些难为情的；这里所有的人都挺富有的，因此我觉得不好意思。为了别人你得喝茶，瓦莲卡，为了面子，为了装样子；而这一切于我无所谓，我不讲究这些。即便这样，口袋里总得留些零用钱吧——比如买双靴子，添件衣服呀——这样还能剩下多少呢？我的薪水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倒不抱怨，我很知足。这些钱够花的了。这不，几年来一直够用；还不时有奖金。好啦，再见吧，我的小天使。我给您买了两盆凤仙花和一盆天竺葵——不贵。而您，或许您也喜欢木樨草吧？是的，木樨草也有，您写信告诉我好了；您要知道，一切您都要尽量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不过，您别瞎猜，宝贝儿，也不要怀疑我为什么租这么一间房子。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我才这么做的，就因为方便我才动了心。亲爱的，要知道，我在攒钱，我在存钱；我已经有了些钱。您千万别以为我是那样一个文弱之人，好像苍蝇，一动翅膀就能把我拍倒似的。不，亲爱的，我是个聪明的人，我完全具有十分坚强而又万事沉着的人应有的性格。再见，我的小天使！我给您写了差不多有两大张纸，可是我早该去上班了。吻您的小手，亲爱的。

您的最恭顺的仆人和最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8日

另外有一事相求：给我回信，我的小天使，回信尽可能写得详细些。瓦莲卡，随信给您捎去糖果一磅；希望您吃得开心。另外，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对我不满。好啦，就到此吧，再见啦，亲爱的。——又及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知道吗？我最终不得不与您大吵一架啦！我向您发誓，善良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接受您的礼物我觉得心里十分难过，我知道，这些礼物得花您不少钱，您得省吃俭用，克扣自己才能节省下来。我向您说过多少次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任何东西；您平日对我的那些恩惠我无力报答。您为什么要送我这些花呢？对，凤仙花倒还罢了，为什么还要送天竺葵呢？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话，比如，关于天竺葵，您就立刻给买来了；这大概很贵吧？这上边的花开得真漂亮啊！鲜红的花瓣，像一个个小十字架，您这是在哪里买到了这么好看的天竺葵？我把它摆在了窗台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我准备在地板上放一个长凳，然后把其他花摆在长凳上；不过您得让我自己先有钱才好！费多拉可高兴啦；我们的屋子里现在简直像天堂——又干净，又明亮！哎呀，为什么您还要送水果呢？不过，我一见到您的信就立刻猜到您有什么事不大对头——什么天堂啊，春天啊，什么芬芳扑鼻，鸟儿啁啾啊。这是怎么了，我想，这里不会还有什么诗歌吧？真是，您的信里就差没有诗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是温柔的感情，又是玫瑰色的幻想——真是什么都有了！有关窗帘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可能是我挪动花盆的时候，它自己挂上去的；瞧您想的！

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啊！不管您说什么，不管您怎么计算自己的收入来骗我，想证明所有的钱只花在您一个人身上，但是瞒不了我，什么也瞒不了我。明摆着，您为了我省下了您必需的开销。比如说，您怎么会想到租这样的公寓住呢？要知道他们打搅您，惊吵您；住在那儿又拥挤又不舒适。您喜欢清静，可在那里，您周围什么声音都有！按您的薪水算，您原本可以住得比那好得多。费多拉说，您以前住得一向比现在好，难道您要在这些陌生的人中租这么个小窝，在孤独寂寞，贫穷困苦中，没有欢乐，没有一句友好的亲切的话，来度过您的整个一生吗？唉，亲爱的朋友，我真可怜您！您怎么也得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说您的眼睛视力正在衰退，那您就别在烛光下写字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您工作勤奋，即使不这样做，您的长官们想必也知道的。

再次恳求您，别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了。我知道您爱我，可您自己并不富有啊……今天我起床时心情也不错。我觉得精神特别好；费多拉早就在做活了，而且她也给我找了点活。我真是太高兴啦；我只出去买了一趟丝线，然后就开始干活了。整个早晨我心里都是那么轻松，真是开心极了！可是现在又全是心烦意乱，苦闷伤心，整个心痛苦极了。

唉，我的将来会怎么样，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呢？让我觉得难过的是，我前途未卜，我没有未来。我猜不透我将会发生什么事。回顾从前是可怕的。从前的日子全是不幸，我一回想起来，心都要碎成两半了。我一辈子都要哭诉那些毁了我的坏人。

天黑了，该干活了。我本来有许多话要告诉您，可是没有时间了，手中的活得按时完成。得赶活。当然，写信是件好事；毕竟心里不那么烦闷了。可您自己为什么从来不到我们这里呢？为什么，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要知道，现在您离我们近了，而且有时候您也能抽出点空闲时间来。请您来吧！我见过您的捷列扎。她好像病得不轻；看着真可怜；我给了她二十戈比。对了！我差点忘了：您一定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写信告诉我。您周围都是什么人，您与他们相处得好吗？我很想知道这一切，您要记住，一定要写信告诉我！今天我得把窗帘的一角特意卷起来。您早点睡吧；昨天直到半夜我还看见你那里亮着灯。好了，再见啦。今天我既忧愁，又烦闷伤心！看来过日子就这样吧！再见。

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4月8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是的，亲爱的，是的，我的亲人，看来我命苦，竟然赶上这样不幸的一天！是呀，您竟然拿我这个老头子开玩笑。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不过，是我自己的错，完全是我的错！不该在头都秃了的老年谈什么风流事并说出一些暧昧的话……但我还要说，亲爱的：有时候人是奇怪的，非常奇怪。唉，您是我的圣徒啊！人开口讲什么事情，说着说着就扯远了！而这会怎么样呢，结果会怎么样呢？根本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不过是引出一大堆废话来，只好求上帝保佑我！我，亲爱的，我不生气，只是想起这些心里就感到懊恼，懊恼我给您写的信如此花哨，如此愚蠢。今天我穿着讲究，大摇大摆地去上班，内心就像被光芒照耀。全身心无缘由地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我卖力地抄写公文——可结果怎么样呢！后来我向四周围看了看，一切照旧——还是阴沉沉、灰蒙蒙，到处还是那些墨水点，还是那些办公桌和公文，并且我还是原来的我；以前什么样，现在还完全那样——现在为什么会骑上珀伽索斯²⁵飞

奔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太阳一出来天空就变成湛蓝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呢？芳香扑鼻又是怎么回事，您知道我们院子窗户底下什么味儿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老糊涂了的幻觉。要知道在我的情感中搞不清方向时人就会迷糊的，就会说出些胡话来。这不是由于其他别的什么，完全是因为他心中有过多的愚蠢的激情。我不是走着回家的，而是磨蹭着回家的；我的头无缘无故痛得很厉害；看来真是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也许是我的后背着了凉。）春天的到来让我感到高兴，像个傻瓜一样，我穿着一件单衣就出去了。可您误会了我的情感，我的亲人！您把我的感情流露完全给理解相反了。这是一种父亲般的感情，它使我精神焕发，纯粹是一种父亲般的感情，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因为您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所以我代替您亲生父亲的位置；我是发自肺腑的说出这些话，出自纯洁的内心情感，像亲人一样的情感。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您的一门远亲，虽然按老话所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但终究我们是亲戚，并且现在是您最亲近的亲戚和保护人；因为在您最有权利寻找保护和关爱的地方，您找到的却是背信和欺辱。至于诗，我想告诉您，亲爱的，我都到了老年，还来练习写诗，这太不成体统了，诗是胡说八道！为了练习写诗，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得挨打……就是这么回事，我的亲人。

您都给我写了些什么呀？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又是方便，又是安静，又是这个那个的。我的亲爱的，我既不挑剔又不苛求，我以前过得日子从来没有现在的好，到了老年怎么会反而吹毛求疵了呢？我吃得饱，穿得暖，有鞋穿；我们怎么能有非分之想呢！又不是什么世袭的伯爵！我的父亲不是贵族出身，从收入来看的话，他和他的全家过得比我还要贫苦。我不是娇生惯养之人！不过，如果让我说句老实话，我以前的住所里的一切都比这里好得多；那儿比较自由，亲爱的。当然，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好，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快活一些，如果您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更丰富多彩；对此我无可挑剔，不过对从前的住处总有点不舍。我们这些老人，也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习惯那些老物件，就像习惯于某个亲人一样。以前的那间小屋，您知道，是那么小；墙是……唉，有什么可说的！——墙像所有的墙一样，问题不在墙上，而是一想起我以前的一切就会使我感到难过……真是奇怪，虽然心情难过，但回忆起来却又似乎是愉快的。甚至过去令人感到不好的东西，有时令我觉得烦恼的东西，可是到了回忆中，却会去掉那些坏的印象，以一种动人的形象出现在我的想象中。瓦莲卡，过去我和我的女房东，一位故去的老太婆，我们生活的很平静。现在只要我一想起这个老太婆就会感到伤心！

她是一个好女人，并且要的房租也不贵。她常常用一尺²⁶长的钩针把各种各样的碎花布条编织成毯子；她只干这一件事。我与她共用一盏灯，因此我们同用一张桌子工作。她有一个小孙女叫玛莎，我记得她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她该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女孩了。那时她是那么淘气，顽皮可爱，总是逗我们开心；我们三个人就是这样一起生活。常常是，在漫长的冬天夜晚，我们围坐在圆桌旁喝茶，然后就开始工作。老太太为了使玛莎不感到寂寞，也为了让这个小淘气不再淘气，就常常讲起故事来。那是些多好听的故事啊！不光是孩子，就连见多识广的大人也会听得入迷的。是啊，我自己就常常抽着烟斗听出了神，把该做的事情都给忘了。那个孩子，我们的小淘气，则听得入了迷；用小手托着红红的小脸蛋，张开可爱的小嘴，一听到稍微可怕的故事，她就紧紧地、紧紧地依偎着老太太。而我们则开心地看着她；于是就看不到蜡烛结了烛花，也听不到外面有时候暴风雪在肆虐，狂风在怒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快乐，瓦莲卡；我们就这样一块儿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瞧，我一唠叨就没完！也许您不喜欢听这样的事，再说，想起这些往事，我心里也不好受，特别是现在：时间已是黄昏，捷列扎在忙着干活；我的头痛，后背也有点痛，而且我的思绪也很奇怪，好像它们也在痛似的；今天我感到很郁闷，瓦莲卡！您在信上说些什么呀，亲爱的？我怎么能去看您呢，我亲爱的人，人家会怎么说呢？要知道，得穿过院子，我们这里的人会发现，就会刨根问底，会有闲话，会有流言蜚语，就会把这事情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不，我的小天使，我还是明天在做晚祷时看到您为好；这样慎重一些，对我们俩都没坏处。亲爱的，您别怪我给您写了这样一封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前言不搭后语。瓦莲卡，我是个老人，又没有学问；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没念好书，即使现在从头学起，脑子里什么也装不进去了。亲爱的，不瞒您说，我不是描写事物的能手，我知道，不用别人指出来、笑话我，假如我真想写点什么别出心裁的东西的话，就会扯出一堆废话来。今天我看见您在窗户那儿，看见您放下了窗帘。再见，再见了，愿主保佑您！再见，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您的无私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8日

我的亲人，现在我不想写讽刺任何人的东西了。我是个老人，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不应该无端地呲牙咧嘴地嘲笑人啦！并且别人会嘲笑我的。俄罗斯谚语说：谁要是给别人挖坑，那他自己.....也会掉进坑里。——又及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唉，我的朋友和恩人，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如此忧伤，如此任性，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难道您生气了！哎哟，我说话经常不走大脑，但是我没想到，您会把我的话当作挖苦讽刺的玩笑。请您相信，我从来不敢嘲笑您的年龄和您的性格。这都是因为我的肤浅惹下的祸，更是因为我无聊至极，由于无聊，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还以为，您自己想在自己的信中开开玩笑呢。当我发现，您对我感到不满意，我非常伤心。不，我的好朋友和亲人，如果您怀疑我没有感情和忘恩负义，那您就错了。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保护我不受坏人欺负，不被他们迫害和憎恨，我会把这一切珍藏于内心的。我将永远为您向上帝祈祷，假如我的祈祷能到达上帝那里，让上帝听到，那您将会幸福的。

我今天感觉很不舒服，感到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费多拉非常担心我。您不好意思到我们这里来，这又何苦呢，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关别人什么事！您与我们熟识，这不就结了吗！.....再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再也没什么可写的了，而且我也写不下去了：太难受了。再次请求您不要再生我的气了，请您相信，我是永远尊敬您，并依恋您的，有幸成为您最忠实和最恭顺的仆人。

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4月9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哎呀，您这是怎么了，我的亲爱的！要知道每一次您都这样吓唬我。在每封信里我都叮嘱您要保重，衣服穿暖和些，不要在坏天气的时候出门，万事都要小心。——而您，我的小天使，根本不听我的话。唉，我的小可爱，怎么说呢？您就像个小孩子啊！您本来体质就弱，如稻草弱不禁风，这点我是知道的。只要稍有一点风，您就会生病。这就需要注意，尽量学会自己保护自己，避免灾祸的发生，不要让您的朋友

痛苦和沮丧。

亲爱的，您有意要详细了解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周围一切的情况。我非常乐意满足您的愿望，我的亲人。我就从头说起吧，宝贝儿：这样要有条理些。首先，在我们这栋房子里，在正门的入口处，楼梯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正门的楼梯干净、明亮、宽敞，都是生铁和红木做成的。至于后门的楼梯您就别问了：那是螺旋形的，潮湿、肮脏，楼梯板都裂了，墙上都是油渍，手碰上就会被粘住。每个楼梯口的平台处堆满了破箱子、破椅子和破柜子，到处挂满破布头，窗户也是破的；还摆放着一些小木盆，里面堆满各种各样的脏物、垃圾，鸡蛋壳和鱼泡泡；空气中弥漫着恶臭……总之一句话，就是恶心死了。

我已经向您描述过房间的布局了；这没什么可说的，摆设挺舒服，这倒是真的，可是房间里有些闷，也就是说，倒不是有什么臭味儿，可是，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种腐烂的、刺鼻的、甜腻的气味。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时感到不舒服，但这都还没什么；只要在我们这里呆上两三分钟，这味道就会消失，您也感觉不到它是怎么没的，因为您自己身上不知怎么也都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衣服上有这味儿，手上有这味儿，到处都有这味儿，于是，您就闻惯了。我们这里养的黄雀一只只死去。海军准尉已经买了第五只，我们这里的空气不适应鸟儿存活，原因就在这。我们这里的厨房很大，宽敞、明亮。的确，每天早晨又是炸鱼，又是煎牛排，烟气腾腾，并且洗洗涮涮，脏水泼得到处都是，可是到了晚上就成了天堂了。我们厨房里的绳子上总是挂满了旧衣服；我的房间离得不远，也就是说，几乎紧挨着厨房，因此这些旧衣服的气味使我感到有点烦躁；但这没关系：住上一阵子就习惯了。

从大早晨起，瓦莲卡，我们这里的喧哗就开始了，人们纷纷起床，走来走去，弄得咚咚乱响——该起床的都起来了，他们有的要去上班，有的是因为要办自己的事；大家开始喝茶。我们这里的茶炊大部分都是房东提供的，数量不多，因此大家都得排队；谁要是不排队用自己的茶杯，那他马上就会受到众人的责骂。比如我有一次就落了这样一个下场，是的……不过，写这些做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我与所有的人认识了。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海军准尉；他是个直爽的人，什么事都告诉我：谈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还谈他的妹妹嫁给了图拉省的一个陪审员，以及喀琅施塔得市。他允诺尽量多方面对我加以关照，并且当时邀请我到他们屋里去喝茶。我在他们平常打牌的那间屋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们

请我喝茶，并且希望我与他们一起赌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只是他们自己已经玩了一个通宵，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在打牌。粉笔，纸牌，满屋子都是烟，呛得人眼疼。我没有玩牌，他们立刻就发现，我谈的都是哲理。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人理我；不过老实说，我很高兴这样。现在我不去他们那里了；他们是在赌博，纯粹的赌博！在文学部门任职的小官吏家，每天晚上也有聚会。嗯，他这个人不错，人规矩、守法、礼貌；一切都表现得很文雅。

唉，瓦莲卡，我还要顺便告诉您，我们的女房东是个特别坏的女人，并且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巫婆。您已见过了捷列扎，那么她实际上到底什么样呢？她瘦得像一只拔了毛的有病的小鸡。在这栋房子里总共只有两个佣人：捷列扎和法尔多尼²⁷，他是女房东的听差。我不知道，也许他还有其他的名字，只是他对这个名字是答应的；大家都这么喊他。他红头发，好像是楚赫纳人，独眼，鼻孔朝天，粗俗得很；总是与捷列扎吵架，差点就动起手来。总之，在这里我觉得生活得很不好……夜里要让所有的人一下都睡着并安静下来——这种情形从未发生过。总有人坐在什么地方打牌，有的时候还做一些让人无法说出口的事情。现在我总算慢慢习惯了，可我还是奇怪，那些拉家带口的人是怎么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住下去的。有一户穷人家向我们的女房东租了一个房间，只是这间房子与其他的客房不挨着，而是在另一边的一个单独的角落里。这是一户多么老实本分的人家啊！没有人听到过他们发出任何声音。他们住在一间房子里，中间用板子隔开。男的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文官，大概七年前不知因为什么被开除公职。他姓高尔什科夫，是个头发花白，个头矮小的人；穿的衣服沾满油渍，破烂不堪，让人看着都难受；比我的衣服还要糟糕！他是那么可怜，那么孱弱（有的时候我能在楼道里遇到他）；他的两膝发抖，手发抖，头也发抖，究竟是因为什么病，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人胆小，见谁都怕，走路都走边；我有时也很拘谨，可是他比我更甚。他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完全像父亲，也是那种弱弱的样子。妻子从前一定长得好看，现在还看得出来；这个可怜的女人穿的也是那么破烂不堪。我听说，他们欠女房东的钱，她对他們有点不大客气。我还听说，高尔什科夫本人碰到了什么麻烦事，由于这些事他才失去了职位……是不是吃了官司，是否受了审，还是只受了某种侦讯，或是什么其他的，那我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您真相了。他们真穷，穷得——主啊，我的上帝！他们的房间里总是静悄悄的，没有声响，好像没有人住在里边一样。甚至孩子们的声音也听不到。从来没有看过孩子们奔跑、玩乐的情景，这可是一种不好的征兆。

有一天晚上我偶然经过他们门口；当时屋子里安静得有些反常：我听见一阵啜泣声，然后是静悄悄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阵啜泣声，好像他们在哭，可是声音很轻，很凄惨，听得我心都碎了，然后一整夜我都想着这些不幸的人，因此没有睡好。

好了，再见吧，我最珍贵的好朋友，瓦莲卡！我已尽我的所能向您描述了一切。今天——整天我都在想念您。因为您，我的亲爱的，我的整个心就难过极了。要知道，我的宝贝儿，我知道，您没有一件暖和的外套。可是这彼得堡的春天啊，又是风，又是雨夹雪——真是要我的命啊，瓦莲卡！如此的春风和煦，求主保佑我吧！宝贝儿，请别责怪我这样写；我没有表达能力，瓦莲卡，没有一点表达能力。哪怕有一点点也好啊！我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过是写点什么让您开心罢了。要是以前我随便学过一点就好了，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了；可以前我是怎么学的呢？甚至一点都没学到。

您永远的、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12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今天我遇见了我的表妹萨莎！真可怕！她也快不行了，可怜的人！我还从别处听说，安娜·费多罗夫娜一直在打听我的情况。她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跟踪。她说，她想宽恕我，忘记过去的一切，并一定要亲自来拜访我。她说，您根本不是我的亲戚，她才是与我关系更近的亲戚，您没有任何权利与我们攀亲，还说接受您的施舍，靠您来养活，我应该感到可耻和不体面……她说我忘了她的款待，是她救了我妈妈，不然，我们也许会饿死的，说她供我们吃，供我们喝，两年半还多的时间里在我们身上花了不少钱，又说除了这一切之外，她还免除了我们欠她的债。就连可怜的妈妈她都不想放过！如果让可怜的妈妈知道他们如何对待我就好了！上帝会看见的！……安娜·费多罗夫娜说，我因为愚蠢没能抓住我自己的幸福，说她亲自把我领上了幸福之路，说其他方面她也一点没错，是我自己不会，也许是不愿意保全自己的名誉。这究竟是谁的错呢，伟大的上帝啊！她说贝科夫先生是完全对的，他不会随随便便娶这样一种女人，她……写这些干什么呢！听到如此的胡说八

道真是难堪，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啦。我发抖，哭泣，痛哭流涕；给您写这封信我用了两个小时。我想，她至少会意识到对不起我的地方；可是她现在竟然如此模样！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不要担心，我的朋友，唯一关心我的人！费多拉爱把事情搞大；我没有生病。我只不过是昨天到沃尔科沃²⁸去给我妈妈做安魂祭的时候着了点凉。为什么您不跟我一起去呢；我是那么地求您。唉，可怜的，我可怜的妈妈，如果你能从坟墓里起来，如果你能知道，如果你能看到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就好了！.....

瓦·多

4月25日

瓦莲卡，我的亲爱的：

我送给您一些葡萄，宝贝儿；据说这对病人康复有好处，况且医生也推荐用它来解渴，您就权当解渴用吧。前两天您想要些玫瑰花，亲爱的，因此现在就一并送上吧。您的食欲好吗，亲爱的？——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我们的不幸也完全即将结束。我们要感谢上苍！而至于您要的书，暂时我还没地方找到。听说，这里有一本好书，文字写得相当优美；据说书很好，我自己没有读过，可这里的人都很称赞。我已经为自己借了这本书；他们答应送来。只是您要不要看呢？您在这方面要求太高；很难适合您的口味，我是了解您的，我的亲爱的；您大概喜欢各种诗吧，抒情的、爱情的诗——好吧，我要弄本诗集，无论如何都要搞到；这里有一个手抄本的。

我吧，过得还好，亲爱的，请您不要担心我。费多拉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那全是胡说；您告诉她，她这是诽谤，您一定转告她，这个爱造谣的女人！.....那件新制服我根本没有卖。再说为什么，您自己判断一下吧，我为什么要卖呢？这不，据说就要发给我四十个银卢布的奖金了，那又何苦要卖衣服呢？亲爱的，你不要担心；她是个爱疑心的女人，那个费多拉就是瞎怀疑。我们会生活好起来的，我的亲爱的！只要您，我的小天使，身体快好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好起来吧，不要让我这个老头子伤心了。有人告诉您，说我瘦了？瞎说，又是瞎说！我身体好极了，还发胖了，胖得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吃得饱，满足极了。只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再见吧，我的小天使；吻您的每

一个小手指头。

您永远的、忠诚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5月20日

唉，我的心肝儿，真是的，您怎么又开始写这种话了呢？……您瞎说些什么啊！我怎么能常去您那里呢，亲爱的，怎么能呢？我倒要问问您，难道要我三更半夜去看您吗？可是现在几乎没有黑夜；季节如此。其实，我的宝贝儿，小天使，在您生病的时候，在您昏迷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您；但是现在我连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可是后来我不再去了；因为有人开始好奇并打听上了。即使没有这件事，这里的人就已经风言风语了。我信任捷列扎，她不是搬弄是非的人；但这一切到底怎样，您还是自己判断吧。亲爱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事，那将会怎样呢？到那时他们会想些什么，会说些什么呢？因此您要克制住自己，亲爱的，等到您病好了再谈；以后我们想办法在公寓外边找个地方见面。——又及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非常想为您做点什么，让您舒心和高兴，用以报答您对我的所有关心和尽力，报答您对我全部的爱，我终于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决定翻箱倒柜找出我的一本笔记，现在我把这本笔记送给您。我开始写这本笔记还是在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您经常好奇地打听我以前的日常生活，打听妈妈，问到波克罗夫斯基，问到寄居在安娜·费多罗夫娜家里的情况，最后还问到我不久前遭遇的不幸，并且那么急切地想读到这本笔记。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本笔记里突发奇想记下了我生活中的某些瞬间。我毫不怀疑我给您的这本笔记会给您带来极大的满足。重读笔记，我会感到有些忧伤。我觉得，自从我在这本笔记中写下最后一行字之后，已经老了一倍。所有这些是在不同时期里写成的。再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我感到特别烦闷，失眠常常折磨我。等待病好恢复健康是很无聊寂寞的！

瓦·多

6月1日

—

爸爸死的时候，我才十四岁。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的童年不是在这里开始的，而是在离此很远的地方，在外省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爸爸是T省Π公爵一座巨大庄园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家很多村子中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安静、默默无闻、幸福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贪玩的小孩，每天做的就是田野里、小树林里、花园里跑来跑去，谁也不管我。爸爸不停地忙于事务，妈妈料理家务；没有人教我学习任何东西，而我也乐得这样。经常是，从早晨一大早，我就跑出去，或者到池塘，或者到小树林，或者到割草场或者到收割人那里——无论是太阳晒，还是离开村子跑到我自己也不认得的地方，无论树丛刮伤了皮肤，还是撕破我的衣服，我都无所谓——事后回到家挨骂，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假如一辈子我都没有走出那个村庄，并且就只生活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会是很幸福的。可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了家乡。当我们迁居到彼得堡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唉，回想当初我们伤心地收拾行李，我是多么难过啊！当我与那些让我感到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记得，当时我扑过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并哭着求他哪怕在村子里多住几天也好。爸爸冲我吼了起来，妈妈哭了；她说我们必须走，事态要求我们非走不可。老公爵Π死了。他的那些继承人解雇了爸爸。爸爸有一些钱放在彼得堡的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认为必须去那里亲自打点。所有这些我都是后来从妈妈那里听说的。在彼得堡我们住在老城区，一直到爸爸去世，我们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适应新的生活对我来说多么难啊！我们是秋天到彼得堡的。我们离开村子的那一天，天气晴朗、暖和、风和日丽；农活已经接近尾声，打谷场上堆满了大垛大垛的粮食，叽叽喳喳的鸟儿聚拢来；一切都让人觉得明快，欢乐。可这里，在我们刚搬进城里的時候，就赶上阴雨绵绵，秋季的潮湿阴冷、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和一群不熟悉的新面孔，他们既不欢迎我们，又对我们心怀不满，还爱生气！我们凑合着安顿下来。我记得，全家人忙碌，四处张罗，建立了新家。爸爸总是不在家，妈妈一分钟也不闲着，他们完全忘记了我。在我们的新家睡了一夜后一

大早起了床，我就感到很伤心。我们的窗户对着一堵黄色的围墙。街上总是泥泞不堪。行人很少，他们都把衣服裹得很严实，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冷。

而整天笼罩在我们家中的是一种可怕的忧伤和无聊的气氛。我们几乎没有亲戚和要好的朋友。爸爸与安娜·费多罗夫娜争吵（他欠她钱）。因业务需要倒是很经常地有一些人到我们家里来。通常都是争执、吵闹、喊叫。每一次来访之后，爸爸总是不高兴，怒气冲冲；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踱来踱去，皱着眉头，跟谁都不说话。这个时候妈妈不敢和他说话，一直沉默。我就坐在角落里看书，乖乖地、静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后，我被送到了寄宿学校。第一次处于一群陌生人中间，我是多么的伤心啊！一切都是那么枯燥冷冰冰：女教师爱叫嚷，女学生喜欢嘲笑，而我又是那么怕生。管理很严厉，简直是苛求！所有的活动都有规定的时间，公共食堂，无聊枯燥的老师，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烦恼痛苦。在那里我觉都睡不着。我经常整夜地哭，漫长的、无聊的、寒冷的夜。通常到了晚上大家都复习功课或预习新课，我则坐在那里对着会话书或者单词本，不敢动一下，脑子里却在想着我们的那个不大的家，想爸爸，想妈妈，想我的老保姆，还有老保姆讲的故事……唉，想起就让人伤心！家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起来都是让人高兴的。想着想着就想到：要是现在能在家里多好啊！我会坐在我们家的小屋里，和家人一起，坐在茶炊旁；该是多么温暖，多么美好，多么熟悉啊。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想着想着，我就痛苦地轻轻哭了起来，强压住眼泪，可是单词再也背不下去了。由于不能把转天的功课背熟，我就整宿地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宿地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转天还是什么都不会。于是就被罚跪，只给饭吃。我是那么伤心、烦闷。起初，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在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掐我拧我，毫无缘由地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里。可是星期六的晚上，每逢保姆来接我，我又是多么开心啊。我总是高兴得像疯子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替我穿好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紧追慢赶地跟着我，我则一个劲儿地不停地对她说啊说。回到家后我又开心又快活，紧紧地拥抱我的家人，好像分开有十年似的。然后就连讲带说地聊起来；我向所有人问好，笑啊闹啊，跳啊跑的。我开始和爸爸交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谈学习，谈我们的教师，谈法语，谈洛蒙德

的语法，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心满意足，就是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心中依然愉快。我努力用功读书，以博得爸爸的欢心。我看得出来他把最后的一点钱都花在我的身上了，而他自己呢，天知道他在如何苦苦挣扎。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不满，越来越爱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他的业务不顺手，债务一大堆。妈妈常常哭又不敢哭出声来，讲又不敢讲，生怕惹爸爸生气，整天病歪歪的，越来越消瘦，并且开始剧烈地咳嗽。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总是看见大家愁眉苦脸，妈妈悄悄地流眼泪，爸爸发脾气。接着便开始了责备和非难。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和任何安慰。说他们为了我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光了，而我直到现在还不会说法语；总之，他把所有的不顺心，所有的不幸，一切的一切都统统发泄在我和妈妈的身上。怎么能怪罪和折磨可怜的妈妈呢？常常看着她那模样，心都快碎了：她面颊凹陷，两眼眶进去，脸上常有那么一种肺结核病的红晕。我挨骂的次数最多，总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后面就扯得很远，我常常搞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责骂我的理由……先是谈到我是个笨蛋，学不好法语，说我们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是个玩忽职守的笨女人；说她不注意我们的品行，说爸爸自己至今没能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²⁹是最不好的语法书，而扎波尔斯基³⁰的要好很多，说他们在我身上白白扔了好多钱，说我是一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总之，我这个可怜的人，尽管拼命学习，背会话和单词，结果却什么都是我不对，一切全怪我！这完全不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我：他对我和妈妈非常疼爱，只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操劳、忧虑、挫折把可怜的爸爸折磨得不堪重负：他变得多疑而暴躁，常常陷于绝望，也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有一次着点凉，马上就病倒了，他病的时间不长就猝然离世，那么突然，那么意想不到。受此打击，有好几天我们精神失常。妈妈神情恍惚，我都担心她会疯掉。爸爸刚一死债主们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纷纷登门讨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我们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我们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剩余的债务是如何了结的，不过我们已经失去了安身之地，无家可归，连填饱肚子的食物都没有。妈妈得了重病，日渐消瘦，我们又无以为生，无法养活自己，前面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刚满十四岁。就在这时，安娜·费多罗夫娜来拜访我们。她一直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有亲戚关系，不过很远。爸爸生前她从来不到我们家走动，如今她来了，眼里含着泪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为爸爸的离世，为

我们走投无路的困境感到难过。她还说，这全怪我爸爸，不肯量力而行，急于求成，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一点，提议忘掉双方不愉快的事；妈妈说从来没有怨恨过她，她听了感动得眼泪汪汪，拉着妈妈去教堂。给“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做安魂祭。在这之后，她就庄重地跟妈妈言归于好了。

安娜·费多罗夫娜先把我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困苦处境大肆渲染了一番之后，便邀请我们到她家，用她的话来说，到她那儿去安身。妈妈表示了感谢，很久拿不定主意；但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绝不可能做出其他任何安排，最后还是对安娜·费多罗夫娜说，我们接受她的建议，非常感谢。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彼得堡城区搬到瓦西里岛³¹的那天上午。那是秋天的一个晴朗的、干燥的、寒冷的早晨。妈妈泪眼汪汪，我则非常伤心，心都要碎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可怕的苦恼压在我的心头……多么痛苦的时刻……

二

起初，当我们，也就是我和妈妈，还没有在我们新居里住惯以前，我们俩住在安娜·费多罗夫娜家里总觉得生疏和害怕。安娜·费多罗夫娜住在第六大街自家的房子里。这所房子总共有五间正房，其中三间由安娜·费多罗夫娜和我的一位表妹萨莎居住。萨莎是个失去双亲的孤儿，从小由她抚养。再一间屋子由我们住着，最后还有一间紧挨着我们的房子里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是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房客。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日子过得不错，比我们预料的好很多；但是她的财产是一个谜，同样，她干什么营生，这也是一个谜。她总是忙忙碌碌，总是操心的样子，一天乘车出去好几趟；但是她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事而忙碌，我怎么也猜不透。她交友广阔，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有客人前来找她，只有上帝才知道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为了办事才来，停留片刻就走。只要门铃一响，妈妈总是带着我回到我们的屋里去。为此，安娜·费多罗夫娜非常生妈妈的气，不停地数落我们太骄傲，骄傲得离谱了，根本没有骄傲的资本，她能几个钟头不停留地说。当时，我并不理解她指责我们骄傲是什么意思，同样，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至少是猜测，当初妈妈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住进安娜·费多罗夫娜的家。安娜·费多罗夫娜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她不断地折磨我们，究竟为什么她邀我们到她家里来，直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开始，她对我们相当亲热，后来看到我们完全无依无靠，走投无路，才凶相毕露，完

全现出她的狰狞面目。再后来她对我特别亲热，亲热得甚至令人难受，几乎达到奉承献媚的地步。开始，我和妈妈都忍了。她经常责备我们，动不动就向我们唠叨她的种种恩德。她向别人介绍，说我们是她的穷亲戚，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是她发善心，出于基督徒的爱心把我们收留下来。吃饭的时候，我们每吃一块东西，她就用眼睛盯着，但是如果我们不吃，那也同样会惹出麻烦来，她说我们穷讲究，挑肥拣瘦，请我们多包涵，就将就着吃吧，总比我们家里的强，她还不停地指责我的爸爸，说他想出人头地，结果落得一个悲哀的下场，害得妻子女儿流落街头，要不是有她这么一位慈悲为怀的亲戚，上帝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说不定就饿死在街头呢。她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听她说这些话，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厌恶。妈妈爱哭，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明显地憔悴下去，而我和她还得分早到晚，揽些针线活儿来做，惹得安娜·费多罗夫娜很不高兴。她不停地数落，说她家里不是裁缝店。但是总得穿衣服吧，总得攒点钱留作意外的开支吧，必须得有一点自己的钱。我们攒点钱是以防万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搬走。可是妈妈干活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她一天天地衰弱下去。疾病就像虫豸一样，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使她一步步走向坟墓。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饱受煎熬，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啊！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悄无声息地生活，就像不住在城里。安娜·费多罗夫娜直到完全意识到她的权威之后，也慢慢安静下来，其实，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与她发生冲突。我和妈妈住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她住的那间相隔一条走廊，而我们隔壁，我前边已经提到过，住的是波克罗夫斯基。他教萨莎法语、德语、历史、地理，像安娜·费多罗夫娜所说的那样，所有学科都教，为此他可以免费在此食宿。萨莎活泼、顽皮，那时她大约十三岁。安娜·费多罗夫娜对妈妈说，假如我也能读点书，倒是件好事，因为我在寄宿学校没有上完。妈妈高兴地同意了，因此我和萨莎一同在波克罗夫斯基那儿念了整整一年书。

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个贫穷的、非常贫穷的青年。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无法继续求学，只是因为习惯，我们仍然称呼他为大学生。他过着简朴安静的生活，在我们房间里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从外表上看，他的样子很怪，走路时显得很笨拙，鞠躬行礼时也笨手笨脚，说话古怪，刚开始我见他时总忍不住要发笑。萨莎总是捉弄他，跟他开玩笑，特别是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一个爱着急生气的人，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冲我们大声喊叫，埋怨我们，常常课还没上完就跑回自

己的房间。他经常一连几天坐在自己屋里看书。他有许多书，全是一些珍贵的、稀有的书。他还在别的地方教课，能获得一点报酬，因此，只要他手头有点余钱，就立刻拿去买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更接近他了。他是一个非常善良、令人尊敬的人，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好的人。妈妈非常尊敬他。后来，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当然，地位要在妈妈之后。

虽然我都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跟着萨莎一起淘气。我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变着法儿地气他，惹他发火。他发火的样子极其可笑，这让我们感到特别开心（想起这一点，我感到特别不好意思）。有一次我们把他气得差点哭了，我清晰地听见他小声说：“恶毒的孩子。”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觉得很难为情，难过，也可怜他。我记得当时一下子满脸通红，含着眼泪请求他平静下来，不要为我们愚蠢的恶作剧而生气，可是他合上书，没上完课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了。我后悔得难受了一整天。每想到我们两个孩子竟残忍地气得他流泪，我就觉得受不了。这说明我们当时就等着看他掉眼泪，希望他掉眼泪，我们硬逼着可怜的、不幸的他想起自己的不幸命运！因为懊恼、伤心、后悔，我整夜没有睡。据说，后悔能使心里轻松一些，其实恰恰相反。我不知道，苦恼中还会含有自尊，我不希望他把我当作孩子。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从那天起，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想让波克罗夫斯基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有时候我又特别胆怯、害羞，在当时的情景下，我没有计划做任何事情，只是想来想去，没有行动（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么幻想）。我只是不再与萨莎一块儿淘气了，他也不再生我们的气了。但是，这对于满足我的自尊心来说还不够。

现在我要说说我们遇见的人中最奇怪、最有意思，也是最可怜的人。我之所以现在讲到他，也就是在我的笔记写到这个地方讲到他，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而现在我突然对有关波克罗夫斯基的一切都发生了兴趣。

一个小老头有时会到我们这里来，他穿得脏兮兮的，破烂不堪；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行动笨拙，不灵活，总之，他是个很怪的人。刚一看到他，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人有些腼腆害羞，自惭形秽，因为他总

是畏畏缩缩，扭捏造作，让人毫不怀疑地确定他的神经不正常。他来到我们这里，常常站在前堂的玻璃门旁边，不敢走进屋里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经过，我、萨莎或者仆人中认识他，又待他比较好的人，他就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做出各种手势，直到你向他点头，叫他进去，这是约定的暗号，表示家里没有外人，他如果愿意，随时可以进来。这时老人才轻轻地推开门，高兴地笑着，满意地搓着手，蹑手蹑脚地一直向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走去。这是他的父亲。

后来我才详细地了解到这位可怜老人的身世。从前他曾在某个地方任职，因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只能在机关里做最低等、最不重要的工作。他的发妻（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母亲）去世后，他想续弦，就娶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新妻子一进家门，家里就鸡犬不宁，有了她，谁也别想过好安生的日子，她把所有的人都捏在手心里。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那时还是个孩子，十岁左右。继母恨他，但小波克罗夫斯基命好。老波克罗夫斯基有一个熟人，曾经有恩于他的地主贝科夫，收养了这个孩子，并且把他送到学校读书。他之所以关心他，是因为认识他那死去的母亲。而他母亲还是姑娘的时候曾经受过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恩惠，后来又由她做主把她嫁给了老波克罗夫斯基。地主贝科夫是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朋友，颇有交情，为人慷慨，送给新娘五千卢布作为陪嫁。这笔钱的下落，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一切都是安娜·费多罗夫娜讲的；至于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他是从来不喜欢谈自己的家庭情况的。听说他的母亲非常漂亮。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她那么倒霉，嫁给那么一个没用的人……她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结婚只有四年。

年轻的波克罗夫斯基小学毕业后就进了中学，然后又上了大学。贝科夫常常到彼得堡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资助。波克罗夫斯基因为身体有病不能继续在大学求学，于是，贝科夫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安娜·费多罗夫娜，并且亲自推荐他，这样，年轻的波克罗夫斯基就在她家寄宿混口饭吃，以教萨莎需要学习的所有科目作为条件。

老波克罗夫斯基由于妻子的凶悍、残暴愁苦不堪，从而染上了恶习，几乎总是醉醺醺的。妻子打他，要他住在厨房里，以致把他逼到逆来顺受、从不抱怨的地步。他其实年龄不大，但由于染上不良的嗜好，大脑几乎都糊涂了。在他身上留下来的人类美好的情感只有一点，那就是对儿子无限的爱。他们说，年轻的波克罗夫斯基长得跟死去的母亲很像，就像两滴水一样彼此相像。也许就是对故去的、贤惠的妻子的无限

思念，才让这个穷困潦倒的老人心中产生了对儿子的无限的爱吧？老人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儿子的事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话题。通常老人每周来看儿子两次。他不敢来的次数太多，因为年轻的波克罗夫斯基讨厌父亲来看他。无疑，在他所有的缺点中，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尊重父亲。不过，老人有时候确实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第一，他的好奇心很强，爱问东问西；第二，他一刻不停地说些最无聊、最没条理的话打扰儿子工作；第三，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就来了。儿子使老人慢慢地改掉了贪杯的恶习，让他不再乱问，不再没完没了地唠叨，最后，父亲竟对儿子的话言听计从，像听神谕一样，没有儿子的允许他都不敢讲话。

可怜的老人对他的别坚卡³²（他用这名字称呼儿子）真是不知怎么夸奖，怎么喜欢。每次他到儿子这里来做客，总是担惊受怕的样子，大概是因为猜不透儿子会如何接待他，一般都是久久不敢进门。要是恰巧我在那里，他就要向我问东问西地问上二十分钟：别坚卡过得怎么样啊？他的身体好不好？他的心情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忙什么重要的事？他到底在做什么？是在写东西，还是在思考问题？当我极力鼓励他，叫他不要担心之后，他才敢进去。他先蹑手蹑脚地小心地推开门，然后将头探进去，如果看见儿子不生气，并向他点头，他就悄悄地走进屋子，脱下大衣和帽子，挂到衣钩上。他的帽子总是皱巴巴的，上面都是破洞，而且帽边都掉了。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是轻手轻脚，一点声音没有，然后他在一把椅子上慢慢坐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想猜透他的别坚卡此刻的心情。如果儿子稍有不快，老人察觉出来以后，就会立即站起身来，解释说：“我是顺路来的，别坚卡，我只待一小会儿。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正好路过这儿，我进来休息一会儿。”然后他就不再说些什么，温顺地取下自己的大衣和礼帽，又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出去。他勉强笑着，为的是压住心中满腔的痛苦，不让儿子看出来。可是，有时候如果儿子和颜悦色地对待老人，老人就会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的神情、手势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他的满足感。如果儿子同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稍稍欠起身子，毕恭毕敬地低声回答，带着崇拜的表情，并且极力选用最优雅的，实际上最可笑的话作答，可是他没有好的口才：一开口就发窘、胆怯，不知道把手往哪儿放好，不知道自己究竟躲哪里才好，说完之后，他又喃喃地、久久地低声重复刚才的话，仿佛想纠正自己的回答。如果恰巧回答得准确，老人就会整整自己的背心、领带，拉拉燕尾服，摆出一副特别有尊严、有信心的样子。有时他还胆大妄为到居然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旁，随便拿起一本小书，甚至还站在那儿读上一小段。他做这些的时候

装出完全不在乎和从容冷静的样子，好像他一向以来都能随便翻阅儿子的书似的，仿佛儿子的和蔼态度对他已是平常事。但是有一次我碰巧看到波克罗夫斯基让他不要碰他的书，把这可怜的老人吓坏了。他又害怕又着急，把书颠倒着放回去了，随后他想改正错误，把书正过来，却又把切口朝外了。老人讪讪地笑着，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在波克罗夫斯基的一再劝说下，老人渐渐戒掉了不良嗜好，只要看见他接连几次来都没有喝酒，那么再来，他就在临别的时候给他二十五戈比、五十戈比，或者更多。有时儿子也给他买一双靴子，领带或者坎肩，老人一旦添置了新的物品，就会显得趾高气扬；有时候他也顺便到我们屋里来看我们。他给我和萨莎带来做成公鸡形的蜜糖饼干和苹果，并常向我们讲他的别坚卡。他要我们好好念书，听话，他说别坚卡是个心地善良的孝顺孩子，而且很有学问。这时候他常常非常滑稽地向我们挤挤他的左眼，扮个鬼脸，逗得我们忍不住要笑，于是就发自内心地冲他哈哈大笑。妈妈很喜欢他。但是老人却恨透了安娜·费多罗夫娜，虽然在她面前老人比水还静，比草还低。

过了没有多久我就不去波克罗夫斯基那里上课了。他还像从前那样，把我看作一个跟萨莎一样淘气、不懂事的孩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在全力改正我从前的行为了。可是他却对我视而不见，这让我越来越恼火。除了在课堂上，我几乎从来不和波克罗夫斯基说话，而且也说不出话来。我会脸红、发窘，事后躲到角落里懊恼地哭泣。

如果不是因为一件奇怪的事情使我们变得亲近起来，我真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收场。一天晚上，妈妈在安娜·费多罗夫娜那里坐着，我偷偷地走进波克罗夫斯基的书房，我知道他不在家。当时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屋里去。虽然我们毗邻而居已经有一年多了，可是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进过他的屋子。这次我心跳得很厉害很厉害，好像要从我的心口跳出来一样。我带着一种特别的好奇心向四周打量。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摆设相当简陋，也不整齐，四面墙上钉了五条长长的搁板，上面放着书。桌子上、椅子上堆放着书本。到处都是书和纸！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同时又有一种不愉快的懊恼的情绪。我觉得我的友情，我的爱慕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算什么。他有学问，而我呢，又笨又无知，没有读过书，一本书都没读过……我嫉妒地看着他那被书压弯了的长长的书架。我内心充满了沮丧、苦闷和一种疯狂的情绪。我想，并且当时就下定决心要读遍他的书，每一本都要读，而且越快越好。我不知道，也许那时我想的是，如果我学会了他知道的一切，我就

有资格获得他的友谊了。我冲向第一个书架，连想都没想就随便抓起一本落满灰尘的旧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里既激动，又害怕，浑身发抖，我把这本偷来的书拿回自己的房间，决定夜里等妈妈睡熟之后，就着小灯的灯光来读它。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匆匆打开书，这才发现这是一本被虫蛀过，旧的，并且书页烂了一半的拉丁文著作，我是多么沮丧啊。我没耽搁，立即返回他的房间。我刚要把书放回书架，走廊里就传来响声，我听到有人越走越近的脚步声，我手忙脚乱地想把书放回去，可是书架上的书排列得非常紧密，我抽出这一本来，其余的书又自动地合拢过来，合得那么紧，没有任何空隙留给原先的这个伙伴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这本书摆放进去，然而我还是尽我的力气使劲推那些书。一颗支撑搁板的锈钉，好像故意等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忽然断了，搁板的一端飞快地掉下来，上面那些书稀里哗啦地散落一地。门开了，波克罗夫斯基走进来。

需要说明一下，他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别人在他的领地里胡作非为。谁要是动他的书，必定倒霉！当那些大小、各种开本、薄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书从搁板上冲下来，飞到或落到桌子底下、椅子底下，满屋子都是的时候，您想想当时我有多害怕啊。我想逃走，可是已经晚了。我想：“这下完了！真的完了！像个十岁的孩子，调皮、胡闹，我真是个蠢丫头！我真是个大傻瓜！”波克罗夫斯基大动肝火，简直气死了。“哎呀，真是岂有此理！”他嚷起来，“简直是胡闹，难道您不觉得害臊吗？……什么时候您才能变好呢？”紧接着，他赶忙去捡书，我也弯下腰去，想帮他一起捡。“不用，不用，”他又喊起来，“请您最好不要到别人没有请您来的地方。”不过，由于我的恭顺举动，他的情绪还是平静下来，再说的时候，声音也低了很多。他又摆出不久以前做过我老师的样子，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您什么时候才能够变得稳重些呢，您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事理呢？瞧瞧您自己吧，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是小姑娘了，要知道，您已经十五岁了！”这时，他大概想验证一下，说我已经不是小姑娘这话对不对，于是他朝我看了一眼，顿时，他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站在他面前，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瞧着他。他站起身来，神情困窘地走到我面前，显得非常慌乱，他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向我表示道歉，也许是说直到现在他才发现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是什么样子，只是很慌乱，不知所措，脸红得比波克罗夫斯基还厉害。我用双手

捂着脸，从屋子里跑出去。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羞愧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撞见我，仅这一点就够难为情的了。整整三天我都不敢看他一眼，难过得快哭了。大脑中出现的都是一些奇怪的、可笑的念头，其中最夸张的想法，就是过去找他，向他解释，向他承认一切，把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同时让他相信，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一个蠢丫头的胡闹，而是有着良好的动机的。我都拿定主意要去了，不过感谢上帝，幸亏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我想，如果我真的去了，那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啊！我再想起这些我还觉得不好意思呢。

几天以后，妈妈突然病得很重，她已经两天没有起床了。第三天夜里，她就开始发高烧，说胡话。为了服侍妈妈，我已经一宿没睡，坐在她的床边，给她端茶递水，按时给她服药。第二天夜里，我已经疲惫不堪、两眼发困、头昏脑涨，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但是母亲微弱的呻吟声会将我惊醒，打个激灵，清醒一会儿，随后又昏昏沉沉地继续瞌睡。我痛苦不堪。我不知道——也记不得了——可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一个恐怖的幻像在我与睡梦拼命搏斗的时候突然闯入我的大脑，我惊醒过来。房间里黑漆漆的，值夜的小灯已经快要熄灭，突然有一道亮光猛地照亮了整个房间，时而在墙上轻轻闪动，时而完全消失，我突然感到害怕，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可怕的梦境刺激了我的想象，苦闷压着我的心，……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由于一种痛苦的、非常沉重压抑的感觉，我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这时，门开了，波克罗夫斯基走进我们的房间。

我只记得，我醒来的时候是在他的怀抱里。他小心地扶我坐到一把沙发椅上，端给我一杯水，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如何回答的。“您病了，您自己病得也不轻。”他握着我的一只手说，“您在发烧，您会毁了您自己的，您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安下心来，躺下睡一觉吧。两小时后我来叫醒您，您先稍微歇一会儿……躺下！躺下！”他继续说，不容我有半句反驳。劳累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点力气，我的眼睛由于疲倦睁也睁不开了。我靠在沙发椅上，本来只打算睡半个小时，可却一直睡到了天亮，到了该给妈妈喂药的时候，波克罗夫斯基才把我叫醒。

第二天，白天稍稍休息一会儿后，我又准备坐在妈妈床边继续陪夜，下定决心这次再不能睡着了。大约十一点左右，波克罗夫斯基来敲

我们的房门，我把门打开。“您一个人坐着会很寂寞的，”他对我说，“这儿有一本书，您拿去看吧，这样就不会太寂寞了。”我把书接了过来。我不记得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虽然我整夜没睡，当时也未必会去翻看。我内心感到一种奇怪的激动，怎么也睡不着。我无法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几次从沙发椅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的内心之中充满着一一种满足感。波克罗夫斯基对我的关爱使我是那么的高兴。因为他对我的担心与挂念而让我感到自豪。我浮想联翩，想了整整一夜。波克罗夫斯基没有再来，我知道他不会来了，便开始猜测第二天晚上的情况。

第二天晚上，房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之后，波克罗夫斯基打开了自己的房门，站在他的房门口跟我聊起天来。当时我们交谈的内容，我现在已经一句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羞怯、慌张，对自己很不满意，又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谈话结束，当然我心里极力盼望着这样的交谈，整天幻想着这次谈话，编好了我的问话和答话……从这天晚上起，我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在妈妈生病期间，每天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待几个小时。虽然我们每次聊天之后，我总是会为什么事而懊恼，但是却渐渐地克服了自己的羞怯心理。不过，我内心窃喜而又得意的是，他为了我已经忘却了那些讨厌的书。有一次，我们偶然开玩笑地谈及书从搁板上掉下来的事情，这一刻觉得很奇妙，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过于坦率和真诚了。热烈情绪和奇怪的兴奋吸引着我，我向他坦白了一切……我说，我想学习，想求知，说别人至今还把我当作小姑娘，当作小孩子这让我很恼火……真的，当时我的情绪特别奇妙，我的内心充满羞怯，眼里含着泪水。我什么都没有隐瞒，向他倾诉了一切，谈到我对他的友情，谈到希望去爱他，和他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安慰他，让他宽心。他有点奇怪地看了看我，既慌乱又吃惊，一句话也没对我说。我突然感到非常痛苦和伤心，我觉得他不理解我，也许还在笑话我。我突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嚎啕大哭，无法控制自己，就像什么病发作了一样。他握住我的两只手，吻着，又把它们贴到自己的胸口，劝我，安慰我。他深深地被感动了。当时他对我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自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满脸绯红，兴奋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过，我发现，尽管我很激动，波克罗夫斯基仍旧有点发窘、拘束。好像我的迷恋、我的狂妄和突如其来的、炙热如火焰般的友情使他感到十分吃惊。也许，开始他觉得奇怪，后来他不再犹豫，跟我一样，怀着同样纯朴直率的感情，接受我对他的一往情深、我亲切的话语、我对他的关爱，并用同样的关爱、同样的友情和亲切来回应我，就像是我的知心好

友、我的亲哥哥。我的心感到无比温暖、无比幸福……我什么也没掩饰、什么也没隐瞒，他一切都看在眼里，与我越来越亲近了。

是的，在我们相聚的夜里，在既痛苦又甜蜜的时刻，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几乎就在我那可怜的妈妈的病榻旁，我们无所不谈。……凡是从我们心中迸发出的，凡是我们想到的，凡是我们急于想表达的，我们全部说了出来，我们几乎是幸福的……哦，这是一个既感伤又快乐的时刻，有着各种复杂的情感。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既感伤又快乐。不管悲伤的回忆，还是高兴的回忆，都是对人的折磨，至少对我是这样，然而这种折磨又是甜蜜的。每当我的心变得沉重、痛苦、疲倦、惆怅的时候，回忆就会使我精神焕发，内心充满生机，就像炎热的白天过后，在湿润的夜晚，一滴滴露水能够使一朵可怜的、被白天的炎热晒蔫的干枯的花受到滋润，重新焕发生机一样。

妈妈的身体慢慢康复，但我还是继续坐在她的床前陪夜。波克罗夫斯基常常给我送书来。刚开始，我看书只是为了解困，后来就比较用心看了，再后来就如饥似渴地读了。在我面前突然敞开了一个新的，从前我不知道的、不熟悉的世界。新的思想、新的印象像源源不断的波涛一下子涌到我的心里。那些越是让我不安，让我惶惑和费尽心思才能理解的印象，越是使我感到亲切，并甜蜜地震撼我的整个心灵。它们突然间一下子涌进我的心里，使我的心不得安宁，一种奇怪的纷乱繁杂搅乱了我的整个身心。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不能，也没有能力将我完全击垮。我这人太富有想象力了，这倒拯救了我。

妈妈的病体康复之后，我们夜晚的会面和长谈也就中止了。我们只能偶尔说说话，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是我喜欢给这一切话语赋予自己的意义，特别的、暗示的含意。我的生活很充实，我过得很幸福、安宁和平静。就这样过去了几个星期……

有一次，老波克罗夫斯基来看我们。他和我们唠唠叨叨聊了很长时间，出奇地开心，精神焕发和爱说话，他不住地笑，用他自己的方式说俏皮话，最后他才揭开了何以让他如此高兴的谜底，告诉我们，再过整整一个星期就是别坚卡的生日，为此，他一定会来看儿子，到时他要穿上新坎肩，他妻子还答应给他买双新鞋子。总之，老人高兴极了，说个不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的生日！这个生日搅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我决心一定要送他件礼物，让波克罗夫斯基想起我们的友谊。但是送什么呢？最后我想到送他书。我知道，他想要有一套最新版的普希金全集，于是我决定买普希金全集。我有三十卢布的私房钱，是做针线活赚来的，我本想用这笔钱买件新衣服。我即刻派我们的厨娘，马特辽娜老婆婆去打听普希金全集多少钱。真糟糕！全套书一共十一册，附加装帧费用，至少需要六十个卢布。到哪里去要这笔钱呢？我想来想去，不知道究竟如何是好。我不想向妈妈要钱，当然，妈妈肯定会帮助我。可是，这样一来，这所房子里的人就都会知道我们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就会变成是对波克罗夫斯基辛劳一年的酬谢。我想单独送他这份礼，悄悄地，不让别人知道。至于他教我读书所付出的辛苦，我只想用我的友谊表示感谢，除此之外，我宁愿永远欠他的这份情。最后我终于想出了解决困境的办法。

我知道从商场的旧书店里，只要讨价还价，有时可以按半价买到图书，而且这些书常常没怎么用过，几乎是全新的。我决定到商场走一趟，真是凑巧，第二天恰巧碰上我们和安娜·费多罗夫娜要买点东西。妈妈不舒服，安娜·费多罗夫娜又正好不愿意去，因此这些事就都交给我来办理，于是，我就跟马特辽娜一起去了。

运气真好，我非常快地就找到了普希金这套书，而且装帧相当漂亮，我开始讨价还价。开始他们要的价比书店里还高，但是后来，费了一番口舌，我又走开好几次，终于使书摊的老板降低到十个银卢布。对于我，讨价还价这事是多么开心啊！……可怜的马特辽娜不明白我是一回事，为什么我要想起买这么多书。但真是糟糕！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只有三十个纸卢布³³，而书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降价了。最后我一再求他，一求再求，终于说动了他，他又让了两个半卢布，并且还指天发誓，他只是为了我才让价的，因为我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如果换了别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价的。还差两个半纸卢布！我沮丧得要哭出来了。但是，一个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帮了我的忙，让我摆脱困境。

在离我不远的另一个书摊上，我看见了老波克罗夫斯基。四五个卖旧书的人围拢在他的身旁，他们把他围得团团转，为了拉生意，糊弄他。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书递给他，什么样的书都递给他。而他样样都想买。可怜的老人站在他们中间像个傻子似的，可是又不知道应该从他们推销的书中挑选哪一种。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来这儿做什么。老人看见我非常高兴，他很喜欢我，其喜爱程度不亚于喜欢别坚卡。“我想

买书，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他回答，“我给别坚卡买书。快到他的生日了，他最喜欢书了，因此我想买几本书送给他……”老人说话一向惹人发笑，现在又极其忸怩不安、慌乱。不管他问哪本书的价钱，都要一个银卢布、两个银卢布、三个银卢布，对于那些大厚书他都不敢问价格了，只是羡慕地看着那些书，用手指翻着书页，拿在手里掂掂，再把它们放回原处。“不行，不行，这太贵了，”他低声说，“也许这里能挑出合适的书。”于是他又开始翻那些小薄本，歌本和文选，这些都是很便宜的。“您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我问他，“这都是些没有价值的书。”“哦，要不，”他回答说，“要不，您来看看，这里有不少好书呢，都是很好很好的书。”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拖着伤心的长调，我觉得他因为好书太贵，沮丧得快要哭出来，泪水就要从他苍白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滚到他的红鼻子上，我问他有多少钱，这个可怜的老人当即拿出他所有的钱，那些钱都包在一张满是油渍的报纸里。“瞧，就这些钱，半个银卢布，二十戈比银币，还有二十戈比铜币。”我马上把他拉到我那个卖旧书的书摊。“这全套十一本书，总共要三十二个半纸卢布，您再添上两个半，我们就能把这套书买下来，一起送给他。”老人高兴得发狂，把自己的钱统统倒出来。于是卖旧书的老板就把我们合买的这套书全都塞到他的怀里。老人把书分别塞进各个口袋，手里也拿着，腋下也夹着，把这些书带回了家，并说好第二天他会把这些书悄悄地送到我那儿去。

第二天，老人来看他儿子，像往常那样在他那坐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又来到我们家，在我身边坐下，带着一种极其滑稽的神秘表情，他因为心中有着秘密，满脸骄傲高兴地笑着，搓着手，然后向我宣布，他已经把所有的书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到我们这里来了，就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由马特辽娜看着。而后，话题自然转到即将到来的生日上。老人长时间的谈到这个礼物我们应该怎样送。这个话题他谈得越多，说得越深，我就越清楚地看出来他心里有事，他不能，也没有勇气，甚至怕说出来。我一直等着，一句话也不说。从他开始的奇怪的举止，扮怪相，不停地眨左眼，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他内心的快乐与暗自得意，可现在这种高兴和得意都不见了。他变得越来越不安，越来越苦恼，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您听我说，”他胆怯地低声说，“您听我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您知道吗，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老人显得十分慌张。“您看，到他生日那天，您拿十本书，亲自送给他，以您自己的名

义，由您自己出面。我呢，就拿一本书，第十一本，也以我自己的名义送给他。这样一来，您瞧，您有一份礼物送给他，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他，我们俩都有礼物送给他。”老人说到这儿就慌乱起来，沉默不说了。我看了看他，他带着胆怯的期待神情等着我的表态。“您为什么不愿意我们一起送呢，扎哈尔·彼得罗维奇？”“哦，是这样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是这样的……我，您知道，那个……”总之，老人惊慌失措了，脸红了，结结巴巴，再也说不下去了。

“您知道，”他终于解释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有时候爱喝酒解闷……我是想告诉您，我几乎总是借酒消愁，常常借酒消愁……我养成一种习惯，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说，您知道吗，外面那么冷，有时候还有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或者心里烦闷，或者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忍不住，开始借酒消愁，有时喝得很多。彼得鲁沙³⁴就生我的气，不高兴。于是他就骂我，您知道吗，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给我讲各种道理。因此我现在自己送给他一件礼物，向他证明我正在改正坏习惯，开始变好了。您瞧，为了给他买书，我攒钱，攒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钱，除了别坚卡有时候给我点钱。这他是知道的。这样，他就会看到，我的钱是怎么花的，他就会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觉得老人非常可怜。我稍微想了一会儿，老人不安地看着我。“这样吧，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我说道，“您把这些书都送给他吧！”“您是说所有这些书，这些书都送吗？”“是啊，所有的书。”“都以我的名义送？”“都用您的名义。”“用我一个人的名义？就是说都用我的名义送给他？”“是的，都以您的名义送给他……”我觉得我说得十分清楚，但是老人久久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是啊，”他想了想说道，“是啊！这太好了，这非常好，可是您怎么办呢？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就不送了。”“什么！”老人惊叫起来，几乎吓了一跳，“您就什么都不送了，什么也不想送他了吗？”老人大吃一惊。这时，他好像准备取消原先的打算，让我也能送他儿子一些东西。这老人的心肠真好！我努力说服他，告诉他我很愿意送礼物给别坚卡，不过我不愿意夺走他的快乐。“如果您的儿子满意，”我补充道，“您又高兴，那我也会高兴的，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会暗自觉得实际上我已经向他送礼物了。”老人听了这番话，完全定下心来。他在我家又待了两小时，不过一直坐不住，常常站起身，又吵又

闹，跟萨莎逗着玩，偷偷地吻我，捏我的手，悄悄地对着安娜·费多罗夫娜扮鬼脸，最后终于被安娜·费多罗夫娜赶了出去，总之，老人太兴奋了，兴奋得忘乎所以，也许他还从来不曾这样高兴过。

在那个隆重的日子，十一时整，他做完祷告就直接来了，穿了一件织补得很好的燕尾服，真的穿上了新坎肩和新靴子。两只手里各托着一捆书。当时我们大家都坐在安娜·费多罗夫娜的客厅里喝咖啡（那天是星期日）。老人好像是先从普希金说起，说普希金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诗人，后来心里一慌，出了差错，话头一转，又忽然谈到一个人必须品行端正，如果一个人品行不端正，他就会胡作非为；还说坏习惯害人，能把人毁了，甚至举出几个毫无节制导致毁灭的例子。最后结束说，他这一段时期以来完全改过自新，现在的他品行端正，堪称模范。他说从前他就知道儿子的劝导很有道理，说这些他早就感觉到，全都记在心里了，并且现在他已付诸行动，把酒戒掉了，他用长期积攒下来的钱买书送给儿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听着可怜的老人说这些话，忍不住含着眼泪笑了，一旦需要，他多么会编故事啊！我们把书搬进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摆放在搁板上，波克罗夫斯基立刻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老人应邀留下来吃午饭。这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很快乐。饭后，大家坐下来玩方特、打纸牌，萨莎尽情玩耍，我也不甘落后。波克罗夫斯基对我特别照顾，老想找机会跟我单独谈话，但是我没有给他机会。这是我整整四年中过得最幸福的一天。

可现在只剩下悲伤和沉痛的回忆了。我要讲述我的艰难岁月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笔滑动得越来越慢，好像不愿意再写下去似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向往，那么怀有深切情感地回忆那些在幸福的日子里，我的平平常常生活里的微小细节。这种日子是那么短暂；随之而来的是不幸、艰辛和忧愁，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我的不幸是从波克罗夫斯基的病和死开始的。

在我前面描述的那件事过去了两个月之后，他病倒了。在这两个月中，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为寻求一条谋生之路，因为至今他还没有固定的职位，像所有的肺病患者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能活得很长的希望。在有些地方他能得到教师的职位，但他讨厌这个职业；由于身体不好，他又不能在国家机关里供职。再说，要等

很久才能等到第一次发薪。简言之，波克罗夫斯基到处碰壁，他的脾气也变坏了。他的健康也慢慢走下坡路，但他没有在意。秋天到了。他每天只穿一件薄大衣出去奔走谋生，求这个，求那个，这使他内心极其痛苦。他常常淋雨，把脚踩湿，最后，终于倒在床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他死在深秋的十月底。

在他患病的整个期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我一直照看他，服侍他，经常整夜不睡觉。他很少清醒，总说胡话，只有上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到他的职位，他的书，说到我，说到他的文章.....这时我听到了过去我不知道，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事。在他生病的初期，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些奇怪地看着我，安娜·费多罗夫娜直摇头，但是，我直视着他们的双眼，从此他们就不再指责我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关心了，至少妈妈是这样的。

有时波克罗夫斯基认出是我，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有时他一夜一夜地用含糊不清、意思不明的词语跟某个人讲很久很久。他那嘶哑的声音沉闷地回响在他那窄小的房间里，犹如在棺材里一样，发出低沉的回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害怕。尤其是临终时的最后一夜他就像发疯似的，痛苦极了。他全身疼痛，呻吟声撕碎了我的心。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处于恐惧中。安娜·费多罗夫娜一直在祷告，求上帝快点把他带走。请来了医生。医生说，病人肯定熬不到明天清晨。

老波克罗夫斯基在走廊里，守在儿子的房门口，有人在那儿给他铺了一张蒲席。他不时走进房间，那模样真是可怕；他悲痛万分，好像失去了魂一样，痴痴呆呆。他害怕得直摇脑袋，浑身发抖，不停地喃喃自语，自己跟自己讨论着什么。我觉得，他痛苦至极，快要疯了。

拂晓前，老人痛苦得心力交瘁，支撑不住，躺在自己的蒲席上睡着了，像死人一样。七点多钟，儿子快要咽气了，我叫醒了他的父亲。波克罗夫斯基十分清醒，跟我们所有的人告别，真奇怪，我哭不出来，但我的心已经碎了。

可以说最令我受折磨、最痛苦的是他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僵硬的舌头一直在请求什么，请求了很长时间。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我的心疼极了！整整一个小时，他显得焦躁不安，老是希望完成什么事情，并

且他那冰冷的手竭力做着手势，然后又用嘶哑、低沉的嗓音苦苦哀求。可是他的话只是一些不连贯的声音，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他身边，给他喝水，但是他依然伤心地摇头。我最后终于明白了他要什么，他希望拉起窗帘，打开百叶窗。他大概想最后一次看看天，看看外面，看看太阳。我拉开窗帘，然而，这个太阳应升起的早晨却是凄凉而又阴沉，犹如可怜的快要离开人世者正在渐渐熄灭的生命。蒙蒙细雨高声打着玻璃窗，形成一股股又冷又脏的水流，四周一样阴暗。黎明的惨淡的光亮十分微弱地照进了房间，勉强与圣像前长明灯颤抖的火光争辉。快要离世的人悲凄地望了我一眼，摇摇头。不一会儿，他就死了。

安娜·费多罗夫娜亲自料理丧事。她买了一口极其普通的棺材，雇了辆拉货的大车，为了抵销丧葬费用，安娜·费多罗夫娜拿走了死者全部的书和物品。老人与她争吵、叫喊，尽可能从她那里把书抢回来，并把这些书塞满所有的口袋，还塞到帽子里，哪里能塞就塞到哪里，他整整三天都带着这些书，甚至去教堂的时候他也没有把书放下。这三天里他好像失去了意识，像个傻子一样，一直在棺材四周忙活，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一会儿整理一下放在死者额头上的绦带，一会儿点起蜡烛，一会儿又把蜡烛拿走，看来他的思绪已经乱了，无法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妈妈和安娜·费多罗夫娜没有参加教堂里的安魂祈祷。妈妈病了，安娜·费多罗夫娜本来是打算去的，可是与老波克罗夫斯基吵了一架，就没去。到教堂去的只有我和老波克罗夫斯基。祈祷的时候，一种恐惧感在我的心头油然而生，好像是对未来的预感。在教堂里，我勉强支撑着自己。最后棺材盖上了，钉上了钉子，装上了大车，运走了。我跟在后面送葬，只走到街的尽头。马车跑得快了起来。老人跟着马车跑起来，放声大哭，他的哭声随着奔跑而发抖，时断时续。可怜的老人在奔跑中把帽子掉到了地上，也不停下捡。他的头被雨水淋湿，又刮起风来，潮湿的寒风抽打、刺痛他的脸。老人似乎没有感觉到恶劣的天气，一边哭着，一边在马车的两边跑来跑去。他那破旧的衣襟，像两只翅膀一样，随风飘落，衣服的每个口袋里都有书本露出，手里还有一本大书，被他紧紧地抱着。过往行人脱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有些人停下脚步对可怜的老人连声感叹。书本不时地从口袋里掉下来，落在泥水之中。好心人叫住他，告诉他东西掉了，他捡起书本，又去追赶灵柩。在街道的拐角处，一个讨饭的老太婆硬要跟他一起去送葬，大车终于转过街角，离开了我的视线，消失不见了，我动身回到家，悲痛欲绝地扑到妈妈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吻她，失声痛哭，我害怕地依偎着她，仿佛

竭力要把我的最后一个朋友抓住，把她紧紧地搂在怀抱里，不让她死去.....但是死神已经站在可怜的妈妈面前了！

马卡尔·阿克列谢耶维奇，为昨天您陪我到岛上³⁵散步，我多么感激您啊！那里空气多么清新，景色多么宜人，绿树成荫，苍翠一片啊！我很久没有见过花草树木了，病中我总觉得自己快死了，一定会死的，您想想看，我昨天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什么样的心情啊！昨天我有点伤心，请您不要见怪。其实昨天我心情很好，很轻松，但是在我最幸福的时刻会无缘无故地伤心。至于我哭，那没有什么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多愁善感，容易受到刺激；我对外界的印象都是病态的。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白的天空，夕阳西下，黄昏的寂静——这一切景象，我也不知为什么，昨天竟使我触景生情，难过又痛苦，心中堵得难受，就想掉眼泪。可是为什么我要给您写这些呢？心里想的不一定能说出来，要再告诉别人就更难了，不过您是能够理解我的。又是悲伤又是欢笑！说真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是多么善良啊！昨天您盯着我的眼睛，想从中看出我的心思，只要我高兴，您就高兴。每走过一丛花木，一条林荫道，一条小溪，您总会停下来，站在那，整理好衣服，看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向我展示您的领地。这证明您有一颗善良的心，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爱您。好了，再见吧。我今天又病了，昨天我的脚踩到了水里，着了凉。不要忘记我，请常来看我。

您的瓦·多

6月11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本以为，亲爱的，您要用真正的诗来描述昨天的一切呢，可您只写了总共一张信纸。我是说，虽然您在您的信中写得不多，但您写的异乎寻常地美妙。大自然啦，乡村的各种景色啦，还有其他的各种感觉，总之，所有的一切您都描写得很好。可是您瞧，我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即使我涂满十页纸，也是什么都表达不出来，什么都描述不出来。我曾经试过。我的亲爱的，您在信中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不会做损害他人的事，能理解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上帝的仁慈，最后，您还对我大加赞扬。您说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亲爱的，这一切都没有错。我

确实是一个如您所说的那样的人，这一点我自己也知道；可是读完您的来信，我的心不由得还是深受感动，随后各种令人痛心的思绪就出现了。现在请您听我慢慢道来，亲爱的，我要讲一些事情给您听，我的亲人。

从我开始参加工作，才只有十七岁的时候说起，我在单位工作已经快满三十年了。当然，不用说，我已经穿破好几套制服；我变得成熟，变得聪明，也见识了不少人。活到现在，可以说，我在这世上没有白活，甚至有一次我还被提出授予十字勋章呢。也许您不相信，可我没有对您说谎，真的。那又怎么样呢，宝贝儿，总会有坏人对别人的好事心怀不满！我告诉您，我的亲人，就算我是一个无知之人、愚蠢之人，但我的心同别人的心还是一样的。可是，瓦莲卡，您知道坏人对我做了些什么吗？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说起来都丢人；您会问我，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无非因为我老实，因为我不爱声张，因为我善良！他们看我不顺眼，因此他们就整我。起初是这样开始的，他们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这个，您那个。”后来就变成：“什么都不必问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他们就直接说：“不用说，这是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干的！”亲爱的，您看见了吗，事情是怎么演变的：现在什么事都怪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头上；他们能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机关里搞得尽人皆知，不仅如此，他们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几乎把我当成骂人的代名词。我什么都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挑剔我的靴子，指责我的制服，说我的头发，甚至我的身材；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得重来。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重复这一套，天天如此。我都习惯了，因为我这个人老实本分，因为我是个小人物；但是，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我伤害过谁吗？难道我抢了谁的官位？我在上司面前说谁的坏话了吗？我请求过奖赏吗？我搞过什么阴谋诡计吗？您想到这样的事都觉得是罪过，唉，亲爱的，我怎么会去干这种事呢？您只要仔细想想，我的亲爱的，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去搞阴谋诡计，沽名钓誉吗？那求主宽恕，为什么这些倒霉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呢？您倒是认为我是一个可尊敬的人，可是，亲爱的，您比那些人好多了，好得没法比。什么是公民的最高美德呢？前几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发表高论，他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他这是开玩笑（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就从不依赖别人。我有一块自己挣来的面包，的确，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有时甚至又干又硬，但是，这块面包是我劳动所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它。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做的

不过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干得并不多；可我还是引以为豪；因为我在干活，我在流汗！是，说真的，我抄抄写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抄抄写写也是罪过吗？他们说：“他就是抄写！”“这个如同耗子般的小官吏在抄写！”难道抄抄写写就不体面了吗？我抄写得是那么清晰，那么好，那么赏心悦目，大人看了也十分满意；一些重要的文件都是我替他抄写的。是的，我写的东西没有文采，这我知道，我就缺少这该死的文采；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职务才升不上去，就连现在给您写信，我的亲爱的，也是直来直去，简简单单，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这些我全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都去写作，那么谁来抄写呢？我提出这个问题，请您回答我，我的亲爱的。

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我还是有用的，我是必不可少的，不能用胡言乱语把别人搞糊涂。好吧，如果他们认为我是耗子，就算我是只耗子吧！可是这耗子是有用的，这耗子能带来好处，这只耗子是可靠的，还要给这只耗子奖赏，您就该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耗子吧。不过，这个话题说得够多了，我的亲爱的；要知道，我本来没想谈这些，只是心里有点火气。有时候公平地对待自己毕竟是愉快的。再见吧，我的亲人，我的好心的安慰者！我一定去，我一定去看您，我的心肝宝贝儿。您暂时不要烦闷。我会带书给您的。好啦，再见吧，瓦莲卡。

对您衷心的关怀者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12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我正在匆忙中给您回信，我手头的活很忙，必须按期完成。您瞧，是这么回事：您可以买到一样好的东西了。费多拉说，她的一个熟人要卖掉制服，完全是新的，还有内衣、背心和帽子，听说，所有的东西极其便宜；您应当买下来。因为您现在还算富有，而且您有钱；您自己说有钱。请您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要知道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您看看您自己，身上的衣服都多旧了啊。多难为情，补丁摺着补丁。我知道，您没有新衣服，虽然您硬说您有。只有上帝知道您把衣服卖到哪里去了。现在您就听我的建议，买下来吧。为了我，您就这么做吧；如果您爱我，您就买下来吧。

您送我几件内衣做礼物；但是，听我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在我身上太破费了。您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简直太多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唉，您真喜欢乱花钱！我不需要，这一切都是多余。我知道，我也深信您爱我；其实，用礼物来告诉我是多余的；接受您这些东西，我心里伤心；我知道那些东西得破费您不少钱。到此为止，再也不要送礼物给我了，您听见没有？我求您啦。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请求我把我的笔记的续篇送给您，您希望我把它写完。我都不知道已经写出来的部分我是怎么写出来的！可现在要我说以前的事情，我已经缺少勇气；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它了；那些回忆对于我来说太可怕了。要讲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讲她撇下她可怜的孩子，让她的孩子成为这群恶魔的猎物，我就万分悲痛。这一切依然记忆犹新，我还没有清醒过来，更不用说平静下来了，虽然这一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

我对您说过安娜·费多罗夫娜现在的想法；她指责我忘恩负义，一直否认她与贝科夫先生合谋所干的坏事！她叫我上她那里去；她说我在讨饭，说我走到邪路上去了。她说，如果我回到她那里去，她就去找贝科夫先生把事情搞定，一定要让他向我赔罪，改过自新。她说贝科夫想给我一笔陪嫁。见鬼去吧。我在这里与您，与善良的费多拉在一起挺好，她对我的依恋使我想起我那死去的老保姆。您虽然只是我的远房亲戚，可是您以您的名义保护了我。而他们，我不认他们是亲戚；只要我做得到，我要忘掉他们。他们到底还要把我怎么样呢？费多拉说，他们说的全是骗人的话，说他们最后会撇下我不管我的！求上帝保佑，但愿如此！

瓦·多

6月20日

我的亲爱的宝贝儿：

我想给您写信，可又不知道从何开始写起。事情真是奇怪，亲爱的，我现在同您居然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是说，我的日子从没有过得像现在这么快乐。是呀，就好像上帝给了我一个小家，给了我一家人似的。您是我的好孩子！我送给您的那四件衬衫有什么好提的呢。要知道您是需要，我是从费多拉那里知道的。能够满足您的需要，这对于

我，亲爱的，是极大的满足与幸福，您就别管我了，宝贝儿。别干涉我，也别驳我的面子。我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亲爱的。现在我回归正常的生活了。第一，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在生活，因为您就住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成为我的安慰；第二，今天有一个住户，我的邻居拉塔扎耶夫，就是那个家里经常举办作家晚会的文官，邀请我去喝茶。今天有个聚会，我们要朗读文学作品。您瞧，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亲爱的，您看吧！好啦，再见啦。您要知道，我写的这一切并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告诉您，我过得非常满意。亲爱的，您让捷列扎告诉我，您需要刺绣用的彩色丝线。我去买，亲爱的，我去买，我一定把丝线买回来。明天我就能非常高兴地让您称心如意。我也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

依然思念您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1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我的亲爱的，我要告诉您，在我们住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极其凄惨的事，的确确实让人痛心的事。今天早晨四点多钟，高尔什科夫的一个小孩死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是猩红热还是什么别的病，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去看望了高尔什科夫一家。唉，亲爱的，他们是多么穷啊！家里乱糟糟！这也不奇怪；全家就挤在一间屋子里，只是为了体面才用屏风隔开。棺材就停放在家里，棺材很普通，但是相当漂亮；他们买的是现成的。孩子才九岁左右，听说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孩子。瓦莲卡，看着他们真可怜啊！孩子的母亲没有哭，但是那么的忧伤，可怜。从肩上卸掉了一个包袱，他们也许会感到轻松一点。不过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还在吃奶，一个是小姑娘，大概才六岁多一点。看到孩子在受苦，而且还是亲生的骨肉，可是又无能为力帮助他，说实在的，这可真不是滋味！父亲坐在一把破椅子上，身上穿着一件浸满油渍的燕尾服。他在流泪，也许不是因为痛苦流下的眼泪，而是习惯性地，他的双眼已经溃烂。他真是一个怪人！只要有人与他说说话，他就脸红，很困窘不知该说什么。小姑娘，也就是那个小女儿，身体倚着棺材站着，是那么的可怜、悲伤、心事重重！瓦莲卡，亲爱的，我不喜欢小孩心事重重的样子，看着让人不愉快！地板上一个用破布缝制的布娃娃，躺在她

的脚边，她也不玩。一个手指头放在唇上，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女房东给了她一块糖，她拿上，并不吃。真可怜，瓦莲卡，是不是？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2日

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把您的小册子送还给您。这是一本没有价值的小册子！您就不应该借。您是从哪里挖出来这么一件宝贝？不开玩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难道您喜欢看这样的书吗？这几天有人答应帮我借点书看看，如果您想看，我将与您一起分享。现在就得说再见。真的，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下去了。

瓦·多

6月25日

亲爱的瓦莲卡！

事实上，我确实没有看过这本书，宝贝儿。不错，我看了几页，发现全是胡编，写的东西就是为了搞笑，给人们逗乐。嗯，我以为，这本书就是为了让人们开心，说不定瓦尔瓦拉会喜欢的，于是我就把它捎给您了。

这不，拉塔扎耶夫答应给我一些真正的文学书，这样，您将也会有书看了，亲爱的。拉塔扎耶夫精通文学，是个行家，自己也写，写得还不错呢！他的文笔活泼，有了不起的文采，就是说，他写的每句话都有文采，所有的话里都有，连最空洞的话里都有，甚至在最普通、最粗俗的话里也有，有时我与法尔多尼、捷列扎的对话，在他笔下也显示出文采。我常常参加他们家的晚会。我们抽着烟，他给我们读他的作品，能读四五个小时，我们一直听。这简直是美味，不是文学。美极了，鲜花，简直是鲜花，从每一页上都能采集一束鲜花。他总是彬彬有礼，心地善良，温和亲切。唉，在他面前我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而我呢？默默无闻，简直不存在，可是他待我很好。我常常给他抄写一些稿件。瓦莲卡，您别以为这是什么交

易，别以为我帮他抄写，他才对我好。您别信那些闲言碎语，亲爱的，千万别相信那些闲话。不，这是我自己愿意干的，我为了使他高兴才这么做的，而他待我好，也是为了使她高兴。对人要礼尚往来，这我懂，亲爱的，他是个好人，很好的人，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

文学是好东西，瓦莲卡，是非常好的东西，这是我前天从他们那儿知道的。而且是非常深奥的东西！文学能振奋人心，指导人的心灵，关于这一切，在他们的书里，还写了很多。写得真好！文学是一幅画，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一幅画，是一面镜子；它是激情的抒发，是委婉的批评，是有益的教诲，也是一种文献。所有这些我都是在他们那学来的。亲爱的，坦白跟您说吧，坐在他们中间听还行（可能，也跟他们一样抽着烟斗），等他们一旦开始争论各种问题，那我就简直插不上话了，这时候，亲爱的，我和您就只有甘拜下风了。这时我简直就是个木头桩子，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整个晚上都在寻找，如何才能在大伙谈论的话题中哪怕插上一句也好，可是好像故意作对似的，半句话也找不到。瓦莲卡，我真为自己感到可怜，什么都不懂，真像谚语里说的，光长个头，不长脑子。现在空闲时间我都做些什么呢？睡觉，像个傻瓜似的。要是不睡觉，做点高兴的事会更好；比如坐下来写点什么。既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好。是啊，亲爱的，您只要瞧瞧，他们能挣多少钱啊，愿主宽恕他们！就拿拉塔扎耶夫来说吧，他能挣多少钱啊！写一个印张对他来说算什么呢？有时候一天他能写五个印张，他说，每一张他能挣三百卢布。随便写一个笑话或者写一件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五百卢布，你爱给不给，无论怎样都得给，要不然下次就得往口袋里放一千个卢布了。您觉得如何，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太了不起了！他手头有一小本诗稿，都是些短诗，七千卢布，亲爱的，他要七千卢布，您想想看吧。这简直就是一笔不动产，一幢豪宅啊！他说，他们给他五千卢布，可是他不乐意。我就劝他说，您就收下吧，老兄，毕竟这是五千卢布啊！不行，他说，他们会给七千的，这帮骗子。他真精明！

亲爱的，既然我们谈到这儿，我干脆从《意大利的激情》³⁶中抄录一小段给您看。这是他一部作品的书名。您不妨读一读，瓦莲卡，然后自己判断一下。

……弗拉基米尔哆嗦了一下，激情在他身体里疯狂地奔涌，他的血液沸腾起来……

“伯爵夫人，”他叫道，“伯爵夫人！您知道吗，这种激情有多么可怕，这种疯狂是多么无边无际？不，我的梦想没有欺骗我！我爱您，热烈、疯狂、失去理智地爱您！你丈夫全身的血液也浇不灭我心中疯狂的、痴情的激情！任何微不足道的障碍也阻挡不住摧毁一切的地狱般的火焰，它烧灼着我的疲惫不堪的胸膛。啊，齐娜伊达，齐娜伊达！……”

“弗拉基米尔！……”伯爵夫人倚在他的肩头，情不自禁地低声唤道……

“齐娜伊达！”兴奋的斯梅里斯基叫道。

从他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叹息。爱情的祭坛上燃起了熊熊烈火，灼烧着两颗不幸的受难者的心。

“弗拉基米尔！……”伯爵夫人陶醉着低声唤道。她的胸脯上下起伏，两颊涨得绯红，眼睛在燃烧……

一个新的、可怕的结合完成了！……

……

半小时之后，老伯爵走进自己太太的小客厅。

“怎么样，宝贝儿，你没有吩咐为我们尊贵的客人端上茶炊吗？”他说着，爱抚地拍拍妻子的脸颊。

那么亲爱的，我要问问您，在看完这段描述后，您有何感想？的确，写得有一点过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确实写得不错。写得好就是好！下面我再从中篇小说《叶尔马克和久列伊卡》[37](#)中抄一段给您看。

您可以想象一下，亲爱的，野蛮而可怕的西伯利亚征服者，哥萨克叶尔马克，爱上了西伯利亚王库丘姆的女儿久列伊卡，她是被他俘虏来的。您瞧，这个故事直接取材于伊凡雷帝时代，下面是叶尔马克与久列伊卡的对话：

“你爱我，久列伊卡！哦，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我爱你，叶尔马克。”久列伊卡轻声说。

“苍天和大地啊，我感谢你们！我真幸福……你们给了我一切，一切，给了我那激荡的心灵从少年时代起就追求的一切。我的指路明星啊，就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你才领我越过石林地带来到这里！我要向全世界展示我的久列伊卡，无论是人，还是疯狂的恶魔，都不敢对我加以责难！哦，但愿他们能够理解她那颗温柔的心默默承受的痛苦，但愿他们能看到我的久列伊卡的一滴泪珠是一首完整的诗！哦，让我用热吻来拭去这滴泪珠，让我吮干它吧，这滴圣洁的泪珠……非人间的泪珠！”

“叶尔马克，”久列伊卡说，“世界是凶恶的，人类是不公平的！他们会迫害我们，他们会谴责我们，我的亲爱的叶尔马克！一个在西伯利亚故乡的冰雪中，在父亲的帐篷中长大成人的可怜的姑娘，如今来到你们这个冰冷的，残酷无情、只图私利的世界里，她该怎么办呢？人们不会理解我的，我的情人，我的爱！”

“那么到时，哥萨克的马刀就要在他们的头上呼呼作响了！”叶尔马克怒目圆睁，疯狂地叫道。

瓦莲卡，当叶尔马克知道他的久列伊卡被人杀害，他会怎么样呢？瞎眼的老人库丘姆，趁叶尔马克不在，利用漆黑的夜，潜入他的帐篷，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想以她给夺去他的权杖和王位的叶尔马克以致命的打击。

“我喜欢在石头上磨刀霍霍！”叶尔马克狂怒地喊着，一边在萨满教巫师的石头上磨他的钢刀。“我要他们的血，他们的血！我要把他们砍死！砍死！砍死！”

在这之后，叶尔马克因为失去自己的久列伊卡而痛不欲生，纵身跳入额尔齐斯河，于是一切也就到此结束了。

对，比如说，还有这么一小段，纯属玩笑，是为了逗人发笑的：

“您认识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热尔托普兹吗？嗯，就是那个在普罗

科菲·伊万诺维奇的腿上咬了一口的那个人。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是品德却十分高尚；与此相反，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非常爱吃蜜饯小萝卜。当彼拉盖娅·安东诺夫娜与他熟识的时候.....您认识彼拉盖娅·安东诺夫娜吗？嗯，就是那个老是反穿裙子的女人。”

这真是笑死人了，瓦莲卡，简直笑死人了！他给我们念这段的时候，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这个人啊，愿主宽恕他吧！不过，亲爱的，这一段写得虽然很新颖，有点轻薄，然而却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任何自由放纵的思想。应该指出，亲爱的，拉塔扎耶夫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因此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说真的，有时候我的脑子里也会突然冒出个念头.....嗯，如果我也写一点东西，那会怎么样呢？嗯，比如说，我无缘无故地忽然出了一本书，书名是《马卡尔·杰武什金诗集》！我的小天使，那时您会说些什么呢？你觉得这事如何，您心里会怎么想？亲爱的，如果我的书问世，我的想法是我绝对不敢在涅瓦大街上露面了。到时人人都会说，看，过来的那个人就是文学家和诗人杰武什金，他们会说，这就是杰武什金，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再比如说，那时我拿我的靴子怎么办呢？顺便告诉您，亲爱的，我的靴子几乎总是打满补丁，而且说实话，靴掌都快要掉下来了，非常不体面。当所有的人都知道作家杰武什金的靴子上净是补丁，那可怎么办！要是有一位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知道了，她会说什么呢，亲爱的？也许她不会注意到这些；因为我想伯爵夫人是不会注意靴子的，况且这又是一双小官吏的靴子（要知道，靴子与靴子是不同的），但是别人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她，如果朋友们想出我的丑的话，那个拉塔扎耶夫就会第一个把我的丑事说出去；他常常去B伯爵夫人那拜访，他说，每次去她那儿都很随意。他说，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女人。这个拉塔扎耶夫啊，太机灵啦！

不过，这个话题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我之所以写这一切只为了好玩，我的小天使，就是为了让您高兴。再见吧，我的亲爱的！我给您写了这么多，这实在是因为今天我的心情不错。今天我们一块在拉塔扎耶夫家里吃的午饭（他们很喜欢胡闹，亲爱的！），竟然还喝了罗马涅酒³⁸.....哎呀，我给您写这些干吗呢！您就随意看吧，不过千万别以为我有什么想法，瓦莲卡。我只是随便写写。书我会捎给您的，一定会的.....我们这里正在传看一本保尔·德·柯克³⁹的一部作品，不过，亲爱的，保尔·德·柯克的书是不适合您看的。.....不行，不行！他的书您看

不合适。听说，亲爱的，他激起了全彼得堡所有批评家对他的气愤。给您捎去一磅糖果，特意为您买的。

您吃吧，亲爱的，希望您吃每一块糖果的时候都想起我。不过吃水果糖您别嚼，要慢慢吮着吃，不然牙会痛的。您大概也喜欢吃蜜饯吧？请写信告诉我。好了，再见啦，再见，我的亲爱的，愿基督与您同在。

永远思念您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6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费多拉说，有人很同情我的处境，只要我愿意，他们会给我谋得一个不错的工作，当家庭教师。您觉得怎么样，我的朋友，去还是不去？当然，这样我就不会再拖累您了，况且这个工作看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我还是觉得害怕。他们是地主，他们会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我该怎么说呢？再说，我是个性格孤僻的人，怕见生人，只喜欢在住惯的角落里一直待下去。住习惯了的地方，似乎感觉比较好。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苦，但感觉还是老地方好。再说，这工作还需要出远门，究竟去干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也许说不定就是让我照看孩子。况且他们又是什么人啊，两年当中已经换了三个家庭女教师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帮我拿个主意吧，去还是不去？唉，您怎么总也不来看我呢？只是偶尔来一趟。差不多只有在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我们才能见面。您也太孤僻保守啦！您跟我一样！要知道我可算是您的亲人呀。您不爱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很凄凉，有的时候，特别是黄昏时分。我孤零零一个人坐着，费多拉出去了。我坐在那就想啊想，想起了过去的种种往事，既高兴又悲伤，一切就仿佛在眼前掠过，像在迷雾中显现。一些熟悉的面容出现（我几乎看得很真切），最常见的是妈妈.....我做了一些多可怕的梦啊！我觉得我的身体垮了，非常虚弱；比如说今天，早晨一起床我就觉得不舒服；另外，我还咳嗽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会有人埋葬我吗？谁会为我送葬呢？有谁会可怜我呢？.....也许我不得不死在陌生的地方，死在陌生人的家里，死在陌生的角落里！.....我的上帝啊，生活是多么凄凉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

奇.....我的朋友，您为什么总给我买糖果呢？说真的，我不知道您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唉，我的朋友，别乱花钱，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乱花钱。费多拉把我绣的一条毯子卖了，卖了五十个纸卢布。这很好了，我还以为卖不了那么多钱呢。我要给费多拉三个卢布，再给我自己做身普通的暖和的衣服。我要给您做一件坎肩，我亲手做，选一种好料子做。

费多拉给我借到一本《别尔金小说集》，如果您想看，我就给您捎过去。只是您千万别把书弄脏，别久借不还，因为书是别人的。这是普希金的作品，两年前，我和妈妈曾经一起读过这些小说，现在重读，真是伤心。假如您有什么书，也请给我捎来，只要您不是从拉塔扎耶夫那里借来的就行。如果他有什么作品出版，他一定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您吧。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怎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都是非常无聊的东西.....好了，再见吧！我真是啰嗦！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唠叨，随便说些什么都好。这好比一剂良药，马上使人顿觉轻松，特别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的时候。再见，再见吧，我的朋友！

您的瓦·多

6月27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不要忧愁啦，这样做您怎么不害臊呢？别再这样啦，我的小天使，您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您没病，亲爱的，什么病也没有；您就像盛开的鲜花，真的风华正茂；虽然脸色有点苍白，可仍然像鲜花盛开。您的那些梦，那些幻影都是什么呀！真害臊，我的亲爱的，行啦，别再这样啦！您别在乎那些梦，根本不必在乎。为什么我就睡得好呢？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什么呢？您瞧瞧我吧，亲爱的。我过自己的日子，睡得香，身体健康，像小伙子一样，看上去很精神。得啦，得啦，宝贝儿，您应该害臊。快改正过来吧。我知道您的那个小脑瓜，亲爱的，一有点什么事，您就会胡思乱想，发起愁来。为了我，您快别这样啦，我的心肝儿。去别人家工作？绝对不能去，宝贝儿，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您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还要出远门！不行，小宝贝儿，我不允许，我要竭尽全力反对您的这个打算。就是卖掉我的旧礼服，只穿一件衬衫流落街头，也绝不能让您缺吃少穿，受苦受累。不行，瓦莲卡，不行；我了解您！这是胡闹，纯粹的胡闹！我肯

定，这一切都是费多拉的错，她就是个蠢婆娘，这全是她给您出的主意。而您，亲爱的，千万不要相信她。您大概对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吧？亲爱的……她就是个愚蠢的、爱吵架的、爱闹事的婆娘，她的丈夫就是让她折磨死的，不然就是她变着法儿惹您生气吧？不行，不行，宝贝儿，无论如何不行！到时我怎么办呢？我留下来能做什么呢？不行，瓦莲卡，亲爱的，您快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吧。您在我们这儿还缺什么呢？我们非常喜欢您，您也爱我们，那就这样平平安安在这里过自己的日子吧。做做针线活或者看看书，不做针线活也没关系，只要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好。您自己好好想想，您要是走了，那会是什么样子？……书我会给您弄到的，以后大概我们还会出去散步。只是您别再想走，亲爱的，别再想走，您要学聪明些，并且不要无事生非啦！我会来看您的，很快就去，不过作为回报，您得接受我坦率的忠告，别去，宝贝儿，千万别走！当然，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因为贫穷，没有读多少书，不过这不是我想说的，也不是要谈自己，可是我要为拉塔扎耶夫说句话，不管您爱听不爱听，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写得不错，很好，很好，相当不错。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的文笔十分华丽，情节起伏，形象生动，而且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写得很好！您读的时候也许没带感情，瓦莲卡，或许您读的时候心情不好，正为了什么事生费多拉的气，或者您那儿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不，您得带着感情去读，最好是当您满意快乐，心情愉快的时候读，比如说，您嘴里含着一块糖去读，就好了。我不否认（谁会否认这个呢），有比拉塔扎耶夫写得好的作家，甚至有比他写得强很多的作家，但是，他们写得好，他写得也好。他有自己的特点，写得也还行。他能偶尔写些东西，这就很好。好了，再见吧，亲爱的，我不能再多写了，我得赶快去做事了。您千万记住，亲爱的，我最宝贵的心肝儿，您要静下心来，愿主与您同在。

依然忠实您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8日

谢谢您的书，我的亲爱的，我们也要读普希金的作品了，而今天傍晚，我一定去看您。——又及

我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不，我的朋友，不，我不能再在你们这里生活下去了。我再三考虑，认为我拒绝这样的一份好工作是错误的。在那里，我至少可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我会努力做，我会去博得他们的好感，假如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努力改变自己的性格。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寻求他人的恩惠，隐瞒自己的内心，并强迫自己，虽然这是痛苦和难受的，但是上帝会帮助我的。我不能一辈子不与人打交道呀。以前我就常常这样。我记得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寄宿学校读书，每到星期天都在家里欢蹦乱跳。有时候妈妈骂我一顿，我也满不在乎，我心里很高兴，很快活。等到天色渐黑的时候，我就无限愁绪涌上心头，因为九点钟我得回寄宿学校，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冰冷冷的、严厉的。每到星期一，那些女学监的脾气特别暴躁，我心里很难过，总是想哭。于是我独自躲到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哭，不让别人看见，免得别人说我懒，其实我根本不是因为要上学才哭的。嗯，这有什么呢？我逐渐习惯了，后来离开寄宿学校，与同学们告别的时候，我也哭了。我住在这里，拖累你们两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想法一直使我很痛苦。我坦率地把一切都告诉您，因为我向来跟您坦白惯了。难道我看不到费多拉每天都早早地起床，洗啊洗，一直忙到深夜吗？这个岁数该歇歇啦。难道我没有看见您，为我花费那么多钱，把您最后的一文钱都花掉，都花在我身上了吗？您不是一个有钱人，我的朋友！您在信中说，为了不让我受苦受穷，您要卖掉最后的一点东西。我相信，我的朋友，我相信您的善心，但是这是您现在这么说，现在您有了额外的收入，您得到了一笔奖金。但是以后呢？您自己也知道，我总爱生病。我不能像您那样去工作，虽然我内心非常乐意做，再说也并非总有活干。那我能怎么办呢？只能瞧着你们两个我心爱的人，让痛苦撕碎我的心，我如何才能帮你们忙，哪怕一点也好呢？您为什么那么需要我呢，我的朋友？我对您做过什么好事呢？我只是全身心地依恋您，强烈地、真挚地爱您，但是，我的命苦啊！我懂得爱，我能够爱，可是只能如此，我无法报答您给予我的恩德。不要再留我了，请您好好想想，再把您最后的决定告诉我。盼回复。

爱您的瓦·多

7月1日

胡闹，胡闹，瓦莲卡，简直是胡闹！只要您独自一人，您那小脑袋瓜就会胡思乱想，什么念头都出来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现在我可看到了，这一切都是胡闹。您在我们这儿还缺什么呢。亲爱的，您倒是说说看！我们爱您，您也爱我们，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满足，很幸福，您还要什么呢？唉，您到那些陌生人家里做什么呢？您一定还不了解陌生人是什么样子的吧？……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我完全可以告诉您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了解他们，亲爱的，非常了解，因为我吃过他们的面包。他们很凶狠，瓦莲卡，非常凶狠，您那颗小小的心脏会受不了的，他们会用责备、埋怨和恶毒的眼神折磨您的心。您在我们这里感到温暖、舒心，就像躲在一个小窝里一样。再说您要是离开我们，我们就好像失去了主心骨，没有您，我这个老头可怎么办呢？我们不需要您？您没用？怎么会没用呢？您对我非常有用，瓦莲卡，您对我的影响非常重要……您瞧，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您，我心里就感到愉快……有时我给您写信，在信中述说我的所有感受，再从您那儿收到详细的回信。我给您买衣服，定做帽子，有时候您托我办点什么事，我也去办了……不，您怎么会没用呢？我已经老了，将来一个人可怎么办，我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您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瓦莲卡。不，您一定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走了，他可怎么办呢？”我跟您过惯了，我的亲人。如果您走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我只好去涅瓦河，了此一生。真的，我说的是真的，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瓦莲卡，没有了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唉，我的宝贝儿，瓦莲卡！您大概希望来一辆运货的大车把我拉到沃尔科沃去吧，只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踩着泥水给我送葬，在我身上撒上泥土，将我埋葬，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罪过啊罪过，好姑娘！真是罪过，实在是罪过！把您的书还您，我的好朋友，瓦莲卡，如果您，我的朋友，要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那我要告诉您，我这辈子也没读过这么好的书。我现在思考自我，亲爱的，我怎么能像一个傻瓜似的活到现在呢？求上帝宽恕我吧！我做过什么呢？我难道是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野人吗？我怎么什么都不懂，亲爱的，真是一无所知啊！瓦莲卡，我就直接告诉您吧，我这人没有学问，以前看过的书很少很少，几乎没看过什么书。我读过《人的画像》[40](#)，这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还读过《用铃铛演奏各种曲调的男孩》[41](#)和《伊比卡斯的

仙鹤》⁴²，我就读过这几本书，其他的书我从来没有读过。现在，我读了您这本书里的《驿站长》。我要告诉您，亲爱的，竟有这样的事，人活着，却不知道身边有着一本书，书里面详尽地描述了他的一生。有些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一开始读这本书，就一点点地全想起来了，全搞清楚了，全看明白了。另外，我喜欢您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有些作品，不管内容怎么样，你读啊读的，有时即使费尽心思，可是它高深莫测，你就是没法看懂。就说我吧，我很迟钝，天生迟钝，因此我读不了过于严肃的书。可是这本书呢，仿佛就像我自己写的。举个例子说吧，这就好像是我自己的一颗心，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在人们面前掏出来，再把它详细地描述下来。就是如此！这事看起来很简单，我的上帝，可不是吗！真的，我也能这样写，为什么我就不写呢？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跟书中写的完全一样，比方说，我也有过与可怜的萨姆松·维林⁴³一样的生活处境。而且我们中间有多少萨姆松·维林这样可怜的苦命人啊！这一切写得多么生动感人！当我读到他这个有罪的人借酒消愁，喝得烂醉如泥，变得忧伤，整天盖着羊皮袄蒙头大睡，一想起他的迷途羔羊，心爱的女儿杜尼莎时，就伤心地痛苦，撩起脏兮兮的衣襟擦眼泪的时候，亲爱的，我差点也掉下泪来。是啊，这写得太自然啦！您说一说吧，这多自然啊！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都是真人真事，我自己曾经亲眼见过，就发生在我们周围。远的不用说，就拿捷列扎来说吧，还有我们这里的那个穷文官，他也许跟萨姆松·维林一样，只不过姓氏不同，他姓高尔什科夫。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亲爱的，这样的事，无论是您还是我，都有可能发生。就是那些住在涅瓦大街或者滨河大道上的伯爵，他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只是看起来不同而已，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比较高贵，但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什么都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亲爱的，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您还想离开我们，瓦莲卡，这真是罪过，这会要我命的。您会毁了您自己，也毁了我，我的亲人。唉，我的心肝，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把这些胡思乱想从您的小脑袋瓜里赶走吧，再不要无端地折磨我了。您是我的一只羽翼未丰的衰弱的小鸟，您怎么可能养活自己呢？怎么可能保住自己不受到别人算计和欺负！得啦，瓦莲卡，快点改正错误吧，不要听信那些胡诌的建议和闲言碎语了，把您的书再读一遍，用心地读，这对您会有好处的。

我向拉塔扎耶夫谈起了《驿站长》。他对我说，这已经是老书了，现在出版的书都带有插图，并配有文字说明。说实话，我也弄不懂他说的是什麼，不过，最后他说普希金很好，为神圣的俄罗斯增了光，还对

我说了很多有关普希金的话。是的，很好，瓦莲卡，很好，您再把这本书用心地读一读吧，听从我的劝告，用您的顺从让我这个老头高兴高兴吧。那样，上帝会奖赏您的，我的亲人，一定会奖赏您的。

您真诚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1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今天费多拉给我拿来十五个卢布。我给了她三个卢布，这个可怜的人，她是多么高兴啊！我是在匆忙中给您写这封信的。我现在正在给您裁坎肩，料子好极了，淡黄色带小花的。我给您带去一本书，书里有各种小说，我读了几篇。您应该读一读其中的一篇，篇名叫《外套》。您约我跟您一块儿去看戏，这是不是太费钱啦？除非最便宜的楼上坐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剧院去了，说真的，什么时候去过，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我还是担心，这种想法是不是太破费了？费多拉只是使劲摇头，她说，您现在过日子一点都不量力而行，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您在我一个人身上花了多少钱啊！您要当心，我的朋友，可别出什么事情，费多拉还告诉我，据传闻，您好像因为没有付房租与女房东吵起来了。我真替您担心。好了，再见。我急着出去。有点小事，我要换一换帽子上的绸带。

瓦·多

7月6日

您知道吗？如果我们去剧院，那我就戴上我的新帽子，再披一块黑披肩。这样好不好呢？——又及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我一直在想从前的事。是的，亲爱的，从前我们也胡闹过。我爱上过一个女演员，爱得发疯，这倒也算不上什么，最奇怪的是，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过她。当时我与五个爱惹事生非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我

和他们厮混在一起，虽然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与他们厮混在一起。对，为了不甘落后，我对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随声附和。他们对我说了许多关于这个女演员的事！每天晚上，只要剧院一开演，他们就一窝蜂地（买必需品，他们从来没有一分钱）挤往剧院，坐在最高处的楼座，拼命地鼓掌喝彩，喊着女演员的名字，让她一次次地上台谢幕，简直跟疯了一样！回家之后，他们也不让人睡觉，整宿不睡地谈论这个女演员，每个人都把她叫作自己的格拉莎，大家都爱上了她一个人，每个人的内心之中都只有她这一只金丝雀。他们也挑起了我这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的渴望，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剧院，坐在四楼的楼座里。至于看，我只看到大幕的一小角，但却听得很清楚。这个女演员的嗓子好极了，嘹亮、甜美，像夜莺一样！我们总是拼命鼓掌，大喊大叫，总之，闹到差点有人来干涉我们，有一个人还被拉了出去，真的。我走回家，一路上还陶醉其中。我口袋里只剩一个银卢布，离发薪的日子还差整整十天，亲爱的，您猜怎么着？第二天，上班之前，我拐进一个法国人开的化妆品商店，买了一瓶香水和一块香皂，把钱都花光了。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要买这些东西？中午，我也不会去吃饭，老是在她的窗户下走来走去。她住在涅瓦大街，四楼。我回到家，在家休息了不过一个钟头，又去了涅瓦大街，目的只是为了从她的窗口下面经过。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半月，我一直就这样追求她。我还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不时地在她窗前来回穿梭，结果弄得我精疲力竭，欠了债，之后我也不再爱她了，厌倦了！您瞧，亲爱的，一个女演员能把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搞到如此地步！不过，那时我很年轻，还很年轻……

马·杰

7月7日

我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本月6日您捎给我的那本书，现在赶紧还给您，同时在这封信里还要急于向您解释清楚。不好，亲爱的，不好，您不该使我陷入如此的绝境。亲爱的，我要说，任何社会地位都是命中注定的，全凭上帝的安排。这个人被指定发号施令，那个人则毫无怨言，唯命是从。这是根据人的能力来决定的。有的人擅长这个，有的人则擅长那个，而人的能力都是上帝亲自安排好的，我担任公职已有三十年左右了，我的工作无可

指责。行为检点，规规矩矩。作为一个公民，就我自己的观点，我自认为有许多缺点，但同时也有不少美德。我受到上司的器重，大人自己也对我很满意，虽然至今还没有对我表示特别的垂青，但我知道大人对我是满意的。我活到头发花白的年龄，没有犯过大错。当然，谁能不犯点小错呢？人人都会犯错，连您也会犯错，亲爱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也没有傲慢无礼的行为，像违反什么法令，破坏公共安全，这些事我从来都没干过，从来没有。我还差点得了十字勋章呢，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这一切您凭良心，应该知道，亲爱的，他⁴⁴也应该知道啊。既然要写作品，就应当什么都知道。不，我没有料到您会这样，亲爱的，不，瓦莲卡，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

怎么！从此以后一个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小窝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小窝，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了吗，安分守己，照俗语所说，不招谁惹谁，敬畏上帝，老实本分地生活；希望别人也不来招惹你，过问你的生活琐事，比如说，你有没有像样的坎肩，有没有齐全的内衣，有没有靴子，钉的什么鞋掌，吃什么，喝什么，抄写什么？……为了爱惜靴子，就算在马蹄不平的地方，有时候我都踮起脚来走路，亲爱的，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为什么要写别人有时穷得连茶也喝不上呢？好像人人都一定得喝茶似的！难道我要朝每个人的嘴巴里看，瞧他吃什么吗？我这样侮辱过别人吗？没有，亲爱的，别人又没有招惹你，为什么要欺负人家呢？嗯，我再给您举个例子，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您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勤勤恳恳地工作，积极努力，简直没说的！上司也看重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总是器重你的），可是就是有人在你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明显理由地，无缘无故地造谣中伤你。当然，确实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做了一样新东西，因此高兴得睡不着觉，比如说，你高兴地穿上一双新皮靴，心里别提多美啦。这是真的，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看到自己的脚上穿着精致漂亮的靴子，心里就高兴，这一点描绘得相当真实！但是我一直感到十分奇怪，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不为自己辩护呢，确实，他官职不小，年纪还轻，有时候喜欢大声训斥别人。但是，他为什么不能训斥呢？既然我们这帮人需要严厉训斥，他为什么不能训斥呢？嗯，我们比方说，这是为了摆摆架子，为了摆架子这样做也未尝不可。必须让别人感到震慑，必须吓唬吓唬，因为，这只能在咱们两人之间说说，瓦莲卡，我们这种人不吓唬是什么也不肯干的，每个人都只想到什么地方弄个职务，说自己在哪儿任职，可是一碰到什么事情，他们就溜边儿了。官职有高低之分，因此，每个官员对别人的训斥，必须与他的等级完全相符，这样，训斥的

腔调也就因官位而异，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别人面前摆架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你训斥我，我训斥你，一个管着另一个，亲爱的，要知道，这就是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基础。没有这种相互防范，世界就没法存在，也谈不上秩序。我真感到奇怪，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怎么能轻易放过这样的侮辱！

为什么要写这种事情呢？有什么必要？难道读者中有什么人看了这小说，就会给我做件外套吗？他会给我买双新靴子吗？不会的，瓦莲卡，他们读完之后还要求把故事继续写下去。有的时候，你东躲西藏，躲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没有过错也要掩饰自己，不会在任何地方露面，因为你怕流言蜚语，怕他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把你的公务生活、家庭生活都写到书里去，印出来，让大家阅读、取笑、议论！这样，你甚至都不敢上街了，因为作品里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现在光看走路的样子就能认出我们这种人来。唉，哪怕他在结尾处改改也好啊，写得温和点该多好！比如说，在人们把碎纸屑撒在他的头上这个情节⁴⁵之后，插进一句：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个好公民，同僚们不该如此取笑他，他服从上司（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从来不对别人使坏，信仰上帝，死后（如果一定要他死的话）有人哀悼。不过，最好还是不让这个可怜的人死去，而是这样写：他的外套找到了，那位将军了解到他的美德后，把他调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升了官，加了薪，这样一来，您瞧，就做到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办公室的同僚们也就白费了心机，一无所获。如果是我，我就会这样写。他的那种写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好呢？他那样写，只不过是我們日常平庸生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而已。再说，您怎么送这样的一本书给我看，我的亲人，这是一本怀有恶意的书，瓦莲卡，简直不符合情理，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官吏。既然这样，我就得提出控诉，瓦莲卡，正式提出控诉。

您的最恭顺的奴仆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8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最近发生的事和来信把我吓坏了，令我震惊，我感到困惑不解，费多拉给我讲了一切，我总算知道了原委。您为什么如此灰心、丧气，突然跃进那样的深渊呢，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的解释完全不能使我满意。您瞧，我坚持接受人家提供给我的那份好工作，还是对的吧。此外，最近的意外遭遇使我吓坏了。您说，因为您爱我，所以才迫使您瞒着我。其实，我早就明白，我对您亏欠太多。您曾经一再向我保证，您花在我身上的钱是您的存款，您说，是放在钱庄里以防万一的。现在我才知，您根本就没有这笔钱，您不过是偶然听说了我困苦的境况，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就决定预支自己的薪水，在我生病期间，您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大衣。现在我知道了这一切，我的内心痛苦万分，我至今都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思考这一切。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出于同情和亲情，好心地帮助我，这就已经足够了，后来真不应该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您背叛了我们的友情，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您没有对我坦诚相见。现在，当我看到您把自己的最后一点钱都花在给我买衣服，买糖果，带我出去玩，看戏和买书上，我现在为了这一切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为我不可饶恕的轻浮（因为我接受了您的一切，却根本没有关心过您）而悔恨。您原本用来让我快乐的一切，现在对我来说却变成了痛苦，留下的只有追悔莫及。我发现您最近闷闷不乐，虽然我自己也在提心吊胆地担心出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发生的事，都是我始料不及的。到底怎么了，您居然会灰心丧气到如此地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所有认识您的人现在会怎么想您呢？会怎么议论您呢？从前，我和所有的人都敬畏您，因为您心地善良，为人朴实，做事稳重，可您现在却突然染上这种让人讨厌的恶习，以前您好像从来没有过呀。费多拉告诉我，您喝得醉倒在大街上，后来警察把您送回了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惊讶得发呆，虽然我已经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您已经失踪四天了。可是您想过没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的上司要是知道您不去上班的真正原因后，他会说什么呢？您说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您，还说人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我也成了您的邻居们嘲笑的对象。请您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且，看在上帝的分上，安静下来吧。您和这些军官的事情也让我担心，关于这个情况，我了解得不太清楚，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在信中说，您不敢向我坦白，担心因此会失去我的友谊；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您很绝望，因为不知道怎么来帮我治病；说您卖掉一切是为了接济我，不把我送进医院；又说您到处借债，能借的都借了，并且每天都跟女房东发生争执，但是，这一切您都瞒着我。其实，这样更加糟糕，现在我不是什么都知

道了吗？您不愿意让我承认我就是造成您不幸处境的原因，可是您的做法让我感到加倍的痛苦。这一切令我十分震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唉，我的朋友！不幸是一种传染病。不幸的人和穷苦的人应该互相躲避，以免彼此传染，病得更厉害。我给您带来了许多不幸，那是您以前过着简朴和孤独生活时从未经历过的，这一切都在折磨我，令我伤心欲绝。

现在请您把一切都坦率地写信告诉我，您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吧。我在这里提到心的安静并不是因为我自私，而是出自我对您的友谊和我对您的爱，它们是什么东西都不能从我心中磨灭掉的。再见吧。急切地等待您的回信。您把我想得太坏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真心爱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7月27日

我珍爱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逐渐回到老样子。我想对您说，宝贝儿，您总是担心别人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关于这一点正是我急于要向您说明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对我而言，名誉比什么都珍贵。所以，为了您听到的那些关于我的不幸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要郑重地告诉您，我的上司目前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以后也不会知道，因此今后他们还会像从前那样尊重我。我只害怕一点：就是流言蜚语。我们这儿的房东太太就喜欢嚷嚷，不过，现在用您的十卢布还她一部分欠款后，她也就只是唠叨几句，此外不会再说些什么。至于其他人，只要不向他们借钱，他们才不会说什么。最后我还想对您说，宝贝儿，我把您对我的尊重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宝贵，尤其是在当下，在我的生活处于这无序的糟糕状态，您对我的尊重给了我安慰。谢天谢地，第一次打击和那些麻烦事都已成为过去。虽然其间由于我没有勇气和您分开，想把您硬留在身边，以至于在某些事情上欺骗了您，但是您并没有因此而认为我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自私的人。我爱您，您是我的小天使。现在我要努力工作，尽力做好分内的事。昨天，我从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家经过时，他竟然什么也没说。我不想瞒您，宝贝儿，债务压得我真有些喘不过气来，我的衣橱里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不过，这也没

什么关系，我求您，宝贝儿，不要因为这些而为我伤心难过。瓦莲卡，您再给我寄来五十戈比吧。啊，这五十戈比在刺痛我的心，事情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不是我这个老傻瓜在帮您——我的小天使，而是您，我可怜的孤儿在帮我啊！费多拉做得不错，她弄到一笔钱，而我目前还没有任何指望能弄到钱。将来哪怕有一丁点儿希望出现，我都会写信告诉您详情。可是，那些流言蜚语，最使我不安的便是那些流言蜚语。再见了，我的小天使，吻您的手，期盼您身体慢慢好起来。信写得很粗略，因为我要赶着去上班，我想用自己的勤勉来弥补工作中因粗心疏忽而造成的所有过失。至于我所遭遇的其他一些事以及和那些军官们发生的事，我到晚上再写信告诉您。

尊敬您并真心爱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28日

唉，瓦莲卡啊，瓦莲卡！这一回有过错的确实是您啊，您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您的来信完全把我搞糊涂了，也让我很为难。现在，只要我一有空闲，我就反省自己，于是我发现，我是对的，而且完全正确。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些放荡胡闹的事情（那些事，宝贝儿，就让它过去吧），我说的是我爱您这件事，我爱您根本不是感情的一时冲动，它完全是理智的。宝贝儿，您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您知道这一切的原因，知道我为什么要爱您，您就不会说什么了。所有这些个道理您也只是说说罢了，我坚信，在您的内心根本不是这样想的。

宝贝儿，和军官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不明白，也记不清了。我有必要告诉您的是，我的小天使，在那之前我一直处于极度窘迫的状态。你想象一下，整整一个月，可以说，神经一直紧绷着。那状态简直不堪回首。我一直瞒着您，也瞒着这楼里的人，但是房东太太却总是不停地叫嚷。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可是，如果就让这粗俗的婆娘瞎嚷嚷吧，那一来很丢人，二来，不知怎么回事，她竟然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大喊大叫，将这事叫得满楼的人都能听见。我吓呆了，只得用手捂住耳朵。但是，问题在于其他人并没有捂住自己的耳朵，相反，还会竖起耳朵听。现在，宝贝儿，我都不知道该躲到哪儿去才好……

唉，我的小天使，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倒霉的事就已经要了我的命。突然之间，却又从费多拉那儿听说了那件奇怪的事：那个不正经的

家伙竟然跑到您家，卑鄙地向您求婚，侮辱您。这事一定让您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我能体会到您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很受伤害，我气得快要发疯了，我的天使，我失去理智，感觉彻底完蛋了。我发疯似的往外跑，瓦莲卡，我的朋友，我要去找他，找那个坏家伙。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又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就是不愿意让您，我的天使被人欺侮！啊，真郁闷啊！那时天正下着雨，道路泥泞，我的心中满是忧伤苦闷！……我正打算往回返……就在这时，我又倒了霉，我的宝贝儿，我遇见了叶梅利亚，就是叶梅利亚·伊里奇。他是一个文官，我是说他曾经是一个文官，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他已从我们那儿被开除了。我不清楚他现在在做什么，怎么过的日子，就和他走了，就是这样……唉，瓦莲卡，难道得知自己的朋友遭遇不幸、受人诱惑，您会觉得开心吗？第三天的晚上，叶梅利亚就唆使我去找他，找那个军官。我从看门人那儿打听到地址。说实在的，我早就注意过这个年轻人，还是他住在我们这个楼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了。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做了件不光彩的事情，因为那天我被带去见他的时候，头脑已经不清醒。那天的事，说实在的，瓦莲卡，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儿有许多军官，或者是我眼花，以为有许多人——这只有上帝才知道。我记不得我说过什么，只知道，我慷慨激昂地说了许多话，后来，就被人家赶了出来，还被人从楼梯上抛了下来，那也不完全是抛，只是被推了一下。瓦莲卡，您已经知道我当时是怎样回的家，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当然，我让自己很丢脸，自尊心也备受伤害，好在这件事，除了您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谁都不知道，这样就可以权当没有这回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是可以这样做的，瓦莲卡，您说呢？我就知道，确确实实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去年，我们这儿的阿克谢季·奥西波维奇就偷偷地这么干过，他用这种方式对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他将他叫到门卫室，就在那儿将一切处理利索，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很体面，因为这一切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看见，我是从门缝里看到这一切的。当然了，我看见也无所谓，因为我不告诉任何人。在这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和阿克谢季·奥西波维奇竟然处得相安无事。您知道，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是对任何人都不会提起的，所以现在，他们见面仍会鞠躬、点头，仍会握手致敬。我不想争辩，瓦莲卡，也没有勇气和您争辩，我这一跤摔得很惨，最可怕的是我自己也认为很失败，但这一切确实是命中注定的。您也知道，命中注定是这样，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这就是我遭遇的不幸和灾难，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您，瓦莲卡，这种事情，就是不读信，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宝贝儿，我有些不舒服，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现在我谨向您表示

我对您的依恋、爱恋和尊敬，我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女士。

您最顺从的仆人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28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的两封来信我都读了，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您听我说，我的朋友，或者是您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写在信中告诉我的只是您所有不愉快事情中的一部分，或者……说真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来信所写的内容有些凌乱……请您到我这儿来一趟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今天就来。对了，您听我的，就直接到我们这儿吃午饭得了。我还不知道，您在那儿过得怎样，您又是怎样和您的房东太太和好的。关于这些情况您什么都没写，好像故意避而不谈似的。好，就这样，再见！我的朋友，今天务必要来我这儿。您要是一直能来我们这儿吃饭的话，那就更好了，费多拉做饭很好吃。再见。

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7月29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您很高兴吧，宝贝儿，上帝给了您恰当的时机让您报答我的恩情。我相信这一点，瓦莲卡，相信您有一颗天使般善良的心。我这样说不是责备您，只是您千万不要像以前那样责备我，数落我这么大年纪还瞎折腾，搞得麻烦事不断。唉，倒霉的事就这样。假如您一定要说道说道这些荒唐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从您的口中，从我的朋友口中听到指责我的话，我心里不舒服！我这样说，您千万别生我的气，我心里满是苦闷。穷人总是固执任性的，这是天性，这一点我之前就有体会，现在则是更深切地感受到。穷人，他也会挑理儿，他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人世间，会斜着眼睛看每一个路人，并用窘迫不安的眼神关注周围的一切，留神听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听别人是不是在议论他，是不是在说他怎么怎么不好？每个人都知道，瓦莲卡，一个贫穷的人连一块破布都不如，也不会从任何人那儿得到哪怕一丁点儿尊重，只好让人家乱写一

通！那些拙劣的作家，无论怎么写都是一个样！穷人身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为什么就应该是老样子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穷人的一切都应该暴露于外，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珍藏于心的东西，也不该有任何自尊心，哪怕一丁点儿自尊心也不应该有！前几天，叶梅利亚告诉我说，曾有个地方要给他赞助，每给他十个戈比就需要做一番正式审查。他们一定以为这十戈比是白送给叶梅利亚的，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出钱是为了要看到一个穷人寒酸的生活状态。宝贝儿，不知怎么的，现在连慈善这事都搞得很奇怪……也许一直就这样，谁知道呢？或许是他们不会做慈善，或许是因为太老道——两者必居其一吧。您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吧，那么我就给您讲讲吧！其他事情我们也许一窍不通，可是在这种事上我们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一个穷人会知道这种事情，而且会思考这一切呢？为什么呢？——当然是经验啰！比如说，他会知道他身边有这么一位老爷现在正在去某个饭馆吃饭的路上，这位老爷会边走边自言自语，他会说：“嗨，这个穷文官今天会吃些什么呢？我要去吃浇汁的煎肉卷，而他呢，也许就喝没有一丁点儿油星的稀粥吧！”可是，我喝没有油的稀粥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有这种人，瓦莲卡，这种人常常放在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些事。还有那些讨厌的专门写文章造谣生事的人，他们眼睛盯着的就是你走路时，是把整个脚掌踩在石子路上，还是踮着脚尖走。他们就曾经这么写过一个文官，一个九级文官，他的脚趾头从靴子里露了出来，衣服的袖肘也被磨破——那些人将所有这些都详细地进行描写，还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刊印出来……我的衣袖就是破的，可这与你有何干系？哦，瓦莲卡，假如您能谅解我说句粗话，那么我就要对您说，一个穷人在这方面和你们姑娘一样都有羞耻心。要知道你们在众人面前（请原谅我说这么粗鲁的话）绝不会脱光衣服，穷人也是一样的，也不喜欢别人偷窥他的隐私，并对他的家庭关系说三道四——就是这样。瓦莲卡，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和我的敌人一起斥责我呢？他们那些人是故意要败坏一个正派人的名誉与尊严啊！

今天我在机关办公室里坐着就像一头小熊、一只拔了毛的麻雀，连我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难为情，真是羞愧难当啊，瓦莲卡！要是你的胳膊肘裸露着从破衣服袖中露出来，或是衣服纽扣都勉强挂在线上晃动，你自然而然也会感到羞愧。我恰巧就是这么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怎能不垂头丧气呢，用得着说吗！……今天，斯捷潘·卡尔洛维奇本人找我谈公事，说着说着，仿佛不经意似的插了这么一句：“唉，您那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老兄啊！”他并没有将他想说的话接着说出来，但是我已经猜出他的意思，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连我的秃顶都泛起红色。

这种事其实没有什么，但终究让人心绪不宁，疑虑重重：他们别是打听到了什么吧？！上帝保佑，可别让他们打听到什么！我承认，我在怀疑一个人，非常怀疑。要知道，这些可恶的家伙什么都不在乎，他们会出卖你！你的私生活会因为半个戈比而被公开、被抖露，毫无神圣可言。

现在我已经知道我这事是谁干的了，是拉塔扎耶夫干的好事。他和我们机关里的一个人很熟。一定是在他们交谈时，拉塔扎耶夫将一切情况都夸大地渲染了一番告诉了那个人；或者，他是在自己的部门讲了这件事，然后又传到了我们部门。反正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还朝着您的窗户指指点点，我知道他们在指什么。昨天我去您那儿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从窗户里把头探了出来，房东太太还说什么“老鬼和小姑娘好上了”，她甚至还用污言秽语来说您。但是这一切和拉塔扎耶夫卑劣的想法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拉塔扎耶夫企图把您和我写进他的作品中去，并用尖锐的讽刺笔调来描写我们，这是他亲口说的，是我们这儿的好心人讲给我听的。我现在整个人都蒙了，宝贝儿，不知如何是好。没有什么罪过是可以隐瞒的，我的小天使，我们触怒了上帝！宝贝儿，您说想送本书来给我解闷儿，可是，送什么书啊！宝贝儿，书算什么玩意？满纸谎言！小说也是一派胡言，胡乱杜撰，供闲着无聊的人们消遣阅读。请相信我说的，宝贝儿，相信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假如他们跟您提起什么莎士比亚，说，您瞧，文学界就有莎士比亚，那么，莎士比亚也是一派胡言，写出的文字都是为了诽谤污蔑。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1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不论什么事，您都别再纠结担心，上帝保佑，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费多拉给她自己，也给我弄到了一大堆活儿，我们已经在高高兴兴地着手干这些活儿了。也许，一切都会慢慢好转。费多拉怀疑，我最近发生的那些不开心的事都与安娜·费多罗夫娜有关。但是，现在一切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我今天就特别开心。您想借些钱——千万别这么做！否则，将来要还钱的时候，您就要吃苦头了。所以您最好住得离我们近些，常到我们这儿来，别搭理您的房东太太。至于您的其他仇人和那些

居心叵测的人，我相信那是您多虑了，一定是您胡乱猜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瞧，上一次我就对您说过，您的语言表达很不流畅。好了，再见了，再见！您务必要来，我等着您。

您的瓦·多

8月2日

我的小天使，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急于想告诉您，我的命根子，我的希望又出现了。可是对不起，我的小女孩，我的小天使，您不是在信中让我不要借钱的吗？亲爱的，不借钱不行。我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而您呢，说不定也会突然发生什么不好的事，那该怎么办？要知道您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要说，钱是一定要借的。是的，我要继续去借钱。

您知道吧，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在机关我和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是一个办公室。这不是您认识的那个叶梅利扬，此人和我一样，也是九等文官。在我们机关里，我和他几乎可以说是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职员。他心地善良，不自私，不爱多说话，看上去总让人觉得像头真正的熊。他业务能力极强，书法是纯英国式的，假如要说实话，那他写得真不比我差，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和他素来交往不深，只是按照礼节告个别或打个招呼问声好；如果哪天我恰巧要用小刀，我就会对他说：“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请把您的刀子借我用一下吧。”总而言之，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说上这么几句话。可是今天他对我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怎么这么心事重重呢？”我看得出，人家是好意，所以就没对他隐瞒，将情况如此这样对他讲了一些，但没有将全部情况说给他听。有些事我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说出来的，因为我没有勇气说，我只对他说手头有些紧之类的话。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说：“老兄啊，您该借点钱救救急，您到彼得·彼得洛维奇那儿借点吧，他会收取利息，但利息公道，不是很高，我就借过。”哦，瓦莲卡，我又有些心动了。我想了又想，或许上帝真会让彼得·彼得洛维奇发发善心借钱给我。我自己盘算了一下，若借到钱，既可以将房东太太的债务还掉，又可以给您点儿，还可以将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利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丢人现眼。现在，我就是坐在那儿不动，心里也是战战兢兢的，这还不算，那些喜欢嘲弄别人的家伙还总是笑话我，让他们见鬼去吧！另外，

大人们有时也会经过我们的办公桌，哦，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们注意到我，发现我衣着这么不成体统！在他们看来，衣冠整洁是最重要的。他们也许什么都不会说，可是我却羞愧得要死——一定会这样。正因如此，我要将自己的羞耻心收起并塞到破口袋里，直接去找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却又害怕希望落空而内心焦虑——这复杂的感情混杂在一起。唉，瓦莲卡，结果却是一场空啊！那天他正忙着什么事，在和费多谢伊·伊万诺维奇说话，我从侧面走到他跟前，拉了拉他的衣袖，说：“彼得·彼得洛维奇，哎，彼得·彼得洛维奇！”他回头看了一眼，我就对他如此这般讲了自己的情况，并提到借三十卢布等等。刚开始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再次向他做了解释后，他笑了起来，却什么也没说，沉默不语。我又把我的请求重复了一遍，而他只是问了我一句——您有东西作抵押吗？他说这话时连看也没看我一眼，自己只顾埋头看文件、写东西。我有些不知所措。“没有，”我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没有可做抵押的东西。”我又向他说明，说我一领到薪水就将钱还给他，一定还，最先还。就在这时，有人把他叫走，我等了他一会儿，他回来后就开始削笔，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我再一次提起我的请求，我说：“彼得·彼得洛维奇，能不能想想办法？”他依然默不作声，就像没有听见。我站在那里，等了又等。好吧，我心里嘀咕，我就再试最后一次吧，于是我拉了拉他的衣袖。他哪怕随便说一句也行啊！可是，他削好鹅毛管笔就又开始写起来。我也就离开了。宝贝儿，您瞧见了，他们也许都是很不错的人，但是太傲慢，非常傲慢——可是我又能怎么办！我们又能把他们怎么样，瓦莲卡！我只是想把这一切跟您说说而已。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知道这事也笑了，摇了摇头，不过，他依然要我相信会有办法的。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真是个好，瓦莲卡，他还答应给我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住在维堡街，也放贷，是个十四等文官。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保证，这个人一定会将钱借给我们。所以，我明天就去找他，我的小天使，好吗？您认为怎么样呢？要知道，再借不到钱可就糟糕了！房东太太就快把我赶出来了，伙食也不想给我供应。还有，我的靴子已经破烂不堪，衣服上的扣子也参差不齐……我几乎一无所有了！要是被哪个上司发现我着装这么不成体统、有碍观瞻，那该怎么办？真是糟糕啊，瓦莲卡，糟糕，糟糕透顶了！

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3日

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看在上帝的分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可以，您就尽快去借些钱吧。就目前状况而言，我是不该向您寻求帮助的。但是，如果您了解了我的境遇，您就明白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再在这个寓所住下去了。我这里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我现在真是六神无主，内心难以平静。您想象一下，我的朋友，今天早晨，一位陌生人来到我们这里，他看上去岁数不小，差不多可以算是老年人了，戴着许多勋章。我很奇怪，不知道他来我们这儿干啥？那时，费多拉恰巧去小卖铺了。他开始问长问短，问我过得怎样，平常做些什么。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向我解释，说他是那位军官的叔叔，他很生他侄子的气，因为他的侄子行为处事很不道德，在所有房客面前败坏我们的名誉。他还说他的侄子是个轻浮的人，因而他准备保护我。他让我不要听信那些年轻人的甜言蜜语，并且补充说，他很怜爱我，就像是我的父亲，对我怀有慈父般的感情，并打算在各方面帮助我。我满脸通红，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也没有急于表达谢意。他用力拉住我的手，拍拍我的脸颊，说我长得很漂亮，还说我脸上的小酒窝他也非常喜欢（天晓得，他在胡说些什么）。最后，他说他是个老人，想吻我一下（这人真龌龊）。就在这个时候，费多拉走了进来，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接着又说他很尊重我，因为我为人谦和朴实、品行端正，并希望我不要把他说作外人。然后，他把费多拉叫到一边，找了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借口，要给她一些钱，费多拉当然没有接受。最后，他终于打算回家了，便又将刚才的话重新表白了一番，说他还会来看我，并要带副耳环送给我（他自己好像也感觉很难为情）；他劝我换一个寓所，并向我推荐了一处他看好的挺不错的房子，还说不要我付房租。他说他非常喜欢我，因为我是个诚实而又明事理的姑娘。他让我小心那些浪荡少年，最后说他认识安娜·费多罗夫娜，安娜·费多罗夫娜托他转告我，她要亲自来拜访我。说到这，我全都明白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这种事，我气急了，把他狠狠数落了一番，费多拉也在一旁帮我，我们几乎是把他从屋子里赶出去的。我们断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安娜·费多罗夫娜捣的鬼，否则他怎么会了解我们的情况呢？

现在我找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恳求您帮帮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让我陷于这种境地而不闻不问！您去借些钱来吧，不管多少，借点钱来，否则我们没有钱搬家，而这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住下去了。费多拉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至少需要二十五卢布，这些钱我会还

您，我会做活挣到这笔钱。费多拉这两天还会给我拿来一些活儿，因此即使借款利息太高，高得让您为难，您也别管它，尽管答应下来。这笔钱我会尽数还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丢下我不管。您目前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我又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心里真是十分不安，但是我只能靠您了！再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请为我考虑一下，愿上帝佑护您成功！

瓦·多

8月4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亲爱的！

这种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十分震惊！这些可怕的灾难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些小无赖和老色鬼非要把您，我的小天使，折磨病倒。这还不算，他们这帮无赖还想把我折磨死。是的，我发誓，他们就是要把我折磨死！现在，要是我不能帮助您，我宁愿尽快死去！要是我帮不了您，那我就不活了，瓦莲卡，我会干干净净地死掉。但要是帮上您的话，您就会像鸟儿飞离鸟巢一样从我这儿飞走，而那些猫头鹰和凶猛的飞禽却早已准备好来啄您了，这一切让我很苦恼，宝贝儿。再说，瓦莲卡，您对自己也太残忍了！您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折磨您，欺负您，我的小鸟，您承受着这些痛苦，却还要因为需要麻烦我感到难受，还许诺要自己挣钱还债。说实在的，这就等于说为了能让我按时还债，您要把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累坏。瓦莲卡，您自己想一想，您这说的什么话！您干吗要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干吗又要劳心费神地累坏自己的一双好眼睛、搞垮自己的身体呢？唉，瓦莲卡，瓦莲卡，您瞧，我爱您，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自己也一无是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去做，让自己变得有用！我要承受住这一切，我自己要设法搞到一份额外的工作，为不同的作家抄写各种稿件。我要去找他们，亲自去找，恳求他们给我这活儿干，因为他们也在寻找一些好的抄写员，宝贝儿，我知道，他们正在找。我是不会允许您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的，我不能让您实施那种让身体受伤害的计划。我的小天使，我一定去借钱，要是借不到钱，我宁可去死。亲爱的，您在信中说，让我不要害怕高利贷——我不怕，宝贝儿，我不怕，现在我什么都不害怕。宝贝儿，我去借四十个纸卢布，这不算多，瓦莲卡，您认为呢？我一开口就借四十卢布，人家肯借吗？我是想说，您认为我给人家的第一印象能取得人家的信任吗？

初次见面，人家根据我的长相可以判断确认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吗？您是怎么认为的呢？您知道吗，我总是感到特别害怕——怕得要命，真是害怕极了！借来四十个卢布，我要拿出二十五卢布给您，两个卢布给房东太太，而余下的我就留着自己开销。您看，本来应该多给房东太太一些的，甚至是必须多给一些，但是，通盘考虑一下，算算我必要的开销，您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多给了。因此，这件事就不要再商量了，甚至提都不必再提。我要花一个卢布来买双靴子，我不知道我明天穿着这双靴子还能不能走到办公的地方。缝制一块方帕也是必需的，我的这块旧方帕用了快一年了，但是，您曾答应过用您的一块旧罩布裁剪一块方帕和一件胸衣给我，所以方帕我就不必再去考虑了。这样一来，靴子和方帕都有了，现在就剩扣子的问题了，我的小朋友！您得承认，我的小宝贝儿，我不能没有纽扣，可是我身上的纽扣差不多已经掉了一半了！一想到大人若发现我衣衫这么不整会说些什么，我心里就直打哆嗦！宝贝儿，我可不想听到大人他们说我不整，我会死的，会死的，当场就会死去，就为这个我能活活羞死！唉，宝贝儿！扣除所有这些必要的开支，还剩下三个卢布，以后的日子就靠这三个卢布了。我还要买半磅烟草，因为，我的小天使，没有烟抽我可过不下去，可现在已经有九天没有碰过烟嘴了。凭良心说，我买烟草可以不告诉您，但是我想问心无愧。您现在处境艰难，几乎分文不剩，而我在这里却享用这个，享用那个，所以我要对您开诚布公，免得于心不安。我老实向您承认，瓦莲卡，我现在真是处在极端困境中，以前从未遭遇过如此艰难的情形。房东太太鄙视我，其他没有一个人对我有一点点尊重。我生活困顿，债务缠身，办公室的那帮同僚兄弟之前就没有让我舒服自在过，现在就更别说了。我遮遮掩掩、小心谨慎地向大伙隐瞒一切，我把自己也藏起来，总是侧着身子进机关，尽可能躲着大家。要知道，只有对您，我才有勇气承认这些……唉，万一借不到钱可怎么办？唉，不会的，瓦莲卡，最好别想这个，别提前让这种想法把我们打垮，折磨我们的心灵。我之所以写信跟您说这些，是为了提醒您，让您不要去想这些事情，自寻烦恼。唉，我的上帝啊，万一借不到钱，您可怎么办！那样的话，您就不会从这寓所搬出去，我还能和您在一起；啊，不，万一那样的话，我就不回来，随便找个地方死掉算了，彻底消失。瞧，我只顾在这儿给您写信唠叨了，其实我该刮刮脸了，刮了脸样子会好看些，而样子好看会让人高看一眼。好了，愿上帝保佑！我要祈祷祈祷，然后出发！

马·杰武什金

8月4日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您可千万别绝望啊！痛苦的事本来就足够多了！现在就给您送去三十个银戈比，再多的钱我也实在拿不出来。您就给自己买点急需的物品吧，无论如何也要挨到明天。我们自己也几乎一无所有，明天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真是郁闷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您也别太伤感，若果真借不到，那也没办法！费多拉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继续留在这儿，即使我们搬了家，也不见得会有多大好处，只要他们想找我们，无论在哪儿都能找到我们。只是，现在还留在这儿总觉得有些不好。要是我心情不郁闷的话，我还会给您多写一些。

您的性格还真是奇怪，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心思太重，将什么都放在心上，这样，您就永远会是一个最不幸的人。我仔细阅读了您的所有来信，发现每封信中您都在为我担心和苦恼，却从不为自己操心。当然，大伙儿都会说您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我要说，您的心未免太过善良。我要给您一个忠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感谢您，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对这一切我体会很深。可是现在，我迫不得已给您造成这么多不幸，经历这些不幸之后，您却仍然只是为我而活着，为了我的快乐、我的悲伤而活着，猜度我的心思，体会我的心情，您想想，看到这一切，我会是何种心情呢？假如您对别人的事情都是这么关心，对所有人都怀有如此强烈的同情心，那么您必定会成为最不幸的人。今天，您下班后到我这儿来，看到您，我真是大吃一惊！您那么苍白，一副失魂落魄、痛苦绝望的样子，您的气色很不好——这都是因为您害怕告诉我您没有借到钱、害怕我会伤心、害怕我会受到惊吓的缘故，而当您看到我脸上露出笑容，您才放下心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不要痛苦，不要绝望，要理智一点——我求您，恳求您有所改变！您会发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变化。否则，您总是为别人的痛苦而苦恼担心，您会生活得很辛苦。再见，我的朋友，恳求您不要过于为我担心。

瓦·多

8月5日

亲爱的瓦莲卡！

好了，我的小天使，真是太好了，您能确定我没有借到钱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真好啊，我的心释然了，也因您而感到幸福。我甚至很高兴，因为您不会抛下我这个老头离开这里。要是可以一吐为快的话，那我还要说：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因为在您的信中，您把我写得那么好，还由衷赞美我的感情。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我看出，在您对我的心情表示关心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您对我的关爱。嗨，好了，现在谈我的心情干什么呢，由它去吧！宝贝儿，您嘱咐我不要沮丧畏缩，是啊，我的小天使，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这一点。可是，眼下现有的问题就是我明天能穿什么靴子去上班，宝贝儿，您倒帮我拿拿主意！问题就在这儿，宝贝儿，您要知道，这样纠结的心情可以把一个人的精神压垮，彻底压垮。更主要的是，我亲爱的，我不是为自己悲伤、难过，我对一切都已无所谓，哪怕是在数九寒天让我不穿大衣和皮靴在外面行走，我也能忍受，也能挺住，我不在乎，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嘛！可是，别人会怎么说呢？我的那些对头，那些爱说三道四的人看到我不穿外套又会说什么呢？要知道，您的大衣是穿给别人看的，靴子，恐怕也是穿给别人看的。在这种情况下，宝贝儿，靴子对我而言就是我的面子，我需要一双靴子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好名声，穿带窟窿的靴子会把我的尊严和好名声都丢尽。您要相信我，宝贝儿，相信我多年的经验。我历尽世事，懂得人情冷暖，您要相信我这个年长人的话，别去听信那些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家伙。

可是，宝贝儿，我还没详细地告诉您今天事情的实际情况，没有告诉您我为此遭受的痛苦。今天我一个上午所遭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比别人一年所受到的还要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能碰上他，我一大早、赶在上班前就先去的那儿，外面下着雨，道路泥泞！我紧裹着外套，走啊走啊，心里一直在想：“上帝啊，请饶恕我的罪过，让我的愿望得到满足吧。”走过一座教堂时，我画了个十字，忏悔自己的一切罪过，我突然悟到我不应该和上帝谈条件。我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什么都无暇关注，连路也不仔细辨认，只管往前走。街上空荡荡的，偶尔遇到的人也都是行色匆匆，满面愁容。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这样的坏天气里谁会没事一大早出来溜达呢？！我碰到一群衣衫破旧的工人，这些乡下人把我推来搡去！我不禁胆怯，心里害怕起来。说实在的，当时连借钱的事也不愿再想了——既然是去碰运气，那就碰碰运气吧！走到沃斯克列先斯基桥旁边，我的一只靴底脱落了，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去的。这时我遇见了我们的文书叶尔莫拉耶夫，他挺直着身子

站在那儿，看着我走过去，好像想要向我讨杯伏特加喝喝。我心里想，哎呀，老弟，您想喝杯伏特加，可现在我哪还顾得上伏特加啊！我极度疲倦，停下脚步，休息了片刻，就又继续往前挪移。我故意左顾右盼，希望能有什么东西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解解闷儿，振作一下精神。可是谈何容易！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加上我浑身上下都被泥水弄脏，自己看着都觉得难为情。终于，远处出现一幢黄色的木头房子，房子的阁楼很像瞭望台，我想，好了，就是这儿，这就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所说的那幢房子，马尔科夫的房子（宝贝儿，就是那个放债收息的马尔科夫）。我当时脑子真是混乱，明明知道这是马尔科夫的房子，我还去问那个站岗的岗警，我问：“老兄，这是谁的房子？”岗警态度很粗鲁，好像在生谁的气，不愿意说话，就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是马尔科夫的房子。”这些岗警为人都很冷漠，岗警与我有什么关系？可心里却感觉极不舒服，很不愉快。总而言之，不愉快的事接踵而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着我目前生活困顿的境况，事情常常是这样的。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三趟，三次从房前经过，越走心里越没底。我想，他不会借钱给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借！首先我和他不认识，其次我的事情本身很难办，再加上我的外表不讨人喜欢，很难让他信任我——因此，我想，算了吧，听天由命吧，只是为了以后不后悔，还是去试试吧，他们又不会把我吃掉。于是，我就轻轻地推开了边门。这时，又一件倒霉事发生了：一只可恶的护院犬缠住了我，狂吠不止！宝贝儿，这些讨厌的事儿真能把人逼疯，使人心生胆怯，连事先反复考虑所做的决定也会瞬间被毁灭，因此，我进屋子时整个人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可一进屋，就又碰上一件倒霉事：我进屋时，门槛边黑乎乎的，我也没瞧清楚门槛边有什么东西，一脚就绊在一个女人身上，当时这个女人正提着一桶牛奶往罐子里倒，结果把牛奶洒了一地。这个蠢女人尖声大叫起来，喋喋不休地说：“你往哪儿闯啊，我的天哪，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紧接着就哭诉自己的不容易。宝贝儿，我发现，我总是碰上这类倒霉事，仿佛是命中注定，注定我永远要被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捆住手脚。吵闹声惊动了女主人，一个老妖婆探出身来，我径直走到她的跟前，问道：“马尔科夫是住在这里吗？”“不是。”她回答说。她站了一会儿，将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又问：“您找他有什么事？”我向她解释，说我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介绍来的等等，还说有点其他的事，是一笔小生意。老婆子就叫了她女儿一声，她女儿出来了，年龄也不小了，光着脚。“去叫一下你的父亲，他在楼上房客那儿。您请进来吧！”我走了进去。屋内陈设不错，墙上挂着几幅画，都是一些将军的画像；有一张长沙发、一张圆桌、一盆木犀草，还有几盆凤仙花。我心里一直在琢

磨，我是不是该趁早知趣地离开这儿？走还是不走呢？宝贝儿，我想一走了之！我想，我最好还是明天再来吧，明天天气会好些，我能够再等一等——而今天您瞧，牛奶洒了一地，那些将军看上去也都是怒气冲冲……我已经快走到门边了，马尔科夫走了进来。他相貌平常，头发花白，一双贼眼，穿着满是油污的长袍，腰间束着一根带子。他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将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介绍我来找他借四十卢布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说。本想解释原因，但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从他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事情没有希望。他说：“不行，这都说的什么事啊，我没有钱，你又有什么东西可做抵押的呢？”听了这些，我就开始解释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做抵押，可是那个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总之一句话，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听了这些，他说：“不行，什么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我没有钱。”好吧，我想，果然如此，我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唉，瓦莲卡，此时此刻我真巴不得脚底下裂个缝，我一头钻进去。天很冷，我的脚都冻僵了，背上一阵阵地寒颤。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就差说：“你走吧，老兄，这儿没你什么事了！”要是在别的场合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可真让人无地自容。“您怎么啦，为什么需要一笔钱？”（宝贝儿，他就是这么问我的！）我本想张嘴准备回答，免得干站着，可他连听都不想听。“不，”他说，“我没有钱，否则，我是愿意借的。”我一再向他说明，我说：“我借的并不多，我会还您，一到期限我就归还，我可能还会提前还款，利息您要多少就多少。我对天发誓，一定还给您。”宝贝儿，就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您，想起您的种种不幸和穷困，想起您的半个银卢布。“不行，”他说，“利息倒无所谓，但必须有抵押品！事实上我现在也没有钱，我向上帝发誓，真的没有，否则我倒愿意借给您。”他竟然诅咒发誓，这个强盗！

是啊，我亲爱的，我根本不记得我是怎样从他家走出来的，又是怎样经过维堡街，怎样来到沃斯克列先斯基桥的。我极度疲惫，冷得直打哆嗦，直到十点钟才赶到机关。我本想把身上的泥浆洗刷干净，可看门的斯涅吉廖夫不允许，他说会把刷子弄坏的，而刷子是公家的物品。他们现在都这样对我，宝贝儿，在这些人眼中，我连一块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瓦莲卡，您知道是什么在摧毁我的精神意志吗？不是金钱，而是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的惶恐不安，是冷嘲热讽。上司大人可能无意间会听到有关我的事——唉，宝贝儿，我的好日子到头啦！今天，我把您的来信重又读了一遍，心情很郁闷，宝贝儿！再见，我的亲人，上帝保佑您！

马·杰武什金

8月5日

瓦莲卡，我本想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向您描述我所遭遇的不幸，显然，我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我是想让您高兴的。我要去找您，宝贝儿，一定要去，明天就去。——又及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亲爱的宝贝儿！

我完了，我们两个人都完了，一起无可挽回地完了。我的名誉与自尊——统统没了！我要死了，您也会死，宝贝儿，您和我，我们死定了！是的，是我把您给害了！宝贝儿，他们折磨我，贬低我，取笑我，房东太太竟然开口骂我；今天她又冲着我大喊大叫，破口大骂，把我贬得一文不值。晚上，在拉塔扎耶夫那里，他们当中竟有人拿着我给您写的一封信的底稿大声朗读，那封底稿是我无意中从口袋里掉出来的。宝贝儿，他们干吗要这么嘲弄人啊！他们用各种尊称戏称我们，然后哈哈大笑，这帮不讲情义的家伙！我进去找他们，指责拉塔扎耶夫不够朋友，背信弃义！可是拉塔扎耶夫回敬我，说我自己才是无德之人，说我乱搞女人，他说：“您还瞒着我们，您可真是洛维拉斯⁴⁶啊！”现在大家都叫我洛维拉斯，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名字了！您听见了吗，我的小天使，听见了吧？他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也知道了您的事儿，亲爱的，无论您那儿发生什么事，他们都知道，统统知道！更可气的是，连法尔多尼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今天我让他到灌肠店给我买些东西，他竟然推说有事不肯去！我说：“这是你分内的事啊！”他却回我说：“啊不，我可没这责任，您不付钱给我主人，我对您就没有义务。”这真让我受不了，一个大字不识的粗人也来欺侮我。我就说他是笨蛋，他竟回我说：“是笨蛋在骂人。”我想，他可能是喝醉了，才对我这样出言不逊，说粗话，我就说：“你喝醉了吧，真是大老粗！”可他对我说：“难道是您请我喝的不成？您自己都没有钱买醒酒的酒喝，每次还得去找娘们儿讨上十个戈比花花。”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哼，还是老爷呢！”您瞧，宝贝儿，事情竟然糟糕到了这种地步！瓦莲卡，我真是无颜活在这世上了！简直让人发疯，我的境况比那没有身份的流浪汉还要糟糕。沉重的灾难啊！我要死了，就要死了！无可救药了。

马·杰

8月11日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灾难接踵而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该这么办才好！您那儿的情况很糟，我这儿的状况也不理想。今天，我的左手被熨斗烫伤了，是我自己不小心碰掉了熨斗。手被碰疼了，也烫伤了，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再干活了，而费多拉也已经病了三天，我真是痛苦难安。送上三十个银戈比给您救急，这几乎是我们仅剩的积蓄了。而我，上帝作证，真的很想在您需要时帮帮您，但是力不从心，我难受得直想掉泪！再见，我的朋友！要是您今天能到我们这儿来，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瓦·多

8月13日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您这是怎么啦？想必您是不害怕上帝的！您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您难道不觉得难为情吗？您要毁了自己，就想想自己的名誉吧！您向来是一个诚实、高尚的人，有自尊心——要是让大家都知道您的事可怎么办！您简直应该羞愧死！您就不顾忌、怜惜您那一头白发吗？唉，您竟然连上帝都不怕！费多拉说，以后她再也不帮您的忙了，我也不再送钱接济您。您把我害苦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一定认为，您这样做蠢事跟我没有关系，您可知道，我为您忍受了多少白眼！我现在连楼梯都不敢走，因为上下楼时大伙儿都会看我，对我指指戳戳，并说那些不堪入耳的难听话。是的，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我和一个酒鬼勾搭上了，多么难听的话啊！您被送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房客都带着鄙夷的神情指着您说：“瞧，那个文官被人用车子送回来了。”我真为您感到羞愧万分。我向您发誓，我要从这里搬走，随便去哪里，当仆人、当洗衣女工都行，就是不再留在这里。我曾写信让您顺便来我这儿一趟，可是您没来。可见，我的眼泪和请求对您来说不算什么，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要保重身体！这样下去您会毁了人生，白白地毁了！这是多么可耻、多么丢人的事啊！昨天房东都不肯放您进屋，您是在过道里过的夜，我全知道。假如您要知道，当我听到这一切，我的心情有多沉重就好了。请到我这儿来吧，在我们这儿您心情会愉快些，我们将一起读书，一起回忆过去的事，费

多拉会给我们讲她去朝圣的事儿。为了我，亲爱的，请别毁了自己，也别毁了我。要知道，我只是为了您才活着，为了您，我才留下来和您一起，可是您现在却变成这样！身处逆境，您更要做一个品德高尚、意志坚强的人，您要记住，贫穷不是罪过，不要绝望，一切都是暂时的！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现在您一定要坚持住。给您送去二十个银戈比，您给自己买些烟叶或者其他所需要的物品，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将钱花在那些蠢事上。请来我们这儿一趟吧，一定要来。您大概会像从前那样感到羞愧，可是您别只是羞愧了，羞愧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您只要真心悔过就好了。相信上帝吧，在上帝的安排下，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

瓦·多

8月14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我真的很羞愧，我的心肝，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感到羞愧极了。不过，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宝贝儿？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呢？那样，我就不必再去考虑靴底的事，因为靴底不值一提，说到底它就是一只普通的、被人踩在脚下的、满是泥泞的靴底而已。甚至连靴子也算不了什么！希腊的智者走路都不穿靴子，那我们这些人又何必为这不值一提的东西劳心费神呢？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遭人欺负、被人轻视呢？唉，宝贝儿啊，宝贝儿，您怎么想出写这些？！您就对费多拉说，她是个多嘴的让人不得安宁的婆娘，好事又愚蠢，让人觉得说不出的愚蠢！至于说到我的白发，在这一点上您可错了，我亲爱的，我根本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老。叶梅利扬向您问好。在信中，您说您非常伤心，哭了；那我也要告诉您，我也非常伤心，我也哭了。最后，我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至于我，我也健康平安。我永远是我的朋友，我的小天使。

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19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女士，我亲爱的朋友！

我感觉我错了，感觉很对不起您。不过，我认为，即使这些我都感觉到了，您也在那里说了很多，但都无济于事。其实在我犯错之前就有感觉，可是我还是沮丧泄气，明知故犯地放纵自己。我的宝贝儿，我为人不凶恶，也不残忍，如果想要撕碎您那颗小小的心，我亲爱的，那必须是不折不扣的嗜血成性的老虎才行，可是我却有一副绵羊心肠。正如您了解的，我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欲望，因此，我的小天使，在我的行为处事中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就像我的心、我的思想没有罪过一样。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宝贝儿！您先送来三十个银戈比，又送来二十个银戈比，看着您这个孤苦伶仃的人送来的钱，我的心在作痛。您把自己的手烫伤了，很快就要挨饿了，却还写信要我去买烟叶，唉，这种情形下您叫我如何是好？还是让我就照这样，昧着良心，像个强盗似的去抢劫您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真的心灰意冷了，宝贝儿，我开始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我觉得自己比那只靴底强不了多少。我知道一个人妄自菲薄是有失体面的，我开始认为自己有点不体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失礼，简直不成体统。唉，一个人一旦失去自尊，否定自己的优秀品德和人格，一切就完了，人马上就会堕落！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错不在我。起初我出去只是为了透透新鲜空气，可后来事情却一件一件地发生了。那天，天气阴冷，下着雨，整个大自然都令人伤感。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叶梅利扬。瓦莲卡，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一点点东西了，饿得正想要拿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当抵押品的东西去当。唉，怎么办，瓦莲卡，当时我的心就软了，这并不是由于我自己爱好这个，而是出于对身处逆境的人的同情，我就这样惹了麻烦，犯了错误，宝贝儿！我和他一起流泪痛哭！我们还谈到了您。他是个善良的人，非常善良，而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宝贝儿，这一切我都能感觉到，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对这些深有体会。我知道，亲爱的，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您！认识您之后，我开始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也就爱上了您；而在认识您之前，我的小天使，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整天都好像是在昏昏沉沉地睡觉，而不是有滋有味地活在这人世间。他们——我的那些对手坏蛋说，连我的长相都是不体面的，他们嫌弃我，于是，连我自己也嫌弃自己了；他们说我愚笨，于是，我也就真的认为自己笨拙不堪。可是，自从您在我面前出现之后，我灰暗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的心、我的灵魂也透亮了许多，我得到精神上的安宁，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只不过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罢了。我没有气派，没有风度，然而我仍然是一个有灵魂、有思想的人。可是现在，我感觉到我的人生饱受命运的驱使奴役，我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尊严，灾难使我痛苦不堪，

我心灰意冷。既然您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就含泪恳求您别再过多追究此事，因为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痛苦又痛心。

宝贝儿，向您表示我的敬意。

您忠实的朋友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21日

上一封信我没有写完，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天我心情沉重，实在写不下去。我有时喜欢一个人呆着，独自品味忧伤与痛苦，不与人分享。现在，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在我的回忆中常常会有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一连数小时对周围事物漠然无感知，以至于完全忘却眼前的一切。现在我生活中的种种感受，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沉重，无不勾起我对过往岁月中相似情形的回忆，我常常会因此想起我的童年，我金色的童年！然而，每次回忆之后我的心情就格外沉重。我不知怎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种种幻想更使我筋疲力尽，而我的身体状况本来就越来越糟。

今天早晨天气不错，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是这儿秋天中少有的好天气。它使我精神振奋，我心情愉悦地迎接这一天的开始。是啊，我们这儿已经是秋天了！在乡下生活的时候，我是多么喜欢秋天啊！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许多东西。相比于清晨，我更喜欢秋日的黄昏。我记得，在距离我们家几步远的山脚下有一个湖泊，这个湖——现在我仿佛又见到它了——湖面宽阔，湖水明净、清澈，像水晶一样透明！有时候，假如晚上没有风，那湖水就是宁静的，湖边树上的叶子也都静穆不动，湖面波平如镜。空气多么清新，又多么凉爽啊！小露珠滴落在草丛中，湖边的木屋里亮起了灯光，一群群牲口正被人们赶往各自的家中。就在这个时候，我会悄悄地从家中溜出来，来看我的湖，常常看着看着就出了神。渔夫们在湖边燃起一捆干树枝，火光映红了水面，照得很远很远。天空清冷、湛蓝，天边映出一道道火红的光带，这光带越来越暗淡。终于，月亮出来了。此时，空气中的回声很响，无论是受到惊吓的鸟儿在振翅飞起，还是芦苇被微风吹动，亦或是鱼儿在戏水——所有的声响都能听见。蓝色的水面上腾起白色的水雾，薄薄的、透明的。远处渐渐暗下来，一切都仿佛隐没在暮色中；而近处，小船、河岸、岛屿，一个个都轮廓分明，仿佛是雕刻出来的物像。一只被

丢弃或是被遗忘在湖边的木桶在水面上轻轻晃动；叶子已经发黄的爆竹柳枝垂落在芦苇丛中；一只晚归的海鸥轻盈地飞起，时而扎进冰凉的湖水中，时而又振翅飞出水面，消失在茫茫暮色中。我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凝听着大地的声音——我感觉奇妙无比！而那时，我还很年幼，只是个孩子！……

我非常喜欢秋天，特别是深秋。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所有的农活也都忙完。晚上，年轻人聚在小木屋里，做做手工活或唱唱歌娱乐娱乐，大家都在等待冬天的到来。此时，一切都变得阴沉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发黄的落叶铺满林边的小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渐渐变蓝发黑。尤其是到了晚上，林间浓雾弥漫，树木时隐时现，像巨人，又像是丑陋的、可怕的幽灵。有时，在玩耍时你掉了队，落在其他小伙伴的后面，一个人独自行走，拼命赶路，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整个人会像树叶一样瑟瑟发抖，你会想，也许会有一个可怕的东西突然从这个树洞里窜出来。这时，一阵风吹过，树林一片喧哗，低声哀号，枯枝上的树叶被片片吹落，在空中飞旋；接着，一大群鸟儿发出刺耳的鸣叫声，飞过树林，遮住了天空，天色顿时暗了下来。这时，你心里一定会非常害怕，也就在这时，你仿佛会听见有一个声音在低语：“跑吧，跑吧，孩子，别再耽搁了，这里马上会变得特别吓人，快跑吧，孩子！”一阵恐惧感袭来，你拔腿就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你气喘吁吁地跑到家中，家里真是热闹又开心，所有的孩子都会分到任务：剥豌豆或是罍粟壳。火炉里没干透的柴火劈啪作响，母亲高兴地看着我们开开心心地干活，老保姆乌里扬娜给我们讲述旧时的故事或是那些关于巫师和死人的可怕童话，我们这些孩子们吓得互相紧挨着，可是每个人的嘴角都挂着笑容。突然，我们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听！有声音！好像有人在敲门！结果什么都不是，这是老弗洛罗夫娜家的纺车发出的声响，多可笑的事啊！到了夜里，我们会害怕得睡不着觉，不断地做噩梦，有时醒来之后，连动都不敢动，躲在被窝里哆嗦到天亮。而到了早晨一起床就又神清气爽，鲜艳得像一朵小花。望望窗外，你会发现整个田野都上了冻，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一层秋霜，湖面覆盖着一层纸片似的薄冰，冰面弥漫着白色的水汽；鸟儿欢快地鸣叫，明媚的阳光照射大地，融化着玻璃似的薄冰。天空多么明亮、耀眼，心情又是多么愉快啊！炉火在劈啪作响，大家围着茶炊坐下来，我们家那条黑狗波尔康昨夜在外面冻得直发抖，现在正趴在窗上往里看，亲切地摇着尾巴。一个农夫骑着一匹神采奕奕的马经过我们家窗前，他要到森林里去打柴。所有人都很满足，也都很愉快！……啊，我的童年真是金色的童年！

我痴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不禁又像个孩子似的痛哭起来。我真切地回忆着从前，往事如此生动、清晰地重现在我的面前，而现在的一切却是这样阴沉，令人压抑！……事情将如何结束？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您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确信今年的秋天我会死去。我病得很厉害，常常想到我会死去，但是我不想就这样死去——躺在这儿的泥土里。也许，我又要像上次春天那样卧床不起，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连现在我也觉得非常难受。费多拉今天要去个地方一整天，我独自留在家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害怕一个人留在家中。我总觉得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他会和我说话，尤其是我陷入沉思，又突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更是如此，让我感到十分害怕，这也是我给您写长信的原因。当我写信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再见，今天的信就写到这儿，因为纸已写满，我也没有时间写了。我原本攒着准备买衣服和帽子的钱如今只剩一个银卢布。您给了房东两个银卢布，这很好，她可以消停些日子了。

您要尽量把自己的衣服收拾整齐。再见，我累极了；真不明白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虚弱，做一点儿小事就累得精疲力尽，万一将来有工作的机会，我可怎么去干活呢？这让我痛苦得要死。

瓦·多

9月3日

我亲爱的瓦莲卡！

我的小天使，我今天感触颇多。首先，我的头一整天都在疼，为了振作一下精神，我就出门到丰坦卡河边走走。天色昏暗，空气潮湿，才五点多钟天就暗了——现在的天气竟是这样！没有下雨，但是有雾，比正常下雨要好些。天上，一块块又长又宽的乌云飘来飘去。河滨大道上行人如织，大伙儿好像故意似的，全都摆出一副可怕的、令人沮丧的面孔。有醉酒的庄稼汉，有穿着长靴、不包头巾的翘鼻子的芬兰女人，有搬运工，有马车夫，有我们这种因为某种需要出来的人，还有一群孩子；有一个钳工学徒，身穿带条纹的长衫，面黄肌瘦，满脸油污，手里拿着一把锁；还有一个退伍兵，身高有两米多——就是这样一群人。显然，在这个时候除此之外是不会有其他人的。丰坦卡河真是一条运输繁忙的运河啊！河面上穿梭着数不清的平底驳船，多得让人觉得不可思

议，感叹这运河怎么能容下这么多船只。桥上坐着一些婆娘，她们在叫卖已经受潮的蜜糖饼干和烂苹果，她们身上也同样脏兮兮、湿漉漉的。在丰坦卡河边散步真是了无趣味！脚底下是湿滑的花岗石，两旁是高大的被煤烟熏得发黑的房屋；脚下是雾，头顶也是雾，真是一个昏暗得让人郁闷的夜晚。

当我拐进豌豆街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人们开始点亮煤气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豌豆街了，主要是没有机会来。这条街真热闹！各种商铺、店面鳞次栉比，布料、玻璃罩里的鲜花、各式各样带飘带的帽子——件件夺目耀眼。你会以为，这一切摆放出来仅仅是为了漂亮，为了当摆设，其实不是，真有人买这些东西送给自己的妻子。多么豪华的街道啊！在这条街上居住着许多德国面包师，他们当然是非常富有的人。街上不断有马车驶过，这条马路怎么能承受这么多马车的碾压？！豪华的轻便马车，车窗玻璃亮得像明镜，车厢里面蒙着天鹅绒布和丝绸，贵族气派的仆人戴着肩章、配着剑。每辆马车驶过时，我都朝马车里瞥了一眼：马车里坐着的都是衣着华丽的女士，也许是公爵小姐，也许是伯爵小姐或夫人。这个时候，她们一定是赶去参加舞会或晚会的。能近距离地看见公爵夫人或一位名媛、贵妇一定很有趣，应当说，一定非常好，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因而，只能像现在这样，朝马车里张望一下。这时我想起了您，唉，我亲爱的，我的亲人，现在每每想起您，我的心就痛苦至极！瓦莲卡，您为什么如此不幸？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点不如她们这些人？在我心中，您善良、美丽，又有学问，可是噩运为何总降临到您的头上？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而其他入却天生好运当头？我知道，我知道，宝贝儿，这样想不好，这是胡思乱想；但是凭良心说，说真的，为什么有的人还没有出世就已预知一生幸福相伴，而有的人却注定要在育婴堂里出生？要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小傻瓜伊万努什卡⁴⁷常常会交好运。他，伊万努什卡，尽管在祖上传下来的钱袋里掏钱花吧，尽情唱吧、吃吧、欢乐吧；而你呢，这个没出息的，只能垂涎三尺地看着别人吃喝，你只配这样，老兄，你就是这种人！罪过啊，宝贝儿，这样想真是罪过，可有时这种罪孽的念头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要是您也能坐在这样的马车里，那该多好啊，我亲爱的小心肝，到那时想得到您青睐的就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职员，而是那些将军。您就不会再穿破旧的粗布衣衫，而是穿金戴银，华服着身。您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憔悴瘦弱，而会有着迷人的身材，整个人看起来光鲜、红润、丰腴。到那时，我只要能在大街上从灯火明亮的窗口看您一眼，哪怕只能看到您的身影，我就会感觉特别幸福；只要一想到您，我可爱

的小鸟，在那里过得幸福而快乐，我的心情就会很愉快。可是现在呢！那帮恶人害了您还嫌不够，如今又来了一个放荡的家伙欺负您。他居然穿着燕尾服，趾高气扬，透过金边眼镜盯着您看，这个无耻的东西，好像他可以随心所欲，连他那低俗污秽的话别人也得洗耳恭听！太过分了，是这样，先生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孤儿，您无依无靠，没有人保护您，没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可以给您支持、做您的靠山。而那又算是什么人呢，那些恣意欺侮一个孤苦无依的人算得上什么人？他们简直就是畜生，根本不是人。他们只是把自己算作人，事实上并不是，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们就是这种货色！依我看，我亲爱的，就连今天我在豌豆街上碰到的那个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也比他们更令人尊重。尽管他整天走来走去，靠别人给他一个闲置已久的用不着的小钱来度日，然而他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养活自己。他不祈求别人的施舍，他为人们的快乐而劳动，他像一架开动的机器转动不停，为人们演奏手风琴。他说：“你看，我在尽力给人们带来快乐。”他很穷，是穷光蛋，对，他真的是个穷光蛋，然而，他却是一个品行高尚的穷光蛋。他吃苦受累，艰难度日，但仍然在劳动，尽管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但这终究是劳动。有许多这样诚实的正派人，宝贝儿，虽然他们付出很多，而所获得的收益很少，但是他们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不向任何人乞讨一丁点儿面包。我和这个流浪乐师完全一样，当然不是指我和他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指思想方面，在为人正直高尚方面我和他完全一样，像他一样，我也在尽我的一切努力辛勤劳动，而且已经达到极限，再也无力可使，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宝贝儿，我之所以和您说起这个流浪乐师，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穷困。看那流浪乐师演奏本是为了消遣消遣，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因为总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想打打岔，便停下脚步看。我站在那里，旁边站着几个车夫，一个姑娘，甚至还有一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小女孩。流浪乐师站在一户人家的窗前。我注意到那里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模样长得还不错，但是脸色看上去却是一副病态，很憔悴。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脚上套着一双破鞋，却几乎是光着脚站着。我看他时，他正张大嘴巴站在那里听音乐——真是个孩子！他兴趣盎然地看着德国人表演的洋娃娃舞蹈，而自己的手脚都冻僵了，浑身发抖，忍不住咬着袖口。我看到他手中攥着一张小纸条。一位先生从这儿经过，扔给流浪乐师一枚小硬币，硬币准确地落进那只箱子里。箱子上画着一个法国人和几个女舞伴在菜园跳舞的场景。硬币叮当一响，小男孩就哆嗦了一下，怯怯地向

四周环顾，显然，他看到了我，并认为钱是我给的。他跑到我跟前，小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并说了声：“纸条！”我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就是那些众人皆知的套话：“我的恩人，孩子们的母亲快要死了，三个孩子在挨饿，求求您帮帮我们吧；如果您现在能够照顾我的孩子们，我就是死了，到了那个世界，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我的恩人。”是啊，事情就是如此，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我能给他们什么呀？我什么也给不了他，心里真是遗憾！孩子可怜巴巴的，脸冻得发青，也许肚子还饿着，他没有撒谎，真的没有撒谎，这种事我了解。只是这些可恶的母亲为什么不怜惜自己的孩子，在这大冷天还打发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孩子出来递纸条乞讨呢？也许她就是那个没有主心骨的傻婆娘，什么事都做不来，也没有人要尽量去照顾她，她就只好盘腿坐着；也许，她真的生病了，但是，她应该到该去的地方寻求救助啊；也许，她就是那个骗子，故意打发饥饿瘦弱的孩子出来蒙骗路人，使他生病。而可怜的孩子手里捏着纸条又能学到什么呢？这只能使他的心肠变硬。他走啊，跑啊，四处乞讨，可是来来往往的人们没有工夫搭理他，他们铁石心肠，说出的话也是冷酷无情：“走开！滚！不行！”这就是孩子能从他们那儿听到的话，于是，孩子的心就变得冷漠起来。这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孩子就像从被捅破的鸟窝里掉下来的一只小鸟，在严寒中徒劳地哆嗦着。他的手脚都冻僵了，气也喘不匀。瞧，他已经在咳嗽，要不了多久，疾病就会像一条肮脏的虫爬进他的胸膛，而此时，你会发现，死神已经躲在一个发臭的角落里守候着他，他逃脱不了，也无药可救。这就是他的全部人生！而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唉，瓦莲卡，每每听到乞讨者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而我们一个钱也不给就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只对他们说句“上帝一定会赐予你”时，我的心中就很难受。当然，有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就无所谓，因为“看在上帝的分上”有不同的念法，宝贝儿。有的人念时把声音拖得长长的，显得自然、老练，完全是机械式的乞讨腔调，对这种人给他们钱也不那么难受，他们是老乞丐、职业乞丐，他们习惯于这种生活，知道怎么熬过难关，他们能熬过去。而另一种“看在上帝的分上”则说得那么生硬、不自然，让人害怕，就像今天我从那个小男孩手中接过纸条时所听到的那样。那时，在栅栏旁站着一个人，他没有向任何过路人乞讨，只是对我说：“老爷，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半个戈比吧！”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瓮声瓮气，不由得使我产生一种恐惧感，浑身哆嗦了一下，但是我没有给他半个戈比，因为我身无分文。富人总是不喜欢穷人大声地抱怨自己的苦命，他们会说：“这些人搅得我们不得安宁，还真是惹人厌倦！”是啊，贫穷总是让人厌烦的，难道穷人饥饿的呻吟声会妨碍有钱人睡觉？

我向您坦言，我亲爱的，我向您描述这些事情，部分原因是为了解烦恼，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您看看我写作的优美文体。您一定意识到了，宝贝儿，最近我的文体风格已渐渐形成。可是现在我感觉十分痛苦，因为我打心眼里赞同自己的想法，虽然我自己也知道，宝贝儿，这些赞成不起任何作用，但终究可以用某种方式来给自己做应有的公正的评价。真的，我亲爱的，一个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贬低自己，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连根稻草都不如。打个比方来说，产生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和那个向我讨钱的可怜的男孩一样，由于备受惊吓与折磨而变得胆怯懦弱。现在我要比喻给您听，宝贝儿，您就听我说吧。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亲爱的，清晨我赶着去上班，路上我会出神地欣赏这座城市，欣赏它苏醒并逐渐开始的沸腾的生活，欣赏炊烟袅袅和各种声音汇合的交响曲。面对此情此景，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好像有人弹了一下你那好奇的鼻子，于是您就摆摆手，慢慢地走自己的路，比水还安静，比草更谦卑。现在您来仔细看看这些被烟熏黑的高大楼房里都发生些什么事情，深入探个究竟后，您再评判一下，看毫无道理地把自己划为另类、使自己处于不体面的尴尬境地的这种做法对自己是否公平。您要注意，瓦莲卡，我这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真实情况。好吧，让我们看看，这些房子里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在一个烟雾弥漫的角落里，在一个湿气很重、因为贫穷而被主人用作住房的小房间内，一个手艺人刚从睡梦中醒来。而在梦中，比方说，他整夜都梦见那双昨天他无意中剪坏的靴子，好像一个人就应该梦见这种破玩意似的。要知道，他是个手艺人，是个皮鞋匠啊，他的孩子在那里尖声喊叫，他的老婆在挨饿，他老想着这些事是情有可原的，其实，不单单是皮匠们早晨起床的情形是这样。亲爱的，这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本来不值得一写。可是，宝贝儿，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在这里，在这栋楼里，在楼上或者楼下的一个金碧辉煌的房间里，一个富翁夜里可能也会梦见一双靴子，当然靴子的式样不同。式样虽然不同，但依然还是靴子。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宝贝儿，我们大家都有些像鞋匠。这一切本来都没有什么，然而糟糕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富翁身边凑近他的耳朵悄悄说：“行啦，别再想这种事情，别只为自己一个人着想，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你又不是皮匠，你的孩子都很健康，你的妻子吃穿不愁；你看看你的周围，难道你没有发现有比你的靴子更为高贵、更值得关注的东西吗？”这就是我要委婉地向您说的话，瓦莲卡，也许，这种想法有些过头，但它会时常从心底冒出来，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用激烈的言辞表达出来，因此，完全没有理由把自己贬得分文不值，一听到议论声和斥责声就被吓住！最

后，我要对您说，宝贝儿，您也许会以为我这是在胡说八道，在诽谤他人，或者认为我这么说是心情忧郁所致，或者认为我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吧？不，宝贝儿，您别这么想，不是这么回事：我讨厌诽谤他人，我没有忧郁，也没有从什么书上抄袭什么——就是这样！

我情绪低落回到家中，在桌旁坐下，给自己热了一壶茶，打算喝上一两杯。忽然，我们家邻居高尔什科夫过来找我，早上我就注意到他一直在别的房客身边转来转去，也想到我跟前来，但最终没来。顺便说一下，宝贝儿，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比我要差得多，差得多啊！又有老婆，又有孩子！因此，如果我是高尔什科夫，身处他那样的境况，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这样，我们那位高尔什科夫走了进来，向我鞠了一个躬，流着脓的烂眼边像平常一样挂着泪珠，双脚在地上蹭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请他坐到椅子上，准确说，是把破椅子，可是就这么一把椅子。我请他喝茶，他很难为情，一再推辞，最后才接过杯子。他本来不想放糖，我劝他加块糖，他又推辞，推让了半天，最后总算在自己的杯子里放了一块最小的糖，还一再说，茶出奇的甜。唉，真是人穷志短啊！“嘿，老兄，您找我有何事吗？”我问他。“事情是这样的，是这样，我的大好人，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发发善心帮帮我这个不幸的家庭吧，我的孩子和老婆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了，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我刚要开口说点啥，他又打断我的话，“我怕这儿所有的人，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也不是害怕，而是，您知道，我羞于见到他们，他们都是些傲慢而自大的人。我的老兄，我的恩人，我本来不想麻烦您，我知道您自己也有头疼苦恼的事，知道您也拿不出多少钱来，但是觉得好歹您能借一点吧，所以就鼓起勇气来求您，您心地善良，自己本身就不富裕，现在也在受穷，所以您的心更能体会我的痛苦。”最后他说，“请原谅我的鲁莽与失礼，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回答他说，我心里很想帮他，可是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他对我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老兄，我不要太多，是这样（说到这儿，他整个脸都涨红了），我的老婆、孩子们都在挨饿，您哪怕借给我十戈比银币也好。”唉，听到这儿，我的心都揪起来了。我想，他们真的比我穷很多啊！可我总共只剩下二十戈比，而且都已计划好用处，明天都要花在最紧要的开销上。“不行啊，亲爱的，我真不能借给您，真是这样。”我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老兄，您要是愿意，哪怕借我十戈比也行。”就这样，我从抽屉里取出二十戈比一并给了他，宝贝儿，就算做件好事吧！唉，真是一贫如洗啊！随后，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问他，您老兄手头这么紧，这么缺钱，怎么还花五个

银卢布来租一个房间呢？他向我解释说，这房子是半年前租下的，租金预付了三个月，可是后来境况每况愈下，弄得他这个可怜人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他原本指望他的案子在这之前了结，但是，案子又很不乐观。瓦莲卡，您知道吗，为了一件事他要出庭受审，他正在和一位商人打官司，那个商人在承包公家的一个工程项目中耍了欺骗手段，骗局被揭发，商人受到了审判，可他把高尔什科夫也牵扯进来，说他与此事也有关系。其实，高尔什科夫的过错只是工作上玩忽职守，处事轻率鲁莽，严重无视公家的利益。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几年了，高尔什科夫遭到各种阻碍。高尔什科夫对我说：“我蒙受着强加给我的耻辱，我是无辜的，一点罪都没有，我没有犯诈骗罪，也没有敲诈。”这件事情使他名誉受到影响，他被开除公职；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什么大罪，但是在没有完全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之前，他不能从商人那里得到他应得的那一大笔钱，也就是法庭上有争议的那笔款项。我是相信他的，可是，空口无凭，法庭不相信他的话。情况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让人怎么也理不清头绪。只要稍微有点眉目，那个商人就又节外生枝。我打心眼里同情高尔什科夫，我的亲人，我为他难过。一个人丢了职业，其他地方觉得他不可靠又不接纳他，他坐吃山空，一点积蓄都花光了；案子又搁在那儿，一时难以解决；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可偏巧这时候又不合时宜地生了个孩子，真是不凑巧，什么都要开销花费啊；儿子病了，要花钱，死了，也要花钱；他妻子有病，他也总是病病歪歪的：总之，他在受苦，苦不堪言！

不过，他说，他的案子不日可望得到顺利解决，现在这已毫无疑问。可怜，可怜，真是非常可怜啊，宝贝儿！我同情他，他受到牵连，被人遗忘，他在寻求保护，所以我要友善地待他。好了，再见，宝贝儿！基督与您同在，愿您健康，我亲爱的！每每想起您，都像是给我受伤的心灵敷上一层药，虽然我会为您而痛苦，可是为您受苦我会感觉轻松快乐。

您真正的朋友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5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我在给您写信，可心绪不宁，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让我头晕目

眩。唉，亲爱的，现在我要给您讲讲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我们说什么也料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不，我不相信我没有料想到，我全料想到了，这一切在我心中早有预感！前不久，我甚至在梦中还见过类似的事。

这就是发生的事，我要不加修饰、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今天我去上班，到了那里，我就坐下来抄写公文。您要知道，宝贝儿，昨天我也抄写了。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季莫费·伊万诺维奇走到我跟前，亲口对我说：“这是件等着急用的公文，您把它抄一遍，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要抄得整洁些、快些，还要仔细些，今天要送去签字。”我还得告诉您，我的小天使，昨天起我就一直精神恍惚，什么都不想看，又郁闷又苦恼，心里发冷，精神萎靡，满脑子全是您，我可怜的心肝！瞧，我就在这样的情绪下动笔抄写公文，抄得倒是清晰又工整，只是，我不知该如何给您描述得更确切些，我不知道当时是被鬼迷了心窍，还是命运在暗中捉弄，或者就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竟然漏抄了整整一行字，结果文章的意思就只有上帝才能读懂了，简直不知所云。昨天公文就被耽搁了，今天才送到大人那儿去签字。可今天我还像没事时一样照着平常的钟点来上班，在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旁边坐下。应该让您知道，亲爱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开始变得比以前更加自惭形秽，更加羞于见人，对任何人看都不敢看一眼，只要谁的椅子嘎吱一响，我就会吓得半死。今天也是这样，我老实、安静地坐着，像刺猬一样蜷曲在椅子上，结果叶菲姆·阿基莫维奇（世上没有比他更爱挑刺的人）用大家都听见的大嗓门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怎么这么坐着，呜——呜——呜？”接着还扮了个鬼脸，逗得他和我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当然，都是在取笑我。他们笑我，笑得没完没了！我捂着耳朵，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一向都是这样做，这样可以让他们快些停止取笑。突然，我听到一阵嘈杂忙乱声、奔跑声，我还听见——是不是我的耳朵听错了？有人在叫我，在找我，在叫杰武什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怕什么，我只知道，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害怕过。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叫的也不是我。但是他们又开始喊我，而且喊声越来越近，现在几乎就在我的耳朵上方喊：“杰武什金！杰武什金！杰武什金在哪儿？”我抬眼一看，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正站在我跟前，他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快去找大人，快去！您抄的公文出了差错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一句话就足够了，不是吗，宝贝儿？一句话就把我吓得半死了，脸色发白，手脚冰凉，知觉全无。我是走着去的，但简直就像是半死不活地

在挪动。他们领我穿过一个房间，又穿过一个房间，穿过第三个房间，大人的办公室就出现在眼前！当时我在想什么，我现在真的无法跟您说清楚。我只看到大人站在那里，而其余的人都站在他的周围。我好像没有向大人行礼，我忘了。我心里慌得厉害，嘴唇发抖，两腿也抖得厉害。这是怎么啦，宝贝儿？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很羞愧，我朝左边镜子里看了一眼，只是这么一看就让人发疯，我是一副什么形象呀；其次，我向来做事都让自己默默无闻，做得好像这世上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因而，大人未必知道我这个人存在。也许，他只是听说过机关里有个叫杰武什金的，但是从未有过亲密的接触。

大人火冒三丈地说：“您这是怎么搞的，先生！您的眼睛是干吗用的？文件正要用，还急用，您却把它搞砸了，您怎么能这样？”接着，大人又转过身去对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了几句话。我只听到有这么几句：“玩忽职守！轻率鲁莽！惹了大麻烦！”我张口想说些什么，想请求原谅，但说不出口；想逃离开，却又不敢，就在这时……这时，宝贝儿，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羞愧得到现在都不好意思提笔把它写出来。我的一枚纽扣（见它的鬼吧），本来好好地连在我衣服上的一根线上，突然就从线上掉下来（显然，是我无意中碰到纽扣了），纽扣在地板上又蹦又跳，发出清脆的声音，骨碌骨碌一直朝前滚，这该死的纽扣，一直滚到大人的脚边，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大家都默不作声的当口！这就成了我的全部辩解、歉意、对问题的所有答复以及准备向大人禀明的一切！后果真是糟糕透顶！大人立即注意到我的外貌和衣着，我想起了我在镜子里看到的形象，我就冲上前去抓扣子！我真是愚蠢过头啊！我弯下腰，想把扣子捡起来，可是扣子不停地滚动、旋转，我怎么也抓不住它。总之，我笨手笨脚，丢尽了脸。当时，我觉得我连最后一点气力都没有了，一切、一切都消失殆尽！所有的尊严，整个人格都完全丧失！这时，我的耳边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捷列扎和法尔多尼的声音，他们在嘀嘀咕咕。终于，我抓住了那枚纽扣。我挺直身子站起来，哪怕是个傻子，也该两手下垂，毕恭毕敬地站着！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努力地想把纽扣连到那根断线上，仿佛这样就可以粘牢似的，而且我还在微笑，我居然微笑着做这件事。大人起初将身子转了过去，而后又看了我一眼，我听见他对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怎么这样？……您瞧瞧他这副模样！……他怎么啦！……他是什么人！……”唉，亲爱的，听听大人说的这些话：他怎么啦？他是什么人？我真是大出洋相啊！我听见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平时倒没有注意过，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发现过有什么不体面的行为，做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薪水是按数

足额发放的.....”“好吧，那就想办法减轻他的负担”，大人说，“允许他预支.....”“已经预支了，听说已经预支薪水好长时间了。他的生活状况确实如此，有困难，不过，他品行端正，从没发现有什么不良的行为。”我的小天使，我浑身发热，像是在地狱的烈火中燃烧！我快窒息了！这时只听大人高声说：“好吧，赶快去重抄一遍。杰武什金，您过来，您再去重抄一遍，不要出错。你们听着.....”说着大人便转身对其余的人分别做了不同的指示，他们接到任务后纷纷散去。大家刚刚离开，大人就急忙掏出钱夹，从里面抽出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说：“给您，我只能尽这点力，您自己看着花销吧.....”说着，把钱塞进我的手中。我浑身一颤，我的天使，我整个灵魂都被震撼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想去握他的手，可是他涨红了脸，我亲爱的，我没有说半句假话，他居然抓起我卑贱的手握了握，真的抓起我的手握了握，好像我们是平等的，好像我和他同样都是将军。“去吧”，他说，“我只能做这些.....只是别再抄错，而这次我们责任均摊。”

宝贝儿，现在，我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想请您和费多拉向上帝祈祷，假如我有孩子的话，我也要吩咐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的亲生父亲，而是为了大人向上帝祈祷，每天祈祷，永远祈祷。我还要说，宝贝儿，很郑重地说：“宝贝儿，请认真听我说，尽管在我们遭遇不幸的这些日子里，目睹着您的不幸，又看到我自己的低贱与无能，这种心灵的伤痛让我痛不欲生，但无论如何，我向您发誓，现在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不是这一百卢布，而是大人亲自握了握我这个命如草芥的酒鬼的手。他的这番举动让我找回了自己，他的行为振奋了我的精神，我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永远美好。我确信，尽管我在至高无上的主面前是个罪人，但是我祝福大人幸福、平安的祈祷一定会传达到他的宝座！.....”

宝贝儿，现在我心乱如麻，激动难安！我的心在狂跳，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自己不知怎么的浑身乏力。我要给您送去四十五卢布，二十卢布给房东太太，我自己留三十五卢布。我要用二十卢布添置衣物，另外十五卢布供日常生活开销。早上的这些感受一直在震撼我的心灵，我要躺一会儿。我整个人表现得很平静，很镇定，但是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能听见，在胸膛深处，我的心在颤抖、在跳跃。我要去找您，只是现在我依然陶醉在种种感受之中.....上帝会看到这一切，我的宝贝儿，您是我最宝贵、最心爱的人！

您当之无愧的朋友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9日

我亲爱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的朋友，您能遇上这么幸运的事，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也非常敬重您上司的高尚品德。这样一来，您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稍微缓和一下了！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乱花钱了。您要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尽可能省吃俭用。从今天起，您要开始多少攒点钱，时常攒点，以防日后又突然遭遇不幸的事。关于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不用再操心了。我和费多拉勉强能过下去，您何必要送给我们这么多钱呢，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钱已够我们花销。的确，我们不久会需要一笔钱从这个住处搬出去，但是费多拉有希望收回一笔已经借出去很久的欠款。可是我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二十卢布以备急用，余下的退还给您。您要节省着花，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再见，安心好好过日子吧，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本来想多给您写几句，可是我感觉非常疲劳，昨天一整天我都没有从床上起来。您答应来看我，这做到很好。请一定来看看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瓦·多

9月10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恳求您，我亲爱的，恳求您不要在我感觉无比幸福，对一切都心满意足的时候离开我。我亲爱的！您不要听费多拉的话，您希望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要好好表现自己，单是出于对大人的敬重，我也要规规矩矩地做人。我们又可以幸福地通信了，我们可以互相倾吐衷肠，分享喜悦，表达彼此的挂念。假如还有挂念，我们两人就一起生活吧，我们会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我们还会读点文学作品……我的小天使！我命运中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都在朝好的方向改变。房东太太也比以前通情达理了。捷列扎变聪明了，甚至于法尔多尼也变得伶俐了。我和拉塔扎耶夫已和好，我心里高兴就主动跑去找他了。他的确是个好人，宝贝儿，那些说他的坏话都是胡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一切都是恶意诽谤，他压根没有打算写我们的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还给我读了一段他的新作，至于那时他称我为洛夫拉斯，那根本

不是什么骂人的话或不雅的称呼，他给我解释说这个词是一字不落地从外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机灵的小伙子”，如果说得更漂亮一些、更规范一些，那就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小伙子”——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其他含义！这是毫无恶意的玩笑，我的小天使，可是我这个无知识的人因一时糊涂竟生起气来，现在我已经向他道了歉……今天天气真好，瓦莲卡，真是个好天气。的确，早晨下过蒙蒙细雨，那毛毛雨好像是从筛子里筛下来似的，可是这毫无关系，空气反而因此变得清新了些。我去买靴子了，买了一双非常好的靴子；我逛了涅瓦大街，读了《蜜蜂》⁴⁸。对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忘了告诉您。

您瞧，是这么回事。

今天清晨我和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阿克谢季·米哈依诺维奇攀谈，我们谈到了大人。瓦莲卡，您知道吗，大人不光是对我一个人这样仁慈，施加恩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对他交口称赞，并常常留下感激的泪水。他抚养过一个孤儿，还操持她的终身大事，把她嫁给一个有名的人，一个在大人手下做一些特殊事务的文官；他把一个寡妇的儿子安排在一个机关工作，并给予多方照顾。宝贝儿，我觉得我有义务做点微薄的贡献，我要向所有的人宣扬大人所做的善事，我要毫无隐讳地讲述事情的经过，收起自己的害羞心理。在这种时候还谈什么害羞，讲什么自尊心呢！我只需要大声地宣扬大人的高尚行为！我讲得很吸引人，讲得激情澎湃，我没有脸红，相反，我觉得自豪，为自己能够讲出这一切而自豪。所有的事我都讲了（只是关于您的情况我谨慎地避而不谈，宝贝儿），我讲到了我的房东太太，讲到法尔多尼、拉塔扎耶夫，还提到了靴子，还有马尔科夫——统统都讲了。有人在那里相视而笑，是的，他们都在那儿相视而笑。他们一定是在我的衣着上发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或者是笑我的靴子——一定是笑我的靴子。他们这么做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他们都还年轻，或者因为他们都很富裕。他们没有坏心眼，也不可能刻薄地嘲笑我所讲的内容，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嘲笑我讲的那些关于大人的话，您说对吗，瓦莲卡？

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是不能静下心来，宝贝儿，所发生的这些事对我触动太大了。您那儿还有柴火吗？可别着凉了，瓦莲卡，您容易得感冒。唉，我的宝贝儿，您那些忧伤和焦虑让我很难受。我要向上帝祈祷，为您向上帝祈祷，宝贝儿！还有，您有没有长筒羊毛袜，有没有暖

和点的衣服？多多保重，我的宝贝儿，如果您那里需要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千万不要让我难过，直接来找我。现在，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您不用再为我担心，未来的一切会是光明与美好的！

过去的那段日子真是让人郁闷啊，瓦莲卡！好在它已经成为历史！岁月轮转，再过几年，我们也会为这段时间叹息。我记得自己年轻时的岁月，那过的是什麼日子啊！有时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又冷又饿，可是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就是这个样子。早晨走在涅瓦大街上，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那一整天就会感觉幸福无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宝贝儿！活在世上真好，瓦莲卡！尤其是生活在彼得堡。昨天我含着泪在上帝面前忏悔，祈求上帝宽恕我在这段忧伤岁月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过——怨天尤人、思想散漫、寻衅滋事、言辞偏激。在祈祷的时候我一直想着您，内心非常感动。我的小天使，您是唯一使我变得坚强的人，只有您总是在安慰我，给我忠告与指点，对此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宝贝儿！听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衣服在卖，我要去看看。再见吧，小天使，再见！

您忠心耿耿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1日

尊敬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我内心极度不安，请您听听我们这儿发生的事吧。我预感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请您来判断一下。我珍贵的朋友，贝科夫先生在彼得堡，费多拉遇见了他。他乘着车，吩咐车子停下，亲自走到费多拉跟前，问她住在哪儿。刚开始费多拉没有告诉他，他却冷笑着说，他知道谁住在她那儿（显然，安娜·费多罗夫娜把什么都对他说了）。费多拉顿时就忍不住了，当街就开始数落起他，谴责他，说他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说他是造成我一切不幸的根源。他回答说，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不幸的人。费多拉对他说，我本来可以靠干活儿养活自己，可以嫁人，再不然可以随便找个工作做做，可是现在我的幸福已永远失去，何况还生着病，我快要死了。对此他说我还太年轻，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连我们的美德也黯然无光（他的原话）。我和费多拉都以为他不知道我们的住处，可是昨天我刚去中心商场买东西，他突然进了我们的房间，他似乎是故意趁我不在家才来的。他向费多拉询问了很长时

间，打听我们的生活状况，还仔细看了我们房内的一切，看了我做的针线活，最后他问道：“你们认识的那个文官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时恰巧您从院子走过，费多拉就把您指给他看，他看了看，冷笑了一声。费多拉请求他离开，对他说我由于伤心，身体已经不好，要是再看到他在我们这儿，一定会非常不开心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之所以来，是因为无事可做，另外，他想给费多拉二十五卢布。费多拉当然不肯拿。这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来我们这儿？我不能理解，他是从哪儿得知我们的情况的，我真猜不透。费多拉说，她的小姑子阿克西尼娅常到我们这儿来，她认识洗衣女工纳斯塔西亚。纳斯塔西亚的堂兄在一个机关里做看门人，恰巧安娜·费多罗夫娜的侄子也在那个机关工作，那些流言蜚语是不是就这样传出去的呢？不过，很可能是费多拉搞错了。我们不知道该想什么辙。难道他还会来找我们！单是这个想法就让我心惊肉跳！昨天费多拉告诉我这些情况的时候，我简直吓坏了，差点没晕倒。他们要干吗？我现在不想理会他们！他们缠着我这个苦命人干什么！唉，我现在真是害怕，总是在想，万一贝科夫就在这一刻进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命运会给我做什么样的安排呢？看在上帝的分上，您现在就来看我吧，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来吧。

瓦·多

9月15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今天我们这儿发生了一桩无法用言语来解释清楚、出人意料的悲惨事件。我们的苦命人高尔什科夫（我需要给您讲明白，宝贝儿）已被证实无罪，案子早就有了结果，今天他是去听最终判决。对他而言，这案件子的结果十分圆满，原来指控他玩忽职守、草率对待工作的过错一律不予追究，并判他可以从商人那儿获得一笔可观的款项，这样他的生活境况会有很大的改善，名誉得到恢复，污点被洗刷干净，一切都变得好起来。总之，一切都如愿以偿。今天下午三点时他回到家中，脸色很不好，白得像张纸，嘴唇在发抖，可是脸上却挂着笑容。他拥抱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大家去他家向他道贺，这让他十分感动，他朝着各个方向鞠了鞠躬，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好几次手。我甚至觉得他的个头变高了，腰板也挺直了，连眼角的泪水也都没有了，可怜的人，激动成这样。他

在一个地方不能够站定两分钟，手里不停地拿起东西又放下，然后又拿起，又放下，一直不停地微笑并鞠躬，坐下去，站起来，又坐下去，嘴里嘟囔着，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的名誉，名誉，好名声，我的孩子们。”他就这样说着，甚至还哭了起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跟着留下了眼泪。看得出，拉塔扎耶夫是想给他鼓劲，便说：“什么名誉啊，老兄，一个人若连饭都吃不上，名誉还有什么用；钱，老兄，钱才是最重要的，您要为这个感谢上帝啊！”说着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觉得高尔什科夫生气了，但他没有直接表示出自己的不满，只是用异样的目光看了看拉塔扎耶夫，并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肩上拨开。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宝贝儿！不过，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就比如说我吧，我高兴的时候就不会表现出傲慢的神情。您要知道，我亲爱的，一个人有时表现出过于拘谨、过分谦卑，这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心肠也太软……但是，话说过来，这事与我无关！“是啊，”他说，“钱是好东西，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后来，我们在他屋里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重复那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的妻子订了一桌丰盛可口的午餐，房东太太亲自下厨做菜，我们的房东太太多少也算是一位善良的人。开饭前高尔什科夫一直坐立不安，串东家，走西家，也不管别人有没有邀请他，他就顾自走进来，笑一笑，在椅子上坐下，随便说点什么，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到了海军准尉家，他甚至直接拿起桌上的扑克牌，大家就请他坐下玩，正好三缺一。他打啊，打啊，乱打一通，打了三四把就又不打了。“不打了，”他说，“我就是随便玩玩，随便玩玩。”说着就离开了。在走廊里遇见了我，握着我的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神情古怪，握了握我的手，就又走开了。他一直在笑，但是笑得让人感觉难受，笑得不自然，有些僵硬。他的妻子高兴得直掉眼泪，一家人高兴得像过节似的。他们很快就吃完了午饭，午饭后，他对妻子说：“您听我说，亲爱的，我要去躺一会儿。”说着就躺到床上，他将女儿叫到跟前，把手放到女儿的头上，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脑瓜，然后又转身对着妻子说：“彼坚卡怎么啦？我们的彼佳，彼坚卡呢？……”妻子画了个十字，回答说彼坚卡已经死了。“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彼坚卡现在已经在天国了。”妻子发现他有些不对劲，以为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他刺激太大，便对他说：“您还是睡会儿吧，亲爱的。”“是的，好吧，我现在就睡……稍微睡一会儿。”说完他又转过身去躺了一会儿，后来又转过身来。他想说些什么，妻子没有听清楚，便问他：“您说什么，我亲爱的？”可是他没有回答。她等了一会儿，以为他睡着了，便出门去房东太太那儿呆了个把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她返回家中，看到丈夫没有醒，仍然一动不动

地躺着，以为他还在熟睡，就坐下来干点活儿。她说，她大约干了半小时的活，脑子里胡思乱想，至于想的什么内容，她现在不记得了，只是，她说想事情想得把丈夫都忘了，突然，一种恐慌不安的感觉把她惊醒，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让她心悸，她朝床上看了一眼，发现丈夫还是照原来的姿势躺着，她走到床前，掀开被子一摸，丈夫的身子已经冰凉，他死了。宝贝儿，高尔什科夫死了，突然死亡，就像被雷击致死！他怎么会死——只有上帝知道。这件事令我非常沮丧，瓦莲卡，直到现在我无法镇静下来。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怎么会好端端地就死了，真是命苦啊，这个可怜的高尔什科夫！唉，命啊，苦命啊！他的妻子受到如此惊吓，痛哭流涕，他的小女儿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家里乱成一团，还要来验尸……我已经不能再给您讲下去了，真是可怜，唉，太可怜了！想想还真叫人痛心，谁都说不清在哪天哪个时候……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8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我急于要告诉您，我的朋友，拉塔扎耶夫为我在一位作家那里找到一份活计。有一个人来找他，给他带来厚厚的一摞手稿——感谢上帝，要干的活儿真不少。只是字迹太不清晰，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去做，他们还要求尽快抄完。不知为何，稿子总是写那些似乎叫人看不懂的东西……工钱约定是每页四十戈比。我写信就是为了告诉您，亲爱的，我现在马上就会有额外的收入了。好了，现在再见吧，宝贝儿，我马上要投入工作了。

您忠实的朋友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9日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亲爱的朋友！

已经有三天什么都没有给您写了，我的朋友，因为有许多烦心的事困扰着我，让我很担心。

前天，贝科夫又来找我了。当时我一个人在家，费多拉出去了，我给他开的门。——看见他，我吓坏了，站在原地两腿动弹不得，我感觉自己的脸煞白。他走了进来，像平常一样哈哈大笑着，拿过一把椅子就坐了下来。我好大一会儿没能回过神来，最后我坐到一个角落干起活来。他很快也不笑了，好像是我的样子把他吓住了。最近这段时间我瘦得厉害，脸颊和眼睛都深陷下去，脸也白得像张纸……的确，一年前认识我的人现在很难认出我来了。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又变得开心起来。他说了句什么，我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他的了，但是他又笑了起来。他在我这儿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和我谈了许多事情，问这问那，最后，临走之前，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将他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您）：“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这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您的亲戚，我的老熟人、老朋友安娜·费多罗夫娜是一个卑鄙的女人（在这儿他还用了一个难听的字眼来形容她），她把您的表妹引入歧途，又把您给毁了。就我而言，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也很卑劣，不过这应该属于平常事。”说到这儿他又拼命地大笑起来。然后他强调说，他不善言辞，那些他必须做出解释的以及高尚的责任感不允许他避而不谈的主要内容他都说了，其余的都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这时他说他要向我求婚，他认为他有责任恢复我的名誉，他说他很富有，婚礼后要把我带回草原上他的农庄，他要在那里打野兔，再也不回彼得堡，因为彼得堡让他觉得很厌烦。在彼得堡，据他自己说的，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他发誓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向我求婚。也就是说，他希望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这是他求婚的主要原因。接着他又说，我的生活太贫苦，住在这样简陋的小房子里不生病才怪；又预言说我在这儿再住上哪怕一个月，我准会把命送掉。他说彼得堡寓所条件都很差，最后他问我是否需要什么。

我对他的求婚感到很震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哭了起来。他把我的眼泪当作是对他的感激，就对我说，他一直相信我是一位善良、懂感情、有学问的姑娘，这次也是在详细了解我现在的为人品行之后，才下决心向我求婚的。说到这儿，他还详细询问了您的情况。他说，所有情况他都听说了，知道您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就他而言，他不想欠您的情，问我五百卢布够不够偿还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向他解释说，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是无法用金钱来报答的。他却对我说，这都是无稽之谈，全是小说中才有的事情。他说我还年轻，喜欢读诗，而小说会害了年轻的女孩子，书只会使人道德败坏，他对任何书都不能容忍，建议我等活到他那个年纪再来评价他人。“到那个时候，”他又加了一句，“您

才会识人。”接着他说，希望我好好考虑他的求婚，假如我没经过深思熟虑就迈出这么重要的一步，他会感觉非常不愉快的。他还补充说，轻率和激情会毁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从我这儿得到满意的答复，否则，他只得在莫斯科娶一位商人的女儿，因为，他说：“我已发誓要取消那个不成器的侄子的继承权。”他硬把五百卢布放在我的绣架上，说让我买糖果。他说，到了乡村我会发胖，胖得像圆饼，我到了他那儿要啥就会有啥。他还说他现在非常忙，整天为了事务东奔西跑，现在这是偷空来看我，说完他就走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翻来覆去地想，内心很痛苦，但最终我下定了决心。我的朋友，我要嫁给他，我应该同意他的请求。如果说还有谁能够让我洗刷耻辱，恢复名誉，将我从贫穷、困苦中解脱出来，使我将来不再遭受不幸，那这个人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对于将来我还能期望什么，我又能向命运祈求什么呢？费多拉说，不应该弄丢唾手可得的幸福，在当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被称为幸福呢？至少我目前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了，我珍贵的朋友。我该怎么办呢？我老是这样干活把身体都弄垮了，我已不能长时间地干活了。到社会上工作——我会痛苦不堪，而且也很难让别人感到满意。我天生多病，因此会永远成为别人的累赘。当然，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也不是天堂，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的朋友，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还有什么选择吗？

我不是在征询您的建议，我要独自一人想清楚这事。您现在看到的已经是不再更改的决定，我也会尽快把这个决定通知贝科夫，他正在催促我作出最后的决定。他说，他有事要办，不能再等，他必须离开，不能因这种小事而耽搁。只有上帝知道我会不会幸福，我的命运掌控在他神圣而又莫不可测的鼓掌中，但是，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听说贝科夫为人善良，他会尊重我，也许，我也会尊重他，对我们这样的婚姻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相信，您会理解我的苦楚。不要试图让我放弃我的决定，您的努力会白费，请您在心中斟酌斟酌迫使我这么做的根源。起初我十分惊慌，现在我内心平静多了，将来会怎样，我不知道。该怎样就怎样吧，听天由命！……

贝科夫来了，只能就此搁笔。还有很多话想对您说。贝科夫已经到了门口了！

瓦·多

9月23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宝贝儿！

宝贝儿，我赶忙给您回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要告诉您，我很惊讶，一切好像都不大对劲……昨天我们埋葬了高尔什科夫。是的，瓦莲卡，是这样，贝科夫做得很体面，只是，我亲爱的，您看，您就这么同意了？当然，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里一定有上帝的旨意。当然，天意既能给人幸福，也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如此，它们原本都是一样的。费多拉也赞成您。当然，宝贝儿，您就要得到幸福了，您会称心如意的，我亲爱的心肝，我的小天使——不过，您看，瓦莲卡，这事怎么就来得这么快呢？……是啊，有事……贝科夫先生有事要办——当然，谁没有事呢？他当然也会有事……他从您那儿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长得仪表堂堂，可以说是十分出众的男子汉，不过这一切似乎总有些不对劲，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仪表堂堂，而是我自己不知怎么的心中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以后将怎样通信呢？我，我独自一人留下又该怎么办呢？我，什么都反复考虑过了，我的小天使，像您在信中对我说的那样，我设身处地考虑了种种原因。我已经抄完了第二十页，哪知会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宝贝儿，您就要走了，那您应该需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买各式鞋子、衣服，而我正好在豌豆街上有一家熟悉的商店，还记得吗，我曾经跟您提过它。啊，不行！您是怎么啦，宝贝儿，怎么啦！要知道您现在还不能离开，根本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要知道您还需要买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添置一辆马车。再说，现在天气这么差劲，您瞧瞧，瓢泼大雨，还那么潮湿，而且……还有，您会冻着的，我的小天使，您的小心窝会着凉的！您怕见生人，可您还要走，而我独自一人留在这儿又该靠谁呢？费多拉还说什么极大的幸福在等待着您……这个刁婆娘是想把我毁掉。今天您去做晚祷吗，宝贝儿？如果可以，我想去看您。宝贝儿，说您是一个有学识、有教养、懂感情的姑娘，这句话很正确，非常正确，只是，最好还是让他去娶商人的女儿吧！您是怎么想的呢，宝贝儿？最好还是让他娶商人的女儿！我要去找您，我的瓦莲卡，天一黑，我就到您那儿呆上个把钟头。现在您是在等贝科夫吧，等他一走，那就……等着我，宝贝儿，我这就去……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3日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朋友！

贝科夫先生说，我必须得有三打荷兰亚麻布衬衫，因此需要尽快找到几个女裁缝来做两打衬衫，我们的时间很紧。贝科夫先生在生气，他嘟囔说，这些破衣烂衫的事儿还真是麻烦透顶。五天后我们举行婚礼，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动身离开这里。贝科夫先生很着急，他说，没必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我忙得累坏了，几乎站不住了。事情实在太多，说真的，要是这些事一件都没有就最好了。还有，我们这儿丝质花边和钩花花边不够，还要去买一些，因为贝科夫先生说不希望他的妻子穿得像个厨娘，他希望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地主太太比下去”，这是他亲口说的。所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到豌豆街希丰太太那儿去一趟，一是请她派几个女裁缝到我们这儿来，二是烦劳她亲自来找我一趟。今天我病了，我们的新房子很冷也很乱。贝科夫先生的姑母年事已高，呼吸都很困难，我担心她会在我们动身离开之前就去世，可是贝科夫先生说没有关系，说她会好起来的。我们家里乱极了。贝科夫先生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只有上帝知道他的那些仆人都跑到哪儿去了。有时，只有费多拉一人服侍我们，照顾贝科夫起居的那个仆人也已经三天三夜不见踪影了。贝科夫先生每天早上来，总是发脾气，昨天还动手打了这所房子的伙计，为此还和警察闹起了不愉快……连给您送信的人都没有可派的，我就通过邮局寄给您吧。啊！差点儿忘了最重要的事：请您告诉希丰太太，要她务必把丝质花边换掉，要和昨天的花样匹配才行，并让她亲自来我这儿一趟，把新挑选的花样拿给我看看。您还要告诉她，关于那件薄上衣我改变主意了，要用钩针绣。还有，手帕上的花体字母要用锁针绣法，您明白了吗，要用锁针绣，而不是平针绣，您千万要记住啊，用锁针绣法！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转告她，短披肩上的那些小叶子要绣得凸显出来，带子和衣襟要镶细边，还有领子要滚花边或者加宽宽的荷叶边。请您转告她这些，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您的瓦·多

9月27日

我觉得很惭愧，总是把自己的这些事托付给您，让您受累，前天您就跑了整整一个上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家里乱七八糟的，我自己的身体又不好，您就别怨我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多么苦恼烦闷啊！唉，未来会怎么样，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善良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害怕去想象未来，我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发生，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又及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朋友，今天对您说的那些事千万别忘了。我总在担心，担心您会弄错什么事。您要记住，要用锁针绣法，而不是平针绣法。——又及

瓦·多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小姐！

您交办的事情已经完成。希丰太太说，她自己已经在考虑用锁针绣法，这样会看上去体面些，是不是？我可不懂，我一点儿也不懂。还有，您在信中提到荷叶边，她也提到荷叶边，只是，宝贝儿，关于荷叶边我忘了她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她讲了很多，这个讨厌的婆娘！她究竟说什么来着？反正她自己都会对您说的。我的宝贝儿，我累坏了，今天我都没有去上班。只是您，我亲爱的，没有必要感到无望。为了能让您放心，我准备跑遍所有的商店。您信中说不敢展望未来，今天六点多您就会得知一切，希丰太太会亲自到您这儿来，因此，您不必感到无望，要充满希望。宝贝儿，或许一切都被安排妥当，一切都会好转——就是这样。现在我老是想着那该死的荷叶边的事——唉，这荷叶边，烦人的荷叶边！我真想跑去找您，小天使，真想去，一定要去。我已经两次走到你们家大门口。都是那个贝科夫，我是想说，贝科夫先生总是那么生气的样子，因此也就有点那个……好了，不提这些了！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7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现在跑去找一下珠宝商，告诉他，珍珠耳环和绿宝石耳环不要做了。贝科夫先生说东西太贵，贵得买不起。他很生

气，说我们这是从他的口袋中掠夺钱财；昨天他还说，要是事先知道会有这么一大笔开销，那他就不结这个婚了；他说，我们一结婚就离开，不再宴请客人，让我不要指望应酬、跳舞什么的，说现在离喜庆的日子还远着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上帝看得见，我没有要这些东西！一切都是贝科夫先生自己安排的。我一句话也不敢回他，要知道他的脾气很暴躁。今后我该怎么办！

瓦·多

9月28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那个珠宝商说：同意。一动笔就想跟您说说我自己的事。我病了，病得不能从床上起来。现在正是忙碌、需要奔波的时候，我却感冒了，真见鬼！我还要告诉您，我的不幸不仅仅限于此，大人又变得严厉起来。他很生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的气，对他大喊大叫，最后累得筋疲力尽，可怜的人。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一切。我本来想再写点什么，但是又怕给您添麻烦。要知道，宝贝儿，我这个人又笨头脑又简单，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也许，您那里还有什么事——好了，不谈这些了！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8日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亲爱的！

亲爱的，我今天看见费多拉了。她说你们明天就要结婚，后天就离开，还说贝科夫先生已经租好马车。关于大人的事我已经告诉过您，宝贝儿。还有，豌豆街上那家商店的账单我已经核对过，账单都对，就是太贵。只是，贝科夫先生为什么要对您发脾气呢？算了，祝您幸福吧，宝贝儿！要是您能过得幸福，我会很高兴，是的，会很高兴。我本来要去教堂的，宝贝儿，但我去不成了，我的腰疼。我老是想写信的事，今后谁能帮我们传信呢，宝贝儿？是的，您对费多拉慷慨相助，是做了件好事，亲爱的，这件事您做得非常好，是件大好事！为了这每一件好事，上帝都会赐福给您。做好事不会没有好报，善行永远会得到上帝公

正的奖赏，不过迟早而已。宝贝儿，我有好多话想写信告诉您，希望就这样一钟头、一分钟地写下去，不停地写下去！在我这儿还留有您的一本书《别尔金小说集》，宝贝儿，您就把它送给我吧，不要从我这儿拿走。这倒不是因为我想读它；您自己也知道，宝贝儿，冬天就要来了，冬夜漫长，令人百无聊赖，到时候我就可以读读它。宝贝儿，我要从我的住所搬到您原来的旧居，并从费多拉手中租下它，现在我无论如何都和这个忠实的女人分不开了，何况她又是那么勤劳。昨天我去仔细看了您那间腾空的房子，在屋角，原封不动地摆放着您的绣架，绣架上还有您的绣品。我仔细看了您的绣品，那儿还留着各色各样的碎布头。您用我的一封短信绕了一些线，在小桌子上还找到几张纸，有一张上面写着：“仁慈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正急于”——就只有这些。显然，信正写到最有趣的地方却被别人打断了。屏风后面的角落里放着您的小床……我心爱的人哪！好了，再见吧，再见。看在上帝的分上，接到信后请尽快给我回信，随便写些什么都行。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9日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珍贵的朋友！

一切都已办妥！我的命运已被决定。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只能顺从上帝的旨意。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最后一次和您告别，我珍贵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亲人！不要为我伤心，您要幸福地生活，要记着我，上帝会保佑您的！我会常常想起您，为您祈祷，这段时间也到此结束。在对过往的回忆中能带进新生活的快乐的事情很少，因此，对您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您在我心中也愈感珍惜。您是我唯一的朋友，在这里，只有您一个人爱我。要知道，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知道您有多爱我！我的一个微笑、一行书信都能让您觉得幸福，现在您却不得不和我分开。您独自一人留在这里可怎么办！您留在这里能依靠谁，我善良、珍贵、唯一的朋友！我把那本书、绣架和刚开个头书信留给您，当您读这已开了头的几行书信时，您可以把下面没写出的内容想象成您希望从我这儿听到或是读到的任何话语，任何我曾经写信对您说过或是到现在也没说过的话语！您要记住您可怜的瓦莲卡，她曾经那么深深地爱过您。您的所有信件我都留在费多拉的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您写信说您病了，可是贝科夫先生今天哪儿都不让我去。我会给您

写信的，我的朋友，我向您保证，但是以后会发生什么，就只有上帝知道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永别了！……哦，我现在多么想拥抱您啊！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再见。您要幸福地生活，要身体健康。我会永远为您祈祷。哦，我是多么忧伤啊！我整个灵魂都感觉到压抑与痛苦。贝科夫先生在叫我。

永远爱您的瓦·多

现在我的心头满是泪水，泪水充盈……它令我窒息，撕碎了我的心。再见吧。

上帝啊！我是多么伤悲！

记住我吧，记住您可怜的瓦莲卡！——又及

宝贝儿，瓦莲卡，我亲爱的，我珍贵的人！

他们要把您带走，您要走了！他们要把您从我这儿带走，还真不如把我的心从我的胸膛里剜出来！您怎么能这样！您明明在哭泣，却还要离开？！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满纸泪痕，可见您并不想走，是他们硬要带您走，可见您舍不得我，您爱我！今后您要 and 谁在一起生活，又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在那里，您的心会苦闷忧伤，会凄凉冷清。苦闷会吸干您的心血，忧伤会把您的心撕成两半。您会在那里死去，会被人埋进那潮湿的泥土里，没有人为您哭泣！贝科夫先生只会顾着打野兔……唉，宝贝儿，宝贝儿！您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您怎么能下决心走这一步？您这是在做什么，在做什么，您怎么对自己做出这种事！要知道，在那里，他们会把您送进坟墓，他们会把您折磨死，我的小天使。要知道您柔弱得像根小小的羽毛，宝贝儿！我又在哪儿呢？我这个傻瓜怎么光顾看热闹呢！我明明看出这是小孩子在瞎胡闹，是小孩子的脑瓜儿出了毛病！我本该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可是没有，我这个傻瓜简直愚蠢透顶，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这事很对，仿佛这事跟我毫不相干，居然还为了荷叶边跑前跑后！……不行，瓦莲卡，我要起来；也许，到明天我的身体会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够起床了！……宝贝儿，我要扑到车轮底下，我不放您走！啊，不行，这又算怎么回事？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要和您一起走，如果您不带我走，我就跟在您的马车后面跑，我要拼命地跑，直到跑断气。还有，您是否知道，您要去的这个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宝贝儿？您大概是不清楚的，那就让

我告诉您吧！那里是草原，我亲爱的，是草原，光秃秃的草原，就像我的手掌一样光秃秃！那里的婆娘麻木无情，那里的男人没有受过教育，常常喝多酒。现在这个时节，那里树上的叶子已经纷纷落下，总是在下雨，冷飕飕的——可是您却要到那里去！当然，贝科夫先生在那里有事可做，他可以去打野兔，而您呢？您想做个地主太太吗，宝贝儿？您看看您自己，您像地主太太吗？……事情怎么会这样，瓦莲卡！今后我将给谁写信呢，宝贝儿！是啊！您要仔细考虑考虑，今后我将给谁写信？我再叫谁宝贝儿？我用这么亲昵的称呼去叫谁？以后我又到哪儿才能找到您呢，我的小天使？我会死的，瓦莲卡，一定会死去，我的心承受不了这种不幸！我爱您，如同爱上帝的的光辉，如同爱亲生女儿；我爱您的一切，宝贝儿，你是我的亲人！我只为您一个人而活！无论是工作、抄文件，还是来回奔波、散步，并将自己所见所思倾诉于纸、写成情深意切的书信，所有这一切我都乐于去做都是因为您，我的宝贝儿，就住在这里，在我的对面，离我很近。您大概不清楚这些情况，可是一切确实实就是这样！您听我说，宝贝儿，您再考虑考虑，亲爱的，您要离开我们，这怎么能行呢？我亲爱的，您不能走，不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走！何况外面正下着雨，而您的身体本就虚弱，您会着凉的。您的马车会被淋湿，一定会被淋湿。您一出城门，马车就可能坏掉，好像故意坏掉似的。要知道，在彼得堡这儿，马车的质量令人堪忧！这些马车制造匠我都认识，他们只能制作些模型、玩具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也做得不结实，我发誓，他们造不出结实的东西！宝贝儿，我要跪在贝科夫先生的面前，向他说明，向他说明一切！而您，宝贝儿，也要跟他说清楚，跟他说清楚道理！您要告诉他，说您要留下来，您不能走！

唉，为何他不在莫斯科娶个商人的女儿呢？该让他在那里娶个商人的女儿才对！他若娶个商人的女儿会更好，也更适合他，要适合得多，其中的道理我很明了。我要能把您留在身边该多好啊！宝贝儿，这个贝科夫对您来说算是什么呢？他怎么就突然让您觉得很可爱了呢？也许，是因为他总给您买荷叶边吧，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可是，荷叶边算得了什么呢？它又有什么用呢？它，就是个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交谈话题是关于人的生命，而荷叶边，宝贝儿，只是一块破布而已，荷叶边就是一块破布。等我领到薪水，我亲自给您买荷叶边，买许多荷叶边；宝贝儿，我认识一家小店铺，只是您要等我领到薪水，我的小天使，瓦莲卡！唉，上帝啊，上帝！可是您却一定要和贝科夫先生去草原，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唉，宝贝儿！……不，您还得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一切情况，您离开这里到了那儿，就从那儿给我写信。不然的话，我的小天使，这就是最后一封信了！这样不行，这封信不能成为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怎么

就突然无可挽回地成为最后一封信了！这样不行，我要写信，您也要写.....否则的话，我的文笔现在刚有些像样.....唉，我亲爱的，还谈什么文笔！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想再看一遍，也不会再做文字上的修饰，我只是一门心思在写，只想多给您写一些.....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我的宝贝儿！

白夜⁴⁹——录自一个幻想者的回忆

谷羽译

.....也许它被创造成形，
是为了哪怕在瞬息之间，
紧紧贴近你的心灵？

伊·屠格涅夫⁵⁰

第一个夜晚

这是个奇妙的夜晚，这样的夜晚，亲爱的读者，只有我们年轻的时候才能遇到。天空是这样清澈明净，星光璀璨，看它一眼，就会忍不住暗暗自问：在这样的天穹下，难道还会有各种各样发怒赌气、任性胡为的人吗？这也是个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非常幼稚，不过，但愿上帝让这样的问题时时萦绕在您的心中！.....既然提到了任性胡为和各种各样的先生，我就不能不回顾一番自己在这整整一天当中的高尚举止。从清早起就有一种古怪的愁绪折磨着我。我忽然觉得自己孤零零的，人们全都抛弃了我，不理睬我，回避我。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发问：这里提到的人们究竟是谁？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几乎没结识一个熟人。不过，熟人对我有什么用呢？没有熟人，我也熟悉了整个彼得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彼得堡人都收拾停当，突然前往别墅消夏的时候，我才觉得人们全都抛弃了我。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我觉得害怕，满怀愁绪，在城里游荡了整整三天，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无论去涅瓦大街，去公园，还是在沿河街上徘徊，过去一年在同一地点、固定时间见惯了的那些面孔，如今一个也看不见了。他们当然不认识我，而我却认得他们。我能很快认出他们；我几乎研究过他们的相貌特征——他们欢喜的时候，我为他们高兴，他们忧愁的时候，我替他们难过。我和一个老头儿可说是有了交情，我天天都能按时在丰坦卡河边遇见他。他脸色凝重，心事重重；总在自言自语，左手不住地挥动，右手拄着一根有木瘤的、带镶金圆头的长手杖。他也发现了我，对我非常关注。如果我在

丰坦卡河边的老地点没有准时出现，我相信，那老头儿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有时几乎要彼此点头致意，尤其在两个人的心境都很愉快的时候，不久以前，我们整整两天没有碰面，第三天遇见的时候，我们已经伸手要去脱帽了，多亏马上醒悟过来，连忙把手放下，彼此心照不宣地擦肩而过。我也熟悉那些楼房。在我走路的时候，每一所房子好像都跑到我面前的街上，所有的窗户都望着我，差一点要说：“您好，贵体如何？谢天谢地，我很好，到五月份又要给我加盖一层啦。”或者说：“您身体好吗？明天就要给我修饰一番啦。”再不然想说：“我差点儿被烧毁了，真把我吓了一跳！”如此等等。这些房子当中，有些是我心爱的对象，有些是我亲密的朋友；其中有一幢预定在这个夏天要由建筑师来进行整修。我要每天去看它，千万别让他们随便乱修，求上帝保佑它永世长存！……不过，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浅粉红色的小房子，和它有关的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石头房子，它那样彬彬有礼地注视着我，有时那样不无自豪地望着左右笨拙的邻居，每当我偶尔从它的旁边走过，就感到满心欢喜。出人意料的是，我上星期从街上走过，朝我那位朋友望去——我忽然听见了抱怨的呼声：“他们把我涂抹成黄颜色啦！”这些坏蛋，野蛮人！他们什么都没有放过：圆柱、房檐，全都一样，我的那位朋友变黄了，活像一只黄雀。这件事惹得我真想大发脾气，直到目前我都没有勇气去看望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它已经面目全非，被涂抹成中国皇帝所崇尚的颜色了。

这样一来，读者，我究竟是以什么方式熟悉了整个彼得堡的，您总该明白了吧。

我已经说过，烦闷不安整整折磨了我三天，最后，我才弄清了它的缘由。在街上，我心里不好受（那个人不在，这个人也不在，有一个模样熟悉，他到哪里去了呢？）——可是，待在家里我照样坐卧不宁。我冥思苦想了两个晚上：我住的这间陋室里，究竟缺少些什么呢？待在屋里，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呢？——我困惑不解地扫视着我那被烟熏脏的绿色墙壁，挂着蜘蛛网的天花板，蜘蛛网织得不错，这是玛特廖娜干的好事；我反复打量我的全部家具，察看了每一把椅子，心想，祸根也许就在这里（因为哪怕有一把椅子没有摆在昨天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别扭）。我还看了窗户，可是这样做都是枉费气力……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见轻松！我甚至想到把玛特廖娜喊了来，就蜘蛛网的事以及显得肮脏邋遢的整个环境，用父亲般的爱护口吻当场数落她一顿；但是，她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便走开了，因此蜘蛛网至今还安然无恙地

挂在原处。只是到今天早晨，我才终于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哎！原来是人们把我撇下，全都溜到别墅去了！请原谅我用了一个庸俗的字眼儿，不过，我已经无心顾及用词的高雅了……因为彼得堡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都在陆陆续续运往别墅；因为每一位仪表堂堂的体面先生，在我看来，一旦他雇了车夫，马上就会变成可敬的家长，处理完了日常公务之后，正一身轻松地奔赴别墅，投向家庭的怀抱；因为每一位过路人的脸上现在都显出了完全异样的神情，一碰到什么人，似乎都会说出：“先生，我们只是暂时路过这里，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到别墅去了。”要是有一扇窗户轻轻打开，先是雪白纤细的手指敲几下窗棂，随后就有一个俊俏姑娘探出头来，招呼卖盆花的小贩——我不动地方立即想象得出，这些花儿被人买去，完全不是为了在闷热的都市住宅里观赏，而是由于人们很快要去别墅，好随身带去这些盆花。不仅如此，我的奇妙发现已经卓有成效——单凭一个人的仪表，我就能准确无误地指出他住什么样的别墅。住在石岛和阿普捷卡岛以及彼得戈夫大道的人们，特点是举止温文尔雅，夏装款式时髦，进城乘坐的马车华丽精美。那些住在帕尔戈洛沃或稍远处的人，以其豁达干练的风度使人“过目难忘”；去十字架岛的消夏客表情安逸欢快是显著的特征。只要我一遇见排成长队的马车车夫，一个个手握缰绳，傍着马车懒洋洋地迈动脚步，车上载着多如山积的各种家具，桌子、椅子、土耳其式的和非土耳其式的沙发以及其他家用器具，在这些什物的上面，在货车的车顶上，往往端坐着一位衰老的厨娘，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主子的财物；只要我一看见装着沉重的家用器具的船只沿着涅瓦河或丰坦卡运河徐徐行进，驶向黑河和那些岛屿——那么，这些货车和船只在我的眼里就会成十倍、百倍地增多；似乎一切都已启运搬走，一切都已用成队的车船搬往别墅；整个彼得堡似乎都有变成一片荒漠的危险，为此，我终于感到羞愧、委屈和忧伤；我根本无处可去，也不可能去别墅。我倒是乐于跟着每一辆货车步行，陪着每一位仪表堂堂、雇有马车的先生乘车；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邀请我；仿佛都把我忘记了。仿佛在他们眼里，我实际上不过是个陌路人！

我走了很多路，走了很久，以致像往常那样，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忽然发现竟然来到城门口。我顿时高兴起来，一步跨过拦路杆，在庄稼地和草地间行走，毫无倦意，浑身觉得轻松，心头如释重负。所有的过路人都那样亲切地望着我，差一点就要向我点头致意了；所有的人都为什么事情兴高采烈，他们无一例外都抽着雪茄烟。因此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大自然的景色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这个一直

关在城里，几乎闷个半死的都市人惊喜不已，恍惚间就好像到了意大利。

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动人之处，随着春天的来临，大自然会突然间勃发出全部生机，迸发出上天赋予的全部活力，含苞吐叶，披上新装，开放出姹紫嫣红的花朵……不知为什么，这景色让我联想起一个纤弱的、病容憔悴的姑娘，你望着她，有时感到痛惜，有时感到怜爱，有时候呢，她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然而转眼之间，她却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变成一个难以形容的、秀丽的美女，你会大感惊奇，如醉如痴，不由得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双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眼睛放射出这种火焰般的光华？是什么使这样苍白消瘦的双颊泛出了红润？是什么使这样文静的面庞充满了激情？什么原因使姑娘的胸脯这样剧烈起伏？是什么使这可怜的姑娘忽然间脸上焕发出活力、生机和俊美，现出这样容光照人的笑靥，迸发出这样活泼爽朗的笑声？你往四周看看，想寻找出一个什么人来，你猜想……但是那一瞬间已经过去了，也许，第二天你遇见的又是以前那若有所思、惆怅迷惘的目光，又是那苍白的面孔，那种在举止中流露出的温驯、胆怯乃至悔恨的神情，甚至是由于短暂欢欣所留下的那种极度苦恼和忧伤的痕迹……因此你会惋惜转瞬即逝的美就这样匆促，这样一去不复返地凋谢了，它在你的面前竟这样虚幻地徒然闪过——你感到惋惜，因为你甚至来不及爱它……

不过，我度过的那个夜晚毕竟比那个白天美好！情况原来是这样：

我很晚才回到城里，我向寓所走去的当儿，时钟已打了十下。我走的那条路正是运河堤岸街，我一边走，一边唱，因为我在高兴的时候必定要独自哼个什么曲子，凡是一个满心欢喜的人，在他感到欢乐的时候，却没有朋友或者好心的熟人来分享他的欢乐，都必定是这种样子。忽然间，发生了一次最让我出乎意料的奇遇。

那边有个女子，靠近运河栏杆，只见她把胳膊肘撑在栏杆上，好像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浑浊的运河水。她头戴招人喜欢的宽檐帽，披着式样时髦的黑斗篷。“这准是个黑发姑娘。”我想。看来她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当我屏住呼吸，怀着一颗狂跳的心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甚至动都没动一下。“奇怪！”我想，“大概她想什么想得入迷了。”我忽然站住，僵在那里了。我听到低低的抽泣声。对！我没有听错：姑娘在哭，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阵呜咽啜泣。天啊！我的心揪了起来。尽管我见了女

人就胆怯，但这次遇上的可是非同寻常的时刻！……我转身向她走近一步——假如我不知道“小姐”这一称呼在俄国上流社会的所有小说中已经用过千百次的话，我准会冲她喊一声“小姐”，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才没有喊出来。但是，就在我琢磨字眼儿的当儿，姑娘清醒了，扭头看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忙把头一低，从我身旁溜过，顺着沿河街走了。我随即跟在后边，可是她已经有所觉察，离开了河岸，穿过街道，沿着人行道走去。我没有胆量横穿街道。我的心像一只被逮住的小鸟儿抖个不停。突然，意外发生的一个情况帮了我的忙。

在人行道那边，离这陌生的姑娘不远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已经到了老成持重的年纪，但步态却说不上稳重。他小心地扶着墙壁，脚底下踉踉跄跄。姑娘走得疾飞如箭，急匆匆、战兢兢的，大凡姑娘们不肯让人自告奋勇在夜晚送她们回家时，走起路来都是这样：当然，脚步蹒跚的先生怎么样也追不上那姑娘，假如不是我的好运气怂恿他采用了不正当手段的话。我的这位先生没跟任何人打个招呼，便突然离开原地，拔腿飞奔，追赶那个我不认识的姑娘。姑娘一阵风似的跑开，但摇摇晃晃的先生穷追不舍，终于追上了，姑娘尖声大叫——这时候，我得感谢命运，这一次，我的右手正好握着那根带木瘤的、出色的手杖。我猛地蹿上对面的人行道，那位动作冒失的先生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领悟出不容反唇相讥的情理，因而没有作声，便落到了后边，等我们走出很远了，他才用措词相当强硬的语言向我表示抗议。但他的话，我们几乎已经听不见了。

“请允许我挎着您的胳膊吧，”我对那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说，“这样他就不敢再来和我们纠缠了。”

她默默地向我伸出臂膀，由于激动和惊吓，她的胳膊仍在发抖。哦，莽撞的先生！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感激您啊！我扫了她一眼：果然是个非常可爱的黑发姑娘——我猜对了；她那黑黑的睫毛上还闪着晶莹的泪珠，是由于刚才的惊恐，还是因为以往的悲伤而流泪——我可不知道。然而她的唇边已经漾出笑意。她也偷偷看了看我，脸上微微泛出红晕，随即垂下了眼睛。

“瞧，刚才您为什么把我撇开呢？要是我在旁边，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

“可是我不了解您啊，我以为您也……”

“难道您现在就了解我吗？”

“有一点儿了解了。不过，就说这件事吧，您为什么发抖呢？”

“啊，您一下子就猜到点子上啦！”我回答道，由于发觉我的这位姑娘聪明伶俐而格外高兴：因为聪明从来不会和美貌不相容的。“对，您一眼就看透了您碰到的是个什么人。不错，我见了女人就发怯，就不安，我不否认，这种不安的心情并不亚于您在几分钟前受了那位先生惊吓时恐慌不安的程度……我现在仍觉得有些慌乱。好像在做梦，可是我即使在梦中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一位女性说话。”

“怎么？真——的——吗？……”

“真的，如果说我的胳膊还在发抖的话，那么，这就是因为它从来还不曾接触过您这么好看、这么柔细的臂膀。我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换句话说，我一向不习惯和女人相处。这会儿我就弄不清楚——是否跟您讲了什么蠢话？请您直率地跟我说吧；我可以预先告诉您，我可不是那种一触即跳的人……”

“不，没什么，没什么；恰恰相反。既然您已经要求我有话直说，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女人们喜欢的就是这种腼腆的性格；要是您想再多了解一些的话，我可以表示也很喜欢这种性格，而且我在到家以前，是不会把您撵走的。”

“您将使得我，”我脱口而出，兴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很快就不再觉得胆怯，这么一来，我再也没有什么手法可用啦！……”

“手法？什么手法？干什么用？这话说得可不好。”

“我错了，再不这么说啦。我说走了嘴；不过，您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在这种时刻没有任何欲望呢……”

“想让人家喜欢，是吗？”

“嗯，对；那就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发发善心吧。您可以评判我是

个什么人！要知道我已经二十六岁啦，可是我从没有看上什么人。唉，我怎么才能把话说得中肯、得体和恰到好处呢？把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告诉您，也许对您会更好一些……我的心渴望倾诉时，我就难以保持沉默。好吧，全都无所谓……信不信由您，我没有结识过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连一个熟悉的也没有！我只是成天幻想，到头来总会在什么时候遇上一个人。您要是能了解我曾经有过多少次这种方式的恋爱就好了！……”

“可是怎么去爱，又爱上了什么人呢？……”

“没爱上什么人，爱的是理想，爱的是梦中人。我凭借幻想创作了一套套爱情小说。哦，您不了解我！真的，不必隐瞒，我遇见过两三个女人，可她们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呢？不过是几个女房东罢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您一些事情，会让您笑个够的。有几次在街上，我想跟一位贵妇人说话，只是随便说几句话，自然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话自然要说得腼腆、庄重、热情；我想告诉她，我孤单得要死，求她不要撵我走，告诉她我无缘结识任何女人；让她意识到，不拒绝像我这样一个不幸者羞怯的恳求，甚至是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最后我要说，我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请她跟我说两句像对待兄弟一般有同情心的话，不要一迈步就赶开我，要相信我的话，倾听我要说的话，要是想笑话我也不要紧，但要鼓励我，跟我说两句话，仅仅两句，哪怕此后我和她永远不再相见……您毕竟笑了……话要说回来，正是为了让您笑一笑，我才说这些的……”

“您别计较，我笑的是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去试试，准会成功，即便在大街上去尝试，也许都能如愿；越坦率越好……任何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只要她不愚蠢，或者说，只要她当时不为什么事情特别生气，她就不会那么狠心，决不会连您那样怯懦地求她说两句话都不肯说就打发您走开……可是，我说的是什么呢！她准是把您当成疯子啦。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人怎么生活在世上，我自己倒是了解得很多！”

“啊，谢谢您啦！”我大声说道，“您还不明白，现在您都为我做了些什么。”

“好啦，好啦！不过还要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看得出我是这样一

个女人，跟她……嗯，您认为她值得……关心和交往……总之，不是您所说的那种女房东。您打定主意朝我走过来，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您是孤身一人呀，那位先生也太无礼了，现在是夜里：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您自己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不对，不对，早在这事以前，在那里，在路那边，您不是已经有意朝我走过来吗？”

“在哪里？在哪一边？不过，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怎样回答您才好；我担心的是……您知道吗？我今天很幸福；一边走一边唱，我跑到城外；我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幸福的时刻。您……我也许只是觉得……哦，如果我使您又想起刚才的事，就要请您原谅了：我觉得您正在哭泣，我……我不忍心就那么听着……我的心里难受……啊，我的天！难道我就不能为您分忧吗？难道对您怀有兄弟般的爱怜之心也是罪过吗？……对不起，我说出了爱怜这个词儿……喏，总而言之，难道我情不自禁地想走近您的身边也会冒犯您吗？……”

“别说了，够了，不必再讲了……”姑娘低下头，紧握着我的手说，“全怪我自己不好；不该提这事；不过，我很高兴，我没有看错您……可是，您瞧，我都到家了；我该从这里进胡同；只有两步路……再见，谢谢您啦！……”

“难道就这样，难道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的吗？……难道到此为止了吗？”

“瞧您说的，”姑娘笑着说，“起初您只想要我说两句话，可现在却……不管怎样吧，我对您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们或许还能见面……”

“我明天还到这里来。”我说，“噢，原谅我，我已经在恳求了……”

“好吧，您一点耐心都没有……您简直是在提要求了……”

“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打断了她的话，“如果我又对您说了什么蠢话，那就请您原谅吧……我想说：明天我不能不到这里来。我是个爱幻想的人；我缺乏真正的生活，在我看来，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是非常

罕见的，因此我不能不来重温旧梦。我会通宵达旦地思念您，整个星期、一年到头地思念您。明天我一定来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回忆前一天的情景。我会觉得很幸福。这已经是个叫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在彼得堡，像这样的地方有过两四处。有一次，我追忆往事，甚至哭了起来，就跟您一样……谁知道呢，十分钟前您哭泣流泪，说不定也是由于想起了往事……不过，请原谅，我又忘乎所以了；也许，过去的什么时候，您在这个地方曾感到非常幸福……”

“好吧，”姑娘说，“我明天大概还会来这儿，还是十点钟。我看得出，我已经拦不住您……实际情况是：我不来不行；您不要以为我是跟您约会；现在有言在先，我必须到这里来，是为了我自己的事。不过，好吧……嗯，我索性跟您直说了吧：您当真要来，我也无所谓；首先，像今天这样不愉快的事还可能发生，这倒没什么关系……一句话，我不过想见到您……好跟您说两句话。只是，您得明白，现在您不会把我看得很坏，是吧？别以为我为人轻浮，私下约会……我是不会跟别人有约会的，除非是……不过，我还是保守秘密吧！可我们事先要有个协议……”

“有个协议！请说，请说，先把一切都说出来；什么事我都同意，什么事我都不在乎。”我兴奋地叫了起来，“我可以担保：一定恭敬从命……您是了解我的……”

“正因为了解您，才会请您明天来。”姑娘笑着说，“我完全了解您。不过，请注意，您得答应一个条件；首先，您要乖乖的，我让您干什么，您就得干什么——瞧，我说话很直率，您可不要爱上我……那可不行，您要听话。我倒乐意交个朋友，好，我把手伸给您……但恋爱可不行，求求您啦！”

“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叫道，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算啦，不必起誓，因为我知道，您会燃起激情，像火药一样爆发。我这样说话，请别见怪。要是您知道就好了……我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帮我出出主意的人，不过您是例外。我了解您，就像我们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朋友……您不会言而无信，是吧？……”

“您看得出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熬过这一天一夜。”

“去好好睡一觉，晚安！——要记着，我已经信得过您了。您刚才发的感慨真好：人的每一种情感，甚至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您知道吗，这话说得真好！使我马上闪过一个可以信赖您的念头……”

“感谢上帝！不过，信赖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

“明天再说，暂且保密。这对您会更好一些；看上去隐隐约约还有点浪漫气息呢。明天，我也许会告诉您，也许不会……我还是想先告诉您一些情况，好加深我们的相互了解……”

“噢，明天我要把自己的身世全讲给您听！这是怎么啦？我真是碰上了奇迹……天啊，我是在哪里啊？请告诉我，您从一开始就没有发脾气，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把我赶走，您会为此感到不满吗？只用两分钟，您就使我成了永远幸福的人。对，一个幸福的人；谁知道呢。也许您使我得到了内心的和谐，排除了我的疑虑……也许，这样的时刻正在临近……好吧，明天我要向您和盘托出，您会明白一切的一切……”

“好，我答应；您要从头讲起……”

“我同意。”

“再见。”

“再见。”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我徘徊了整整一夜，就是下不了回家的决心。在明天到来前我是多么幸福啊！……

第二个夜晚

“好啊，您总算熬过来了！”她握住我的双手，笑着对我说。

“我在这儿已经两个钟头了；您不明白，这一天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明白，我明白……还是言归正传吧。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吗？可不是要像昨天那样胡扯一通。我想说的是：今后我们应当表现得更聪

明些。昨天我想了很久，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

“什么事，什么事应当更聪明些呢？就我这方面而言，但愿如此。不过，说真的，我像现在这样聪明，一生当中还是头一回呢。”

“真的吗？首先，我求您不要把我的手攥得这么紧；其次，我要向您声明，今天我已把您琢磨了很久了。”

“噢，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吗？结果是一切都要从头来，因为我今天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我对您还毫不了解；我昨天的表现像个孩子，像个小姑娘；自然啰，所以会这样，全怪我下不了狠心，就是说，我吹嘘了自己，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从剖析开始，而以赞美告终。因此，为了改正过错，我下定决心要对您进行一次最彻底的了解。由于无法找到别人打听您的情况，所以您必须自我介绍，把您的底细全部说出来。好啦，您究竟是什么人？快点，请开始说吧，说说您的身世。”

“身世！”我惊叫起来，“身世！可是谁告诉您，说我有什么身世？我没有什麼身世可说……”

“如果您没有什么身世，又是怎样活到现在的呢？”她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身世可言！是这样，我活着，就像日常所说的，关门过日子，也就是完全无依无靠——孤单单一个人，孑然一身，什么是孤身一人，您懂得吗？”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这么说，您从来没遇见过任何人吗？”

“啊，不，遇见倒是遇见过——可我终究还是孤身一人。”

“怎么？难道您没有和什么人说过话吗？”

“严格说来——没有说过。”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请说说看！等一下，让我猜猜：您大概和我一样，也有个奶奶。我奶奶是个瞎子，一辈子不肯放我出门，什么地

方都不准去，害得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两年前，我闹了一次，她眼看管不住我了，就想出了个主意，把我叫去，用别针把我的衣服和她的连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们俩就这样整天坐着；她虽然眼睛看不见，却能织袜子，我只得坐在她旁边做针线活儿，或是念书给她听——这种老办法真怪，我被她用别针拴住已经两年了……”

“唉，我的天，真可怜！可是我没有，连一位这样的奶奶也没有。”

“既然没有，您怎么会在家里坐着呢？……”

“听我说啊，您不是想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

“哎，对呀，对呀！”

“要按‘人’这个词儿的严格意义说？”

“要完全按严格的词义说。”

“好，我——是一个怪人。”

“怪人，怪人！什么怪人？”姑娘高声说道，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整整一年都没有机会大笑似的，“跟您在一起可真有意思！看，这里有张长椅，咱们坐一坐吧！没有人路过这里，谁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您开始说您的身世吧！因为您是说不服我的，您有您的经历，只是瞒着不说罢了。您先讲讲怪人是什么意思？”

“怪人？怪人嘛，就是脾气古怪的人，荒唐可笑的人！”我回答道，随着她那带有稚气的笑声，我也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性格。请注意：您知道什么是幻想家吗？”

“幻想家！瞧您说的，怎么会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个幻想家！我有时坐在奶奶身边，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不往脑袋里钻呀！哎，一个人要是开始胡思乱想，就会想入非非——‘好家伙，我居然嫁给了一个中国皇子……’要知道，有时候幻想起来还真惬意呢！不，也不尽然，天晓得！特别是撇开幻想专想心事的时候。”姑娘又补了一句，这时的神情已变得相当严肃了。

“太妙了！您既然嫁过中国的帝王，自然会完全理解我。好，请听吧.....不过，等一下：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叫什么.....”

“总算想起来了！您早就该想到呀！”

“啊，上帝！我这脑子竟没有想到，我是太高兴了.....”

“我叫娜斯津卡。”

“娜斯津卡！就这些？”

“就这些！难道您觉得少吗？您这人真是贪心不足啊！”

“觉得少吗？恰恰相反，很多，很多，非常之多。娜斯津卡，您这个好姑娘，即使从初次见面时起，您在我心目中就已经是娜斯津卡了！”

“这就对了！请讲吧！”

“好，娜斯津卡，那就听我讲一讲多么荒唐可笑的身世吧。”

我在她的身边坐下，摆出一副近乎迂阔的庄重神态，像念稿子似的讲了起来：

“娜斯津卡，也许您还不知道，彼得堡有一些相当古怪的偏僻角落。那一轮普照全体彼得堡人的太阳，好像对这些地方不屑一顾；而照射着这些角落的似乎是另一个特地为它们定制的新太阳，它放射出奇特的异样光华照耀着一切。在这些角落里，亲爱的娜斯津卡，生活也似乎完全不同，与我们周围那种沸腾的生活毫无相似之处，这种生活也许存在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未知世界，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不是在我们这个严峻的、无比严峻的时代。这种生活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热切的理想以及（唉，娜斯津卡！）呆滞无聊和庸碌无为之类的大杂烩，甚至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卑鄙，这就更不必去说了。”

“嘿！我的天呀！好一段开场白！我听到的都是些什么呀？”

“请听我说，娜斯津卡（我觉得叫您娜斯津卡永远也叫不够），请听我说，在这些偏僻角落里住着一些古怪人——幻想家。如果要下一个

严密定义的话，幻想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某种中性动物。幻想家多半蛰居在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好像在那里隐匿藏身，甚至怕见白天的阳光；他只要钻了进去，就会像蜗牛一样跟他住的角落长在一起，换句话说，他在这方面至少酷似乌龟，那种把身子和住处连在一起的有趣的动物。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这样喜爱周围的四堵墙壁，喜爱那一律涂成绿色、熏得乌黑、阴暗凄凉、散发着呛人烟味的墙壁呢？这位可笑的先生，只有很少几个熟人，其中有一位来访问他的时候（结果是所有的熟人都拂袖而去，再不登门），这个可笑的人，接待客人时，竟是那样尴尬窘迫，脸色大变，张皇失措，好像他在屋里刚犯下什么罪行，好像他偷偷印了一些假钞票，或是写了什么诗要投给杂志，还附上一封匿名信，信里声称诗的真正作者已经去世，作为诗人的朋友认为把诗人的遗作公之于世是他的神圣职责，这都是为什么呢？请告诉我，娜斯津卡，为什么这两个朋友话不投机呢？为什么这位突然光临、陷入窘境的朋友，这位在别的场合会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大谈女性和其他有趣话题的朋友，既无笑声，又讲不出一句俏皮话呢？最后，这位大概是结识不久的朋友，初次来访时（照此情形，大概不会有第二次来访，下次肯定不会再来了），望着主人阴沉的脸，尽管这位朋友善于随机应变（姑且认为他还算机灵），竟弄得这样尴尬，处境如此之僵。而主人呢？尽管做出巨大的努力，然而却是徒劳。他想使谈话变得顺顺当当、花花哨哨，从自己这方面显示一下上流社会的博学气派，也开始谈论女人，甚至低首下心，去迎合那个走错了门、不该到他家做客的可怜的人，但还是不免局促，无计可施，这都是为什么呢？再说，客人猛地抓过帽子，很快起身告辞，好像想起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从一再表示歉意、力图挽回面子的主人那热烈握别的手里匆匆抽出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位起身要走的朋友，嘿嘿冷笑，刚出门口，立刻暗暗发誓，永远不来看这个怪物，虽然这个怪物实际上是个再好不过的小伙子。与此同时，这位朋友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幻想，无法摆脱一个小小的古怪念头，这就是：要把刚才的交谈者在整个会面期间的脸色和一只倒霉的小猫的神情约略做一对比，小猫被孩子们蛮横地抓住，揉来搓去，受到恐吓与百般欺凌，弄得狼狈已极，最后，躲开了那些顽童，钻到椅子下面的阴暗处，在那里休息，整整一个小时气得竖起背毛，喷着鼻息，用两只爪子洗它那蒙垢受辱的小脸，此后很久很久还怀着敌意，观望四周的天地和动静，甚至怒视着好心肠的女管家为它留下的主人家的残羹剩饭，这又是为什么？……”

“您听我说，”娜斯津卡插话了，她两眼圆睁，微微张着小嘴，一直

带着惊讶的神情听我说话，“您听我说：我根本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向我提出这样一些荒唐可笑的问题；不过，我料想，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遭遇一定和您有关，每字每句都和您有关。”

“毫无疑问。”我煞有介事地回答。

“好，既然毫无疑问，那就接着讲吧。”娜斯津卡说道，“因为我很想了解结局如何。”

“娜斯津卡，您想知道，我们的主人公，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我这个人，因为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自己的角落里都干了些什么吗？您想知道，为什么一位朋友的不期而至，竟害得我整天这样惊慌、忙乱、举止失措吗？您想知道，我的房门被人推开时，为什么我会惊恐得跳起来，窘得满脸通红？为什么我不善于款待客人，而自己的殷勤好客反倒成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并为此羞愧得要死吗？”

“嗯，不错，不错！”娜斯津卡回答说，“正是这样。请注意：您讲得真是出神入化了。不过，可不可以讲得不那么天花乱坠呢？您说的很像是从书本上读来的。”

“娜斯津卡！”我用庄重的严肃口吻回答道，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亲爱的娜斯津卡，我知道，我是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很抱歉，我不会用别的方式讲话。现在，亲爱的娜斯津卡，现在就好比是所罗门王的魂灵，它在贴有七张封条的坛子里禁闭了一千年，这七张封条终于被人撕掉了。现在，亲爱的娜斯津卡，我们久别重逢了——因为我很早以前就认识您，娜斯津卡，因为我早就在寻找一个人，这次见面就是征兆，表明我找的正是您，说明我们命中注定要在此刻相会——现在，我头脑中的几千个闸门都已经打开了，我必须让滔滔不绝的话语像江河一般奔流，否则我就会憋死。因此，请不要打岔，娜斯津卡，请您乖乖地好好听着；要不我就不讲了。”

“不、不、不！别这样！您讲吧！以后我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了。”

“那我就接着讲：娜斯津卡，我的朋友，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小时叫我特别喜爱。那时，几乎所有的杂事、公事、业务事项都告一段落，

大家全忙着赶回家去吃饭，去躺下休息一会儿，一路上还在琢磨着一些开心的事，全都关系到如何消磨黄昏、夜晚和剩下的闲暇时光。在这一个小时，我们的主人公——娜斯津卡，请允许我用第三人称讲话，因为用第一人称讲这一切委实令人羞愧难当——是这样，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的主人公也并非无事可做，他跟在别人的后面走去。不过，有一种异样的满足神色，在他那苍白的、仿佛已有些发皱的脸上忽隐忽现。他满心欢喜地凝望着晚霞在彼得堡的冬日长空中缓缓消失。我说他凝望，这是撒谎；他不是凝望，而似乎是心不在焉地看着，仿佛已是精疲力竭，或是当时正想着别的更有意思的心事，因而只能抽功夫对周围的一切匆促地、几乎是在无意之间瞥上一眼。他很满意，因为在明天到来前的这段时间里，他可以不去处理使他心烦的各种事务，他很高兴就像一个放了学的小学生，可以去做心爱的游戏和淘气胡闹。只要从侧面看看他，娜斯津卡，您会立刻发现，欢乐的情绪已经影响了他那衰弱的神经和亢奋的病态幻想，产生了难得的效果。您看他正琢磨什么事……您以为他想的是吃什么饭？想的是当天的黄昏？他正出神地看什么呢？他是在注视那位风度翩翩的先生吗？（一辆快马驾辕的华丽马车疾驰而过，那先生正动作别致地朝坐在车里的女士鞠躬致意）不，娜斯津卡，他现在可顾不上这些琐事！这时，他感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已很充实；他不知怎的忽然变得充实起来，难怪落日的余晖在他的眼前这样欢快地闪耀，从他炽热的心灵中引起了一连串感想。这时，他几乎连路都看不清了，而从前路上最细小的东西也会使他感到惊奇。现在‘幻想女神’（如果您读过茹科夫斯基⁵¹的作品的话，亲爱的娜斯津卡）已经用她那只神奇的手织成了金色的底布，又在他面前开始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美妙生活的图案——谁知道呢，这位女神也许会用那只神奇的手把他从回家途中的那条雅致的花岗石人行道上送到七重天上的水晶宫去。您现在不妨把他喊住，突然问他：现在他站在什么地方？走过了哪些街道？——他很可能什么也记不起来，弄不清他走到哪里，站在何处，他会急得涨红了脸，还肯定要扯几句谎，以便保全面子。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非常体面的老妇人彬彬有礼地在人行道中央叫住他问路的时候，他会吓了一跳，差点儿喊出声来，并且惊恐地向四周张望的缘故。他烦恼地皱着眉头，继续朝前走，几乎没有发觉不止一个行人望着他发笑，还扭过头来看他，有个小姑娘有点儿害怕地给他让路，后来睁大了眼睛望着他那旁若无人的满面笑容和手势，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那位幻想女神在嬉戏漫游的翱翔中顺路抓住了老妇人、好奇的行路人、发笑的小姑娘，以及正在丰坦卡河里密密麻麻的驳船上准备过夜的农夫（姑且认为，我们的

主人公当时正沿着河岸走），胡闹似的把所有的人和物统统织到她的底布上，就像蜘蛛网粘住纷飞的苍蝇一样；这时，怪人带着这崭新的捕获物已走回自己的安乐窝坐下就餐，并且已吃完晚饭，直到他的那个忧心忡忡、总是愁眉不展的玛特廖娜已把桌子收拾干净，给他递过烟斗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清醒以后，很感诧异，想起他早已用过晚饭，却根本记不起来是怎样吃的。屋子里暗了下来；他感到心灵空虚，满怀惆怅；整个幻想王国在他的周围破灭了，破灭得没留下一丝痕迹，没发出一点响动和破裂声，便梦一般地飘逝了，而他却记不起来他都梦见了些什么。但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隐隐刺痛和激动着他的心灵，一种新的愿望诱人地撩拨和激发着他的想象力，不知不觉招来了大量新的幻影。小房子里一片沉静；孤寂和懒散鼓励着想象；年迈的玛特廖娜无声无息地在近旁的厨房里忙碌着，煮她的咖啡，而想象，恰似她那只咖啡壶里的水，徐徐升温，慢慢沸腾起来了。想象终于爆出一阵阵微弱的火花，连那本漫无目的顺手拈来的书也从我那位幻想家的手里滑落下来，读过的还不到三页。他的想象再度亢奋、激越起来，一个新世界，一种美妙的新生活，又突然在他的眼前闪现出灿烂的远景。这是新的梦——新的幸福！一服精心焙制、能令人心荡神迷的新毒剂！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又算得了什么！依他那有偏见的眼光来看，我和您，娜斯津卡，日子过得是这样懒散、迟钝、毫无生气；在他看来，我们对自己的命运都深为不满，受尽生活的熬煎！一点不错，您看，其实一眼便能看出来，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冷淡的、阴森的，好像是怒气冲冲的……我的这位幻想家心里想道：‘可怜的人们啊！’他这样想并不是怪！您看，这些神奇的幻象，在这样栩栩如生的奇妙画面上竟是如此迷人、如此怪诞、如此无拘无束、蜂屯蚁聚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位于画面最突出部位上的首要角色，自然是他自己，我们的幻想家，一个尊贵的大人物。请看吧，惊险的奇遇是怎样的五光十色，欢欣的梦境是怎样的层出不穷。您也许要问，他梦见了什么呢？其实何必要问呢？他什么都会梦见……梦见了起初不被承认、后来荣获桂冠的诗人的境遇；梦见了他与霍夫曼⁵²的友情；梦见巴托罗缪之夜⁵³，狄安娜·凡尔依，伊凡·瓦西里叶维奇在攻占喀山之役中的英雄角色，克拉拉·毛勃雷，埃非·迪恩斯⁵⁴，教长会议以及面对教长的胡斯⁵⁵，在《魔鬼罗伯特》⁵⁶中的死尸还魂（您还记得那音乐吗？它散发着墓地的气息！），米娜和勃伦达，别列齐纳之役，在伏·达·伯爵夫人府上的诗朗诵；梦见丹东⁵⁷⁵⁸，克莉奥佩特拉⁵⁹和她的情人，科洛姆纳的小屋⁶⁰；梦见自己的角落，身边可爱的恋人，她在冬天的夜晚听您说话，张着小嘴，睁大双眼，就像您，我的

小天使，现在听我说话一样……不，娜斯津卡，我和您如此向往的那种生活，跟他这个人，跟这个放荡不羁的懒汉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这是不幸的、可怜的生活，但他没有料到，对他来说，也许有朝一日会敲响忧伤时刻到来的钟声，到那时为了过一天这种可怜的生活，他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在自己的全部岁月中放弃幻想；这不是为了换取欢乐，也不是为了获得幸福，而是在那个令人伤心、懊悔、充满无限痛苦的时刻，他不想再做这样的抉择罢了。但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到来之前——他没有任何欲望，因为他超脱于欲望之上，因为他拥有一切，因为他已心满意足，因为他是他自己生活的画师，并且每时每刻都在按照新的设想随心所欲地描绘自己的生活。要知道，这种神话般的幻想世界，要描绘出来是这样的容易和自然！这一切仿佛真的不是幻影！不错，他在某些时候已经准备信以为真，这种生活不是感情激动的产物，不是海市蜃楼，不是臆想的幻觉，而的确是真实的、具体的，是现实存在！究竟为什么，您说，娜斯津卡，究竟为什么他在这种时刻会默然屏息？究竟为什么这位幻想家像中了什么魔法，产生了什么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以致脉搏加快，泪水涌出，湿漉漉的苍白面颊变得通红，全身洋溢着不可抗拒的欣悦之情？究竟为什么一个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在无尽的欢乐与幸福中转瞬即逝，而当玫瑰色的朝霞映红窗户，朦胧虚幻的黎明之光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就像在我们彼得堡一样，这时我们的幻想家筋疲力尽，一头栽到床上，在病态的紧张心情引起的一阵阵兴奋的震颤中慢慢入睡，心里却怀着这般恼人的甜蜜痛楚？是的，娜斯津卡，一个人会陷入困惑，看着看着便不由得相信，激荡着他的心灵的是真切诚挚的热情，不由得相信在他那虚无缥缈的幻想中有某种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可真是想入非非了——比方说吧，爱情来扣他的心扉，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恼人的痛苦……您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深信不疑的！”

“不过，亲爱的娜斯津卡，您看着他时，会不会相信，他在狂乱的幻想中如此热恋着的那个人，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难道他只是在一些诱人的幻景里见过她，或是仅仅在梦境中才体验过这种热恋之情？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手挽手地度过生活中的一些岁月——不曾两个人单独相对，抛开整个世界，把自己的小天地，把自己的一生和情侣的一生连在一起？难道不是她在分手的深夜，伏在他的胸前哀哀痛哭，既听不见阴霾天空下逞凶肆虐的暴雨，也听不见从她那乌黑的睫毛上吹落和卷走点点泪珠的疾风？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梦幻——包括这座凄清、偏僻、荒凉的花园，以及花园里长满青苔，孤寂、阴森的小径，在这里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散步，盼望，伤心，恋爱，那样长久地彼此相爱，‘那样

地久天长和充满柔情！’还包括这座祖传的古怪房子，她在这里居住多年，寂寞而又忧伤，陪伴着性情乖僻的老丈夫，一个总是沉默不语、爱动肝火的人，吓得他们像孩子一样害怕，垂头丧气而又提心吊胆地彼此隐瞒着自己的爱情？他们是多么痛苦，多么担心，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纯真（这无须多说，娜斯津卡），而人们又是多么恶毒！我的天！他后来遇见的不就是她吗？那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在异国南部灼热的天空下，在奇妙的不朽城，在珠光宝气的舞会上，在嘹亮的乐曲声中，在灯火辉煌的皇宫里（一定是在皇宫！），在满是长春花和玫瑰花的阳台上；在那里，她认出了他，于是急忙摘去面罩，悄声说道：‘我自由啦！’随即战栗着扑进他的怀抱；他们狂喜得大叫，互相依偎着，顿时忘记了悲伤、离别和全部痛苦，忘记了远在故乡的阴暗房子，那个老人，那座阴森的花园，也忘记了那张长椅，正是在那张长椅上，她在热烈的最后一吻后，从他由于绝望的痛苦而发僵的臂膀中挣脱出来……啊，娜斯津卡，您准能同意，遇上谁都会惊讶得跳起来，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就像一个把刚从邻居家果园里偷来的苹果塞进口袋的小学生，当一个颀长、健壮的小伙子，一个乐观开朗、爱说爱笑的人，您的那位不速之客，打开您的门，若无其事地嚷道：‘朋友，我刚从巴甫洛夫斯克来！’我的天啊！老伯爵去世了，难以言传的幸福降临了——从巴甫洛夫斯克有人来到了！”

我结束了热情迸发的高谈阔论，激动不已地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希望能勉强自己大笑几声，因为我已经感到有个心怀恶意的小精灵在我的心里开始蠕动，我已经觉得喉咙哽咽，下巴抽搐，两眼逐渐湿润……我原以为，睁着一双聪慧的眼睛听我说话的娜斯津卡会发出充满稚气、忍俊不禁的欢快笑声。我已经后悔扯得太远，徒劳无益地讲那些郁积已久的心事，提起这些事来，我能讲得像照本宣科一般，因为我早已为自己做出了判决，现在忍不住要宣读一遍，坦白招认，并且不指望能得到别人的谅解；但是，叫我吃惊的是，她竟然沉默不语，过了不久，才轻轻握了握我的手，用一种犹豫的关切口吻问道：

“莫非您当真这样过一辈子？”

“一辈子，娜斯津卡。”我回答道，“一辈子，看来，我将这样了此一生！”

“不，不能这样，”她深感不安地说，“也不会是这样；也许，我会

在奶奶身边度过一生。听我说，这样活得太糟了，您知道吗？”“我知道，娜斯津卡，我知道！”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白白地断送了自己的似锦年华！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由于认识到是上帝给我送来了您，我好心的安琪儿，向我指出并证实了这一点，使我更加感到心疼。我坐在您的身旁和您说着话儿，同时很怕考虑将来的事情，因为将来——我又会孤孤单单，又要过那种毫无生气、毫无价值的生活；再说，既然我已经真的坐在您的身旁，感到这样幸福，我又有什么可幻想的呢！啊！祝愿您，亲爱的姑娘，凡事顺心如意，因为从第一次见面，您就不嫌弃我，因为我现在可以说，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有两个夜晚我真正生活过了！”

“哎呀！不，不！”娜斯津卡叫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不，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们不能就这样分手！两个晚上算得了什么呢！”

“啊，娜斯津卡，娜斯津卡！您可知道，您会使我多么长久地感到内心平和？您可知道，由于这样的生活就是罪孽，所以，我也许再不会为我一生中犯下的罪过而苦恼？您不要以为，我这是言过其实，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么想。娜斯津卡，因为我有时就会遇到非常苦恼、非常苦恼的时刻……因为我在那时候已经感到再也无法去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已经完全丧失对真正的现实事物的分寸感和辨别力；因为到头来我会把自己咒骂一通；因为在度过那些幻想的夜晚之后，我又会有片刻的清醒，这片刻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您听见没有，处于生活旋涡中的人群怎样在你的周围喧嚣翻滚，您听到和看见没有，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实际的生活又怎样，您看见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是一潭死水，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像梦境和幻影那样迅速流逝，他们的生活永远日新月异，青春永驻，每时每刻都不相同，而怯懦的幻想却是那么叫人泄气，单调乏味，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这种幻想摆脱不了阴暗面和模糊向往的束缚，是突然遮住太阳的第一片阴云的奴隶，以致如此珍视太阳的、真诚的彼得堡人的心灵苦闷得紧缩起来——而在愁苦之中还谈得上什么幻想！您可以感到，它，这种无穷无尽的幻想，终于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中萎顿枯竭了，因为人会长大成熟，不再需要过去的那些向往：它们已化为灰尘，破成碎片；如果没有另一种生活，才不得不用这些碎片去建造另一种生活。而心灵却仍在追求和向往着别样的生活！幻想家仍在白费心思地重温旧梦，像拨弄灰烬似的，妄想找到一些火星，把它们吹旺，好用重新燃起的火焰去温暖冰冷的心，

在心中重现往昔如此美好的一切，重现令人心荡神驰、热血沸腾、催人泪下、引人目迷五色的一切！娜斯津卡，您知道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我已经不得不举行周年庆祝来纪念自己的种种感受，来纪念从前是那样可爱，而在现实中却从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举行周年纪念，也是基于那种同样毫无结果的愚蠢梦想——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由于连这些虚妄的梦想都已不复存在，而且没有办法再得到它们了；须知梦想也不是不付代价便召之即来的。您可知道，如今我热衷于在一段时间内去追忆和重游那些我自以为曾一度感到幸福的地方，热衷于使自己的现实生活能和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协调一致，因此我常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无所需求，漫无目标，情绪低沉，满心愁苦，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踟蹰徘徊。”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回忆啊！比方说吧，我会想起正是在这个地方，恰好一年以前，正是这个时间，这个钟点，我曾经沿着这条人行道信步闲逛，当时和现在一样孤单、凄惶！还想起那时的梦想也是可悲的，虽然过去未必比现在更好一些，但不知怎的，总觉得那时似乎过得要轻松平静得多，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萦绕心头的阴暗思想；当时没有这种良心的谴责，没有令人黯然神伤、日夜难安的内疚。一个人会问自己：梦想现在何处？然后摇摇头说：岁月流逝太快了！还会自问：在这些岁月中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似锦年华葬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生活过？一个人会对自己说，瞧啊，瞧世人变得多么冷酷。再过一些年后，随之而来的将是令人沮丧的孤独，将是在手杖的支撑下颤巍巍的衰迈晚年，此后便是悲哀和凄凉。幻想的世界将黯然失色，各种向往将枯萎凋谢，像黄叶一样纷纷从树上飘落下来……啊，娜斯津卡！要知道，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甚至没有值得悔恨的事儿，该多么可悲——没有，什么也没有……因为那失去的一切，那不值一提、愚蠢、等于零的一切，不过是大梦一场！”

“好啦，别再让我心酸啦！”娜斯津卡说道，一边抹掉从眼里滚下的泪珠，“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往后我们俩在一起好了；从现在起，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您听我说，我是个普通的姑娘，受的教育不多，尽管奶奶为我请过家庭教师；但是，说真的，我很理解您，因为眼下您跟我讲的一切，当奶奶用别针把我别在她的衣裳上的时候，我就有过亲身体验了。当然，要像您讲得那么好，我可做不到。我受的教育不多，”她犹犹豫豫地又加了一句，因为她对我的动人口才和高雅辞藻还是颇为敬佩的，“不过，我非常高兴，因为您

对我吐露了全部真情。我现在了解您了，完全了解您了。您猜怎么着？我也想把自己的身世讲给您听听，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讲，不过您听了以后，得帮我出个主意。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您能答应替我出这么一个主意吗？”

“哎呀，娜斯津卡！”我回答道，“我虽然从来没替别人出过主意，更不是一个会出主意的聪明人，但是，我现在看得出，我们要是能永远这样过活，倒不失为一种相当聪明的做法，而且每个人都能给对方出很多聪明的主意！哎，我的好娜斯津卡，您要我出什么样的主意呢？有话请直说了吧；现在我是这么幸福快乐，这么智勇双全，讲个什么事儿是毫不费劲的。”

“不，不！”娜斯津卡笑着打断了我的话，“我要的不只是聪明的主意，我要的是情同手足的真诚忠告，就好像您已经爱了我一辈子了！”

“好吧，娜斯津卡，好吧！”我兴奋得叫了起来，“就算我爱了您二十年了，可是也从不会像现在爱得这么强烈啊！”

“把手伸过来吧！”娜斯津卡说。

“在这儿呢。”我答道，一边向她伸过手去。

“好，现在我要讲自己的故事了！”

娜斯津卡的故事

“我的故事有一半您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您知道我有一个老奶奶.....”

“要是另一半也像这么简短的话.....”我笑着插了话。

“别开口，听我说。有言在先：不许插嘴，不然的话，我说不定会被您弄糊涂的。好，您乖乖地听着就是了。”

“我有个老奶奶。我来到她这里时还是个很小的女孩儿，因为我的父母全都去世了。可以肯定，奶奶过去很有钱，因为她现在还常提到当年的好时光。她教我学法语，后来又给我请教师。我十五岁时（现在已

十七岁），我们谁也不再提学习的事了。原因是当时我搞了一次恶作剧；我干了什么事无须告诉您；只要说一句就够了，过错并不大。只是一天早上，奶奶把我叫到跟前，说是她眼睛瞎了，看不住我了，说着便拿起一根别针把我的衣服和她的别在了一起，当时她说，如果我当真不学好的话，我们就要这样坐上一辈子。总之，起初我怎么也无法脱身：干活、念书、学习——全得拴在奶奶身边。有一次，我想蒙骗她，好歹说动了菲克拉坐到我的位子上。菲克拉是我们家的女佣人，是个聋子。菲克拉代我坐在那里；奶奶这时候在安乐椅里睡着了，我跑出去找附近的一个要好的女孩儿。唉，结果可糟啦。我出去后，奶奶便醒了，问了几句话，以为我还乖乖地坐在那呢。菲克拉看得出奶奶在问话，可就是听不见奶奶说什么，想来想去没办法，干脆抽掉别针，跑掉了……”

娜斯津卡说到这里停了下来，随即笑了。我也跟她一块儿笑。她马上收敛了笑容。

“听着，不许您讥笑我奶奶。我发笑是因为觉得这事怪好玩儿……有什么法子呢，说实话，奶奶就是这样子，不过，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嗨，这一回可够我受的：我立刻又被拴在老地方，再也不准动一动了。”

“哎，我还忘记告诉您，我们家的房子是自己的，是奶奶的，那是一所小房子，一共只有三扇窗，房子全是木头的，并且很老了，跟奶奶的年纪差不多；上面有间小阁楼；后来小阁楼里搬来了一位新房客……”

“这么说，原来还有位老房客啰？”我随便一问。

“那还用说，当然有过，”娜斯津卡回答道，“那人从不多嘴多舌，比您强多了。真的，他难得开口讲话，是个又瘦又哑、又瞎又瘸的小老头儿；最后也没有活下来，他死了；此后只好再找一个新房客，因为我们没有房客就没法过下去：阁楼的房租再加上奶奶的养老金几乎就是我们的全部收入了。说来也凑巧，新房客竟是个年轻人，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外地搬来的。因为他不讨价还价，奶奶便答应了他，后来奶奶问：‘怎么样，娜斯津卡，我们的房客是年轻人还是老头儿？’我不想撒谎，于是说道：‘这么说吧，奶奶，不算很年轻，也不是老头儿。’‘怎么，长得挺好看吗？’奶奶又问。”

“我还是不想撒谎。‘对，我看嘛，长相挺不错，奶奶！’奶奶说：‘哎哟！罪过，罪过！小孙女儿，我得告诉你，你可不能偷着瞧人家。如今是什么世道啊！你看，来了这么个小房客，长相居然也不错：跟老早以前可大不一样啦！’”

“奶奶总是怀念当年的春光！老早以前，她比现在年轻，太阳比现在温暖，老早以前连奶油也不像现在这样快地变酸——张口闭口不离当年！我静静地坐着，暗自思忖：为什么奶奶要来开导我，还要问房客是不是年轻漂亮呢？我只不过这样想一想，立刻又去计算绒线的针数，编织起袜子来，不久便把这一切全都忘在脑后了。”

“一天早上，房客跑来找我们，问到我们答应过用花纸给他糊墙的事。东拉西扯，唠叨个没完，然后说道：‘娜斯津卡，你到我卧室里去把算盘拿来。’我立刻一跃而起，不知道为什么变得满脸通红，竟忘记了我坐在那里是和奶奶别在一起的；本来是不该这样的，而应当悄悄地把别针取下，不让房客看见，谁知道我竟猛地一跳，带动了奶奶的安乐椅。我发现房客这时已看清我的底细，我便红着脸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接着突然大哭起来——当时我是那么羞愧和伤心啊，真恨不得死了才好！奶奶吼了一声：‘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而我却哭得更厉害……房客看出我是由于他在场才害羞的，便低头一鞠躬，马上走开了！”

“从那时起，只要过道里有点动静，我就吓得要死。我猜想准是房客来了，为了以防万一，总是偷偷地把别针取下。但每一次却不是他，他再也不来了。过了两个星期，这房客转托菲克拉传过话来，说他有很多法文书，全是值得一读的好书；问奶奶是否想让我念这些书给她解闷儿？奶奶答应了，并表示感谢他，只是一再查问这些书是否教人为善，因为如果是一些有伤风化的书，她说，娜斯津卡你就绝不能读，读了你会学坏的。”

“‘我会学到什么啊，奶奶？书里都写的是什么呢？’”

“‘哼！’她说，‘那些书里写的尽是年轻人怎样勾引品行端正的姑娘，借口要和她们结婚，带她们离家私奔，然后又抛弃了那些不幸的姑娘，让她们任凭命运摆布，她们的结局惨极了。’奶奶说，‘这种书我读得可多啦，全都写得那样棒，害得你整夜坐着，偷偷地读。你呀，娜斯

津卡。’她说，‘要注意别去读它们，’她又问，‘他送来的，都是些什么书呀？’”

“‘都是沃尔特·司各特⁶¹的小说，奶奶。’”

“‘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得啦，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鬼花招？你看看，这房客是不是把情书什么的塞进书里了？’”

“‘没有，’我说，‘奶奶，没有情书。’”

“‘你再看看书皮底下；他们有时候就塞在书皮下面，那些坏蛋！……’”

“‘没有，奶奶，书皮底下什么也没有。’”

“‘嗯，这就好！’”

“于是我们开始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书。一个月左右便差不多读完了一半。此后他又接连不断地送书，还送来了普希金的作品，最后弄得我离开书就简直没法过，至于怎样嫁给中国皇子的事，就再也不想。”

“事情凑巧，有一次我在楼梯上偶然碰见了我们家的那位房客。奶奶打发我去取一件什么东西。他站住了，我红了脸，他也红了脸；可是他却笑了，向我问好，问奶奶身体好，又说：‘怎么样，您把书读完了吗？’我回答：‘读完了。’他说：‘您最喜欢什么书？’我说：‘最喜欢《艾凡赫》和普希金。’这一次谈话就此结束了。”

“过了一星期，我又在楼梯碰见他。这一次奶奶没有打发我找什么。是我自己要去取东西。时间是两点多钟，房客往往在这个时候回来。‘您好！’他说。我回答他：‘您好！’”

“他说：‘怎么，您整天和奶奶坐在一块儿不觉得无聊吗？’”

“听他这样问我，我不知怎的马上红了脸，觉得怪难为情的，又感到很委屈，看来是由于别人问起了这件事的缘故。我本想不搭理他就走开，可是浑身没力气。”

“‘请听我说，’他说道，‘您是个好姑娘！请原谅我跟您这样说话，不过，您尽可相信我，跟您的奶奶相比，我更希望您好。您连个可以去看望的女伴都没有吗？’”

“我说，现在一个也没有，过去倒是有一个，名叫玛申卡，可是她上普斯科夫去了。”

“‘请听着，’他说，‘您肯跟我一起去看戏吗？’”

“‘去看戏？奶奶那边怎么办啊？’”

“‘您呀，’他说，‘别让奶奶知道就得了……’”

“‘不，’我说，‘我不想骗奶奶。再见，先生！’”

“‘好吧，再见。’他说。再也没有讲什么话。”

“可是刚吃过饭，他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他坐了下来，跟奶奶说了好长时间的话，问她出门到过什么地方，有没有熟人——接着忽然说：‘今天我在歌剧院订下了包厢，演出的是《塞维尔的理发师》⁶²，有几个熟人本来都想去，后来又不去了，我手里还剩下一张票。’”

“‘《塞维尔的理发师》！’奶奶叫了起来，‘是当年常演的那个理发师吗？’”

“‘是的，’他说，‘这正是那个理发师。’说完瞅了我一眼。我一下全都明白了，不由得红了脸，我的心由于期待而猛跳起来！”

“‘不错，怎么能不知道呢！’奶奶说，‘想当年在家庭演出晚会上，我本人就扮演过罗茜娜！’”

“‘那么今天您不想去吗？’房客说，‘要不，我的票也就作废了。’”

“‘好吧，让我们一块去吧，’奶奶说，‘为什么不去呢？我的娜斯津卡还从来没去过剧院呢。’”

“‘我的天，叫人多高兴呀！我们马上收拾停当，穿戴整齐就动身了。奶奶虽说眼睛看不见，可还是想听音乐，再说，她老人家心肠好：

最想让我开开心心，而我们自己却永远也去不起剧院。《塞维尔的理发师》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不告诉您，只想说当天的整个晚上我们的房客是那样亲切地望着我，说话是那样动听，我立刻就看出来，早晨他提出让我一个人跟他去，是想试探我。在躺下睡觉的时候，我是那样得意，那样快乐，心跳得像患了轻度的寒热病，我说了一夜梦话，说的都是《塞维尔的理发师》。”

“我本想此后他会来得更勤些——谁知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几乎根本不来了。这么说吧，往往是一个月才来一次，来了也只是请我们看看戏。后来我们又去看过两次戏。不过，我对这事非常不满意。我看得出，他只是由于我被奶奶管得这么严而可怜我，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时间慢慢过去，我像得了什么心病：坐也坐不稳，书也没心思念，活儿也干不下去，有时候笑，还故意跟奶奶怄气，有时候就干脆哭一阵子。后来我瘦了，差一点儿没病倒。演歌剧的季节过去了，房客也根本不来看我们了；我们相遇的时候——自然还是在那个楼梯上——他总是默默地、一本正经地点头，好像连句话都不肯说，等他已经走到门廊上，我还在楼梯中间呆站着，脸红得像樱桃，因为我只要遇见他，全身的血液就会向脑袋涌上来。”

“现在快要讲完了。整整一年前的五月里，房客跑来找我们，对我奶奶说，他在这里的事情全都办完了，要回莫斯科住一年。我一听，脸就刷地变白了，像死人一般跌坐在椅子上。奶奶没觉察出什么来，他呢，交代一下要离开我们家，接着行个礼就走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发了半天的愁，最后横下一条心。他明天就要走，我决定等晚上奶奶睡下后，让一切都了结。情况也正是这样。我把几件连衣裙和必不可少的换洗衣服捆成一个小包袱，放在手里提着，半死不活地走上阁楼去找我们的那位房客。我觉得我在楼梯上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我推开他的门，他看见我便失声惊叫，还以为我是个幽灵呢。他赶忙跑过来给我倒水喝，因为我几乎都站不稳，心脏狂跳不止，头疼，神智也恍恍惚惚的。等我清醒了，忙把包袱放到他床上，在包袱旁坐下，双手捂住脸，呜呜痛哭，泪如泉涌。看来，他很快就明白了一切，脸色惨白地站在我面前望着我，那副悲伤的模样儿弄得我的心都碎了。”

“‘您听着，’他开口说道，‘您听着，娜斯津卡，我一点办法也没

有；我是个穷光蛋；目前是一无所有，连个像样的职业都没有；如果我跟您结了婚，我们怎么过活呢？”

“我们谈了很久，最后我急得简直要疯了，我说，我再也不能跟奶奶一起过日子，我要离开她，我要逃走，我不肯让人家用别针给别住。我说，只要他乐意，我就跟他去莫斯科，因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了。羞耻、爱情、自尊心全都猛地在心中翻腾起来，我在近乎惊厥的状态下倒在了他的床上。我是多么害怕遭到拒绝啊！”

“他默默坐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

“‘您听着，我的好姑娘，我亲爱的娜斯津卡！’他开始说道，眼里也噙着泪水，‘您听着，我向您起誓，只要我有朝一日能结婚，我的幸福就必定非您莫属，请您相信，如今只有您一个人能够使我幸福。您听着：我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待上一年整。我打算闯出一番事业来。等我回来了，要是您不嫌弃我，我向您发誓，我们一定会幸福。现在可不行，我不能，也无权答应您什么了。但我要再说一遍，即使一年之内办不到，那么总有一天肯定会成功；条件自然是除我之外您没有爱上别的人，因为我现在不能，也不敢用什么诺言限制您。’”

“这就是他跟我说的话，第二天他走了。我们相约对奶奶一字不提这件事。他主张这么办。好，现在我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完了。过去了整整一年。他来了，他到这里已经整三天，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呢？”我喊道，急于听到故事的结尾。

“可是他到现在还不露面儿！”娜斯津卡好像鼓足了勇气才回答出来，“没有消息，没有踪影……”她说到这儿，停了下来，沉默片刻，低下头，忽然用双手捂住脸，痛哭不止，这哭声使我的心难受极了。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结局会是这样。

“娜斯津卡！”我用委婉的口吻欲言又止地说道，“娜斯津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哭啦！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也许不在这里呢……”

“在这里，在这里！”娜斯津卡应声答道，“他在这里，我知道。我们当时约定好的，就在那天晚上，他临走的前夕，当时我们说的话，我

全跟您讲过了，我们商量妥当，便出门到这儿来散步，就在这条沿河街上。那是七点钟光景；我们坐在这张长椅上；我已经不哭了，心里甜丝丝地听着他说话……他说，他一回来立刻就来看我们，如果我不拒绝他，我们就向奶奶讲出这一切。如今他来了，我知道这一点，可就是见不着他，见不着！”

她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我的天！难道没法子帮您减轻痛苦吗？”我大声说道，万般无奈地从长椅上霍地站起来。“请问，娜斯津卡，我能不能去找他一趟呢……”

“难道可以这样吗？”她猛地抬起头来说。

“不，当然不可以！”我说，忽然改变了主意，“这样好了：请您写一封信吧。”

“不，这不行，不能这样做！”她断然回答道，但是已经低下头，不再看我了。

“怎么不行呢？为什么不行呢？”我接着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您知道，娜斯津卡，这要看写的是什么信！信和信可大不一样，再说……噢，娜斯津卡，就这么办！请您相信我，相信我！我不会给您乱出坏主意。这一切都会办好的。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什么现在又……”

“不行，不行！这样做我好像要强求人家似的……”

“哎，我好心肠的娜斯津卡！”我打断了她的话，忍不住要笑出来，“不，不；说到底，您有权这样做，因为他曾经答应过您。再说，我根据种种迹象看得出，他是个能体贴入微的人，品行端正。”我接着说道，由于自己的论点和论据的逻辑性而越加兴奋，“他的为人怎样？他曾许下诺言来约束自己。他说过，只要他结婚，就非您不娶；他让您有充分自由，哪怕是现在也可以对他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首先表明态度，比方说，即使您想让他不再受他许下的诺言的约束也未尝不可……”

“请问，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写呢？”

“写什么？”

“写这封信呀。”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写：”

“‘敬爱的先生……’”

“非得写上‘敬爱的先生’不可吗？”

“非写不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想是……”

“好吧，好吧，请说下文吧！”

“‘敬爱的先生！’”

“‘对不起，我……’不，不必，用不着道歉！事实本身足以证明一切。您可以干脆这样写：”

“‘我在给您写信。请原谅我缺乏耐心；不过整整一年来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满怀希望；如今，这令人疑虑的日子，我连一天也无法挨过，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现在，您已经来了，也许您已经改变初衷。果真如此的话，这封信就要向您表明，我决不会怨恨和责备您。我不责备您，是因为我无权占有您的心；我是命该如此啊！’”

“‘您是个高尚的人。您不会在看到我不忍写下这几行文字付之一笑或大伤脑筋。请想一想，这可是个不幸的姑娘写的啊，她孤孤单单，没有人给她指点，没有人可以商量，因而她从来也管束不住自己的心。不过，请原谅，我的内心已暗暗——虽说只是一瞬间——出现了疑团。您决不会欺侮，甚至在情理上也决不会蔑视那个姑娘，她过去和现在都对您一往情深。’”

“对，对！这跟我想的一个样！”娜斯津卡喊道，眼睛里闪现出欢快的光彩，“啊！您打消了我的疑虑，您准是上帝为我派来的！谢谢，谢谢您啦！”

“谢什么？是感谢上帝派我来吗？”我反问道，高兴地望着她那喜气洋洋的小脸。

“对，那也值得感谢。”

“哎哟，娜斯津卡！对那些哪怕是和我们同时活着的人，我们岂不都要感谢？我感谢您，是因为您让我碰见了，是因为让我能一辈子记着您！”

“嗯，够啦，够啦！现在这么办吧，请听我说：当时曾经约定，只要他一到，就会立刻转告我，办法是在我那几个忠厚老实的熟人家的某个地方给我留下一封信，他们对这事一无所知；如果由于在信里往往无法把情况全说清楚，不能给我写信的话，那他就在抵达的当天十点钟，准时到我们约定会面的这个地方来。我已经知道他到了；可是已是第三天，居然既没有收到信，也没有见到人。早上，我实在没办法从奶奶那里跑出来。请您在明天把我的信亲手交给我跟您谈到过的那几个好心人：他们会转交给他的。如果有回信，请您晚上十点钟一定把信带来。”

“可是信呢，信呢！要知道先得写好信啊！这一切也许到后来才能办妥呢。”

“信……”娜斯津卡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信……可是……”

然而，她没有把话讲下去。她先是扭过脸去不看我，脸红得好似玫瑰花，我突然觉得手里塞来一封信，原来是一封早就写好、准备停当、已经封口的信。我的头脑忽地闪过那种亲切而又美好动人的往事。

“罗——罗，茜——茜，娜——娜。”我哼了起来。

“罗茜娜！”我们俩一齐哼着，我兴奋得差点把她抱住，她的脸红得厉害极了，她含着眼泪笑了，那乌黑的睫毛上闪动着珍珠般的泪珠。

“哎呀，行啦，行啦！现在您该走啦！”她急急切切地说，“信已经给了您，这是送信的地址。可以分手了！再见！明天见！”

她紧紧地握了握我的两只手，又点点头，便箭也似的向她住的那条胡同里飞跑而去。我目送着她的背影，在原地站了很久。

“明天见！明天见！”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这声音却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第三个夜晚

今天是个令人烦闷的日子，下着雨，昏暗无光，就像我未来的晚年时节。一些古怪的念头，一些抑郁的感触，使我心情沉重，还有一些让我难解的问题在我脑子里乱作一团——不知怎的，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梳理它们。这一切我都无法排遣！

今天我们不会相见了。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阴云开始布满天空，而且起了雾。我说，明天是个坏天气；她没有回答，她不想说不合自己心愿的话；对她来说，这一天是晴朗而又明媚的，没有一块乌云能掩住她的幸福。

“要是下雨，我们就不用见面了！”她说，“我就不来了。”

我本以为她未必在意今天下雨，可是她没有来。

昨天是我们第三次相见，我们的第三个白夜……真的，欢乐和幸福能使人变得多么美好！充满爱情的心灵是多么丰盈！你似乎渴望倾诉内心的全部真情，与另一颗心进行交流，渴望一切都喜笑颜开。这种欢乐又是多么感人！昨天她的话里有几多柔情和使我倾心的好感啊！……她对我多么关切，对我多么亲昵，是怎样振奋和抚慰了我的心！啊，幸福竟会撩起如许风情！而我……我却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我以为她……

唉，我的天，我怎么能这样想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当一切都已属于别人，而我却一无所获，甚至连她的温柔、她的关切、她的爱情……对，就是对我的爱情——其实也无非是一种欢乐，即将和另一个人相逢的欢乐，无非是一种愿望，让自己的幸福感染我的愿望，我又怎么能这样盲目呢？……当这个人没有到来的时候，在我们白白地等待他的时候，她曾经愁眉不展，感到畏缩和沮丧。她的举止，她的言词，不再是那么轻松、活泼和欢乐了。奇怪的是——她对我却特别关注，似乎本能地渴望向我慷慨倾注她自己如此渴望得到的那种情感，因为她在担心她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我的娜斯津卡是那样畏怯，那样惶恐，看来她终于明白了，我爱她，因而对我的可怜的爱情动了恻隐之心。其实这并不足为怪，我们在遭遇不幸时才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别人的不幸；感情

是不容分割的，它趋向集于一身……

我怀着满腹心事去找她，好不容易才等到见面的时刻。当初我没有预料到我会现在这样的感受，也没有预见到，这一切的结局竟会不合我的心愿。她高兴得容光焕发，正等待着回音。回音就是他，是那个人。他应当到来，应当在她的召唤下飞跑而来。她比我早到了整整一小时，起初她总是咯咯地笑，听我说一句话都要笑。我刚说几句便默不作声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她说，“为什么这样高兴地望着您？为什么今天这样喜欢您吗？”

“为什么呢？”我追问道，我的心开始颤抖起来。

“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没有爱上我。要是别人处在您的地位，准会跟我纠缠捣乱。准会叹气、生病，而您却是这样的好！”

她说到这儿，用力攥住了我的手，疼得我差一点儿叫了起来。她笑了。

“天啊！您是个多好的朋友啊！”过了一分钟，她神情严肃地说，“真是上帝打发您来帮助我的！唉，要是现在您不在我身边，我又会怎样呢？您是多么忠厚无私啊！您是多么真心实意地爱护我啊！等我出嫁后，我们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比兄妹还亲。我一定爱您，几乎像爱他一样的爱您……”

在这一瞬间，我伤透了心，同时又有一种类似欢笑的感觉开始在心中颤动。

“您太激动了，”我说，“您害怕了，您以为他不会来了。”

“上帝保佑您！”她答道，“如果我不像现在这么幸福，您的缺乏信心，您的责备，准会使我伤心落泪。然而，您毕竟开导我去考虑，让我有了另外的想法；不过，以后我再去考虑吧，现在我得向您承认，您说得很对。是的！我有点忘乎所以；我似乎在全心全意地期待着，无论对什么都有点过分敏感。但是，以后再谈感情的事吧！……”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昏暗中出现一个朝我们走来的行人。我们俩都紧张得发抖，差点喊了出来。我松开她的手，摆出仿佛要走开的架势。但我们大失所望：那不是他。

“怕什么？您为什么放开我的手？”她说道，又把手伸给我，“哎，这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迎接他。我想让他看见，我们俩是怎样的相亲相近。”

“我们俩是怎样的相亲相近！”我喊道。

“噢，娜斯津卡，娜斯津卡！”我暗自思忖，“这一类话您对我说过多少遍啦！这种亲近，娜斯津卡，在别的时候会使人灰心冷意的。您的手冰凉，而我的手却热得像火一样。你多么糊涂，娜斯津卡！……哎！一个幸福的人有时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但是我却不能生你的气！……”

我的心终于憋闷得难以忍受了。

“您听我说，娜斯津卡！”我叫道，“您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嗯，怎么，怎么回事呀？快讲出来吧！为什么您直到现在总是不说话呢？”

“首先，娜斯津卡，您委托的事，我都一一照办，送了信，拜访了您那些好心的朋友，后来……后来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就这些事？”她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对，差不多就这些事，”我回答道，尽力克制住自己，因为我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愚蠢的泪水，“我醒来时离我们约定见面的时刻只有一小时了，不过好像没有睡觉似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来是要把这一切全都告诉您，仿佛对我来说时间已经停滞，好像有一种感触，一种情愫，从这时起应当在心中永驻，仿佛一分钟应当无限延续，又好像全部生活对我来说已经停顿不前……我醒来时觉得恍惚有一支乐曲，一支早已熟悉、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过的乐曲，一支已被忘却、甜美欢乐的乐曲在我一生中一直都在跃跃欲出，只是现在……”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娜斯津卡打断了我的话，“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

“唉，娜斯津卡！我真想用什么办法让您也能感受到这种奇怪的印象……”我开始用伤心的语气说道，话音里仍隐隐含有希望，虽然是十分渺茫的希望。

“够啦，别说啦，够啦！”她说道，一下子就猜中了，这个机灵的姑娘！

她不知怎的忽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饶舌、欢快和调皮。她挽起我的胳膊，笑了起来，还逗我也笑，我窘迫地每说一句话，都会引得她发出那么清脆响亮、久久不息的笑声……我生气了，她突然变得既轻狂又浮躁。

“您听着，”她说，“要知道，您没有爱上我，我还有点遗憾呢。以后您应当学会理解人的心理！不过，倔强的先生，您毕竟不能不夸奖我为人坦率单纯。我所有的情况，哪怕是我头脑里闪过的愚蠢念头也都全对您说了。”

“听！大概是十一点钟吧？”我说道，这时从城里远处的钟楼上传来节奏分明的钟声。她突然打住话头，止住笑声，开始计起数来。

“对，是十一点。”她最后说道，语气犹疑而不安。

我马上懊悔不已，深感不该使她受到惊吓，让她去数钟声，我咒骂自己这种可恶的一时冲动。我为她感到难过，不知道怎样来赎自己的罪过。我开始安慰她，找出他没有露面的种种原因，提出各种理由和论据。在这种时候，她比任何人都更易于受到哄骗，而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都乐意听信任何安慰的话语，只要其中稍有一点道理，就会大喜过望。

“这事很可笑。”我开始解释道，由于把理由讲得非常明白而越加激动和得意，“他的确不可能来；连我也上了您的当，您把我弄糊涂了，娜斯津卡，我也没算好时间……您只要想一想：他刚刚能收到您的信；可以想见他不可能来，可以设想他还要写回信，回信最早也得等明天才能送来。明天一早我就去取信，并且会马上告诉您。最后，还要估计千

百种可能性：比如，信送到的时候他不在家，也许到目前他还没读过信？要知道，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

“对，对！”娜斯津卡回答道，“我想都没想到这一点；不错，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她用非常通情达理的语气接着说，话音里听得出有一种异样的隐秘思绪，犹如那种令人心烦的不和谐音。“您必须办这么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明天去一趟，越早越好，只要得到什么消息，立刻通知我。您不是知道我的住址吗？”于是她把自己的住址又向我说了一遍。

此后她对我忽然显得那样温柔，那样羞怯……好像在注意倾听我跟她说的话；可是，当我向她提问时，她却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我望了望她的眼睛——一点不错：她哭了。

“哎呀，哪能这样，哪能这样呢？唉，您真是个孩子！太孩子气了！……别哭啦！”

她想勉强一笑，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下巴还是抖个不停，胸脯一直起伏不定。

“我正在琢磨您这个人呢，”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您是这样的善良，我要是感觉不到这一点，简直就是个石头人了……您知道现在我脑子里想些什么吗？我把你们俩做了一番对比。为什么他不是您呢？为什么他不像您呢？他可不如您，虽说我爱他胜过爱您。”

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她似乎在期待我说些什么。

“当然，我也许还没有充分认识他，还不十分了解他。您知道，我好像一直有点怕他；他总是那么严肃，似乎是有几分高傲。我当然知道，他不过是看上去如此罢了，他的心里比我更加充满了柔情……我忘不了提着小包袱去找他时，他用怎样的目光望着我，这事您还记得吗？不过，我总觉得对他有点儿太庄重了，这就显得我们似乎不太般配，您说是吗？”

“不，娜斯津卡，不，”我回答说，“这表明您爱他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而且远远胜过爱您自己。”

“好，姑且认为是这样吧，”天真淳朴的娜斯津卡说道，“不过，您知道我现在又想到了什么吗？我现在要说的并不是他，只是泛泛地讲一讲罢了；这一切在我的头脑里早就考虑过了。请听着，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像兄弟一般相处？为什么即使是最好的人也好像总要向别人隐瞒什么，不肯吐露真情？为什么明知你的话不会被别人当成耳旁风，却仍然不肯直截了当地倾诉衷曲？事实上，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好像比他的本来面貌严厉得多，仿佛大家都怕委屈了自己的感情，假如感情的表露过于匆促的话……”

“噢，耳旁风，您说得对；可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着哪。”我插了话，这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克制自己的感情。

“不，不！”她深情地回答道，“拿您来说吧，您和别人就不一样！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向您表达出自己的感觉；不过，我觉得，以您为例吧……就说现在……我觉得，您为我已做出某种牺牲。”她羞涩地接着说，飞快地扫了我一眼，“请原谅我这样和您说话：您知道我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我没见过什么世面，真的，有时很不会讲话，”她又接着说，由于某种隐秘的感情，声音有些发颤，同时还想强作笑脸，“不过，我只是想告诉您，我由于也有这样的感觉而深怀感激……啊，愿上帝为此赐给您幸福！您以前对我讲过的那个幻想家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这跟您毫不相干。您的健康正在恢复，真的，您完全是另一个人，跟您自己描绘的不大一样。如果有朝一日您爱上了什么人，愿上帝降福给您和那个姑娘！我无须向她表示什么祝愿，因为她和您在一起会很幸福。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因此我既然对您这么说了，您就应该相信我的话……”

她停了下来，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样过了好几分钟。

“对，看来他今天不会来啦！”她抬起头，终于说道，“太晚了！……”

“他明天肯定会来的。”我满怀信心、语气坚定地说。

“对，”她大为高兴，又补充了几句，“现在我自己也看得出，明天他才会来。好，那就再见吧！明天见！要是下雨，我也许不来了。但后天我一定来，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非来不可；请您务必到此相见；我

想看到您，我要把一切全都告诉您。”

此后，在我们分别的当儿，她把手伸给了我，用明亮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道：

“从今以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不是吗？”

噢！娜斯津卡，娜斯津卡！但愿您能知道，我现在是多么孤单啊！

时钟打了九下，这时我在房屋里坐不住了，忙穿好衣服，不顾阴雨天气，走出门去。我到了那里，坐在我们的那张长椅上。我本来已走进她们住的那条胡同，可是觉得不好意思，离她们家只差两步了，竟没有向她们家的窗子看上一眼，便转身走了回来。我回到家里，感到从未有过的烦闷。多么潮湿的季节，多么寂寞的时光！要是天气很好，我会在那里整夜徘徊……

还是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吧！明天她会一切全都告诉我。

然而，今天并没有来信。不过，这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第四个夜晚

天啊！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啊！这一切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啊！我九点钟到达。她已经在那里了。我很远就认出她来；她站在那里，跟第一次相见时一样，胳膊肘支在河边栏杆上，没听见我已经走到她身旁。

“娜斯津卡！”我向她高声呼唤，一面尽力克制住激动的心情。

她很快向我转过身来。

“喂！”她说，“喂！快点儿！”

我茫然不解地望着她。

“喂，信在哪儿？把信带来了吗？”她用手抓着栏杆，又问了一遍。

“没有，我没有收到信，”我终于说，“难道他还没露面吗？”

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久久地凝视着我，一动也不动，我把她的最后一线希望打碎了。

“哦，不要管他啦！”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声音时断时续，“不要管他啦，既然他这样抛弃了我。”

她垂下眼睛，随后又想看我一眼，可是她没能做到。她用好几分钟去努力压制内心的激动，但还是猛地转过身去，把胳膊肘支在河沿的栏杆上，突然流下泪来。

“别这样，别这样！”我刚开口，可一看见她那副模样，便没有勇气讲下去了，再说我又能讲些什么呢？

“不必安慰我！”她哭着说，“您不要再提他，不要说什么他一定会来，不要说他决不会这么狠心、这么残酷地抛弃我，他已经这样做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难道我写的那封信里，那封倒霉的信里，有什么不妥吗？……”

这时，她已哭得声音哽咽，我望着她，心都要碎了。

“哼，这真是太残酷无情了！”她又开口说道，“连一行字，一行字都不肯写！哪怕写封回信，说他不要我、嫌弃我也好啊；整整三天了，竟不见一行字！他是多么轻率地欺侮和凌辱了一个可怜无助的姑娘啊，而姑娘的过错只不过是爱上了他！啊，这三天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我的天，我的天！只要想起我第一次主动去找他，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哀哀哭泣，恳求他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爱情……还有以后的事！您听着。”她转过脸对我说，一双黑眼睛闪闪发光，“不会是这样！可不能是这样！这不合常理！要不就是您或者是我弄错了，他或许没有收到信？他也许至今还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呢？您评评理看，请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为我解释清楚——这叫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做事怎么能像他对待我这样蛮横粗暴啊！没写来一个字！世界上最下贱的人得到的同情怜悯都比我还多呢。也许他听到了什么闲话，也许有人向他说了我的坏话？”她高声说着，又问起我来，“您是怎么，怎么想的呢？”

“听我说，娜斯津卡，明天，我想用您的名义去找他一趟。”

“嗯！”

“我要问个水落石出，把一切都告诉他。”

“嗯，嗯！”

“您写封信吧。别说不行，娜斯津卡，别说不干！我要让他对您的所作所为肃然起敬，他会明白一切的，要是……”

“不，我的朋友，不。”她打断了我的话，“够啦！我不会再写一个字，一句话——够啦！我不了解他，我再也不爱他了，我要把他……忘……掉……”

她已经说不下去了。

“冷静点，冷静点！在这儿坐下，娜斯津卡。”我一边说，一边拉她坐到长椅上。

“我很冷静。够啦！这没什么！这是眼泪，眼泪很快就会干的！怎么，您以为我会自寻短见，我会投河吗？……”

我心情激动；我想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

“您听着，”她抓起我的一只手，继续讲道，“您说说看：您要是他，总不会这样做吧？您总不会抛弃一个主动找您的姑娘，无情地当面奚落她那脆弱的、愚昧的心吧？您总会爱护她吧？您一定会想到，她孤孤单单，不会照料自己，无法约束自己不去爱您，她没有过错，她反正没有过错……她什么事也没有做错！……噢，我的天，我的天……”

“娜斯津卡！”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终于大声叫道，“娜斯津卡！您是在折磨我！您是在刺痛我的心，您是想要我的命！娜斯津卡！我无法再保持沉默！我终于要说话了，要说出现在充满胸膛的千言万语……”

我边说边从长椅上站起来。她抓住我的手，惊讶地望着我。

“您是怎么啦？”她最后开口道。

“听我说！”我讲得很果断，“您听我说，娜斯津卡！我现在要说的全是废话，全是胡话，全是蠢话！我知道，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但我却不能沉默不语。您现在还很痛苦，由于这个缘故，我要事先求您原谅！……”

“哦，什么，什么？”她停止哭泣，全神贯注地望着我说，而那双吃惊的眼睛却闪现出好奇的异样光彩，“您是怎么啦？”

“这是无法实现的，可是我爱您，娜斯津卡！就是这件事！好，现在我把什么都讲出来啦！”我把手一挥，说道，“现在您看吧，您还能不能仍像刚才那样和我交谈，您到底还能不能倾听我要对您说的话呢……”

“哎呀，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她打断了我的话，“这又会怎样呢？噢，我早就知道您爱我，然而我只是一直觉得，您不过是挺喜欢我罢了……哎哟，我的天，我的天啊！”

“最初不过是喜欢而已，娜斯津卡，可是现在，现在……我正像您过去提着您的小包袱去找他时一样。我的境遇还不如您，娜斯津卡，因为他那时还没有爱上什么人，而您现在却已经爱上了。”

“您跟我说了些什么呀！总之，我根本听不懂您的话。不过，请注意，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说为了什么目的，而是说您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而且这样突然……我的天！我说的都是蠢话！不过您……”

娜斯津卡完全心慌意乱了。她两颊通红，两眼向下望去。

“怎么办，娜斯津卡！我该怎么办啊！我错了，我肆意妄为……可是，不，不，我没有错。娜斯津卡，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心告诉我，我是对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委屈您，欺侮您！我过去是您的朋友；嗯，现在仍然是您的朋友；我没有背信负心。看，现在我在流泪，娜斯津卡。让泪水流吧，流吧，眼泪不会妨碍任何人。眼泪会变干的，娜斯津卡……”

“请坐下，请坐下，”她说，让我坐在长椅上，“哎，我的天呀！”

“不！娜斯津卡，我不坐；我再也不能待在这里，您再也不会见到

我了；我把话说完就走。我只想告诉您，您本来会永远发现不了我在爱着您。我本想保守秘密。我本来不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自私自利使您伤心。不！可是我现在再也忍耐不住了；您亲口讲的这件事，这是您的错，完全是您的错，可我没有错。您不能把我从您的身旁赶走……”

“不，不，我决不会赶走您，不！”娜斯津卡说，竭力要掩饰内心的慌乱，这可怜的姑娘。

“您不会赶走我？不！我却早想从您的身旁跑开。我就走，只是先要把一切讲清楚，因为当您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是坐不住的，当您由于，嗯，由于（让我明白说出这一点吧，娜斯津卡），由于您遭到遗弃，由于人家拒绝了您的爱情，而在这里哭泣、难过的时候，我就已感觉到，就已体会到，我的心里有着那么多对您的爱，娜斯津卡，那么多的爱！……我是这样的痛苦，因为我对您爱莫能助……因为我的心碎了，所以，我，我——不能沉默，我非说不可，娜斯津卡，我非说不可！……”

“对，对！那就跟我讲吧，就如此这般跟我讲吧！”娜斯津卡说道，做了个令人莫名其妙的动作，“您也许觉得奇怪，我会这样跟您说话，但是……您讲吧！回头我再告诉您！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在可怜我，娜斯津卡；您不过是可怜我，我亲爱的朋友！失去的无法挽回！说过的无法收回。不是这样吗？嗯，现在一说您全都明白。嗯，这是出发点。嗯，很好！现在这一切都挺好；您只要听着就是了。您坐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我在暗自思忖（噢，请让我说出我的想法吧！），我想（不用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娜斯津卡），我想，您……我想，您是由于什么原因……对，完全是另外的什么原因，而不再爱他了。要是果真如此——我昨天和前天都想过这件事，娜斯津卡——要是果真如此，我一定会这样做，我肯定会这样做，那就是要让您爱我：因为您说过，因为您亲口说过，娜斯津卡，您几乎已完全爱上了我。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嗯，我想说的差不多快要说完了；剩下要说的不过是，如果您爱上了我，那时又该怎么办，就是这一点，再没有别的可说了！请听着，我的朋友——因为您毕竟是我的朋友——不错，我是个普通人，一个穷人，这样的无足轻重，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不知怎的总是词不达意，这是由于心慌意乱的缘故吧，娜斯津卡），问题在于我会这样的爱您，这样的爱您，即使您还爱着他，继续爱着那个我不

认识的人，您也无论如何不会觉察到我的爱情在什么时候成为您的一种负担。您在每一分钟只会听到，只能感到，在您身边跳动着的是一颗感恩戴德、满怀热忱的心，一颗愿为您效命的火热的心……啊，娜斯津卡，娜斯津卡！您在我身上施了什么魔法啊……”

“不要哭了，我可不想让您哭，”娜斯津卡急忙从长椅上站起来说，“我们走吧，起来，跟我一起走，别哭，别哭。”她一面说，一面用手绢擦我的眼泪，“好，我们现在就走，我说不定还会告诉您一些什么……是呀，姑且认为他现在已经抛弃了我，他已经把我忘掉了，虽说我还爱着他（我并不想欺骗您）……不过，还是要请您听我说，要请您回答我。比方说吧，如果我曾经爱上了您，也就是说，如果我只是……哎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忽然想过，忽然想起我委屈了您，当时我嘲笑了您的爱情，还夸奖您没有爱上我！……噢，嗯，我已下定决心把一切都告诉您……”

“喂，娜斯津卡，您知道吗？我要离开您，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简直是在折磨您啊。现在，您为了嘲笑过我而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我却不愿意，对，不愿意您更加痛苦……当然，这是我的错，不过，娜斯津卡，只好再见吧！”

“请留步，您听我说：您能再等一会儿吗？”

“等什么，怎么啦？”

“我爱他；但是这种爱就要终结，它也应当终结，我不能不终结；我已感觉到它正在消失……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会了结，因为我恨他，因为您在这里陪着我们一起哭泣的时候，他却在嘲笑我；因为您不像他那样嫌弃我；因为您爱我，而他却不爱；因为，总之，我自己爱上了您……是的，我爱您！我就像您爱我一样的爱您；要知道，我以前就对您说过这种话，您也亲耳听到过——我爱您，因为您胜过他，因为您比他高尚，因为，因为他……”

可怜的姑娘是这样的感情冲动，以致连话都说不下去了，一头扑在我的肩上，后来又依着我的胸膛，伤心地哭了起来。我抚慰她，劝说她，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抽抽搭搭地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就不哭了！我要告诉您……您别以为我流泪——是由于软弱，请稍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没事的……”她终于不哭了，忙擦干

眼泪，我们又一起往前走去。我想说句话儿，她却一再求我再等一等。我们都沉默无语……

最后，她鼓足勇气说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儿，”她说，声音微弱而又颤抖，在她的声音里，突然出现那么一种声调，径直冲进我的心扉，令人感到有一股又甜又苦的滋味，“您不要以为我是个反复无常、轻佻浮躁的女人，不要以为我会这样轻率、迅速地遗忘和变心……我爱他整整一年了，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甚至从来也没有对他不忠实的一丝念头。他瞧不起这一点，他拿我取笑……愿上帝宽恕他！但他欺负过我，伤了我的心。我——我不再爱他，因为我只爱宽宏大量、能理解我的人，品德高尚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而他却配不上我——哎，不要管他啦！他做得好，免得我日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人而感到上当，大失所望……得啦，事情总算结束了！谁料得到呢。我的好朋友，”她握着我的手接着说道，“谁料得到呢，由于我受过奶奶的管束，我的爱情自始至终就是一种错觉，一场幻梦，它也许从一开始就是胡闹和儿戏？我也许本应爱另一个人，而不是他，不是这种人，而是另一个能体贴我的人，还有，还有……哎，算啦，不说这些也罢。”娜斯津卡停了一下，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过是想告诉您……我想告诉您，虽然说我爱上了他（不，是过去爱过他），虽然说有过这件事，但是，如果您还会这样说的话……如果您觉得您的爱是这样强有力，以致能从我的心灵里最终消除掉过去的爱……如果您愿意可怜我，如果您不想抛下我一个人去听天由命，得不到安慰，也没有希望，如果您打算永远爱我，就像您现在爱我一样，那么，我可以起誓，我的感激之情……我的爱情最终将不会辜负您的爱……现在您能答应我吗？”

“娜斯津卡，”我泣不成声地叫道，“娜斯津卡！……啊，娜斯津卡！……”

“哎，行了，行了！好，现在完全不必这样啦！”她说，她好不容易才克制自己的感情，“好了，现在该说的都说了；不是吗？对吗？瞧，您很幸福，我也很幸福；别再提这件事了，一个字也别提；等一等；请原谅……看在上帝的分上换个话题，谈点别的什么吧！……”

“对，娜斯津卡，对！这件事谈的也够了，现在我可幸福了，

我.....嗯，娜斯津卡，嗯，我们说点别的吧，快点，快点说呀；好！我等着呢.....”

可是，我们不知道谈什么，我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们说了成千上万句互不连贯、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一会儿沿着人行道走去，一会儿又突然折返，横穿马路；随后停顿片刻，再走过堤岸；我们简直像两个孩子.....

“我现在一个人过活，娜斯津卡，”我说，“可是明天.....噢，当然啰，您知道，娜斯津卡，我很穷，总共才一千三百卢布，不过这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我奶奶领养老金；因此不会加重我们的负担。应当跟奶奶一块儿过活才是。”

“当然跟奶奶一块儿过.....只是还有个玛特廖娜.....”

“噢，我们家也有个菲克拉！”

“玛特廖娜很善良，仅仅有一个缺点：她缺少想象力，完全没有想象力；不过这不要紧！.....”

“反正是这么一回事，她们俩倒可以做伴儿；不过您明天应当搬到我们家里来。”

“这怎么行？搬到你们家！好吧，我乐意.....”

“对，您可以在我们家租一间房。我们家上面有个小阁楼；现在空着呢；从前的房客是个贵族老太太，她已经搬走了，我知道奶奶想找个年轻人来住，我说：‘为什么要找个年轻人呢？’她说：‘是这样，我老啦，可是你，娜斯津卡，别以为我想做媒，把你嫁给他。’我猜得出，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娜斯津卡！”

我们俩都笑了。

“好，不说啦，不说啦。您住在什么地方？我居然忘记了。”

“在那边，一座什么桥附近，在巴拉尼科夫公寓里。”

“那是一座挺大的公寓吗？”

“对，是那一座挺大的公寓。”

“噢，我知道那座房子挺不错；不过您要明白，您最好还是退了它，尽快搬到我们家来吧……”

“明天吧，娜斯津卡，明天吧；我还欠那里一点房租呢，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我马上就要领到薪水啦……”

“您知道，我也许要去教书呢；我想自学，再去教课……”

“喏，这可太好了……我不久还能领到一笔奖金哪，娜斯津卡……”

“这么说，您明天就会成为我的房客啰……”

“不错，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塞维尔的理发师》，因为目前又快要上演这出戏了。”

“好，我们一起去，”娜斯津卡笑着说，“不，我们最好不去听《塞维尔的理发师》，而去听别的……”

“嗯，好吧，听别的；当然，这样更好些，我却没想到……”

我们俩一边这样说着话，一边往前走，仿佛在云雾中一般，好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有时停下脚步，在一个地方谈了半天，有时信步前行，漫无目标，后来又是时哭时笑……娜斯津卡忽而提出要回家，我哪敢劝阻，本想把她送回家去；我们动身走了一刻钟，竟突然发觉我们又回到了河堤上我们坐过的长椅旁边。她忽而唉声叹气，眼里又涌出了泪水；我害怕起来，直打寒噤……可是她立刻握紧我的手，拉着我边走边说，讲个不停……

“现在是时候了，我该回家啦；我想，天已经很晚了，”娜斯津卡终于说道，“我们不能再这样孩子似的胡闹啦！”

“对，娜斯津卡，只是我现在还不困，还不想回家。”

“我好像也不想睡；不过您还是送我回家吧……”

“当然！”

“不过，这次我们一定要回家去。”

“当然，当然……”

“这是真话吗？……因为迟早总得回家呀！”

“是真话。”我笑着回答道……

“好，我们走吧！”

“走吧。”

“您往天上看看，娜斯津卡，您看看！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多么蓝的天空，多么好的月亮！您看看：这片黄色的云彩就要遮住月亮了，您看，您看！……不，它从旁边飘过去了。您看，您看呀！……”

可是娜斯津卡并没有去看云彩，她默默地站着，呆若木鸡；过了一分钟，她不知怎的竟畏畏缩缩地紧靠在我身上。我握着她的那只手不住地颤抖；我看了看她……她向我靠得更紧了。

这时，从我们身旁走过一个年轻人。他忽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了我们一阵，然后又走了几步。我的心忽然哆嗦起来……

“娜斯津卡，”我轻轻说道，“他是谁啊，娜斯津卡？”

“这就是他！”她悄声回答道，更紧地依偎着我，抖得更加厉害……我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娜斯津卡！娜斯津卡！是你呀！”我们背后传来了呼唤声，这时年轻人又朝我们走了几步……

天啊，那是什么样的尖叫啊！她猛地战栗得多么厉害啊！她是怎样

冲出我的怀抱，迎面向他扑去的啊！……我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就跟死人一般。可是，她刚向他伸过手去，刚扑进他的怀里，竟忽地向我转过身来，像疾风闪电似的跑到我的身边，还没等我清醒过来，就双手一把搂住我的脖子，狂热地用力吻了吻我。然后，她没对我说出一句话，又再次向他冲过去，抓住他的双手，把他拖在身后走去了。

我久久伫立……注视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俩终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早晨

我的这几个夜晚都已经结束了，早晨来临了。天气不好。下着雨，雨点凄凉地敲着我的玻璃窗；室内昏惨惨，院里暗沉沉。我感到头疼、晕眩，四肢微微发颤。

“有你的信，先生，市邮局的邮差送来的。”玛特廖娜俯身对我说。

“信，谁来的？”我喊道，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不知道，先生，你看吧，也许上面写着是谁寄来的。”

我撕开信封。信是她寄来的！

“啊，请原谅我，原谅我吧！”娜斯津卡在给我的信里写道，“我跪着恳求您，原谅我吧！我欺骗了您，也欺骗了我自己。这是一场梦，一片幻景……今天我为您感到痛心；请原谅，原谅我吧！……”

“请不要责备我，因为我对您丝毫也没有变心；我说过，我会爱您的，现在我就爱着您，非常非常爱您。啊，天啊！要是我能同时爱你们俩该有多好啊！如果您就是他该有多好啊！”

“唉，如果您就是他该有多好！”有一句话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想起了您说的话，娜斯津卡！

“上帝看得出，现在我该为您做些什么！我知道您心情沉重，郁郁寡欢。我伤害了您，可是您也知道——既然爱了，又怎么能长期对委屈耿耿于怀呢，而您可是爱我的啊！”

“我感激的！是的！感激您的这种爱。因为它使我铭记在心，像一场甜蜜的梦，一场醒后还久久难忘的梦；因为我会永远记着那短暂的刹那，当时您像兄长一样向我敞开了您的心扉，并且那么宽宏大度地接受了我奉上的那颗深受创伤的心，去保护它，爱抚它，治愈它.....如果您能原谅我，那么，我对您的永世长存的、无论何时都不会从我的心中抹去的感激之情，将使您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变得崇高起来.....我将珍惜这种思念，忠实于它，决不背叛，决不变心：此心坚贞，永矢弗渝。昨天，这颗心刚找到它所永远属于的那个人，便急切地回到他的身旁。”

“我们还会见面的，请您到我们家来吧，不要回避我们，您永远是我的朋友，我的兄长.....等您见到我的时候，请把手伸给我吧.....好吗？您会把手伸给我的，您已经原谅我了，是吗？您还一如既往地爱我吗？”

“啊，爱我吧，别嫌弃我，因为此时此刻我是这样爱您，因为我不会辜负您的爱，因为我理当得到您的爱.....我亲爱的朋友！下星期我就要和他结婚了。他满怀热爱地回来了，他从来没有忘记我.....我在信里提到了他，您可别生气。我还想同他一起去看您呢；您会喜欢他的，不是吗？”

“原谅我吧，记住爱您的娜斯津卡。”

我翻来覆去读着这封信，读了很久很久；滚滚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信终于从我手里滑落了，我用手捂住了脸。

“宝贝儿，啊，宝贝儿！”玛特廖娜说。

“什么事，老妈妈？”

“我把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全都扫掉了；眼下您结婚也罢，招待客人也罢，都正是时候哩.....”

我看了看玛特廖娜.....这是个蛮有精神、还算年轻的老妇人，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她变得目光呆滞，满脸皱纹，弯腰驼背，老态龙钟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我的房间也像这个老妇人一样老朽古旧了。墙壁和地板褪了颜色，一切都暗淡无光；蜘蛛网比过去更密更多。我更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向窗外望去时，觉得对面的

房子也变得老朽、暗淡了，圆柱上的灰皮剥蚀脱落，房檐乌黑，布满裂纹，色泽鲜明的深黄色的墙壁会变得斑斑驳驳了……

大概是一线阳光，忽地穿过云隙，随即又被雨云遮住，因而我的眼里，一切又变得昏暗模糊；也许是我未来生活的前景在面前隐隐显现，是这样的迷离和凄凉，我看到了整整十五年后自己苍老的面容，同现在一样，还是住在这间屋里，还是孤孤单单，依然和这个玛特廖娜相伴厮守，她在这些岁月里，聪明智慧并不见有丝毫的长进。

但是，要我记住自己受的委屈吗？娜斯津卡！要用乌云去遮掩住你那晴明安谧的幸福，要我沉痛地责备你，把忧愁驱上你的心头，用隐藏的怨恨刺伤你的心，在狂喜的时刻痛苦地跳动吗？要我哪怕去揉碎你和他双双走向教堂圣坛时盘结在你那头乌黑秀发里的柔嫩鲜花中的一朵花儿吗？……啊，决不！永远不会！愿你的天空清澈晴朗，愿你那和悦可爱的笑容明快安详，祝福你美满如意，因为你曾把一段欢欣愉快的时光赋予了另一颗孤独的心、满怀感激的心！

我的天啊！完美无缺的欢乐的片刻时光啊！即使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这难道还算少吗？……

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摘自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录

臧仲伦译

第一部

一 引子

我的叔叔，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上校，退伍后便移居到根据遗产归属到他名下的斯捷潘齐科沃村，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仿佛他有生以来就是一个足迹从没有离开过自己产业的土地主。有一种简直对一切都满意、事事随和的性格；而退伍上校就是生就这样一副天性。很难想象得出比他更忠厚、更随和的人了。倘若有人忽发奇想，一本正经地请求他把某人驮在背上走两俄里，他会当真背了去；他是这样的善良，有求必应，有时恨不得把最后一件衬衫都脱下来，奉送给第一位愿意要的人。他外貌英武：高大而英俊，两颊红润，牙齿如象牙般洁白，蓄一部长长的深褐色胡须，声音洪亮，笑声坦然而爽朗；说起话来又急又快。那时他约莫四十岁上下，他整个一生，几乎从十六岁起，都是在骠骑兵中度过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她死了，在他的心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感激的回忆。最后，他继承了斯捷潘齐科沃村这份遗产，从而使他的产业增加到六百名农奴，于是他便解甲归田，就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农村定居下来，跟他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是八岁的伊柳沙（他的出生要了他母亲的命）和大女儿萨申卡，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母亲死后，她在莫斯科的一所寄宿学校里读书。但是过不多久，叔叔家便变成了好似一艘诺亚方舟。⁶³这事是这样发生的：

当他接受了自己的遗产，退伍回乡的时候，他的妈妈克拉霍特金娜将军夫人恰好守了寡。大约十六年前吧，当叔叔还是一名骑兵少尉，自己正打算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再醮，嫁给了一位将军。他妈妈很久都不肯为他的婚事祝福，她伤心流泪，责怪他自私、忘恩负义和不孝；她一再说，他那点产业，一共才二百五十名农奴，本来就只够勉强维持他一家的生活（也就是说，仅够赡养他妈，以及随侍她左右的全班人马，什么食客呀，哈巴狗呀，狮子狗、中国猫呀，等等），就在这一片的数落、责怪、大呼小叫声中，突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她自己嫁了人，而且抢在儿子结婚之前，时年四十有二。然而，即使这样，她还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来怪罪我那可怜的叔叔，硬说她之所以嫁人无非是为了在老年有一个归宿，因为他的儿子，不孝的利己主义者，竟敢想出不可饶恕

的无礼举动：想要成家立业，从而使她无家可归。

我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样一位看来深明事理的人，即已故的克拉霍特金将军，跟一个四十二岁的寡妇结亲的。大概他猜想她很有钱吧。也有人认为，他无非是想找个保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预感到百病缠身，后来果然在老年时沉疴来犯，使他一病不起。有一点是清楚的，将军与他的妻子同居的整个期间，对他的妻子很不尊重，一有机会就十分刻薄地挖苦她。这是一个怪人。他粗通文墨，人并不笨，他对所有的人一概嗤之以鼻，而且肆无忌惮，嘲笑一切人和事，老年时由于多病（这乃是他不大循规蹈矩的生活所致），他变得肝火很旺，动辄发怒，而且残忍。他曾经仕途得意，但是因为某一件“不愉快的事”，不得不弃官告退，差点没吃官司，因而也丢掉了自己的养老金，这使他深感痛恨。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只拥有一百名破了产的农奴，可是他在自己的余生中始终优哉游哉，什么事也不做，整整十二年，他从没有问过他靠什么生活，谁在养活他；与此同时，他却要求养尊处优，花起钱来毫无节制，还置备了一辆马车。不久他便两腿瘫痪，只得坐在安乐椅中度过他最后十年余生。这把安乐椅在必要时由两名高大的仆人推着——他们除了各式各样骂人的话以外，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好话。马车、仆役和安乐椅，概由那个不孝之子出钱维持：儿子把自己的田产一再抵押，节衣缩食，债台高筑（按照他当时的财产状况简直无法偿还），倾其所有，全寄给了母亲，尽管如此，他还是洗刷不掉利己主义者和大逆不孝的骂名。但是叔叔生就这样一副性格，最后连他自己也相信他是利己主义者了，为了对自己惩前毖后，不再做一个利己主义者，他便把越来越多的钱寄来。将军夫人十分崇拜自己的丈夫。然而，最使她中意的还是他是一位将军，托他的福，她也成了将军夫人。⁶⁴

在家里，她有自己起居用房。在她丈夫半死不活的整个期间，她一直在那里大摆阔气，与一群女食客和城里的三姑六婆为伍。在她那个小城市里，她算是个要人了。东家长西家短呀，被人请去当教母、当主婚人呀，微不足道的优惠呀，由于她是将军夫人而受到的普遍尊敬呀——都足以补偿她在家里受到的拘束。城里的长舌妇们纷纷登门说三道四；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受到格外的礼遇——一句话，她从自己将军夫人的地位得到了她能够得到的一切。凡此种种，将军概不干涉；然而在外人面前他却昧着良心当众奚落自己的妻子，例如，他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干吗跟“这样一个老乞丐⁶⁵结婚？”对他的话谁也不敢妄置一

词。渐渐地，所有的熟人都离开了他，可是与人交往对他却是必需的：他爱聊天，爱争论，喜欢有人永远坐在他面前听他说话。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和老派的无神论者，因而喜欢高谈阔论。

但是N城的听众不赏识这些宏论，因而听众越来越少。曾经尝试过在家里组织牌局；但是打牌通常是以将军的大发雷霆告终，吓得将军夫人和她的那帮女食客们又是点蜡烛，又是做祈祷，又是用黄豆和纸牌占卦，又是到监狱里去布施面包，然后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饭后又要凑牌局，又要因为稍有错误便承受喊叫和辱骂，甚至差点没有挨打。碰上将军心里稍不如意，他便肆无忌惮：像女人似的大喊大叫，像马车夫似的破口大骂，有时候还把纸牌撕得粉碎，扔得满地，把牌友统统撵走，甚至弄得自己又气又恨，放声大哭，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该出“九”却出了张“J”。最后，他由于视力衰退，需要一名侍读。于是福马·福米奇·奥皮士金（不瞒你们说，我宣布这个新人物出场，不免带有某种庄重肃穆之感）便应运降临。无可争论，他是我这篇小说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至于他有多大权利引起读者的关注——我无意置喙：这样的问题还是由读者自己来解决更礼貌、更为可行些。

福马·福米奇投到克拉霍特金将军门下，无非是作为一名寄人篱下的食客。他究竟从何而来——真相不明。不过我还是特意去查询了一下，对于这位享有盛名的人物的过去情况略知一二。据说，第一，他从前曾在某处供过职，曾在某处受过难，不用说，是“为了真理”。又据说，他从前曾经在莫斯科搞过一阵子文学。这是不足为奇的；福马·福米奇纵然卑劣和不学无术，这并不足以影响他的文学生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一事无成，最后不得不投奔将军门下，当了一名侍读和出气筒。他为了在将军门下混口饭吃，什么屈辱没有受过啊。诚然，后来在将军百年之后，当福马完全出乎意料地一变而成为一名非凡的要人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大家说，他同意屈尊当一名小丑，是因为他慷慨仗义，为了友谊而牺牲了自己；将军曾经有恩于他；这是一位伟大的不为人们理解的人，他心中深藏的秘密只告诉过他福马一个人；至于说，最后，他福马由于将军的固请，屈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其他活报剧，那也纯粹是为了给病魔所苦的多灾多难的朋友消愁解闷。但是福马·福米奇关于这事所做的种种解释不由得使人产生很大的怀疑。因为与此同时，就是这位身为小丑的福马·福米奇，却在将军家的女眷那一边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如何安排，相得益彰的——这类事情的门外汉是难以想象的。将军夫人对他简直到了顶礼膜拜

的程度——为什么？不得而知。渐渐地，他对将军家的女眷们取得了惊人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简直有点像乐于此道的太太们到疯人院去拜访的形形色色的伊万·雅科夫列维奇⁶⁶和其他类似的哲人和先知们。他朗读劝善惩恶的书，声泪俱下地讲解基督圣徒的善行和美德；叙述自己的身世和功德；他去做礼拜，甚至做早祷；他又能多多少少地预言未来；特别善于详梦和善于训诫他人。后面宅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将军是猜想得到的，因此就更加无情地折磨自己的这名食客。但是福马的受苦受难，却在将军夫人和合宅人的眼里给他带来更大的敬重。

最后，一切都变了。将军死了。他的死相当离奇。他本来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临死时却怕死得要命。他又是哭泣，又是忏悔，又是举圣像，又是喊神甫。人们为他做祈祷，涂圣油。这个可怜的人便大喊他不想死，甚至含泪请求福马·福米奇的宽恕。最后这个情况，后来使福马·福米奇身价百倍。然而，就在将军的灵魂同将军的肉体分离之前，居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将军夫人与她前夫所生的女儿，即我的姑妈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是一个常年住在将军府上的老姑娘。她是将军最喜爱虐待的人之一，她在将军两腿十年不能动弹的整个期间一直侍候他，是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只有她一个人能以自己的百依百顺迎合他的心意。就在这时，她走到他的床前，伤心恸哭，她想过去整理一下这个受苦人头下的枕头；可是这个受苦受难的人却伸手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使劲拽了三下，愤恨得差点吐白沫。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就死了。人们把噩耗通知了上校，虽然将军夫人宣称她不想看见他，宁死也不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他出现在自己眼前。葬礼十分隆重——不用说，一切费用概由那个她老人家不愿一见的不孝之子负责。

在民生凋蔽的克尼亚焦夫卡村（该村分属几个地主，将军的一百名农奴就在这里），有一座用白色大理石修造的陵墓，墓上镌刻着碑文，颂扬死者的智慧、才能、高尚的情操以及勋章和将军的头衔。福马·福米奇在撰写这篇碑文时出了大力。将军夫人装腔作势了半天，不肯饶恕这个不孝之子。她被一群女食客和哈巴狗们包围着，痛哭流涕，大喊大叫地说，她宁可啃干面包，不用说“得就着自己的眼泪下咽”，宁可拄着讨饭棍到人家的窗前去要饭，也不愿应“不孝之子”的请求搬到他的斯捷潘齐科沃村去，又说她的脚永远不会踏进他的家门！一般说来，“脚”这个字眼用于这样的意思，出于有些太太们之口，常常带有某种特别的腔调。而将军夫人说这个字时，更是精于此道、令人绝倒……总之，说了不可胜数的激昂慷慨之词。必须指出，正当她大哭大闹的时候，她和她

底下的人已经在悄悄地收拾行装，准备搬到斯捷潘齐科沃村去了。上校几乎每天奔驰四十俄里，从斯捷潘齐科沃赶进城，累坏了自己的所有马匹，直到将军葬礼之后两星期，他才得到允许去拜见受了委屈的高堂老母。福马·福米奇被用来进行谈判。在这整整两星期中，他一直用不孝之子的“无人性的”行为来申斥他，数落他，把他说得热泪盈眶，几乎陷于绝望。从这时候起便开始了福马·福米奇对我那可怜的叔叔的不可思议的、暴虐无道的影响。福马看清了在他面前的是怎样一个人，他立刻感到，他那小丑的角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山中无虎，他福马可以称王了。他终于扬眉吐气了。

“如果您的亲生母亲，亦即您所以有今日的高堂老母，”福马说，“要是当真拿起讨饭棍，用她那饿得颤巍巍的、干瘪的双手拄着它沿街乞讨，那时您的心里将是什么滋味呢？第一，她身为将军夫人；第二，她德高望重——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如果阴错阳差（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她突然来到您的窗下，伸出自己的手，而您作为她的亲生儿子，也许此时此刻，正怡然自得地躺在鸭绒褥子上……反正沉溺于骄奢淫逸之中吧，您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可怕呀可怕！但是最可怕的还是（请允许我坦率相告，上校），最可怕的还是，您现在张着嘴，眨巴着眼睛，像根没有感情的木头似的站在我面前，这简直不成体统，要知道，只要一设想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您就应当从自己的头上把头发连根拔下来，泪如泉涌……我说什么呀！应当泪流成河，成湖，成海，成洋！……”

一句话，福马由于慷慨激昂便信口雌黄。但这是他那如簧之舌的惯技。不用说，这事的结果是将军夫人偕同她的女食客们、哈巴狗们，连同福马·福米奇和她的主要亲信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终于以自己的大驾光临而使斯捷潘齐科沃村蓬荜生辉。她说，她住到儿子这里来不过是姑且一试，以便考验一下他的孝道。可以想象得出在考验上校的孝心的时候他的处境！起初，将军夫人由于新寡，自认责无旁贷，在提到已经仙逝的将军时，就应当每周两次或三次痛不欲生；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每一次上校都要遭到非难。有时候，特别是有客来访时，将军夫人便把自己的孙子小伊柳沙和自己的孙女——十五岁的萨申卡叫到身边，让他们坐在自己身旁，她用一种黯然神伤、悲痛欲绝的眼神，久久地、久久地望着他们，就好像望着两个已经毁在这样的父亲手里的孩子们似的，她深深地、痛心地连声叹息，终于潸然泪下，流着无声的、不可理喻的眼泪，起码达一小时之久。可怜啊，上校，他居然不明白这些眼泪

的含义！而可怜的他，几乎从来弄不清这些眼泪因何而来，而且由于他的淳朴，几乎每次都在这种眼泪汪汪的时刻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她眼前，于是便有意无意地受到了考验。但是他的孝道并没有因此稍减，最后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句话，将军夫人和福马·福米奇俩都充分地感觉到，克拉霍特金将军如许年来在他们头上雷鸣电闪般掀起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常常，将军夫人坐在沙发上突然无缘无故地昏厥过去。于是乎人们东奔西跑，乱作一团。上校手足无措，像一片白杨树叶那样浑身发抖。

“狠心的儿子啊！”将军夫人清醒过来后叫道，“你撕碎了我的内脏⁶⁷.....mes entrailles, mes entrailles⁶⁸！”

“妈，我怎么撕碎了您的内脏呢？”上校怯生生地说。

“撕碎了！撕碎了！你还为自己辩解！他竟敢顶撞。狠心的儿子啊！我要死啦！.....”

不用说，上校手足无措了。

但是，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将军夫人每次都死而复生。半小时后，上校捏着一个人的纽扣，解释道：

“哎呀，老弟，她是一位grande dame⁶⁹，一位将军夫人！一位非常善良的老太太；你知道，她习惯了这一类十分细腻的东西.....这不是我这样的蠢材能够配得上的！现在，她在生我的气。这，当然是我的错。可是，老弟，我还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不过，错当然在我。”

常常，那位声音嘶哑、怨天尤人的半老徐娘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她眉毛浅得几乎看不出来，戴着假发，生着一对充满情欲的小眼睛，嘴唇薄薄的像一道线，两只手在腌过黄瓜的盐汤里浸洗得干干净净）认为她责无旁贷，理应对上校晓以大义：

“这无非因为您忤逆不孝。这无非因为您自私自利，因此您才会侮辱您母亲；她老人家对此实在看不惯。她老人家是一位将军夫人，而您不过是上校，您哪。”

“我说，老弟，”上校向听他说话的人说道，“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是

一位非常好的小姐，她净护着将军夫人，是一位少见的好小姐！你别以为她是什么寄人篱下的穷人；她本人就是一位中校的千金，老弟。这下你明白了吧！”

不用说，这不过是通开场锣鼓罢了。那位善于变着招儿耍戏法的将军夫人，见了她那位过去的食客却像只耗子似的净打哆嗦。福马·福米奇把她完全迷住了。她对他体贴入微，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我有一位远房哥哥，也是一位退伍的骠骑兵，人还年轻，但是穷困潦倒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有一个时期曾住在我叔叔家，他曾经开门见山地向我宣布，他深信，将军夫人和福马·福米奇之间一定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不用说，我当时愤怒地驳斥了他这一莫须有的推测，一是因为太粗鲁，二是也过于天真了。不，这里另有道理，不过这道理我无法一句话说清楚，只能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我自己后来才明白过来的福马·福米奇的性格。

请诸位设想一下，有这样一个非常渺小、非常猥琐的小人，他是一个谁也不需要、完全无用而又丑恶至极，但是此人妄自尊大，外加他又毫无才能足以多少为他发展到病态的自尊心辩护。我要预先说明一下：福马·福米奇是一种妄自尊大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化身，此外，这种妄自尊大又与众不同。具体地说，这种妄自尊大产生于极端渺小之中，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这乃是一种受过屈辱的人的妄自尊大。他曾被过去的沉重的失意所压倒，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化脓腐烂，因而从那时起一有机会，一遇到别人得意时，他便从自己身上挤出妒火和毒汁。不用说，这一切再加上最不像话的气量狭小和最疯狂的神经过敏。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妄自尊大是从哪来的呢？它在这样极端渺小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可怜虫身上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照例，这种人就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言，是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的。这个问题应该怎样来回答呢？谁知道，也许确有例外，而我的这位主人公就属于这一例外。他确实是一种出乎常规的例外，这在下面还要说明。不过，我倒要请问：你们当真相信，那些唯命是从的人，那些甘当你们家的小丑、食客和捧角并引以为荣的人，就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尊心吗？那么嫉妒、造谣、告密，在你们家背人的角落里，在你们左右，在你们家的饭桌旁的窃窃私语又从何而来呢？……谁知道，也许在某些被命运弄得低三下四的浪迹江湖的人中，在你们的小丑和疯教徒当中，他们的自尊心不仅没有因为遭受屈辱而消失，而且正由于这种屈辱，这种故作癫狂、耍笑逗乐、拍马逢迎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卑躬屈膝、仰人鼻息而变得

更加白热化了。谁知道呢？也许这种畸形发展的自尊心乃是一种虚假的，乃是原先受到伤害的个人尊严的被歪曲了的感情，也许这种个人尊严早在童年时代就第一次被压迫、贫穷、污秽所伤害；也许还在他的父母身上，这个未来的浪人就亲眼看到他的个人尊严已横遭侮辱了。但是我曾经说过，福马·福米奇乃是一个出乎常规的例外。这话也对。他过去曾经混迹文坛，但伤心失意，未为公众所赏识，而文学足以戕害的又岂止福马·福米奇一个人——不用说，我讲的是未为公众承认的文学。我纵然不知道，但是可以推想得出福马·福米奇在搞文学之前也一事无成；也许，在他从事别的生涯时也到处碰壁，一分钱也没有捞到，或者比这更惨。不过这事到底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后来曾经打听过的，并且确凿知道福马从前在莫斯科的确写过一部蹩脚的长篇小说，非常像三十年代莫斯科每年都要炮制出几十本的那类蹩脚小说一样，诸如五花八门的《收复莫斯科》《暴风雨大王》《儿子的爱（又名俄国人在1104年）》，等等，这些小说在当时曾给勃拉姆佩乌斯男爵²⁰说俏皮话的本领提供过可口的食粮。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文坛上的自尊心这条毒蛇，咬起人来往往很厉害，而且无法医治，特别是对那些略显愚鲁的小人物更是如此。福马·福米奇初登文坛就伤心失意，于是便在那时彻底加入了失意者大军，后来所有那些疯教徒、浪人和朝圣的香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想，从那时起，他身上便滋长了这种变态的自吹自擂，渴望受人赞扬、注目、崇拜和惊叹。他甚至在当小丑的时候，也网罗了一小撮对他顶礼膜拜的白痴。他孜孜以求的便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想方设法出风头，预言未来，装腔作势和自吹自擂！人家不夸他，他就自己夸自己。我亲耳听到福马在斯捷潘齐科沃村，在叔叔家讲过的话，那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成为完全的统治者和预言家了。他有时带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傲慢说道：“我不是一个居住在你们中间的人，这里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我瞧着把你们大家安顿好了，稍加指点，便拱手告辞：到莫斯科去出版杂志！每月将有三万人来听我讲课。我将一举成名，到那时候，我的敌人就该倒霉了！”但是，一个尚在准备成名的天才却要求立即的奖赏，一般说，预先拿到酬劳总是愉快的，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知道，他曾经一本正经地对叔叔说，他福马将要创立一种丰功伟绩，而他降临人世的使命便是创立这种功绩，有一个长翅膀的人²¹，每天晚上出现在他面前，硬要他去完成这种伟绩，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具体说，就是要写一部意义非常深刻的劝善惩恶的书，这部著作一旦问世，便将出现大地震，整个俄国也将为之震动。一旦俄国上下为之震动，而他福马由于把荣誉视为粪土，就将进修道院，他将在基辅的山洞

里日日夜夜为祖国的幸福祈祷。这一切，不用说，把叔叔完全迷住了。

现在且请诸位设想一下，福马毕生受压迫、被压制，甚至可能已经焦头烂额了，但他私下又十分好色和妄自尊大，他是一个失意的文学家，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丑，尽管他以前渺小可怜和无足轻重，但是骨子里却是个暴君，是个吹牛大王，而且得志便猖狂。就是这样一个福马，在长久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来到了一户人家，他依仗着白痴般的女靠山和被他迷住了的、唯命是从的男靠山，突然被大家视若至宝，赞誉备至，弄得他踌躇满志——这样的福马又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怎样的人呢？关于我叔叔的性格，当然，我理应详加说明，因为舍此就无法理解福马·福米奇的成功之道。但是我暂且要说的是，福马的所作所为，应验了一句俗话：你让他坐到桌旁，他就把两腿翘到桌上。他的过去终于得到了补偿！卑劣的灵魂，自己刚从压迫下爬出来，就去压迫别人。别人压迫过福马，他也立刻感到有必要自己去欺凌别人；人家对他装腔作势，他自己也开始对别人搔首弄姿。他当过小丑，便立刻感到他有必要养一批自己的小丑。他吹牛常常吹到荒谬的地步，他装腔作势常常装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他锦衣玉食，犹不餍足，他作威作福，猖狂已极。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善良的人们若非亲眼目睹，而只是道听途说，一定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不可理解，画个十字，啐口唾沫，掉头而去。

我曾经说到叔叔。不说明这个卓越的性格（这话我再重复一遍），当然就无法理解福马·福米奇在别人府上飞扬跋扈的行为；就无法理解一个小丑怎么会摇身一变而成了一名伟人。这不仅因为叔叔极其善良——简直就是一个十分温文尔雅（尽管他的外表稍显粗鲁）、十分高尚的人，一个久经考验的英勇的人。我大胆地说了“英勇”一词，因为他见义勇为，在这种情形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他的心就像孩子般纯洁。这确实是一个行年四十的孩子，他情感外露，一点也沉不住气，永远笑呵呵的，他把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天使，人家有缺点，他就严于律己，代人受过，别人有优点，他就夸大其词，认为好得不得了。这是一个极其高尚、心地极其纯洁的人，这种人甚至羞于猜测别人身上有什么坏东西，硬给别人梳妆打扮，披上各种美德的外衣，一看见别人成功，他就兴高采烈，因此，这种人总是生活在理想世界中，一遇到失败，就首先引咎自责。为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乃是他们的使命。也许有人会将他当作优柔寡断、缺乏性格和软弱无能的人。当然，他是软弱的，他的性格也太温和；但绝不是因为他不够刚强，而是因为他怕伤害别人，害怕使人难堪，因为他过分地尊重别人，过分地尊重任何人。不过，他的缺乏性

格和优柔寡断仅仅是在事情涉及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对自身的利益从来不屑一顾，因而一辈子遭人讥诮，而这些讥诮甚至往往来自那些他曾为之牺牲自己利益的人。然而，他却从来不相信他会有敌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还是有敌人的，只是他没有发觉罢了。他最怕家里大吵大闹，一遇这种情况，便立刻向一切退让，向一切屈服。他的退让是出于某种羞怯的忠厚，某种腼腆的委曲求全。“就这样吧。”他急忙说。尽管旁人指责他姑息和软弱，他也一概置之不理。“就这样吧……只要大家满意和幸福就好！”不用说，他乐于接受一切高尚的影响。此外，狡猾的无耻之徒完全能够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引诱他去做坏事，当然，必须将这种坏事披上高尚的外衣。叔叔过于轻信他人，因此不免常犯错误。当他受过许多痛苦之后，终于幡然醒悟，一旦认识到那个欺骗他的人不仁不义，就首先责怪自己，而且到头来总是独担罪责。如今在他那个安静的家里，突然由一个喜怒无常、老糊涂了的女白痴来号令一切；她与另一个男白痴（她的偶像）形影不离，在此之前她害怕的只有她那位将军，而现在她已经无所畏惧，甚至感到有必要为过去的一切而犒劳一下她自己了。请诸位设想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女白痴，叔叔居然认为他理应对她竭尽孝道，其原因无非因为她是他的母亲。作为第一步，他们立刻向叔叔证明，他粗鲁无礼、没有耐心，更主要的，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利己主义者。妙不可言的是这个白痴老太太居然相信她自己所宣传的一切。是的，我想，连福马·福米奇也是这样，起码部分是这样。他们硬要叔叔相信，福马是上帝为了拯救他的灵魂，使他清心寡欲而亲自派到他这儿来的。他们硬说他傲慢，恃富而骄，很可能会抱怨福马·福米奇在他家白吃白喝。可怜的叔叔很快就深信自己堕落之深，甘愿顿足捶胸，负荆请罪……

“老弟，是我自己有错，”他与人促膝谈心时常常说，“错都在我，对受过你恩惠的人应当加倍地有礼⁷²……就是说……我说什么呀！什么受过你的恩惠！……又胡说了！根本不是你加惠于人；相反，他住在我这里，是他加惠于我，而不是我加惠于他！可我却抱怨他在我家白吃饭！……话又说回来，我根本没有抱怨他，但是看得出来，我有什么话说漏了嘴——我常常说漏嘴……你瞧，人家毕竟吃过苦，立过功；十年来，一直在忍辱负重地伺候患病的朋友：这一切都应当得到补偿！嗯，还有，那么大的学问……又是作家！一位学识非常渊博的人！一位非常高尚的人——总之……”

福马的形象（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在喜怒无

常、狠心的老爷身旁当过小丑的人），使叔叔高尚的心灵感到无限惋惜和愤慨。福马的一切怪癖，一切并不高尚的乖戾行为，叔叔都立刻归之于他过去所受的痛苦、所遭到的屈辱和他的愤世嫉俗……他在自己的温柔和高尚的心中立刻认为，一个饱受痛苦的人跟常人不一样，对他不应该苛求；对他不仅应该原谅，而且应该用温暖治愈他的创伤，恢复他的本来面貌，使他与人类言归于好。他抱定这个宗旨以后，就头脑发热，鬼迷了心窍，完全看不出他的新朋友不过是一个好色的、反复无常的畜生，一个利己主义者，懒汉和二流子。他全心全意地相信福马的学问和天才。我还忘了说，叔叔一听到“学问”或者“文学”二字，就极其天真并且由衷地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攻读过任何学问。

这是他基本的和最天真的怪癖之一。

“在写书哩！”他常常这样说。离福马·福米奇的书斋还隔着两个房间就蹑手蹑脚地走路了。“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他带着骄傲和神秘的神情补充道，“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老弟，这是一杯浑酒⁷³……就是说，是一种高尚意义上的浑酒，对于有些人一目了然，可是对于你我，老弟，这简直成了天书……他好像在写关于什么生产力，这是他自己说的。这大概是政治中的什么问题吧。是啊，他将一举成名！那时候，你我托他的福也会分享到光荣。这是他自己对我说的，老弟……”

我千真万确地知道，叔叔奉福马之命，不得不把自己那把漂亮的深褐色胡须剃掉了。此公觉得叔叔留了胡子像个法国人，因此他身上就少了对祖国的爱。渐渐地，福马开始插手田产管理，提出许多英明的建议。这些英明的建议说来可怕。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谁是真正的主人，弄得简直一筹莫展。后来我亲自听到福马·福米奇与农民的一席谈话，说实话，这是我偷听来的。福马早先宣布他喜欢和聪明的俄国农夫聊天。于是，有一次他来到打谷场，跟农夫们聊了聊农事。虽然他自己连燕麦和小麦也分不清，他肉麻地谈到农民对主人的神圣义务，又捎带说了一下电以及劳动分工的问题。不用说，他对此根本一窍不通。他又向他的听众们讲述了一下地球是怎样绕太阳旋转的，最后，他被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所感动，怡然自得地谈起了各部大臣。对于这，我是理解的。要知道普希金也曾经谈到过一个爸爸，他向自己四岁的儿子暗示说，他，也就是他爸爸，是“这样勇敢，连皇上都喜欢他”……可笑的是这个爸爸居然需要找一个四岁的听众！而农民们从来都是满脸赔笑，洗耳恭听福马·福米奇的自吹自擂。

“怎么，老爷，你大概是拿过皇上家很高的俸禄吧？”农夫中一个头发斑白的，绰号叫矮脚阿尔希普的小老头突然问道，他明显想要讨个好；但是福马·福米奇觉得这个问题太放肆了；而他最讨厌的就是不知分寸的套近乎。

“这跟你什么相干，蠢材？”他鄙夷地瞅了一眼这个可怜的农民，回答道，“你伸出你那狗脸干吗，是让我吐唾沫吗？”

福马·福米奇从来都是用这种腔调跟“聪明的俄国农夫”说话的。⁷⁴

“老爷……”另一个农夫接茬说，“我们都是一些无知无识的人。也许，您是少校，或许是上校吧，要不您就是什么爵爷——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老。”

“蠢材！”福马·福米奇重复道，但是口气缓和了些，“俸禄跟俸禄也不一样，你这笨脑瓜！有的人虽然身为将军，但是分文不取——因为不能无功受禄；他没有对沙皇作出贡献。比如我吧，我在大臣手下当官的时候，拿两万，但是我分文不要，因为我当官是出于荣誉。我有自己的财产。我把自己的俸禄捐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喀山遭到火灾的居民。”

“你瞧瞧！那么喀山城外的房屋都是您盖的啦，老爷？”惊讶的农夫继续说道。

总之，农夫们对福马·福米奇感到很惊讶。

“对，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福马·福米奇好似老大不乐意地答道，仿佛在埋怨自己：他居然赏脸跟这种人谈这样的话。

跟叔叔的谈话则属于另一类。

“过去您是什么人？”例如，福马说；他在酒足饭饱之余，靠在沙发椅上，而仆人则站在他的椅子背后，用新折下来的菩提树枝替他赶苍蝇。“我没有来以前，您究竟像谁？现在我把天国的火种引进了您的心房，它现在正在您的心中燃烧。我有没有把天国的火种引进您的心房呢？您回答：我有没有把火种引进您的心房？”

说实在的，福马·福米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叔叔的沉默和局促不安立刻激怒了他。他过去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现在稍不如他的意，他就像火药一样爆炸起来。他觉得叔叔的沉默令人气愤，他现在坚持要他回答。

“您回答呀：您心中有没有火星在燃烧？”

叔叔犹豫再三，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请允许我奉告足下，我在等着。”福马用不满的声调说道。

“Mais répondez donc⁷⁵，叶戈鲁斯卡⁷⁶！”将军夫人耸耸肩膀，帮腔道。

“我问您：这火星有没有在您心中燃烧？”福马从永远放在他面前桌上的糖果盒里（这是将军夫人吩咐）取了一块糖，宽容地重复道。

“真的，我不知道，福马，”叔叔终于回答道，眼神里充满绝望，“也许，多少有一点吧……真的，你还是别问我好，要不我会瞎说的。”

“好吧，那么，依您看，我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都不值得您回答啰。您想说这话，是不是？好吧，就算这样吧，就算我等于零。”

“不，不，福马，上帝保佑你！我什么时候想说这话的呢？”

“不，您想说的就是这话。”

“我敢发誓，不是的！”

“好吧！就算我胡扯！根据您的指控，就算我在有意寻衅；就算一切侮辱之外又加上了这一条——我将忍受一切……”

“Mais mon fils……⁷⁷”吓坏了的将军夫人叫道。

“福马·福米奇！妈！”叔叔绝望地大声说道，“我敢对天发誓，我没有罪！除非无意中脱口而出！……请你别见怪，福马。要知道，我这笨人——我自己都觉得笨；我自己都感到我这人笨手笨脚……我知道，福

马，我什么都知道！请你千万别见怪！”他挥着手继续说道，“我活了四十岁，在此以前，也就是说在认识你以前，我老在想，我总算是个人吧.....反正总还过得去。而在这以前我居然没有发现，我像那只公山羊一样是有罪的⁷⁸，我是天字第一号的利己主义者，我作恶多端，奇怪，天地怎能容我！”

“是的，您的确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得到满足的福马·福米奇说道。

“现在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确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不，够啦！我一定改，我要变得更善良！”

“上帝保佑你！”福马·福米奇说。他虔诚地叹了口气，从沙发椅上站起身来，准备去午睡。福马·福米奇在午饭后一向要小睡片刻。

在本章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谈我个人与叔叔的关系，并且说明一下我是怎样与福马·福米奇不期而遇，又怎样出乎意料地被卷进幸福之乡斯捷潘齐科沃村历年所发生的最最重要的变迁之中的。我准备这样来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言归正传。

我在童年的时候父母双亡，举目无亲，叔叔便代替了我的父亲，把我抚养长大——总之，他为我做了甚至亲生父亲也不是永远做得到的事。从他收养我的第一天起，我就真心真意地喜欢他。我那时候约莫十岁，我记得我们很快就亲近起来，彼此情投意合。我们在一起玩陀螺，还偷了与我们俩都沾点亲的一个坏透了的老太婆的睡帽。我立即把这顶睡帽系在风筝的尾巴上，放上了天。许多年以后，我与叔叔再见面时（这次相处时间不长），我正在彼得堡上学，我的学业就快结束了，是他供我上的学。这次我以青年人的全部热情对他不胜依依：他的性格中有某种高尚、忠厚、诚实、欢愉和极其淳朴的东西，使我感到惊讶，也吸引着我们每个人。念完大学后，我有一个时期住在彼得堡，暂时什么事也不做，就像一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常常坚信不疑的那样，似乎不要多长时间，我就会做出许许多多非常出色的，甚至伟大的业绩来。我不愿意离开彼得堡。我跟叔叔很少通信，就是写信也只是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他从来就没有拒绝过我。当时，叔叔的一名家奴因事到彼得堡来，我听他说，在他们的斯捷潘齐科沃村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异的事。这些初步传闻使我很感兴趣，也使我感到吃惊。于是我给叔叔写信开始勤

快了些。他给我回信却似乎常常讳莫如深和令人费解，他在每封信中都极力只谈科学，他对我的学业寄予极大的希望，并为我未来的成就感到自豪。后来，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通音信之后，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令人诧异的信，同他过去的信完全不一样。信中充满了奇怪的暗示和一连串互相矛盾的话，使我乍一看简直莫名其妙。看得出来的仅仅是，写信人正处在异常的惶恐不安中。在这封信中清楚的只有一点：叔叔严肃地、恳切地向我建议，几乎是在央求我，尽快同他过去的一个养女结婚。她是外省的一位十分贫穷的官吏的女儿，她姓叶惹维金娜，曾在莫斯科的一所学校里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叔叔供她上的学），现在是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在信中说，她很不幸，而我能够成全她的幸福，如果我应允的话，我甚至是做了一件慷慨仗义的事。他向我的良知呼吁，并且答应给她一笔陪嫁。然而，关于陪嫁一事，他却讲得畏首畏尾，莫测高深，他在信的末尾又央求我对这一切务必严守秘密。这封信使我十分诧异，最后把我的头都弄昏了。这样一个建议，哪怕就其浪漫性而言，哪能不对一个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发生刺激作用呢？而且我又听说，这位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十分漂亮。但我还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虽然我马上写信给叔叔，说我将立刻起程前往斯捷潘齐科沃。叔叔在那封信里，还随信给我寄来了路费。尽管如此，我在怀疑，甚至在惊恐不安中，在彼得堡又拖了三个星期。突然间我偶然遇到了一位我叔叔从前的老同事，他从高加索回彼得堡的途中曾顺便到斯捷潘齐科沃去了一趟。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稳重可靠的人，一个铁了心的老光棍。他气愤地向我讲了福马·福米奇的事，并立即告诉了我一件我至今还毫无概念的情况，即福马·福米奇和将军夫人想要，并且已经决定要叔叔同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姑娘结婚。此人已经徐娘半老，几乎完全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她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似乎还有五十万陪嫁；他说，将军夫人已经使这个姑娘相信，他们之间是亲戚，借此把她骗到了她府上；他说，叔叔当然十分苦恼，但是看起来事情的结局准是他非得和五十万陪嫁成亲不可；他说，两位智囊人物，将军夫人和福马·福米奇终于对叔叔的孩子们的那位无人保护的贫穷的家庭女教师掀起了可怕的迫害，千方百计地想把她撵出去，他们大概害怕上校会爱上她，也许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她。这后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尽管我再三询问，叔叔是否当真已经爱上了她，说话人却不能或者是不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总之，他讲得很少，好像不愿多讲，明显地避而不谈详细情况。我沉思起来：这消息同叔叔的来信和他的建议奇怪地自相矛盾！……但是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我决定到斯捷潘齐科沃去，希望不仅能够劝导和安慰一下叔叔，甚至希望尽可能地把他救拔出来，就是说把福马赶走，拆

散同那位老姑娘的可恶的婚事，最后（因为根据我的最终判断，叔叔的爱情无非是福马·福米奇吹毛求疵的捏造罢了）我将用自己的求婚以及其他等等，使那位不幸的，但当然是可爱的姑娘得到幸福。渐渐地，我由于年轻和无所事事，居然使自己如此慷慨激昂，由怀疑一跃而到另一个极端：我开始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去完成各种奇迹和功勋。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已表现出非凡的慷慨仗义，高尚地牺牲了我自己，从而使一个无辜的美人儿得到了幸福——总之，我记得，我一路上踌躇满志。这时正值七月；阳光灿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广阔的田野，庄稼成熟在望……由于我长久蛰居彼得堡，觉得直到现在我才真正观赏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

二 巴赫切耶夫先生

我已经快到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了。我刚穿过小城B（此地离斯捷潘齐科沃只有十俄里），就因为我坐的马车的前轮轮箍断裂而不得不在城关附近的铁匠铺前停了下来。把轮箍加固一下，凑合着再走十俄里，我想花不了多长时间，因此我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铁匠铺前待着，等候铁匠们把活干完。我走下马车，看见一位胖胖的先生，他也跟我一样，不得不停下来修理他的轻便马车。他在难耐的酷暑中已经站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在那里又叫又骂，絮聒个没完，不耐烦地催促着在他的漂亮的马车旁忙个不停工人们。乍一看，我觉得这位好发怒的老爷是个非常爱唠叨的人。他约摸四十五岁上下，中等身材、很胖、麻脸。他的肥胖，喉结和丰腴的、下垂的腮帮子，说明他过着怡然自得的地主生活。在他的整个的形体中有一种婆婆妈妈的东西，使人看着特别刺眼。他的穿着宽大、舒适而整洁，但又很不入时。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也大动肝火，何况我同他是萍水相逢，还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我刚从马车上下下来，从他异常生气的目光中就看出了这一点。从他仆人的闲谈中，我听出来，他刚才从斯捷潘齐科沃我叔叔那里来，因此，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打听一下许多事。我向他脱帽致敬，并且试着笑容可掬地说，有时耽搁在半道上是多么不愉快。但是胖子不知为什么老大不乐意地用不满和带刺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嘟嘟囔囔地在鼻子底下说了一句什么，就沉重地转过身子，把整个腰部对着我。他的形体的这一面虽然也是可供观察的十分有趣的对象，但是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用期望会有一次愉快的谈话。

“格里什卡！别嘀嘀咕咕唠叨了！抽你！……”他突然向他的随从嚷道，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关于半途耽搁的话。

这个“格里什卡”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仆人，穿着一件下摆很长的蓝色上衣，蓄着一部其大无比的白胡子。从他的某些神情看，他也在怒气冲冲，在阴阳怪气地低声发牢骚。老爷与仆人间立刻发生了交锋。

“你抽！再大点声嚷嚷！”格里什卡嘟囔道，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声音大得大家都听清楚了，他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子，在马车里拾掇着什么。

“什么？你说什么？‘再大点声嚷嚷’？……你竟敢顶撞我！”胖子满脸通红地嚷嚷道。

“您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话都不让人讲！”

“干吗发脾气？你们听见吗？他居然埋怨起我来了，我能不发脾气吗！”

“我干吗要埋怨？”

“干吗埋怨……难道你没有埋怨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埋怨：因为我没吃饭就走了——不就是为这事吗。”

“这跟我有什么相关！我看呀，哪怕您压根儿不吃饭呢。我不是埋怨您，我只是对铁匠们说了句话。”

“对铁匠……对铁匠们有什么可埋怨的？”

“不埋怨他们，就算埋怨马车得了。”

“对马车有什么可埋怨的？”

“它干吗要坏呢！以后你就别坏啦，要好好儿的。”

“埋怨马车……不，你在埋怨我，而不是在埋怨马车，他自己做错了事，还骂街！”

“老爷，你怎么老缠着我？请您别缠着我好不好？”

“那你干吗一路上愁眉苦脸的，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嗯？你别的时候可是爱说话的呀！”

“我嘴里爬进去一只苍蝇——所以我愁眉苦脸，不说话。难道您要我给您讲故事吗？您爱听故事，就该把讲故事的马拉尼雅带在身边。”

胖子张大了嘴想要反驳，但是想必没有找到词儿，又闭上了嘴。而仆人则为自己的口才和当着旁人的面表现出了对老爷的影响感到很得意，他对工人们的态度也就更加神气了，开始指手画脚地向他们吩咐着什么。

我想同巴赫切耶夫先生结识的企图仍旧毫无结果，特别是我笨嘴拙舌；但是，突然出其不意地发生了一件事，帮了我的大忙。有一辆没有轮子的马车，似乎从远古时代起便停在铁匠铺门口，每天都在干等着修理。从关着的马车的窗口里突然探出一张蓬头垢面、睡眼惺忪的脸。这张脸一出现，工人便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原来，从马车里探头探脑的那人，被紧紧地锁在里面，现在没法儿出来。他喝醉了酒，已经睡醒了，现在他请求放他出来，但是求也是白搭；最后，他请一个人跑去把他的工具拿来。这一切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有这样一种性格：有些人见到一些相当奇怪的事，会感到特别快乐和开心。醉汉的丑态呀，一个人在街上绊了一下摔倒了呀，两个娘们在骂街呀，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往往在有些人中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最善意的快乐。而这个胖地主也正好属于这种性格。渐渐地，他的面容由严厉和阴沉一变而为心满意足与和颜悦色，最后，他的面色完全开朗了。

“这不是瓦西里耶夫吗？”他同情地问道，“他怎么跑到那里面去了？”

“是瓦西里耶夫，老爷，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是瓦西里耶夫！”四面八方嚷道。

“他喝醉酒了，老爷。”一个工人补充道，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瘦高个儿，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以自己那一伙人的头头自居，“他喝醉酒

了，老爷，他离开东家三天啦，躲在我们这儿，死乞白赖地赖在这儿，他想要凿子。你现在要凿子干吗，你这蠢货？他想把最后一把工具也拿去换酒喝！”

“哎呀，阿尔希普什卡！钱就像鸽子：飞来又飞去！看在上帝分上，放我出去吧。”瓦西里耶夫从马车里探出头来，用铿锵作声的尖嗓子央求道。

“你待着吧，笨蛋，亏得进去了！”阿尔希普⁷⁹厉声答道，“才第三天，你的眼神就变了；今天一早把你从大街上硬拽了回来；你得感谢上帝——把你藏了起来，大伙对马特维·伊里奇说，你病了，‘我们心口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那把凿子呢？”

“我们的租伊给收着呢！三句不离题儿！爱喝酒的人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老爷。”

“嘿嘿嘿！哎呀，你这骗子！把工具押给了人家，你在城里还怎么干活呀！”胖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嘎声道，他完全心满意足了，骤然心情变得非常快活。

“这样的木匠就是在莫斯科也少见！他这混蛋一向这样自吹自擂，”胖子完全出乎意料地向我转过身来，补充说，“放他出来吧，阿尔希普：也许，他出来有事儿。”

大伙听从了老爷的意见。把马车门钉上钉子无非是为了当瓦西里耶夫酒醒之后能拿他逗乐，现在钉子被起出来了，于是瓦西里耶夫便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浑身是土，邋里邋遢，衣衫褴褛。他被阳光刺得直眨巴眼，打了个喷嚏，摇晃了一下；然后手搭凉篷，看了看周围。

“人，人真多呀！”他摇着头说，“大伙大概都没喝醉……酒吧。”他拖长声音说道。似乎在忧郁地沉思什么，又似乎在责备自己。“得啦，早上好，哥们，刚刚到来的白天好。”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刚刚到来的白天好！你倒瞧瞧，白天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这个糊涂蛋！”

“你趁着酒醉，就胡说去吧！”

“依我看，今朝有酒今朝醉嘛！[80](#)”

“嘿嘿嘿！瞧这耍贫嘴的！”胖子又捧腹大笑，同时又友好地望了我一眼，“你怎么不害臊，瓦西里耶夫？”

“心里难过，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老爷，心里难过。”瓦西里耶夫挥了挥手，再一次严肃地答道。看来他很高兴能有机会提到自己那伤心事。

“你难过些什么呢，傻瓜？”

“我难过的是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事：要把我们转让给福马·福米奇了。”

“把谁？什么时候？”胖子全身一震，嚷道。

我也向前跨了一步：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跟我发生了关系。

“把所有卡皮顿诺夫卡的人。我们的老爷，就是上校（上帝保佑他健康），想把我们的整个卡皮顿诺夫卡，把自己祖上的产业都捐赠给福马·福米奇；把整整七十名农奴都分给他。他说：‘给你，福马！现在你大概一无所有吧，你是一个小地主，总共才有两尾交租的胡瓜鱼在拉多加湖里游着——你那已故的父亲只给你留下了必须上税的人。因为你的父亲，’”瓦西里耶夫用一种充满愤恨的快感继续说道，在所有讲到福马·福米奇的地方撒上一点胡椒面，“‘因为你的父亲是一名不知来自何方，不知为何许人的世袭贵族；他也跟你一样寄人篱下，在厨房里讨点吃喝。可现在，等我把卡皮顿诺夫卡转让给你以后，你也就成了一名地主，成了世袭贵族，也就有了自己的仆人，尽可以躺在炕上，享受贵族的空缺了……””

但是斯捷潘·阿列克赛耶维奇已经不在听他讲了。瓦西里耶夫半醒半醉的话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是异乎寻常的。胖子气得涨红了脸；他的喉结抖动起来，一双小眼睛充满了血丝。我想，他可能马上要中风了。

“岂有此理！”他气喘吁吁地说道，“福马，一个无赖，一名食客，居然想当地主！呸，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嗨，你们快把活干完！回家！”

“请问，”我犹豫不决地走上前去，说道，“您刚才提到了福马·福米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好像是姓奥皮士金。您瞧，我想要……一句话，我有特殊的原因想知道此人的情况，同时，我也很想知道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好心人刚才所说的，他的老爷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想把自己的一个村子赠送给福马·福米奇。这事我非常感兴趣，我……”

“我也请问，”胖老爷打断了我的话，“正如您刚才所说，您究竟想从哪方面知道此人的情况，依我看，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无赖——应当这样来称呼他，他根本不是人！这个坏蛋没皮没脸！简直是耻辱，不是人！”

我解释说，关于他是不是人，我暂时不得而知，但是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乃是我的叔叔，而我本人则是敝姓某某某的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

“怎么，您就是那个有学问的人？我的老弟，那边在日夜盼望着您回来！”胖子喊道，他真心实意地高兴起来，“要知道，我自己刚从他们那里来，从斯捷潘齐科沃；我饭都没吃就走啦，推开布丁就拂袖而去：我跟福马坐不到一块儿！为了这个可恶的福马我在那里跟所有的人都吵遍了……真是幸会！请老弟多多包涵。我是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巴赫切耶夫。我记得看见您的时候才这么高……真没想到！……请允许我……”

胖子走上前来亲吻我。

在最初几分钟的一阵激动之后，我便立刻追问。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这个福马究竟是什么人呢？”我问道，“他怎么能在这里征服他们全家？怎么不用鞭子把他从家里撵出去呢？不瞒您说……”

“把他撵出去？您犯傻还是怎么的？要知道，叶戈尔·伊里奇在他面前都得蹑手蹑脚地走路。有一回，福马吩咐应该把星期四叫作星期三，于是他们家上上下下都管星期四叫星期三。‘我不要星期四，就要星期三！’于是一星期就有了两个星期三。您以为，我在添油加醋吗？我一点也没有添油加醋！反正，老弟，又出了库克船长那套玩意儿啦！⁸¹”

“这我倒听说了。但是，不瞒您说……”

“不瞒您说，不瞒您说！一个人老颠来倒去说这句话，什么不瞒您说？不，您还是问我的好。真是一言难尽，说出来您也不相信，您会问：我是从什么林子里跑来找您的？⁸²上校叶戈尔·伊里奇他妈，虽然是一位很好的太太，而且又是将军夫人，但是，依我看呀，简直老糊涂了：她对那个该死的福马体贴入微。她是万恶之源：就是她把他养在家里的。他成天对她念经，把她念得晕头转向，简直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女人。虽然她还算是个将军太太哩——她嫁给了五十岁的克拉霍特金将军！关于叶戈尔·伊里奇的妹妹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就是当了四十年老姑娘的那位，我连提都不想提她。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像只母鸡似的咕咕叫，讨厌透了——去他妈的！她无非是个女人罢了：尊敬她简直毫无道理，就因为她是女人！⁸³呸！说这话可能不成体统：她是您姑妈。只有一位阿历克山德拉·叶戈罗夫娜，就是上校的女儿，虽然还是个小孩，才十五岁，依我看，比他们大家都聪明：她不把福马放在眼里，让人瞧着都痛快。一位可爱的小姐，没什么可说的！谁尊敬他呀？明摆着的，这个福马在克拉霍特金将军手下不过是个小丑罢了！要知道，为了给将军解闷儿，他给他扮演过各种各样的野兽！可到头来，从前瓦尼亚种菜园，如今瓦尼亚当大官。而现在上校，就是您叔叔，居然把退职的小丑当成了自己的亲爸爸，把这个卑鄙的家伙供起来，拜倒在他自己的这个食客脚下——呸！”

“然而，贫穷也不是罪恶……而且……不瞒您说……请问，他漂亮吗，聪明吗？”

“福马？画儿般的美男子！”巴赫切耶夫答道，气得声音异乎寻常地哆嗦起来。（我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使他很冒火，他已经开始用怀疑的目

光来看我了。)“画儿般的美男子！诸位仁人君子，你们听见了吗：可找到一位美男子啦！他长得奇丑无比，活像只野兽。老弟，如果您想刨根问底，了解个一清二楚的话。他即便脑子灵点也好呀，哪怕这滑头脑子灵点呢——好吧，为了他脑子灵，我还可以勉强同意，可是话又说回来，他脑子一点儿不灵！他无非是给他们大伙儿喝过一点儿什么东西，就把自己当成物理学家了！呸！舌头都说累了，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就赶紧闭嘴。您的那番话，老弟，使我心里烦透了！嗨，你们哪！修好了没有？”

“还得给黑马换马掌。”格里戈利⁸⁴阴阳怪气地说。

“黑马，黑马，瞧我一会儿揍你！……是的，先生，我可以说一件事让您目瞪口呆，直到基督二次降世您都闭不上嘴。⁸⁵要知道我自己过去也很尊敬他。您猜怎么着？我后悔，公开表示后悔：我做了傻瓜！他可把我骗苦啦。他是个万事通！人家不知道的事他全知道，什么学问他都精通！他曾经给了我一点药水：要知道，老弟，我是个有病的人，虚胖的人。您也许不信，但是我确实有病。我喝了他的药水差点两脚朝天。您别说话，您听我说；您自个儿就要去了，您会欣赏到这一切的。您瞧着吧，他在那里非把上校弄得哭出血来不可；上校将因为他泣血恸哭，但那时就晚啦。要知道，因为这个该死的福马，周围的左邻右舍都跟他们断绝了来往。要知道，不管谁来，他都加以侮辱。我又算得了什么：他连大官也不放在眼里！他对任何人都教训，他这骗子简直害了教训人的毛病。他自以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比谁都聪明，大家都得听他一个人的。他自以为是个学者。那又怎么啦，学者又怎么样！就因为他有学问，就非得把没有学问的人吃了不行吗？……您瞧吧，他一鼓起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就嗒嗒嗒，嗒嗒嗒地没个完！我告诉您吧，我真恨不得把他的如簧之舌割下来，扔到粪堆上去，可是即使在那里它也会叨叨个没完，直到老鸱把它给吃了。他骄傲自大，像耗子似的在跟粮食怄气！⁸⁶要知道，他现在正往粮堆里钻，可他的脑袋钻不进去。难道不是吗！要知道，他突然异想天开，想教家仆们说什么法语！信不信由您！他说，一个奴才懂点法语有好处！呸！该死的无耻的东西——一点不错！请问，一个奴才要懂法语干吗？咱们哥们要懂法语干吗？干吗？在跳马祖卡舞的时候向小姐们献殷勤，跟别人的老婆吊膀子吗？色迷——一点不错！我看，一瓶伏特加下肚，他哪国话都会说。您瞧，我对你们的法语就这么尊重！您恐怕也会说法语吧？‘嗒嗒嗒！嗒嗒嗒，母猫嫁公猫！’”巴赫切耶夫用一种蔑视的愤怒目光望着我，说道，“老弟，您

是个文化人，是不是？也研究过学问吧？”

“是的……我多少有点兴趣……”

“大概，您也门门学问都学过吧？”

“对，就是说不……不瞒您说，我现在更感到兴趣的是观察。我一直住在彼得堡，现在我急着要到叔叔那里去……”

“谁硬拉您到叔叔那里去的？您有地方住，就住在您自己家里不好吗！不，老弟，我告诉您，在这里，学问是起不了大作用的，而且任何叔叔也帮不了您的忙：您会被套马索拴上的！我在他们那里待了一昼夜就瘦了好些。您信不信，我在他们那里真的瘦了？不，我看得出来，您不信。随您便，信不信由您。”

“不，哪儿的话，我非常相信。不过我始终不明白。”我越来越不知所措地答道。

“相信就好，可是我对您却信不过！你们那些有学问的人就爱上蹿下跳⁸⁷，就爱标新立异和表现自己。我不喜欢上大学，老弟；我的大学就在这里！我曾经有缘与你们那帮彼得堡人见过面——都是些不成体统的人。全是虚无主义者；散布不信神；喝盅伏特加酒都害怕，仿佛它会咬你蜇你似的——呸！您使我很生气，老弟，我什么话也不想跟您说！说真的，我又不是专管跟您讲故事的，而且舌头也说累了。老弟，这么多人也骂不过来，而且骂人也罪过……不过他，你那位学问家，在您叔叔那里差点没把你们家的仆人维多普利亚索夫给弄疯了！维多普利亚索夫由于那个福马·福米奇被弄得疯疯癫癫的……”

“换了我呀，”格里戈利插嘴说，在此以前他一直循规蹈矩和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们谈话，“换了我呀，我决不轻饶这个维多普利亚索夫。他要是碰到我，我非得把这个德国迷狠狠地揍一顿，让他不再胡闹！揍得他死去活来。”

“住口！”老爷叫道，“闭住你的嘴，没跟你说话！”

“维多普利亚索夫。”我说，我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维多普利亚索夫……您说，多奇怪的姓？”⁸⁸

“这有什么奇怪？您也来学样了！嗨，您呀，还算个文化人呢！”

我不耐烦了。

“对不起，”我说，“您到底为什么事生我的气呢？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不瞒您说，我洗耳恭听您的高论已经半小时之久，甚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何必见怪呢，老弟？”胖子答道，“您不必见怪！我是为您好才说这番话的。您别瞧我爱嚷嚷，刚才还训斥自己的仆人。我这个格里什卡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这个下流胚。我坦白对您说：都是心肠太软把我给害苦了，这都是福马一个人的罪过！他会毁了我的，我起誓，他会毁了我的！您瞧现在，由于他的恩典，我在太阳里烤了两个小时了。在这些笨蛋磨磨蹭蹭修理的时候，我本来想去看一下大司祭。这儿的大司祭是个好人。可是这个福马把我弄得心烦意乱，连这个大司祭我也不想看了！去他妈的！瞧，这里连个像样的小饭馆也没有！我告诉您，都是些下流东西，没一个好人！倘若他身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官衔那也好说呀。”巴赫切耶夫继续说，又回到了福马·福米奇身上，看来，他怎么也摆脱不开这个人，“哪怕有个官衔还有情可原，可是他连个芝麻绿豆官也不是，我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什么也不是。他说他从前，在四几年，曾经因为廉洁奉公在某个地方受过苦，就为此，你就必须拜倒在他脚下！简直猖狂已极！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跳起来，尖声嚷嚷：‘欺侮我，欺侮我穷，对我不尊敬。’福马不在，你就不敢坐到桌子跟前去吃饭，可他自己又不出来；他说：‘欺侮我；我是个穷苦的流浪汉，我吃黑面包也行。’大家刚入座，他又立刻出现了；于是我们的小提琴又开始锯木头了：‘干吗我不在他们就入席？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嘛。’总之，肆无忌惮！我很久没有吱声，老弟。他以为我在他面前也像只哈巴狗似的会举起两条前腿跳舞；哼，哥们，你想得倒美！不，我说哥们，你刚拉上套，我就坐上了车！⁸⁹要知道，我跟叶戈尔·伊里奇曾经在同一个团里工作过。我退伍时是个预备军官，而他在去年回乡时，是一个退伍上校。我对他说：‘唉，您会害了您自己的，您别姑息福马了！您会痛哭流涕的！’可他说，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说福马！），他是我的朋友；他在教我修身行善。好吧，我想，一个人总不能反对修身行善吧！既然他都开始教人修身行善了——那就是说，事情已经糟透了。您倒猜猜，今天究竟因为什么又掀起了轩然大波？明天是先知伊里亚节（巴赫切耶夫画了个十字）：是您

叔叔的儿子伊柳沙的命名日。我原想在他们那里过了节，吃过饭以后再走，我还订购了一个从京城里买来的玩具：一个装了发条的德国人在亲吻他的未婚妻的小手，而那姑娘在用手绢擦眼泪——一件非常好的东西！（现在我不送了，带回去。）叶戈尔·伊里奇自己也不反对在这样的节日里玩一玩，庆祝一下，可是福马硬不许。他说：‘干吗净为伊柳沙张罗？我说呢，现在都不理睬我了！’怎么样？这家伙像人吗？一个八岁的孩子过命名日，他都嫉妒！他说：‘那不行，这天也是我的命名日！’要知道这天是伊里亚节，而不是福马节！⁹⁰‘不，’他说，‘这一天也是我的命名日。’我望着他，忍下了这口气。您猜怎么着？他们现在只敢蹑手蹑脚地走路，说话都不敢大声，怎么办呢？伊里亚节要不要过他的命名日，要不要祝贺他呢？不祝贺吧，他要生气；祝贺吧，他也许会认为在讥讽他！呸，真是进退两难！我们坐下来吃饭……我说老弟，您是不是在听我说话呀？”

“别那么想，我听着哩；而且我还特别高兴地在洗耳恭听；因为通过您我现在知道了……而且……不瞒您说……”

“特别高兴就好嘛！我知道你的这种高兴……你说什么高兴，该不是挖苦我吧？”

“哪儿的话，怎么是挖苦呢？恰恰相反。而且您又……说得这样生动，我恨不得把您的话记下来。”

“啊，老弟，您怎么记下来？”巴赫切耶夫先生怀疑地望着我，微露恐惧地问道。

“不过，我也可以不记……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大概想变着法儿骗我吧？”

“什么？怎么骗您？”我惊奇地问。

“是这样。你现在把我骗上了手，我就像个傻瓜似的把什么全告诉你，以后你就在作品里突然把我给写了出来。”

我急忙向巴赫切耶夫先生保证，我决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仍旧怀疑地望着我。

“不是这样的人就好！谁知道你呢！也许还是不说的好的。福马也曾威胁过我，他要把我描写一番，寄出去发表。”

“请问，”我打断了他的话，多少也是为了换个话题，“请您告诉我，我叔叔想结婚是真的吗？”

“想又怎么样？这还没什么。你想结婚你就结婚呗；糟糕的不是这个，糟糕的是另外一件事……”巴赫切耶夫先生沉思地补充道，“哼！关于这事呀，老弟，我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回答。反正现在往那里挤的老娘们可多了，就像果酱上的苍蝇一样：你简直闹不清到底哪一个想嫁人。老弟，我对您说句知心话吧：我不喜欢老娘们！仅仅名义上算是人，可说实在的，简直丢人现眼，而且害人匪浅。至于您叔叔，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他现在正像只西伯利亚的公猫似的在热恋着。关于这事，老弟，我现在无可奉告：将来您自己会看到的；糟糕的是拖三拉四。想结婚你就结婚得了；可他既怕告诉福马，又怕告诉自己的老娘：这种事娘们会满村去嚷嚷，尥蹶子。她净向着福马，说什么如果新夫人过了门，福马·福米奇会伤心的，因为那时候他在这个家里连两个小时也待不下去。新夫人如果不是个傻瓜，就会亲手把他撵出去。还可能用别的什么办法从背后给他一脚，让他以后跑遍全县也找不到安身之地，因此他现在才一味胡闹，伙同他妈硬塞给他这个女的……我说，老弟，你别打岔行不行？我想把最主要的事告诉你，可是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比你大：打断老年人说话是不应该的……”

我赔了不是。

“你别赔不是！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我是想告诉您他今天是怎么欺侮我的，请您来评评理。好吧，你如果是好人，那你就来评评理。我们坐下吃饭；我跟你讲，他差点没在吃饭的时候把我给吃了！一开始我就看出：他独自坐着，在生气，气得魂灵儿都快出窍了！这条毒蛇巴不得把我按在一匙水里给淹死才好！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狂妄自大得不可一世！他想对我吹毛求疵，他还想教我修身之道。您说这话气不气人：要我告诉他干吗我这么胖？老缠着问我：干吗不瘦，偏要胖呢？您倒说说，老弟，这像话吗？哼，这难道是什么俏皮话？我很有道理地回答他：‘是上帝这么安排的，福马·福米奇：一个人胖，另一个瘦；你我凡夫俗子要违拗至善的天意是不可能的。’足下以为如何——这还不入情入理吗？可他说：‘不，你有五百名农奴，坐享其成，而你对祖国并

无贡献：你应当出去做事，可你老是坐在家里拉手风琴。’我确实心里不痛快的时候爱拉手风琴。我又入情入理地说：‘我出去做什么事呢？福马·福米奇。我这么胖又能穿什么制服呢？我穿上制服，绷得紧紧的，突然打个喷嚏——所有的扣子都得飞了，还可能会当着高级长官的面，上帝保佑，人家定会认为我存心跟人过不去——那怎么办呢？’您倒说说，老弟，我究竟说了什么可笑的话了？可是不然，他冲我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嘿嘿嘿，笑个没完……也就是说，他简直丧心病狂，我告诉您吧，他还想用法国话骂我‘科宋’⁹¹。哼，科宋是什么意思？我懂。我想：‘你这该死的物理学家，你以为我就任你欺侮吗？’我实在忍无可忍，从桌旁站起来，当着全体正人君子的面，向他开了炮。我说：‘我在你面前真作孽，福马·福米奇，我的大恩人；我本来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可是你呀，老兄，你原来跟我们大伙儿一样，是一只猪。’我说完就离座，推开布丁，拂袖而去：那时正在上布丁。去你们的布丁吧……”

“请您原谅我，”我听完巴赫切耶夫先生的故事之后说道，“我当然完全同意足下的意见。主要是我还丝毫不知道底细……不过，请听我说，对于这点，我现在出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你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想法呢，老弟？”巴赫切耶夫先生不信任地问道。

“您知道吗，”我有点前言不对后语地开口说道，“也许这话现在说得不是时候，不过我还是准备一抒己见。我是这么想的：也许，关于福马·福米奇，我们两人都想错了；也许，所有这些怪脾气掩盖着一个特殊的，甚至颇有才能的天性——谁知道呢？也许这是一个失意的、备受痛苦折磨的，可以这样说吧，向全人类复仇的性格。我听说，他从前当过小丑一类的人物：这也许损害了他，侮辱了他，把他戕害了？……您要明白：一个高尚的人……意识到……竟要他扮演一个小丑！……因此他才对全人类不信任，而且……而且，也许，如果使他与人类，也就是说，与人们重归于好，那，也许他会变成一种特殊的性格，也许，甚至是很出色的性格，而且……而且……这人身上总有些可取之处吧？人们崇拜他总是有道理的，吧？”

一句话，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在信口开河地乱说一气。由于年轻，还情有可原。但是巴赫切耶夫先生却不原谅我。他肃然而严厉地注

视着我，最后，他突然像只火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

“那么说，福马就是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啰？”他断断续续地问道。

“您听我说：我自己也对我刚才说的话几乎毫无把握。我这样说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

“那么，老弟，请允许我表示一下好奇，请问：您学过哲学没有？”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莫名其妙地问道。

“不，没有什么意思。老弟，请您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用管是什么意思：您学过哲学没有？”

“不瞒您说，我倒是想学，不过……”

“得了，就是这么回事！”巴赫切耶夫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老弟，您还没有开口以前，我就猜到您准学过哲学！你骗不了我！休想！三俄里以外，我就闻出了您是哲学家！您跟您的福马·福米奇亲嘴去吧！居然找到了一个特殊人物！呸！世界上的一切就这么混账！我还以为您也是个正人君子哩，可是您……备车！”他向车夫叫道。这时马车已经修好，车夫也爬上了座位。“回家！”

我好说歹说，才勉强使他平静下来；他终于心平气和了一些；但是他仍旧好长时间不肯转怒为喜。这时，他在格里戈利和阿尔希普（就是训斥瓦西利耶夫的那个人）的帮助下，已经爬上了马车。

“请问，”我走到马车跟前说道，“您再也不到我叔叔那里去了吗？”

“不到您叔叔那里去？谁对您说这话，您就往他脸上吐唾沫！您以为我是个有志气的人吗，我能熬得住？我的不幸就在于，我是个窝囊废，我不是人！不用过一个礼拜，我又会颠颠颠上那儿去了。去干吗呢？您说怪不怪：我也不知道干吗，反正要去；我又会去跟福马厮杀一场。老弟，这就是我的不幸！上帝因为我罪孽深重才派这个福马来惩罚我。我这性格就是个娘们的性格，没一点志气！老弟，我是天字第一号窝囊废……”

我俩总算和和气气地分了手，他甚至还请我上他家吃饭。

“来吧，老弟，来吧，咱们一块儿吃饭。我有从基辅来的伏特加，我的厨师还在巴黎待过。这混小子做得一手好菜和烤得一手好馅饼，简直好吃极啦，叫你不由得不佩服这下流东西。这是个有学问的人！可惜我很久没有揍他了，把他给宠坏啦……现在亏得您提醒了我……来吧！我本来今天就想请您跟我一起去的，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现在浑身没劲，精神不振，简直筋疲力尽了。要知道我是个病人，虚胖的人。您也许不信……好啦，老弟，再见！该是我的船起航的时候了。您瞧，您那马车也修好啦。您告诉福马，叫他休要碰见我；要不我非得让他下不来台不可，叫他……”

但是最后几个字已经听不清了。那辆马车由四匹强壮的马用力拉着，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飞扬中。我那辆马车也赶了过来；我上了车，我们就立刻驶过了小镇。我想：“这位先生当然有点儿夸大，他太生气了，难免有欠公允。但是他说的关于叔叔的一切，却很值得注意。已经有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叔叔爱着这姑娘……嗯！我究竟要不要娶她呢？”这次我倒着实费了一番思索。

三 叔叔

说实在的，我甚至有点儿胆怯了。当我刚一走进斯捷潘齐科沃村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的罗曼蒂克幻想太荒唐，甚至好像也很愚蠢。这时是下午五点左右。路从主人家的花园旁边穿过。在离别多年之后，我又看到了这座大花园，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的若干幸福岁月，后来在我受教育的学校的寝室里，我又多次梦见过它。我跳下车后，就穿过花园径直向主人家的正房走去。我很想能够悄悄地出现，先打听一下，问个究竟，首先跟叔叔畅谈一次。我果然如愿以偿。我走过两旁种有古老的菩提树的林荫道，登上了露台，露台上有一扇玻璃门，直通内室。露台四周是花坛，露台上摆满了一盆盆名贵的植物。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家人加弗利拉老头。他从前曾经带过我，现在则是叔叔的受人尊敬的随从。老头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个小本，正在聚精会神地念。我两年前曾跟他在彼得堡见过面，他是跟叔叔一起来的，所以现在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流着高兴的眼泪跑过来吻我的手，而且眼镜也从鼻子上掉下来，摔到了地上。老人家的这份情义使我很感动。但是我念念不忘不久以前跟巴赫切耶夫先生的谈话，因此首先注意到了加弗利拉手里拿着

的那本可疑的小本本。

“这是什么呀，加弗利拉，难道也开始教你学法语了？”我问老人家。

“教着哩，少爷，这么大岁数了，还把我当只小鸟似的教。”加弗利拉伤心地答道。

“福马亲自教？”

“是他，少爷。他大概是最聪明的人了吧。”

“那还用说，准是个聪明人呗！教你会话吗？”

“就教这本子上的，少爷。”

“就是你手里的这本吗？啊！用俄文字母写的法国字——你可真行！你们居然听任这样的蠢货，这个奇蠢无比的傻瓜对你们为所欲为吗——你怎么不觉得害臊呢，加弗利拉？”我大声说，霎时间完全忘了我对福马·福米奇的慷慨的假设，就为此，不久以前我还受到了巴赫切耶夫先生的痛斥。

“哪的话呀，少爷，”老人家回答，“他哪能是傻瓜呀，您不看见我们的老爷都服服帖帖听他管吗？”

“嗯！也许你的话也有理，加弗利拉，”我听到这话后踌躇了一下，喃喃地说，“快带我见叔叔去吧！”

“我的好少爷！我可不能见他的面，我不敢。我连他也怕起来了。因此我才坐在这里，唉声叹气，他一打这里走过，我就跳到花坛后面躲起来。”

“你怕什么呢？”

“前不久，我没把功课学好，福马·福米奇就罚我下跪，我就是不跪。我老啦，少爷，谢尔盖·阿列克山德雷奇，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太过分啦！老爷生气了，干吗不听福马·福米奇的话呢。他说：‘你这老家伙，他是关心你的教育呀，他想教你发音。’因此我才在这里一边走一

边念生词。福马·福米奇答应在傍晚以前再举行一次考试。”

我觉得这里仍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学法语一定事出有因，但是这原因老人家又说不明白。

“有一个问题，加弗利拉：他人长得怎么样？很魁梧，大高个儿？”

“福马·福米奇？不，少爷，他是个挺丑的小矮个儿。”

“哼！你等着，加弗利拉；也许，这一切还不难解决，而且一定会解决的，我向你保证！但是……叔叔到底在哪儿呢？”

“在马房后面接见老乡们哩。有一些老人从卡皮顿诺夫卡来求情。他们听说要把他们转让给福马·福米奇了，特地来求情的。”

“干吗躲在马房后面呢？”

“怕呀，少爷……”

果然，我在马房后面找到了叔叔。他在那里的一块空地上，站在一群农民面前；他们在鞠躬，苦苦地哀求着什么。叔叔则在使劲给他们解释。我走到他身边，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我们就互相投到对方的怀抱里了。

他看见我非常高兴，简直高兴极了。他又是拥抱我，又是和我握手……倒好像他的亲生儿子摆脱了什么致命的危险，终于回到了他身边似的。就好像我这一来也使他摆脱了什么致命的危险，而且解决了他的全部误会，给他和他所爱的一切人带来了终身的幸福和快乐似的。叔叔不同意只他一个人得到幸福。他在最初的狂喜的冲动之后，又突然手忙脚乱起来，终于完全颠三倒四，不知所措。他一会儿向我问长问短，一会儿又想把我立刻带去见他们全家。我们刚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想把我向卡皮顿诺夫卡的农人先介绍一下。后来我记得，他又突然没头没脑地讲到一个名叫柯罗夫金先生的人，说这人非同寻常，三天前他在大路上的某处与他邂逅，现在他正在迫不及待地等他前来做客。一会儿他又撇下柯罗夫金，谈起了别的事。我十分快乐地望着他。我一边回答着他匆匆提出的各种问题，一边又说，我想最好不去供职，希望能够继续搞科学。当问题一触及科学，叔叔就突然皱起眉毛，摆出一副非同凡响

的煞有介事的面孔。当他听说我近来在研究矿物学时便抬起头，骄傲地环顾四周，仿佛是他自己在毫无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发现和写出了全部矿物学似的。我已经说过，他完全无私地崇拜“科学”二字，再加他自己对此一窍不通，就更见出他的无私。

“哎呀，老弟，世上有一种人，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呀！”他有一次眼睛里发出喜悦的光彩对我说道，“你坐在他们中间听着，虽然自己也知道你什么也听不懂，可是仍旧打心眼里觉得美。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有用，这是智慧的结晶，这是普天下的幸福！这我是懂得的。就比如现在吧，我可以坐火车，而我的伊柳沙，说不定还能坐飞机哩……唔，对了，再比如说，贸易、工业——可以说，这些新气象……我是想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大有用处……不是大有用处吗——我说得对不对？”

不过，还是言归正传，谈谈我们那次会见的情况吧。

“且慢，我的朋友，且慢，”他搓着手，连珠炮似的开口说道，“你将会看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少有的人，我告诉你吧，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科学家；他将流芳百世。啊，多美的一个词：‘流芳百世！’这是福马解释给我听的……且慢，我来给你介绍。”

“您这是说福马·福米奇吗，叔叔？”

“不不不，我的朋友！我现在说的是柯罗夫金。福马当然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说的是柯罗夫金。”他补充说。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福马他就脸红，而且显得慌张起来。

“他在研究什么科学，叔叔？”

“研究科学，老弟，研究科学，反正是研究科学。至于到底是什么科学，我也说不上，我只知道是科学。他提到铁路的时候讲得多好呀！你知道吗，”叔叔意味深长地眯起右眼，悄声补充道，“他多少有点自由思想！我看出来了，特别是当他讲到家庭幸福的时候……可惜的是我懂得不多（没有时间），要不我就原原本本地把一切都讲给你听了。再加这是一个品质极其高尚的人！我已经邀请他来做客了。我随时都在等候他的光临。”

这时候，那些庄稼人都张着嘴，瞪着两眼望着我，好像在望一个怪物似的。

“我说叔叔，”我打断了他的话，“我好像打搅老乡们了。他们大概是有什事来的吧。他们谈什么啦？不瞒您说，我有点怀疑，我倒非常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叔叔突然手忙脚乱起来。

“啊，对了！我倒给忘了！你瞧，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瞎编（我倒想知道，他们当中是谁第一个编出来的），他们瞎编，我要把他们，把整个卡皮顿诺夫卡给人了——你还记得卡皮顿诺夫卡吗？就是咱们跟已经故去的卡嘉常常在晚上坐车去散步的那地方——把整个卡皮顿诺夫卡，把整整六十八名农奴全部送给福马·福米奇！‘我们不想离开你’，说来说去就是那句话！”

“那这是瞎话啰，叔叔？您不会把卡皮顿诺夫卡送给他吧？”我几乎狂喜地叫道。

“想也没想过，脑子里就没有琢磨过这事儿！你听谁说的？有一回不知怎么脱口而出，我的话就被传开了。他们干吗这么不喜欢福马呢？你等着，谢尔盖，我给你介绍，”他胆怯地瞅了我一眼，好像预感到我会是福马·福米奇的敌人似的，“这是这么一个人，老弟……”

“除了你，俺们谁也不要！”老乡们突然齐声嚎叫起来，“你们是父亲，俺们是你们的孩子！”

“我说叔叔，”我答道，“我还没有见过福马·福米奇，但是……您知道吗……我听到过一些事。不瞒您说，叔叔，今天我碰见巴赫切耶夫先生了。不过对这一点我暂时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吧，叔叔，您让老乡们先走，咱俩单独谈谈，不要旁人在场。不瞒您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就是，就是，”叔叔同意道，“就是！咱们让老乡们先走，咱们再好好谈谈，你听我说，咱们像朋友似的，友好地、认真地谈谈！——喂，”他转过身来向老乡们急促地继续说道，“你们现在走吧，我的朋友们。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找我，直接来找

我。”

“老爷！你们是父亲，俺们是你们的孩子！别让俺们去受福马·福米奇的欺侮！俺们穷人都求您。”农人们又一次大声求告。

“真是些傻瓜！不是跟你们说，我绝不把你们给他吗！”

“老爷，要不，他又硬要教俺们学那玩意儿了！你瞧，他就硬逼着这里的人学。”

“难道他也在教你们学法语吗？”我几乎大吃一惊地叫道。

“不，少爷，上帝暂时给免了！”有一位老乡回答说。大概这人很爱讲话，长着棕黄色的头发，后脑勺上秃了一大块，蓄着一部长长的、稀稀落落的三角形胡须；他一说话，胡须就来回乱动，好像它原来就是活的。“不，少爷，上帝暂时给免了。”

“那么他教你们学什么呢？”

“少爷，他是这么教俺们的，按照俺们的说法，就是买只金箱子，再往里头搁铜子儿。”

“这铜子儿又是怎么回事？”

“谢辽查！你上当了，这是诽谤！”叔叔满脸通红，窘得不得了，大声叫道，“这是他们这些傻瓜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不过是说……这里哪来的什么铜子儿！……我不必原原本本告诉你，扯起嗓子嚷嚷了。”叔叔责怪地向那个老乡继续说道，“你这傻瓜，这是为你好呀，可你就是不明白，还净嚷嚷！”

“对不起，叔叔，那法语呢？”

“他这是为了练发音，谢辽查，不过是为了练发音，”叔叔用一种哀求的声音说道，“这是他亲口说的，为了练习发音……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这事你不知道，因此你也没法判断。应当先动脑子想想，老弟，然后再批评人……批评人还不容易！”

“你们怎么啦！”我又忿激地向老乡们嚷道，“你们把一切向他直说

不就得了。就说，这样不行，福马·福米奇，应当那样！你们不是也有嘴吗？”

“哪有耗子给猫挂上铃铛的呢，少爷？他说，我是教你这个蠢笨的庄稼汉讲求整洁。你那衬衫怎么会不干不净的呢？还不是因为出汗，所以才不干不净！总不能每天换衣服呀。干净不会使人复活，邋遢也死不了人。”

“前不久，他来到打谷场。”另一个老乡开口说道。看上去是个瘦高个儿，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和一双破得不能再破的树皮鞋，看得出这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人，装了一肚子的刻薄话。在这以前他一直躲在别的老乡背后听着，阴阳怪气地一声不吭，脸上老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尖刻中带着苦相的讥诮。“他来到打谷场，说：‘你们知道，咱们离太阳多远吗？’谁知道呢？这学问不是俺庄稼汉能有的，而是老爷们的。他说：‘不知道吧，你是个傻瓜、蠢材，自己的利益都不知道；而我是天文学家。上帝的所有行星我都知道。’”

“唔，他告诉你离太阳多远了吗？”叔叔插嘴说。他突然活跃起来，快活地向我使了个眼色，仿佛说：“你瞧吧，可有意思啦！”

“告诉了，他说多远多远。”这个老乡没有料到会向他提这样的问题，不乐意地答道。

“嗯，他说多远，到底有多远呢？”

“您老人家知道得更清楚，俺们是无知无识的人。”

“我当然知道，老弟，可你还记得吗？”

“他说，几百或者几千米来着。反正很远。装三大车也拉不赢。”

“这就对了。你记着，老兄弟，你听我说，地球就好比是个圆球——你懂吗？……”叔叔用两手在空中画了个圆圈，继续说道。

那老乡苦笑了一下。

“对，就好比是个圆球！它就这么自个儿挂在空中，绕着太阳转。

而太阳则在原地不动，你不过看着它像在动。你瞧，地球就是这样的东西。而这一切是一位名叫库克的船长发现的，他是一位航海家⁹².....鬼知道他是什么人，居然给他发现了，”他转过身来，向我低声说，“至于我自己，老弟，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离太阳多远吗？”

“知道的，叔叔，”我惊奇地望着刚才这出戏，答道，“不过我想，当然，没有教育也是一种肮脏；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教农民学天文.....”

“就是，就是，可不就是肮脏！”叔叔拥护道，他听到我说的这词儿高兴极了，觉得这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比喻，“这个想法好极了！可不就是肮脏！我一向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听着！”他向老乡们叫道，“没有教育也是一种肮脏，也是一种邋遢！正因为这点福马才想教你们读书。他是想叫你们学好呀——这没有什么。反正也是一种工作，老弟，抵得上任何一种官职。科学就是这么回事！唔，好了，好了，我的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你们走吧，我很高兴，很高兴.....你们放心，我不会撇下你们不管的。”

“保护保护俺们吧，亲爱的老爷！”

“让俺们见到光明吧，老爷！”

老乡们跪倒在他的脚下。

“得了，得了，这不是胡来吗！应该向上帝和沙皇下跪，而不是向我.....得了，你们走吧，好好干，不要辜负对你们的一片好心.....就全有啦.....你知道吗，”老乡刚一走开，他就喜笑颜开地转过身来对我说，“庄稼人就爱听好话，一件小小的礼品也宠不坏他们。我想送他们一点东西，好吗？你认为怎样？算是为你接风吧.....送不送呢？”

“我看，叔叔，你简直成了福洛尔·西林，那位乐善好施的人了。”

“得了，不能这么说，老弟，不能这么说，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早就想送他们一点礼物，”他好像抱歉似的补充道，“我刚才教老乡们学科学，你觉得可笑吧？不，老弟，我这算不了什么，我这是因为高兴，因为见到了你，谢辽查。我无非想要使他这个庄稼人知道我们离太阳多远，吓他一跳。老弟，看他张大了嘴巴，可开心啦.....冲他那模样就觉

得快活。不过，你可注意了，我的朋友，一会儿在客厅里可别说我在这里跟老乡们说过话。我故意在马房后面接见他们，为的就是不让人看见。老弟，这事在那里是不许可的：这事容易招人误解，而且他们也是悄悄来的。要知道，我这样做多半是为了他们……”

“你瞧，叔叔，我回来啦！”我换了个话题说道，希望快点谈主要的事，“不瞒您说，您的信使我很惊讶，我……”

“我的朋友，千万别提这事儿！”叔叔打断了我的话，仿佛很害怕，甚至压低了嗓门，“以后，这一切以后会明白的。我也许对不起你，也许，甚至很对不起，不过……”

“您对不起我，叔叔？”

“以后，以后，我的朋友，以后再说吧！这一切都会弄明白的。瞧你成了一个多帅的小伙子啊！我的亲爱的！我多么盼望你回来啊！我想跟你畅谈一下，可以说吧……你是一个科学家，我就有你一个人……你和柯罗夫金。我必须告诉你，这里大家都对你有气。你可千万注意，要留神，不要粗心大意！”

“对我？”我惊讶地望着叔叔问道。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惹我压根儿不认识的人生气呢。“对我？”

“对你，老弟。有什么办法呢！福马·福米奇有一点儿……其次是妈，也跟他一样。反正你小心就是了，要敬重他们，别忤着顶着，最要紧的是敬重……”

“是说敬重福马·福米奇吗，叔叔？”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朋友！倒不是我护着他。也许，他的确有缺点，甚至现在，在此时此刻……唉，谢辽查兄弟，这一切使我多不安啊！但愿这一切能够顺利解决，但愿我们大家都能满意和幸福！……不过，话又说回来，谁没有缺点呢？我们不是圣人，对吗？”

“得了吧，叔叔！您仔细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哎呀，老弟！这无非是一些无谓的争吵！就比如说吧，我讲给你

听：他眼下就在生我的气，你想想，这是因为什么呢？……不过，也许，我自己也有错。还是以后跟你说吧……”

“不过，您听我说，叔叔，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特殊的想法。”我打断了他的话，急于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俩不知怎么都挺着急似的，“第一，他当过小丑；这使他痛心，这也戕害和玷污了他的理想；因而就产生了一种怨天尤人的、病态的，可以说，向全人类复仇的性格……但是，如果能够使他与人言归于好，如果把他还给他自己……”

“就是，就是！”叔叔非常高兴地叫道，“可不就是这样！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们不当责备他，责备他——那是可耻的，不高尚的！正是这样！……啊呀，我的朋友，只有你了解我，你给我带来了快乐！但愿那边能相安无事就好了！你知道吧，现在我甚至怕到那边去。你这下来了，我一定要挨了！”

“叔叔，如果这样……”我被他这种坦白相告弄得很窘，开口说道。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他抓住我的手叫道，“你是我的客人，我要这样！”

这一切都使我非常惊讶。

“叔叔，请您立刻告诉我，”我固执地说道，“您为什么叫我回来？您希望我干什么，首先，您究竟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我的朋友，你别问了！以后，以后再说吧！这一切以后会弄明白的！我也许在许多方面是有罪的，但是我想，自己的行为应当像一个正人君子，而且……而且……你会娶她的！只要你身上哪怕有一丁点儿高尚的情操，你肯定会娶她的！”他补充说。由于一种突然迸发的感情，他满脸通红，他兴高采烈地、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但是够了，别再多说了！你自己会很快知道一切的。就看你怎么办了……主要的是你现在必须让那里喜欢你，留下个印象。主要是别怕难为情。”

“但是，我说叔叔，您那儿都有些什么人呢？不瞒您说，我很少跟人接触，因此……”

“因此多少有点害怕？”叔叔微笑着打断我的话，“哎，没有关系！都是自己人，要鼓起勇气！首先要鼓起勇气，别怕。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替你担心。你刚才问，咱们那儿有些什么人？咱们那儿有谁呢……首先是妈妈，”他急匆匆地开始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母亲？这是一位非常善良、心眼儿非常好的老太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点儿老派，这岂不更好吗？嗯，你知道吧，有时候，她充满了幻想，说出来的话有点那个；现在她在生我的气，这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我有错！嗯，最后——要知道，她是一位所谓的*grande dame*⁹³，是将军夫人……她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第一，他是一位将军，是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他没有留下财产，但是他遍体伤痕；一句话——他博得了尊敬！其次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嗯，这个人……我不知道……近来她有点那个……性格变成这样……啊，不过，责备一切人是不行的……嗯，别去管她啦……你别以为她是一名什么食客。老弟，她本人是中校的女儿。她是我妈的密友！再其次，老弟，就是我妹妹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嗯，对于这一位就不必多说了：一位普通的、善良的女人，几乎成天忙上忙下，但是她有一颗多好的心呀！——你应该主要看心——已经是个老姑娘啦，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怪人巴赫切耶夫却好像在追求她，想求婚呢。不过，你别声张；要注意，这是秘密！嗯，咱们家的人里面还有谁呢？我就不说孩子们了：你自己会看到的。伊柳沙明天过命名日……哦，对了！差点给忘了：咱们这里，你知道吗，还住着一位客人伊凡·伊凡内奇·米津契科夫，已经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是你的堂兄，好像是吧；对，正是堂哥哥！他不久以前刚从骠骑兵退役，是个中尉；人还很年轻。他是个灵魂非常高尚的人！但是你知道吗，他把家产荡尽了。我简直不知道他在哪儿挥霍得这么干净。不过，他本来也几乎一无所有；但他到底还是把家产荡尽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住在我这儿。在此以前，我压根儿不认识他；是他自己来的，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是一位可爱、善良、和气而又谦恭有礼的人。这里有谁听他说过一句话吗？老是一声不吭。福马开玩笑，叫他‘沉默的陌生人’——没有什么：他也不生气。福马很满意，说伊凡这人挺窝囊。然而，伊凡从来也不跟他顶撞，对一切都唯唯诺诺。唔！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得了，不说他了！反正你自己会看到的。还有一些城里来的客人：帕维尔·谢妙内奇·奥勃诺斯金和他的母亲；这是一个年轻人，但非常聪明；思想成熟，而且毫不动摇……只可惜我不会表达自己想说的话；此外他还是一个品德十分高尚的人，有严格的道德修养！得啦，最后，咱们家还住着一位，你知道吗，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她可能还是咱们家的一位远

亲（你不认识她），不瞒你说，她还是个姑娘，已经不年轻了，但是.....这姑娘倒还招人喜欢；她很有钱，老弟，两个斯捷潘齐科沃她都买得下来；她不久以前得到一份遗产，可是她以前一直很苦。谢辽查兄弟，请你留神：她有点儿毛病.....你知道吗，性格中有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唔，你心眼儿好，你会懂得的，你知道吗，她曾遭受过不幸！对遭受过不幸的人应当加倍小心！不过，你也用不着胡思乱想。当然一个人总有缺点：有时候一着急，嘴快，也会说出本来不该说的话，这并不是胡说八道，你可别这么想.....这一切，老弟，都是出于一颗纯洁的、高尚的心，即使有什么话说错了，也完全是因为，可以这样说吧，心地过分高尚——你懂吗？”

我觉得叔叔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我说叔叔，”我说道，“我非常爱你.....请恕我直言：您是不是要跟这里的什么人结婚呢？”

“你听谁说的？”他反问，脸红的像个孩子似的，“你听我说，我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告诉你：首先，我不准备结婚。我妈，其次是我妹妹，主要是福马·福米奇，就是妈妈崇拜的那位——也该崇拜，该崇拜：他为她做了许多事——他们全都希望我能娶那位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出于明智，也就是说，为了全家。当然，他们都是为我好——这我全明白；但是我说什么也不结婚——我已经向自己发过誓。尽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老弟，我一向都是这样的。因此他们就以为我同意了，而且硬要我明天，趁全家过节，把这事挑明了.....因此明天可忙啦，我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了！再加福马·福米奇也不知为什么在生我的气，妈妈也在生我的气。老弟，不瞒你说，我就等着你和柯罗夫金来.....想畅谈一下，可以说.....”

“柯罗夫金在这儿又能帮什么忙呢，叔叔？”

“能帮忙，我的朋友，能帮忙——老弟，他是这样一个人；一句话，是个科学家！我就像指望自己的靠山一般指望着他：这是一个无往而不胜的人！关于家庭幸福他讲得多好呵！不瞒你说，我也指望着你；我想，你准能说服他们。你想想：就算我有错吧，我的确有错——这我全明白；我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唔，总有一天会原谅我的！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了！.....嘿，老弟，我那萨舒尔卡⁹⁴可长成大姑娘

啦，哪怕马上结婚都行！我那伊柳什卡⁹⁵也长大啦！他明天过命名日。我就担心萨舒尔卡——就担心她！.....”

“叔叔，我的皮箱在哪？我换了衣服马上回来，那边.....”

“在顶楼上，我的孩子，在顶楼上。我已经预先吩咐，等你来，就直接领你上顶楼，别让任何人看见。可不，得换件衣服！这很好，非常好，非常好！我先到那边去看看，让大家思想上多少有个准备。得了，你去换衣服吧！你知道吗，老弟，必须耍点滑头。一个人迫不得已，就得做个塔勒朗⁹⁶。得了，没什么！现在他们正在那里喝茶。咱们家喝茶早。福马·福米奇喜欢一醒来就喝茶；你知道吧，这也好.....好吧，我这就去，你跟我后面可得快来，别撇下我一个人：老弟，我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别扭.....对了！你等等！我对你还有个请求：你在那里别冲我嚷嚷，就像刚才在这里对我嚷嚷那样，好吗？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就留到以后，咱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你再说也不迟。在那以前，你就多少忍着点吧，别着急！你知道吗，我已经在那里惹了不少是非。他们在生气.....”

“我说叔叔，从我听到和看到的一切，我觉得，您.....”

“我是个窝囊废，是不是？你尽管把话说完好了！”他完全出乎意料地打断了我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老弟！这个我自己也知道。唔，你一定来，是吧？你尽可能快点来，劳驾！”

我上楼后，想到叔叔曾经吩咐我尽快下去，就急忙打开了箱子。我穿衣服的时候发现，我想打听的事还几乎什么也没打听到，虽然我已经跟叔叔谈了整整一小时。这使我感到惊讶。对我来说只有一点多少是清楚的：叔叔仍然坚持要我结婚；因此，一切互相矛盾的传说，说什么叔叔自己爱上了那个女人，都是说不通的。我记得我曾经十分担心。顺便说说，我曾经想过，我的到来和我对叔叔的沉默，几乎就表示我应允了，做出了保证，永远捆住了我自己。我想：“一个人并不难说出一个字，从此永远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可是我还没有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此外：为什么全家都对我抱有敌意呢？为什么他们大家，正如叔叔所说的那样，对我的到来都这么敌视呢？叔叔本人在这里，在他自己

家里，又在扮演一个多么奇怪的角色啊？他为什么要鬼鬼祟祟？所有这些惶恐和痛苦又是为什么呢？说实话，我突然觉得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而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现实的时候，我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幻想就统统从我的脑子里飞出去了。现在，在同叔叔谈过话以后，我才突然看出他那个建议的全部荒唐和古怪，我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叔叔一个人才能做出这类建议。我也明白了，他才说一句话，我就为他的建议感到兴高采烈，急忙赶到这里来，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很像个傻瓜吗！我匆匆穿着衣服，心里装满了忧虑和怀疑，因此起初居然没有发现前来伺候我的佣人。

“您打阿德兰伊达色的领结，还是打这种带小格的？”这个佣人突然用一种异样的、殷勤得肉麻的声音问我。

我望了他一眼，原来此人也颇值得欣赏一番。他还很年轻，作为一个仆人来说，穿得相当漂亮，不比外省的某些花花公子差。棕色的燕尾服、白裤子、米黄色的坎肩、漆皮的短筒靴和玫瑰色的领结，显然，挑选这样的穿着，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一切都会使人立刻注意到这个好打扮的年轻人非常讲究的口味。令人注目地挂出来的表链，一定也带有同样的目的。他脸色苍白，甚至有点发绿；有一个大鼻子，鼻梁拱起，尖尖的，白得异乎寻常，仿佛白瓷烧成似的。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显出一种忧郁，一种从容优雅的忧郁。他的眼睛大大的、鼓鼓的，好像玻璃球做的，眼神看上去非常呆板，但毕竟透出一种文雅之气。他那薄薄的、软软的耳朵，出于礼貌塞着棉花。他那淡黄的长而稀的头发，烫成一卷卷的，而且抹了油。他的一双小手白白的、干干净净，似乎是在玫瑰花泡的水里洗过似的；手指的末端是修剪讲究的、很长的玫瑰色指甲。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从不干粗活的花花公子。他故意发音含混，又十分时髦地不读出字母P，眼睑一会儿抬起，一会儿垂下，唉声叹气，扭扭捏捏，极尽矫揉造作之能事。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他个子不高，瘦弱而萎靡不振，走起路来膝部打弯，样子很特别，大概他觉得这样走路十分文雅——总之，他浑身上下都浸透了从容优雅、弱不禁风和异乎寻常的自我优越感。这最后一个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惹得我一时无名火起，觉得很不舒服。

“这领结是阿德兰伊达色吗？”我严厉地望了一眼这个年轻的仆人，问道。

“阿德兰伊达色，少爷。”他从容而文雅地答道。

“那阿格拉芬娜色就不存在吗？”⁹⁷

“不存在。这种颜色根本就没有，少爷。”

“为什么？”

“阿格拉芬娜的名字登不了大雅之堂，少爷。”

“怎么不能登大雅之堂？为什么？”

“那还不明白，少爷：阿德兰伊达起码是一个外国名字，显得高雅，少爷；至于阿格拉芬娜，任何一个最差劲的娘们都可以叫这个名字，少爷。”

“你是不是疯了？”

“绝对没有，我的神经很正常，少爷。当然，随您的便，您用什么话骂我都行；但是我的谈吐，许多将军，甚至某些京城里的伯爵，都是满意的，少爷。”

“你叫什么名字？”

“维多普利亚索夫。”

“啊！你就是维多普利亚索夫？”

“是的，少爷。”

“得了，伙计，你等着吧，我这就会跟你认识的。”

我下楼的时候心中思忖：“这里真有点像疯人院。”

四 用茶时

用茶的房间就是有门通露台，也就是我刚才遇见加弗利拉的那个房间。叔叔关于怎样接待我的神秘的叮咛，使我很不安。年轻人有时过于

自尊，而年轻人的自尊心又几乎从来是脆弱的。因此，当我一进门，看见茶桌旁宾朋满座，就蓦地在地毯上绊了一下，身子晃了晃，为了保持平衡，又突然跌跌撞撞，冲到房间中央，为此，我感到非常不快。我羞得无地自容，好像我一下子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荣誉和好名声似的。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像只虾米似的涨红了脸，懵懵懂懂地望着在座的人们。我所以提到这件完全不足挂齿的小事，乃是因为这事对我几乎整个那天的情绪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到我对我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态度。我试着向大家鞠躬问好，但是还没问完，脸就红得更厉害了，我只得跑到叔叔跟前，抓住了他的手。

“您好，叔叔。”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想说的完全是别的、俏皮得多的话，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只说了声，“您好”。

“你好，你好，老弟，”为我感到痛苦的叔叔答道，“咱们不是已经问过好了吗。你别害臊呀，劳驾，”他低声补充道，“老弟，这是人人都会有的事，别人还更糟呢！有时恨不得立刻钻到地缝里去！……好吧，现在，妈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的那位年轻人；他有点害臊，但是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他又向大家补充道，“这是我的侄儿，谢尔盖·阿历克山德罗维奇。”

但是在继续讲我的故事之前，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向你们逐个介绍一下我突然厕身其中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为了使小说的头绪分明，这甚至是必需的。

全体在座的人由几位女士和仅仅两位男士（如果不把我和叔叔计算在内的话）组成。我非常希望看到的福马·福米奇不在，我已经立刻感觉到他是全家至高无上的主宰：他的赫然缺席，仿佛从房间里带走了光明。大家都满脸阴沉、忧心忡忡。一眼看去，就不能不发现这一点：不管这时候我多么窘，情绪多么不佳，但是我仍旧看出叔叔的情绪几乎和我一样不佳，尽管他想方设法竭力掩盖自己的不安，故意装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的心上似乎压了一块很重的石头。坐在房中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还很年轻，约莫二十五岁上下，也就是刚才叔叔提到的，夸他聪明和道德高尚的那个奥勃诺斯金。我非常不喜欢这位先生：他身上的一切都好似俗不可耐；他的衣服虽然很讲究，但却显得破旧而寒碜；他的脸色也似乎有点萎靡不振。他那淡黄色的、像蟑螂似的两撇细细的唇髭和一绺绺又小又难看的连鬓胡须，显然是用来显示他是一个独立不羁

的人，或许还是个自由思想者的。他不断眯上眼睛，微微一笑，带着一种做作的尖酸刻薄，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忸怩作态，一刻不停地举起长柄眼镜看我，但是当我向他转过身来，他又立刻似乎胆怯地放下了自己的眼镜。另一位先生，也同样是年轻人，约莫二十八岁上下，是我的堂哥米津契科夫。他的确非常沉默。用茶的时候，他始终没说过一句话，大家都笑时他也不笑；但是我在他身上丝毫没有看出叔叔在他身上看到的任何“逆来顺受”；相反，他那浅栗色眼睛的目光流露出果断和某种坚毅的性格。米津契科夫肤色黝黑，头发黑黑的，人相当漂亮，穿着也很体面——我后来才知道，是叔叔出的钱。至于女士们，我首先发现的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她那非常凶的、没有血色的脸庞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她坐在将军夫人旁边（关于将军夫人，以后将专门谈到），但不是并排，而是出于敬重稍微靠后一点；她时刻弯过腰去，悄悄地在她的保护人的耳边说着什么。还有两三名上了年纪的女食客，一言不发，并排坐在窗前，瞪大眼睛望着将军夫人，在恭敬有礼地等候用茶。有一个胖女人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胖得不成样子的太太，五十上下，穿得红红绿绿、俗不可耐，好像还抹了胭脂，牙齿几乎掉光了，代替牙的是几小块掀起的变黑的、破碎了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尖起嗓子说话。她又是微微眯起眼睛，又是扭扭捏捏，就差没送秋波了。她浑身上下挂满了小链子，而且不断地用长柄眼镜对着我，就像奥勃诺斯金先生一样，原来这位女士是他的母亲。我的姑妈，娴静的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在给大家斟茶。看来，她很想在久别之后拥抱我一下，不用说，还会立刻痛哭流涕，但是她不敢这样做。这里的一切好似下了禁令似的。她身旁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黑眼睛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她以一种孩子般的好奇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的堂妹萨莎。最后，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女士，她穿着十分华丽，而且是年轻人的款式，虽然她已经很不年轻了，起码在三十五岁上下。她的脸很瘦，苍白而且干瘪，但非常有精神。她几乎一举手，一投足或者一激动的时候，那苍白的脸颊上就立刻浮上两朵鲜艳的红晕。她一直很激动，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好像一分钟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她以一种贪婪的好奇注视着我，不停地弯过身去，对着萨申卡或身旁另一个女人的耳朵悄悄地说着什么，说完又立刻憨厚地、像孩子似的十分愉快地笑起来。但是我觉得很诧异，她的一切古怪行为好像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仿佛大家都有约在先似的。我猜，这就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也就是叔叔说她有点古怪，大家硬要他娶她，家里似乎所有人都因为她有钱而在向她献殷勤的那个女人。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她那蔚蓝色的、温柔的眼睛，虽然已能看出眼睛旁边有皱纹，但是她的目光是如此憨

厚、如此愉快和善良，使人一遇到它就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我的小说的真正的“女主人公”之一，关于她，我以后还要详谈；她的身世令人赞叹。我走进茶室以后大约五分钟，从花园里跑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他就是明天过命名日的我的堂弟伊柳沙，这孩子现在两只口袋里塞满了羊拐子，手里还拿着陀螺。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位年轻、苗条的姑娘，脸色有点苍白，好像很疲倦，但是人很漂亮。她用探究的、不信任的甚至有点胆怯的目光瞥了大家一眼，注意地看了看我，便在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身旁坐了下来。我记得，我的心不由得怦地跳了一下，我猜想这就是那位家庭女教师……我也记得，叔叔一看见她进来，就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蓦地满脸通红，接着又弯下身去，一把抱起伊柳沙，抱来给我亲吻。我还发现，奥勃诺斯金娜太太先是注意地看了看叔叔，然后又带着尖酸刻薄的笑容举起长柄眼镜，对准了家庭女教师。叔叔显得很窘，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把萨申卡叫过来跟我认识认识，可是萨申卡只是欠起身子，一声不吭，十分倨傲地向我行了个屈膝礼。然而，她这样倒使我很喜欢，因为这跟她很般配。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善良的姑妈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再也忍不住了，丢开斟茶，想要跑到我跟前来吻我；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完两句话，就突然响起了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尖嗓子，她尖声尖气地说道：“看来，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把妈妈（将军夫人）给忘啦，妈妈要茶，可你偏不给斟，她老人家在等着呢，您哪。”于是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只好撇下我，急忙跑去执行自己的义务。将军夫人是整个这一圈人里的最重要的人物，大家都对她唯命是从，战战兢兢，她是一个又瘦又凶的老太婆，一身缟素——不过，她之所以凶恶，多半因为年老和失去了最后一点本来并不丰富的智力。过去她也是一个好吵好闹的女人。当了将军夫人就使她更愚蠢，也更傲慢了。她一发火，全家就变成了一个活地狱。她发怒的方法有二：第一叫沉默法，老太婆可以一连几天不开口，死也不说话，不管在她面前放上什么东西，都统统推开，甚至摔到地上；另一种方法则是完全相反，叫作唠叨法。通常是这样开场的：奶奶（她可不就是我的奶奶嘛）陷入了异乎寻常的忧郁之中，等待着世界的毁灭和自己的倾家荡产，她预感到了未来的贫困和一切可能的不幸，她自己被自己的预感所振奋，开始扳着手指头历数未来的灾难，她在这个计算中甚至感到某种喜悦，某种狂热。不用说，结果发现，她原来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她之所以不言语，只是因为“在这个家”中不得不强迫自己沉默罢了。“但是只要大家能够敬重她，只要大家愿意听她的话，那么”，等等，等等；她这一席话立刻得到一群女食客和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拥护，最后又被福马·福米奇庄严

地认可。当我被引见给她的时候，她正十分恼怒，大概是按照第一种方式，即最可怕的沉默法。大家都惶恐地望着她。只有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一人（对她简直什么都不见怪）心情非常好。叔叔故意，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地把我带到奶奶跟前，可是她却摆出了一脸的不悦，恶狠狠地把她的茶杯从面前推开。

“这就是那个愣——愣头——青吗？”她转身向佩列佩莉岑娜拖长着声音，含混不清地问道。

这个愚蠢的问题把我弄得简直莫名其妙。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叫作愣头青？但是这类问题对她简直不算回事。佩列佩莉岑娜弯过身去，对她悄悄耳语了一阵；但老太太恶狠狠地挥了一下手。我目瞪口呆地站着，询问地望着叔叔。大家面面相觑，而奥勃诺斯金甚至龇牙咧嘴，对此，我觉得非常讨厌。

“老弟，她有时候爱说些没意思的话，”叔叔低声对我说，他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但是这不要紧，她这没有什么；这是出于好心。你应当主要看一个人的心。”

“对，心！心！”突然响起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清脆的嗓音。她一直用眼睛盯着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安安稳稳地坐着不动；大概，我们低声说的“心”字飞到她的耳朵里了。

但是她没有把话说完，虽然看得出来，她想要说什么。她不好意思吗，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反正她突然缄口不语，满脸通红，迅速向家庭女教师弯过腰去，跟她耳语了一阵，又蓦地掏出手绢，掩住口，倚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好像患了歇斯底里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地望了大家一眼；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大家都十分严肃，不以为奇，好似没有发生过任何特别的事。我当然明白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何许人。最后，终于给我端来了茶，我也多少恢复了常态。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应当和女士们进行一次分外亲切的交谈。

“您说得对，叔叔，”我开口说道，“您不久前警告过我可能会害臊的，我坦白承认——干吗要隐瞒呢？”我向奥勃诺斯金娜太太巴结地微笑着，继续说道，“在此以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和女士们打过交道，因此现在，当我如此狼狈地走进房间，我觉得我站在房间中央的姿态一定

是很可笑的，而且有点儿草包的味道——不是吗？您读过《草包》⁹⁸吗？”我越来越慌张地结束道，为自己阿谀式的坦白感到脸红，我狠狠地望着奥勃诺斯金先生，此人仍旧龇牙咧嘴地在从头到脚打量我。

“就是，就是，就是！”叔叔突然非常兴奋地叫道。他看到谈话总算开了头，而且我也恢复了常态，他真心实意地感到高兴。“老弟，你刚才说可能会害臊，这没什么。害完臊，就看不见摸不着了！而我初次上场时，老弟，还撒了个谎呢——你信不信？不，真的，安菲莎·彼得罗芙娜⁹⁹，您听我说呀，听听怪有趣的。那时我刚考进军官学校，来到莫斯科，拿了一封介绍信，去见一位要人的太太——这位太太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女人，但是她的心地，不管人们怎么说，真的，还是非常善良的。我走进去——人们接待了我。客厅里高朋满座，大半是要人。我向大家行了礼，坐了下来。还没有说完两句话，她就问我：‘先生，您有庄园吗？’说实话，我连只鸡也没有——怎么回答呢？我臊得无地自容。大家都望着我，（唔，怎么啦，军校的娃娃！）唔，我干吗不干脆说，什么也没有呢；因为说了实话，倒反而显得高尚。我忍不住了！我说：‘有一百一十七名农奴。’我干吗又添上了这个十七呢？既然说谎，也得说个整数呀——对不对？过了一会儿，人家一看我的介绍信，才明白我原来一贫如洗，而且撒了谎！得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溜烟跑了，从此再也不敢登门。要知道，我那时候还一无所有。现在有的这一切，三百名农奴是叔叔阿方那西·马特维依奇留给我的，还有二百名农奴，加上卡皮顿诺夫卡村，那是从前，我祖母阿库林娜·潘菲洛夫娜留给我的，总共是五百多一点。这就很不错了！不过，我从那时候起就发誓永不撒谎，也的确没有撒谎过。”

“唔，我要是您呀，我才不发誓呢。天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奥勃诺斯金说，讥讽地微微一笑。

“嗯，对，这也对，也对！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叔叔憨厚地附和道。

奥勃诺斯金仰倒在椅背上，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母亲也微微一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不知为什么也特别讨厌地吃吃笑起来；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也哈哈大笑起来，她根本不知道笑什么，甚至还拍着手——总之，我清楚地看到，叔叔在他自己的家里根本不被人们当作一回事。萨莎恶狠狠地闪着眼睛，注视着奥勃诺斯金。家庭女教师脸红了，低下了

头。叔叔觉得奇怪。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大家，重复道。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的堂兄米津契科夫一直坐得远远的，一声不吭，甚至当大家都笑的时候，他也没有微笑一下。他使劲喝着茶，平心静气地望着所有这伙人，几次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好像实在无聊得要命，大概这是老习惯，但是又及时停了下来。奥勃诺斯金刺了一下叔叔，又想算计我，但是他好像看也不敢看米津契科夫：我看出了这点。我也发现，我那沉默寡言的堂兄常常望着我，甚至带着明显的好奇，好像想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似的。

“我相信，”奥勃诺斯金娜太太突然叽叽喳喳地说起来，“我完全相信，monsieur Serge¹⁰⁰——好像是这么称呼吧？——您在您那彼得堡并不十分崇拜女士们。我知道，现在那里有许多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和女士们接近。但是，依我看呀，这都是自由派。我认为这种现象无非是不可饶恕的自由思想罢了。不瞒您说，这使我很惊讶，很惊讶，年轻人，简直惊讶极了！……”

“我根本没有出入过社交界，”我带着异乎寻常的兴奋答道，“但是这……我起码想，这没什么……我住在，也就是说，我一般是租房子住的……但是这没什么，请您相信。我会被大家了解的，而在此以前我一直是在家里的……”

“研究科学。”叔叔神气活现地说道。

“哎呀，叔叔，您老是科学科学的！试想，”我和气地咧着嘴，又转身向奥勃诺斯金娜异常放肆地继续说道，“我亲爱的叔叔是如此忠于科学，他居然在大道上的某处发掘出了一位神通广大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家——柯罗夫金先生；阔别多年之后，他今天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正在焦急地，可以说，迫不及待地等候这位非凡的奇迹创造者……不用说，这盖出于对科学的爱……”

我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指望能博得哄堂大笑，来赞许我的俏皮话。

“什么人？他说的是谁？”将军夫人对佩列佩莉岑娜急躁地说道。

“叶戈尔·伊里奇请了不少客人，都是些科学家；他在大道上四处巡视，招纳贤良，您哪。”这位小姐十分快乐地尖声说道。

叔叔简直不知所措了。

“哎呀，对了！我倒给忘了！”他大声说，向我投过来表示责备的一瞥，“我在等候柯罗夫金。他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将要流芳百世的人……”

他卡壳了，停了下来。将军夫人挥了一下手，这次是如此成功，居然碰上了茶杯：茶杯从桌上飞下来，摔得粉碎。出现了普遍的骚动。

“她一向是这样的，一生气就摔东西，”叔叔不好意思地低声对我说，“但是只有生气的时候她才这样。老弟，你装作没有看见得了，你瞅着旁边……你干吗要提到柯罗夫金呢？……”

但是我本来就在望着旁边：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家庭女教师的目光，我觉得，在这个目光里有着一种对我的责备，甚至蔑视；愤怒在她苍白的脸颊上燃起了两朵鲜艳的红晕。我明白她这一瞥的意思，我猜到，我想稍许摆脱一点自己的可笑，因而想使叔叔成为大家笑柄的这种胆怯和卑劣的愿望，并没有大大博得这位姑娘的好感。我无法表达我当时有多么羞惭。

“咱俩还是谈谈彼得堡吧，”当茶杯被打碎而引起的骚乱平息下去以后，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又打开了话匣。“我一想起我们在这个迷人的首都度过的那段生活，就感到一种，可以说吧，非凡的快乐……我们和一家人家很熟——你记得吗，保尔¹⁰¹？波洛维岑将军……啊，将军夫人是多么迷人，多么迷——人啊！唔，您知道吗，这样的贵族气派，beau Monde！¹⁰²请告诉我：你们大概见过面吧……不瞒您说，我迫不及待地等候着您的光临！我对您寄予厚望，希望能多多地知道一些关于我们彼得堡朋友的情况……”

“我很抱歉，因为我不能……请您原谅……我已经说过，我很少出入社交界，我根本不认识波洛维岑将军，甚至没有听说过。”我不耐烦地答道。突然将自己的殷勤一变而为心情十分沮丧和恼火。

“他在研究矿物学！”不可救药的叔叔骄傲地接口说，“老弟，矿物

学，这就是研究那个，各种各样的石头吗？”

“是的，叔叔，研究石头……”

“唔……科学有许多种，都是有益的！老弟，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矿物学！只是道听途说，知道有这么回事。在其他方面我还凑合，而在科学方面我是愚蠢的——我坦白检讨！”

“您坦白检讨？”奥勃诺斯金得意地笑道。

“爸！”萨莎责怪地望着父亲，叫道。

“什么事，宝贝儿？啊，我的上帝，我老把您的话打断，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叔叔蓦地想起来，他根本不懂萨申卡为什么叫他，“请原谅，看在基督分上！”

“噢，您不用担心！”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带着酸溜溜的微笑答道，“我已经跟您侄儿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不过末了我要补充一句，monsieur Serge——好像是这么称呼吧——您可要坚决改正。我相信，科学、艺术……雕塑，比如……嗯，一句话，所有这些崇高的思想都有可以说自己的引人入胜的一面，但是它们都代替不了女士们！……小伙子，女人会使您成熟起来，因此没有女人是不行的，不行的，小伙子，不——行的！”

“不行，不行！”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稍许有点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喂，”她像孩子般的急忙说道，当然，又是满脸通红，“喂，我想问您……”

“有何吩咐，小姐？”我答道，注意地凝视着她。

“我想问您：您是不是要到这里长住呀？”

“真的，我不知道，小姐；得看事情……”

“事情！他能有什么事情呢？噢，疯子！……”

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满脸通红，用扇子遮住了脸，向家庭女教师弯过腰去，立刻向她悄悄地说着什么。然后又突然笑起来，拍着手。

“等等，等等！”她叫道。她撇下自己的密友，又匆忙向我转过身来，仿佛怕我跑掉似的。“喂，您知道我想对您说什么吗？您非常，非常像一个年轻人，一个极其可爱的年轻人！……萨申卡，娜斯金卡，你们记得吗？他非常像那个疯子——记得吗，萨申卡！咱们坐车出去的时候遇见的……骑在马上，穿着白坎肩……他还拿着自己的长柄眼镜对准了我，真不要脸！记得吗，我还蒙着面纱，但是我忍不住了，从马车伸出头去，向他叫道：‘不要脸的东西！’后来我又把我的一束花扔在马路上……记得吗，娜斯金卡？”

这位被自己的风流韵事弄得疯疯癫癫的小姐激动极了，用两手捂住了脸；然后她又倏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飞跑到窗前，从花盆里摘下一朵玫瑰花，把它扔在我身旁的地板上，跑出了房间。她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一次甚至产生了某些局促不安，虽然将军夫人和第一次一样，安之若素。还有，安菲莎·彼得罗芙娜也不感到惊奇，但是她好像突然担心起什么事来，闷闷不乐地望了自己的儿子一眼；小姐们的脸都红了，而保尔·奥勃诺斯金却带着一种我当时不理解的恼恨，从椅子旁站起来，走到了窗口。叔叔本来想对我做手势，但就在这时，一个新人物走进了房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啊！叶甫格拉夫·拉利奥内奇来了！真是不经念叨，说谁到，谁就到！”叔叔叫道，他毫不假装地感到高兴，“怎么，老人家，从城里来吗？”

“真是些怪人！好像故意把他们聚集到一块儿似的！”我心中思忖；我还没有好好儿弄清我眼前发生的一切，还没有料想到自己出现在他们中间，不过是扩大了这些怪人的种类罢了。

五 叶惹维金

房间里走进了，或者不如说，不知怎么地挤进了（虽然门很宽）一个人，他还在门口就点头哈腰、呲牙咧嘴，非常好奇地打量着所有在座的人。这是一个小老头，麻脸，生着一对敏捷和狡黠的眼睛，头顶全秃了，相当厚的嘴唇上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微的冷笑。他身着一件穿旧了的燕尾服，好像是从别人肩膀上脱下来的似的。一粒纽扣快掉下来了，还有两三粒根本没有。一双满是破洞的靴子和一顶油渍麻花的帽子，与他的寒酸的衣着恰好配成一套。他手里拿着一块方格的麻纱手

帕，满是鼻涕，他就用它来擦脑门和鬓角的汗。我发现，家庭女教师的脸稍许红了一下，并且匆匆地瞥了我一眼。我甚至觉得，在这一瞥中有着某种骄傲的、挑衅似的东西。

“直接从城里来，我的恩人！直接从那里来，亲爱的老爷！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不过先让我向大家请个安。”刚进来的那个小老头说道。他径直向将军夫人走去，但半路上又停了下来，对叔叔说：

“您一定知道我的主要特点，我的恩人：我是一个下流胚，地地道道的下流胚！要知道，我一进门就立刻找寻一家之主，然后向她第一个迈步走去，借此从一开始就获得她老人家的恩典和庇护。我是个下流胚，老爷，我是个下流胚，我的恩人！夫人、太太、将军夫人阁下，请允许我吻一下您的衣裙，要不我的嘴唇会把您的玉手，您那将军夫人的小手弄脏的。”

我觉得很奇怪，将军夫人居然相当赏脸地向他伸出了手。

“还有您，我们的绝代佳人，您好，”他又转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继续说道，“有什么办法呢，太太：我是个下流胚！还在1841年，就是我被开除公职的那一年就已经定下了，我是个下流胚。那年也就是瓦连京·伊格那基奇·吉洪卓夫当上了大官：给了他一个陪审官，他当上了陪审官，我就当上了下流胚。我这人生性坦白，什么都承认。有什么办法呢！我曾经试着老老实实地生活，试了，但是现在得试着改弦更张了。阿列克山德拉·叶戈罗芙娜，我们的又香又甜的小苹果，”他绕过桌子，走到萨申卡跟前，继续说道，“请允许我吻一下您的衣裙，小姐，您身上发出的苹果味和各种各样优雅的味道。向我们过命名日的人问好；少爷，弓和箭我都给您带来了，我亲自做了整整一早晨；我的孩子们帮忙做的；现在咱们就可以射箭玩了。等您长大以后去当军官，杀土耳其人的头。——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啊，她不在，我的女恩人！要不我也得吻吻她的衣服。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我亲爱的小姐，可惜我没法挤到你的跟前去，要不，我不仅要吻吻您的手，而且还要吻吻您的脚——真的，您哪！安菲莎·彼得罗芙娜，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我还为您祈祷过上帝，我的恩人，我双膝下跪，含着眼泪祈祷过上帝，我也为令郎祈祷过，但愿上帝能赐给他各种官爵和才能，特别是才能！正好，我们还要向伊凡·伊凡内奇·米津契科夫致以我们最卑下的问候。但愿主能赐给您希望的一切。因为人家简直弄不清您自己到底

希望什么，先生：您老是沉默寡言，您哪……你好，娜斯嘉¹⁰³——我的小不点儿们都向您问好，他们每天都惦记着您。现在该向主人家恭贺大安了。我从城里，上校阁下，直接从城里来的。这位大概是您的侄儿，在大学念书的那位吧？先生，请接受我们最卑下的问候，请伸出您的手。”

发出了笑声。不难明白，老头在自愿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他的到来使大家都很开心。许多人甚至没有听懂他的冷嘲热讽，而他几乎个个问候，无一遗漏。只有一个家庭女教师（我觉得很奇怪，他只简单地称之为娜斯嘉）红着脸，皱着眉头。我想把手抽回去：小老头好像就在等着我这一手。

“我不过想请求握一下您的手，少爷；如果您允许的话，而不是要求吻它。您可能以为我要吻它吧？不，我亲爱的少爷，只是暂时握一下而已。我的恩人，您想必把我当作是老爷家的小丑吧？”他讥诮地望着我，说道。

“不……不，哪儿的话，我……”

“这就好，少爷！如果我是小丑，那这里另有人在！您应该尊重我：我还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下流东西。不过，也许那才是小丑呢。我是奴隶，我的妻子是女奴隶，加之，奉承呀，拍马呀！是这样的：总能捞到点什么，哪怕给孩子们捞点买牛奶的钱呢。可以往里多搁点糖，使它多点营养。少爷，这是我私下告诉您的：也许，您会用得着。命运女神咬了我一口，我的恩人，因此我才成了小丑。”

“嘻嘻嘻！哎呀，这老头可逗啦！他总有法子把大伙逗乐了！”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尖声说道。

“我的太太和恩人。在这世界上还是当傻瓜好混！我要是早知道，打年轻时候起就该申请当傻瓜了，说不定现在倒成了聪明人。要不然，一直想当聪明人，现在不就成了老傻瓜了吗？”

“请您告诉我……”奥勃诺斯金插进来说（他想必不喜欢老头提到的关于他的才能的说法），他大大咧咧地斜靠在沙发椅上，透过眼镜打量着老头，就像在观察一个小甲虫似的，“请您告诉我……我老把您的姓给忘了……您姓什么来着？……”

“哎呀，少爷！我大概是姓叶惹维金吧，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八年多没有工作了——只能凑合活着，听天由命。可是孩子，我的孩子简直是个霍尔姆斯基家族¹⁰⁴！正如俗话所说‘财主家的牛犊多，穷人家的孩子多’……”

“嗯，是啊……牛犊……不过咱们不谈这个。嗯，我说，我早就想问您：您每次进来，干吗立刻回头看？这非常可笑。”

“干吗回头看吗？少爷，我老觉得后面会有人一巴掌打过来，像打苍蝇似的把我打死，因此我才回头看。我成了害单狂症的人啦，少爷。”

大家又笑了起来。家庭女教师从座位上欠起身子，想走，但是又在圈椅上坐了下来。她脸上有一种难受的、痛苦的表情，尽管她的两颊涨得通红。

“老弟，您知道这是谁吗？”叔叔悄悄地对我说，“这可是她的父亲啊！”

我睁大眼睛望着叔叔。叶惹维金这个姓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雄赳赳，气昂昂，一路上幻想着自己假定的天作之合，为她编制着慷慨仗义的计划，却完全忘记了她姓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个。

“怎么是父亲？”我也悄悄地反问道，“我还以为她是孤儿呢。”

“是父亲，老弟，是父亲。你知道吧，这可是个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人，甚至连酒也不喝，就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小丑。他一贫如洗，老弟，又加上八个孩子！他们都指靠娜斯嘉的薪水过活。他因为说了句尖刻的话被开除了公职。每星期他都到这里来。他很高傲——说什么也不肯拿。我给了，给了他很多次——就是不拿。一个痛心疾首的人！”

“怎么样呵，老人家，叶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闻吗？”叔叔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他发现这个多疑的老头正在偷听我们谈话。

“有什么新闻吗，我的恩人？瓦连京·伊格那基奇昨天就特利申一案

打了一份报告。就是在他的一袋袋面粉里发现分量不足的那一个。太太，这就是像在吹茶炊似的望着您的那个特利申呀。您大概想起来了吧？于是瓦连京·伊格那基奇告了他一状。他说什么‘倘若常常提到的这个特利申连自己亲侄女的名誉也无法保住（该女士去年曾和一名军官私奔），那他又怎么会爱护公物呢？’他在自己的呈文里就这么写来着——真的，我决不撒谎，您哪！”

“呸！您说的是什么事呀！”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嚷道。

“就是，就是，就是！你又乱说了，老人家，叶甫格拉夫。”叔叔附和道，“唉，祸从口出嘛！你是个直性子的、高尚的、规规矩矩的人——这点我可以担保，但是你这张嘴太刻薄了！我奇怪，你在那里怎么会跟他们合不来的呢！他们似乎都是些善良的、普普通通的人呀……”

“我的老爷和恩人！我怕的就是普通人！”老头以一种特别的激奋叫道。

我很满意这个回答。我迅速走到叶惹维金跟前，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说真的，我真想用公开对老头表示同情的办法来力排众议。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我是想在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¹⁰⁵的心目中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吧。但是我的举动并没有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

“请问，”我说，由于我的习惯脸又红了，而且心慌起来，“您听过伪君子的故事吗？”

“没有，亲爱的少爷，我没有听过；这该不是那个吧……咱们哪儿知道！怎么啦，少爷？”

“没什么……我本来想顺便说说……不过，有机会您再提醒我吧。至于现在，您可以相信了，我是了解您的，而且……能够赏识……”

我完全发慌了，又一次抓住了他的手。

“我一定提醒您，少爷，一定提醒您！我一定用金字把它记下来。您瞧，等等，我再打个结，别忘了。”

他真的在自己那件肮脏的、被烟熏黄了的衣服上找了根破布条，打

了个结。

“叶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请用茶。”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说。

“就来，我的非常美丽的小姐，就来，哦，是公主，不是小姐！多谢您的茶，我在路上遇到了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巴赫切耶夫，小姐！他那份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我想，他没准在准备结婚吧！奉承吧，拍马吧。”他捧着茶杯从我身边走过，向我使了个眼色，眯了眯眼，悄声说，“怎么看不见我们的大恩人福马·福米奇呢？莫非他老人家不来用茶吗？”

叔叔哆嗦了一下，好像被什么蜇了一口似的。他胆怯地望了一眼将军夫人。

“真的，我不知道。”他带着一种奇怪的窘态，迟疑地回答道，“喊过他了，但是他.....我不知道，真的，也许他心情不好。我已经派维多普利亚索夫去请他了.....要不，我自个儿去一下？”

“我刚才到他那里去过了。”叶惹维金神秘地说道。

“不可能吧？”叔叔惶恐地叫道，“唔，怎么样？”

“我一来就先去请安。他老人家说，他情愿独自一人喝茶，后来又补充说，他有点干面包皮就足够果腹了，真的，您哪。”

这些话似乎把叔叔给吓坏了。

“你应该向他解释嘛，叶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你应该向他说嘛。”叔叔忧郁地、责备地望着老头，终于说道。

“我说了，说了，您哪。”

“那他怎么说呢？”

“他很久都不理我，他在算一道数学题，在计算什么东西；大概是一道很难的题吧。他当着我面画了一条毕达哥拉斯的短裤¹⁰⁶——我亲眼

看见的。我重复了三次，直到第四次他才抬起头，好像头一回看见我似的。‘我不去，那里现在来了一位科学家，在这样一位科学巨擘身旁哪有咱的位置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在巨擘身旁。”

于是小老头也斜着眼，讥诮地望了我一眼。

“咳呀，我早就料到会这样！”叔叔两手一拍，叫了起来，“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要知道，谢尔盖，什么科学家不科学家的，他这是说你呀，咳呀，现在怎么办呢？”

“不瞒您说，叔叔，”我答道，自尊地耸了耸肩，“依我看，这样的拒绝是可笑的，不值得理睬，说真的，对您这种慌乱，我觉得奇怪……”

“哎呀，老弟，你什么也不懂。”他使劲挥了一下手，叫道。

“既然您咎由自取，现在就不必伤心了，叶戈尔·伊里奇，”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突然插进来说，“脑袋掉了，还哭什么头发，早听您妈的话，现在也不会哭啦，您哪。”

“我到底错在哪呢，安娜·尼洛夫娜¹⁰⁷？您要敬畏上帝呀！”叔叔用哀求的声音说道，好像在祈求她不要误会似的。

“我是敬畏上帝的，叶戈尔·伊里奇；一切都是因为您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不爱自己的生身母亲，”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威严地答道，“为什么起初您不尊重她老人家的意志呢？她老人家可是您的母亲，老爷。我是不会对您说假话的。我是中校的千金，而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我看得出来，佩列佩莉岑娜所以要插进来说话，唯一的目的乃是向我们大家，特别是向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宣布，她是位中校的千金，而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因为他侮辱了自己的母亲。”将军夫人本人终于严厉地说道。

“妈，您发发慈悲！我哪能侮辱您呢？”

“因为你是一个阴暗的利己主义者，叶戈鲁什卡。”将军夫人继续说

道，她越来越激动了。

“妈，妈！我哪会是个阴暗的利己主义者呢？”叔叔似乎绝望地叫道，“五天了，整整五天了，您一直在生我的气，不肯同我说话！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让大家来审判我，让全世界都来宣判我！让大家也来听听我的辩护，妈。我很久都不吱声；您不愿意听我讲话：那现在就让别人来听听我的申诉吧。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帕维尔·谢妙内奇，最高贵的帕维尔·谢妙内奇！谢尔盖，我的朋友！你是一个局外人，可以说，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可以公正地做出审判……”

“您安静点儿，叶戈尔·伊里奇，您安静点儿，”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叫道，“您不要使妈伤心了！”

“我不会使妈伤心的，安菲莎·彼得罗芙娜；这是我的胸膛——刺吧！”叔叔继续说，激昂已极，就像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有时被逼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常常发生的那样。虽然他们的全部愤激充其量不过像点着的稻草的一团火罢了。“我要说，安菲莎·彼得罗芙娜，我决不会侮辱任何人。我一开头就申明，福马·福米奇是一位最高尚、最正直的人，而且还是一位有崇高品质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是不公正的。”

“哼！”奥勃诺斯金哼了一声，好像希望更进一步撩拨叔叔发火似的。

“帕维尔·谢妙内奇，最高贵的帕维尔·谢妙内奇！难道您当真以为，我是一个，这么说，没有感情的木头柱子吗？要知道，我看到，我懂，可以说吧，我泣血顿首地懂得，所有这一切误解皆出于他对我过分宠爱。但是，信不信由您，他在这件事上的确对我是不公平的。我要把一切全说出来。我现在想把这件事的一切详情细节统统告诉你们，安菲莎·彼得罗芙娜，让大家看到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妈生我的气，说我没有依着福马·福米奇，这样是否公平？你也听我说，谢辽查。”他转过身来向我补充道。他在叙述的整个过程中老是面向着我，好像他害怕其余的听众，怀疑他们是否会同情他似的。“你也听听我的话，你说：我对不对。你知道吗，整个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一星期前——对，可不是还没过一星期嘛——有一位我过去的老上级鲁沙佩托夫将军，偕同他的夫人和小姨子路经本市。他们在此做短暂的停留。我闻讯后大惊。赶紧

利用这机会，飞奔到城里，做了自我介绍，就请他上咱们家来吃饭。他答应只要可能一定来；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德高望重，再加又是个大官！他还为自己的小姨子做了件好事：他把一个孤女嫁给了一位非常好的小伙子（现在他是马利诺夫城的司法稽查官；人还很年轻，但是可以说，学识非常渊博）——一句话，这是将军中的将军！

唔，咱们家当然忙乱了一阵，乒乒乓乓，厨师呀，肉丁呀；我还请来了一个乐队。不用说，我很高兴，像自己过生日那样高兴。可是福马·福米奇看见我兴高采烈的样子就不乐意了！他坐在桌子旁（我还记得，那时正端上他喜欢的李子羹），一声不吭，可突然跳起来，叫道：‘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问道：‘福马·福米奇，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呀？’他说：‘您现在不把我放在眼里，您现在心里只有将军，您现在把将军看得比我还重！’唔，自然，这一切我不过给你简要地转述一下罢了，可以说吧，只是最本质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就好了……一句话，他使我心如刀割！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当然垂头丧气；这使我，可以说，惊呆了；我走来走去蔫得像个落汤鸡似的。恭候将军光临的那天到了。将军派人来说，他不能来了，并表示歉意；这就是说，他不来了。我就立刻去找福马：‘好啦，福马，你安心吧！他不来了！’你猜怎么着？他不肯饶恕，就是不肯饶恕！他说什么‘欺人太甚’，就是这么句话！我一再解释。‘不，’他说，‘您去找您的那些将军去吧；在您看来，将军比我更宝贵；您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友谊。’我的朋友！我明白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我不是木头，不是绵羊，不是什么寄生虫！要知道，他这是出于对我的过分宠爱，可以说，是由于嫉妒才这么做的——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嫉妒我对将军的敬重，他怕失去我的好感，他考验我，想了解我到底能为他牺牲些什么。他说：‘不，我对您来说就和将军一样，我对您来说就是将军大人！只要您向我证明了您对我的敬重，我才能同您言归于好。’‘我怎么才能向您证明我对您的敬重呢，福马·福米奇？’他说：‘除非您整天叫我将军阁下，才能证明您对我的敬重。’我大失所望！你可以想象得出我那时的惊讶。他说：‘但愿这给您一个教训，别见了将军就眉飞色舞，要知道，有些人也许比您的所有那些将军还更重要！’嗯，这时候我忍不住了，很抱歉！我公开表示道歉！我说：‘福马·福米奇，难道能这样做吗？我怎么能贸然决定做这样的事呢？难道我能够，难道我有权晋升你做将军吗？你想想，谁能晋升一个人做将军呢？嗯，我怎么能把你称作将军阁下呢？要知道，这是，可以说，非分之想呀！要知道，将军乃是为祖国增光的人：将军作过战，在荣誉的疆场上流过自己的血。我怎么能把你称作将军阁下呢？’他还不肯罢休，一味纠缠！我说：‘福马，我将为你做到您要我做

的一切。比如，你命令我把胡须剃掉，因为留了胡子爱国主义就少了——我剃了，硬硬心肠还是剃了。不仅如此，我将为你做到你想要我做的一切，只是请你放弃将军这个头衔！’‘不，’他说，‘除非叫我将军阁下，我决不罢休！’他还说：‘这将有益于您的道德修养：这将使您的精神归化！’瞧，现在已经一星期了，他已经整整一星期不跟我说话了。不管谁来，他都要生气。他一听说你是一个科学家（这都是我不好，脑子一发热，多了句嘴！），他就说：如果你进这个家，他就走。‘这么说，我现在对您说来已经不是一个科学家了。’他说。现在他再知道柯罗夫金要来那就糟了！得啦，你倒是给评评理，这事我究竟错哪儿了？难道我就该横下心来叫他一声‘将军阁下’吗？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活呀？再比如说，他今天为什么把可怜的巴赫切耶夫从桌旁赶走呢？就说巴赫切耶夫没写过天文学吧；但是，我也不写天文学呀，你不是也不写天文学吗……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嫉妒，叶戈鲁什卡。”将军夫人又慢条斯理地说。

“妈！”叔叔完全绝望地叫道，“您会使我发疯的！……您说的不是您自己的看法，而是重复别人的话，妈！我终于变成了一段木头、一根木桩、一盏路灯，而不是您的儿子了！”

“我听说，叔叔，”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十分诧异，“我听巴赫切耶夫说（不过，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公允），他说福马·福米奇嫉妒伊柳沙过命名日，就硬说明天也是他的命名日。不瞒您说，这一点使我如此惊讶，我简直……”

“生日，老弟，是生日，不是命名日，而是生日！”叔叔像说绕口令似的打断了我的话，“他只是没有这么说罢了，不过他是对的：明天是他的生日。这是真的，老弟，首先……”

“根本不是生日！”萨申卡叫道。

“怎么不是生日？”叔叔惊慌地叫道。

“根本不是生日，爸，您这是在说瞎话，无非是想欺骗自己和讨好福马·福米奇罢了。他的生日是在三月——您记得吗，生日前咱们还坐车到修道院去朝圣来着，而他却不让大家在马车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老嚷嚷，靠垫把他的腰压疼了，掀呀，拧呀，而且还恶狠狠地把姑妈拧了

两把。后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去祝贺，他还十分生气：为什么花束里没有茶花呀。他说：‘我喜欢茶花，因为我有上流社会的趣味，可是你们却舍不得到花房里去给我摘几朵来。’他整天闷闷不乐，愁眉不展，理都不理我们……”

我想，即使房间中央落下一颗炸弹，也不会像这个公开的反抗那样使大家如此吃惊和害怕——而谁起来反抗的呢？一个小女孩，一个当祖母在座的时候甚至都不许她大声说话的小女孩。将军夫人吃惊和恼怒得说不出话来，她欠起身子，站了起来，望着自己这个大胆的孙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叔叔吓呆了。

“太放肆了！她想送掉奶奶的命哟！”佩列佩莉岑娜嚷道。

“萨莎，萨莎，你醒醒！你怎么啦，萨莎？”叔叔叫道。他一会儿跑到这个跟前，一会儿跑到那个跟前，一会儿跑到将军夫人面前，一会儿又跑到萨申卡面前，想拦住她不说话。

“我偏要说，爸！”萨莎陡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跺着脚，忽闪着两只眼睛嚷道，“我偏要说！我们大家为这个福马·福米奇，为您这个下流的、可恶的福马·福米奇受够啦！因为福马·福米奇会把我们大家统统毁掉，因为有人常常对他说，他是一个聪明人，是慈悲为怀的高尚的人，是一个科学家，是个一切美德的集大成者，而福马·福米奇像个傻瓜似的居然相信这一切！给他送上了多少好菜啊，换了别人一定会觉得问心有愧，可是福马·福米奇，无论把什么菜放在他面前，都吃个精光；而且还想要。你们瞧着吧，他会把我们大家都吃掉的，而罪魁祸首是爸爸！可恶的、可恶的福马·福米奇，我要公开说，我谁也不怕。他愚蠢，反复无常，肮脏下流，忘恩负义，心地狠毒。他是暴君，挑拨是非者，造谣生事者……嘿，换了我呀，我非得把他，非得把他立刻从家里撵出去不可。可是爸爸却崇拜他，被他弄得神魂颠倒！……”

“哎呀！……”将军夫人叫道。她精疲力尽地滚倒在沙发上。

“我的亲爱的，阿加菲雅·季莫费耶芙娜¹⁰⁸，我的天使！”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叫道，“您快拿着我的香水瓶！水，快拿水来！”

“水，水！”叔叔叫道，“妈，妈，您安静点！我双膝跪下求您安静点！……”

“得把您禁闭起来，永远不把您从黑屋子里放出来，您哪……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佩列佩莉岑娜气得浑身哆嗦，向萨申卡嘎声嚷道。

“禁闭就禁闭，我什么也不怕！”萨申卡叫道，她也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是保护我爸爸，因为他自己不会保护自己。他算老几，你们的福马·福米奇在爸爸面前究竟算老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吃着爸爸的面包，却来侮辱爸爸！我恨不得把他，把你们的福马·福米奇撕成一片片！我恨不得找他决斗，拔出双枪，把他立刻打死……”

“萨莎，萨莎！”叔叔绝望地叫道，“你再说一句，我就死，活活地死在你面前！”

“爸！”萨莎叫起来，蓦地扑到爸爸面前，泪流满面，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搂着他，“爸！您是一个善良的、非常好的、乐天的、聪明的人，您，您怎么能这样折磨自己呢？您怎么能服从这样一个下流的、忘恩负义的人，做他的玩物，被人家当作笑柄呢？爸爸，我的好爸爸！……”

她放声大哭，用两手捂住脸，跑出了房间。

开始了可怕的乱成一团。将军夫人躺着，晕了过去，叔叔跪在她面前，吻着她的手。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在他们身旁转来转去，不时向我们投来恶毒的，但是洋洋得意的一瞥。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在用水抹将军夫人的太阳穴，拿着她的香水瓶在瞎张罗。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在发抖和嘤嘤啜泣；叶惹维金在寻找一个能躲藏起来的角落，家庭女教师则脸色苍白地站着，完全吓呆了。只有一个米津契科夫依然故我。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子跟前，注视着窗外，根本不去理会眼前的这场闹剧。

蓦地，将军夫人从沙发上站起来，挺直了身子，恶狠狠地打量了我一眼。

“滚！”她向我跺了一脚，叫道。

我必须承认，她这一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滚！从这里滚出去，滚！他来干什么？叫他马上滚！滚！”

“妈！妈，您别这样！这是谢辽查呀，”叔叔噤声道，吓得浑身哆嗦，“他是到咱们家来做客的呀，妈。”

“什么谢辽查，胡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滚！这是柯罗夫金。我坚信，这就是柯罗夫金。我的预感不会欺骗我。他到这里来就为把福马·福米奇撵走，写信让他来就为的这个。我的心预感到……滚，坏蛋！”

“叔叔，既然这样，”我气愤已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请您原谅……”说完我就抓起了帽子。

“谢尔盖，谢尔盖，你这是干什么呀？……唉，现在这一个又……妈！这是谢辽查呀！……谢尔盖，请你别这样！”他叫道，一边追赶我，一边想夺下我的帽子，“你是我的客人，你必须留下——不要这样！要知道，她并没有恶意，”他低声补充道，“她只是生气的时候才这样……不过，你现在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也好……到随便哪儿去待一会儿吧——这没有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担保，她会原谅你的！她很善良，她就是这脾气，爱胡说一气……你听见了吗，她把你当成柯罗夫金了，她以后会原谅你的，我向你担保……你有什么事？”他向走进房间、吓得直打哆嗦的加弗利拉叫道。

加弗利拉进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小厮，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长得非常漂亮，我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他漂亮才被留下来当仆人的。他叫法拉列依。他穿着一套十分别致的服装，身着红色的绸衬衣，领上绣着金边，腰系绣金的腰带，下着黑色波里斯绒的灯笼裤，脚蹬红色翻口的山羊皮靴。这套衣服是将军夫人亲自想出来的。这男孩非常伤心地痛哭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从他蓝蓝的大眼睛滚下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叔叔叫起来，“出了什么事？你说呀，强盗！”

“福马·福米奇吩咐我到这里来，他老人家随后就到，”悲伤的加弗利拉答道，“来考我，而他……”

“他怎么啦？”

“他跳舞，您哪。”加弗利拉用凄怆的声调答道。

“跳舞！”叔叔惊恐地叫起来。

“跳——舞！”法拉列依哽咽着哭道。

“喀马林舞？”

“喀——马——林舞！”

“福马·福米奇碰见了？”

“碰——见了！”

“可要了我的命啦！”叔叔叫起来，“我完啦！”他举起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

“福马·福米奇到！”维多普利亚索夫走进房间，通报到。

房门大开，福马·福米奇大驾光临，出现在一群不知所措的人们面前。

六 关于白牛和关于喀马林的庄稼汉

但是在我有幸亲自向读者介绍步入大厅的福马·福米奇之前，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先说几句话介绍一下法拉列依，并且说明一下，他跳喀马林舞，而且在舞兴正浓的时候被福马·福米奇撞见了，这究竟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法拉列依是一个仆人的孩子，自小是个孤儿，是我叔叔已故妻子的教子。叔叔很喜欢他。自从福马·福米奇搬来斯捷潘齐科沃，降服了叔叔以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福马·福米奇对他所宠爱的法拉列依恨之入骨了。但是这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却特别讨将军夫人喜欢，因此尽管福马·福米奇怀恨在心，他还是留在上面，留在老爷们身边：将军夫人本人坚持要这样做。福马·福米奇虽然心怀不满，也只好让步——把一切都认为是欺侮，为此一遇方便的机会就向完全无辜的叔叔进行报复。法拉列依长得非常漂亮。他有一张少女般的脸，一张农村姑娘的美女般的脸蛋。将军夫人对他十分宠爱，把他当作一件漂亮的稀有玩具视为至宝，她究竟是爱自己的卷毛的小狗阿米呢，还是更爱法拉列依，至今还不得而知。我们已经谈过他的服装，这是她的一大发明。小姐们送给他口红，而理发师库齐马则负责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烫头发。这孩

子是一个奇怪的小东西。不能说他是完全的白痴或者傻子，但是他是如此天真，如此老实和憨厚，有时倒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傻瓜。比如他做了什么梦，他就立刻跑去告诉主人家。主人家说话，他也随便插嘴，根本不考虑打断了人家的谈话。而他对主人家说的那些话根本就不能对主人家说。当太太晕过去或者骂他的老爷骂得太过分的时候，他就真心诚意地嚎啕大哭。任何不幸他都同情。他有时候居然会走到将军夫人跟前，吻她的手，请她不要生气——而将军夫人居然宽宏大量地宽恕了他的放肆。他多愁善感到了极点，他善良忠厚得像个绵羊，又愉快得像个幸福的孩子。人们常常从桌上施舍给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他经常站在将军夫人的椅子后面，他非常爱吃糖。倘若给他一块糖，他就立刻用他那结实的、白得像牛奶般的牙齿咬开吃掉。他那愉快的、蓝蓝的眼睛里和他整个漂亮的脸蛋上就闪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

福马·福米奇恼怒了很久；但他终于看到恼怒解决不了问题，就突然决心要成为法拉列依的恩人。他先把叔叔痛斥了一顿，说他不关心仆人们的教育，于是他便决定立刻教导这个可怜的孩子学习修身、文雅的举止和法语。“怎么！”他为自己这个荒诞的想法辩护道（有这个想法的不仅是福马·福米奇一个人，本文作者就是这一情况的见证者），“怎么！他老待在上面自己的女主人身旁，倘若她突然忘了他不懂法语，对他说，比如：‘Донн?муáмон-мушвар’¹⁰⁹——这时，他也应当应付裕如，立刻照办！”但结果是，不仅没法教会法拉列依说法语，甚至他的舅舅，厨师安得隆，无私地极力想教他认几个俄国字，也早已对他不抱任何希望，把识字课本放回到书架上了：法拉列依读书十分迟钝，简直什么都不懂。除此之外，还由此生出了一件事。仆人们开始逗法拉列依，管他叫法国人，而叔叔的心腹随从加弗利拉老头，竟敢公开否认学习法语的好处。这事传到了福马·福米奇那里，他勃然大怒，便强迫反对党本人也学习法语，以示惩罚，关于学习法语这件事便由此而来，这事曾使巴赫切耶夫先生大发雷霆。至于举止云云，则更糟：福马简直没法使法拉列依就范，不管如何禁止，他还是每天早晨向他说自己的梦，福马·福米奇认为此举十分有失体统，而且过于熟不拘礼。但是法拉列依却执拗地依然故我。不用说，首先倒霉的又是叔叔。

“您知道吗，您知道他今天干了什么吗？”福马为了扩大效果，总是挑一个大家都在场的时间，叫道，“您知道吗，上校，您的一贯溺爱发展到了何等地步吗？今天他吃了一块您在饭桌上给他的馅饼，您知道他

吃完后说了什么？过来，过来，你这荒唐鬼，你过来呀，白痴，你这个红脸蛋的丑八怪！……”

法拉列依走过来，一面哭，一面用两手揉着眼睛。

“吃完馅饼以后，你说什么啦？当着大家的面，你说呀！”

法拉列依不吱声，只是眼泪汪汪地痛哭。

“既然如此，那我替你说吧。你拍拍自己鼓鼓的、不成体统的肚子说：‘我撑足了馅饼，就像马尔登撑足了肥皂！’对不起，上校，难道在有教养的社会，特别是在上流社会里能说这样的话吗？你是不是说这话了？你说呀！”

“说——了！……”法拉列依哽咽着承认道。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难道马尔登吃肥皂吗？你到底在哪儿见过这个吃肥皂的马尔登？你说呀！也让我见见这个非凡的马尔登！”

不语。

“我问你呢，”福马抓住他不放，“这个马尔登到底是什么人？我想见见他，跟他认识认识。你说呀，他是什么人？收发员、天文学家、愚昧的庸人、诗人、管理员，还是仆人——他总该是个什么人吧。你回答呀！”

“他——是——仆——人。”法拉列依终于答道，继续哭。

“谁家的？他的主人是谁？”

但是法拉列依说不清楚他的主人是谁。不用说，结果是福马愤怒地跑出了房间，叫嚷人家得罪了他；将军夫人的病开始发作，而叔叔则诅咒当初何必生他。他请求大家原谅，而在这天的所有其余时间里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战战兢兢、蹑手蹑脚地走路。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发生马尔登肥皂事件的第二天，法拉列依在早上给福马·福米奇送茶，他把马尔登和昨天的全部伤心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告诉福马·福米奇，说他梦见了一头白牛。这真是火上加

油！福马·福米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把叔叔叫了来，就他的法拉列依不成体统的梦，对叔叔进行了严词训斥。这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法拉列依受到了惩罚，叫他跪在旮旯里。严禁他再做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农民梦。“我为什么生气呢，”福马说，“除此之外，说实在的，他应该连想也不敢想用他的梦来跟我纠缠，更不用说还有什么白牛了；此外——您应该同意，上校——白牛是什么东西，这难道不是您的不文明的法拉列依粗鲁、无知和乡气十足的明证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难道我不是早就说过，这家伙不会成器，不应当把他留在上面老爷太太们跟前吗？您永远也没法把这个没出息的引车卖浆者的灵魂教育成为崇高的、具有诗意的东西。难道你就不能够，”他又转过头去向法拉列依继续说道，“难道你就不能梦见一点文静高雅的东西，梦见一点上流社会的什么情景，比如说，老爷们在打牌，太太小姐们在美丽的花园里散步吗？”法拉列依答应今夜一定梦见老爷们和女士们在美丽的花园里散步。

法拉列依躺下睡觉的时候，含着眼泪祈祷上帝，他想了很久，怎样才能不再梦见那头该诅咒的白牛。但是人的希望是靠不住的。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恐惧地想起昨夜的梦境：他整整一夜都梦见了那头可恶的白牛，居然没有梦见一个在美丽的花园里散步的女士。这次的后果别开生面。福马·福米奇坚决申明，他不相信有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法拉列依准是受到家里什么人的故意教唆，也许，教唆者就是上校本人，而目的就是为了存心刁难福马·福米奇。又是一迭连声的叫喊、责备和眼泪。傍晚，将军夫人病了，全家都灰溜溜的。还剩下一点微弱的希望，就是法拉列依在今天夜里，也就是在第三夜，一定会梦见高等社会的什么东西。可是接连一个星期，每天夜里，法拉列依都梦见白牛，而且只有白牛，别无他物，关于高等社会什么的，简直连影儿也没有，这时候大家那个愤怒呀，就不用说了！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法拉列依怎么也没有想到可以撒谎：干脆说，他没有梦见白牛，而是梦见了，比如说，一辆马车，上面坐满了太太小姐们和福马·福米奇；而且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撒谎也不见得是多大的罪过。但是，法拉列依老实得根本不会撒谎，甚至他想撒谎也不成。大家甚至没有暗示过他可以这样做。因为大家知道，他刚一开头就会露馅，而福马·福米奇就会立刻逮住，指出他撒谎。怎么办呢？叔叔的境况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了：法拉列依简直无可救药。可怜的孩子愁得甚至瘦了下去。管家婆马拉尼亚硬说他中了邪，躲在角落里给他洒了

点圣水。参加这项义举的还有心肠仁慈的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什么都无济于事！

“这东西真该死！”法拉列依叙述道，“每天夜里都梦见它！每次天一擦黑，我就祷告：‘梦，可别梦见白牛啊，梦，可别梦见白牛啊！’可是它说来就来，这个该死的东西就站在我面前，大大的，长着犄角，大嘴巴，喘，可吓人了！”

叔叔走投无路，苦恼已极。但是，幸好福马·福米奇似乎忘了关于白牛的事。当然，谁也不相信福马·福米奇会忘记这样重要的事情。大家都恐惧地认为，他准是把白牛藏起来备而不用，待一有方便的机会再把它亮出来。后来才发现福马·福米奇这时候已无心管白牛的事了，他另有他事，另有他操心的事；他的有益的、足智多谋的头脑里又在酝酿着另一些阴谋诡计。这就是他为什么终于让法拉列依安安稳稳地喘了口气。大家与法拉列依一起也都松了口气。小伙子高兴起来。甚至把过去的事也渐渐淡忘了；甚至白牛也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虽然有时候还照旧提醒他关于他的离奇的存在¹¹⁰。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没有喀马林舞，也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必须指出，法拉列依跳舞跳得非常好，这是他的专长，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天赋。他跳起舞来精神抖擞，快乐无穷，但是他特别喜欢跳“喀马林的庄稼汉”¹¹¹。倒不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轻狂的庄稼汉的孟浪的、不管怎么说也是无法解释的行为——不，他喜欢跳喀马林舞仅仅是因为听见喀马林舞曲，若不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舞简直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每逢傍晚，三两个仆人、一些车夫、一个拉小提琴的花匠，甚至还有几名使女，便在老爷庄园最后边的一个小空场上，离福马·福米奇远远地，围成一圈；奏起音乐，跳起舞，最后就喜气洋洋地跳起了喀马林。两把三弦琴，一把吉他，一把小提琴，一面铃鼓（驾御前导马的马夫米丘什卡打得一手好铃鼓）组成了乐队。大家不妨看看那时的法拉列依成了什么模样，他在观众的喊叫和笑声的鼓励下跳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精疲力尽；他尖声叫着，大声喊着，哈哈大笑，拍着巴掌；他跳着，仿佛被一种外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吸引，欲罢不能，他用鞋跟踩着地面，死劲赶上活泼的旋律越来越快的节奏。这是他最赏心悦目的时刻，如果不是关于跳喀马林舞的事终于传到了福马·福米奇的耳朵里，那这一切都会是好好的和快乐的。

福马·福米奇大惊失色，立刻派人去找上校。

“我只想从您那里知道一件事，上校，”福马开口道，“您发誓要完全毁掉这个不幸的白痴呢，还是发誓不完全毁掉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立刻告退；如果不是完全毁掉他，那我……”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惊慌失措的叔叔叫道。

“怎么，出了什么事？您知道他在跳喀马林舞吗？”

“那……那又怎么啦？”

“怎么那又怎么啦？”福马尖声叫起来，“您居然讲这种话——您是他们的老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父亲！您说这种话还怎能健康地理解什么叫喀马林舞？您知道不知道这支歌描写的是一个卑劣的庄稼汉，他喝醉了酒，居然蓄意去干最不道德的行为吗？您知道不知道这个色胆包天的奴才企图干什么吗？他践踏了最珍贵的关系，可以说吧，他用他那双惯于践踏小酒店地板的农奴的破皮靴把这种关系一脚踩倒了！您明白，您用您的回答侮辱了我最崇高的感情吗？您明白您用您的回答也亲自侮辱了我吗？您到底明白不明白这一点呢？”

“但是福马……这只是一支歌罢了，福马……”

“怎么是一支歌罢了！您居然向我承认您知道这支歌而不以为耻——要知道，您是贵族社会的成员，两个品德优良、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父亲，而且还是个上校！只是一支歌罢了！但是我相信这支歌是真有其事的！只是一支歌罢了！但是，又有怎样的正人君子能够承认知道这支歌，或者哪怕在随便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支歌而不愧死羞死呢？您说，什么人，什么人吧？”

“唔，你就知道嘛，福马，既然你问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叔叔憨厚地答道。

“怎么！我知道？我……我……就是说我！……真是欺人太甚！”福马从椅子上跳起来，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陡地嚷道。他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振聋发聩的回答。

我不来描写福马·福米奇的愤怒了，上校因为不成体统和不能回答得随机应变，被可耻地逐出了道德维护者的视野之外。但是从那时起福马·福米奇就向自己发誓，非把跳喀马林舞的法拉列依就地拿获不可。每逢傍晚时分，当大家都认为他正在忙着什么事的时候，他就故意悄悄地走进花园，绕过菜园子，躲到大麻地里，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见正在跳舞的那面空地。他像个猎人在守候小鸟似的守候着可怜的法拉列依，他在快乐地想象，一旦成功，他将跟全家，特别是跟上校吵个落花流水。最后，他的日夜辛劳终于获得了成功：他窥见了喀马林舞！听完上面一段叙述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叔叔一看见哭着的法拉列依和听到维多普里亚索夫通报说“福马·福米奇驾到”（而福马在这个令人焦躁的时候突然大驾光临，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要大惊失色，揪自己的头发了。

七 福马·福米奇

我异常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先生。加弗利拉说得对，他的确是一个挺丑的、蔫不唧的小矮个儿。福马是个小个子，头发淡黄，两鬓斑白，鹰钩鼻，满脸都是细小的皱纹。他的下巴颏上有一颗大疣子。他有近五十了。他走进来的时候，脚步轻轻的，步履从容，低垂着眼睑。但是在他的脸上，在他的好为人师的整个身影上，活画出一副最厚颜无耻的自以为是的模样。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出来的时候穿着长袍，诚然是外国款式的，但毕竟是长袍，并且还穿着便鞋。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系领结，而是把领子翻下来，à l'enfant¹¹²；这使福马·福米奇的模样奇蠢无比。他走到一把没有人坐的安乐椅旁，把它拉到桌子跟前，坐了下来，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分钟前出现的忙乱和骚动顷刻间烟消云散。一切都寂然无声，甚至可以听清飞过去的苍蝇的声音。将军夫人也像只小羊羔似的安静了下来。这个可怜的女白痴在福马·福米奇面前的全部奴颜婢膝现在全暴露了出来。她双眼盯着自己的宝贝儿，好像看不够似的。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咧着嘴，笑嘻嘻地搓着自己的双手，而可怜的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则明显地吓得发抖。叔叔立刻忙碌地张罗起来。

“茶，茶，妹妹！不过要甜点儿，妹妹；福马·福米奇睡过觉喜欢喝甜点的茶。你要甜一点的吧，福马？”

“我现在顾不上喝你们的茶！”福马慢腾腾地、威严地说道，他忧心忡忡地挥了一下胳膊，“您就爱吃甜的！”

福马这些话，再加上他俨乎其然、好为人师、可笑得无以复加的走进来的样子，使我非常感兴趣。我好奇地想知道，这位自命不凡的先生的厚颜无耻到底会不成体统、忘乎所以到什么地步。

“福马！”叔叔大声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侄儿，谢尔盖·阿历克山德洛维奇！他刚来。”

福马·福米奇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眼。

“我感到奇怪，您怎么老是而且一贯地喜欢打断我的话呢，上校。”他瞧也不瞧我一眼，默然无语了好一阵之后，说道，“人家跟您说正经的，您却天知道……在说什么……您看见法拉列依了吗？”

“看见了，福……”

“啊，看见了！既然看见了，那我就让您再看看他。您可以……在道德方面……欣赏一下您的高足。——来，来呀，白痴！到这儿来，你这个丑八怪！快呀，来，过来呀！别怕嘛！”

法拉列依哽咽着走了过来，他张大嘴，在低声饮泣。福马·福米奇十分得意地望着他。

“我故意把他叫作丑八怪，帕维尔·谢妙内奇，”他斜靠在沙发椅上，向坐在他身旁的奥勃诺斯金微微转过一点身子，说道，“总之，您知道吧，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来挑拣温和的措词！真理就应当是真理。不管您用什么来掩盖污浊，污浊毕竟是污浊。又何必费心来推敲措词呢？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只有在上流社会愚蠢的脑瓜里，才会去讲究这种毫无意义的礼节。您说——我请您当裁判——您在这张丑脸上看到美了吗？我指的是高尚、美和崇高，而不是什么漂亮的脸蛋！”

福马·福米奇轻轻地、慢条斯理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种庄严的冷漠。

“他身上有美？”奥勃诺斯金以一种无耻的放肆答道，“依我看，这无非是一大块干炸里脊肉而已——别无其他……”

“今天走到镜子跟前照了照镜子，”福马庄严地省略了代词“我”，继

续说道，“我远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又不由地得出了结论，在这只灰眼睛里毕竟有某种东西，足以把我和法拉列依之类的人区别开来。这就是思想，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在这只眼睛里包含着的智慧！我无意自吹自擂。我是想说整个咱们这个阶层。现在，您以为如何：在这具行尸走肉里能够找到哪怕一小块儿，哪怕一丁点儿灵魂吗？不，帕维尔·谢妙内奇，您的确应当看看，这些完全没有思想和理想、就知道吃牛肉的人，他们的脸色却永远讨厌地容光焕发，粗鲁而愚蠢地容光焕发！您想知道他的思维水平吗？喂，过来，活宝！走近一点，让我们欣赏欣赏你的尊容！你张开嘴干吗？你想把鲸鱼吞下去吗。你漂亮吗？你回答：你漂亮吗？”

“漂——亮！”法拉列依忍着哭泣回答道。

奥勃诺斯金捧腹大笑。我感到，我气得浑身哆嗦起来。

“您听见了吗？”福马洋洋得意地扭头看了看奥勃诺斯金，继续说道，“您还会听到更妙的呢！我来是对他进行考试的。您要明白，帕维尔·谢妙内奇，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巴不得把这个可怜的黑痴引入歧途和毁掉才好。也许我责人过严，难免有错，但是我说这话是出于对人类的爱。他刚才跳了个最不成体统的舞。可是这里谁也不管这事。现在您就自己听吧。你回答：你刚才干什么啦？你回答呀，立刻回答——听到没有？”

“跳——舞……”法拉列依说，哭得更厉害了。

“那你跳什么啦？什么舞？你说！”

“喀马林……”

“喀马林！这个喀马林是谁？这个喀马林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这样的回答能让我明白吗？你说呀，也让我们了解了解：你的喀马林到底是什么人？”

“庄——稼——汉……”

“庄稼汉！就是庄稼汉吗？真新鲜！这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庄稼汉啰，既然都为他写了诗，编了舞，这就是说，是一个十分有名的庄

稼汉啰，嗯，回答呀！”

福马需要折磨人。他像猫玩耗子似的，玩着自己的牺牲品；但是法拉列依不吱声，他在嚤嚤啜泣，不明白问他的问题。

“你回答呀！”福马坚持说，“人家在问你呢：他是什么样的庄稼汉？说呀！……老爷家的，官府，服短期劳役的¹¹³，还是部里的？庄稼汉多得很哪……”

“部——里——的……”¹¹⁴

“啊，部里的！您听见了吗，帕维尔·谢妙内奇？新发现的史料：喀马林的庄稼汉是部里的农奴。哼！他到底立了什么丰功伟绩，值得对他如此歌颂和……载歌载舞呢？”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因为事关法拉列依，也就成了一个危险的问题。

“嗯……您……不过……”奥勃诺斯金瞧了一眼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在沙发上怪模怪样地扭来扭去，于是他欲言又止。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福马·福米奇的恶作剧被认为是法律。

“那怎么行，叔叔，如果您不制止这个傻瓜，那他……您听见他绕来绕去想达到什么目的吗？我向您保证，法拉列依准会胡说一气……”我低声向叔叔说道；叔叔正在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最好，不过，福马……”他开始说道，“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福马，这是我的侄儿，他是一个年轻人，学过矿物学……”

“上校，我请您不要用什么矿物学来打断我的话，据我所知，您对矿物学一窍不通，也许，别人也一样。我不是孩子。他将回答我：这个庄稼汉非但不为他的家庭的幸福去劳动，反而喝得烂醉如泥，在小酒馆里喝掉了自己的皮袄，醉醺醺地上街乱跑。大家知道，这就是这首赞美酗酒的诗的内容。您甭担心，他现在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回答了。嗯，你回答呀；这个庄稼汉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我已经提醒你了，把话都塞到你嘴里了。我就是想听你亲自说出来，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以何事名闻天下，他何以能博得这样不朽的名声，以致连那些唱赞美诗的人也在

讴歌他？你说呀！”

不幸的法拉列依发愁地东张西望，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张开嘴，又闭拢，活像一条从水里被拖到沙滩上的鲫鱼。

“我说不出——口！”他在完全的绝望中，终于哼出了一声。

“啊！说不出口！”福马得意洋洋地接着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回答，上校！说不出口，却做得出来？这就是您播种的道德，现在它已生根发芽，您现在……正在给它浇水。但是不必白费口舌！法拉列依，你现在到厨房去。现在我出于对诸位的尊敬，什么也不对您说；但是今天，就在今天，你将受到严厉和痛苦的惩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一次也要你而不要我，那你就留在这里，跳喀马林舞，给老爷太太们取乐吧，而我今天就立刻离开这个家！够啦！我说完了。走吧！”

“您也似乎，太严厉了……”奥勃诺斯金喃喃地说。

“就是，就是，就是！”叔叔叫道。但是又突然打住，不敢吱声。福马阴阳怪气地瞟了他一眼。

“我真感到吃惊，帕维尔·谢妙内奇，”他继续说道，“此事发生后，所有这些当代的文学家、诗人、学者和思想家到底在干什么呢？他们竟不关注俄国老百姓在唱什么歌：俄国老百姓在怎样的歌曲伴唱下跳舞？在此以前，所有这些普希金们、莱蒙托夫们和鲍罗兹德纳¹¹⁵们又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我真感到惊异！老百姓在跳喀马林这个颂扬酗酒的舞蹈，而他们却在讴歌什么毋忘我花！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些更为高尚的歌曲来供老百姓使用，不丢掉他们那些毋忘我花呢？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使他们给我描写庄稼汉吧，也应当描写一种较为高雅的庄稼汉，比如说吧，躬耕田间的农人，而不是那种土包子。但愿他们能描写这样一种纯朴的农村长者，哪怕穿着树皮鞋也罢——我对此并无异议——但他德高望重，足以使——恕我大胆直言——名闻天下的什么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相形见绌。我知道俄国，俄国也知道我¹¹⁶：因此我才说这话。但愿他们能描写这样的庄稼汉，也许他拉家带口，白发苍苍，住在闷热的茅屋里，也许他在忍饥挨饿，但是他心满意足，毫无怨言，他在祝福自己的贫穷，对富人的金钱毫无兴趣。但愿财主为恻隐之心所动，终于把自己的金钱拿出来给他：但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庄稼汉的美德和他的老

爷也许还是达官贵人的美德合而为一、携手并进。农人和达官贵人，在社会阶梯上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可是却终于在美轮美奂的道德上联合了起来——这是一个崇高的思想！要不然，我们看见什么了？一面是毋忘我花，而另一面则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冲出酒馆，在街上乱跑！您说，这里有什么诗意？有什么赏心悦目的东西？智慧何在？风雅何在？道德何在？简直莫名其妙！”

“听了你这一席话，福马·福米奇，我得欠你一百卢布！”叶惹维金兴高采烈地说道。

“他屁也拿不到我的，”他向我悄悄地低声说道，“快捧呀，奉承呀！”

“是啊……您描写得很好。”奥勃诺斯金慢条斯理地喃喃说道。

“就是，就是，就是！”叔叔叫道。他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得意洋洋地望着我。

“开始了一个多有意义的话题！”他搓着手，低声说道，“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真有他的！福马·福米奇，这是我的侄儿，”他兴高采烈地补充道，“他也搞过文学——我给你介绍一下。”

福马·福米奇同刚才一样，对叔叔的介绍丝毫不予理睬。

“看在上帝分上，别再介绍我了！我严肃地请求您。”我用坚决的神情向叔叔耳语道。

“伊凡·伊凡内奇！”福马突然开口道，他把头转过来向着米津契科夫，注视着他，“嗯，我刚才说了一席话：足下有何高见？”

“我？您问我？”米津契科夫吃惊地答道。他那种神态就像人家刚把他叫醒似的。

“对，您，先生。我所以问您，是因为我尊重真正聪明的人的意见，而不是那些可疑的聪明人的信口雌黄。这些人之所以聪明，无非是因为有人不断地介绍，硬说他们是聪明人，是科学家，有时候还特意写信去把他们请来，以便在什么杂耍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让他们登台表

演。”

石头直接扔进了我的菜园¹¹⁷。然而，毫无疑问，福马·福米奇虽然对我根本不予理睬，但是他关于文学的谈话却完全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把我这个所谓彼得堡的科学家和聪明人弄得眼花缭乱，把我歼灭并把我压得粉身碎骨。对此我至少深信不疑。

“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我……同意您的高见。”米津契科夫懒洋洋地、无精打采地答道。

“您老是同意我的意见！简直叫人讨厌，”福马说道，“我坦白告诉您，帕维尔·谢妙内奇。”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转身向奥勃诺斯金继续说道，“如果说我对不朽的卡拉姆辛¹¹⁸有所尊敬的话，那我尊敬的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历史，也不是因为他写了《马尔法总督夫人》和《新旧俄罗斯》，而恰恰是因为他写了《弗罗尔·西林》：这是一部崇高的史诗，这部作品是纯粹人民的，它将万古流芳、永垂不朽！这是一部非常崇高的史诗。”

“就是，就是，就是！这是一个崇高的时代！弗罗尔·西林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我记得我读过；他还赎出了两位姑娘，后来他举首望天，哭了。多么崇高的品德。”叔叔高兴得容光焕发，连连称是。

可怜的叔叔！他怎么也忍不住不参预学术性的谈话。福马狞笑了一声，但没有答话。

“不过，现在他写得挺有趣，”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小心翼翼地说道，“比如说，《布鲁塞尔的秘密》。”

“不见得吧，太太，”福马仿佛十分遗憾地指出，“不久前我读过一部长诗……唔，叫什么来着！《毋忘我花》！也可以说吧，当代作家中，我最喜欢‘文抄公’¹¹⁹——文笔轻松！”

“‘文抄公’！”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叫道，“就是给杂志写信的那位吗¹²⁰？啊，写得多美！多有趣的双关语啊！”

“就是，双关语。可以说，他在做文字游戏。文笔非常轻松！”

“是啊，但他是一个学究。”奥勃诺斯金漫不经心地说道。

“学究，学究——我不反对；但他是一位可爱的学究，美轮美奂的学究！当然，他的想法没有一个经得住认真推敲；但其轻松愉快仍能够吸引人！言之无物——我同意；但他是一个可爱的言之无物者，美轮美奂的言之无物者！你们记得吗，比如说，他在一篇文学专论中向读者宣布，他有自己的地产？”

“地产？”叔叔接茬说，“这太好了！在哪个省？”

福马停下来，注意地望了叔叔一眼，又用原来的声调继续说道：

“嗯，凭心而论：我作为一名读者，有何必要知道他有没有地产呢？有——我当然为您额手称庆！但是这描写得多好，多风趣啊！他思想敏锐、妙趣横生，他才华横溢，这简直是俏皮话的纳尔赞¹²¹！是啊，就应当这样来写！我觉得，我也应当这样写，如果我同意给杂志写稿的话。……”

“也许还更好，您哪。”叶惹维金恭敬地指出。

“甚至文体还铿锵悦耳！”叔叔附和道。

福马·福米奇终于忍不住了。

“上校，”他说，“可不可以请您——当然是非常委婉地请您——不要来妨碍我们，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把我们的话说完。我们的谈话，您是评论不了的，您也没法评论！请您不要来搅乱我们的文学谈话。您去管您的田产，喝您的茶，但是……请您少管文学，我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决不会因您而有所损失！”

这已经超出了任何放肆的极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想了。

“福马，你不是自己也说过铿锵悦耳吗？”被羞辱的叔叔伤心地说。

“对，您哪。但是我讲这话是行家所说，说得恰到好处；而您呢？”

“是的，您哪，我们是带着智慧讲这番话的，”叶惹维金在福马·福米奇身旁转来转去，接茬说，“我们的智慧也不多，只能容纳，也许只够管两个部用吧，要不然的话，再来一个部，我们也对付得了——您瞧，我们的智慧就这么多！”

“这么说，我又胡说八道啦！”叔叔说道，宽厚地笑了一笑。

“您起码认识到啦。”福马说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福马，我不生气。我知道，你作为朋友制止了我，作为亲人，作为兄长。这是我自己允许你这样做的，甚至央求你这样做。这有道理，有道理！这是为我好！谢谢，我虚心接受。”

我已经忍无可忍。在此以前，我总觉得，我根据谣传知道的有关福马·福米奇的一切，难免有所夸张。现在，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惊讶到极点。我简直不相信我自己；我简直无法理解一面是如此放肆，如此无耻地专横；而另一面竟是如此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如此容易上当老实。然而，甚至叔叔也被这种放肆所窘。这是看得出来的……我非常想和福马交交锋，厮杀一番，狠狠地顶撞几句——那时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这个想法使我激昂起来。我在寻找机会，在等待，我把我的帽边都给拗断了。但是机会没有出现：福马对我根本不予理睬。

“你说得对，说得对，福马。”叔叔继续说道，他想极力挽回，哪怕多少消除一些上面谈话的不愉快，“谢谢你直言不讳，福马。应当先通晓某件事情，然后再去议论它。很抱歉！我已经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处境。你试想，谢尔盖，我有一次还考不过人家呢……你们笑了！真的，信不信由你们！可不是吗，我还当真考人家了。我被邀请到一所学校去参加考试，还让我和几个主考人坐在一起，也算是一种荣誉吧，多一个位子。不瞒你说，我心里直打鼓，害怕极了：我什么学问也不懂！怎么办呢？我想，可别把我叫到黑板跟前呀！嗯，可是后来——还没什么，对付过去了；我甚至还提了一个问题，我问：诺亚¹²²是什么人？总之，答得很好，后来用了早餐，还为科学的繁荣喝了香槟酒。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福马·福米奇和奥勃诺斯金放声大笑。

“后来我自己也笑了，”叔叔大声说道，非常忠厚地笑着，看到大伙

都很快活，他也高兴了，“不，福马，豁出去了！我干脆给大伙逗个乐得了。我给你们说说，有一次我是怎么出丑的……信不信，谢尔盖，那时我们驻扎在克拉斯诺果尔斯克……”

“请问，上校：您这个故事要讲很久吗？”福马打断了他的话。

“哎呀，福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呀，准让你笑破肚皮。你听我说呀，这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来说我是怎么出丑的。”

“我永远非常高兴听您讲这一类故事。”奥勃诺斯金打着哈欠说道。

“没有办法，非听不可啦。”福马决定道。

“真的，这太好了，福马。我想说说有一次我是怎么出丑的，安菲莎·彼得罗芙娜。你也听听，谢尔盖；可以引以为戒。我们那时驻扎在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叔叔兴高采烈地开始说道，他说得很快、很急，加进了数不清的插入句，每逢他要讲什么故事以取悦听众的时候，总是这样）。我们刚到，当晚我就去看戏。库罗帕特金娜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演员；后来她和一个名叫兹维尔科夫的骑兵上尉私奔了，戏没有演完；只得把幕布落下……再说兹维尔科夫，这家伙真鬼，喝酒，出洋相，倒不是说他是个醉鬼，而是说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但是他一灌足了酒，就把什么都忘了：连他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是哪国人——总之，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就这么着，我坐在剧场里看戏。休息的时候，我站起来，碰到一个我过去的朋友柯尔诺乌霍夫。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有的青年。可不，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有五六年不见了。嗯，他跟一伙人在一起，挂满了十字勋章；我不久前听说，他如今已是四等文官了；已经转到文职机关工作，当上了大官……嗯，不用说，我们非常高兴。彼此问长问短。在包厢里，挨着我们坐的还有三位女士；坐在左面的那一位，那个丑啊，简直天底下少有……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女人，是一家之母，她使自己的丈夫得到了幸福……可是我呀，却像个傻瓜，贸然问柯尔诺乌霍夫道：‘你说，哥们，你不知道这是哪来的丑八怪吗？’‘哪个？’‘就是这个。’‘这是我表姐呀。’呸，见鬼了！你们想想我当时的处境！我为了挽回局面，又说：‘不，不是这个。瞧你这眼睛！我是说坐在那边的那个：这是谁呀？’‘这是我姐姐。’呸，这下糟糕透啦！而他的姐姐偏偏像朵鲜花似的十分漂亮；袒胸露臂，别着胸针，戴着手套和手镯——总而

言之，坐着像个天使似的；后来她嫁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名叫佩赫京；她是跟他私奔的，未经允许就结了婚；嗯，可现在却十分美满：日子过得很富裕，两家的父亲也欢喜不尽！……言归正传：我简直不知道该往哪个地缝里钻了，我叫道：‘不，不是这个！’‘坐在中间的那个？’‘对，坐在中间的。’‘她呀，老弟，这是内人……’咱们关起门来说：真是秀色可餐，非一般女子可比！我恨不得一口把她吞到肚里去……我说：‘嗯，你过去见过傻瓜吗？瞧，他就在这里，坐在你面前，他的脑袋也在这里：砍吧，别舍不得！’他笑了。看完戏以后，他向她们介绍了我，很可能，把这件事也向她们说了，这淘气鬼。大家都放声大笑！不瞒你们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度过一个夜晚。你瞧，福马老兄，一个人有时也不免会出丑的！哈哈哈哈哈！”

但是可怜的叔叔白笑了：他徒然地将他那快乐的、善良的目光不断地环顾四周；对他快乐的故事的回答是死一般的沉默。福马·福米奇阴阳怪气地坐着，默然不语，大家也跟着他，不敢吱声；只有奥勃诺斯金微微一笑，他预见到将要给予叔叔的申斥，叔叔不好意思了，红了脸。而福马希望看到的正是这个。

“您说完了吗？”他终于威严地向羞愧的叔叔转过身来，问道。

“完了，福马。”

“高兴吗？”

“高兴什么呀，福马？”可怜的叔叔伤心地说道。

“您现在舒服点了吗？您搅乱了朋友们的愉快的文学谈话，打断了他们，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渺小的自尊心，您满意了吧？”

“得了，福马！我给你们大伙逗个乐，可你……”

“逗乐？”福马突然面红耳赤地叫道，“您只会使大家丧气，而不是逗乐。逗乐！您知道吗，你的故事几乎是不道德的？我且不说它是猥亵的——这还用说吗……您刚才宣称，以一种罕见的粗鲁的感情宣称，您嘲弄无辜，取笑一位高尚的贵族女子，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她未能博得您的欢心。您还想迫使我们，迫使我们笑，也就是说对您随声附和，附和您那粗俗的、猥亵的举动，您所以敢这样做，无非是因为您是这里的

一家之主！上校，悉听尊便，您可以去为自己寻找趋炎附势的食客、不要脸的拍马屁者，与您沆瀣一气的同伙，您甚至可以写信到很远的地方去把他们请来，以此加强您的扈从，以损害襟怀坦白和高尚的率直的情操。但是福马·奥皮士金将永远不会做您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食客。别的我不敢说，这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哎呀，福马！你不了解我的意思，福马！”

“不，上校，我早就对您了如指掌，早就把您看透了！您自命不凡，不可一世；您现在又觊觎您所不能企及的俏皮，但是您忘了俏皮碰上自命不凡就将锋芒顿失。您.....”

“你别说了，福马，看在上帝分上！当着这么多人，你怎么好意思.....”

“上校，看见这一切叫人不能不伤心，既然看见了就不能沉默。我穷，我住在您母亲这儿。人家兴许会想，我沉默是为了对您阿谀奉承；我不希望有什么黄口小儿把我当作是您的死皮赖脸的食客。也许，我刚才到这里来以后，甚至故意增加了我的真诚的坦率，故意不得不表现得甚至有点粗暴，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您自己置我于这样的境地。您对我太傲慢了，上校。人家可能会把我当作您的奴隶，您的食客。您巴不得在陌生人面前贬低我，殊不知我与您是平等的，听见了吗？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也许吧，我住在您家乃是我赏您的脸，而不是您赏我什么脸。人家贬低我：因此，我必须自吹自擂——这叫作当仁不让！我不能不说，我必须说，我应该立刻提出抗议，因此我才直截了当地向您宣布，您的嫉妒心实在太重了！比如说，您看见一个人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无意地表露了自己的知识、博学和趣味，对此您就感到懊丧，您就熬不住了：‘让我也来表现一下自己的知识和趣味吧！’请问，您有什么趣味？您对于美所懂得的——请恕我直言，上校——比如说吧，就如一头公牛对于牛肉所懂得的一样多！我承认——这未免尖锐、刻薄了点儿，但起码这是爽直的和正确的。这些话，您在您的那些拍马逢迎的人那里是听不到的，上校。”

“唉，福马！.....”

“问题就在这个‘唉，福马！’看来忠言逆耳啊。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这个。现在请您允许我也给大伙多少逗个乐。总不能老让您一人出

风头呀。帕维尔·谢妙诺维奇！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面海怪？我已经观察他久矣。您仔细看看他：他想把我一口吞下去，活活吃掉哩！”

他这是说加弗利拉。这位老仆站在房门口，果真在十分伤心地望着人家在怎样申斥他的老爷。

“我也想演场戏给您消遣消遣，帕维尔·谢妙内奇。——喂，黑老鹅，你过来！劳驾，您走近点儿，加弗利拉·伊格那吉奇！¹²³您知道吗，帕维尔·谢妙内奇，这位就是加弗利拉；由于他的无礼，正勒令他学习法语，以示惩戒。我也像俄耳甫斯¹²⁴一样，准备来驯化这里的习俗，不过不是用歌曲，而是用法语。喂，法国人，舍马冬先生——他最讨厌人家叫他舍马冬先生了——功课准备好了吗？”

“背会了。”加弗利拉垂头丧气地答道。

“那парле-ву-франсэ？”¹²⁵

“Вуй, мусье, же-ле-парль-эн-пе……”¹²⁶

我不知道是因为加弗利拉在念这个法文句子时的忧郁表情呢，还是因为大家猜到了福马希望大家笑，反正加弗利拉一张嘴，大家就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将军夫人也笑了起来。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倒在沙发背上，用扇子挡住脸，咯咯咯地尖声笑起来。最可笑的是，加弗利拉看到考试变成了这副模样，实在忍不住了，啐了口唾沫，责备地说：“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还受这样的耻辱！”

福马·福米奇陡然变色。

“什么？你说什么？你放肆！”

“不，福马·福米奇，”加弗利拉尊严地答道，“我的话不是放肆，我是一个奴才，也不应当在你这个天生的老爷面前放肆。但是每个人在自己身上都带有上帝的形象，都是仿照上帝的模样造成的。我已经活了六十二岁。我父亲还记得那个恶棍普加乔夫，我的爷爷是和老爷马特维·尼基吉奇（愿上帝让他早升天堂）一起，在一棵白杨树上被普加乔夫吊死的，为此，先父受到已故老爷阿法那西·马特维依奇与众不同的尊敬¹²⁷：他做过老爷的随从，并以管家而终天年。至于我，福马·福米奇

先生，虽然是老爷的一名奴才，但是我有生以来还没受过像现在这样的耻辱！”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加弗利拉摊开双手，垂下了脑袋。叔叔不安地注视着他。

“唉，得了，得了，加弗利拉！”他叫道，“你少说两句吧，得啦！”

“没什么，没什么。”福马的脸色略显苍白，他强打起笑容说道，“让他说下去；要知道，这都是您的成果呀……”

“我都说出来，”加弗利拉异常激愤地继续说道，“我什么也不隐瞒！捆住双手，捆不住舌头！我在你面前，福马·福米奇，不过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罢了，一句话：奴才。可是你连我也要欺侮！我在你面前勤勉恭敬、奴颜卑膝，无非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奴才，我理应战战兢兢地去学习我的一切份内之事。你一坐下来写书，我就给一切闲杂人等挡驾，因为这是我份内应做的事。需要伺候你的事——我都心甘情愿地完成。可不然，我活了这大把年纪，却要我放洋屁，去丢人现眼！而且现在我连下房也不敢去了。一进去人家就说：‘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不，福马·福米奇先生，不是我一个傻瓜现在这么说，而是所有的好心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说，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我们的老爷在您面前简直成了孩子；他们说，您虽然是将门之子，而且您自己也差一点当上将军，可是您却为人狠毒，像一个，怎么说呢，真正的泼皮。”

加弗利拉说完了。我简直高兴得要发疯。在普遍的骚乱中，福马·福米奇正襟危坐，气得脸色发白，好像还没有从加弗利拉的突然袭击中清醒过来；好像他此时此刻还在思索：他到底应当发怒到何种程度？最后终于爆发了。

“怎么！他敢骂我——骂我！这简直是造反嘛！”福马尖声叫道，从座位上跳起来。

将军夫人也跟在他后面跳了起来，拍手拍脚地大惊失色，掀起一阵慌乱。叔叔急忙把闯了大祸的加弗利拉拉出去。

“给他戴上镣铐，戴上镣铐！”将军夫人叫道，“马上把他带到城里

去，送他去当兵，叶戈鲁什卡！要不然，你甭想得到我的祝福。马上给他戴上木枷，送去当兵！”

“怎么，”福马叫道，“一个奴才！一个小丑！一个下流东西！他竟敢骂我！他，他，一个给我擦靴子的！他竟敢叫我泼皮！”

我异常果断地走上前去。

“不瞒您说，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加弗利拉的意见。”我说，直视着福马·福米奇的眼睛，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为我这一举动大吃一惊，起初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他叫道，终于狂暴地向我扑来，用他那充满血丝的小眼睛紧盯着我，“你是什么人？”

“福马·福米奇……”完全不知所措的叔叔开口说道，“这是谢辽查，我的侄儿……”

“科学家！”福马嚎叫道，“原来科学家就是他？Либертээгалитэ-фратернитэ¹²⁸！Журнальде-деба！¹²⁹不，老弟，你胡扯！这不是在萨克森！这里不是彼得堡，你休想招摇撞骗！我压根儿不把你的什么де-деба放在眼里！你有де-деба！可是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不，哥们，休想！’科学家！你知道的东西，我忘掉的还比你多六倍！什么破科学家！”

如果人家不拦住他，我觉得，他准会扑到我身上来，用拳头揍我。

“他喝醉了。”我说，莫名其妙地环视着四周。

“谁？我？”福马断喝一声，声音都变了。

“对，您！”

“我喝醉了？”

“你喝醉了。”

福马受不了啦。他尖叫一声，好像有人动手宰他似的，冲出了房间。将军夫人本来似乎想要晕过去，但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跟在福马·福米奇后面跑出去为好。大家也跟在她后面跑了出去，而叔叔则跟在大家后面。等我清醒过来，向四下一望，看见屋里只有叶惹维金一人。他微笑着，搓着自己的双手。

“您不久前曾答应讲讲伪君子的故事。”他用委婉的声音说道。

“什么？”我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您不久前曾答应讲讲伪君子的故事……一个笑话，您哪……”[130](#)

我跑到露台上，又从那里跑进花园。我的脑袋都晕了。

八 求爱

我在花园里徘徊了大约一刻钟，十分气忿，对自己非常不满，我在考虑我现在该怎么办？夕阳开始西下。蓦地，在弯进浓荫密布的林荫小道的一个拐角处，我面对面地遇见了娜斯金卡。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手里拿着手帕，在擦眼泪。

“我在找您。”她说。

“我也在找您，”我回答她道，“请您告诉我：我是不是在疯人院？”

“根本不是在疯人院。”她注视着我，生气地说。

“既然如此，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在基督面上，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叔叔现在上哪去了？我可不可以到那儿去。遇到您我非常高兴：也许，您可以对我有所指教吧。”

“不，您还是不去为好。我自己刚从他们那里来。”

“他们在哪？”

“谁知道？也许又跑到菜园去了吧。”她气忿地说道。

“去什么菜园？”

“这是在上星期，福马·福米奇曾经叫嚷，他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他突然跑到菜园，从窝棚里拿出铁锹，就开始翻地。我们大家都奇怪：别是发疯了吧！他说：‘为了不让有人以后责备我白吃面包，我现在来翻地，把我在这里吃的面包挣回来，然后再走开。瞧，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那时候大家都哭了，就差点没在他面前跪下，想从他手里把铁锹夺下来；可是他仍旧在翻；把所有的芜菁全给挖了出来。将就了他一次——也许他现在又来这一套了。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而您……您讲这事的时候居然如此冷静！”我非常气忿地叫道。

她目光熠熠地瞥了我一眼。

“请您原谅，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不……不知道。”她答道，脸红了，在她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令人难堪的表情。

“请您原谅我，”我继续说道，“我现在心情不好，我觉得，这话不应当我来说……特别是跟您……但是反正一样！依我看，谈这类事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不瞒您说……就是说，我想告诉您……您知道叔叔的意图吗？他命令我向您求婚……”

“啊，简直胡说八道！请您别说这个了！”她急忙把我的话打断，满脸绯红。

我大惑不解。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要知道，这是他写信告诉我的呀。”

“他写信给您了？”她急忙问道，“唉，这人真是！他怎么答应来着，还说不写呢！简直胡说八道！上帝，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请饶恕我，”我嗫嚅道，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也许，我出言不慎，太冒昧了……但是时不待人！您想：咱们已经四面楚歌……”

“啊，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别道歉！真的，我听到这话心里本来就

够难受的了，同时，您试想：我自己也想同您谈谈，打听点事儿……唉，多气人！他居然写信给您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的上帝，这人呀真是！而您居然信以为真，就忙不迭地跑到这里来了？您也真是！”

她没有掩饰自己的懊丧。我的处境十分狼狈。

“不瞒您说，”我十分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还以为……”

“啊，您还以为？”她轻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带着轻微的讥诮说道，“我说您能把他写给您的信给我看看吗？”

“好吧，您哪。”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不要见怪；伤心事本来就够多的了！”她用请求的声音说道。与此同时，她那美丽的嘴唇上轻轻掠过一丝嘲弄的微笑。

“啊！请您别把我当作傻瓜！”我激昂地叫道，“但是，也许，您对我抱有成见吧？也许，有人向您说了我不少坏话？也许，您因为我刚在那里出了丑吧？但是这没什么——我向您保证。我自己明白，我现在站在您面前有多么傻！请您不要笑话我！我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些什么……这一切都怪我只有倒霉的二十二岁！”

“啊，我的上帝！这有什么呢？”

“怎么这有什么？要知道，谁像我这样只有二十二岁，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说，前不久我冲到房间中央，或者像现在这样站在您面前……这是一个十分该死的年龄！”

“啊，不，不！”娜斯金卡答道，差点没笑出声来，“我相信，您又善良、又可爱、又聪明，真的，我说这话完全出于真心！但是……您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不过，这可以纠正嘛。”

“我觉得，我的自尊心要多强有多强。”

“嗯，不。就是刚才，当您脸红的时候——为什么呢？就为了进门

的时候绊了一跤！……您的善良的、宽宏大量的叔叔为您做了那么多好事，您有什么权利取笑他呢？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可笑转嫁到他的头上去呢？这是不好的，可耻的！这不会给您增加光彩，不瞒您说，那时候，我觉得您非常可恶，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话！”

“这话很对！我是个蠢才！不仅如此：我还做了卑鄙的事！您看出了这一点，也就是对我的惩罚！您骂我吧，笑话我吧，但是我说，您也许终于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我被一种奇怪的情感所支配，补充说道，“您对我还不大了解，以后，当您了解得更多一点的时候，那时候……也许……”

“看在上帝的分上，咱们别说这个了！”娜斯金卡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叫道。

“好，好，咱们不说！但是……我能在哪见到您呢？”

“怎么在哪儿见到？”

“但是总不可能咱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看在上帝分上，请您给我定个约会，哪怕今天也行。不过现在天已经黑了。嗯，如果可以的话，就明天早晨，早一点儿；我将特地嘱咐早一点把我叫醒。您知道吧，在那里，在池塘边，有一个亭子。我记得的，我认识路。因为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约会！但这是干吗呢？我们不是本来就在说话吗。”

“但是我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我先去听听叔叔怎么说。因为他总该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到那时候，也许，我会告诉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不！没必要，没必要！”娜斯金卡叫道，“让咱俩现在就把话一下说完，以后别再提它了。您别往那个亭子白跑：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去的，请您把脑子里那些胡思乱想统统扔掉吧——我认真地请求您……”

“那么说，叔叔这样对我简直像个疯子了！”我十分懊丧地叫道，“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叫我回来呢？……但是，您听，在嚷嚷什

么？”

我们离屋子很近。从开着的窗户传出一声尖叫和一些不寻常的喊叫声。

“我的上帝！”她说，脸色苍白，“又来了！我早就预感到啦！”

“您预感到了？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我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我没有丝毫权利。但是为了大家的幸福，我还是决定向您提出这个最后的问题。请您告诉我——我这就死了心——请您坦白告诉我：叔叔是不是爱上了您？”

“哎呀！请您把这个胡思乱想从脑子里永远扔掉吧！”她恨得面红耳赤地嚷嚷道，“您居然也说这种话！如果他当真爱上了我，他就不会让我嫁给你了，”她带着苦笑补充道，“您根据什么，这是根据什么呢？难道您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吗？您听见这些叫声了吗？”

“但是……这是福马·福米奇……”

“对，这当然是福马·福米奇，但现在事情却由我而起，因为他们也跟您一样说着同样无耻的话；他们也怀疑他爱上了我。就因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穷姑娘，在我脸上抹黑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他们却想让他娶另一个女人，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硬要他把我撵回家去，撵到我父亲那里去。而他呢，一有人向他提起这事，就立刻控制不住自己，甚至把福马·福米奇撕成碎片也在所不惜。现在他们在嚷嚷的就是这事，我早就预感到他们在谈这事了。”

“那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说，他非娶这个塔姬雅娜不可了？”

“娶哪个塔姬雅娜？”

“就是娶那个傻大姐呀。”

“她根本就不是傻大姐！她很善良。您没有权利这么说她！她有一颗高尚的心，比许多别的人都高尚。她不幸，这不是她的错。”

“对不起。咱们假定您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主要的一点上

您是否错了呢？我发现他们对您的父亲很好，您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他们非常生您的气，甚至想把您撵走，那他们也就该生他的气呀，对他也就不会那么好啦。”

“难道您就看不出来，我父亲为我做了些什么吗？他像个小丑似的在他们面前转来转去。他们所以让他进来，正因为他巴结上了福马·福米奇。由于福马·福米奇本人也当过小丑。因此他非常得意他现在也有了一名小丑。您猜怎么着：我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谁？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为了我一个人。他自己毫无必要，为了自己他绝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在有些人眼里，他也许很可笑，但他是一个高尚的，非常高尚的人！他想，天知道为什么，也完全不是因为我在这一拿的薪俸好，请您相信；他想，我还是留在这里，留在府上好。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把他的念头打消了。我毅然决然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因此他就来了，如果万不得已，他就带我走，哪怕明天走都成，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想把我一口吃掉，我肯定，他们在那里现在又在嚷嚷我的事了。他们因为我而折磨他，他们会把他毁掉的！而他等于是我的父亲——您知道吧，甚至比我的亲父亲还亲！我不想等下去了。我比别人知道得多。明天，我明天就走！也许我一走，他们说不定会把他和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婚事暂时延期……瞧，我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您了。请您把这事也告诉他，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他说话：有人在监视我们，特别是那个佩列佩莉岑娜。请您告诉他，叫他别为我担心，就说我宁可吃黑面包和住在父亲的茅屋里，也不愿使自己成为他在这里受折磨的原因。我是个穷姑娘，也应当像个穷姑娘似的活着。但是，我的上帝，嚷得多凶，喊得多凶呀！那儿又在干什么呢？不，不管怎么样，我这就到那儿去！我要把这一切向他们当面说出来，爱出什么事就出什么事好了！我必须这样做。别了！”

她急忙走了。我站在原地，充分认识到我刚才扮演的那个角色的滑稽可笑。我简直不知道现在这一切究竟会怎么解决。我很可怜这个穷姑娘，又为叔叔感到担心。陡地，加弗利拉出现在我身旁。他手中仍旧拿着自己那个小本。

“请您到叔叔那里去！”他用闷闷不乐的声音说道。

我清醒了过来。

“到叔叔那里去？他在哪？他们现在在怎么对付他？”

“在茶室里。就是刚才您喝茶的那地方。”

“谁跟他一起？”

“就一个人。在等。”

“等谁？等我？”

“他派人去请福马·福米奇了。我们的好日子完啦！”他补充道，深深地叹了口气。

“请福马·福米奇？哼！其他人呢？太太在哪儿？”

“在自己屋里。她晕过去了，现在晕晕呼呼地躺着，在哭。”

我们一面这么谈着，一面走到了露台。院子里已经几乎全黑了。叔叔果然是一个人，就在我跟福马·福米奇交过锋的那间屋里，正在大踏步地走来走去。桌上点着蜡烛。他一看见我，就跑到我跟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脸色苍白，喘气很重；他的两手在哆嗦，有时，一阵神经质的战栗跑遍他全身。

九 将军阁下

“我的朋友！一切都完啦，一切都完啦！”他用一种悲伤的半低声说道。

“叔叔，”我说，“我听见一阵喊叫。”

“喊叫，老弟，喊叫；各种各样的喊叫都有！妈晕过去了，现在一切都闹得人仰马翻。但是我打定了主意，而且要坚持到底。我现在谁也不怕，谢辽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也有个性——非得让他们看看不可！因此我特意派人去找你，希望你能帮助我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我的心都碎了，谢辽查……但是我应该，我必须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正义是铁面无情的。”

“但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叔叔？”

“我要和福马一刀两断。”叔叔斩钉截铁地说。

“叔叔！”我高兴地叫道，“您再不能想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如果我能多少有助于您的决定，那.....我将永远听候您的吩咐。”

“谢谢你，老弟，谢谢你！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决定啦。我在等福马，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不是他就是我！我们必须一刀两断。或者是明天福马·福米奇离开这个家，要不，我发誓，我就抛弃一切，重新去当骠骑兵！他们会要我的，给我个骑兵营。这一套都去它的！现在一切都要面目一新！你还拿着那个法文本干吗？”他对加弗利拉怒气冲冲地叫道，“扔了它！把它烧了，踩了，撕了。我是你的主人，我命令你，不许你学习法语。你不能，也不敢不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的主人，而不是福马·福米奇！”

“谢谢上帝！”加弗利拉自言自语地嘟哝道。看来，事情还非同儿戏。

“我的朋友！”叔叔激动地继续说道，“他们硬要我做我不可能做的事！你来给我评评理；你现在站到他和我的中间，做一名不偏不倚的法官。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在向我要求什么，而且他们终于正式提出了要求，把一切都说不出来了！但是这是仁爱、情操、荣誉所不许的.....我来把一切都告诉你，但首先.....”

“我已经都知道了，叔叔！”我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我猜.....我刚才同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谈过了。”

“我的朋友，关于这事，现在一个字也别提，一个字也别提！”他好像害怕似的急忙打断了我的话，“以后我会亲自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但是暂时.....怎么？”他向走进来的维多普利亚索夫叫道，“福马·福米奇在哪？”

维多普利亚索夫前来通报说，福马·福米奇“不愿意来，因为他认为这个要求是十分无礼的，因此福马·福米奇对此非常生气，您哪”。

“把他拉来！拖来！叫他滚到这儿来！硬把他拽来！”叔叔跺着双脚叫道。

维多普利亚索夫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主人这样暴跳如雷，他害怕地悄悄溜走了。我觉得很奇怪。

“一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如果一个有这样性格的人居然会如此恼怒和作出这样的决定。”

有几分钟，叔叔一声不响，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好像在和自己斗争。

“你还是别把本子撕了，”他终于对加弗利拉说道，“你先在这儿等着：也许还有事差遣你。——我的朋友！”他又向我转过身来，补充道，“我现在大概嚷嚷得太凶了吧。一切事情都应当做得既尊严又勇敢，但是不要嚷嚷，不要使人难堪。就是这样。我说谢辽查：如果你离开这里，是不是更好呢？对你反正一样。以后我会亲自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啊？你以为怎么样？请你为我做到这一点，好吗？”

“您害怕了，叔叔？您后悔啦？”我注视着他说道。

“不，不，我的朋友，我不后悔！”他加倍激动地嚷道，“我现在再也不怕什么了。我采取了断然的，最最断然的措施。你不知道，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向我要求什么！难道我应该同意吗？不，我要据理力争！我要奋起反抗和据理力争！我早就应该据理力争！但是你知道吧，我的朋友，我后悔的是不该把你叫来：你如果在这里，你将成为，怎么说呢，你将成为福马·福米奇受辱的目击者，他会感到难堪的。你明白吧，我想婉言拒绝他，请他走，不加任何侮辱。但是不侮辱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事情弄到这步田地，哪怕再甜言蜜语，总是使人难堪的。我是个粗人，没有受过教育；也许我犯起傻来，胡说一气，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他毕竟为我做过许多事……你走吧，我的朋友……你瞧，已经把他带来了，带来了！谢辽查，我求你，你出去吧！我以后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你出去吧，看在基督分上。”

正当叔叔把我支到露台去的那一瞬间，福马走进了房间。但是很抱歉：我没有走开；我决定留在露台上，那里很黑，因此，从房间里很难看到我。我决定偷听。

我不想说任何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我敢大胆说，我在这露台上站了这半小时，居然没有失去耐心，我认为我是立下了一件经过百

般煎熬的丰功伟绩。从我站着的地方不仅听得清楚，甚至也看得清楚：门是玻璃的。现在请诸位想象一下福马·福米奇的模样吧：他被勒令前来，如果拒绝，便强迫他来。

“是我的耳朵听到了这样的威胁吗，上校？”福马一面走进房间，一面嚷道，“您叫人这样转告我的吗？”

“对，是你的，是你的耳朵，福马，你安静点儿，”叔叔勇敢地回答，“你坐下，咱们严肃、友好、兄弟般地谈谈。坐呀，福马。”

福马·福米奇威严地坐到安乐椅上。叔叔用迅速的、不均匀的步子在屋里走来走去，显然，他在为难，不知道怎样开口。

“正是兄弟般地，”他重复道，“你会了解我的，福马，你不是小孩了；我也不是小孩——一句话，咱俩都上了年纪……嗯！你知道吧，福马，咱们在某些问题上……对，正是在某些问题上咱俩意见不合，因此，福马兄，咱俩还不如分手的好！我坚信，你为人高尚，你希望我好，因此……何必多说呢！福马，我永远是你的朋友，对此，我可以指天发誓！这是一万五千银卢布¹³¹；这是我所有的一切，老兄，最后一点老底都掏出来了，把家里人搜刮一空。你就大胆收下吧！我应该，我有义务使你的生活得到保障。这里几乎都是期票，现金非常少。你就大胆收下吧！你什么都不欠我的，因为我永远还不清你曾经为我所做的一切。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现在，咱俩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意见不合……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在你觉得方便的时候……咱们分手吧。你就到咱们的县城去，福马，总共才九俄里，那里有一幢小房子，就在教堂后面的头一条胡同里，有绿色的百叶窗，这是牧师未亡人的一幢很漂亮的小房子；好像专为你盖就似的。她想出让。我想替你把它买下来，不算在这个钱数之内。你就搬到那里去住，离我们也不远。你可以在那里搞你的文学和科学：成名成家……那里的官员一个个都是高尚的、殷勤好客的、大公无私的；大司祭是一位学者。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家来做客——咱们从此像在天堂里一样生活！你愿意吗？”

“原来在这样的条件下驱逐福马！”我想，“叔叔把钱的事瞒着我。”

长时间地笼罩着深深的沉默。福马坐在安乐椅上，好像惊呆了。他

一动不动地望着叔叔，看来，叔叔也被这个沉默和这个目光弄得局促不安起来。

“钱！”福马终于用一种做作的、衰弱的声音说道，“钱在哪里，这些钱在哪里？把它们拿来，快拿到这里来！”

“这是钱，福马，最后一点老底了，一万五千整，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这里有钞票，也有期票——你自己会看到的……给！”

“加弗利拉！你把这钱拿去，”福马温和地说道，“老人家，这些钱你也许会有用的。——不过，不！”他陡然大叫起来，其中还夹杂着一一种异样的尖叫声，他从安乐椅上跳起来，“不！先把它给我，把这些钱给我，加弗利拉！把它给我，把它给我！把这些百万家私给我，让我用我的脚踩它，给呀，让我把它撕了，吐上唾沫，把它扔了，污辱它，使它名誉扫地！居然，居然送给我！收买我，让我走出这个家！这话是我听到的吗？我居然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瞧吧，瞧吧，这就是您的百万家私。您瞧着：瞧吧，瞧吧，瞧吧，瞧吧！福马·奥皮士金就是这样来对付您的，如果您在此以前还不知道这个的话，上校！”

福马把一整包钱扔得满屋子都是。有意思的是，他一张票子也没撕掉，一张也没吐上唾沫，虽然他吹嘘要这么干；他不过把它们略微揉皱一点，而且干得相当小心。加弗利拉急忙跑去把钱从地板上拾起来，后来，待福马走后，又小心翼翼地交给了主人。

福马的举动把叔叔完全惊呆了。他反过来，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毫无表情地张大了嘴。与此同时，福马又坐到安乐椅上，气喘吁吁，好像万分激动。

“你是一个崇高的人，福马！”叔叔终于清醒过来，叫道，“你是人民中间最高尚的人！”

“这我知道。”福马答道。声音虽然微弱，但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威严。

“福马，请饶恕我！我在你面前是个卑鄙下流的东西，福马！”

“对，在我面前。”福马点头称是。

“福马，我感到奇怪的不是你的高尚，”叔叔兴高采烈地继续说道，“而是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无礼、盲目和卑鄙，居然会在这样的条件下送钱给你？但是，福马，有一点你想错了：我根本不是收买你，给你钱，让你离开这个家。我无非是希望，你走以后手里有点钱，不致感到拮据。这点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准备跪下，跪下请求你宽恕。福马，如果你愿意。我立刻就跪在你面前……只要你愿意……”“我不需要你跪下，上校！……”

“但是，我的上帝！你想：福马，我刚才热昏了头，惊呆了，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你说呀，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怎样才可以弥补这个侮辱？你教教我吧，你说吧……”

“已经无力挽回了，上校！请您相信，明天我就离开府上，一刀两断。”

说完，福马就从安乐椅上慢慢站起来。叔叔恐惧地急忙上前扶他重新坐下。

“不，福马，你不能走，请你相信！”叔叔叫道，“不要再说什么一刀两断了，福马！你不能走，要不我就跟你到天涯海角，只要你不饶恕我，我就一直跟着你……我发誓，福马，我说到做到！”

“饶恕您？您有罪？”福马说道，“但是您可明白您对我犯了什么罪吗？您可明白您在这里现在供我吃喝，也构成了您对我的犯罪吗？您可明白您刚才用一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毒化了我在府上用过的全部面包吗？您刚才数落我吃过府上的面包，我吃过的每一口面包都成了您数落的对象；您刚才向我证明，我在府上不过是一名奴才，一个用人，一个给您擦皮靴的人！可是我由于心地纯洁，还一直以为我住在府上是作为您的朋友和兄长哩！不是您自己鼓起您那毒蛇般的如簧之舌，成千次地向我保证您的兄弟般的情谊吗？您干吗要隐秘地给我罗织罪名，把我像个傻瓜似的骗进这个网里呢？您干吗要在暗中挖掘陷阱，刚才您又亲自把我推进去呢？您干吗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拧下我的脑袋，就像拧下一只公鸡的脑袋似的，就因为……嗯，哪怕是，比如说吧，就因为它不会下蛋呢？对，正是这样！我赞成这个比喻，上校，虽然它不免土气，也颇似当代文学的庸俗的口吻；我所以赞成这个比喻，就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您的责难的全部无聊；我在您面前之所以有罪，无非是像那只假设的公鸡

一样，因为不会下蛋，因而没能讨得它的没有脑子的主人的欢心！得了吧，上校！难道能对自己的朋友和兄弟用金钱作为酬报吗——又酬报什么？究竟酬报什么呢？他说：‘给，我的敬爱的兄长，我对你感恩匪浅：你甚至还救过我的命。给你几枚犹大¹³²的银币，不过你得离开我，给我滚蛋！’多么天真！您对待我的态度又多么无礼！您以为我嗜钱如命，其实我除掉祝您万事如意以外别无他求。哦，您使我多么痛心呵！您玩弄了我的十分高尚的感情，就像一个小男孩在玩一种什么投钉游戏似的¹³³！上校，我很早以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感到被您的面色憋得喘不过气来，感到难以下咽！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您的鸭绒褥子硌得难受，而不是觉得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您的糖和糖果对我来说像是克恩的辣椒¹³⁴，而不是糖果！不，上校，您一个人过吧，您一个人去享福吧，让福马背上行囊、忍辱负重地去走自己的路吧。必须这样，上校！”

“不，福马，不！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被弄得完全手足无措的叔叔呻吟道。

“对，上校，对！一定要这样，因为必须这样。明天我就离开你们。请您把您的百万家私撒在地上，请您用钞票铺在我要走的整个路上，铺在一直到莫斯科的整条大路上——我将骄傲地、轻蔑地踏着您的票子前进。我的这只脚，上校，将要践踏、弄脏、踩坏这些票子，福马·奥皮士金靠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就足够果腹！我说了并且证明了！别了，上校，别——了，上校……”

福马又慢腾腾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

“饶恕，饶恕我吧，福马！请忘了吧！……”叔叔用央求的声音重复道。

“‘饶恕’！但是我的饶恕对您有什么用呢？嗯，好吧，就算我饶恕您吧：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不饶恕，而且我现在也已经差不多饶恕您了。但是您不妨想想：如果我现在仍旧留在府上，哪怕一分钟也罢，这是否多多少少符合人之常情和我的高尚的情操呢？要知道您曾经赶我走啊！”

“符合的，符合的，福马！请您相信，这是符合的！”

“符合的？但是现在我们彼此是否平等呢？难道您就不明白，可以说吧，我已经用自己的高尚压倒了您，而您自己也用您那卑劣的行径压倒了您自己吗？您被压倒了，而我却青云直上。平等究竟在哪里呢？难道没有这样的平等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吗？我说这话，内心感到无限悲痛，而绝不是像您也许在想的那样，高踞于您之上而洋洋自得。”

“但是，我内心也感到无限悲痛，福马，请你相信……”

“难道这就是那个人吗，”福马接着说，严厉的声调一变而为和颜悦色，“这就是我多少次夜不成寐地为他祝祷的那个人吗！常常，在那不眠之夜，有多少次我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对自己说：‘现在他正在安睡，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就别睡了，福马，为了他，你应当醒着；也许你还能想出一点什么来，为了这个人的幸福。’这就是福马在他那不眠之夜所想的，上校！而这个上校却这样来报答他！但是够啦，够啦！……”

“但是，我绝不会辜负你，福马，我会重新得到你的友谊的——我向你发誓！”

“您绝不辜负我？保证又在哪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将宽恕您，甚至还会爱您；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高尚的人，我不由得鄙视您。我应该，我有责任鄙视您；为了道德我责无旁贷，因为——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使自己蒙受了耻辱，而我却做出了一件最高尚的行为。您说，您那伙人中间有谁干得出这种类似的行为？他们中间有谁会拒绝这么不可胜数的金钱？可是一个手无分文、被大家看得一钱不值的福马，却出于对伟大的爱，拒绝了这笔钱！不，上校您现在就必须做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才能与我媲美。但是您又能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来呢？——从您现在甚至不能对我像对一个平等的人似的称您，而是像对一个仆人似的说你，便可略见一斑。”

“福马，要知道我是出于友好才对你说你的呀！”叔叔痛苦地叫道，“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的上帝！要是我知道就好啦……”

“我曾经请求过您，像对一位将军似的称我为‘阁下’，可是您，”福马继续说道，“您却不能，或者毋宁说，您却不愿意履行这么一个最不值一提、最微不足道的请求……”

“但是，福马，怎么说呢，这可是僭越呀，福马。”

“僭越！不知从哪本书上背会了这么一句话，就鹦鹉学舌起来！但是您知道吗，您拒绝称我‘将军阁下’，就使我蒙受了奇耻大辱，您使我蒙受凌辱的还有，您不明白我所以要如此的原因，就把我说成是一个任性的傻瓜，只配进疯人院。哼，难道我就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把所有的官爵和尘世的虚荣视同粪土的人居然想被称作将军阁下，这岂非可笑吗？殊不知，徒有虚名而无美德，虚名本身就一钱不值。如果没有美德，哪怕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要将军这个头衔，可是您却认为我是疯子！正是为了您的利益，我才不惜牺牲自己的自尊心，并且容忍了您，还有你们，您和您的那些学者和科学家们，把我看作一名疯子！我之所以决定向您要求将军的尊号，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启发您的智慧，增进您的道德，使您沐浴到新思想的光辉。我希望的无非是您从今以后别再把什么将军看作是地球上的最高明星；我想给您证明的正是：为官而不懂忠恕之道，等于零；以后听见您的什么将军要来也大可不必兴高采烈，要知道，也许就在您的身旁，就大有德高望重的人在！但是您却经常在我面前妄自尊大，自以为您有上校这个头衔，因此您就难于启齿称我是‘将军阁下’。原因就在这里！这就是原因所在，而不是到什么僭越，到什么非分之想里去寻找。全部原因就在于您是上校，而我只是福马而已……”

“不，福马，不！请你相信，不是这样的。你是一位科学家，你简单地是福马……我景仰你……”

“您景仰我！好嘛。如果您景仰我的话，那就请您告诉我，根据您的意见，我是否够得上将军的头衔呢？您斩钉截铁地立刻回答：我够得上够不上吧？我想看看您的智慧，您的思想水平。”

“就诚实和大公无私而言，就智慧和登峰造极的高尚情操而言——完全够得上！”叔叔骄傲地说道。

“既然够得上，您为什么不叫我‘将军阁下’呢？”

“福马，我也许会叫的……”

“我强烈要求！我现在就强烈要求，上校，我坚决要求！我看得出来，您觉得说这话很难堪，因此我才强烈要求。您的这种牺牲将是您建

立丰功伟绩的第一步，因为——您别忘了这个——您必须建立一系列的丰功伟绩才能与我媲美；您必须克服自我，那时候我才会相信您的真诚.....”

“我明天一定叫您‘将军阁下’，福马！”

“不，不是明天，上校，明天是不消说的。我要求您现在，马上就叫我‘将军阁下’。”

“好吧，福马，我这就.....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马上，福马？”

“为什么不马上？您难道不好意思吗？如果您不好意思，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嗯，好吧，福马，我这就.....我甚至感到骄傲.....不过，福马，怎么能无缘无故地说：‘您好，将军阁下。’这哪行呢？.....”

“不，不是‘您好，将军阁下’，这乃是一种使人难堪的口吻；这像在开玩笑，在演滑稽戏。我不允许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您要悬崖勒马，立刻悬崖勒马，上校！您要改变您的口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福马？”

“首先，对我不能称你，叶戈尔·伊里奇，应当称您——别忘了这个；也不是什么福马，而是福马·福米奇。”

“对，真的，福马·福米奇，我很高兴！我确实非常高兴.....不过，我还要说什么呢？”

“说话时加上‘将军阁下’，您感到为难——这是可以理解的。您早点说明不就行了吗！这是可以原谅的，特别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如果说得客气一点的话。好吧，既然您不会撒谎，我来帮您。您跟着我说：‘将军阁下’。”

“嗯，‘将军阁下’。”

“不，不是‘嗯将军阁下’，而是直截了当：‘将军阁下！’我早就跟您

说了，上校，改变一下您的口吻，我也希望您不至于感到有辱您的身份，如果我建议您微微一鞠躬，同时把身子向前倾的话。人们跟将军说话，都是身子前倾，以示尊敬和准备，可以说吧，飞也似的跑去完成将军的吩咐。我曾经亲自跻身于将军之列，这一切我知道……说呀：‘将军阁下。’”

“将军阁下……”

“我是多么说不出的高兴呵，我终于有机会请求您原谅：我起初不知道阁下的心。我敢向您保证，今后，我将竭尽绵力，为国效力……嗯，您就说这些吧！”

可怜的叔叔！他必须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派胡言！我站在那里，像犯了罪似的满脸通红。我的肺都气炸了。

“嗯，您现在是否觉得，”这个残酷的折磨者说道，“您心上突然变得轻松了些，似乎有一位天使飞进了您的心灵？……您是否感到心中有这个天使存在呢？回答我！”

“是的，福马，我果真感到轻松了些。”叔叔答道。

“当您战胜了自我之后，您的心就仿佛得到了某种解脱¹³⁵，是不是？”

“是的，福马，我果真觉得像在油里漂着似的¹³⁶。”

“真像在油里漂着似的？嗯……不过，我对您说的不是油……嗯，反正无所谓！上校，您该明白履行了天职以后意味着什么了吧，要战胜自我。您的自尊心很强，自尊心太强了！”

“我自尊心很强，福马，我看到，我看到了。”叔叔叹了口气道。“您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阴暗的利己主义者……”

“我确实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福马，这我也看到了；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现在是像父亲、像慈母一样跟您讲这番话的……您把大家都拒

之于千里之外，您忘掉了和气生财这个道理¹³⁷。”

“这也是实话，福马！”

“您粗暴无礼。您粗暴无礼地闯入人们的心灵，您妄自尊大地硬要人们注意您，您这样做，只能使一个正人君子退避三舍，离您远远的！”

叔叔又一次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别人要格外和蔼、关怀和爱护；为了别人应该忘记您自己，那时，别人也就会想到你。你活，也要让别人活——这就是我的规矩！忍耐、劳动、祈祷、希望——这就是我想要一举唤醒整个人类信奉的真理！如果您能身体力行，那我将第一个就向您披肝沥胆，我将伏在您的胸前哭泣……如果需要的话……要不，每句话不离个‘我’字，说句不客气的话，是会让人讨厌的，您哪。”

“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加弗利拉崇敬地说道。

“这是实话，福马；这一切我都感到了。”深受感动的叔叔唯唯称是道，“但是这也不全是我的错，福马：我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过去又跟当兵的生活在一起。我向你发誓，福马，我过去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当我告别部队的时候，所有的骠骑兵，我的整个骑军营都哭了，他们说，像我这样的人不易找到！……我那时候还以为我这人大概还没有完全堕落吧。”

“唯我主义的特点又来了！我又逮住了您这个妄自尊大的毛病！您自吹自擂，还用骠骑兵的眼泪把我捎带数落了一番。为什么我就用任何人的眼泪来自吹自擂呢？可以夸口的事难道还少吗？也许，可以夸口的事还是有的吧。”

“这是脱口而出，福马，我不由得想起了从前的好日子。”

“好日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咱们干出来的；它包含在咱们的心中，叶戈尔·伊里奇。因此我才永远幸福，尽管我饱经忧患，但是我知足常乐，心平气和，不使任何人讨厌，除非是一群傻瓜，一帮浅学之徒和科学家，对这些人我是不宽容的，也不想宽容。我不喜欢傻瓜！”

至于这些科学家又是什么玩意儿呢？‘精通科学的人！’他们的科学不是科学，不过是骗人的玩意儿罢了。嗯，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叫他到这儿来！叫所有的科学家们都到这儿来！我能够驳倒一切，他们的一切论点我都能够把它们驳倒！且不说我的高尚的情操.....”

“当然，福马，当然。谁会怀疑呢？”

“比如说，不久前，我显露了智慧、才华，博览群书，通晓人的心灵和精通当代文学；我示范并且光辉地论述了如何从某个喀马林舞能够突然引申而为有识之士的高尚的话题。又怎么样呢？他们之中有谁为此而赏识我呢？不，他们居然掉头不顾！我深信，他一定对您说过，我什么也不懂。也许在这里，也许坐在他面前的恰好就是马基雅维利¹³⁸本人或者是某个梅尔卡丹特¹³⁹呢，我的过错无非因为我穷和默默无闻.....不，这事我饶不了他们！.....我还听说有个叫柯罗夫金的。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呢？”

“福马，这是一个聪明人，一位科学家.....我正在等他。这确实是个好人，福马！”

“哼！我怀疑。大概，这是一头驮着书本的当代蠢驴。他们没有灵魂，上校，他们没有良心！徒有学问而无美德，又算得了什么？”

“不，福马，不！他关于家庭幸福讲的多好啊！使人不由得扪心自问，福马！”

“哼！咱们走着瞧吧，我倒要考考这个柯罗夫金。但是够啦，”福马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说道，“我还不能完全饶恕您，上校；这是奇耻大辱；但是我将祷告，上帝也许会给受辱的心灵带来和平的。咱们明天再谈这件事，现在请允许我走开。我累啦，浑身没有力气.....”

“哎呀，福马！”叔叔忙乱起来，“你当真累啦！你听我说！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充充饥？我马上关照下面。”

“吃点什么！哈哈！吃点什么！”福马带着轻蔑的大笑回答道，“先把你灌够毒药，接着又问你想不想吃点什么？心灵的创伤居然想用什么炖蘑菇或者蜜饯苹果来治疗！您真是一个可怜的唯物主义者，上校！”

“唉，福马，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出于诚心……”

“那好吧。不说这个了，我走啦，而您立刻到您母亲那里去：双膝跪下，痛哭流涕，但是必须求得她的宽恕。这是您的天职，您的义务！”

“哎呀，福马，我一直想的就是这事：甚至现在我和你讲话的时候，也是想的这件事。我准备跪在她面前直到天亮。但是你想想，福马，她们要求我干什么呀？要知道，这是不公道的，这是残酷的，福马！希望你大慈大悲，使我彻底幸福，你想想再决定吧，到那时候……那时候……我发誓！……”

“不，叶戈尔·伊里奇，不，这事与我无关，”福马答道，“您知道，这事我始终没有插手，您大概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吧，但是，请您相信，这事一开始，我就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这都是您母亲的主意，而她，不用说，希望您好……去吧，快去，飞也似的跑去，快用您的孝道去挽救局势。但愿太阳不要在您恼怒中下山！而我……而我将彻夜为您祈祷。我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叫睡眠了。叶戈尔·伊里奇。别了！老人家，我也饶恕你，”他转身向加弗利拉补充道，“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你想出来的。如果我委屈了你，也请你原谅我……再见，再见，大家再见，上帝祝福你们！……”

福马出去了。我立刻冲进了房间。

“你偷听啦？”叔叔叫道。

“是的，叔叔，我偷听了！而您，您居然称他是‘将军阁下’！……”

“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甚至觉得骄傲……这没有什么，离丰功伟绩还差得远哩；但这是一位多么高尚、多么无私、多么伟大的人呵！谢尔盖——你不是听见了吗……我简直不明白我怎么能拿这些钱冒冒失失地给他！我的朋友！我鬼迷了心窍；我怒不可遏；我不了解他；我怀疑他，谴责他……但是不，他不可能成为我的敌人——我现在才看出了这一点……你记得吗，当他拒绝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多么高尚呵？”

“好吧，叔叔，您爱怎么骄傲就怎么骄傲吧，我这就走：我再也忍

不下去了！我说最后一遍，请您告诉我：您要我来干什么？您干吗叫我回来，您又在等什么？如果一切已经了结，我对您已经无用，我这就走。我受不了这样的情景！我今天就走。”

“我的朋友……”叔叔又照自己的老习惯忙乱起来，“你等等，就两分钟：老弟，我现在就到妈那去……在那里需要了结一件……重要的、很大很大的事！……你暂时先回去。加弗利拉会把你带到夏厢房里去的。你知道那间夏厢房吗？就在花园里。我已经做了安排，你的皮箱也搬到那里去了。我这就到那边去，哀求宽恕，并且决定一件事——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立刻找你，我会把一切，一切，一切都详尽无遗地告诉你的，在你面前把我的整个心都掏出来。而且……而且……咱们幸福的日子迟早总会来到的！两分钟，就两分钟，谢尔盖！”

他握了握我的手，匆匆出去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又跟着加弗利拉走了。

十 米津契科夫

加弗利拉带我去的那间厢房，只是根据过去的说法叫作“新厢房”，其实它早就建成了，而且是过去的地主建的。这是一幢很漂亮的小木屋，坐落在花园中心，离老宅只有几步远。它三面环绕着苍老的高大的菩提树，枝叶纷披，枝桠一直触到屋顶。这幢小木屋的四个房间里，家具和陈设都不错，是专门接待来客用的。我走进指定给我的那个房间以后（我的皮箱已经搬进去了），看到床前的小桌上放着一张信纸，纸上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各种字体，并装饰有各种花体、花缀和花笔道，大写字母和花体还着了各种颜色。这一切总其成，就构成一副十分悦目的书法佳作。我刚读了头几句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封写给我的求告信，在心中我被尊称为“知识渊博的恩人”。在标题处则赫然写着《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哀告》。尽管我绞尽脑汁，想极力弄清写的内容，结果我的全部努力都是枉然：这是用崇高的奴才体写的十分骈俪的陈词滥调。我仅仅猜测到，维多普利亚索夫正处在一种受苦受难的境地中，他请求我惠于协助，“鉴于我知识渊博”，对我寄予厚望云云，信末他请求我在叔叔跟前替他美言几句，用“我的机器”（在这封信的末尾一字不易地这么写着）去影响他。我正在读这封信的时候，门开了，米津契科夫走了进来。

“我希望，您能允许我跟您认识一下吧。”他向我伸出手来，虽然随便，但非常有礼貌地说道，“刚才我未能与您说上两句话，然而初次见面后，我希望能与您进一步认识认识。”

我立刻答道，虽然我目前的情绪十分不佳，但我非常高兴，等等。我们坐了下来。

“您这是什么？”他望了一眼我还拿在手里的信纸，说道。“是否是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哀告？可不就是！我早就料到，维多普利亚索夫也会向您进攻的。他也向我递过同样的一张纸，也是同样的哀告；他等待您已经很久了，恐怕早做了准备。您不必诧异；这里的怪事很多，可笑的事也不少。”

“仅只可笑而已？”

“嗯，难道还哭？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讲讲维多普利亚索夫的身世，我相信，您会发笑的。”

“不瞒您说，现在我还顾不上维多普利亚索夫。”我沮丧地回答。

我一眼就看出，米津契科夫先生的来访和他的亲昵的谈吐——这一切都是他抱有某种目的预先准备好了的，简而言之，米津契科夫先生有求于我。刚才他还双眉紧蹙，正襟危坐，现在却喜笑颜开，准备讲一个冗长的故事。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人很有自制力，而且深明世故。

“该死的福马！”我狠狠地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说道，“我相信，他是这里的万恶之源，一切都与他有牵连！该诅咒的畜生！”

“您对他未免太动肝火了。”米津契科夫说道。

“太动肝火！”我一下子激昂起来，大声叫道，“当然，我太激动了，因此任何人都有权指责我。我非常清楚，我刚才摔了一下，出尽了洋相，我想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也明白，在正派的交际场合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试想，怎么能不激动呢？要知道，这是一所疯人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而且……而且……万不得已……我干脆离开这里——就这样！”

“您吸烟吗？”米津契科夫不动声色地问道。

“吸的。”

“那么，想必，您也允许我吸烟啰。在那里是不许吸烟的，我差点瘾坏啦。”他点起了一支烟，继续说道，“我同意，这一切像是疯人院。但是请您相信，我绝不会对您求全责备的，因为我处在您的地位，会比您更加激愤，更加怒不可遏。”

“如果您也当真十分气愤，那您为什么没有怒不可遏呢？恰恰相反，我记得您非常冷静。不瞒您说，我甚至觉得奇怪，您怎么没有起来为可怜的叔叔仗义执言，他可是对大家，对每个人……都准备做好事的！”

“您说得对：他对许多人都做过好事；但是为他仗义执言，我认为完全无益：首先，这对他没有好处，甚至有损尊严；其次，我明天就会被赶走。我坦白告诉您，我的境况使我必须珍惜这里的好客。”

“我丝毫无意责怪您对于境况的直言相告……但是，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您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劳驾，请问：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米津契科夫把椅子挪近一点，匆匆答道。

“比如，您如何解释：刚才福马·福米奇拒绝接受他已经到手的一万五千银卢布——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这是怎么回事？真的？”米津契科夫叫道，“请说下去！”

我讲了事情的始末，但是没有提“将军阁下”一事。米津契科夫以一种贪婪的好奇听着；当讲到一万五千银卢布的时候，他甚至脸色都变了。

“漂亮！”他听完故事以后说道，“我甚至没有料到福马会有这一手。”

“但他毕竟拒绝了钱！这应当如何解释呢？难道因为他心地高尚？”

“拒绝一万五是为了以后拿三万。不过，您知道吗？”他想了想又接着说，“我怀疑福马真有什么打算。这是一个什么事也干不了的人；从某一点来看，他也可以算是某种诗人。一万五……哼！您知道吗：他也可能把钱收下，但是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要矫揉造作、自我卖弄一番。我跟您说吧，这是一个窝囊废，一个只会眼泪汪汪的、优柔寡断的人，这一切又加上不可一世的自命不凡！”

米津契科夫越说越有气。看得出来，他非常懊恼，甚至带有几分嫉妒。我好奇地注视着他。

“哼！可以预期将会发生大的变化，”他沉思地继续道，“现在叶戈尔·伊里奇将对福马顶礼膜拜。也许由于大受感动，恐怕还会结婚。”他又喃喃地补充道。

“那么您认为与这个疯疯癫癫的女傻瓜的这种丑恶的、反常的婚姻是非实现不可的了？”

米津契科夫探究地望了我一眼。

“真卑鄙！”我怒气冲冲地叫道。

“不过，他们的想法也有相当的道理：他们坚持说，他应当为这个家伙做点什么。”

“他们为他们做的事还少吗！”我愤怒地叫道，“您，您居然还说，娶这个俗不可耐的傻瓜——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也同意您的说法：她是一个傻瓜……哼！您非常爱叔叔，这很好；我深表同情……虽然有了她这笔钱可以大大扩充自己的产业！不过，他们还有别的理由；他们怕叶戈尔·伊里奇娶那位家庭女教师……您记得那里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吗？”

“难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激动地问道，“我认为这是诽谤。请您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对这事非常感兴趣……”

“哦，他已是一往情深！只不过瞒着不说罢了。”

“瞒着不说！您以为他在瞒着大家？那么，她呢？她爱他吗？”

“很可能她也爱他。然而她嫁给他是大有好处的：她很穷。”

“您说他们彼此相爱，这个猜测又有什么根据呢？”

“要知道，这是不难看出来的，而且他们还似乎有一些幽会。甚至有人说，她和他已经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不过请您不要说出去。我是秘密地跟您讲的。”

“怎么能相信这种话呢？”我叫道，“您居然，您居然承认相信这事儿？”

“当然，我不完全相信，我没有去过那儿。不过，这是非常可能的。”

“怎么会可能呢！您想想叔叔高尚的人品吧！”

“我同意；但是也可能一时冲动，入了迷，反正以后一定合法结婚就是了。这种一时冲动的事是常有的。不过，我再说一遍，我丝毫不坚持这些消息绝对可靠，何况这儿对她说过很多脏话；甚至有人说，他跟维多普利亚索夫也有不正当的关系。”

“嗨，您瞧！”我叫道，“跟维多普利亚索夫！哼，这可能吗？听到这样的话您就不恶心？难道您也相信这事儿？”

“我不是跟您说过，我对这事并不完全相信吗，”米津契科夫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过，也可能发生。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并没有去过那儿，而且我认为，这事与我无关。但是因为，我看得出来，您对这一切十分关注，因此我认为我理应补充说明，她和维多普利亚索夫发生关系一事的确很少可能。这全是那个佩列佩莉岑娜，安娜·尼洛芙娜干的勾当；这是她出于嫉妒，在这儿到处散布谣言，因为她过去曾经幻想嫁给叶戈尔·伊里奇——真的！——她的根据她是中校的千金。现在她已经绝望，因此怒不可遏。话又说回来，我好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告诉您了，说实在的，我非常不喜欢流言蜚语，况且咱们只是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已。您知道吧，我来找您有个不大的请求。”

“请求？快别这么说，只要有用到我的地方……”

“我懂得，甚至希望能多少引起您的兴趣，因为我看得出来，您爱您的叔叔，并且十分关注他的终身大事。但是在提出这个请求以前，我对您还有另一个请求，作为先决条件。”

“什么请求？”

“是这样的：您也许同意执行我的主要的请求，也许不同意，但是不管您同意不同意，在我讲出来以前，我想恳求您千万劳驾，对我做一个贵族和正人君子的诚实而高尚的保证，即您从我这里听到的一切，将严守秘密，绝不张扬出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管为了任何人，您绝不出卖这个秘密，也绝不为您自己利用我现在认为有必要告诉您的这个想法。您同意不同意？”

这个开场白很隆重。我表示了同意。

“请说吧……”我说。

“事情其实很简单，”米津契科夫开口道，“要知道，我想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带走，并且与他结婚；总之，类似格莱特纳·格陵那样的事¹⁴⁰——您懂了吗？”

我注视着米津契科夫先生的眼睛，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不瞒您说，我什么也没有听懂。”我终于说道，“此外，”我又继续说，“我以为我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就我这方面说，我万万没有料到……”

“您万万没有料到，”米津契科夫打断了我的话，“换言之，这就是说，我以及我的打算是愚蠢的——对不对？”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哪……但是……”

“哦，请您不必考虑用词！请放心；您这样倒使我十分满意，因为这样就离题不远了。不过，我同意，这一切乍一看去，甚至叫人有点纳闷。但是我敢向您保证，我的打算不仅不是愚蠢的，甚至是十分明智

的；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请您听一听我的境况……”

“哦，哪儿的话！我洗耳恭听。”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要知道：我现在负债累累，身无分文。此外，我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十九岁，孤苦伶仃，在帮人家干活，而且，您知道，她没有任何财产。这事多少应当怪我。我们俩曾经得到过四十名农奴的遗产。也正是在这时候，鬼使神差地把我提升为骑兵少尉。一开始，不用说，把财产抵押出去了，后来又吃光花光，反正全用光了。我过得很蠢，摆阔，硬充好汉¹⁴¹，赌钱，喝酒——一句话，愚蠢，想起来都可耻。现在我迷途知返，想根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要这样做，拥有十万卢布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靠自己的差事是什么也弄不到的，而我这个人又一无所能，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因此，不言而喻，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偷，要么就娶一个有钱的太太。我到这里来几乎连双靴子都没有，我是走着来的，而不是坐车来的。当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妹妹把自己的最后三个卢布全给了我。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就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我立即决定牺牲自己，娶她。您应该同意，这一切不是别的，乃是慎重考虑的结果。况且我这样做多半是为了妹妹……当然，也为了我自己……”

“但是，对不起，您想对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正式提出求婚吗？”

“上帝保佑，可千万别这样！会把我从这里立刻撵出去的，她自己也不肯，可是如果向她提出私奔，她就会立刻上钩。关键在于：只要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和引起轰动就行。当然，这一切必须用我俩之间的合法结婚迅速了结。只要把她从这里拐骗出去就成！”

“为什么您相信她一定会跟您私奔呢？”

“啊，您不用担心！对此我完全有把握。关键在于：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简直同随便什么人都会发生桃色事件。一句话，只要谁对她有意，任何人都成。因此我才预先要您做出保证，您绝不会反过来利用我这个想法。您当然明白，我不利用这样的机会甚至是罪过的，特别处在我这样的境况之中。”

“那么说，她完全是一个疯子啰……啊！对不起。”我忽然醒悟过来，补充道，“因为您现在看上了她，那……”

“我早就请求过您，请您不必拘泥。您问她是否完全是疯子？怎么回答您呢？自然，她不是疯子，因为她还没有住进疯人院；而且在这个桃色狂想中，真的，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疯狂。至于她，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要知道：她在去年以前还一直处在可怕的贫穷中，她一出世就生活在女施主们的压迫下。她的心地非常多愁善感；谁也没有向她求过亲——嗯，您明白吗：幻想、希望、期待、永远必须克制住的心灵的火焰，女施主们加在她身上的无穷痛苦——这一切，不用说，都可能使她的多愁善感的性格失常。可是她突然得到了一笔财产；您也会同意，这势必会使任何人感慨万千。嗯，不用说，现在大家都在巴结她，追求她，她的一切希望又都复活了。她刚才讲到一个穿白色坎肩的花花公子：这事的确发生过。就像她讲的那样。从这一事实您不难类推其余。唉声叹气呀，写个小条呀，做首小诗呀，您就能把她立刻骗过来；如果除此以外您再做点暗示，什么绸梯子呀，西班牙的小夜曲呀，以及随便什么胡说八道，那您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了。我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就立刻得到了秘密约会。然而我现在暂且按兵不动，等待大好时机。但是三天或者四天以后，就非把她带走不可。头天夜晚我就开始下饵筑栅，唉声叹气；我的吉他弹得不坏，还会唱歌。夜里在亭子里约会，拂晓前备好马车；我把她诱骗出来，坐上马车，就远走高飞。您明白吗，这无需任何冒险：她是成年人，此外，一切都是她自愿的。既然她曾经和我私奔，那当然就意味着，她跟我一起承担了义务……我把她带到一个门第高贵，但是贫穷的人家——就在这儿，离此四十俄里——在婚礼以前，必须把她抓住不放，不让任何人接近她；与此同时，我就抓紧时间：三天之内把婚事办妥——这是可能的。不用说，先得有钱才成；但是我算过了，演这样一出小小的喜剧，所需不会超过五百个银卢布，对此我寄希望于叶戈尔·伊里奇：他会给的，虽然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您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终于完全明白了，说道，“但是请您告诉我，我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为足下效劳呢？”

“啊，这是哪儿的话，有许多地方要借重于您！要不我就不来求您了。我告诉过您，我已经看中了一个可敬的，但是贫穷的人家。在这里和那里，您都可以帮助我，说到底，就是做一名证人。不瞒您说，没有您的帮助我简直插翅难飞。”

“还有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偏偏看中我呢？而且您对我还不了解，

因为我来这儿总共才几小时呀。”

“您的问题。”米津契科夫挂着最亲切的笑容答道，“您的问题，我坦白承认，使我不胜愉快，因为它使我有机会说出我对您的特别敬重。”

“啊，荣幸之至！”

“不，要知道，我不久之前对您做了一点研究。您固然……年少气盛；但是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如果您向我做过保证，不告诉任何人，您一定会履行诺言。您不是奥勃诺斯金——这是第一。第二，您为人诚实，绝不会利用我的想法为自己所用，当然，除了另一种情况，即您想与我做一件友好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同意把我的想法，即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让给您，并且准备真诚帮助您进行拐逃，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在婚礼之后一个月，从您那里取得五万卢布。关于这事，当然，您得向我预做保证，即出具一张无息借据。”

“怎么？”我叫道，“您居然想把她也推荐给我？”

“如果您考虑再三，想要这样做的话，我当然可以让给您。我自然不无损失，但是……这个想法属于我所有，出让这个想法就得拿钱。第三，因为无人可供挑选，所以我终于邀请了您。而要长久拖延，考虑到这的情况，乃是不可能的。而且圣母升天节¹⁴²的斋期就要到了，不能举行结婚仪式¹⁴³。我希望，您现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完全明白了，我再一次保证绝对严守秘密；但是我不能在这件事里充当您的伙伴，关于这点，我认为理应向您立即申明。”

“为什么呢？”

“怎么为什么？”我叫道，终于让郁积在心中的感情一吐为快，“难道您就不明白，这样的行为甚至是不高尚的吗？即便说，基于这位小姐的痴愚和不幸的狂想，您估计的完全正确。但是您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仅上述这一点就应当使您就此却步！您自己也说，尽管她很可笑，还是值得尊敬的。可您却突然利用她的不幸，想从她手里捞取十万卢布！当然，您不会成为她真正的丈夫，您也不会履行丈夫的义务：您一定会抛弃她……这是很不高尚的，请原谅我，我甚至不明白，您怎么会打定主

意请我做您的助手！”

“喏，我的上帝，多么浪漫呵！”米津契科夫叫道，他带着并非做作的惊讶望着我，“话又说回来，这甚至不是浪漫，而是您好像并没有懂得事情的实质。您说这不高尚，其实一切好处不在我这方面，而是在她那方面……您不妨考虑一下！”

“当然，如果从您的角度看，也许，您娶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做了一件十分慷慨仗义的事。”我带着尖刻的揶揄的微笑回答道。

“那当然！就是这样，就是做了一件十分慷慨仗义的事嘛！”米津契科夫叫道，他也激动起来，“您再考虑一下：首先，我牺牲了自己，同意做她的丈夫——这总该值点什么吧！其次，尽管她有货真价实的十万银卢布，尽管如此，我只拿她十万卢布，而且我已经向自己保证，我这一辈子决不多拿她一个戈比，虽然我可以拿——这也该值点什么吧！最后，您再想想：嗯，她能够太太平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吗？要让她能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就必须把她的钱拿走，把她关进疯人院，因为她每分钟都可能碰到像奥勃诺斯金这样的坏小子，骗子手和投机分子，蓄着尖胡须，留着小胡子，弹着吉他，唱着小夜曲，来勾引她，跟他结婚，把她洗劫一空，然后把她抛弃在什么大道上。就比如拿这儿说吧，这是一个十分规矩的人家，要知道，他们所以留她住在这里，无非是看上了她那点钱。必须使她摆脱这些可能性，必须把她拯救出来。哼，您明白吗，她一旦嫁给了我——所有这些可能性就会烟消云散。我敢保证，任何不幸都不会碰到她。首先，我立刻让她住到莫斯科去，住到一个门第高贵，但是贫穷的人家——这不是我说过的那家人家，这是另一家；我的妹妹会经常待在她身边，有人会警惕地监视着她。她手中还留下二十五万，或许是三十万卢布：有这点钱可以生活得满不错了！一切娱乐都将给她准备齐全，各种各样的消遣、舞会，假面舞会和音乐会。她甚至可以幻想一些风流韵事；不用说，我对于这一层是有把握的：你尽可以去幻想，但要付之行动绝对不行！现在，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欺侮她，但是那时候就休想；她是我老婆，她是米津契科夫夫人。我决不让人玷污我的名声！仅此一点也该值点什么吧？我自然不会跟她住在一起。她住在莫斯科，我则住在彼得堡的什么地方。我对此直言不讳，因为我跟您完全开诚布公。但是我们俩将分开居住，这又当做何解释呢？您注意一下她的性格，您试想，她能成为一个妻子并和丈夫住在一起吗？难道她会有长性吗？要知道，这是上流社会最轻浮的一个女人。她

必需不断的花样翻新；她可能到第二天就会把她昨天嫁了人，已经成了人家合法妻子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跟她住在一起，并且要求她严格遵守为妻之道，我才是使她彻底变成了一个不幸的人。自然，我会去看她，每年一次或者更多一些，绝不是去要钱——请您相信。我说过，我向她拿钱绝不超过十万卢布，绝不多拿！在金钱方面，我对她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我来住三两天，甚至将给她带来快乐，而不是使她索然无味；我将跟她哈哈大笑，给她讲笑话，带她去参加舞会，跟她卿卿我我，赠送纪念品，唱情歌，送他一只哈巴狗，然后罗曼蒂克地和她分手，以后就跟她情书往返。她有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多情的、快乐的丈夫，一定会非常高兴！按照愚见，这才合乎天理人情；所有的丈夫都应当这么做。这样，丈夫不在的时候，妻子就会感到丈夫十分珍贵，如果按照我这一套来办，我就会十分甜蜜地赢得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心，使她一辈子欢喜不尽。您瞧！她还能希望什么呢？这不是生活，这简直是天堂！”

我默默地、诧异地听着。我明白，要与米津契科夫先生争辩是不可能的。他狂热地相信他的计划是正确的，甚至是伟大的。他谈到这个计划的事后简直充满了发明家的狂喜。但是还剩下一个十分棘手的情况，必须澄清。

“您可曾想到，”我说，“她差不多已经是叔叔的未婚妻了？您把她偷走，岂非使她十分难堪吗！您几乎是在婚礼前夜把她带走的，而且您为了完成这件丰功伟绩，还向他借了钱！”

“这下我可抓住您的话把了！”米津契科夫热烈的叫道，“您放心，我已经预见到了您的反对意见。但是，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叔叔还没有提出求婚；因此，我可以不知道人家准备让她做他的未婚妻，此外，请您注意，还在三个星期以前，我就开始策划这一行动了，那时候我对这里的意图还一无所知；因此就道义方面来说，我在他面前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严格来说，不是我抢了他的未婚妻，而是他抢了我的未婚妻，要知道，请您注意这一点，我已经跟她在亭子里有过一次夜间的秘密幽会。最后，对不起：您不是刚才还怒气冲天地说有人强迫您叔叔娶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吗？怎么现在又突然为这桩婚事抱起不平来了呢，说什么玷辱门第，事关荣誉呢？恰恰相反，我是给您叔叔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救了他——您应当明白这点！他对这件婚事十分厌恶，况且他又爱着另一个姑娘！得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怎么能做他的妻子呢？

而且她跟他在一起也不会幸福，因为，不管您认为怎样，反正到那时候必须对她加以限制，免得她向年轻小伙子们抛掷玫瑰花。可是如果我在夜间把她带走，那时候管她什么将军夫人，管他什么福马·福米奇，也就无能为力了。把一个逃婚的新娘再找回来，这就太丢人了。这难道不是对叶戈尔·伊里奇大有好处的事吗？”

不瞒你们说，最后这个说法对我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他明天就提出求婚，那怎么办呢？”我说，“那时候不嫌太晚了吗，她已经成了他正式的未婚妻了。”

“自然，这就太晚啦！因此我们才须要做工作，不让这事发生。我为什么来请求您帮助呢？一个人不好办，可是咱们两个人就能把事情办妥，坚决不让叶戈尔·伊里奇求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他，万不得已，就把福马·福米奇揍一顿，以期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这样他们就无暇顾及婚事了。当然，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我说这话是打个比方。在这方面我正寄希望于您。”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除了我，您这件事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吗？”

米津契科夫挠了挠后脑勺，做出一副有苦说不出的表情。

“不瞒您说，”他答道，“这个问题对于我比吞下一颗最苦的药丸还难受。问题就在这里：我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公开过了……一句话，我做了一件最可怕的蠢事！您猜，向谁公开了？向奥勃诺斯金！我甚至不相信我自己。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他老在这里转悠；我对他还知之不深，我灵机一动，不用说，就像发高烧一样；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懂得，我需要一名助手，因此就去求助于奥勃诺斯金……简直不能饶恕，不能饶恕！”

“那奥勃诺斯金怎么说呢？”

“他非常高兴地同意了，而第二天一清早又不见了。三两天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他的妈妈。他跟我说不一句话，甚至躲着我，好像怕我似的。我立刻懂得这闹的是什么把戏。他妈是个骗子手，简直是个老于世故的人。我过去就认识他。当然，他把一切都告诉她了。我一声不响地等着；他俩鬼鬼祟祟，事情多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因此我才急

于下手。”

“您究竟担心他们什么呢？”

“他们当然成不了大气候，但是从中捣乱——是十拿九稳的。要他们不声张出去和进行帮助，他们就会要钱：我早等着这一手了……不过我不可能给他们太多，绝不给——我早已经拿定了主意：休想多于三千卢布；试想：这里花三千，婚礼花五百银卢布；叔叔的钱必须全部归还给他；此外，还有一些老债；嗯，妹妹也得给点儿，多少得给一点儿吧。十万之数还剩下多少？这简直是破产嘛！……不过，奥勃诺斯金母子俩已经走了。”

“走了？”我好奇地问道。

“用完茶就立刻走了，不用管他们！您会看到他们明天又回来的。怎么样，您同意吗？”

“不瞒您说，”我皱着眉头答道，“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事情很棘手……当然，对一切我将保守秘密，我不是奥勃诺斯金；但是……看来，您不用对我抱希望。”

“我看得出来，”米津契科夫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道，“福马·福米奇和您奶奶还没使您讨厌，您虽然爱您那位善良的、高尚的叔叔，但是您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是怎样折磨他的。您新来乍到……不过，稍安毋躁！您明天再待一天，再看看，到晚上您就会同意的。要知道，不如此，您的叔叔就完啦——懂吗？他们一定会强迫他娶她的。您别忘了，也许，明天他就会提出求婚。那时候就晚啦，必须今天拿定主意。”

“说实在的，我希望您一切成功，但是要我帮忙……我不知道怎么……”

“我知道！那就等到明天吧，”米津契科夫嘲弄地微笑着说，“*Lanuit porte conseil*¹⁴⁴。再见。我明天一早来看您，您再想想……”

他吹着口哨，转身出去了。

我几乎紧随他之后走了出去，想使头脑清醒一些。月亮还没有升

起；夜很黑，空气暖洋洋的，有点闷热。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我尽管很累，还是想出去走走，散散心，好好琢磨琢磨，但是还没走满十步路，突然听到叔叔说话的声音。他正跟一个人走上厢房的台阶，说话的声音很激动。我立刻回过头去，喊了他一声。叔叔正和维多普利亚索夫在一起。

十一 简直莫名其妙

“叔叔！”我说，“我可把您等来了。”

“我的朋友，我自己也急着想到你这里来。等我跟维多普利亚索夫把话说完，咱们就一块儿讲个够。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

“怎么，还得跟维多普利亚索夫说话！叔叔，您就别理他了。”

“只要这么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谢尔盖，我就完全属于你的了。你瞧：有事儿。”

“他想必是瞎说一气。”我烦恼地说。

“跟你说什么呢，我的朋友？偏偏遇到这个人拿鸡毛蒜皮的事儿跟你纠缠不清！你呀，格里戈利老弟，好像就找不到别的时间来告状似的？你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哪怕也可怜可怜我好吗，老弟。瞧我，可以说，已经被你们弄得精疲力尽了，唠唠叨叨都快烦死了！我简直被他们搞得受不了啦，谢尔盖！”

叔叔十分伤心地挥了一下手。

“这到底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居然放一下都不行？我多么需要，叔叔……”

“唉，老弟，他们本来就在嚷嚷我对仆人们的道德不关心！说不定明天就会去告我的状，说我不听他们的申诉，那……”

叔叔又挥了一下手。

“好吧，您就跟他快点把话说完吧！也许我还能帮点忙。咱们上去吧。他怎么啦？有什么事儿？”当我们走进房间以后，我问道。

“是这么回事儿，我的朋友，你知道，他不喜欢自己的姓，他请求换一换。你以为怎样？”

“姓！怎么回事儿？……嗯，叔叔，在我没有听到他自己的陈述以前，请您允许我先说一句话：只有在您家里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儿。”我惊讶得摊开两手，说道。

“唉，老弟！我也会摊开两手的，但有什么用呢！”叔叔烦恼地说，“你自己去跟他谈谈，你试试。他已经缠了我两个月啦……”

“这个姓没有根据，您哪！”维多普利亚索夫接茬儿说。

“为什么没有根据？”我诧异地问他。

“是这样的，它标志着下贱，少爷。”

“为什么下贱呢？姓怎么能换？你见谁换姓来着？”

“对不起，谁又会姓这样的姓呢，少爷？”

“我同意，你的姓有点怪¹⁴⁵，”我完全莫名其妙地继续说道，“但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你的父亲不就是姓这样的姓吗？”

“这话不假，可是由于我父亲我却要一辈子受罪，因为这个名字注定我要受尽冷嘲热讽，产生许多不幸，少爷。”维多普利亚索夫答道。

“我敢打赌，叔叔，这准是福马·福米奇在捣鬼！”我烦恼地叫道。

“不，不，老弟，不，不；你搞错了。福马确实有恩于他。他收他做了自己的秘书，这也就是他的全部工作。嗯，当然，他培养了他，用高尚的情操充实了他，因此他才在某些方面恍然大悟……还是让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吧……”

“一点不错，您哪，”维多普利亚索夫打断了叔叔的话，“福马·福米奇是我真正的恩人，他老人家作为我的真正的恩人开导了我，使我懂得自己的渺小，懂得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蛆，因此通过他老人家我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少爷。”

“你瞧，谢辽查，你瞧，问题就在这里，”叔叔像往常那样急匆匆地继续说道，“他起先住在莫斯科，打很小的时候起，就给一位书法老师当小厮。你若能瞧一瞧他怎样向他学会书法的就好了：又是颜料，又是金粉，又是画圈，你知道吗，他在教一些可爱的娃娃——总之，写得可好啦！伊柳沙也在跟他学，教一课给他一个半卢布。这一个半卢布是福马亲自定的。他还到附近的三位地主家去，也给他钱。你瞧他穿得多好！而且还会写诗。”

“写诗！真够呛！”

“写诗，老弟，写诗，你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是真正的诗，可以说，吟诗作赋，你知道吗，他什么事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所有的东西他都能立刻用诗来描写。是真正的人才！他给妈的命名日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颂词，我们听了都惊得目瞪口呆；他的笔下既有神话典故，又有缪斯在飞翔，甚至，你知道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它叫什么来着？形式的完美无缺——一句话，完全合乎韵律。福马给修改的。至于我，当然无所谓，甚至觉得高兴。让他随便写去吧，只要不恶作剧就行。格里戈利老弟，我是像父亲一样跟你讲这番话的。福马知道了这事，看过诗，鼓励了一番，就决定让他做自己的侍读和抄写员——总之，对他进行了栽培。他说得对，他对他恩重如山。因此，你知道吗，他头脑里才出现了高尚的浪漫主义和独立之感——这一切都是福马解释给我听的，说真的，我差点给忘了。不过说实在的，就是没有福马，我也想解放他¹⁴⁶。你知道吗，反正怪不好意思的！……可是福马反对这样做；他说他需要他，他看上了他；又说：‘我自己的仆人中间有人会作诗，也是我做老爷的光荣。’他还说：‘在某地，有这么一些贵族，就是这么生活的，这显得en grand¹⁴⁷。’好吧，en grand就en grand吧！老弟，我也对他敬重起来——你懂吗？……可是天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最糟糕的是，他作了那首诗以后，在所有的仆人面前骄傲得不得了，甚至不愿意理他们了。你别见怪，格里戈利，我是像父亲一样跟你说这番话的。他还在去年冬天就答应结婚：这里有一名使女，叫马特琳娜，你知道吗，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为人老实，爱干活，性格又开朗。可是现在不行啦：我不干，就是不干；不要人家啦。是他自命不凡了呢，还是他想先出名，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求亲呢……”

“多半是听了福马·福米奇的忠告，您哪，”维多普里亚索夫说道，“因为他老人家是真正关心我的人，少爷……”

“您瞧，怎么少得了福马·福米奇呢！”我不由得叫起来。

“唉，老弟，问题不在这儿！”叔叔急忙打断我的话，“不过你知道吗：他现在被折腾得没法儿安生啦。那姑娘又麻利，又好斗，她挑动大家都来反对他：逗他，跟他起哄，甚至家中使唤的小厮们都把他当成了小丑……”

“多半是马特琳娜挑起来的，”维多普利亚索夫说，“因为马特琳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而且她又是一个性格泼辣的女人，就因为她，我得忍受一辈子的痛苦，少爷。”

“唉，格里戈利老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叔叔埋怨地望了一眼维多普利亚索夫，继续说道，“你知道吗，谢尔盖，他们合着他那个姓的韵脚，作了一首不堪入耳的东西。他跑来向我告状，请求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的姓给改了，为了这姓不好听，他早就在苦恼了……”

“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姓，少爷。”维多普利亚索夫插嘴说。

“得了，你就别说啦，格里戈利！福马也同意了……就是说并不是同意了，而是，你知道吗，有这样一个考虑：万一把诗印出来的话，因为福马正在计划这件事，这样的姓可能会有损体面——对不对？”

“他想把诗印出来，叔叔？”

“要印的，老弟。这已经定啦——由我出钱，扉页上将写明：家仆某某人，而序言里则由作者对福马的教育表示感谢。献给福马。福马亲自作序。嗯，你试想，如果在扉页上写上：《维多普利亚索夫著作集》……”

“《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哀告》，老爷。”维多普利亚索夫纠正说。

“嗯，你瞧，还是哀告！嗯，维多普利亚索夫算什么姓呢？太不雅观啦，福马也这么说的。据说，所有这些批评家都爱挑刺儿，爱取笑人；比如说，勃拉姆别乌斯吧……他们反正什么都无所谓！就因为这么个姓，他们就会笑话你；即使把你臭骂一顿，你也只能挠挠后脑勺——可不是吗？因此我就说：依我看呀，不如随便找个姓写在诗上得了——叫笔名还是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名’。可是他说，

不，您干脆命令所有的仆人，让他们在这儿就永远叫我的新名字得了，根据我的才能，我的姓名也应该是高雅的……”

“我敢打赌，您同意了，叔叔。”

“我呀，谢辽查老弟，我想还是别跟他们争的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知道吗，我跟福马之间曾发生过很大的误会。于是从那时候起，每过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姓，他尽挑那种温文尔雅的：奥列昂德罗夫¹⁴⁸，丘里帕诺夫¹⁴⁹……你想想，格里戈利，你起先请求管你叫‘维尔内依’¹⁵⁰——‘格里戈利·维尔内依’；后来你自己又不喜欢了，因为有个不正经的小伙子，又把这跟‘下流’¹⁵¹这词儿押上了韵。你告了一状；处罚了那个不正经的小伙子。你想了两礼拜，想取个新的姓，你挑了又挑，终于想出来了，你跑来请求管你叫‘乌兰诺夫’¹⁵²。嗯，你倒给我说说，老弟，还有什么比乌兰诺夫这个姓更蠢的呢？这个我也同意了：第二次下令让你改姓乌兰诺夫。我这样做，老弟，”叔叔对我补充道，“无非是让他别再纠缠了。你姓了三天‘乌兰诺夫’。你把所有的墙壁，把亭子里所有的窗台都乱涂乱画一气，用铅笔写上‘乌兰诺夫’几个字。这是后来才请人重新粉刷把它刷掉的。你花了整整一刀荷兰纸来练习你的签名：‘乌兰诺夫试笔，乌兰诺夫试笔’。弄到最后，这也不行了：人家又给你找了个韵脚：‘鲍尔凡诺夫。’¹⁵³我不要鲍尔凡诺夫——又得换姓！我倒忘了，你后来又取个什么姓来着？”

“坦采夫，”维多普里亚索夫答道，“既然我的名字注定要成为一个跳舞的，那还不如用个外国词‘坦采夫’显得高雅些，您哪。”¹⁵⁴

“嗯，对了，坦采夫；这个我也同意了，谢尔盖老弟。可是人家又给他找来了一个什么韵，简直说不上出口。今天他又来了，大概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样。我敢打赌，他一定又准备了一个新的姓。格里戈利，有没有，你坦白说吧？”

“我的确早就想把一个新的高雅的名字敬呈阁下。”

“什么名字？”

“夜来香¹⁵⁵。”

“你怎么没羞没臊，格里戈利？从雪花膏瓶上取了个姓！还自以为是聪明人呢！看来，你琢磨来琢磨去，很费了一番脑筋！要知道，这在香水瓶上也写着的呀。”

“得啦吧，叔叔，”我低声说道，“这简直是个傻瓜，地地道道的蠢材！”

“有什么办法呢，老弟？”叔叔低声答道，“周围人人都说他聪明，还说，这都是他身上高贵的特性在起作用……”

“看在上帝分上，您快把他支走吧！”

“听着，格里戈利！我没工夫，请你原谅，老弟！”叔叔仿佛连维多普利亚索夫也害怕似的，用一种央求的口吻说道，“唉。你倒是考虑一下，我现在哪有工夫来管你的告状呢！你说，有人又挖苦你了，是不是？嗯，好吧：我向你保证，明天一准把事情弄清楚，而现在你走吧，上帝保佑你……慢着！福马·福米奇在做什么？”

“他躺下安歇了，您哪。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他老人家，就说他今儿晚上准备做长时间的祷告，老爷。”

“嗯！好吧，你走吧，老弟，你走吧！你知道吗，谢辽查，他经常在福马身边，所以对他我也害怕起来了。仆人们所以不喜欢他，就因为他老爱给福马打小报告。他现在倒是走了，也许明天又会挑个什么刺儿去告密！我呀，老弟，已经把那儿的事全调理好啦，现在我的心情很平静……就急忙来找你。我终于跟你又在一起啦！”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道，“我还以为你非常生气，一定会偷偷走掉哩。我还派人去看着你。嗯，现在，谢天谢地！可是不久以前，加弗利拉是怎么啦？还有法拉列依，还有你——都赶到一块儿了！好啦，总算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跟你促膝长谈，说个够了。我要把心向你敞开。谢辽查，你可不能走；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和柯罗夫金……”

“但是，对不起，您在那儿究竟把什么都调理好了呢，叔叔？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可等的呢？不瞒您说，我的脑袋都快裂开啦！”

“我的脑袋就好受吗？已经半年啦，老弟，我一直在晕头转向！但

是，谢天谢地！现在一切都顺利解决了。首先，饶恕了你，完全饶恕了，当然附有各种条件；但是我现在几乎什么也不怕了。也饶恕了萨舒尔卡。萨莎呀萨莎，不久以前还……她有一颗火热的心！稍微放肆了一点儿，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为这小女孩感到骄傲，谢辽查！但愿上帝永远赐福予她。也饶恕了你，甚至，你猜怎么着？你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你可以在所有的房间随便走动，可以到花园里去，甚至有客人的时候——总之，一切都随你的便；不过有个条件：明天当着妈和福马·福马奇的面，你一句话也不许说——这是必须办到的条件，就是说，连半句话也不许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你只能听长辈的……我想说的是，你只能听别人说话。他们说你年轻。谢尔盖，请你别见怪，你本来就年轻嘛……安娜·尼洛芙娜也这么说……”

当然，我很年轻，而且立刻证明了这一点：一听到这个气人的条件之后，我立刻火冒三丈。

“您听我说，叔叔，”我叫道，差点喘不过气来，“您只消告诉我一点，我就心安理得了：我是不是在疯人院里？”

“唉，老弟，你一下子又批评上啦！你怎么一点沉不住气呢？”叔叔伤心地答道，“根本不是在疯人院，而是双方都性子急了点儿。反正你也得承认，老弟，你自己的态度又怎么样呢？你记得吗，你对他胡说了些什么，对这样一个年高德劭的人？”

“这种人根本谈不上年高德劭，叔叔。”

“你说这话就离谱了，老弟！这可是自由思想啊！我个人并不反对在言谈间来点自由思想，但是说这话，老弟，你就过头了，也就是说，你使我感到吃惊，谢尔盖。”

“您别生气，叔叔，我错了，但是，我是在您面前错了。至于您那位福马·福米奇……”

“瞧，你又来了，什么‘您那位’！唉，谢尔盖，对他不要求全责备：他不过是一个仇恨人类的人罢了，他有病！对他不能苛求。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是多么高尚呵，简直是最最高尚的一个人！你不久以前不是也亲眼目睹了吗？你简直兴奋极啦。至于他有时候也不免胡说八道一气，你就只当没看见得了。唉，这样的事谁能免得了呢！”

“得啦吧，叔叔，恰恰相反，谁会像他这样呢？”

“唉，净钻牛角尖！你的心肠还不够好，谢辽查，你不会宽恕人！……”

“嗯，好吧，好吧，叔叔！咱们不谈这个。您告诉我，您看见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了吗？”

“唉，老弟，事情都是冲她来的。是这么回事，谢辽查，首先，最重要的：我们大家决定了，明天一定要给他，给福马过生日，因为明天的确是他的生日。萨舒尔卡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但是她搞错了；咱们都去，热热闹闹地都去，在做礼拜以前，早点儿。伊柳沙要给他朗诵一首诗，这样他心里就痛快了——总之，得让他心里满意。哎呀，要是你也能，谢辽查，跟我们一块儿去祝贺他就好啦！他说不定会完全饶恕你的。如果你们能言归于好，那多好啊！你就别记仇啦，谢辽查，你自己不是也得罪了他吗……他真是一个最好的好人！”

“叔叔呀叔叔！”我叫道，再也忍不下去了。“我想跟您谈件正经事，可您……您知道不知道，我再说一遍，您知道不知道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现在的情况？”

“怎么，老弟，你怎么啦！你别嚷嚷啦！不久以前就是因为她才闹出这件事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事并不是不久以前才闹出来的，很早以前就闹起来啦。我是担心把你吓坏了，所以才不想事先把这事告诉你，因为他们想把她干脆撵走。而且还要我出面把她打发走。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处境……但是，谢天谢地！现在总算一切都顺利解决啦。你知道吗，他们（我实打实地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自己爱上了她，想娶她，总之——我在自取灭亡，因为这的确是自取灭亡：他们刚才就这么跟我说来着……因此，为了挽救我，他们才决定把她撵走。这一切都是妈，而最起劲的则是安娜·尼洛芙娜。福马暂且不置可否。但是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他们大家的想法，不瞒你说，我已经宣布，你是娜斯金卡的正式未婚夫，你就是为了这事才到这儿来的。嗯，这使他们多多少少放了心，她现在总算留下来啦，虽然不彻底，还只是走着瞧，但总算留下来啦。当我宣布你是来求亲的，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提高了。起码，妈似乎安心了。只有安娜·尼洛芙娜还在嘀咕！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满意。这个安娜·尼洛芙娜，真的，她到底想要什么呢？”

“叔叔，您多么糊涂啊，叔叔！您可知道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吗，如果她现在还没有走的话？您可知道，她父亲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她带走吗？这事已经完全定啦，这是她今天亲口对我宣布的，末了，他还嘱咐我向您致意——这事您到底知道不知道呢？”

叔叔目瞪口呆地站在我面前。我似乎觉得他哆嗦了一下，一声哀号从他胸中冲了出来。

我一分钟也不浪费地急忙告诉了他我和娜斯金卡的全部谈话，我的求婚，她的严词拒绝，以及她对叔叔的恼怒，因为他居然敢写信叫我到这里来；我又说明，她希望能用自己的离去使他摆脱与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婚姻——总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甚至还故意夸大了这些消息中所有不愉快的成分。我想使叔叔大吃一惊，以便使他采取坚决的措施——我果然使他大吃一惊，他一声惊呼，抱住了自己的头。

“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她现在在哪儿？”他吓得脸色发白，终于说道，“而我这个傻瓜到这里来的时候还完全心安理得，我还以为一切都顺利解决了。”他绝望地补充道。

“我还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过刚才，刚开始嚷嚷的时候，她曾经去找您：她想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一切大声说出来。也许没有让她进去吧。”

“哪能让她进去呢！她在那儿什么事干不出来呵！哎呀，多么性急、多么骄傲的人啊！她能到哪儿去呢，到哪儿去呢？你，你倒好！她为什么拒绝你？胡说！你应当被她喜欢。你为什么不被她喜欢？你说呀，看在上帝分上，你站着干吗？”

“您行行好，叔叔！难道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吗？”

“但这是绝对不行的呀！你应当，应当跟她结婚。我打搅你，把你从彼得堡请回来又为的什么？你应当成全她的幸福！现在他们要把她从这儿撵走，不然，她就是你的妻子，我的亲侄女——也就赶不走了。要不，她能上哪儿去？她怎么办？当家庭教师？要知道，这简直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当家庭教师！要知道，在找到工作以前，她待在家里靠什么生活？老头要负担九个孩子，他们自己都在挨饿。要知道，她听了这些

下流的诽谤以后走开，她一文钱也不会拿我的，她不会拿，她父亲也不会拿。而且这样离开，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可怜呵！这里将会闹得一塌糊涂——我知道。她的薪金早就预支做家用了：她得养家呀。好吧，就算我能找到一个清白、高尚的门第，推荐她去当家庭教师……但是又谈何容易！上哪儿去找高尚的、真正的正人君子呢？好吧，就算有，就算这样的人很多，何必开罪上帝呢！但是，我的朋友，这危险啊：对这些人能相信吗？况且穷人总是多疑的；他会认为硬要他低三下四去报答人家的饭碗和厚爱！他们会侮辱她；她很骄傲，那时候……那时候又怎么办呢？如果此外又突然遇到一个坏蛋来调戏她，那怎么办呢？……她一定会对他嗤之以鼻——我知道，她一定会嗤之以鼻的——但是这个坏蛋一定还会去侮辱她！她仍旧会蒙受耻辱、污点和怀疑的……我的脑袋都快裂开啦！哎呀，我的上帝！”

“叔叔！请您原谅我提一个问题，”我庄重地说道，“请您别生我的气，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重大；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权要求您做出回答，叔叔。”

“什么，什么事？什么问题？”

“就像面对上帝一样，请您坦率相告，您是否感到您自己有点爱上了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并且想娶她？您想想：就是因为这事，这里才要撵走她的。”

叔叔做了一个非常不耐烦的最坚决的手势。

“我？爱上了她？他们都疯了，还是串通好了都来反对我？我为什么写信叫你回来，难道不是为了向他们大家证明这一点？他们都疯了吗？那我为什么要把她许配给你呢？我？爱上了她？他们都疯啦，真疯啦！”

“如果是这样，叔叔，请允许我把话说完。我向您郑重宣布，在这个假设中我找不出丝毫不好的地方。相反，如果您非常爱她，您一定会给她带来幸福的——愿上帝成全这件好事！愿上帝保佑你们相亲相爱！”

“但是，这是哪儿的话，你说什么呀！”叔叔似乎恐惧地叫道，“我奇怪，你说这话怎么会这么冷静……而且……总的说来，老弟，你性子

太急——我发现你身上有这个特点！得啦，你说的话不是毫无意义吗？你瞧，我怎么能娶她呢？要知道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毫无私心杂念。如果我对她另有企图，就太可耻了，也太不应该了！我是个老头，而她还是朵鲜花！甚至福马也是用这样的词儿对我说明这个问题的。我的心燃烧着对她的慈父般的爱。可你却来谈什么婚配！她也许出于感激不一定会拒绝，可是以后，她会因为我利用了她的感激而看不起我。我会害了她，失去她的信赖！我愿意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她，她是我的好孩子！我像爱萨莎一样爱她，甚至爱得更深，我对你实说吧。萨莎根据权利和法律是我的女儿，而这一位是我用我的爱给自己造成的女儿。我把她从贫穷中收养下来，抚养长大。我的已故的天使卡嘉很喜欢她，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我让她受了教育：说法语、弹钢琴、读书和一切……她笑得多么甜啊！你发现了吗，谢辽查？好像她在笑你，其实，根本不是笑你，而是相反，在爱……我本来这么想，等你来，向她求了婚，他们也就相信我没有动她的念头了，所有这些下流话也就会停止散布。那时候她就会留下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那时候咱们该多幸福呵！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俩人又几乎都是孤儿，又都是在我的照管下长大的……我会非常非常爱你们！为你们献出生命，跟你们永不分离；到哪儿都跟着你们！啊，咱们会多幸福呵！人们干吗老是发怒，老是生气，互相仇视呢？我真想不管三十二一地把一切向他们说个明白！真想在他们面前把所有的肺腑之言统统倒出来！唉，我的上帝啊！”

“对，叔叔，对，这话都对，可是她拒绝了我……”

“拒绝啦！唉！……你知道吗，我好像预感到她会拒绝你的，”他沉思地说道，“但是不！”他叫道，“我不信！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一切都吹啦！想必你开始时对她太冒失了，也许，还侮辱了她；可能还胡说了一些恭维话……你给我再说一遍事情经过，谢尔盖！”

我又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重复了一遍。当讲到娜斯金卡希望用她的出走来使叔叔摆脱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他苦笑了一下。

“摆脱！”他说，“摆脱到明天早上！”

“但是，叔叔，您是不是想说，您将娶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我害怕地叫道。

“为了使娜斯嘉明天不被赶走，我能用什么做代价呢？明天我就提出求婚：我正式答应了。”

“您决定啦，叔叔？”

“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有什么办法呢！这使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拿定了主意。明天求婚；婚礼决定悄悄地办，随便一点；还是随便一点好，老弟。你可能当伴郎。我已经暗示要你，因此，他们在这以前是绝不会把你赶走的。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他们说：‘给孩子们留点财产！’当然，为了孩子们有什么不可以做呢？哪怕拿大顶、转圈，何况这事本来就也许是对的。我总应当为家庭做些什么吧。总不能老是好吃懒做呀！”

“但是，叔叔，她是疯子呀！”我忘乎所以地叫道。我的心近乎病态地缩成一团。

“嗯，什么疯子！根本不是疯子！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她遭受过不幸……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有头脑，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脑子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呵！而她是多么善良，如果你知道就好啦，多么高尚呵！”

“但是，我的上帝！他已经跟这个想法妥协啦！”我绝望地说道。“不这么办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为我好，而且我也预感到，迟也罢，早也罢，反正跑不掉的：非强迫我娶她不可。与其为了这事惹起争吵，还不如现在这样好。谢辽查老弟，我把一切都坦白告诉你：我甚至多少觉得高兴。决定了就决定了吧，起码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也平静了些。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几乎完全心平气和了。我大概命该如此！主要的好处是娜斯嘉将留在咱们这里。要知道，我已经同意了这个条件。可忽然她自己想跑！那不行！”叔叔跺了一下脚，叫道，“你听我说，谢尔盖，”他用坚决的神情补充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哪儿也别去；我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您上哪儿，叔叔？”

“我也许能看见她，谢尔盖；一切就清楚了，请相信，一切都会清楚的。而且……而且……你将同她结婚——我向你保证！”

叔叔迅速走出房子，拐进花园，而不是去正房。我从窗口注视着
他。

十二 遇险

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的处境是难堪的：人家拒绝了我，而叔叔却几乎是强迫我娶她。我思想上乱糟糟的。米津契科夫和他的建议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无论如何要把叔叔救出来！我甚至想去找米津契科夫，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是话又说回来，叔叔上哪儿去了呢？他自己说他去找娜斯金卡，可是他又走进了花园。关于幽会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啃噬着我的心。我想起了米津契科夫说的关于暧昧关系的话……我寻思了一会儿，把自己的所有怀疑愤怒地甩到一边。叔叔不会骗我：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不安每分钟都在增长。我无意识地走到台阶上，又沿着叔叔在那里消失不见的林荫道向花园深处走去。月亮开始升起。这花园的每个角落我都熟悉，因此不怕迷路。快走到一个旧亭子时（这亭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池塘边上，池塘早已荒芜，布满了绿苔），我突然两脚像生了根似的停了下来：我听到亭子里有人说话。我无法表达，一种多么遗憾的奇怪的感情攫住了我！我深信这准是叔叔和娜斯金卡；我继续向前走去，极力安慰自己的良心，似乎我是用原来的步子向前走的，并不想偷偷接近。蓦然清楚地传来了接吻的声音，后来又传来热烈的说话声，紧接着又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就在这刹那间，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从亭子里跑了出来，像只燕子似的从我身边掠过。我甚至觉得她用两手捂住了脸，以便不让人看出来：他们大概从亭子里看见我了。但是当我发现紧随着被吓跑了的女士走出来的那个情人就是奥勃诺斯金的时候，我的惊讶就不用提了！——根据米津契科夫的说法，奥勃诺斯金不是早走了吗！奥勃诺斯金也看见了我，非常局促不安：他的一副无赖相顿时烟消云散。

“请您原谅，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和您相遇。”他微笑着，结结巴巴得说道。

“我也没有料到会和您相遇，”我讽刺地答道，“况且我听说您已经走了。”

“不……是这样的……我送了送我妈，送得不远。我能不能把您看作世界上最高尚的正人君子向您提一个请求呢？”

“什么请求？”

“有时候——您对此也一定有同感——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的最高尚的情操.....我希望您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您别希望了：我什么都没明白。”

“您看见跟我一起待在亭子里的那位女士了吗？”

“看见了，但是没认出来。”

“啊，没认出来！.....这位女士快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祝贺您。但是我又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关于您看见我和这位女士的事，务请严守秘密。”

“这究竟是谁呢？”我想，“不会是.....”

“我真不知道，”我回答奥勃诺斯金道，“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我不能向您保证.....”

“不，请看在上帝分上，”奥勃诺斯金央求道，“您应该明白我的处境：这是秘密。您也会成为未婚夫的，我也一样.....”

“嘘！有人来了！”

“哪儿？”

确实，在离我们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清楚地闪过一个人影，有个人走了过去。

“这.....这大概是福马·福米奇！”奥勃诺斯金全身哆嗦，悄声说道，“他走路的样子我看得出来。我的上帝！又有脚步声，从另一头来的！听见吗.....再见！谢谢您.....恳求您.....”

奥勃诺斯金隐匿不见了。不一会儿，叔叔就像从地底下钻出了似的

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你？”他叫住了我，“一切全完啦，谢辽查！一切全完啦！”

我发现，他也在全身哆嗦。

“什么完啦，叔叔？”

“咱们走！”他气喘吁吁地说，紧紧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跟他一起走。一路上，一直到厢房，他没有说一句话，也不许我说话。我等待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走进房间以后，他突然头晕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像死人一样。我立即向他的脸上喷了点水。我想：“既然这样的人都会昏厥，大概发生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吧。”

“叔叔，您怎么啦？”我终于问他。

“一切全完啦，谢辽查！福马遇到了我和娜斯金卡一起在花园里，而且正当我吻她的时候。”

“您吻她了！在花园里！”我惊讶地望着叔叔，叫道。

“在花园里，老弟。真是鬼使神差！我非看见她不可，就去了。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也就是关于你那事，我想说服她。可她已经在那里等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了，就在那里，在池塘对面的破凳子旁……她一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就常常到那里去等我。”

“常常，叔叔？”

“常常，老弟！最近一段时期，几乎每天夜里我们都在那里见面。他们大概跟在我们后面发现了——我早知道他们早发现了，我知道，这准是安娜·尼洛芙娜干的好事。因此，我们就暂时中断了；有三四天了，什么事也没有；可今天偏偏又需要。你自己也看到，多么需要啊：不这样，我怎么跟她说呢？我到这里来希望能碰到她，可她已经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小时，在等我：她也有话要告诉我。”

“我的上帝，太不谨慎啦！您不是知道有人在盯梢吗？”

“这可是个紧急关头呀，谢辽查；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白天，我

连看都不敢看她：她望着一个杳无音信，我就故意望着另一个杳无音信，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她存在于这世界上似的。夜里我们再碰头，说个够……”

“后来又怎样呢，叔叔？”

“我没有说完两句话，你知道吗——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眼泪夺眶而出；我开始劝她，劝她嫁给你，可是她对我说：‘您大概不爱我，您大概什么也看不见。’她突然扑到我身上，两手搂住我的脖子，号啕大哭！她说：‘我只爱您一个人，我谁也不嫁。我早就爱上您啦，但是我也不嫁给您，我明天就走，去进修道院。’”

“我的上帝！难道她是这么说吗？嗯，那后来呢，后来呢，叔叔？”

“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福马！他从哪儿跑出来的呢？难道他躲在花丛后面，就等着这桩罪过吗？”

“真卑鄙！”

“我吓呆了。娜斯金卡拔腿就跑，可是福马·福米奇却一声不响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翘起一根手指吓唬了我一下——你明白吗，谢尔盖，明天非闹得满城风雨不可！”

“哼，怎么不明白！”

“你明白吗，”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绝望地叫道，“你明白吗，他们想毁了她，使她蒙受羞辱，名誉扫地；他们一直在寻找借口，以便中伤她，羞辱她，借此把她撵走；现在这个借口找到啦！要知道，他们说，她和我有不正当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这些无耻东西还说，她和维多普利亚索夫也有关系！这全是安娜·尼洛芙娜说的。现在怎么办呢？明天怎么办呢？难道福马会说出去吗？”

“一定会说出去的，叔叔。”

“如果他说出去，只要他敢说出去……”他咬着嘴唇，紧握拳头，说道，“但是，不，我不信！他不会说出去的，他懂……这是一位非常高尚的人！他会宽恕她的……”

“宽恕也罢，不宽恕也罢，”我坚定地答道，“反正您的责任是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向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提出求婚。”

叔叔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您明白吗，叔叔，如果这事情传出去，您就会使一个姑娘蒙受羞辱？您明白吗，您应当尽快地预防不测；您应当大胆地、自豪地、理直气壮地面对大家，公开提出求婚，对他们的理由嗤之以鼻，如果福马胆敢说她一个不字，就给他点厉害瞧瞧。”

“我的朋友！”叔叔叫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想到这点了。”

“那您怎么决定的呢？”

“不变！在开始说给你听之前，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好极了，叔叔！”

我冲上前去拥抱他。

我们谈了很久。我把他应当娶娜斯金卡的理由，非娶不可的道理统统摆在他面前，不过话说回来，他心里比我还清楚。但我口若悬河，欲罢不能。我为叔叔感到高兴。我长时间地鼓励他，要不，他是永远不会站起来的。他对天职，对义务非常崇敬。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丝毫不明白这事将怎么安排。我知道并非盲目地相信，如果叔叔一旦认定这是自己的义务，他绝对不会退缩的，但我还是信不过他会有足够的力量挺身而出，起来反对自己的一家人。因此我变着法儿极力唆使他，怂恿他，用青年人的全部热情给他做工作。

“况且，况且，”我说，“现在一切已经决定了，您的最后一点怀疑也消失了！发生了您意料不到的事，其实，这一切大家早看到了，大家在您没有发现之前就看到了：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爱您！难道您能允许，”我叫道，“让这个纯洁的爱情变成对她的羞辱吗？”

“绝不！但是，我的朋友，难道我真的能这样幸福吗？”叔叔叫道，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她怎么会爱上我呢？她到底爱我什么呢？好像我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对于她我已经是老头啦：真是万万没有想

到！我的天使，天使啊！……我说，谢辽查，你不久前问我，我是不是爱上她：你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我只是看到，叔叔，您爱她，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您爱她，然而自己还不知道这个。请恕我直言！您写信叫我回来，想把她许配给我，无非是为了她能够做您的侄媳妇，让她永远待在您身边。”

“那你……那你能原谅我吗，谢尔盖？”

“这是哪儿的话，叔叔！……”

他又拥抱我。

“您瞧，叔叔，大家都反对您：应当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就明天，不能更晚了。”

“对……对，明天！”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你知道吗，咱们要勇敢地、理直气壮地、坚决果断地干……对，要果断！”

“您别怕，叔叔！”

“我不怕，谢辽查！只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下手！”

“您先别想这个，叔叔。明天一切都会解决的。今天您先安下心来。想得越多越糟糕。如果福马敢哼一声——就立刻把他从家里赶出去，给他点厉害瞧瞧。”

“不能不赶出去吗？我是这么决定的，老弟：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他，把一切都告诉他，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样，他不可能不理解我；他为人高尚，他是人们中间最高尚的一个！但是有一点使我心里不安：如果妈今天把明天求亲的事预先告诉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那怎么办呢？这不糟了吗？”

“关于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您就放心好了，叔叔。”

于是我把奥勃诺斯金在亭子里的情景告诉他。叔叔非常惊讶。我只字没有提到米津契科夫。

“异想天开的人！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他叫道，“可怜的姑娘！他们跑来找她，想利用她，想利用她的单纯！难道真的是奥勃诺斯金吗？他不是走了吗.....奇怪，太奇怪了！我简直大吃一惊，谢辽查.....这事明天必须调查清楚，采取措施.....但是你坚信，这就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吗？”

我回答说，虽然我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根据某些原因，我坚信这就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

“嗯，该不是跟下人中的什么人偷鸡摸狗，你却以为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吧？该不是花匠那闺女达莎吧？这是一个有空子就钻的姑娘！被人发现过，因此我才这样说。是安娜·尼洛夫娜跟在她后面发现的.....但是也不对！他不是说他要娶她吗，怪事！怪事！”

最后，我们分手了。我拥抱并且祝福了叔叔。他重复说：“明天，明天一切都会解决的，你还没有起床以前就会解决的。我去找福马，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把他当作亲哥哥似的，把一切告诉他，披肝沥胆，把我的整个内心活动都告诉他。再见，谢辽查，快睡吧，你累啦，而我想必整夜都阖不上眼了。”

他走了。我立刻躺到床上，劳累和疲惫不堪，觉得事情艰难。我的神经很不正常，在入睡以前，我曾经几次哆嗦和惊醒。但是，不管我进入梦乡时的感触是多么奇怪，与第二天早晨我被人用离奇古怪的方式叫醒相比，这种奇怪简直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

一 追逐

我睡得很香，连梦也没做。我突然感到仿佛我的两腿上压上了一件十普特¹⁵⁶重的东西。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经大亮，阳光明媚地照进窗户。在我的床上，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在我的腿上坐着巴赫切耶夫先生。

怀疑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他。我好不容易把两条腿抽了出来，在床上欠起身子，勉强醒了过来，我莫名其妙和呆滞地望着他。

“他还瞧哩！”胖子叫道，“你干吗老盯着我？快起来，老弟，快起来！叫了你半小时了，快醒醒吧！”

“出什么事了？几点啦？”

“时间还早，老弟，可是咱们的费弗罗尼雅连天亮也等不及就飞啦。快起来，咱们去追！”

“什么费弗罗尼雅？”

“就是咱们那位傻大姐！飞啦！还在天不亮以前就飞啦！我就到你们这儿来一小会儿，老弟，想把你们叫醒就得了，可跟你足足磨蹭了两个小时！您就快起来吧，老弟，您叔叔也在等您。可盼到这一天啦！”他声音里带着一种既幸灾乐祸又恼怒的神情补充道。

“您到底说谁呀，究竟是什么事儿？”我不耐烦地问道，但是已经猜到了八成，“该不会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吧？”

“那还用说？就是她！我说过多少遍了——就是不听！这下子她可给你道喜啦！她害的是相思病，她满脑子想的就是谈情说爱！呸！至于那人，那人怎么样？那个留小胡子的？”

“难道跟米津契科夫？”

“你算了吧！老弟，你给我扒拉开眼睛，哪怕为了这样的喜庆日子稍微醒醒好不好！瞧你现在还在说胡话，大概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你就睡过去了，跟什么米津契科夫？跟奥勃诺斯金，而不是跟米津契科夫。而伊凡·伊凡内奇·米津契科夫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现在正准备跟我们一起追赶。”

“您说什么？”我猛地在床上坐直了身子，叫道，“难道跟奥勃诺斯金？”

“你这人呀，真没法夸你！”胖子从座位上跳起来答道，“我来找他是把他当成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告诉他这件出人意外的事，可他还怀疑！得了，老弟，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就快起来，穿上裤子，我没工夫跟你说废话：本来就给你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

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我听了这消息以后大吃一惊，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匆忙穿好衣服，跑下了台阶。正房里看来还在睡觉，似乎对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我想先把叔叔找到再说，我小心翼翼地登上正门的台阶，可是在门廊里遇见了娜斯金卡。她衣服穿得很仓促，穿了一件不知是晨衣还是罩衫。她的头发也没梳：看得出来，她刚从床上跳起来，似乎在门廊里等候什么人。

“请告诉我，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跟奥勃诺斯金走了是真的吗？”她脸色苍白，满脸惊慌，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匆问道。

“听说是的。我正在找叔叔，我们想去追。”

“啊！快把她，快把她带回来！如果你们不把她找回来，她会完蛋的。”

“但是叔叔到底在哪呢？”

“大概在那里，在马房那儿；他们在那儿套车。我在这里等他。您听我说，请您替我告诉他，我今天一定要走；我已经拿定了主意。父亲会带我走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立刻就走。现在一切都毁啦！一切都完啦！”

她说这话的时候，十分伤心地望着我，陡地泪如雨下。她似乎要发狂了。

“您别急！”我恳求她，“要知道，这一切正在好起来——您会看见的……您怎么啦，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

“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她气喘吁吁地说，不自觉地握住我的手，“请您告诉他……”

就在这时候，门外右侧传来了什么骚动。

她惊慌失措地甩开我的手，话没说完就跑上楼梯去了。

我在后院的马房旁找到了大家，也就是叔叔、巴赫切耶夫和米津契科夫。巴赫切耶夫的马车已经套上了新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等我后来后立刻出发。

“他来啦！”我一出现，叔叔就叫道，“听说啦，老弟？”他脸上带着某种奇怪的表情补充道。

在他的眼神、声音和动作里流露出恐惧、惶惑，同时又好像是希望。他认识到，他的命运里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他们立刻把事情的原委统统地告诉了我。巴赫切耶夫先生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夜晚以后，清早走出自己的家门，准备赶到修道院去参加早祷。修道院就坐落在离他村子四五俄里¹⁵⁷的地方。车在从大路拐到修道院去的岔道上，他突然看见一辆疾驰而来的马车，而在马车里他看见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和奥勃诺斯金。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哭哭啼啼的，好像吓坏了，她大叫一声，向巴赫切耶夫先生伸出了两手，仿佛在求他保护——起码在他的叙述中是这么说的。“可是那个留小胡子的下流东西，”他补充道，“却半死不活地坐着，躲了起来；可是休想，老弟，你躲不了！”斯捷潘·阿列克赛耶维奇毫不迟疑地重新拐上大路，直奔斯捷潘齐科沃，叫醒了叔叔，米津契科夫，最后是我。大家决定立刻动身追赶。

“奥勃诺斯金呀奥勃诺斯金……”叔叔说道，他注视着我，好像此外还有什么别的话想跟我说似的，“谁能料到呢！”

“这个下流东西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米津契科夫怒不可遏地叫道，但又立刻转过身去，避开了我的目光。

“咱们怎么啦！到底走不走呢？还是站到天黑，尽讲故事呢？”巴赫切耶夫先生打断了大家的话，爬进了马车。

“走吧，走吧！”叔叔同意道。

“一切正在好起来，叔叔，”我对他低声说道，“您瞧，这一切现在解决得多好啊？”

“得了，老弟，别造孽啦……哦，我的朋友！他们因为事情没有办成，迁怒于她，现在一定会干脆把她撵走的——你明白吗？我预感到的东西太多啦，真可怕！”

“怎么啦，叶戈尔·伊里奇，说悄悄话呢还是走？”巴赫切耶夫先生又一次叫道，“要不把马卸下来，上下酒菜——您以为怎么样：要不要喝点伏特加？”

这些话说得十分气愤和尖刻，简直不能不立即满足巴赫切耶夫先生的要求。大家立刻坐上马车，马儿便飞驰而去。

我们大家沉默了一阵。叔叔别有深意地望着我，但是当着大家的面他又不想跟我说话。他常常陷入沉思；然后又好像醒悟过来，打了个哆嗦，不安地打量着周围。米津契科夫看来很平静，抽着雪茄，带着一副无辜受害者的尊严。可是巴赫切耶夫却为了大家感到十分焦躁。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怒气冲冲地望着每个人和周围的一切，他满脸通红，哼哼哧哧，不断向一旁啐唾沫，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您坚信他们是去米申诺吗？”叔叔突然问道，“离这儿有二十俄里呢，老弟。”他向我补充道。“是一个小村子，有三十名农奴；不久前刚由省里的一个卸职的官吏从先前的地主手里买下来。他是个世间少有的讼棍！起码人家是这么说的，也许说得不对。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肯定地说，奥勃诺斯金就是到那儿去的，这官吏现在正在帮助他。”

“要不怎么着？”巴赫切耶夫精神一振，大声叫道，“我就是说去米

申诺啦。不过此刻这个奥勃诺斯金在米申诺也许已经溜之大吉了，可不是吗，在院子里再白白地聊上三个钟头才好呢！”

“您不用担心，”米津契科夫说道，“准能碰到。”

“对，准能碰到！他怕是在等你吧。想得倒美！[158](#)”

“你放心，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你放心，咱们会追上的，”叔叔说，“他们什么也来不及办——你会看到准是这样。”

“来不及办！”巴赫切耶夫恶狠狠地重复道，“别瞧她文文静静，她什么事来不及办！还说哩：‘文文静静’。”他摹仿着什么人的腔调，尖声补充道，“‘遭受过不幸’。可现在她撒丫子跑了，这个不幸的人！现在你就天不亮沿着大道拼命追她吧！大节日里的，不让人祷告。呸！”

“话又说回来，她不是一个未成年人，”我说，“她不受人监护。如果她自己不愿意，不能硬逼她回来。那咱们怎么办呢？”

“那当然，”叔叔答道，“但是她会愿意的——我可以肯定。她现在只要……只要一看见我们，就会立刻回来的——我敢担保。老弟，不能把她撂下不管，让她听天由命，做牺牲品；这可以说，义不容辞……”

“不受人监护！”巴赫切耶夫叫道，他立刻冲着我来了，“她是个傻瓜，兄弟，地地道道的傻瓜——而不是不受人监护。我昨天向你提都不愿意提她，前两天我走错了，跑进了她的房间，我一瞧，她正对着镜子，两手叉腰，在跳苏格兰舞呢！她脱得光光的：简直就跟画报上一模一样！我啐了口唾沫就走了。那时候我就一清二楚地料到了一切。”

“干吗这么糟蹋人家呢？”我带着几分胆怯地说道，“大家知道，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身体不很健康……或者，不如说，她有这样一点狂想……我觉得，这是奥勃诺斯金一个人的错，而不是她。”

“身体不很健康！你们算了吧！”胖子气得满脸通红，接口说道，“这不是存心气人吗？你从昨天起就存心气我！她是个傻瓜，我的老祖宗，跟你再重复一遍，是个大傻瓜，而不是什么不很健康；她自小就被小白脸勾掉了魂！现在她又被小白脸弄得山穷水尽。至于那个留小胡子的，就不必提他了！也许他现在正带着钱，快马加鞭，铃声叮当地

在笑呢。”

“难道您当真以为，他会立刻抛弃她吗？”

“要不怎么着？难道他还带着这个宝贝四处游逛去吗？他要她干吗？把她洗劫一空，往路边的树丛下一扔——他就是这么个人。而她呢，就乖乖儿地坐在花丛下面，闻花香！”

“唉，你也说得太过分啦，斯捷潘，不会这样的！”叔叔大声说道，“话又说回来，你干吗这么恼火呢？我简直对你感到奇怪，斯捷潘，你怎么啦？”

“要知道，我是个人不是吗？能不生气吗；从一旁瞧着也生气，我是心疼她才说这番话的……唉，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混蛋！请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拐过来干什么？这关我什么事儿？这关我什么事儿？”

巴赫切耶夫就这么发着牢骚；但是我已经不听他啰嗦了，我在想我们现在正去追赶的那个人，即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这是我后来根据最可靠的来源收集到的她的简略的身世，这对于说明她的这场历险是十分必要的。她先是一个在人家家里长大的孤苦伶仃的穷孩子（这家人很刻薄），然后是一个穷闺女，后来是一个穷姑娘，最后则是一个穷苦的老姑娘，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在她穷苦的一生中，饱尝了辛酸、孤苦、欺凌和数落，尝遍了寄人篱下的苦楚。她的性格生来是开朗的、十分敏感的和缺少心眼的，起先她还能勉强忍受自己的苦命，甚至有时候还能快活地、无忧无虑地放声大笑；但是年复一年，命运终于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渐渐地，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开始发黄和消瘦了，变得容易发怒，常常疑神疑鬼，喜欢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又常常歇斯底里发作，突然眼泪汪汪，号啕大哭。现实给予她人世的幸福越少，她就越是用自己的想象来诱惑和宽慰自己。她最后的殷切希望也就越是在肯定地、无可挽回地破灭，而且最后终于破灭了。她那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而更加变得让人陶醉。闻所未闻的大量财富，青春永驻的美貌，风度翩翩的、富有而显赫的未婚夫、王孙公子和将门子弟，都为她保留着自己的白璧无瑕的心，因为无边的爱跪在她的脚下奄奄一息，最后是他——他，美貌无双，一切美德都汇聚于一身，又热烈，又多情，又是艺术家，又是诗人，又是将门之子——一切齐备，或者轮流出现，这一切不仅出现在她的梦中，甚至在她几乎是清醒的时候也活跃于脑

际。她的理性已经开始衰退，开始经受不住不断服用这种神秘幻想的鸦片了……蓦地，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她备受欺凌，处在最凄凉的、使人心碎的现实中，就在她陪伴着一个没有牙齿的、世界上最爱唠叨的老太婆的时候，就在她动辄得咎，每吃一块面包、每穿一件破衣服就要受尽埋怨，任何人都可以欺侮她，任何人都不保护她，痛苦的生活使她备受煎熬，可是她在私心里又陶醉于最荒诞和最热烈的幻想的欢乐中的时候，她突然接到她的一个远亲的死讯，这人的近亲早已死绝（由于她缺少心眼儿，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这远亲是个怪人，在十分遥远的穷乡僻壤一直过着修士般的生活，孤独、忧郁、无声无息，他在研究颅相学¹⁵⁹和放高利贷。于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突然奇迹般地从天而降，像下金雨似的落到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脚旁：她是这个已死的亲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她一下子得到了十万银卢布。命运的这个嘲弄把她完全搞垮了。本来就已衰退的理智怎能不对自己的幻想信以为真呢？看，这些幻想不是果真开始实现了吗？于是这个可怜的女人，跟自己仅有的一点健全的理智彻底诀别了。她被自己的幸福惊呆了，便一头钻进自己那充满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和诱人的幻影般迷人的世界里。一切考虑，一切怀疑，现实的一切障碍，像二乘二等于四这样一些明白无疑的现实法则统统没有了！三十五年来对目眩神迷的美的幻想，秋天的黯然神伤的清冷和爱情无限幸福的丰富多彩——都麇集在她的身上。幻想既然在一生中已经实现了一次，为什么不能全部实现呢？为什么他不会翩然而至呢？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不是在考虑，而是深信不疑。但是，就在她等候着他，她的理想的时候——她便开始日夜想象着她的未婚夫和荣获各种勋章的人以及一般的勋章获得者，其中有军人和非军人，有近卫军和非近卫军，有达官显贵和普通的诗人，诗人中又有去过巴黎的和只去过莫斯科的，有留小胡子的和不留小胡子的，有留尖胡须的和不留尖胡须的，有西班牙人，也有不是西班牙人（不过多半是西班牙人），其数量之多实在惊人，足以引起旁观者的严重忧虑；离疯人院仅一步之差。所有这些美丽的幻影像走马灯似的麇集在她的周围，光彩夺目，陶醉在爱情之中。在没有做梦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也同样充满了最离奇的幻想：不管她看谁一眼——那人准爱上了她；不管谁走过她的身旁——那人准是西班牙人；有什么人死了——准是因为爱她的缘故。凡此种种又好像故意在她的心目中得到了证实，因为确有这样一些人，例如奥勃诺斯金、米津契科夫和数十名其他的人抱着同样的目的在追求她。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讨好她、宠她、奉承她。可怜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连怀疑也不愿怀疑，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她深信不

疑，不知道什么人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突然改好了，大家无不变得和气、可爱、亲切和善良了。他还没有出现；但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出现的，纵然如此，即使没有他，现在的生活也已够不错、够吸引人的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消遣和宴饮，因此稍许等一下也未尝不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吃糖果，看小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小说更加激起了她的想象，通常读到第二页就给扔了。她没法再读下去，因为刚读头几行，刚看到一点对爱情的细微的暗示，有时不过是一点对环境、房间、服饰的描写，她就入了迷，陷入幻想之中。接连不断地给她运来新的衣服、花边、帽子、头饰、缎带、样品、裁剪样式、花饰、糖果、花卉和小狗。三个女佣成天价在女仆房里给她缝衣服，而小姐则从早到晚，甚至夜里还在试腰身和绉边，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自从接受遗产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她甚至变年轻了，也变漂亮了。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她跟已故的克拉霍特金将军是怎么联上亲的。我始终坚信，这个亲戚关系是将军夫人的臆造。她想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抓在手里，说什么也要让叔叔跟她的金钱结婚。巴赫切耶夫先生说得对：正是那些小白脸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叔叔在听到她跟奥勃诺斯金私奔的消息以后，想追上她，哪怕使用强迫手段也要让她回来，这个想法是十分合理的。这个不幸的女人不能没有监护，如果落到坏人手里，她会立刻毁掉的。

我们到达米申诺的时候，已是九时许。这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离大道约三俄里，坐落在一个洼地里。村里只有六七家农舍，烟熏火燎、歪歪倒倒，屋顶上凑凑合合地盖着一层发黑的麦秸，它们忧郁地、冷淡地望着来往过客。周围四分之一俄里内既没有一个园子，也没有一丛灌木。只有一棵衰老的爆竹柳昏昏欲睡地低垂在一个号称池塘的发绿的水坑上。这样的新居大概是不可能对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产生愉快印象的。老爷的宅邸是用狭长的新木墙筑成的，六扇窗户一字儿排开，屋上马马虎虎地盖着麦秸。一位官吏出身的地主刚开始卜居问事。甚至院子也没有围上围墙，只从一面拉起了新篱笆，篱笆上干枯的榛子叶还没来得及落下来。篱笆旁停着奥勃诺斯金的四轮马车。我们像飞将军从天而降，落在这两个有罪的人头上。从敞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喊叫声和哭泣声。

我们在门廊里遇见一个光脚的男孩，他躲开我们撒腿就跑。在第一个房间里，在一张没有靠背的、蒙着布面的“土耳其”长沙发上，端坐着泪流满面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她一看见我们就一声尖叫，用两手

捂住脸，她身旁站着奥勃诺斯金，他吓坏了，可怜巴巴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惊惶失措到这样的程度，居然跑上前来同我们握手，好像欢迎我们光临似的。从一扇通到另一个房间去的微微开着的门里露出一件女人的衣衫：有人在偷听，在偷偷地从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小缝里张望。主人家没有出来：看来，他们不在家，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原来这位旅行家在这里！还拿小手捂着哩！”巴赫切耶夫叫道，跟在我们后面挤进了房间。

“您先别高兴，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这简直不成体统。现在只有叶戈尔·伊里奇一个人有权说话，我们在这里完全是局外人。”米津契科夫粗暴地说道。

叔叔严肃地望了巴赫切耶夫先生一眼，好像根本没有发现奥勃诺斯金跑上前来跟他握手似的。他走到仍旧用手捂着脸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跟前，用最温和的声音和带着最真挚的同情对她说道：

“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我们大家都非常爱您和尊敬您，因此我们亲自跑来征求您的意见。您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到斯捷潘齐科沃去呢？今天伊柳沙过命名日。妈正在焦急地等着您，萨舒尔卡和娜斯嘉大概已经为您哭了整整一早上……”

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怯生生地微微抬起头，从手指缝里瞧了他一眼，突然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扑上前去，搂住他的脖子。

“哦，带我走吧，快带我离开这里吧！”她一面痛哭，一面说道，“快，越快越好！”

“她起劲跑了一通又害怕啦！”巴赫切耶夫用手捅了捅我，喃喃说道。

“那么说，一切都完了，”叔叔严厉地对奥勃诺斯金说，几乎连瞧也不瞧他一眼，“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请伸出您的手。走！”

可以听见门后面的窸窣声；门响了一下，又微微开大了一点。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奥勃诺斯金开口道，不安地望了望微

开的门，“您自己说吧，叶戈尔·伊里奇……您在我家的行为……而且，除此以外，我向您问好，您居然不予理睬，叶戈尔·伊里奇……”

“您在我家的行为，先生，是一种卑鄙下流的行为。”叔叔严厉地望了望奥勃诺斯金一眼，答道，“而这也不是您的家。您听见了吗：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一分钟也不愿意留在这里。您还想干什么？别废话——听见了吗，请您少说废话！我热切希望不必多做解释，这对您也比较有利。”

但是这时奥勃诺斯金沮丧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讲了一大堆叫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废话。

“请您别鄙视我，叶戈尔·伊里奇。”他压低声音说道，臊得差点没哭出来，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门，大概他害怕，可别给那里的什么人听见了，“这一切不是我要干的，都是我妈。我干这事不是为了图利，叶戈尔·伊里奇；我干这事并没有什么目的；当然，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图利，叶戈尔·伊里奇……但是我这样做是抱有高尚目的的，叶戈尔·伊里奇：我会把财产用来做好事……我会救济穷人。我想促进一下现在的教育运动，我甚至幻想在大学里设立助学金……您瞧，我想把我的财产做这样的用途，叶戈尔·伊里奇；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叶戈尔·伊里奇……”

我们大家突然变得非常不好意思。甚至米津契科夫也脸红了，把脸转了过去，而叔叔更是羞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嗯，得了，得了！”他终于说道，“你放心，帕维尔·谢妙内奇。有什么办法呢！人孰无过……如果你愿意的话，老弟，请来舍下吃午饭……我欢迎，欢迎……”

但是巴赫切耶夫可不这么干。

“设立助学金！”他怒气冲冲地吼道，“这样的人还设立助学金！自己恨不得见人就剥层皮……连条裤子都没有，还干这个，搞什么助学金！嘿，你呀，是个卖破烂的，卖破烂的！居然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她在哪儿，你那母亲呢？难道躲起来了？如果她不是坐在那儿，坐在幕后，我就不姓巴赫切耶夫——要不就是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

“斯捷潘，斯捷潘！……”叔叔叫道。

奥勃诺斯金满脸通红，准备提出抗议；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倏地开了，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冲进了屋子，她怒气冲冲，两眼熠熠发光，气得布满了血丝。

“这是怎么啦？”她叫道，“这儿出什么事了？叶戈尔·伊里奇，您带着一帮人闯进一个高尚的人家，吓唬女人，发号施令！……这像什么话？我还没老糊涂呢，谢天谢地，叶戈尔·伊里奇！而你这个笨蛋！”她又大骂儿子，继续大喊大叫，“你居然在他们面前痛哭流涕！人家在你母亲家里侮辱你母亲，你就傻乎乎地张嘴听着。从今以后你还算什么正经小伙子？从今以后你是个窝囊废，而不是小伙子！”

既没有了昨天的温文尔雅，也没有了昨天的忸怩作态，甚至也没有了长柄眼镜——这一切安菲莎·彼得罗芙娜现在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泼妇，一个摘了假面具的泼妇。

叔叔一看见她就急忙挽起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胳膊，想要冲出房间；可是安菲莎·彼得罗芙娜立刻拦住他的去路。

“您休想这样出去，叶戈尔·伊里奇！”她又像放连珠炮似的嚷道，“您有什么权利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强行带走？您跟您妈和那个傻瓜福马·福米奇一起，对她设下了卑鄙的圈套，她摆脱了你们的圈套，您就恼火了！您出于卑鄙的私心自己想娶她。对不起，这里想得比您高尚些！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看见你们正在暗算她，想把她给毁了，自己信赖了帕弗鲁沙。她亲自求他，可以说，把她从你们的圈套里救出来；她不得不在夜里逃走，离开你们——就是这么回事。瞧你们把她弄到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这样，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如果是这样，您怎么竟敢带着一大帮强盗闯进一个高尚的贵族之家，把一个大家闺秀强迫带走，尽管她又哭又叫呢？我绝不允许！绝不允许！我没有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一定要留下来，因为她愿意留下来！咱们走，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别听他们的：这是您的敌人，不是朋友！别怕，咱们走！我把他们立刻撵走！……”

“不，不！”惊慌失措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叫道，“我不干，不干！他算什么丈夫？我不愿意嫁给您的儿子！他是我的什么丈夫？”

“您不愿意？”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叫道，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愿意？您来了又不愿意了？既然这样，您怎么敢欺骗我们？既然这样，您怎么敢答应他，半夜里跟他私奔，自己送上门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破费了这么多钱？我的儿子为了您也许丢掉了一个高贵的配偶！他因为您也许丢掉了几万卢布嫁妆！不行！您得给钱！现在就得给；我们有证据，您半夜私奔……”

但是我们没有听完这一套气话。我们大家簇拥着叔叔，直接冲着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向前走去，走到了台阶上。马车立刻驶上前来。

“只有不要脸的人，只有卑鄙下流的人才会这样干！”安菲莎·彼得罗芙娜从台阶上叫道，她简直气疯了，“我要去告你们！您得给钱……您是到一个不要脸的人家去，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您不能嫁给叶戈尔·伊里奇；他就在您的鼻子底下养着个姘头，那个家庭女教师！……”

叔叔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他咬紧嘴唇，急忙让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上车。我也走到马车的另一边，等候上车，倏地，奥勃诺斯金出现在我身旁，抓住了我的手。

“起码请允许我寻求您的友谊！”他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脸上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怎么寻求友谊？”我踏上马车的踏板，说道。

“是这样！还在昨天我就发现您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请别见弃……其实都是我妈引诱我的，这事跟我完全不相干。请您相信，我更有志于文学；这全是我妈……”

“我相信，我相信，”我说，“再见！”

我们坐妥后，马车疾驰而去。安菲莎·彼得罗芙娜的喊叫声和诅咒声还久久地在我们的后面回响；从宅子的所有窗户里突然伸出了许多不认识的面孔，带着一种怪异的好奇望着我们。

现在马车里坐着我们五个人；不过米津契科夫挪到了赶车的座位上，把自己从前的位子让给了巴赫切耶夫先生。巴赫切耶夫先生现在不得不坐在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对面。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非常满意

我们把她带走，但是她还在哭。叔叔极力安慰她。他自己则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看来，安菲莎·彼得罗芙娜关于娜斯金卡的那些疯狂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然而，如果不是巴赫切耶夫先生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归程想必会平安无事地结束的。

他在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对面坐好以后，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他不能视若无睹；他在自己的位子上扭来扭去，脸像虾米似的涨得通红，可怕地转动着眼珠；特别是叔叔开始安慰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胖子就怒不可遏，像只被人逗引的斗犬似的发出狺狺的声音。叔叔担心地望着他。最后，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发现坐在自己对面这个人的不平常的心境，开始专注地凝视着他。后来，她又看看我们，嫣然一笑，抓起自己的小阳伞，突然优雅地用它轻轻打了一下巴赫切耶夫先生的肩膀。

“疯子！”她用十分迷人的顽皮劲儿说道，立刻用扇子挡住了脸。

这个乖常的行为是使容器满溢出来的一滴水。

“什——么——？”胖子嚎叫起来，“怎么回事，太太？你居然闹到我头上来啦！”

“疯子！疯子！”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重复道，又倏地拍着手哈哈大笑起来。

“停！”巴赫切耶夫向车夫叫道，“停下！”

马车停了下来。巴赫切耶夫打开车门，开始匆匆地钻出马车。

“你干什么，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你上哪儿？”叔叔惊讶地叫道。

“不，我够了！”胖子气得发抖，答道，“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混蛋！我老啦，太太，别来跟我打情骂俏。我宁可死在大路上！再见，太太，科曼——符——波尔特——符！[160](#)”

他果真步行走了。马车一步一步地跟在他后面。

“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叔叔终于按捺不住，叫道，“得了，你别闹了，上车吧！该回家啦！”

“你们得了吧！”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走得气喘吁吁地说，由于胖，他已经完全不会走路了。

“快马加鞭，走！”米津契科夫对车夫叫道。

“那怎么行呢，站住！”叔叔叫道。但是马车已经疾驰而去。米津契科夫没有错：立刻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站住！站住！”我们后面传来了死命的嚎叫，“站住，强盗！站住，你这坏蛋！……”

胖子终于赶上来了，他解开了领结，摘下了帽子，筋疲力尽，差点喘不上气来，脑门上满是汗珠。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钻进马车，这次，我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起码他可以不坐在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对面了。而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在整个这出戏的演出过程中，笑得前仰后合，拍着巴掌，而且她一路上都没法看着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而无动于衷。可是就他这方面来说，却执拗地望着马车的后轱辘转动，一直到家都没说一句话。

当我们回到斯捷潘齐科沃的时候，已是中午了。我直接走进自己的厢房，加弗利拉立刻把茶端了来。我急忙上前，想好好儿问问老头，但是叔叔几乎紧跟在他后面走了进来，并且立刻把他打发走了。

二 新闻

“老弟，我到你这儿来只待一会儿，”他匆忙开始说道，“我想急忙告诉你……我已经通通了解清楚了。除了伊柳沙、萨莎和娜斯金卡，他们今天谁也没去做礼拜。听说，妈妈惊厥过去了。他们给她揉呀搓的，好不容易才揉醒了。现在按照规定要到福马那儿集合，叫我也去。我简直不知道，是不是该向福马祝贺命名日——这是重要的一关！最后，他们将怎样看待这件意外的事呢？可怕呀，谢辽查，我已经预感到……”

“相反，叔叔，”我也急忙说道，“一切都安排得太好啦。要知道，您现在无论如何绝不能再娶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了——就这一点也该

值点什么吧！还在路上我就想给您说明这点。”

“对，对，我的朋友。不过满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当然都是上帝的安排，就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事儿……可怜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也真是的，她发生了多少意料不到的事啊……奥勃诺斯金真卑鄙，真卑鄙！然而我凭什么说人家‘卑鄙’呢？如果我娶了她，我做的不是同样的事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想说的还不是那事儿……你听到刚才那个混蛋安菲莎关于娜斯嘉嚷嚷些什么了吗？”

“听到了，叔叔。您现在该明白，必须赶快行动了吧？”

“一定，而且非这样不可！”叔叔答道，“关键的时刻已经来临。不过，老弟，咱们昨天还有一件事没想到，回去以后我想了一夜：她肯嫁给我吗？——就是这事儿！”

“您行行好吧，叔叔！她自己都说了：她爱您……”

“但是，我的朋友，她又立刻补充说：‘我无论如何不嫁给您。’”

“哎呀，叔叔！不过这么说说罢了，况且情况今天也变了嘛。”

“你是这么想的吗？不，谢尔盖老弟，这事很微妙，非常微妙！嗯！……你知道吗，虽然我很发愁，但是，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又幸福得痛苦了一夜。好吧，再见，我得快走啦。他们在等我，我本来就去晚啦。我只是顺便跑来跟你说句话就走。啊呀，我的上帝！”他又走回来叫道，“我把我最要紧的事给忘了！你知道吗：我给他，给福马写了一封信！”

“什么时候？”

“夜里，今天一大早我就把信叫维多普利亚索夫送去了。老弟，我写了两张纸，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说了，真实而坦率——总之，我应该，也就是说，一定应该——你明白吗？——向娜斯金卡提出求婚。我恳求他不要把花园里的约会张扬出去，请求他无论如何行行好，在妈妈跟前美言几句。老弟，我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我是用我的整个心写的，可以说，洒满了我的眼泪……”

“怎么？毫无答复？”

“暂时还没有；不过不久前我们准备去追赶的时候，我在门廊里遇见他，他穿着睡衣，趿着便鞋，戴着睡帽——他爱戴着睡帽睡觉——到什么地方去。他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我瞅了瞅他的脸，从下面这么一瞅——还没什么！”

“叔叔，您别指望他了：他准给你暗中使坏。”

“不，不，老弟，别这么说！”叔叔挥着手叫道，“我有把握。况且，你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他会懂的，他会认清这一点的。他喜怒无常，好埋怨人——我不争辩；但是一到事关高度的光明磊落，他就会像珍珠一样地放出异彩……正是像珍珠一样。这都是因为你，谢尔盖，你还没有见过他处在高度光明磊落时的情景……但是，我的上帝，如果他当真把昨天的秘密张扬出去，那我就不知道那时该怎么办了，谢尔盖！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但是不会的，他不可能这么卑鄙。我连他的一个鞋掌都不如！你别摇头，老弟：这是真的——真不如！”

“叶戈尔·伊里奇！你妈在为你担心哩。”

门外响起了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讨厌的声音。她大概从打开的窗户里已经偷听到了我们的全部谈话。“前前后后到处找您，就是找不着。”

“我的上帝，迟到啦！糟了！”叔叔惊慌起来，“我的朋友，看在基督分上，快穿好衣服到那里去吧！我就是跑来找你一块去的……我就来，就来，安娜·尼洛夫娜，我就来！”

留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娜斯金卡的会面，我很高兴没有把这次会面的情形告诉叔叔，要不我会使他更伤心的。我预见到大雨就要来临，我不明白叔叔将怎样来安排自己的事并向娜斯金卡提出求婚。再重复一遍：尽管我非常相信他人格高尚，我仍不由得怀疑这事能否成功。

但是必须赶快行动。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他，便立刻开始穿衣服；但是不管穿得多快，我想穿的好一些，还是给耽搁了。米津契科夫走了进来。

“我请您来了，”他说，“叶戈尔·伊里奇请您立刻就去。”

“走吧！”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们走了出去。

“那边有什么新闻？”我在路上问道。

“大家都在福马那儿，全来齐了，”米津契科夫答道，“福马没有发脾气，似乎若有所思，很少说话，而且慢条斯理。他甚至还吻了一下伊柳沙，不用说，这使叶戈尔·伊里奇很高兴。刚才，他还通过佩列佩莉岑娜宣布，不要给他过命名日了，他不过是想考验一下……老太婆虽然还在闻酒味，但是因为福马心平气和，她也安静了下来。关于咱们的事，谁也没提一个字，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似的；因为福马没有说话，大家也都不说话。他整个早上不让任何人到他那儿去，虽然老太婆不多会儿前，当咱们不在的时候，曾向他苦苦哀求，请他到她那儿去一下，有事商量，而且还亲自闯到他的房门口；但是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回答说，他在为人类祈祷或者诸如此类的一套话。他正在打什么主意：这从脸上看得出来。但是因为叶戈尔·伊里奇根本不会察言观色，所以他看到福马·福米奇和颜悦色，现在也十分高兴：真是个孩子！伊柳沙准备了一首什么诗，于是他们打发我来请您。”

“那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呢？”

“什么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

“她也在那儿？跟他们一块儿？”

“不，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米津契科夫干巴巴地答道。

“在休息，在哭。也许她感到羞愧。现在那个……家庭女教师好像在她那儿。这是什么？好像要下大雷雨了。您瞧天上！”

“好像要下大雷雨了。”我望了一眼天边越来越黑的乌云，答道。

这时我们走上了露台。

“您说，奥勃诺斯金这家伙怎么样？”我继续说，忍不住想在这个问

题上试探一下米津契科夫。

“别提他了！别向我提这个卑鄙的东西！”他蓦地停下来，涨红了脸，跺了一下脚，叫道，“傻瓜！傻瓜！把这样的好事，把这样出色的主意给毁了！您听我说：我当然是头蠢驴，居然没有看穿他的骗局——我庄严地承认这点，也许您正是要我承认这句话。但是我向您发誓，如果他能把这一切干脆利落地办妥，也许我倒会宽恕他！傻瓜！傻瓜！上流社会怎么能听任、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怎么不把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当移民，服苦役！但是休想！他们休想要弄我！我现在起码有经验了，我们还得再较量一番。我现在正在琢磨一个新的想法……您一定会同意：难道由于这么一个不相关的傻瓜把您的主意偷走了，自己又不会办事，咱们就没辙了？要知道这是不公平的。最后还有，这个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一定要嫁人——这是她的使命。如果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她关进疯人院，其原因就因为还可以跟她结婚。我来告诉您我的新主意……”

“但是，恐怕得以后再说了，”我打断了他，“因为咱们已经到了。”

“好吧，好吧，以后再说！”米津契科夫答道，他的嘴抽搐了一下，发出一声狞笑，“那现在……您上哪去？跟您说：咱们直接上福马·福米奇那儿去！跟我走，您还没到那儿去过。您会看见另一出喜剧……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喜剧了……”

三 伊柳沙过命名日

福马占着两间很好的大房间，这两个房间的装饰也比家里的所有其他房间都好。完全的舒适环绕着这位伟人。墙上是美丽的新壁纸，窗上是绸制的花窗帘，地毯、窗间镜、壁炉、漂亮的软垫家具——一切都说明主人家对福马·福米奇无微不至的关怀。窗上和窗前的大理石小圆桌上放着一盆盆鲜花。书斋中央放着一张蒙上红呢子的大书桌，桌上堆满了书和手稿。一只非常漂亮的青铜墨水缸和维多普利亚索夫掌管的一大把笔——这一切加在一起理应证明福马·福米奇的艰巨的脑力劳动。我想在这里顺便说说，福马在这里坐了差不多八年，但是没写出任何一点像样的东西。后来，在他一命归天之后，我们清理了他身后留下的手稿；所有这些东西原来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部故事发生在7世纪诺夫戈罗德城的历史小说的开头；其次是一部用无

韵诗写成的又长又臭的长诗《墓地上的隐士》；再其次是一篇论述俄国农民的意义和特点以及应如何与他们交往的无聊论文；最后是一部中篇小说《弗龙斯卡雅伯爵夫人》，是描写上流社会生活的，也没有完稿。此外就什么也没留下了。但当年福马·福米奇却硬逼着叔叔每年花费大量金钱去订购书籍和杂志，其中有很多甚至没有裁开¹⁶¹。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碰到福马在看波尔·德·柯克¹⁶²的作品，但当着别人的面他把这些书藏得远远的。在书斋的后墙有一扇玻璃门，通家中的院子。

大家正在等我们。福马·福米奇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穿着一件长到脚后跟的常礼服，但是仍旧没有打领结。他果然是默默无语和若有所思。我们走进去以后，他微微扬起眉毛，探究似的望了我一眼。我鞠了一躬；他微微点了点头，相当有礼地答了礼。奶奶看见福马·福米奇对我很客气，也向我微笑颌首。这个可怜的女人万万没有料到，她的宝贝疙瘩会这么平静地对待牵涉到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这件奇闻，因此她现在非常快活，虽然早晨她的确发生过痉挛和昏厥。在她的椅子后面照理站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她把嘴唇抿成一条线，不快地、恶狠狠地微笑着，互相搓揉着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在将军夫人身旁，坐着两位贵族出身的、从来不开口的老妇人（食客）。还有一位今天早上偶然来访的修女和一位附近的女地主——已经上了年纪，也不说话。她是做完礼拜顺道来向将军夫人祝贺节日的。姑妈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悄悄地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安地望着福马·福米奇和她妈。叔叔坐在安乐椅上，他的两眼在非常快乐地熠熠发光。他面前站着伊柳沙，穿着过节的红衬衫，烫着髻发，漂亮得像个小小天使。萨莎和娜斯金卡背着大家悄悄地教会了他一首什么诗，准备在这样的日子用学业上的成绩来使父亲高兴一下。叔叔高兴得差点掉眼泪；福马出乎意料的和颜悦色，将军夫人的愉快，伊柳沙的命名日，诗——这一切都使他非常高兴，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派人去请我，让我也快点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幸福和听伊柳沙朗诵。萨莎和娜斯金卡紧跟在我们后面走了进来，站在伊柳沙身旁。萨莎一刻不停地微笑，她这时候幸福得就像小孩一样。娜斯金卡望着她，也微笑起来，虽然一分钟前她进来的时候还脸色苍白，闷闷不乐。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旅行归来以后，只有娜斯金卡一人迎接了她和安慰了她，而且在此以前一直陪她坐在楼上。淘气的伊柳沙望着自己的两位女老师，似乎也忍俊不禁。大概他们三人准备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笑剧，现在就要上演了……我把巴赫切耶夫给忘了。他远远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气呼呼地红着脸一声不吭，在怄气，擤鼻涕，总之在这个家庭节日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阴沉的角色。叶惹维金在他身旁转悠；话又说回来，他到

处在转悠，吻将军夫人和来访的女客的手，低声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说着什么，伺候福马·福米奇——总之，哪儿也少不了他。他也极表赞许地等候着伊柳沙朗诵诗，他一看见我进来就急忙上前向我连声问好，以示十二万分的尊敬和忠诚。根本看不出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带她永远离开斯捷潘齐科沃。

“他来啦！”叔叔一看见我就快乐地叫道，“老弟，伊柳沙准备了一首诗——真没想到，这真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大吃一惊，老弟，因此特地派人去请你，在你来以前把朗诵暂时停一停……快坐在我身边！咱们来听。福马·福米奇，你得承认，老兄，你大概给他们大伙儿出了个主意：让我这个老头高兴一下吧？我敢发誓，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叔叔在福马的房间里用这样的腔调和声音说话，那就意味着一切平安无事。但不幸的是，正如米津契科夫所说的那样，叔叔根本不会察颜观色。我瞥了一眼福马，不由得同意米津契科夫的话是对的，可以预期，大概是要出什么事了……

“您就别替我操心啦，上校。”福马用微弱的声音，用一个人宽恕自己敌人的声音答道，“意外的礼物，我当然是赞赏的：这标志着您的孩子们的聪颖和品行良好。诗也是有益的，甚至有益于练习发音……但是今天早晨我关心的不是诗，叶戈尔·伊里奇：我在祷告……这您是知道的……不过，听听诗也未尝不可。”

与此同时，我过去祝贺了伊柳沙，并且吻了他。

“就是就是，福马，对不起！我忘了……虽然我对你的友谊深信不疑，福马！你再吻他一次，谢辽查！瞧，多好的孩子！好啦，开始吧，伊柳什卡！这是讲什么的？大概是庄严的颂歌，罗蒙诺索夫¹⁶³的什么东西吧？”

叔叔摆出了煞有介事的样子。他由于快乐和迫不及待差点坐不住了。

“不，爸，不是罗蒙诺索夫的，”萨申卡忍俊不禁地说道，“因为您当过军人，曾经同敌人作过战，所以伊柳沙学会了一首关于军事的诗……围困庞巴，爸。”

“围困庞巴？啊！不记得了……庞巴是什么，你知道吗，谢辽查？想必是什么英雄的东西吧。”

叔叔又一次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

“讲吧，伊柳沙！”萨申卡指挥道。

“九年了，彼得罗·荷梅茨……”

伊柳沙用平稳、清脆的童音开始道。没有逗号，也没有句号，就像孩子们通常背诗那样。

九年了，彼得罗·荷梅茨

围困着庞巴城堡，

彼得罗老爷的整个军队，

九千名卡斯提利亚人，

就用牛奶充饥

大家按照所起的誓言，

连面包都不吃，

就喝一样牛奶。

“怎么！什么？这牛奶是什么？”叔叔惊讶地望着我，叫道。

“读下去，伊柳沙。”萨申卡叫道。

每天，彼得罗·荷梅茨老爷

裹着宽大的斗篷，

在为自己的无力哭泣，

第十年已经来临了；

凶恶的摩尔人在兴高采烈；

可是彼得罗老爷的军队，

总共才剩下了

十九个人……

“这简直荒谬！”叔叔不安地叫道，“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军队只剩了十九个人，过去是一个军，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军！老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萨沙忍不住了，十分爽朗地、孩子般地大笑起来；虽然可笑的东西根本不多，但是望着她那模样，不能不也跟着笑起来。

“爸，这是滑稽诗。”她叫道，对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孩子的举动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故意这样的，作者写这首诗，就为了让大家感到好笑，爸。”

“啊！滑稽诗！”叔叔满面春风地叫道，“就是说，可笑的诗。我也这么看……可不，可不就是滑稽诗！太可笑啦，非常可笑：按照什么誓言，整个军队只喝牛奶，可不全饿死了！居然会发这样的誓言！非常俏皮——对不对，福马？您瞧，妈，这就是作家有时候写的滑稽诗——对不对，谢尔盖，也有人写，不是吗？太可笑啦！快，快，伊柳沙，下面是什么呢？”

十九个人！

荷梅茨老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对他们说：“十九位！

让我们打开自己的战旗，

把嘹亮的喇叭吹响，

擂起铜鼓，

让我们从庞巴撤退！

虽然我们没有拿下要塞，

但是在良心和荣誉面前，

我们能勇敢地发誓，

我们一次也没有破坏，

我们所发的誓言：

除了一样牛奶，

整整九年没有吃，

简直什么也没有吃！”

“真是个笨蛋！”叔叔又打断道，“喝了九年牛奶，有什么可快慰的呢！……这又算什么美德？宁可让他每天吃一只绵羊，也别让人挨饿呀！太好啦！好极了！我看出来了，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是讽刺，或者……这叫什么来着，叫讽喻，对吗？也许，甚至是讽刺一个外国统帅吧。”叔叔紧紧地皱起眉头，眯上眼睛，向我补充道，“啊？你以为怎么样？不过，当然，这是一首无害的、高尚的讽刺诗，谁也没有得罪！太好啦，好极了！而最主要的是高尚！快，伊柳什卡，往下背吧！哎呀，你们呀，真是些淘气包，淘气包！”他补充道，动情地望着萨莎，又偷偷地望着娜斯金卡——她脸红了，微笑着。

被这个演说所鼓舞，

十九名卡斯提利亚人，

都摇摇晃晃地坐在马鞍上，

虚弱地齐声高呼：

“桑克托·雅戈·柯姆波斯泰罗！”

荣耀归于彼得罗老爷！

荣耀归于卡斯提利亚的雄狮！”

可是他的卡普兰狄埃荷

却快快不乐地嘟哝道：

“如果我是统帅，

我就发誓只吃肉，

1还得就着喝桑托林¹⁶⁴！”

“你瞧！我不是也这么说来着？”叔叔叫道，简直高兴极了，“整个军队只找到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而且还是什么卡普兰！这是什么人呀，谢尔盖：是他们的队长吗？”

“是教士，一个神职人员¹⁶⁵，叔叔。”

“啊，是的，是的！卡普兰，随军教士！我知道，我记得！在拉德克里夫¹⁶⁶的小说里读到过。他们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教团，对吗……好像叫别尼迪克特派……有别尼迪克特派¹⁶⁷吗？”

“有的，叔叔。”

“嗯！……我也这么想。好吧，伊柳沙，下面是什么呢？太好啦，好极啦！”

彼得罗老爷听了这话以后，

哈哈大笑地说道：

“赏给他一只绵羊：

他开了一个很不错的玩笑！……”¹⁶⁸

“他倒有心思哈哈大笑！真是个傻瓜！他自己也终于觉得可笑起

来！给只绵羊！这么说，有绵羊啰；他自己干吗不吃呢？好吧，伊柳沙，往下背吧！太好啦，好极了！够挖苦人的！”

“已经完啦，爸！”

“啊！完了，可不是，还能再干什么呢——对不对，谢尔盖？好极了，伊柳沙！非常好，太好了！亲亲我，亲爱的！嗨，你呀，我的亲爱的！到底是谁给他出的这主意呢：你吗，萨莎？”

“不，是娜斯金卡。前几天我们读了。她读完后就说：‘多可笑的诗啊！等到伊柳沙过命名日的时候，咱们就让他背出来，让他去讲。大家准会哈哈大笑的！’”

“那这是娜斯金卡出的主意啰？好，谢谢，谢谢。”叔叔喃喃地说，突然像个小孩似的满脸通红，“再亲我一次，伊柳沙！你也来亲亲我，淘气包。”他说，搂着萨申卡，感动地望着她的眼睛。

“你等着吧，萨舒尔卡，你也要过命名日的。”他补充道，好像高兴得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我转过脸来问娜斯金卡：“这是谁的诗？”

“对，对！这是谁的诗呀？”叔叔突然惊觉道，“大概是一个聪明诗人写的吧——对不对，福马？”

“哼！……”福马在鼻子底下哼了一声。

在朗诵诗的整个时间里，挖苦、嘲弄的微笑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嘴唇。

“我忘了，真的。”娜斯金卡胆怯地望着福马·福米奇，答道。

“这是库兹玛·普鲁特科夫先生写的，爸，登在《现代人》[169](#)里面。”萨申卡跳起来说。

“库兹玛·普鲁特科夫！不知道。”叔叔说，“普希金我倒知道！……不过，看得出来，这个诗人有很多优点——对不对，谢尔盖？此外，这

还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这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于，也许，还是军官出身……我很赞赏！《现代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杂志！既然都是这样的一些诗人在写稿，一定得订……我喜欢诗人！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诗里什么都描写！你记得吗，谢尔盖，我曾经在你那里，在彼得堡，看见一位文学家。他的鼻子好像很特别似的……真的！……你说什么，福马？”

福马·福米奇再也忍不住了，嘻嘻嘻地大笑起来。

“不，没什么……我什么也没说……”他仿佛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说道，“您说下去吧，叶戈尔·伊里奇，您说下去吧！您说完以后我再说……您瞧，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也非常愿意听您讲您跟彼得堡的文学家是怎么认识的……”

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一直若有所思地坐得远远的，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满脸通红，在安乐椅上狠狠地别转了身子。

“福马，你别来惹我，让我安静点儿不行吗？”他用他那充满血丝的小眼睛忿忿地望着福马，说道，“你的文学跟我什么相干？只要上帝保佑我健康就得了。”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此外，哪怕把大家……连那些作家……都是伏尔泰主义者¹⁷⁰，就这么回事儿！”

“作家都是伏尔泰主义者？”叶惹维金立刻出现在巴赫切耶夫先生身旁，说道，“您说得完全对，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前几天瓦林京·伊格那基奇也这么说来着。他还骂我本人是伏尔泰主义者——真的；大家知道，我写的东西非常少……也就是说，娘们奶壶里的牛奶酸了——也得怨伏尔泰先生！咱们那儿都这样。”

“唉，不！”叔叔煞有介事地说道，“这是误解！伏尔泰不过是一个文笔犀利的作家¹⁷¹，嘲笑过各种成见，而他从来不是一个伏尔泰主义者。关于他的这一切，都是敌人造出来的。说真格的，干吗净攻击他，攻击这个可怜的人呢……”

又传来了福马·福米奇嘿嘿的狞笑声。叔叔不安地瞧了瞧他，看得出来，他很窘。

“不，你知道吗，福马，我是说杂志。”他想多少改正一点自己的错

误，窘迫地说道，“福马老兄，你前几天劝我应当订几本杂志，说的完全对。我自己也觉得该订！……嗯……要不怎么普及教育呢？如果不订杂志，还算得上什么爱国呢？你说对吗，谢尔盖？嗯！……对！……哪怕订一份《现代人》呢……但是你知道吗，谢辽查，最深的学问，我看，还在这本厚杂志里……它叫什么来着？那本黄皮儿的……”

“《祖国纪事》¹⁷²，爸。”

“哦，对了，《祖国纪事》，这名称就非常好，谢尔盖，对不对？可以说，整个祖国都在写稿……非常高尚的宗旨！非常有益的杂志！而且好厚啊！你去出版一车这样的杂志试试！而且里面的学问大着哩，简直叫人看了目瞪口呆……前几天我到这里来，看见放着一本书；出于好奇，拿起来翻了几页，我一下子了三页，老弟，简直叫人目瞪口呆！你知道吗，什么都谈到了：比如什么叫笞帚、铁锹、木勺和炉叉？依我看，笞帚就是笞帚，炉叉就是炉叉呗！不，老弟，且慢！按照学者的看法炉叉原来并不是炉叉，而是一种标记，或者是一种神话¹⁷³，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差不离是这么说的吧……你瞧多有意思！什么都说到了！”

我不知道，在叔叔发表这一通宏论之后，福马到底准备做什么，但是就在这时候加弗利拉出现了。他低着头，站在门槛旁。

“准备好了吗，加弗利拉？”他用微弱但是坚决的声音说道。

“准备好了，老爷。”加弗利拉忧郁地答道，叹了口气。

“我那包袱也放在车上了吗？”

“放上了，老爷。”

“嗯，那我也准备好了！”福马说，从沙发椅上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叔叔诧异地望着他。将军夫人也从座位上跳起来，不安地打量着周围。

“上校，现在请允许我，”福马威严地开口道，“请求您把关于文学上的炉叉的有趣的话题暂时放一下；等我不在的时候，您可以再继续下去。值此与诸位永远分别之际，我想跟诸位最后说几句话……”

恐惧与惊诧使所有的听众都呆若木鸡。

“福马！福马！你这是怎么啦？你准备上哪去？”叔叔终于叫了起来。

“我准备离开府上，上校。”福马用非常平静的声音说道，“我决定去云游四方，因此我用自己的钱雇了一辆普通的农民大车。车上现在就放着我的包袱，这包袱不大！几本心爱的书，两套换洗衣服——如此而已！我虽然穷，叶戈尔·伊里奇，但是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拿我还在昨天就已拒绝的您的金钱……”

“但是，看在上帝分上，福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叔叔叫道，脸白得像手帕一样。

将军夫人一声尖叫，绝望地望着福马·福米奇，向他伸出两手，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急忙上前扶住她。女食客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呆住了。巴赫切耶夫先生沉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瞧，好戏开成了！”米津契科夫在我身旁悄声道。

就在这时候，听到了远方的雷声轰鸣：大雷雨开始了。

四 驱逐

“您刚才似乎问，上校：‘这是什么意思？’”福马庄严地说道，似乎在欣赏大家的窘态，“这个问题使我不胜诧异！我倒要请问您，您现在怎么能问心无愧地望着我？请您向我解释解释一个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的这个最后的心理学的问题，那我虽然走了，起码对于人的堕落也增加了一点新认识。”

但是叔叔无法回答：他目瞪口呆，恐惧地、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主啊！多可怕啊！”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痛苦地说。

“您明白吗，上校，”福马接着说，“您应当让我现在就走，干净利落，不必刨根问底！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头脑的人，连我在府上也已经开始对自己道德上的纯洁感到严重担忧了。请您相信，刨根问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除了使您蒙受耻辱以外。”

“福马！福马！……”叔叔叫道，他的脑门上渗出了冷汗。

“因此，请允许我不做解释地向你们仅仅说几句临别赠言，说几句我在府上的最后的话，叶戈尔·伊里奇。事情做了，是无法挽回的！我希望您心里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要双膝下跪地恳求您：如果在您心里还残留着哪怕一丁点儿道德感的话，那就请您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欲冲动！如果腐败的毒汁还没有席卷全家的话，那就请您尽可能地把这场大火扑灭！”

“福马！请你相信，你这是误会啊！”叔叔叫道。但是他渐渐清醒过来，恐惧地预感到了结局。

“克制情欲，”福马继续用同样庄严的声调说道，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叔叔的惊呼，“战胜自己。‘如果你想战胜全世界，首先要战胜自己！’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您是地主，您应当在自己的庄子上像钻石一般闪闪发光，可是您的恣睢放纵给您的下人做出了多么卑劣的榜样啊！我整夜整夜地为您祈祷，战战兢兢地在努力寻找您的幸福。可是我没有找到它，因为幸福只存在于美德之中……”

“但这是从何说起呢，福马！”叔叔又打断了他，“你理解错了，你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呀……”

“因此，您要想到您是地主。”福马继续说道，好像又没有听到叔叔的惊呼，“您别以为，休憩和淫欲是地主之辈的使命。这是极其有害的想法！不是休憩，而是关心，替上帝、沙皇和祖国关心！一个地主理应劳动，劳动，像他的最穷的农民那样劳动！”

“怎么，难道要我替农民去耕地吗？”巴赫切耶夫忿忿地说道，“要知道，我也是地主……”

“家奴们，我现在要跟你们说几句话，”福马转身向出现在门口的加弗利拉和法拉列依继续说道，“你们要敬爱你们的老爷，要卑躬屈膝、温顺地听从他们的吩咐。你们这样做，你们的老爷就会喜欢你们。而您，上校，对他们则应当公平和体谅。他们也是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¹⁷⁴，可以说，他们是沙皇和祖国托付给您的年幼的孩子。您责任重大，但是您的功劳也不小！”

“福马·福米奇！亲爱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将军夫人绝望地叫道，准备吓得昏厥过去。

“好吧，看来够啦？”福马甚至连将军夫人也不予理会，最后说道，“现在谈谈细节；虽然这是琐事，还是必不可少的，叶戈尔·伊里奇！您在哈林荒地的那片干草至今还没收割，别耽误了：快割吧，快割下来。这是我的忠告……”

“但是，福马……”

“我知道，您想把泽梁诺夫这片地的林子砍了；别砍——这是我的忠告之二。要保护森林，因为森林可以保持地表的水分……可惜您的春麦播得太晚啦，令人诧异的是您怎么会这么晚才播春麦！”

“但是，福马……”

“不过，够啦！要说的话是说不完的，而且也不是时候！我把我的教导专门写在一个小本里，我会给您寄来的。好啦，别了，大家别了。上帝保佑你们，愿主祝福你们！我也祝福你，我的孩子，”他又对伊柳沙继续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免受你未来的情欲的腐败的毒汁的影响！我也祝福你，法拉列依；忘了喀马林舞吧！我也祝福你们，祝福大家……要记住福马……好啦，咱们走吧，加弗利拉！扶我上车，老人家。”

于是福马向门口走去。将军夫人一声尖叫，向他身后扑去。

“不，福马！我不能让你这样走！”叔叔追上他，抓住他的胳膊，叫道。

“这么说，您想强迫吗？”福马倨傲地问道。

“对，福马……包括强迫！”叔叔答道，激动得浑身发抖，“你说得太多了，必须解释清楚！你没有看懂我的信，福马！……”

“您的信！”福马一声尖叫，顿时发作起来，好像他就等着这个时刻大发雷霆，“您的信！这就是您那封信！我要把这封信撕了，对这封信啐唾沫！我要用自己的脚踩您的这封信，以此来履行人类最神圣的天

职！既然您强迫我解释，瞧，我就这么做！您瞧吧！瞧吧！瞧吧！”

撕碎的纸片飞了一屋子。

“我重复一遍，福马，你没有看懂！”叔叔叫道，脸色越来越苍白，“我提出求婚，福马，我在寻找自己的幸福……”

“求婚！您勾引了这个姑娘，又想用向她求婚来欺骗我；因为我看见您昨天夜里跟她在一起，在花园里，在花丛下面！”

将军夫人大叫一声，疲惫不堪地跌坐在将军椅上。掀起了可怕的骚乱。可怜的娜斯金卡像死人一样坐着，脸色苍白。萨申卡吓坏了，一把搂着伊柳沙，像发疟子似的浑身哆嗦。

“福马！”叔叔狂怒地叫道，“如果你把这个秘密张扬出去，你就是干了一桩世界上最卑鄙下流的行为！”

“我一定要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福马尖声叫道，“而且我就是做的一桩最高尚的行为！上帝派我来的使命，就是揭露全世界的荒淫无耻！我要爬到农民的茅屋顶上，从那儿向周围的所有的地主和所有来往过客高声宣布您的丑恶行为！……对，大家，大家要知道，就在昨天，在夜里，我碰到他和这个表面上看来最最贞洁的姑娘在一起，在花园里，在花丛下面！……”

“哟，多无耻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着嗓子叫道。

“福马！你别毁了自己！”叔叔握紧拳头，两眼喷着怒火，叫道。

“……可是他，”福马尖声嚷道，“他发现我看见他，就害怕了，竟敢用一封假惺惺的信来引我上钩，让我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来姑息他的罪恶——对，正是罪恶！……因为您把至今还是一位最最贞洁的姑娘变成了……”

“你敢再说一个侮辱她的字，我就揍死你，福马，我向你发誓！……”

“我把这话说完，因为您把至今还是一位最最贞洁的姑娘变成了一

个最淫荡的女人！”

福马把最后一个字刚说出口，叔叔就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像捆麦秸似的倒提着，使劲向从书斋通往院子的玻璃门扔去。撞击是这样有力，以致虚掩着的两扇门忽然洞开，福马像只陀螺似的沿着七层石阶飞滚而下，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被打碎的玻璃叮呤当啷地飞落在台阶的石级上。

“加弗利拉，把他拽起来！”叔叔叫道，脸白得像死人一样，“让他坐上大车，立刻滚蛋！两分钟以后，离开斯捷潘齐科沃！”

不管福马·福米奇有何图谋，大概他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不想来描写这件意外发生后最初几分钟的情景。将军夫人在安乐椅上打滚，呼天抢地地号啕大哭；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看见一向逆来顺受的叔叔这个出乎意外的行为，都吓呆了；一帮女食客们在大呼小叫；娜斯金卡吓得差点晕过去，她父亲在围着她转；萨申卡也吓傻了；叔叔则处在无法形容的激动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待他母亲苏醒过来；最后则是法拉列依的大声哭嚎，他在痛哭自己的老爷们——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难以描述的图画。我还要补充一点：就在这时刻，雷雨大作；雷声隆隆，不绝于耳，大雨如注，敲打着窗户。

“真没想到，这节日会过的这样！”巴赫切耶夫先生垂下头，摊开两手，嘟哝道。

“事情糟了！”我也激动得有点反常，对他低声说道，“但是起码把福米奇赶走了，不会让他回来啦。”

“妈！您醒了没有呢？您是否觉得舒服了些？您到底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呢？”叔叔坐在老太婆的安乐椅前问道。

老太婆抬起了头，抱着双手，苦苦哀求似的望着儿子，她一辈子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火。

“妈！”他继续说道，“忍无可忍，您自己看见了。我不想这样来说明这件事，但是时间已到，不能再拖延了！您听见了诽谤，那就听听我的申辩吧。妈，我爱这位最高尚、最崇高的姑娘，我爱她已经很久了，

而且永远不会不爱她。她将使我的孩子得到幸福，她也将成为您的最孝顺的女儿，因此现在我当着您的面，当着诸位亲友的面，郑重地把我的请求送呈她的妆前，恳求她给予我无上的荣光，如果她同意做我的妻子的话！”

娜斯金卡哆嗦了一下，然后满脸绯红，从软椅上跳了起来。将军夫人望着儿子好一会儿，好像不明白他向她说了什么似的，陡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嚎叫，双膝下跪，扑倒在他的面前。

“叶戈鲁什卡，我的亲爱的，快把福马·福米奇叫回来！”她叫道，“立刻把他叫回来！要不，没有他，我到不了晚上就会死的！”

叔叔看见一意孤行、喜怒无常的老母亲居然跪在他的面前，都惊呆了。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最后，他终于清醒过来，急忙上前扶起她，让她重新坐到安乐椅上。

“叫福马·福米奇回来，叶戈鲁什卡！”老太婆继续哭嚎道，“叫他回来，叫我的小鸽子回来！没有他我活不了啊！”

“妈！”叔叔伤心地叫道，“我刚才跟您说的话，您难道什么也没听到吗？我不能叫福马回来——您要明白这一点！在他下流、卑鄙地诽谤了这位贞洁和美德的天使之后，我不能让他回来，也无权让他回来。您明白吗，妈，我必须，我的名誉现在吩咐我必须伸张美德，以正视听！您听见了吗：我在向这位姑娘求婚，我恳求您祝福我俩的结合。”

将军夫人倏地站起，跪倒在娜斯金卡面前。

“我的小姐！我的亲人！”她尖声叫道，“你可别嫁给他呀！别嫁给他，小姐，你求他让福马·福米奇回来！我的亲爱的，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你要是不嫁给他，我就把什么都给你，一切都为你牺牲。我这老太婆还没把一切全花完，我那死鬼故去以后，我还留下一点东西。一切都是你的，小姐，我把什么都送给你，而且叶戈鲁什卡也会送给你的，只要你不把我活活地装进棺材，快求他叫福马·福米奇回来！……”

如果不是佩列佩莉岑娜和所有的女食客们大呼小叫地跑过去把她扶起来，对她居然跪倒在一个被雇来的家庭女教师面前表示愤慨的话，老太婆可能还会长时间地大哭大闹、胡说八道下去。娜斯金卡吓得好不容易

才站住，没有跌倒，而佩列佩莉岑娜甚至气得哭了起来。

“您会把您妈折磨死的，”她向叔叔叫道，“会把她折磨死的！而您，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您不该挑拨他们母子不和，这是上帝所不许可的，您哪……”

“安娜·尼洛夫娜，您快住嘴！”叔叔叫道，“我真受够了！……”

“我也受够了您的气。您凭什么用我的孤苦伶仃数落我？您欺侮我这个孤儿有个完没有？我还不是您的女奴呢！我本人是中校的千金！我马上就要告退，决不留在府上，决不……我今天就走！……”

但是叔叔没有听她说下去：他走到娜斯金卡面前，极其恭敬地拿起她的手。

“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您听到我的求婚了吗？”他说道，伤心地、几乎绝望地望着她。

“不，叶戈尔·伊里奇，不，还是不要这样好。”娜斯金卡答道，她也完全泄气了，“这一切都是空的。”她握住他的手，泪如雨下，继续说道，“您是在昨天那件事发生以后才这样的……但是您自己也看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错了，叶戈尔·伊里奇……我将永远记得您，你是我的恩人，而且……而且我要永远，永远为您祈祷！……”

这时，她已泣不成声。可怜的叔叔，显然已经预料到她会这样回答；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反驳和坚持……他听着，俯身向着她依旧握着她的手，一言不发，伤心已极，潜然泪下。

“我昨天就跟您说，”娜斯嘉继续说道，“我不能成为您的妻子。您瞧：您们家并不欢迎我……而这一切我早就预料到了，您妈不会给咱俩祝福的¹⁷⁵……别人也是这样。您自己以后虽然不会后悔，因为您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但是您仍然会因为我而遭到不幸的……您的性格又这样善良……”

“就是性格善良！就是善良嘛！是这样，娜斯金卡，是这样！”她的老父亲站在软椅的另一边，连连称是道，“可不，这……这话该提。”“我不想为了自己引起你们家不和，”娜斯金卡继续说道，“至于

我，您不用担心，叶戈尔·伊里奇，谁也不会碰我，谁也不会欺侮我的……我到爸爸那里去……今天就走……咱俩还是分开好，叶戈尔·伊里奇……”

可怜的娜斯金卡说着说着，又泪如雨下。

“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芙娜！难道这是您最后的话了吗？”叔叔以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望着她说道，“您只要说一个字——我就为您牺牲一切！……”

“最后的话了，最后的话了，叶戈尔·伊里奇，”叶惹维金接茬说，“她把这一切给您解释得这样清楚，说实在的，我简直没有料到。您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叶戈尔·伊里奇，的确十分善良，我们多承垂爱！多承垂爱，多承垂爱！但是我们跟您毕竟不般配，叶戈尔·伊里奇。您应当找这么一个新娘，叶戈尔·伊里奇，她必须富贵双全，艳若桃李，还有一副好嗓子，浑身戴着钻石和围着鸵鸟毛¹⁷⁶在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时候，也许福马·福米奇就会做出让步……祝福您们！您快把福马·福米奇请回来！您不该，不该这么得罪他！要知道，他是出于美德，出于过分的热心才这么说的……以后您自己也会说，他是出于美德——准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现在准是浑身湿透了……不如现在去把他请回来……因为反正要把他请回来的……”

“快让他回来！快让他回来！”将军夫人嚷道，“我的亲爱的，他跟你讲的都是真话！……”

“是的，”叶惹维金继续说道，“您瞧，您母亲伤心极了——何苦呢……快去请回来吧！我和娜斯嘉一会儿也就走啦，您哪……”

“等等，叶弗格拉夫·拉里翁内奇！”叔叔叫道，“我求求你！还有一句话，叶弗格拉夫，就一句话……”

他说完这话就走到一边，坐到杓晃里的安乐椅上，垂下头，用两手捂住眼睛，似乎在思忖什么。

这时，几乎就在屋顶上方响起了一声可怕的霹雳。整幢楼房都震动了。将军夫人惊叫起来；佩列佩莉岑娜也一样；女食客们都吓傻了，画着十字；巴赫切耶夫先生也跟着她们一起画起了十字。

“我的老天爷们，先知伊里亚¹⁷⁷！”一下子五六个声音一起喃喃的咕哝道。

紧接在雷声之后，下起了可怕的滂沱大雨，仿佛整个湖水都猝然倾倒在斯捷潘齐科沃的上空了。

“那福马·福米奇，他现在在田野里该怎样啦？”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叫道。

“叶戈鲁什卡，快去找他回来吧！”将军夫人用绝望的声音叫道，像疯了似的向门口冲去。女食客们拉住了她，她们簇拥着她，安慰她，有的嘤嘤啜泣，有的大呼小叫。一片可怕已极的混乱！

“他就穿着一件常礼服走的，哪怕带件大衣啊！”佩列佩莉岑娜继续说道，“也没带雨伞。现在他老人家非给闪电劈死不可！……”

“一定会劈死的！”巴赫切耶夫接茬说，“还得给雨淋湿。”

“您就不能不说话吗！”我对他低声道。

“那他是不是人？”巴赫切耶夫愤怒地回答我，“他又不是条狗。你自己恐怕也不会到外边去吧。要不，你出去洗个澡试试，玩玩嘛。”

我预感到戏要收场了，又担心这样的收场，于是我走到叔叔跟前，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仿佛在发呆。

“叔叔，”我俯身向他的耳朵说道，“难道您同意让福马·福米奇回来吗？您要明白，这是非常不成体统的，起码当娜斯塔霞·叶甫格拉芙娜还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朋友，”叔叔抬起头，用坚决的神情望着我的眼睛答道，“我刚才在反躬自问，现在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你放心，娜斯嘉不会受人欺侮的——我就这么办……”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母亲跟前。

“妈！”他说，“请您安静下来，我马上去把福马·福米奇叫回来，我

会追上他的：他还不可能走太远。但是，我发誓，他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回来，那就是他必须在这里，当着他侮辱人时的所有目击者，公开承认自己有罪，并且郑重地请求这位最高尚的姑娘宽恕。我要这样！我要强迫他这样做！……否则他休想迈过这座房子的门槛！妈，我也向您庄重地起誓：如果他自己同意这样做，而且是自愿的，那我就准备拜倒在他的脚下，把我能够送给他的一切统统给他，只要不委屈了我的孩子！至于我自己，从今天起我就摒弃一切。我的福星已经陨落。我将离开斯捷潘齐科沃。大家在这里太平、幸福地过日子吧。我回部队去——在战斗的暴风雨中，在战场上，了此绝望的余生……够了！我这就去！”

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加弗利拉浑身湿透，遍身泥浆，狼狈不堪地站在惊慌失措的观众面前。

“你怎么啦？从哪来？福马在哪儿？”叔叔冲向加弗利拉，叫道。

大家也跟着他冲过来，十分好奇地把老头团团围住。他身上的脏水简直就像小溪似的往下流。长吁短叹、大呼小叫伴随着加弗利拉的每一句话。

“在桦树林旁我把他撇下了，离这儿大约一俄里半，”他带着哭腔说道，“马见到闪电受了惊，冲到沟里去了。”

“是吗……”叔叔叫道。

“大车翻了……”

“是吗……那福马呢？”

“摔到沟里去了。”

“哎呀，你说下去呀，真要命！”

“他把腰磕伤了，哭了起来。我把马卸了套，骑上马，就到这儿报告来了。”

“那福马还留在那儿吗？”

“他站起来，拄着拐棍，径自往前走了。”加弗利拉结束道，接着叹了口气，垂下了头。

女士们的眼泪和嚎哭是难以形容的。

“把包尔康¹⁷⁸牵来！”叔叔叫道，冲出了房间。包尔康被牵来了；叔叔纵身跃上了没有备鞍的马背，不一会儿，马蹄声向我们宣告开始了对福马·福米奇的追逐。叔叔疾驰而去，甚至没有戴帽子。

女士们纷纷拥向窗口。在一片长吁短叹中也可以听到种种建议。谈论着要立刻准备温水浴，要给福马·福米奇用酒精按摩，要准备清热解表的汤药，又说什么福马·福米奇“从早晨起就没有吃过一片面包，他老人家现在还空着肚子哩”。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找到了一副他忘了的装在眼镜盒里的眼镜，这一发现产生了非凡的效果：将军夫人扑上前去，又是嚎又是哭，抓住眼镜不肯松手，然后趴在窗口向路上张望。等待终于达到了紧张的顶点……在另一个杳冥里，萨申卡在安慰着娜斯嘉；她们互相搂着，在哭泣。娜斯金卡抓住伊柳沙的手，不停地吻他，与自己的学生告别。伊柳沙在嚎啕大哭，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哭什么。叶惹维金和米津契科夫在一边谈论着什么。我觉得，巴赫切耶夫望着姑娘们，似乎也准备抹眼泪了。我走到他跟前。

“不，老弟，”他对我说，“福马·福米奇也许应该离开这里，不过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到：长金犄角的拉车的公牛，人家还没有给他弄到手！你放心，老弟，他准会把主人一家子撵出家门，自己留下来的！”

大雷雨过去了，看来，巴赫切耶夫先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蓦地一迭连声地传来：“接来了，接来了！”——于是女士们大呼小叫地奔到门口。叔叔走了还没过十分钟，似乎不可能这么快就把福马·福米奇接回来；但是这谜后来很简单地搞清楚了：福马·福米奇放走加弗利拉之后，的确“拄着拐棍径自走了”；但是他感到自己形单影只，只身处在暴风、惊雷和滂沱大雨之中，就十分可耻地胆怯起来，于是回转身向着斯捷潘齐科沃，紧跟在加弗利拉之后跑起来。叔叔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村里了。于是立刻拦住了一辆过路的大车；老乡们都跑了拢来，把驯服的福马·福米奇扶上了大车。就这样把他直接送到了将军夫人的张开着的怀里，而将军夫人一看到他那狼狈相，差点没吓得发

狂。他比加弗利拉更脏、更湿。掀起了一片十分可怕的忙乱：有的想把他立刻拽到楼上去更换内衣；有的嚷嚷快拿发汗药¹⁷⁹和其他固体强身的药物，有的则四处奔跑，来回瞎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说话……但是福马却好像没有看见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大家挽着他的胳膊把他扶进了屋子。他好不容易走到自己的安乐椅旁，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有人嚷嚷他要死了：又掀起了一片十分可怕的大呼小叫。但是比谁嚎得都凶的是法拉列依，他使劲儿从太太们中间向福马·福米奇挤去，想立刻去亲吻他的手……

五 福马·福米奇创造皆大欢喜

“这是把我领到哪儿来啦？”福马终于以那种为真理而捐躯的人的声音说道。

“这窝囊废真可恶！”米津契科夫在我身旁悄悄说道，“好像他没有看见把他带到哪儿了似的。瞧，现在又该装腔作势啦！”

“你在我们这儿，福马，你在自己人中间！”叔叔叫道，“你快打起精神。安下心来！真的，你现在还是换件衣服吧，福马，要不，这样会生病的……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提提神——啊？要不，这样吧……随便你喝杯什么东西，暖和暖和……”

“我现在倒想喝点马拉加酒¹⁸⁰。”福马呻吟道，又闭上了眼睛。

“马拉加酒？咱们家不见得有吧！”叔叔不安地望着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说道。

“怎么没有！”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接茬道，“还留下整整四瓶呢。”她立刻带着一串钥匙跑去取马拉加酒，给她送行的是所有女士们的大呼小叫，她们像苍蝇粘满果酱似的团团围住了福马。可是巴赫切耶夫先生却怒不可遏。

“想喝马拉加酒！”他气咻咻地说道，差点没大声嚷出来，“居然想喝谁也不喝的酒！哼，除了他这个下流胚，现在谁喝马拉加酒？呸，你们呀，可恶的东西！嗯，我干吗站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什么？”

“福马！”叔叔语无伦次地开口道，“现在……当你休息了一会儿，

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我想说，福马，我不久前，可以说吧，责备了一个最清白无辜的人.....”

“它在哪儿，我的清白到底在哪儿？”福马接茬说，他宛如在发高烧、说胡话，“我的黄金时代哪里去了？你在哪儿，我的黄金般的童年——那时候，我天真、漂亮，在田野上奔跑，追逐春天的蝴蝶？这个时代在哪儿，在哪儿？把我的清白还给我，把它还给我！.....”

福马说着，张开双手，挨个伸向我们大家，仿佛他的清白在我们中间什么人的口袋里装着似的。巴赫切耶夫的肺都气炸了。

“他又想搞什么名堂！”他忿忿地嘀咕道，“快把他的清白递给他！他想跟它亲嘴还是怎么的？大概他小时候就跟现在一样是个强盗！我敢发誓，准是。”

“福马！.....”叔叔又开口道。

“当我还信仰爱并且爱人的那些日子里，它们在哪儿？”福马叫道，“当我和人拥抱并在他的胸前哭泣的那些日子，它们在哪儿？而现在——我又在哪儿？我在哪儿？”

“你在我们这儿，福马，你安静下来吧！”叔叔叫道，“我想跟你说件事儿，福马.....”

“您现在就不能不言语吗？”佩列佩莉岑娜恶狠狠地闪着蛇一样的小眼睛，低声埋怨道。

“我在哪儿？”福马继续嚷嚷，“我周围是谁？这是一群把自己的角向我冲过来的水牛和公牛。生命啊，你到底是什么？活下去，活下去，活到头你却名誉扫地、受尽侮辱、遭到贬谪、横遭毒打，只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人们才会如梦初醒，用纪念碑压上你那可怜的尸骨！”

“我的天，居然谈到纪念碑了！”叶惹维金两手一拍，低语道。

“噢，请不要给我立纪念碑！”福马叫道，“不要给我立这东西！我不需要纪念碑！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心中为我建立一座丰碑，此外我一无所需，一无所需！”[181](#)

“福马！”叔叔打断了他，“够啦！你安静下来吧！别说纪念碑了。你听我说呀……你知道吗，福马，我明白，你不久前在责备我的时候，你也许，可以说吧，正燃烧着高尚的火焰；但是你说过头了，福马，超出了美德的范围——请相信我，你错啦，福马……”

“您就别说了行不行？”佩列佩莉岑娜又低声埋怨道，“因为这个不幸的人已在您的掌握之中，您想把他弄死还是怎么的？……”

紧跟在佩列佩莉岑娜之后，将军夫人也猝然警觉，而在她之后，她的全体扈从也群起而攻之；大家都向叔叔挥舞着双手，要他住口。

“安娜·尼洛芙娜，您自己给我住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叔叔坚定地回答道，“这件事是神圣的！这是有关名誉的大是大非问题。福马！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你应当立刻向这位曾经受过你侮辱的最高尚的女子请罪。”

“向哪位女子？我侮辱了哪位女子了？”福马说。他莫名其妙地用眼睛环视着大家，仿佛他完全忘了曾发生的一切，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的，福马，如果你自己现在出于自愿，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我向你起誓，福马，我将拜倒在你的脚下，那时……”

“我到底侮辱谁啦？”福马嚎叫道，“我侮辱了哪位女子？她在哪儿？您哪怕只是提醒我一下这位女子是怎么回事也好呀！……”

这时候，局促不安和惊慌失措的娜斯金卡走到叶戈尔·伊里奇身边，拉了拉他的袖子。

“不，叶戈尔·伊里奇，随他去吧，我不要道歉！这又何苦呢？”她用央求的声音说道，“千万别这样！……”

“啊！现在我记起来了！”福马叫道，“上帝！我记起来了！噢，快来帮我，快来帮我想想！”他请求道，看来十分激动，“请告诉我：是不是把我像只最没出息的癞皮狗似的从这儿驱逐出去了？是不是闪电向我劈来？是不是把我从这儿的台阶上摔了出去？这都是真的，真的吗？”

女士们的哭泣和嚎叫是对福马·福米奇的最雄辩的回答。

“对，对！”他反复说道，“我记起来了……我现在记起来了，在一声霹雳和我摔倒以后，我被隆隆的雷声追逐着，向这里跑来，以便履行自己的天职，然后永远销声匿迹！快把我扶起来！不管我现在多么衰弱，我还是应该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大家立刻把他从安乐椅上扶起来。福马摆出了一副讲演者的姿态，伸出了自己的胳膊。

“上校！”他大声说道，“现在我完全清醒了；惊雷还没有毁坏我的思维能力；诚然，我的右耳被震聋了，其所以产生，也许，与其说是被雷声震聋的，还不如说是从台阶上摔下去摔坏的……但是提这干吗呢！福马的右耳同谁有什么相干呢？”

福马赋予他的最后两句话以悲哀的讥诮，并伴随着一声苦笑，使女士们大为感动，又响起了一片叹息。她们面带责备的神情，有的则忿然望着叔叔，在群情哗然中他开始有点自惭形秽了。米津契科夫啐了口唾沫，走向窗口。巴赫切耶夫越来越使劲地用胳膊捅我，他好不容易才站住不动。

“现在请大家先听听我的自白！”福马用骄傲的、坚定的目光瞥视了一下大家，嚎叫道，“再来决定不幸的奥皮士金的命运。叶戈尔·伊里奇！我早就注意您了，我心里发怵地注视着您，当您还丝毫没有怀疑我在注意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切，一切。上校！我也许错了；但是我知道您的私心很重，您十分狂妄，您非常好色，我不由得为一个最贞洁的女子的贞操感到担心——这，谁能指责我不对呢？”

“福马，福马！……然而，请您别太放肆了！”叔叔叫道。他不安地望着娜斯金卡脸上的痛苦的表情。

“与其说是这个女子的天真和轻信，倒不如说是她的缺乏经验使我感到不安。”福马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叔叔的警告，继续说道，“我看到，一脉柔情就像春天的玫瑰在她的心中渐渐绽放，我不由得想起了彼得拉克¹⁸²的话：‘天真与毁灭，常常仅毫厘之差。’我叹息，我呻吟，虽然为这位像珍珠般纯洁的女子，我甘愿献出我的全部热血，为她担保，但是谁又能担保您呢，叶戈尔·伊里奇？我知道您的无法克制的情欲冲动；我知道您为了自己情欲的片刻满足，是不惜牺牲一切的，为了这位最高

尚的女子命运，我突然陷入了无边的恐惧和忧虑之中……”

“福马！难道你会这样想吗？”叔叔叫道。

“我心里发怵地注视着你们。如果您想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痛苦，您可以去问莎士比亚：他在自己的《哈姆雷特》中向您叙述了我的心境。我变得多疑和可怕，我在不安和愤怒中把一切都看成了黑色，但这不是在某首情歌中所唱的那种‘黑色’！——请您相信！因此您才看到我那时想使她离开这个家的愿望：我想挽救她。因此您才看到我近来动辄发怒，对整个人类都心怀敌意。哦！现在谁能使我与人类言归于好呢？我感到我也许对您的客人，对您的侄儿，对巴赫切耶夫先生（我要求他懂得天文学），有点吹毛求疵和不公平；但是谁能责怪我当时的心境呢？我又要援引莎士比亚了，我要说，未来在我当时看来无非是一个阴暗的万丈深渊，在它的底部伏着一条鳄鱼。我感到我的责任就是防患于未然，天生我材必有用，我降临人世就是为了这个——那又怎样呢？您不了解我的心灵的最高尚的动机，因而您近来一直以怨恨、忘恩负义、讥讽和侮辱来报答我……”

“福马！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会感觉到的……”叔叔非常激动地叫道。

“如果您果真感觉到，上校，那就请您听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我继续说下去：因此，我的全部过错就在于，我痛不欲生地关心这个孩子的命运和幸福；因为她对于您还是个孩子。我对人类的最崇高的爱，使我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愤怒和多疑的恶魔。我准备向人们扑去，把他们撕成碎片。您知道吗？叶戈尔·伊里奇，您当时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故意似的时时刻刻证明着我的多疑是有道理的，您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我的全部怀疑。您知道吗？昨天，当您想使我离开这里，把大量金钱塞给我的时候，我就想：‘他想通过把我打发走来消除自己良心的不安，以便更方便地犯罪……’”

“福马，福马！难道你昨天是这么想的吗？”叔叔惊惧地叫道，“上帝啊，可是我什么也没注意到啊！”

“老天爷使我产生了这些怀疑，”福马继续说道，“您试想，当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那天晚上把我引向花园中那条不祥的长凳旁的时候，我能想什么呢？哦，上帝！——我终于亲眼目睹了我的全部怀疑猝然得到了

光辉的证实，在这个时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啊？但是我还是残留着一线希望，当然是微弱的，但毕竟是希望——可是又怎样呢？今天早晨您亲自把它打得粉碎了，变成了齏粉；您给我送来了您的信；您提出要娶她，恳求我不要声张……我想：‘但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写信呢？当我已经撞见了，而不是在以前呢？为什么他从前不是幸福地和英俊潇洒地（因为爱情能使人美丽）向我跑来，为什么他那时候不扑进我的胸怀，在我胸前流着无边幸福的眼泪，向我倾吐一切、一切呢？’难道我是一条鳄鱼，只会吞噬您，不会向您进以良言和忠告吗？难道我是一只令让人讨厌的甲虫，只会咬您，而不会促成您的幸福吗？‘我是他的朋友呢，还是一只最下贱的昆虫呢？’——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想：‘最后，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写信去把自己的侄儿从京城叫回来，并且把这个女子许配给他，难道这不是因为他想欺骗我们，欺骗那个没有脑子的侄儿，与此同时却继续秘密地搞他的最罪恶的勾当吗？’不，上校，如果说有谁证实了我的想法，使我认为你们互相的爱情是罪恶的，那就是您自己，仅仅是您自己而已！此外，您在这位女子面前也是罪人，因为您由于自己的笨拙和利己主义的疑神疑鬼，使她（纯洁的和品行端正的）受到了诽谤和严重的怀疑！”

叔叔垂下了头，一言不发，福马的能言善辩大概已经压倒了他的全部异议，他已经把自己看成完完全全的罪人了。将军夫人和她的那伙人默默地、崇敬地听着福马讲话，而佩列佩莉岑娜则幸灾乐祸地、得意洋洋地望着可怜的娜斯金卡。

“我大吃一惊，义愤填膺，伤心欲绝，”福马继续说道，“今天，我把自己锁在房中，祷告上苍，祈求上帝指点我正确的想法！我终于决定：最后一次公开考验您一下。也许我操之过急，也许我太愤怒了；但是您对我无比高尚的动机的回答是把我从窗户扔了出去！我从窗口摔下去的时候寻思道：‘在世上，一向就是这样来报答美德的！’我猛一下摔在地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记不太清了！”

在进行这个悲苦的回忆时，尖叫声和一声声悲叹打断了福马·福米奇的话。将军夫人两手捧着马拉加酒（这是她刚从回到房间里来的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手中夺过来的），扑到他的跟前，但是福马庄严地用手推开了马拉加酒和将军夫人。

“慢着！”他叫道，“我必须把话说完。我摔倒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我浑身湿透，可能要发烧，我站在这里，准备成全您俩的幸福。上校！根据许多迹象判断（这，我现在就不解释了），我终于确信，您俩的爱情是纯洁的，甚至是崇高的，虽然与此同时它也是罪恶地疑神疑鬼的。虽然我横遭毒打，备受欺凌，被怀疑曾经侮辱一位女子，纵然为了她的名誉，我准备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流尽我的最后一滴血——我现在决定向您表明，我福马·奥皮士金是怎样以德报怨的。向我伸出您的手吧，上校！”

“好，好，福马！”叔叔叫道，“因为您现在对一位最高尚的女子的名誉已经说明了误会，那……不用说……福马，给，这就是我的手，同时请接受我的忏悔……”

叔叔热烈地向他伸出手去，他还没猜到此举究属何意。

“也请您把自己的手给我。”福马分开簇拥在他周围的女士们，向娜斯金卡用他那微弱的声音继续说道。

娜斯金卡很窘，不知如何是好，她怯生生地望着福马。

“过来呀，过来呀，我亲爱的孩子！为了您俩的幸福这是必须的。”福马亲切地补充道，他仍然抓住叔叔的手。

“他想搞什么名堂？”米津契科夫说。

娜斯嘉惊惶不安，浑身哆嗦，慢慢地走到福马跟前，怯生生地向他伸出自己的手。

福马抓住她的手，把它放到叔叔的手上。

“把你们结合在一起，并且祝福你们，”他用最庄严的声音说道，“如果悲痛欲绝的受难者的祝福能对他们有用的话，那就祝您俩幸福。瞧，福马·奥皮士金就是这样来报复的！乌拉——！”

大家的惊讶是难以形容的。结局是如此出人意料，弄得大家都呆若木鸡。将军夫人张着嘴，两手捧着马拉加的酒瓶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佩列佩莉岑娜气得满脸发白，浑身哆嗦。一帮女食客们两手一拍，在原地惊呆了。叔叔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娜斯嘉脸色

苍白，像死人一般，她怯生生地说“这不行”……但是已经晚了。巴赫切耶夫第一个（应当对他说句公道话）跟在福马·福米奇后面喊起了“乌拉”，然后是我，跟在我后面的则是萨申卡清脆的大声呼喊（她立刻冲上前去拥抱父亲），然后是伊柳沙，然后是叶惹维金；最后是米津契科夫。

“乌拉！”福马又一次喊道，“乌拉！我心中的孩子们，跪下，在你们最慈爱的母亲面前跪下！请求她祝福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也跟你们一起向她屈膝下跪……”

叔叔和娜斯嘉相互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就惊慌失措地，仿佛还没弄明白要他们干什么似的一下子跪倒在将军夫人面前；大家簇拥在他们周围；可是老太婆站着，似乎给吓傻了，完全不明白她究竟应该干什么。福马也帮助解脱了这一困境：他亲自在自己的女靠山面前翻身下跪。这倏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疑虑。她眼泪汪汪，终于说她同意。叔叔跳起来，把福马紧紧地抱在怀里。

“福马，福马！……”他说道。但是他的嗓音哽住了，说不下去了。

“来香槟酒！”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吼道，“乌拉！”

“不，不是来香槟酒。”佩列佩莉岑娜接茬说，她已经清醒过来，并且考虑了全部情况，以及与之俱来的后果，“应当给上帝点上蜡烛，向圣像祈祷，并且用圣像来祝福，就像一切笃信上帝的人所做的那样，您哪……”

于是所有的人都立刻跑去执行这个明智的忠告，掀起了一阵可怕的忙乱。必须点蜡烛。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端起一把椅子，爬上去想把蜡烛插在圣像前面，但他刚上去就把椅子踩塌了，重重地滑落到地板上，后来总算站住了脚，没有跌倒。他一点没有发火，反而立即恭恭敬敬地把位子让给佩列佩莉岑娜。瘦小的佩列佩莉岑娜眨眼工夫就把事情办妥了：蜡烛点燃了。修女和女食客们开始画十字和磕头。把救世主的圣像取了下来捧给将军夫人。叔叔和娜斯嘉再次双膝跪下，仪式在佩列佩莉岑娜严格地履行一切宗教规定的指导下完成了，她不停地说：“磕头，吻圣像，吻妈妈的手！”继未婚夫妻之后，巴赫切耶夫先生认为自己也理应吻一下圣像，而且还吻了一下将军夫人的手。他那份高兴劲儿简直没法形容。

“乌拉拉！”他又喊道，“现在喝香槟酒吧！”

人人都十分高兴。将军夫人哭了，但现在她流的是快乐的眼泪：经过福马认可的结合立刻在她心目中变成了体面的和神圣的——而主要的是她觉得福马·福米奇出足了风头，现在将永远跟她待在一起了。所有的女食客们，起码从表面上看，都跟大家一样欢天喜地。叔叔一会儿跪在母亲面前，吻着她的手，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拥抱巴赫切耶夫、米津契科夫和叶惹维金。他差点没把伊柳沙搂在自己怀里闷死。萨莎跑过去拥抱和亲吻娜斯金卡，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则热泪盈眶。巴赫切耶夫先生注意到了这点，就走到她身旁，吻她的手。叶惹维金老头深受感动，躲在墙角里抹眼泪，用昨天已经用过的自己的方格手帕擦着眼睛。加弗利拉则在另一个旮旯里低声啜泣，崇敬地望着福马·福米奇，至于法拉列依则直着嗓子号啕大哭，他走到大家身旁，也吻着大家的手。大家都不胜唏嘘。谁也不言语，谁也没有先开口；似乎要说的话都已说尽，只发出一片快乐的长吁短叹。谁也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这样快和这样简单地突然安排好的。大家只知道，这一切都是福马·福米奇促成的，而这又是绝对必要的，确定不移的事实。

但是在皆大欢喜之后还没过五分钟，突然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出现在我们中间。她坐在楼上，她靠什么嗅觉，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这桩爱情和婚礼的呢？她容光焕发，眼睛里噙着快乐的眼泪，穿着迷人的雅致的服装（她已经在楼上换过衣服），飞跑进来，大声喊叫着，径自扑过去拥抱娜斯金卡。

“娜斯金卡，娜斯金卡！你过去就爱他，而我一点都不知道。”她叫道，“上帝！他们在相爱，他们在悄悄地、秘密地痛苦！他们被迫害！多像小说啊！娜斯嘉，亲爱的，你对我说实话，难道你当真爱这个疯子吗？”

娜斯嘉用拥抱她和亲吻代替了回答。

“上帝，一部多么迷人的小说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高兴得拍起了手，“你听我说，娜斯嘉，你听我说，我的天使：所有这些男人都没良心，都是坏蛋，都不值得我们爱。但是，也许，他们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到我这儿来，疯子！”她抓住叔叔的手，对他叫道，“难道你在热恋吗？难道你也会爱？瞧着我：我要看看你的眼睛；我想看看这双眼

睛是不是在撒谎？不，不，它们没有撒谎，它们闪烁着爱。哦，我多么幸福啊！娜斯金卡，我的朋友，你听我说，你没什么钱：我送给你三万。收下吧，看在上帝分上！我不需要，不需要；我还留下很多呢。不，不，不，不！”她看见娜斯嘉想拒绝，就挥着手叫道，“您也住口，叶戈尔·伊里奇，这跟您不相干。不，娜斯嘉，我已经这么决定了——送给你，我早就想送给你啦。我只是在等待着你的初恋……我将欣赏着你们的幸福。如果你不收，我就要生气啦；我会哭的，娜斯嘉……不，不，不，不嘛！”

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如此兴高采烈，在这时候要向她提出异议起码是不可能的，甚至也于心不忍。这件事还没最后决定，且留到以后再说。她跑过去吻将军夫人，吻佩列佩莉岑娜和我们大家。巴赫切耶夫十分恭敬地挤到她的身边，请求吻一下她的手。

“我的小姐！我的亲爱的！请你为不久以前的那件事原谅我这个傻瓜吧：我不知道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疯子！我早就知道你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带着兴高采烈的顽皮劲儿喃喃道。她用手套打了一下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的鼻子，拂动着自已华丽的衣裙，从他旁边擦身而过，像一阵轻风似的飞走了。胖子恭恭敬敬地让开了道。

“一位非常好的姑娘！”他感动地说道，“要知道，德国人的鼻子已经粘上去啦！”他快乐地望着我的眼睛，对我低声地秘密道。

“什么鼻子？什么德国人？”我诧异地问。

“就是订购来的，吻着德国姑娘的手，而女的用手帕擦眼泪的那玩意儿。我那叶甫多基姆昨天就给修好啦；前不久，咱们把人追回来后，我就派人骑了马去……会很快带回来的。非常好的东西！”

“福马！”叔叔欣喜若狂地叫道，“你是我们幸福的缔造者！我怎么来报答你呢？”

“什么也不需要，上校。”福马以一种落落寡欢的神情答道，“您可以继续不理我，没有福马你也会幸福的。”

他显然被怠慢了：在皆大欢喜之中似乎把他给忘了。

“这都是因为我太高兴啦，福马！”叔叔叫道，“我都不记得我在哪了，就这么傻站着，你听我说，福马：我委屈了你。我的全部生命，我的全部热血都不足以补偿你的委屈，因此我才一言不发，甚至没向你赔不是。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脑袋，需要我的生命，如果需要我为你跳进无底的深渊，那你只消吩咐一声，你就会看见……此外，我就不想说什么了，福马。”

叔叔挥了一下手，完全意识到，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要补充什么已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是用感激的、热泪盈眶的眼睛望着福马。

“你瞧他老人家有多么可爱！”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声地赞美福马道。

“对，对！”萨申卡接茬说，“我还不知道您是这么一位好人，福马·福米奇，因此我对您不够尊重。请您原谅我，福马·福米奇，您可以相信，我将全心全意地爱您。如果您知道我现在多么景仰您就好了。”

“对，福马！”巴赫切耶夫接茬说，“也请你原谅我这个傻瓜！我不了解你，不了解！福马·福米奇，你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简直是英雄！我全家都愿意为你效劳。老兄，最好你后天就光临舍下，务必偕同将军夫人，还有未婚夫和未婚妻——我说什么呀！全家都到我那里去！也就是说，咱们将美美地吃一顿——我先不夸口，只说一点：只有鸟奶我没法给你们弄来，我庄严地保证！”

在群情激昂中，娜斯金卡也走到福马·福米奇身边，二话不说，只紧紧地拥抱他和亲吻他。

“福马·福米奇！”她说，“您是我们的恩人；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做了这么多事，我简直不知道应当怎样报答您才好了，我只知道，我将成为您最温柔、最恭敬有礼的妹妹……”

她说不下去了：她已经泣不成声。福马吻了吻她的头，也潸然泪下。

“我的孩子们，我心中的孩子们！”他说道，“祝你们美满、幸福，并且在幸福的时刻能够有时想起我这个可怜的被逐者！关于我自己要说的是，也许不幸是美德之母。这话好像是果戈理说的吧。¹⁸³他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作家，但是他有时候也有一些至理名言。被逐就是一种不幸！我现在将拄着拐棍浪迹天涯，谁知道呢？也许，由于我的不幸，我将变得更富有美德！这一想法乃是我留下的唯一安慰！”

“但是……你要上哪去呢，福马？”叔叔惊恐地叫道。

大家都打了个哆嗦，拥向福马。

“但是，在您不久前的那个行为之后，难道我还能再留在府上吗，上校？”福马带着非凡的尊严问道。

然而，大家不让他讲下去：大家的齐声叫喊压倒了他的说话声。大家把他扶到安乐椅上，央求他，为他伤心痛哭，我简直不知道，他们还对他干了些什么。当然，他根本就没有想离开“这个家”，就像不久之前，就像昨天，甚至就像他在菜园里翻地的时候那样，他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他知道，现在人们将虔诚地阻挡他，死死地抓住他，特别是现在，当他使大家皆大欢喜，大家又重新信仰他，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他捧在手上，并引以为光荣和幸福的时候。但是他刚才慑于雷雨交加胆怯地回来，大概多少触动了他的自尊心，促使他变着法儿想显出一点英雄气概；而主要的是他情不自禁地想装腔作势一番；既然可以夸夸其谈，添枝加叶，海阔天空，大大吹嘘一番自己，于是他就简直无法抗拒这个诱惑了。他也没去抵抗；他挣脱了那些不放他走的人；他要求把他的拐棍拿来，央求把他的自由还给他，让他随便到哪儿去；他说他在“这人家”名誉扫地，横遭毒打；他回来是为了成全大家的幸福；他怎能再留在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家喝菜汤，虽然汤中营养丰富，但却加进了殴打的佐料呢”？最后，他终于不再挣扎着要走了。大家又把他扶进了安乐椅，但是他的如簧之舌却没有停下来。

“难道这里没有欺侮过我吗？”他叫道，“难道这里没有挖苦过我吗？难道您，您自己，上校，不是像城市大街上小市民之家粗鲁无礼的孩子们那样，无时无刻不在对我竭尽嘲弄、轻蔑之能事吗？是的，上校！我坚持这种说法，因为您虽然没有在肉体上嘲弄我，但反正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嘲弄；而精神上的嘲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肉体上的嘲弄更

令人气愤。我且不说殴打什么的了……”

“福马，福马！”叔叔叫道，“请你不要用这些回忆来使我伤心了！我已经对你说过，流尽我的全部热血也不足以洗净你受的这份委屈。请你宽大为怀！忘掉它，饶恕我，留下来分享我们的幸福吧！这是你的成果，福马！……”

“……我想爱，我想爱人，”福马叫道，“可是不给我人，不许我爱，把人从我身边夺走！给我，给我人，让我能够爱他吧！这个人在哪里呢？这个人躲到哪里去了呢？就像狄奥根提着灯笼一样，找了他一辈子，但始终找不到¹⁸⁴，因此我没法爱任何人；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这个人。谁把我变成了一个仇恨人类的人，这人是坏！我大声疾呼：把人给我，让我能够爱他。可是却给我送来了法拉列依！我能爱法拉列依吗？我愿意爱法拉列依吗？就算我愿意，我难道能够爱他吗？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法拉列依。为什么我不爱人类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是谁，都是法拉列依和类似法拉列依的人！我不要法拉列依，我恨法拉列依，我瞧不起法拉列依，我要掐死法拉列依。如果硬要我挑选的话，我宁可爱阿斯莫德¹⁸⁵也不爱法拉列依！来，到这里来，我永远的孽障，到这里来呀！”他突然对法拉列依嚷道。法拉列依正从麋集在福马·福米奇周围的人丛里踮起脚尖，十分天真地在探头张望。“到这里来呀！我要向您证明，上校，”福马叫道，用手把法拉列依拉到自己身边，法拉列依都吓得晕过去了，“我要向您证明我所说的永远的嘲弄和轻蔑的真实性！你说，法拉列依，你说实话：你昨夜梦见什么了？您会看到的，上校，您会看到您的成果的！嗯，法拉列依，说呀！”

这个可怜的孩子吓得浑身哆嗦，用绝望的目光瞥视了一眼周围，希望什么人能够出来救他；但是大家都战战兢兢，恐惧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说呀，法拉列依，我等着哩！”

代替回答的是，法拉列依皱起了脸庞，拉长了嘴，像牛犊似的嚎叫起来。

“上校！您看见这种顽固了吗？难道这种顽固是自然的吗？我最后一次问你，法拉列依，你说：你昨晚做了什么梦？”

“关于……”

“就说看见我了。”巴赫切耶夫悄悄提示说。

“关于您的美德！”叶惹维金也向另一只耳朵偷偷地说道。

法拉列依只是回过头来看看。

“关于……关于您的美……关于白牛！”他终于讷讷地说道。他突然热泪盈眶，号啕大哭。

大家“啊呀”了一声。但是福马·福米奇却显出了非凡的仁慈。

“起码我看到了你的诚实，法拉列依，”他说，“这种诚实别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上帝保佑你！如果你听从别人的造谣中伤，故意拿这个梦来戏弄我，那上帝是会惩罚你和惩罚那些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尊重你的诚实，因为在像你这样一个等而下之的人中，我也习惯于鉴别与上帝类似的形象¹⁸⁶……我饶恕你，法拉列依！孩子们，拥抱我吧，我留下来！……”

“他留下来啦！”大家兴高采烈地欢呼道。

“我留下来并且宽恕一切。上校，赏法拉列依几块糖：让他在皆大欢喜的大喜日子里不要哭。”

不用说，大家发现这样的宽宏大量是了不起的。这样的关怀，在这样的时刻，而且关怀谁呢？关怀法拉列依！叔叔忙不迭地去执行关于糖的指令。而且立刻（天知道从哪来的）在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的手中出现了银制的糖罐。叔叔用哆哆嗦嗦的手取出两块，然后是三块，接着又把它们掉到地上，他终于看到，由于激动，他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唉！”他叫道，“赶上这样的日子！拿着，法拉列依！”他干脆把整罐方糖都倒进了他的怀里。

“这是为了诚实奖赏给你的。”他以劝人为善的口吻补充道。

“柯罗夫金先生到。”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维多普利亚索夫禀报道。

发生了小小的骚乱，柯罗夫金的来访显然不是时候。大家都用质疑的目光瞥了一眼叔叔。

“柯罗夫金！”叔叔多少有些慌乱地叫道，“当然，我很欢迎……”他胆怯地望着福马，补充道，“但是，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现在，在这样的时刻该不该请他进来。你以为怎样，福马？”

“没什么，没什么！”福马宽厚地答道，“可以把柯罗夫金请进来，让他也参与咱们的皆大欢喜。”

总之，福马·福米奇处在极其慈悲的心情中。

“小人斗胆禀告，”维多普利亚索夫说道，“柯罗夫金有点失态。”

“失态？怎么？你胡说什么？”叔叔叫道。

“是的，您哪：他处于不清醒的精神状态中……”

但是叔叔还没有来得及张开嘴，还没有来得及脸红、害怕和羞得无地自容，谜底已经接踵而至。柯罗夫金本人出现在门口，他用一只手推开维多普利亚索夫，赫然站在惊诧的观众面前。这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敦实的先生，四十岁上下，深色的头发，略带斑白，推着平头，圆圆的紫铜色脸皮，一对布满血丝的小眼睛，系着高高的鬃毛领结，后面扣着带扣，穿着破旧不堪的燕尾服，身上满是绒毛和干草，腋下已经绽开，张着大口，他穿一条pantalon impossible¹⁸⁷，还伸长手拿着一顶油渍麻花的帽子。这位先生已经完全醉了。他走到房间中央，站了下来，摇摇晃晃，拱着鼻子，醉醺醺地思忖着什么；然后他慢腾腾地张大嘴笑了一下。

“对不起，诸位，”他说道，“我……这个（这时他用手指弹了一下领子）收到了！”

将军夫人立刻装出一副有损体面的神情。福马则坐在安乐椅上，讥诮地用眼神打量着这位奇怪的来客。巴赫切耶夫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但是在莫名其妙中又透着若干同情。叔叔的窘态是难以形容的，他全身心

都在为柯罗夫金感到痛苦。

“柯罗夫金！”他开口说道，“您听我说！”

“慢着，[188](#)”柯罗夫金打断了他，“自我介绍一下：山野小民.....但是我看见什么了？这里有女士们.....那你这个下流胚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里有女士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望着叔叔，补充道，“没什么，别害怕！.....咱们干脆向美丽的女性自我介绍一下.....女士们可真漂亮呀！”他困难地转动着舌头，讷讷地说道，“你们看见了一个不幸的人，他.....嗯，这个，如此等等.....其余的不必说了.....乐师们！来波尔卡舞曲！”

“您不想去睡觉吗？”米津契科夫安详地走到柯罗夫金身边，问道。

“睡觉？您是带着侮辱说这话的吗？”

“毫无此意。您知道，旅途劳顿，这是有益的.....”

“决不！”柯罗夫金忿忿地答道，“你以为我醉了吗？——一点不醉.....不过，府上哪里可以睡觉？”

“走吧，我马上带您去。”

“上哪儿？去板棚？不，哥们，你骗不了我！我已经在那儿睡过一夜了.....不过，带我去也罢.....为什么不跟好人一起去呢？.....不要枕头，军人是不要枕头的.....你给我，哥们，弄一张沙发，沙发.....对，听着，”他又停下来补充道，“我看出来，你是一个热情的小伙子，你给我弄一张这个.....明白吗？罗密欧，不过，要把苍蝇打死，一定要把苍蝇打死，就是说，把一杯酒。”

“好，好！”米津契科夫答道。

“好.....你给我站住，还得说声再见哩.....Adieu, mesdames和mesdemoiselles！[189](#).....可以说，你们刺穿了[190](#).....好吧，不必多说了！咱们以后再谈.....不过，刚开始，就得叫醒我.....或者，甚至在开始前五分钟.....我没来不许开始！听见了吗？不许开始！.....”

于是这位快活的先生跟在米津契科夫后面消失不见了。

大家默然无语。疑虑还在继续。福马终于慢慢地、悄悄地、几乎听不见地嘿嘿笑起来；他的笑声越来越大，终于扩大为哈哈大笑。将军夫人看到这个，也快活起来，虽然她的脸上还依旧保留着她的尊严受了侮辱的表情。不由自主的笑声开始从四面八方掀起。叔叔站着，似乎惊呆了，满脸通红，差点没掉眼泪，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上帝啊！”他终于说道，“谁知道这个呢？但是要知道……要知道任何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的。福马，请你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高尚，甚至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福马……你会看见的！……”

“我看见啦，看见啦，”福马答道，笑得喘不过气来，“十分博学，可不是博学嘛！”

“关于铁路他讲得多好啊！”叶惹维金低声说道。

“福马！……”叔叔叫道，但是一阵哄堂大笑淹没了他的声音。福马·福米奇大笑不止。叔叔看见这个，也笑了起来。

“好啦，这有什么呢？”他热诚地说道，“你是宽宏大量的，福马，你有一颗博大的心：你成全了我的幸福……你一定也会原谅柯罗夫金的。”

只有娜斯金卡一人没有笑。她用充满爱的眼睛望着自己的未婚夫，她似乎想说：“然而，你是多么美好、多么善良、多么高尚无比的人呵，我多么爱你！”

六 结尾

福马的胜利是完全的和不可动摇的。的确，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成，既成的事实压倒了一切怀疑和不同意见。得到幸福的一对对他抱着无边的感激。当我试图稍加暗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取得福马对他们婚礼的同意时，叔叔和娜斯金卡就一个劲地向我挥手，不屑一听。萨申卡叫道：“福马·福米奇真好，真好；我一定用绒线给他绣个枕头！”她甚至还责怪我心肠太狠，要我感到羞耻。至于新近皈依的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恨不得把我掐死，倘若我胆敢当着他的面说出任何对福马·福

米奇表示不敬的话。他现在就像只哈巴狗似的跟在福马后面，毕恭毕敬地望着他，福马每说一句话，他就补充道：“你是个非常高尚的人，福马！你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福马！”至于叶惹维金，他简直高兴到了极点。这个小老头早就看出娜斯金卡已经迷住了叶戈尔·伊里奇，从那时起他就梦寐以求地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把事情拖到终于不能再拖，直到不能不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才作罢。福马使事情完全改观了。当然，尽管老头非常高兴，他还是看透了福马·福米奇；总之，很清楚：福马·福米奇已经在这个人家取得了永久的统治，他的暴戾现在将是无止境的。大家知道，最最可恶、最最喜怒无常的人，当人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时，也会哪怕暂时地有所收敛。福马·福米奇正好相反，不知道为什么，越是成功他就越蠢，鼻子也就翘得越高。在快开饭的时候，他更换了内衣和重新穿戴好，安坐在安乐椅上，把叔叔叫过来，当着全家的面，对他开始了新的说教。

“上校，”他开口道，“您将合法地结婚了。您明白那个义务吗……”

等等，等等；试想：《Journal de Débats》¹⁹¹那么大小的十页宏论，用最小号字排印，通篇是十分荒唐的胡言乱语，其中根本没有讲到什么义务，只有对他自己，即福马·福米奇的智慧、平和、仁慈、无私和无畏的最无耻的吹捧。大家都饿了，都想吃饭了；但是尽管如此，谁也不敢妄置一词，大家都恭而敬之地听完了他的全部谬论；甚至巴赫切耶夫，尽管他饥肠辘辘，饿得十分难受，也一动不动地、恭敬有加地坐着。福马·福米奇对自己的口才感到了满足，终于笑逐颜开，午饭时甚至喝得醉醺醺的，并发表了最荒唐的祝酒词。他说俏皮话，开玩笑，不用说是拿未婚夫妇取乐。大家哈哈大笑，拍着巴掌。但是有些玩笑是这样的淫猥和露骨，甚至连巴赫切耶夫听了也感到害臊。最后娜斯金卡从座位上跳起来，跑掉了。这使福马·福米奇更加高兴得什么似的；但他立刻又随机应变：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娜斯金卡的优点，提议为离席而去的她的健康干杯。叔叔在一分钟以前还在痛苦和羞得无地自容，现在他却准备去拥抱福马·福米奇了。总之，未婚夫和未婚妻仿佛彼此都感到害羞，对自己的幸福感到惭愧；我发现：从祝福的时候起，他们互相还没说过一句话，甚至好像在互相躲着，不敢正视对方。散席以后，叔叔突然不知去向。我为了寻找他，信步走上露台。在那里，福马正醉醺醺地坐在安乐椅上，一面喝咖啡，一面十分兴奋地在信口开河。他身旁只有叶惹维金、巴赫切耶夫和米津契科夫。我停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什么，”福马大声说道，“为什么我为了我的信仰准备立刻去赴汤蹈火？为什么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敢于去舍身取义呢？为什么，为什么？”

“要知道这是多余的，福马·福米奇，何苦去给人家烧死呢！”叶惹维金逗他道，“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疼；第二，烧死了。——还剩下什么呢？”

“剩下什么？剩下一抔高尚的骨灰。但是你哪儿能理解我，哪儿能认清我的真价值呢！在你们看来，除了什么恺撒¹⁹²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¹⁹³之类的人以外，就不存在伟大了！你的那些恺撒们又做了什么呢？他们替谁造过福？你的那个大吹大擂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又做了什么呢？是他占领了全世界吗？你只消给我同样的千军万马，我也能占领，你也能占领，他也能占领……可是他却杀害了德高望重的克利特¹⁹⁴，我可没有杀害德高望重的克利特……乳臭小儿！坏蛋！该狠狠地揍他一顿，而不是在世界史上给他歌功颂德……同他一起该揍的还有恺撒！”

“您就饶了恺撒吧，福马·福米奇。”

“我绝不饶恕傻瓜！”福马叫道。

“别饶恕他们！”斯捷潘·阿列克赛依奇热烈拥护道，他也喝醉了，“不要饶恕他们；他们都是跳跃派¹⁹⁵，只会用一只脚转悠！都是些腊肠贩¹⁹⁶！还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想设立什么助学金。什么助学金？鬼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我敢打赌，准是什么新的卑鄙下流的事！而那个人，就是另一个人，不久前，还在上流社会，东倒西歪的，还要喝罗姆酒！依我看，干吗不喝？你就喝吧，喝吧，不过得适可而止，然后，这个，就再喝……不要饶恕他们！都是些骗子手！只有你一个人是有学问的，福马！”

巴赫切耶夫如果佩服一个人，他就无条件地、不加任何批判地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花园里的池塘边，在一个最僻静的地方找到了叔叔。他和娜斯金卡在一起。娜斯金卡一看见我就溜烟躲到树丛里去了，好像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叔叔容光焕发地朝我走来，他两眼噙着高兴的眼泪。他抓

住我的两只手，使劲握了握。

“我的朋友！”他说，“我直到现在都好像不相信自己的幸福似的……娜斯嘉也是这样。我们只是惊叹和赞美至高无上的上帝。她刚才哭了。你相信吗，直到现在我还好像没苏醒过来，好像丢了魂似的：又信又不信！凭什么给我这个？凭什么？我到底做什么了？我凭什么得到这样的幸福？”

“如果有谁配得到这样的幸福的话，叔叔，那就是您，”我热情地说道，“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像您这样诚实，这样美好，这样极端的善良。”

“不，谢辽查，不，这太过分了。”他答道，好像抱歉似的，“糟就糟在我们善良（我这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不痛快，那就快别靠近我们！我刚才还跟娜斯嘉谈论这事来着。不管福马过去在我面前多么灿烂夺目，可是你信不信？我也许直到今天之前都不完全相信他，虽然我自己一再对你说他是个尽善尽美的人；甚至昨天当他拒绝我的赠礼的时候，我都信不过他！真是说来惭愧！一想起不久前的事，我的心就在哆嗦！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当他不久前说了娜斯嘉的那一番话以后，我的心就像被人捅了一刀似的。我就没头没脑地像只老虎那样地干了……”

“那有什么，叔叔：也许，这才合乎自然哩。”

叔叔连连挥手。

“不，不，老弟，快别这么说！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脾气太坏，因为我是一个阴暗的、好色的利己主义者，我毫无节制地纵情酒色。福马也是这么说的。（对此还能说什么呢？）”他深情地继续说道，“谢辽查，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变得易怒、残忍、不讲道理和高傲啊，而且不仅对福马一个人！现在这一切都突然跑到我的记忆里来了，我真觉得可耻啊，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足以使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幸福而当之无愧的。娜斯嘉刚才也这么说，虽然我真不知道她身上还有什么罪过，因为她不是凡人，而是一位天使，她对我说，我们欠上帝很多债，现在我们应当努力变得更善良，努力去做一切好事……如果你能听到她刚才多么热烈、多么精彩地讲这一切就好啦！我的上帝，多好的姑娘啊！”

他激动地停了下来。过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

“我们决定，老弟，要特别爱护福马、妈和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而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一位多高尚的人啊！哦，我真对不起大家！我也对不起你……但是倘若现在有人胆敢欺侮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话，哦！那……唉，不必说啦！……对于米津契科夫也应当做点什么。”

“是的，叔叔，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我对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看法。不能不尊敬她和同情她。”

“就是，就是！”叔叔热烈拥护道，“不能不尊敬她！再拿柯罗夫金说吧，你大概在笑话他。”他怯怯地望着我的脸，补充道，“咱们大家刚才都笑话过他。要知道，也许，这是不能饶恕的……要知道，也许，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命运……他遭受过不幸……你不信，而这也许真是这样的。”

“不，叔叔，为什么不信呢？”

于是我热烈地谈起，在一个最堕落的人身上，也可能保留着最高尚的人的感情；人心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我说，不应当鄙视那些堕落的人，而是相反，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我又说，关于善恶、道德以及其他等等的公认标准是不正确的——总之，我慷慨激昂地谈了一通，甚至还谈到了自然派¹⁹⁷；末了，我读了一首诗：

当我从迷误的黑暗中……¹⁹⁸

叔叔说听了以后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深受感动地说道，“你完全了解我，我要说的话你都说了，而且比我说得更好。是这样，是这样！主啊！一个人为什么要恨呢？当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这么好，这么美不胜收的时候，我为什么常常要恨呢？刚才娜斯嘉也这么说来着……但是，你瞧，这地方多美啊，”他环视了一下自己周围，补充道，“大自然多好啊！风景多美丽啊！这树多好啊！你瞧：有一抱粗！长得多么苍翠，树叶多么茂盛啊！多好的太阳！雷雨过后，一切都突然变得喜气洋洋，洗得干干净净

净！……你试想，树木也好像懂得什么似的，它们也在感觉，也在享受着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啊？你是怎样想的呢？”

“很可能是这样，叔叔。当然，它们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

“对，当然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多奇妙，多奇妙的造物主啊！……我说，谢辽查，对着整个花园你一定记得很清楚：你小时候在这里玩呀，跑呀！我清楚地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他用一种无法表达的爱和幸福的神情望着我，补充道，“不过不许你一个人到池塘边去。你记得吗，有一天晚上，已故的卡嘉把你叫到她的身边，爱抚你……在此以前你一直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满脸绯红；你那时候的头发是浅色的，满是鬈发……她抚摸着你的头发，并且说道：‘你把这个孤儿领到咱们家来抚养——做得真好。’你还记得吗？”

“模模糊糊地记得，叔叔。”

“那时候正是傍晚，太阳照在你俩身上，而我坐在一个杳晃里，抽着烟斗，望着你们……谢辽查，我每个月都到城里去给她上坟。”他压低了声音补充道，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到颤栗和强压下去的眼泪，“我刚才对娜斯嘉还说起这事；她说，咱俩以后一起去看她……”

叔叔不言语了，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激动。

就在这时候，维多普利亚索夫走到我们跟前。

“维多普利亚索夫！”叔叔猛然惊醒，叫了起来，“你从福马·福米奇那儿来吗？”

“不，主要是我自己有事，您哪。”

“啊，那好极了！咱们可以了解一下柯罗夫金的情况。我刚才就想问……谢辽查，我吩咐他在那儿看着，看着柯罗夫金。你到底有什么事呢，维多普利亚索夫？”

“小人斗胆禀告，”维多普利亚索夫道，“昨天您老人家提到了我的请求，并且答应我您将格外恩赐，保护我不受每天每日的欺负，您哪。”

“难道你又是讲姓的事吗？”叔叔惊恐地叫道。

“有什么办法呢？时时刻刻的欺负，您哪.....”

“哎呀，维多普利亚索夫，维多普利亚索夫！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叔叔伤心地说道，“嗯，对你哪会有什么欺负呢？这样下去你会发疯的，只能到疯人院去了此余生了！”

“似乎，我的理智，您哪.....”维多普利亚索夫开口说道。

“这就好嘛，这就好嘛。”叔叔打断了他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小兄弟，我不是存心挖苦你，而是为你好。你究竟有什么委屈呢？我敢打赌，又是什么胡说八道不是？”

“老缠住我不放，您哪。”

“谁？”

“大家，主要是马特琳娜挑起来的，您哪。由于她，我得痛苦一辈子。大家知道，所有从小看见过我的、有识别能力的人都说，我活像个外国人，您哪，主要是脸型像，您哪。怎么样呢，老爷？就因为这一点，现在老缠住我不放，您哪。我一走过他们身边，大伙就指着我的脊梁嚷嚷各种各样难听的话；甚至小不点的孩子（首先应当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也跟着嚷嚷，您哪.....刚才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还嚷嚷来着.....我受不了啦，您哪。老爷，请您给小人做主，您哪！”

“哎呀，维多普利亚索夫！.....他们到底嚷嚷什么了呢？大概是些傻话吧，你不理他们不就得了。”

“说出来不成体统，您哪。”

“到底是什么呢？”

“说出来叫人恶心，您哪。”

“你就说吧！”

“荷兰佬格里什卡¹⁹⁹，吃了一只酸橙子，您哪。”

“唉，你这人呀！我还以为说了些什么呢，你不理他们，走过去不就得了。”

“我不理他们：嚷得更凶了，您哪。”

“听我说，叔叔，”我说道，“他不是埋怨在这里没法安生吗。您干脆暂时把他打发到莫斯科去找那个书法家得了。您不是说他曾经在一位书法家那里待过吗。”

“嗯，老弟，那人的下场也够惨的！”

“什么？”

“他老人家，您哪，”维多普利亚索夫答道，“不幸侵吞了别人的财产，为此，尽管他才华出众，还是把他下了大狱，惨死在狱中，您哪。”

“好了，好了，维多普利亚索夫，你现在放心，我会把这一切弄清楚，解决好的，”叔叔说道，“我答应你！嗯，柯罗夫金怎么样？还睡着吗？”

“不，他老人家刚才走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禀报的，您哪。”

“怎么走了？哪能啊？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叔叔叫道。

“我于心不忍，看着他可怜。他老人家醒过来以后，想起了这事的全过程，立刻顿足捶胸，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您哪……”

“声嘶力竭！……”

“说得斯文一点：他老人家发出了种种嚎叫。他叫道：他现在怎么有脸去见美丽的女性呢？后来他又补充道：‘我不配做一个人！’——他一直这么悲痛地、用词精当地说着，您哪。”

“真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我跟你说，谢尔盖……我特地吩咐你看着他，维多普利亚索夫，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多半是出于恻隐之心，您哪。他请我别说出去。是他那个赶车的喂好马，套上车的。对于三天之前所予之数他老人家嘱咐向您多多拜谢，并嘱咐我告诉您，所欠之数当随第一班邮车即刻奉还，您哪。”

“什么数呀，叔叔？”

“他老人家说的是二十五银卢布，少爷。”维多普利亚索夫说道。

“这是我在驿站上借给他的钱：他手头短缺。不用说，他会即刻邮来的……啊，我的上帝，我多么遗憾呵！要不要派人去追呢，谢辽查？”

“不，叔叔，您还是别派人去的好。”

“我自己也这么想。你知道吗，谢辽查，当然，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我认为，任何人身上的善都比从外表看来要多得多。柯罗夫金也是这样：他羞得无地自容……但是咱们还是到福马那儿去吧！咱们耽搁了；他会对咱们的忘恩负义和怠慢见怪的……走吧！唉，柯罗夫金！”

小说结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善的化身，毫无疑问，以福马·福米奇为代表，主宰了这个家。这里可以做出许许多多非常得体的说明，但是其实所有这些说明现在全是多余的。起码我的看法是这样。代替种种说明的是我想说几句话，谈谈我的小说的所有主人公以后的命运：大家知道，不如此，任何一部小说都无法结束，这甚至在小说写法上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被造福者”的婚礼，在我描写的那些事件之后六个星期举行了。一切都是悄悄地办的，局限在家庭范围内，不事铺张，也无多余的来客。我当了娜斯金卡的伴郎，米津契科夫则当了叔叔一方的伴郎。不过，客人是有的。但首屈一指的、最主要的人物，不用说是福马·福米奇。大家伺候他，捧着。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次送香槟酒的时候把他给落下了。立刻吵翻了天，又是责备，又是嚎哭，又是大呼小叫。福马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他叫嚷说，大家看不起他，现在家里添加了“新人”，因而他就一钱不值了，充其量不过是一小片应当被扔出去的劈柴而已。叔叔走投无路，娜斯金卡在哭；将军夫人按照惯例，惊厥了过去……结婚喜酒搞得像办丧事。时也，命也：我的可怜的叔叔和可怜的娜斯金卡就这样与恩人福马·福米奇共同生活了整整七年。直到他

死（福马·福米奇是去年死的），他都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装腔作势，动辄发怒和骂人，但是“被造福者”对他的崇敬不仅没有稍减，相反与日俱增，与他的喜怒无常恰成正比。叶戈尔·伊里奇和娜斯金卡互相在一起是这样幸福，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幸福担忧，认为上帝赐给他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不配得到如此青睐，因此他们认为，也许他们将来命中注定要用受苦受难来抵偿自己的幸福。不难理解，福马·福米奇可以在这个谦恭的人家为所欲为。在这七年中，他什么事情没有做出来啊，简直无法想象，他那感到厌烦的，无所事事的心在巧立名目、恣意妄为中，有时达到了多么想入非非的程度。叔叔举行婚礼后又过了三年，奶奶去世了。福马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直到现在，叔叔家都带着恐怖讲到他那时的情景。当墓穴要填上土的时候，他突然跳进去，叫道，把他一起给埋了吧。整整一个月不敢给他刀叉；有一次，四个人强迫他张开嘴，从里面掏出了一枚他想吞进去的别针。有一位搏斗现场的旁观者指出，在搏斗的时候，福马·福米奇可以一千次把这枚别针吞下去，然而他没有吞。但是大家听到这个猜测时十分气愤，并且立刻揭穿这个猜测者心肠太狠和不成体统。只有娜斯金卡一人保持着沉默，并且嫣然一笑，这时，叔叔略带不安地瞅了她一眼。总之，必须指出，福马虽然在叔叔家像以前一样恣意妄为、喜怒无常，但是已经不敢像过去那样对叔叔进行蛮横和无耻的斥责了。福马诉苦、哭泣、责备、数落、申斥，但是已经不敢像过去那样随便骂人了。——“将军阁下”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再有了，看来，这都是娜斯金卡的功劳。她几乎觉察不出来地迫使福马在有些事情上让步，在有些事情上屈服。她不愿意看见丈夫受屈辱，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办。福马清楚地看到，她对他几乎是了解的。我说几乎，因为娜斯金卡也对福马十分宠爱，甚至当她丈夫兴高采烈地赞美他的这位贤人的时候，她每次都支持他的意见。她想使别人尊敬她丈夫身上的一切，因此她丈夫对福马·福米奇的偏爱，她也公开为之辩护。但是我坚信，娜斯金卡的金子般的心已经忘掉了她过去所受的一切欺凌：当福马把她和叔叔结合在一起以后，她已经宽恕了他的一切。此外，看得出来，她已经严肃地、全心全意地与叔叔的思想合而为一了，即对一个“备受苦难的人”，对一个从前的小丑，不应当求全责备，而恰恰相反，应当医治他的心灵。可怜的娜斯金卡自己就是一个受过欺凌的人，她自己受过苦，是记得这个的。过了一个月，福马安静了下来，甚至变得和颜悦色；但与此同时又开始了另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疾病发作：他开始进入一种催眠似的痴呆状态，把大家都吓坏了。比如说，突然，这个受苦受难的人，正在说着什么，甚至还在笑，可是突然呆住了，在发作前的一刹那是怎样，就依旧是怎样，木然不动；比如

说，他正在笑，嘴唇上就带着笑容呆在那里；如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哪怕是一把叉子吧，这把叉子就停留在他举起的手里，停在空中。后来，不用说，手垂下来了，但是福马·福米奇已经毫无知觉，也不记得这只手是怎么垂下来的。他坐着，睁着两眼，甚至在眨眼，但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明白。就这样，有时候持续整整一小时。不用说，家里所有的人都吓得差点死过去，大家都屏住呼吸，蹑手蹑脚，眼泪汪汪。最后福马醒了过来，感到异常疲倦，他坚持说，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他简直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一个人居然必须如此装腔作势，如此故弄玄虚，并且自觉地忍受长达数小时的痛苦，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说：“你们瞧我，我现在的感觉就比你们好！”最后福马·福米奇“由于每时每刻的欺凌与不敬”诅咒了叔叔，搬到巴赫切耶夫先生家住去了。在叔叔的婚礼之后，斯捷潘·阿列克赛耶维奇又跟福马·福米奇争吵过多次，但是每次都是以向他亲自负荆请罪而告终。这次他却以非凡的热情来办这件事：他热忱地欢迎了福马，大鱼大肉地款待了他，并且立刻决定与叔叔正式吵翻，甚至上了禀帖控告他。他俩在某处有一小块有争议的土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发生过争执，因为叔叔把这块地完全让给了斯捷潘·阿列克赛耶维奇，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巴赫切耶夫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吩咐套车，飞速进城去了。他在那里匆匆写了张禀帖，递了上去，呈请法院把这块地正式判给他，并要求赔偿全部费用和损失，以儆霸道和贪得无厌。然而到了第二天，福马在巴赫切耶夫先生家里待腻了，原谅了前来负荆请罪的叔叔，又动身回到了斯捷潘齐科沃。当巴赫切耶夫先生从城里回来，没有遇见福马的时候，他的愤怒是骇人听闻的；但是过了三天他又到斯捷潘齐科沃来负荆请罪，眼泪汪汪地请求叔叔原谅，并且销毁了自己那张禀帖。叔叔当天就让他和福马·福米奇言归于好，于是斯捷潘·阿列克赛耶维奇又像只哈巴狗那样跟在福马后面，与从前一样，每说一句话就加上：“你是个聪明人，福马！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福马！”

现在，福马·福米奇已经在将军夫人之后躺在坟墓里了；墓前竖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制的珍贵的墓碑，碑上刻满了悲怆的引文和颂词。有时候，叶戈尔·伊里奇和娜斯金卡外出散步，就崇敬地拐进教堂院墙，向福马鞠躬致哀。他们直到现在谈到他时都不能不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想起他的每句话，想起他吃什么和喜欢什么。他的遗物像宝贝似的珍藏着。叔叔和娜斯嘉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孤苦伶仃了，便更加相依为命。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孩子；他们对此十分伤心，但又不肯抱怨。萨申卡早已出嫁，嫁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伊柳沙在莫斯科上学。就这样，叔

叔和娜斯嘉独自住在农村，两人十分恩爱。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达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娜斯嘉不断祷告上苍。我想，如果他俩中间要有一个先死，另一个人一定活不了一星期。但是，愿上帝保佑他们长命百岁！他们非常亲热地接待所有的人，准备与任何一个不幸者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娜斯金卡喜欢读使徒行传，她伤心地说，做一些普通的好事是不够的，应当把一切都分给穷人，在贫穷中求得幸福。如果不是出于对伊柳沙和萨申卡的关心，叔叔恐怕早就这样做了，因为他在所有方面都完全同意妻子的意见。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跟他们住在一起，家务由她操持，她把在一切方面使他们称心满意引为快乐。叔叔举行婚礼后不久，巴赫切耶夫先生就向她提出求婚，但是她坚决拒绝了。人们因此得出结论：她可能要进修道院，但这事并没有发生。普拉斯科维雅·伊里尼契娜的天性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在她所爱的人面前完全不引起注意，每时每刻都在他们面前销声匿迹，注视着他们，服从他们的任何任性的要求，侍候他们，为他们效劳。现在她的母亲——将军夫人死了，她认为与哥哥不分开，各方面讨娜斯金卡的喜欢，乃是自己的本分。那个小老头叶惹维金还活着，而且近来开始越来越经常地来看自己的女儿了。起初他使叔叔很伤心，因为他让自己和自己的小不点儿（他这么称呼自己的孩子们）几乎完全脱离了斯捷潘齐科沃。叔叔的一再邀请，对他也不起作用：与其说他骄傲，还不如说他谨小慎微和神经过敏。他的过于自尊的神经过敏有时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想，一个有钱人家接待他这样的穷人无非是出于慈悲为怀，人家会认为他死乞白赖和厚颜无耻，这个想法使他十分痛苦；有时候，他甚至拒绝娜斯金卡的帮助，而只接受最必需的东西。他坚决不肯接受叔叔送给他的任何东西。娜斯金卡那时在花园里曾跟我谈起她的父亲，说他把自己扮成小丑是为了她，这话是十分错误的。诚然，他那时非常想把娜斯金卡嫁出去；但是他把自己硬扮成小丑完全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以便宣泄郁积于心的怨愤。需要讥诮和冷嘲热讽乃是他的天性。比如说，他把自己可笑地扮演成一个最下流、最卑躬屈膝的拍马逢迎者；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清楚地表明，他这样做不过为了逢场作戏；他的拍马逢迎越是低三下四，其中所包含的揶揄就显得越加刻薄和露骨。他的手法就是这样。他的所有的孩子后来都送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好的学府上学去了，其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娜斯金卡向他清楚地证明，办这一切都将用她自己的钱，即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送给她的三万卢布，说实在的，这三万卢布，他们从来没有向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拿过；为了免得她伤心和见怪，他们答应她，一俟家用急需就立刻向她求助，这才使她勉强同意了。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做的：为了做做样子，曾在不同的时间向她借了两笔相

当可观的钱。但是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三年前死了，于是娜斯嘉毕竟还是收到了自己的那三万卢布。可怜的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是得急病死的。全家正准备到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参加舞会，她刚穿好自己的舞会衣服，头上刚戴上用白玫瑰编成的非常美丽的花环，就蓦然感到一阵头晕，坐在安乐椅上死了。她是戴着这只花环被埋葬的。娜斯嘉悲痛欲绝。家中对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都很爱护，把她当小孩似的伺候着。她的遗嘱考虑得很周到，这使大家都感到惊讶：除了娜斯金卡的三万以外，其余的，约三十万卢布，都指定用来培养贫穷的孤女和用作从学校毕业后对她们的金钱奖赏。在她去世那一年，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也出嫁了，她在将军夫人死后仍旧留在叔叔家，希望能够巴结上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就在这时候，那位当过官的地主，即我们为了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与奥勃诺斯金和他的母亲发生过争吵的那个小村庄米申诺的所有者正好丧偶。这官吏是一个讼棍，前妻给他生了六个孩子。他满以为佩列佩莉岑娜有钱，因此派人来向她求亲，她便立刻同意了。但是佩列佩莉岑娜穷得像只母鸡：她一共才有三百个银卢布，还是娜斯金卡赠送给她举行婚礼用的。现在夫妻俩从早到晚吵架。她揪他的孩子们的头发，用拳头揍他们；对他（起码大家是这么说的）则抓破脸，时刻用自己的中校家庭出身来训斥他。米津契科夫也找到了工作。他明智地抛弃了对塔姬雅娜·伊凡诺芙娜的一切希望，开始稍许学习了点农业。叔叔把他推荐给了一位富有的伯爵，这位伯爵也是地主，有三千名农奴，离斯捷潘齐科沃八十俄里，他只是间或到自己的庄园来。伯爵看到米津契科夫很有才干，又注意到了他的推荐信，就让他当了自己庄园的管家。伯爵把他从前的德国管家赶走了，因为那个管家，尽管德国人素以诚实闻名，却把伯爵像株椴树似的剥得精光²⁰⁰。五年后，庄园已无法辨认：农民们富了，开辟了过去不可能有的新的经济来源，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一句话，新管家很得力，他以自己的经营有方轰动了全省。可是过了整整五年以后，不管怎么请求，不管怎样增加薪俸，米津契科夫还是辞职不干，挂冠求去——这使伯爵十分诧异，也十分伤心！伯爵心想，一定是附近的地主把他引诱去了，甚至去别的省也说不定。可是他辞去职务后两个月，伊凡·伊凡诺维奇·米津契科夫突然买下了一处有一百名农奴的非常好的田产，这是他从他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荡尽了家产的骠骑兵手里买下来的，离伯爵的庄园整整四十俄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惊讶不止！他把这一百名农奴立刻抵押了出去，一年以后，他在附近又增加了六十名农奴。现在他本人也成了地主，他的产业是无与伦比的。大家奇怪：他从哪儿弄来的这笔钱？另外一些人只能摇

摇头。但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却心安理得，觉得他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他写信到莫斯科去让他的妹妹来。也就是他动身到斯捷潘齐科沃来的时候，给了他最后三个卢布买靴子的那个妹妹。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已经不是少女了，她温柔、多情、有教养，但是非常胆小。她一直在莫斯科萍踪漂泊，给某个女善人当陪伴女郎；现在她对哥哥十分崇拜，在他家里操持家务，把他的意志认作法律，认为自己幸福极了。可是哥哥却不放纵她，对她稍许苛刻了点儿；但是她对此却视而不见。在斯捷潘齐科沃村，大家都非常喜欢她，而且据说，巴赫切耶夫先生对她也不是无意的。他本来想提出求婚，但又怕遭到拒绝。不过，关于巴赫切耶夫先生我们希望在下次，在别的小说里再详谈。

看来所有的人都说到了……对！我忘了：加弗利拉很老了，而且已经把法国话忘得一干二净；法拉列依则成了一个很不错的马车夫；至于可怜的维多普里亚索夫，他早进了疯人院，大概就死在那里了……我日内要到斯捷潘齐科沃去，一定去向叔叔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一八五九年

地下室手记

曾思艺译

第一章 地下室²⁰¹

一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我很早就这样生活——已有二十来年。而今我四十岁了。我以前担任过公职，可现在不再工作了。我曾是一位凶狠的小官吏。我粗暴无礼，并以此为乐。我可是不收受贿赂的，因此，就凭这一点我也应该犒赏自己。（一句蹩脚的俏皮话，然而我不想删掉它。我把它写出来，是认为它一定十分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得出来，这只不过是想卑劣地显摆一下自己——可我就是故意不把它删掉！）当有人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请我办证时——我往往对他们切齿痛恨，而当我发现有人因此伤心痛苦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我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些人大多是畏畏缩缩的老百姓：不言而喻嘛——他们求我办事啊。不过，也有一些妄自尊大的家伙，我特别讨厌其中的一位军官。他怎么也不肯俯首帖耳，还极其可恶地把马刀弄得铿锵作响。为了这把马刀，我和他整整较量了一年半。我终于压服了他。他不再弄响他的军刀了。不过，这还是我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然而，先生们，你们可知道我凶狠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吗？这可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而且最恶心的地方在于，我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怒不可遏的时候，都会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凶狠，而且甚至还是一个无法凶狠起来的人，我只不过是枉自吓唬吓唬麻雀，聊以自慰而已。我怒火中烧，满口白沫，然而，你们只要给我塞上一个什么洋娃娃，送上一杯糖茶，我也许就会心平气和。甚至会

心软下来，虽然事后我一定会对自己切齿痛恨，并且羞愧得好几个月都睡不着觉。我也就是这么个脾气。

我刚才说自己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这是撒谎。因为赌气而撒谎。我只不过是在跟求我办事的人和那位军官闹着玩，事实上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凶狠的人。我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许多多与凶狠截然相反的成分。我感觉到，这些相反的成分竟在我的心底蠢蠢欲动。我知道，它们终生都会在我的心里胡冲乱挤，企图冲到我体外，可我不放它们，就是不放，偏偏不让它们出来。它们把我折磨得羞愧不堪；搞得我浑身痉挛——终于使我不胜其烦，深恶痛绝！先生们，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似乎是在向你们忏悔什么，向你们请求宽恕什么吧？……我确信，你们是这样想的……不过，我得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这样认为，我也无所谓……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这是我四十年来形成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可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整一生啊；要知道，这已是风烛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那可就有失观瞻、俗不可耐、恬不知耻了！谁能活过四十岁？——请你们真真切切、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来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吧：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话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有那些满头银发、香气扑鼻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话向全世界宣告！我有权这样说，因为我自己将会活到六十岁！还将活到七十岁！一直活到八十岁！……请等一会儿！让我喘口气……

先生们，你们大概认为我是试图逗你们发笑吧？你们这样想又错了。我绝非你们认为或你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如果你们已经被所有这些废话惹恼了（而我已经感觉到你们被惹恼了），想要追问我：我究竟是什么人？——那么，我就回答你们：我是个八等文官。我供职是为了混口饭吃（但也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去年当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立下遗嘱留给我六千卢布时，我就立刻辞职，

蛰居在自己的小角落里。我以前也住在这个角落里，但如今却是定居在这个角落了。我的房间糟透了，环境恶劣，位于城市边缘。我的女仆是个乡下娘们，年纪老大，由于愚蠢而凶狠，并且身上总是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正在变得对我有害，而且靠我那点屈指可数的钱财在彼得堡生活可谓居大不易。这一切我都心中有数，比所有这些经验丰富、绝顶聪明的出谋划策者和点头之交都更心中有数。然而，我就是要留在彼得堡：我决不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离开……唉！就连我离开或是不离开——这也完全是无所谓的。

然而，一个正派人最津津乐道的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谈自己。

好吧，那就让我也来谈谈自己吧。

二

先生们，不管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我现在都要对你们说说，为什么我甚至连虫豸都做不成。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我曾有许多次想要变成虫豸。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意识太过丰富——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单就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只需具备普通人的意识就绰有余裕了，也就是说，只需具备我们这个不幸的19世纪中一个贤达之士意识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绰有余裕了，此外，尤为不幸的是这位贤达之士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这个地球上最最远离现实、最为蓄意建成的城市²⁰²（城市也有蓄意建成的和非蓄意建成的之分）里。比如说，只需具备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赖以生活的那点意识，就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你们一定以为，我写下这些，是出于傲慢，为的是讽刺那些活动家，而且出于卑劣的傲慢，我就像我说到的那位军官一样，把马刀弄得铿锵作响。然而，先生们，谁竟会拿自己的病到处炫耀，并借此自吹自擂呢？

不过，我这是怎么啦？——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而且也都拿自己的病来炫耀，而我，似乎远远胜过了所有人。我不愿争论，我的反驳荒诞无稽。但我始终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是一种病，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我对此坚信不疑。这一点我们暂时放下不谈。请你们给我谈谈这

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是的，恰恰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我们一度常说的“一切美与崇高”²⁰³的所有精妙之处的时候，好像故意似的，我却偏偏意识不到，反倒做出那样一些丑陋的事情，那些……是的，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也许所有人都在做，然而仿佛故意似的，偏偏在我最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不该去做的时候却恰恰做了的事情？我越是深切地意识到善和所有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陷入我的泥潭越深，直至承受灭顶之灾。可是，主要的问题却在于，这一切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我身上，反倒像是理所当然。仿佛这倒成了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非疾病，也并非中了邪，因此，我终于丧失了与这一邪魔做斗争的愿望。最后，我几乎相信（也许真的相信了），这大概就是我的正常状态。可在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在这场斗争中熬受过多少痛苦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有这样的境遇，因此终生把它当作秘密隐藏于心底。我曾深感羞愧（也许即便现在也还深感羞愧）；我羞愧到如此程度，竟然会感到某种隐秘的、反常的、有点卑劣的享受²⁰⁴，这种享受就是，在某个最最恶劣的彼得堡之夜，我回到自己的小角落里，马上强烈地意识到，就在今天又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而已经做过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因此就在内心深处暗自咬牙切齿地不断责备自己，翻来覆去地指摘自己，慢慢腾腾地折磨自己，以致那痛苦终于变成某种可耻的、令人诅咒的快感，而且——最终变成一种千真万确、货真价实的享受！对，变成了享受，变成了享受！我坚信这一点。我之所以说出来，是因为我一直试图确切地知道：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享受？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种享受，正是源于对自己的屈辱有过于清楚的意识；正是源于你自己已经感觉到你已身处绝境；这当然糟糕透顶，但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你已经无路可走，你已经永远无法变成另一种人了；而且，即使还有时间和信心能够变成另一种什么人，那你自己大约也不想变了；而且，即便想变，大概也会一事无成了，因为实际上也许已经没有什么可变的了。归根结底，主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强烈的意识所具有的正常而基本的规律而产生的，以及直接源于这些规律的惯性而发生的，因此，这里不仅无可改变，而且简直让人束手无策。因此，比如说，强烈的意识的结果就是：是的，一个无耻之徒，当他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是个无耻之徒时，这对他来说似乎倒是一种安慰。然而，够了……唉，胡扯海侃了这么一大通，可又说清了什么呢？……能用什么来说清这种享受呢？但我偏要说清！我非要追根究底！我正是为此才拿起笔来……

比方说，我这人极其自尊。我像个驼背和矮子一样疑神疑鬼，鼠肚

鸡肠，不过，说实话，我也常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候挨了一记耳光——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而且，主要的是，不管我怎样反复琢磨，结果依旧是在所有方面我都是罪魁祸首，而最为屈辱的是，我总是个无辜的罪人，可以说，这是由于自然的规律。我之所以有罪，首先是因为在我周围的所有人中我的才智出类拔萃。（我始终认为在我周围的所有人中我的才智出类拔萃，而且有时候，你们信不信，我甚至为此感到惭愧。至少我一辈子都目光旁视，从来不敢正眼看人。）最后，我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如果我豁达大度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我意识到这种豁达大度毫无用处，因而使我倍加痛苦。要知道，我如果豁达大度，肯定会什么事都做不成：我既不能宽恕别人，因为欺辱者也许是遵循自然规律打我的，而自然规律是无法去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即便是自然规律，也终究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最后，即便我想完全彻底不豁达大度，而是相反，试图报复欺辱者，那我也无法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因为即使能够这样做，我也肯定狠不下心来去采取什么行动。为什么狠不下心来呢？关于这点，我想特别说上几句。

三

要知道，那些能够为自己实施报复的人，以及那些一般来说能够保护自己的人——比方说，他们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我们假设，报复的情绪一旦掌控了他们，那时他们身上除了这种感情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这类先生便会像狂怒的公牛一般低下犄角，朝着目标直冲过去，除非前面有堵墙把他挡住。（顺便说说，在墙面前，这类先生，也就是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是会真心诚意地低头服输的。对他们来说，墙并非一种借口，这比方说，就跟我们这类思前想后因而一无所成的人大不一样；墙并非走回头路的借口，并非像我们这类通常连自己都不相信，但又总是极其乐于去找的那种借口。不，他们是真心诚意地低头服输的。对他们来说，墙具有某种让人心安理得、精神超脱、至矣尽矣，也许甚至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不过，关于墙我们以后再谈。）好吧，我且把这种率直的实干家当作真正的、正常的人，大自然这位温柔的母亲满怀爱意地把他们降生到大地上，就是希望看到他成为这样的人。对于这种人，我羡慕极了。他是愚蠢的，对此我不想和你们争论，

不过，一个正常人也许就应该是愚蠢的，你们怎么知道呢？也许，这甚至还妙不可言呢。而且我尤其深信这种可以说值得怀疑的东西，因为比方说，假如以一个正常人的对立面为例，这种人具有强烈的意识，当然，他并非来自大自然的怀抱，而是产自曲颈瓶（这已近乎神秘主义了，先生们，不过我也对此心存疑虑），那么这个产自曲颈瓶的人有时也会在其对立面的面前低头服输，尽管他带着自己全部的强烈意识，也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一只老鼠而不是一个人。尽管他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老鼠，可毕竟只是一只老鼠，而其对立面却是人，因而……如此等等。何况，主要的是，他自己，正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是一只老鼠；任何人都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而这是问题的最为关键之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只老鼠的行为吧。比方说，我们假定，它也受到了欺辱（而它几乎总是遭受欺辱），并且也想进行报复。它心里蓄积起来的怨恨，也许比I’homme de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²⁰⁵还要多。想要对欺辱它的人以恶报恶的那种齷齪而又卑劣的愿望，也许比在I’homme de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心中更为剧烈地抓心挠肝，因为I’homme de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天生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是彻头彻尾的正义行为；而老鼠却由于强烈的意识，否认这种正义。最后，它终于采取了行动，实施了报复。这只倒霉的老鼠，除了原初的齷齪外，又在它的周围蓄积了一大堆以问题和怀疑为形式的其他种种齷齪；从一个问题又生发出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在它周围便自然而然地集聚起某种致命的污泥浊水、某种腐烂发臭的垃圾，其中包括它的疑虑和激动，乃至率直的活动家们接二连三地大口吐向它的唾沫，他们煞有其事地站在四周，以法官和专制者自居，亮开嗓门，朝它哈哈大笑。当然，面对这一切，老鼠只能挥挥自己的爪子，并且面带连它自己也不相信的、故作蔑视的微笑，羞愧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里。在那里，在自己那脏兮兮、臭烘烘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惨遭欺辱、饱尝毒打、屡受讥笑的老鼠，立刻沉入一种冷酷、恶毒，而主要是无尽无休的仇恨之中。它将连续四十年牢记自己的屈辱，对每一个细节都一一细细品味，直到最后一个它深感奇耻大辱的细节，并且，每次都要自己添加一些更加耻辱到极点的细节，用自己的想象来恶毒地嘲弄和激怒自己。它将为自己的杜撰而感到羞愧，但它依旧会牢记这一切，细细清点这一切，为自己臆造出许许多多子虚乌有的事情，还借口说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它什么都不宽恕。看来，它即将展开报复了，但却总是断断续续、七零八碎、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既不相信自己的报复师出有名，也不相信报复会获得成功，而且它事先就知道，自己谋求报复的所有企图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将比那受报复的人

大一百倍，而那个被他报复的人也许还根本没当回事。在行将就木之际，它又会重新记起这一切，以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日积月累的新的内容.....然而，就在这冷酷、丑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就在这因为痛苦悲愤而故意把自己活活埋在地下室的整整四十年里，就在这刻意营造但仍旧多少有点可疑的绝境中，就在所有这些深入内心却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毒液里，就在所有这些先是举棋不定，继之做出了板上钉钉的决定，但在一分钟后又追悔莫及的冷热病中——就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某种奇异享受的精华。这种享受是如此微妙，有时竟不为意识所感知，以致那些愚眉肉眼之辈，甚至那些神经坚强之人，都对它没有丝毫感知。“也许，那些从来不曾挨过耳光的人，也对此没有什么感知。”你们一定会咧嘴笑着在心里补充道。你们是在用这种方法彬彬有礼地向我暗示，我这一辈子中可能也挨过耳光，因此说起话来才如此熟知个中奥秘。我敢打赌，你们就是这样想的。然而，先生们，请大放宽心，我没有挨过耳光，虽然你们对此不管怎么想，我都根本无所谓。也许我自己还觉得有点遗憾，我这一辈子很少扇别人耳光。不过，够了，对于这个你们兴致盎然的话题，我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了。

我现在继续心平气和地谈谈那些神经坚强、不懂得享受的微妙之处的人们。比方说，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先生们虽然也会像公牛一般敞开嗓门大喊大叫，暂且假定这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最高的荣誉，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一旦面对不可能性，他们立即就会低头服输。不可能性——不就意味着一堵石墙吗？什么样的石墙呢？唔，那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方说，有人向你证明，你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²⁰⁶，那你也无须皱眉头，一股脑儿接受就行了。还有人向你证明，实际上，你自己身上的一滴油脂应该比与你同样的十万个人还要珍贵，而一切所谓美德和义务以及其他种种谬论和偏见，最终都将因此迎刃而解，那你也就不管怎么想，一股脑接受吧，这是没法子的事啊，因为二二得四，这是数学。你们就试着来反驳吧。

“对不起，”有人会对你们大喊大叫，“这是无可反驳的：这是二二得四啊！大自然可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她根本不理睬你们的愿望，也不理睬你们是否喜欢她的规律。你们却必须按她的本来面目一股脑接受，进而也必须接受她的一切结果。墙，也就只是墙.....如此等等。”我主上帝啊，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的时候，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假如我没有力量打破这堵墙，那我就不会试图用脑袋去撞穿它，但我也不会仅仅因为

面前有一堵石墙而我力量不够而善罢甘休。

这样的一堵石墙似乎还确实有一种安心宁神的作用，它本身也确实至少包含着某种安宁和平之意，这仅仅是因为，它就是二二得四。哦，这真是荒谬至极！最好的是，理解这一切，认识这一切，弄清这一切不可能性和这一切石墙；如果你们厌恶妥协，那么就要对任何一种不可能性和任何一堵石墙毫不妥协；通过最必然的逻辑组合推断出关于永恒主题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结论，那便是甚至连那堵石墙的存在也仿佛是你自己的过错，尽管一清二楚地明摆着你毫无过错。因此你只能闭口不言，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心灰意懒，呆若木鸡；幻想着即便大发雷霆也好，结果却没有可供你发作的人；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而且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这是偷天换日、颠倒是非、招摇撞骗，这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不知道哪里是物，也不知道哪里是人，然而，尽管混沌一团，尽管是非颠倒，你们仍然会感到痛苦，你们越是一无所知，你们就越痛苦！

四

“哈，哈，哈！依此来看，那您从牙疼里也能找到享受啰！”你们一定会大笑着喊道。

“那又怎么样？就在牙疼中也有享受嘛，”我将回答道，“我曾牙疼了整整一个月；我知道，这里面确实有享受。那时候，当然，不是默默无语地生闷气，而是在呻吟；不过，这并非毫无顾忌的呻吟，而是包藏祸心的呻吟，而这包藏祸心正是整个关键所在。患者的享受就表现在声声呻吟中；假如他没有在这呻吟中得到享受——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生们，请听我对此进一步发挥。这呻吟首先表明，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你们的牙疼是有损尊严、毫无目的的；这是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当然对此嗤之以鼻，但你们还是得饱受其苦，而它却安然无恙。这呻吟还表明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而疼痛却是货真价实的；你们也意识到，你们，连同你们那形形色色的瓦根海姆²⁰⁷在内，彻头彻尾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有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病去痛消，可要是不愿意，那它就还得再疼上三个月；最后，如果你们依旧不同意而且还试图反抗的话，那么，你们就只能狠抽自己一顿，或者用拳头痛击你们的那堵墙，以此自慰，除此而外就别无他法了。唔，正是由于这类血腥的欺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人的嘲笑，你

们终于开始得到了享受，有时这种享受竟然达到近似飘飘欲仙的性高潮的程度。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什么时候抽空仔细听听19世纪富有教养、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这是他牙疼的第二或第三天了，此时他已经不像第一天那样呻吟了，也就是说不单单因为牙疼而呻吟了；不是像一个粗鲁的庄稼汉那样呻吟了，而是像一个受到进步和欧洲文明影响的人，像一个按目前流行的说法“脱离了根基和民族本原”²⁰⁸的人那样呻吟。他的呻吟渐渐变得卑劣、恶毒，而且整日整夜，没完没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呻吟决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在枉自折磨和激怒自己和别人；他知道，就连他拼命地对之呻吟的人们以及他的整个家庭，都已经听到他的呻吟就深感厌恶了，已经丝毫不相信他了，他们心里都明白，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呻吟，呻吟得简单些，无须装腔作势，无须怪腔怪调，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满怀恨意，蓄意妄为。唔，就在所有这些意识和屈辱中，包含着性高潮般的快感。他说：“我惊扰了你们，伤了你们的心，让全家人无法入眠。那么，你们就别睡了，你们也得每分每秒都感觉到我在牙疼。对你们来说，我而今已经不是我从前想要扮演的英雄了，而只是一个卑鄙之徒，一个流氓无赖。唔，那就这样吧！你们终于认清了我，我真是乐不可支。你们听到我那有点下流的呻吟声深感厌恶吗？唔，那就深感厌恶吧；我马上还要给你们哼出更下流的怪腔怪调来……”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先生们？不，看来，要懂得这一性高潮般的快感，必须具有发达的智力和深刻的意识。你们在笑？我欢天喜地。先生们，我的笑话当然说得十分拙劣，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然而，要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难道一个意识清楚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

五

试问，一个甚至试图在自己的屈辱感中寻找享受的人，难道会、难道会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我现在这样说倒也并非出于某种令人作呕的忏悔。何况，一般说来，我最讨厌说什么：“请原谅，神父，我以后再不这样了。”——倒并非因为我不会说这类话，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太善于这样说了，而且还说得天花乱坠呢！有时，我明明没有丝毫过错，却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我仿佛被故意推入霉运。这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可是，我还得深受感动，满怀悔恨，热泪淋漓，还要自己欺骗自己，虽然完全不是假装。此时此刻心灵都被玷污了……在此情况下，甚至连自然规律也不能去怪罪了，尽管自然规律仍一直在接连不断地欺侮

我，而且是我这一生中欺侮我最厉害的。回想起这一切真感到齷齪，而且当时原本就很齷齪。要知道，才过了那么一分钟，我便常常怨恨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谎言，丑恶不堪、装腔作势的谎言，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忏悔、所有这些感动、所有这些悔过自新的誓言，都是谎言。可你们会问我，我这样糟蹋自己和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回答是：因为无所事事地枯坐深感无聊至极，所以就装腔作势一番。对，确实是这样。请你们好好关注一下自己，先生们，那你们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我曾经自己给自己臆想出一整套奇异的经历，并编造出一整套生活，以便有个什么由头凑合着活下去。我曾经有好多次——唔，比方说，深感委屈，就这样无缘无故，煞有其事地；可要知道，你自己也明白，有时候你会无缘无故地深感委屈，你这是在装腔作势，可最后你竟然真的感到自己的确受了委屈。不知何故，我一辈子都热衷于玩这套把戏，以致最终我竟难以自制。有一回我曾试图强迫自己去恋爱，甚至出现过两次。先生们，请你们相信，结果我饱尝痛苦。我在心灵深处并不相信这是痛苦，还暗自嘲弄自己，然而毕竟深感痛苦，而且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痛苦；我妒火中烧，身不由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聊，先生们，一切都是因为无聊；倦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须知，意识产生的直接的、合法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倦怠，即有意识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此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然而，就以我为例吧，我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我所依凭的最原始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又在哪里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它们呢？我开始思考，于是，我的每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便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正是每一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因此，这可能又是自然规律。那么，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想想：我不久前所说的关于报复的话。（也许，你们并未在意。）我说的是：一个人进行报复，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找到了最原始的原因，找到了根据，那就是：正义。因此，他在所有方面都很心安理得，并且由于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当而又正义的事情，因而他就措置裕如、卓有成效地实施报复了。可我却看不出其中有何正义，也找不到其中有何美德，因此，如果我实施报复的话，那只是出于愤恨。愤恨自

然能压倒一切，战胜我的一切疑虑，因而也就水到渠成地完全成为替代最原始原因的原因，这恰好是因为它并非原因。然而，假如我连愤恨都没有（我刚才就是从这一点谈起的），那可怎么办呢？我的愤恨毕竟还是由于这些该死的意识规律而起了化学分解。瞧，对象在悄悄挥发，理由在渐渐蒸发，罪魁祸首却找不到，欺辱变得不再是欺辱，而变成了天意如此，变成了谁都没有过错的牙疼之类的东西，因此剩下的仍旧是那条出路——也就是更猛烈地撞墙。于是乎只好漠然置之，因为找不到最原始的原因。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暂时抛开意识；可以去憎恨，也可以去喜爱，只要不无所事事地枯坐着就行。到后天，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你就一定会开始自己蔑视自己，因为你明知故犯地欺骗自己。结果是：瞬间破灭的肥皂泡，还有倦怠。哦，先生们，须知我就是因为整个一生开始不了任何事情，也完成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才自视为聪明人。就算，就算我跟我们大家一样是个饶舌之人，是个与人无害却令人嫌弃的饶舌之人吧。然而，如果每一个聪明人的直接和唯一的使命就是饶舌，也就是蓄意口若悬河地说一大堆无聊的废话，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

哦，如果我只是因为懒惰而什么都没做，那该多好啊！上帝啊，那时我将会多么尊重自己啊。我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至少还能够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种似乎是确凿不移、自己也坚信不疑的品性。有人问：这是个什么人？回答道：懒汉。要知道，能够听到别人这样评价自己，可真是开心极了。这意味着我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意味着关于我还是有话可说的。“懒汉！”——须知，这可是一种称号和一种使命，这也是一种职业啊。请你们别见笑，正是这样。那时，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超一流俱乐部的一名成员，每天就只是忙于无尽无休地尊重自己了。我认识一位先生，他终生引以自豪的是，他是品拉菲特酒²⁰⁹的大行家。他把这看作自己身上真正的优点，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临终时他不仅志得意满，而且欢天喜地，他这样做可真是对极了。而我也为自己选择一种职业：我打算做一个懒汉和老饕，但并非普普通通的懒汉和老饕，而是，譬如说，沉醉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汉和老饕。你们觉得怎样？对此我早就梦寐以求了。这“美与崇高”在我整整四十年的生命里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过这都是四十年里的事了，而到那时——哦，到那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会立即给自己找到适当的活动——那就是：为所有“美与崇高”的事物干杯。我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

先往自己的酒杯里滴满眼泪，然后为所有“美与崇高”的事物干杯到底。那时，我将把世上的一切都变成“美与崇高”，会在最丑陋不堪、最无可置疑的肮脏中找到“美与崇高”。我会变得像一块湿漉漉的海绵一样，泪水淋淋。比如说，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盖伊”²¹⁰的画。我马上就为画了这幅“盖伊”的画家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热爱所有“美与崇高”。一位作者写了一篇《各随其便》²¹¹；我就马上为《各随其便》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热爱所有“美与崇高”。为此我要求人们尊重我，而且将使不尊重我的人不得安宁。我将光风霁月地活着，得意洋洋地死去——这真是美极了，美透了！那时，我就会长出一个圆鼓鼓的将军肚，胖出一个三重皱的肥下巴，隆起一个红通通的酒糟鼻，让所有遇见我的人都直盯盯地看着我说：“瞧，他真是帅呆了！这才是真正的正面人物呢！”先生们，随你们怎么想，在我们这个否定的时代²¹²，听到这样的评价可真是爽极了。

七

然而，这一切都是金灿灿的美梦。哦，你们说说，是谁第一个声称，是谁第一个宣告，人之所以净干坏事，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不过，假如对他加以开导，让他豁然开朗，看到自己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他就会立即停止干坏事，马上变成善良和高尚的人，因为他已经醍醐灌顶，明白了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就在善行之中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²¹³，而众所周知，任何人都不会明明知道还采取违反自身利益的行动，因此，就可以这样说，他是由于必须而行善？哦，幼稚的人啊！哦，纯洁、无邪的孩子！首先，在有史以来的这几千年中，究竟哪个时候一个人是仅仅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的？多如牛毛的事实证明，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明白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却硬是把它们置之一旁，而冲上另一条路，去冒险，去碰运气，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们这么做，可他们似乎正是偏不愿意走指明的道路，而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地试图另辟蹊径，闯上另一条艰难曲折、匪夷所思、几乎是在漆黑一团中暗暗摸索的道路，对这多如牛毛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这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确实比任何利益都更使他们心花怒放……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又该怎样呢？你们在笑；笑吧，先生们，不过请你们回答：人的利益是否

都早已计算得完全准确无误了呢？是否有一些不仅无法纳入，而且也无法归入任何一类的利益呢？要知道，先生们，据我所知，你们所开列的人类利益的整个清单，只是从统计数字、经济学公式中所得出的平均数而已。须知，你们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安宁，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有一个人，比方说，他明目张胆并明知故犯地公然反对整个这一利益清单，那么，在你们看来，唔，当然我也是所见略同，他必定是一个蒙昧主义者或者彻头彻尾就是个疯子，对吗？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这些统计学家、贤哲之士以及人类的热爱者，在计算人类的利益时，总是把其中的一种利益给忽略了呢？即便在计算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按其应有的形式加以计算，而整个计算的成败却恰恰取决于此。如果把握住这一利益，并且把它列入清单，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是，最可怕的是，这一复杂的利益却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也无法列入任何一张清单。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哎呀，先生们！他可也是你们的朋友呢，而且还有谁、又有谁不是他的朋友呢！这位先生只要一准备工作，马上就会滔滔不绝、有板有眼地向你们讲述，他将如何按照理性和真理的规律来行动。不仅如此，他还会激动不已、热情似火地对你们大谈特谈人类真正的、正常的利益；他还会嘲讽地谴责那些既不懂得自己的利益，也不懂得美德的真正含义的鼠目寸光的蠢人；可是——刚刚过了一刻钟，没有任何突如其来的外部缘由，而恰恰是根据某种比其他一切利益更强劲的内在冲动——他突然改弦易辙，也就是说，他公然反对自己刚说过的一切：既反对理性的规律，又反对自身的利益，唔，总而言之，反对一切……我得预先声明，我的朋友——是个集合名词，因此很难仅仅责难他一个人。正是如此，先生们，是否当真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任何人来说都比他的最高利益更为珍贵，或者说（为了不违反逻辑）存在着某种最最有利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利，一个人为了它，会在必要时准备反抗一切规律，也就是说，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总之，反抗所有这些美好、有益的事物，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原始的、最为有利的、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宝贵的利益。

“唔，这毕竟也是利益呀。”你们打断我的话说，“对不起，我们还要进而说明，何况问题并不在于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而在于这一利益之所以那么妙不可言，正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所有的分类原则，并总是粉碎热爱人类之士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建构的所有体系。总而言之，它搅扰一切。”不过，在我向你们和盘托出这种利益是什么之前，我甘愿冒身败名裂之险，斗胆冒昧地宣布，所有这些美好的体系，所有这些向人

类说明什么是他们真正的、正常的利益的理论，其目的是让人类认识到必须努力去获得这些利益，从而立即变得善良和高尚的理论——依我所见，目前还只是逻辑斯蒂²¹⁴！是的，只是逻辑斯蒂！要知道，肯定这种试图通过人类自身利益的体系来使整个人类获得更新的理论，这依我所见，几乎就等于……唔，比方说，就紧随巴克爾之后断言，人由于文明的熏陶，已变得温文尔雅，因此不再那么嗜血成性，好战嗜杀了²¹⁵。从逻辑上看，他似乎理应得出这一结论。然而，人是如此热衷于构建体系，热衷于抽象结论，因此会随时准备存心歪曲真理，随时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一个劲地维护自己的逻辑。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是彰明昭著的实例。请你们环顾四周：到处血流成河，可大家还那么欣喜若狂，倒像是香槟酒一样。这就是巴克爾也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整个的19世纪。这就是拿破仑——包括伟大的拿破仑，和当代的拿破仑²¹⁶。这就是北美——一个永久的联盟²¹⁷。最后，这就是滑稽可笑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²¹⁸……那么，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要知道，这类事在人身上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你们是否注意到，那些最嗜杀成性的屠夫几乎个个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们，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提拉²¹⁹们和斯坚卡·拉辛²²⁰们有时都相形失色。如果说他们并不像阿提拉和斯坚卡·拉辛那样引人注目，那正是因为他们太屡见不鲜，太平常常了，大家都已见多不怪了。由于文明，人如果不是变得嗜血成性的话，那么至少变得比以往的嗜血成性更卑鄙、更丑恶。以往，他把血腥屠杀看作正义行为，因此心安理得地去消灭那些必须消灭的人；可如今，我们尽管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的勾当，可我们仍旧在干着这丑恶的勾当，甚至比以往干得更多。哪种更坏？——你们自己去评判吧。据说，克里奥佩特拉²²¹（请原谅我征引罗马史上的例子）酷爱用金针去扎女奴的乳房，并在她们的惨叫和抽搐中获得享受。你们会说，相对而言，那是一个野蛮时代；现在依旧是野蛮时代，因为（也是相对而言）而今仍然有人用针扎人；现在的人虽然学会了有时候看问题比野蛮时代看得更清楚明白，但还远远没有学会按理智和科学的指导去行事。可你们仍旧完完全全地相信，只要某些陈旧的坏习惯彻底消除，只要健全的思维和科学彻底改造并正常指引人的天性，人就一定能够学会。你们深信，那时候人自己就会不再自愿去犯错误了，而且可以说，他就会情不自禁地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正常利益割裂了。此外，你们还会说，到那时，科学本身将会教会人认识到（虽然依我看来，这

简直是一种奢望），无论是意志或是任性，实际上在他身上都不存在，而且从来都不曾存在过，而他本身只不过是某种类似于钢琴琴键和管风琴销钉之类的东西²²²而已；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自然规律；因此他无论做什么，都根本不是依照本人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因而，只要发现这些自然规律，人就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也就会活得十分轻松自在。到那时，人的所有行为都自然而然地可以根据这些规律计算出来，用数学的方法，像对数表那样，一直算到十万零八千，并载入历书；或者更好一些，将会出现某些中规中矩的出版物，一如当今的百科全书那样，其中的一切都得到了精确的计算和编排，于是，世界上便不再有任何冒失行为和意外事故了。

那时候——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一种完全是现成的、同样是用数学方法精确计算出来的经济关系，这样，就在一刹那间，各种各样的问题便会倏然消失，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相应的答案。那时候，水晶宫将耸立起来²²³。那时候……唔，总而言之，卡刚鸟²²⁴就会飞临人间。当然，绝对无法保证（现在这已是我在说了），到那时，比方说，就再也不会无聊透顶（因为那时一切都根据图表计算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不过，一切都将极其合乎理性。当然，由于百无聊赖，什么事都会想得出来！由于百无聊赖，也仍旧会用金针扎人，但这算不了什么。糟糕的是（这还是我说的），到那时，只怕人们还对金针扎人甘之如饴呢。要知道，人是愚蠢的，蠢得无以复加。也可以说，即便他毫不愚蠢，却也极其忘恩负义，以致很难找到例外者。正因为如此，比如，就拿我来说吧，如果在普遍地合乎理性的未来，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某位绅士，其貌不扬，或者更确切地说，长着一张抱残守缺、挤满嘲弄的面孔，他两手叉腰，对我们大家说：先生们，我们是否把所有这些理性都一脚踢开，让它烟消云散，唯一的目的是让这些对数表全都见鬼去，以便让我们重新依照我们愚蠢的意志来生活！这倒还不算什么，但令人恼恨的是，他一定会找到一批追随者：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原因造成的，这原因简直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

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高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且，鬼才知道这一意愿是……

八

“哈——哈——哈！要知道，这一意愿，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你们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的话，“科学发展至今，已经能够对人进行精确的解剖了，因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意愿和所谓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

“等一会儿，先生们，我自己也本想这样开始的。我承认，我甚至都害怕了。我刚才就想大声宣布，意愿这东西鬼知道取决于什么，它是什么，这也许真得感谢上帝，让我忽然又想起了科学……于是就没说下去了。而你们这时倒说出来了。要知道，事实上，唔，如果什么时候真的能找到我们的所有意愿和任性的公式，也就是说，搞清它们取决于什么，依照什么规律产生，是怎样发展的，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又是朝什么方向进展的，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找到那个真正的数学公式——果真如此，到那时人也许就不会再有意愿了，而且，也许真的不会再有什么意愿了。又何苦按照表格提出意愿呢？不仅如此，他还会立即从一个人变成管风琴的销钉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东西；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意愿，没有意志，没有欲望，那还是什么人呢，岂不就跟管风琴上的销钉一个样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咱们来计算一下可能性——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哼……”你们断然说，“我们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对自身利益所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有时倾向于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是因为我们愚不可及，竟然在这胡说八道中看到了获得某种预期利益的最便捷的途径。唔，然而当所有这一切都在纸上得到了详尽解释和精确计算（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预先就相信某些自然规律人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是十分可恶的，也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到那时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愿望了。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一旦跟理性完全汇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而不再是听凭自己异想天开了，因为

我们已经不能，比如说，一方面保持理性，一方面又去想望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明知故犯地对抗理性，给自己带来危害……可是，由于所有意愿和推断都确实能计算出来，因为总有一天我们所谓自由意志的规律会被人们发现，那样一来，就真的可以建造某种类似于表格的东西，而我们也真的可以按照这一表格提出意愿了。譬如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给我计算好了，并且证明，要是我对某个人做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那恰恰是因为我无法不做，而且还非得用某个手指来比划，那么在此情况下，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尤其是，如果我还是一位学者，并且在某处修满了学分已获毕业？要知道，到那时，我就能够预先计算出我今后三十年的整个一生了；总而言之，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会没有什么事可做；反正一味接受就行了。而且总的来说，我们还得厌其烦地反复告诫自己，在某个时刻和某种情况下，大自然肯定不会来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应当接受的是本来面目的大自然，而并非我们幻想出来的大自然；如果我们果真渴求表格和历书，唔，而且……哪怕是甚至渴求曲颈瓶，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也只好就接受这曲颈瓶了！否则的话，无需我们同意，曲颈瓶自己也会到来……”

“对的，然而这正是我的难题啊！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谈玄说理高谈阔论；这是因为我在地下室生活了四十年！请允许我幻想一番吧。你们瞧，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表现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要知道，就以我为例吧，我极其自然地想活着，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生命机能，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机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些东西，理性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让人快慰，但为什么不把它据实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却是调动一切，整个儿活动着的，其中既有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即便是撒谎，但它毕竟活动着。先生们，我怀疑你们正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反复对我说，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会有意图去谋求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的，这就是数学。我完全同意，这确实是数学。然而，我要向你们重复一百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唯一的一种情况下，人才会故意地、自觉地渴望去干那甚至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了有权渴望去干那对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要知

道，这真是愚不可及，这是放纵自己的任性，先生们，事实上，对于大地上所有我们的兄弟来说，这也许是最为有利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其中，甚至包括这样一种情况：即便这一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并与我们的理性有关利益所得出的最为合理的结论大相径庭，它仍然是比一切利益都更为有利的利益——因为它无论如何为我们保全了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有些人会断然指出，这对于人来说，也确实是最可贵的；当然，要是愿意的话，意愿也是能够与理性和谐一体的，特别是如果不滥加使用，而恰到好处地运用的话；这不仅有益，而且有时甚至还值得称赞。然而意愿却极其常见地而且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行我素地与理性分庭抗礼的，而且……而且……你们可知道，这也是不仅有益，而且有时候甚至值得大加称赞的吗？先生们，我们暂且假定，人并不愚蠢。（说实话，须知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人，哪怕只是出于这样一个理由：如果他是愚蠢的，那么还有谁是聪明的呢？）但是，即便他并不愚蠢，那么也依然是极其忘恩负义的！忘恩负义到了极点。我甚至认为，人的最好的定义——这就是：一种长有两脚且忘恩负义的动物。不过，这还并非全部；这还并非人的主要缺点；他最主要的缺点——那是天长地久的品质恶劣，天长地久，从远古洪水时代直到人类命运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期。品质恶劣，而因此就产生了不明智；因为大家早已知道，不明智的根源并非其他，而就是品质恶劣。你们不妨看看人类历史；唔，你们看到了什么？壮丽辉煌吗？也许，可以说是壮丽辉煌吧；比如说，光是罗德岛的那尊巨型雕像²²⁵，就非同寻常！难怪阿纳耶夫斯基²²⁶先生在谈到它时指出，有人断言它是人类双手的杰作；另有人则认为，它是大自然的创造。五光十色吗？也似乎可以说是五光十色；只要研究一下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武官和文官的礼服——仅此一项，就非同小可，而文官的制服就更是令人目迷五色，晕头转向，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对付得了。枯燥无味吗？唔，也似乎可以说是枯燥无味：总是打来打去，现在也在打，过去也在打，将来还要打——你们也会赞同，这实在是太枯燥无味了。总之，关于全世界的历史，凡是头脑里最混乱的想象力所能想到的一切，都能用来形容。唯一不能说的——就是合乎理性。刚一开口就会被噎住。在这里，甚至还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冰清玉润、知情达理的人，这样一些贤哲之士和人类的热爱者，他们为自己立定目标：一辈子都要尽可能与人为善，并合乎理性，也就是说，要以身作则以便启迪他人，特意向他人证明，人确实可以与人为善并合乎理性地在世上生活。结果怎样呢？如所周知，其中

有许多人在钟鸣漏尽之前，或迟或早会背叛自己，闹出一些笑话，有时甚至是丑态百出的笑话。现在我请问诸位：对于人这种天赋如此古怪的生物，又能期望什么呢？即便你们把人世间所有的幸福全都倾泻给他，即便把他们由顶至踵全都淹没在幸福之中，只有一些吐出的小气泡在幸福的水面晃跃；即便给他极其富足的经济生活，使他除了睡觉、吃甜饼，以及操心着全世界的历史不致中断以外，再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即便这样，他也仍是那样的人，依然会只是由于忘恩负义，只是由于恶意诽谤，而干出卑鄙肮脏的事情。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故意做出极其有害的荒唐行径，最不合算、毫无意义的愚昧之事，只是为了在所有这一切积极正确、合乎理性的东西里掺进自己那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守的正是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那些俗不可耐的蠢事，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似乎这样做反倒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非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弹奏这些琴键，但也可能弹奏出这样的危险，除了按日程表办事外，人们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来。而且，不仅如此，即便人真是钢琴的琴键，即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他也不会幡然醒悟，并且仅仅因为忘恩负义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说实话，这是固执己见。然而，如果他一筹莫展，那他就会千方百计大搞破坏，制造混乱，想方设法搞出各种各样的苦难，以此来固执己见！并向全世界散播诅咒，因为只有人才会诅咒（这可是人的特权，是其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之处），须知他也许单靠诅咒就能如愿以偿，也就是真的深信他是人，而非钢琴的琴键！如果你们说，混乱也好，黑暗也好，诅咒也罢，这一切既然都可以根据表格计算出来，那么只要有预先推算的可能，就可以防止这一切，理性就会产生作用——那在此情况下，人就会故意变成疯子，以便抛开理性，而固执己见！我坚信这一点，并且对这一观点负责，因为须知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的确就在于，人无时无刻不在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非管风琴上的销钉！即便是间接证明，那也是证明；即便使用原始的方法来证明，那也是证明。这样一来，他怎能不犯罪，怎能不吹牛皮说，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而意愿这东西暂时还只有鬼知道取决于什么……”

你们一定会对我大喊大叫（如果说你们还肯赏脸对我大喊大叫的话），须知这里可并没有任何人要剥夺我的意志啊；这里大家只是想方设法精心安排，以便使我的意志自觉地与我的正常利益，与自然规律和算术和谐一致。

“唉，先生们，当事情已经发展到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当只有二二

得四红极一时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二二也是得四。这也能算自己的意志吗！”

九

先生们，我当然是在开玩笑，而且我自己也知道，这玩笑开得并不成功，不过，可也并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玩笑。我也许是在咬牙切齿地开玩笑呢。先生们，有些问题在困扰着我，请你们帮我解惑。比如说，你们试图让人改掉旧习惯，并且试图依照科学和健全思想的要求来矫正他的意志。然而你们怎么知道，人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如此改造呢？你们从哪里得出结论，认定人的意愿急需加以矫正呢？总而言之，你们怎么知道，这种矫正确实能给人带来益处呢？而且，如果把话说到底，你们为何如此确信不疑，不悖逆那些为理智和算术做保证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就真的会对人永远有利，而且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还是一条规律呢？须知，这暂时只不过是你们的一个假设。我们就假定这是一条逻辑规律吧，但或许根本就不是人类的规律。先生们，也许你们认为我是个疯子吧？请允许我稍作说明。我同意：人是一种动物，主要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自觉地追求目标并从事工程技艺，也就是说要一生一世、接连不断地为自己开辟一条无论通向何方的道路。然而，有时他也试图滑离正道，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注定要开辟出这条道路，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即无论率直的实干家多么愚不可及，但有时终究会想到，道路几乎总是得无论通往什么地方，而且主要问题并非道路通往什么地方，而在于道路必须直通下去，以便让那些冰清玉洁的孩子们不至于因为蔑视工程技艺而沉溺于害人不浅的游手好闲，而游手好闲，众所周知，那可是万恶之源。人喜欢创造，也喜欢开辟道路，这毋庸置疑。然而，他为何又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呢？对此，你们倒说说看！不过，我对此倒想特别说几句。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须知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时对此甚至堪称酷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下意识里害怕达到目的，完成他所建造的大厦？你们怎会知道，也许他只是喜欢从远处而绝非从近处观赏那座大厦；也许他只是喜欢建造大厦，而并不喜欢住进其中，以便以后把它留给aux animaux domestiques²²⁷，留给诸如蚂蚁、绵羊等等之类的东西。可蚂蚁是一种完全别有风味的生物。它们拥有一座与此类似、永远无法毁损的神奇大厦——蚂蚁窝。

极其可敬的蚂蚁从蚂蚁窝开始其生活，大概也以蚂蚁窝终结其一

生，这使它们因持之以恒和积极务实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过，人却是一种思想轻浮、恬不知耻的生物，也许他就像棋迷一样，喜爱的只是达到目的的过程，而非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呢（无法保证啊），也许人类在大地上追求的全部目的，仅仅就在于达到目的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生活本身，而非目的本身，当然，这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二二得四，也就是说，是一个公式，然而，先生们，须知二二得四已经并非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人不知为何总是对这个二二得四感到害怕，而我现在就满怀惊恐。我们暂且假定，人心心念念只想探寻这二二得四，在这一探寻过程中，不惜远渡重洋，牺牲生命，然而，上帝可以作证，不知为何他又有点害怕探寻到它，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探寻到了，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探寻了。工人们干完工作后，至少可以领到工钱，接着便到小酒馆里去酗酒，然后便进了警察局——唔，这就是一周的生活。可人又能到哪里去呢？至少每次当他达到类似的目的时，脸上都会流露出某种怪难为情的表情。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却并不太喜欢达到目的本身，这当然极其可笑。总而言之，人天生就是滑稽可笑的；所有滑稽的笑话，都发源于此。然而，二二得四——毕竟是令人厌恶透顶的东西。二二得四——依我所见，这简直就是蛮不讲理。二二得四趾高气扬、双手叉腰地站着，迎面挡住你们的去路，向你们吐着唾沫。我承认，二二得四是高妙绝伦的东西；然而既然任何东西都得赞扬，那么二二得五有时也是十分可爱的东西呢。

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才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这事无须到世界通史中去查证；只要您是人并且只要稍稍生活过，问问您自己就行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只喜爱幸福，那甚至是不怎么体面的。不论是好是坏，但是有时破坏某种东西也是其乐无穷的。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比如说，在轻松的喜剧里是不允许苦难存在的，我对此是知道的。在水晶宫里苦难更是不可思议：苦难就是怀疑，就是否定，如果在水晶宫里都有怀疑，那还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坚信，人永远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苦难——要知道，这就是意识产生

的唯一原因啊。我虽然在一开始就说过，意识是人最大的不幸，然而我知道，人喜爱意识，不愿用任何赏心乐事去替换意识。比方说，较之二二得四，意识就显得高明无比。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也就不会再留下什么了，不仅无事可做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去认知的了。到那时，能做的一切，就是封闭自己的五官，沉浸到冥思玄想之中。唔，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同样的结果，即也可能同样无事可做，但至少有时还可以揍自己一顿，而这毕竟还能振作一下。即便是退入野蛮，但毕竟强于一无所为。

十

你们深信那永远无法毁坏的水晶宫大厦，也就是说你们深信那既不能偷偷地对它吐舌头，也不能暗地里对它做侮辱性手势的大厦。而我呢，却害怕这样的大厦，也许就因为它是用水晶建造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毁坏的，还因为甚至都不能偷偷对它吐舌头。

你们看看吧：如果并非宫殿，而是个鸡窝，又下起了雨，我也许会钻进鸡窝，以免淋得浑身透湿，但我毕竟不会因为感激鸡窝让我躲雨而把它当作宫殿。你们在笑，你们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鸡窝与庞大的宫殿——已毫无差别。我回答道：对啊，如果活着只是为了不被雨淋湿的话。

然而，假如我硬是认定，人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认定，如果活着，就该生活在宫殿里，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是我的意愿，这是我的想望。你们只有改变了我的想望，才能把它从我的头脑里连根铲除。唔，你们就来改变吧，你们用别的东西来让我心往神驰，给我另一种理想吧。可眼下我是绝不会把鸡窝当成宫殿的。即便水晶宫是幻想的海市蜃楼吧，即便按照自然规律它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吧，即便我仅仅出于自己的愚蠢，出于我们这代人某些陈腐不堪、不合情理的习惯把它杜撰出来吧，我都是这个看法。然而，水晶宫该不该存在，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它存在于我的想望之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要我的想望存在它就存在，这不是毫无二致吗？也许，你们又笑了？那么你们尽管笑吧；我接受所有的嘲笑，但我仍旧不会在我感到饿的时候说肚子饱了；我毕竟知道，我绝不会只是因为它是依照自然规律存在着，而且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就对折衷甘之如饴，并心安理得于绵绵不断、循环往复的“零”。我绝不会把一座大楼视为自己的最高愿望——这大楼的

房间都按一千年的租房合同租给了贫穷的房客，而且为防万一还有牙医瓦根海姆挂牌行医。请你们消灭我的愿望，铲除我的理想，并给我指明更美好的未来，那我就跟你们走。你们也许会说，不值得同我这种人打交道；不过，在此情况下，须知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在郑重其事地进行讨论；如果你们不肯赏脸关注，那么我也绝不会曲意逢迎的。我还有地下室呢。

不过，只要我还活着，还怀着希望——那么，哪怕我为那座大楼添上一小块砖²²⁸，就让我手烂掉！你们别以为，刚才我亲口否定水晶宫，仅仅是因为不能向它吐舌头嘲弄它。我之所以这样说，根本不是因为我那么喜欢吐舌头。也许，我怒从中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你们所有的建筑物中，至今还找不到一所能让人不向它吐舌头的。相反，只要建成让我永远也不再想吐舌头的称心如意的建筑，那么，单单为了表示感谢，我也情愿把自己的舌头连根割掉。至于说完成不了这样的建筑，因而只能满足于一般的住房，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可究竟为何我天生就有这样的愿望呢？莫非我生下来就只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的整个生存都只是一场骗局？难道这就是人生全部目的之所在？我不信。

然而，你们要知道：我确信，对于我们这帮地下室兄弟必须严加管束。他虽然能一声不吭地在地下室里住上四十年，可是，一有机会冲破桎梏，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就会口若悬河，说呀，说个不休……

十一

归根结底，先生们：最好还是什么事也不做！最好还是自觉地懒惰！因此，地下室万岁！我虽然也说过，我对正常人羡慕极了，然而，当我看见他们那种生活状况，我可不愿做他们那样的人了。（尽管我仍在欲罢不能地羡慕他们。不，不，无论如何地下室都更有益些！）在那里至少可以……哎呀！须知我这也是在撒谎啊！我撒谎，是因为我像二二得四一样清楚地知道，根本就不是地下室好，而完全是别的什么地方，是一个梦寐以求而又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甚至，能这样可就最好了：这就是——如果我自己对现在写下的一切东西能多多少少相信那么一点。我向你们起誓，先生们，我对我刚刚匆匆写就的一切，连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连一个字也不相信！也就是

说，我相信倒也相信，不过与此同时，不知何故，我总深感并且怀疑自己是在笨拙地撒谎。

“那您究竟为了什么写下这一切呢？”你们对我说。

“啊，如果我把你们在地下室里关上四十年，任何事都不让你们做，四十年之后我再到地下室里来看你们，你们将变成什么样子？难道可以让一个人任何事也不做地孤零零待上四十年吗？”

“这既不可耻，也不有失体面啊！”你们会鄙夷不屑地摇着头对我说，“您渴望生活，并且自己用混乱不堪的逻辑来解决生活问题。您举止多么轻狂，多么令人厌恶，但与此同时，您又多么提心吊胆！您胡说八道，并以此沾沾自喜；您言语粗鲁，而自己又无休无止地为此担惊受怕，请求原谅。您要人家相信，您天不怕地不怕，与此同时，您又对我们的意见阿谀逢迎。您要我们相信，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大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您显然认为它富有文采而自我陶醉。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然而您丝毫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也掌握了真理，可您却缺乏高风亮节；您出于渺不足道的虚荣心，拿您的真理到处炫耀、出乖露丑、大做交易……您确实想说出点什么来，然而，却由于内心恐惧而藏起了至关重要的话，因为您没有和盘托出的毅然决然，却只有厚颜无耻的胆小如鼠。您夸耀意识，但您又总是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在困心衡虑，但您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而没有纯洁的心灵——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而且您是多么惹人厌烦，多么纠缠不清，多么装腔作势！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当然，你们所有的这些话，都是我眼下即兴编造出来的。这同样也出自地下室。我在那里一连四十年都贴着缝隙偷听你们的话。我自己编造了这些话，须知我也只能编造出这些话来。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话早已烂熟于心，并且富于文学韵味……

可是，难道、难道你们果真会如此轻信，似乎我真会把这一切刊印出来，并且还要给你们阅读吗？而且，我还有一个任务：为什么我真的称你们为“先生们”，为什么要像真的对待读者一样对待你们呢？我有意吐露的这些内心自白，是不会刊印出来，也绝不会给别人阅读的。至少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而且也不认为有这种必要。可是，你们知

道吗：我忽然灵光一闪，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幻想，而且试图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它。事情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回忆里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公之于众，而只能向朋友们公开。还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还得在隐秘情况下。然而，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甚至都害怕对自己公开，并且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正派人那里都有相当多的积累。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至少我本人是不久前才下定决心回忆我过去那些奇遇的，而在此以前我总是刻意回避它们，甚至还有点惶恐不安。现在呢，我不仅开始回忆，而且还决定把它们笔录下来，此刻我正是试图考验一下：能否做到至少对自己完完全全地坦诚，而不害怕全部真相？我想顺便提一下：海涅曾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大量撒谎。据他看来，比如说，卢梭在其《忏悔录》里就肯定对自己撒了不少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大撒其谎。²²⁹我坚信海涅说得对，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有时候仅仅出于虚荣，人就可能给自己罗织整套罪名，而且还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虚荣属于哪种类型。不过，海涅评论的是在公众面前忏悔的人。而我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而且我要一劳永逸地声明，如果说我似乎也是为读者而写作的，那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更轻车熟路地写下去。这不过是形式，虚有其表的形式而已，我可是永远也不会有读者的。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

在手记的措辞和文体方面，我不想受到任何束缚。我不会硬性规定什么秩序和体系。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唔，马上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对我的话抵瑕蹈隙，并且责问我，既然您真的考虑不给读者看，那么您现在为何还要在纸上自己给自己订立这样一些规矩，说什么不会硬性规定什么秩序和体系，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如此等等呢？您为何要解释呢？您为何要道歉呢？

“请稍安勿躁。”我答道。

这里可有一整套心理学啊。也许，因为我只是一个胆小鬼。但也许是因为我故意想象自己面前有大批读者，以便我在写作手记的时候，能够安分守己些。可以有上千个原因。

然而，问题又来了：我本人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而想要写作呢？如果不是为了读者，那么不是可以这样：把一切默默记在心里，而不必形诸文字记在纸上吗？

果真如此，不过写在纸上毕竟显得郑重一些。这里面有某种能警醒人的东西，能更多地评判自己，提高章法。除此以外，也许我还能因为写作手记，真的获得慰藉。比如说，眼下就有一个不久前的回忆重压在我心头。还在几天前，我就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它，从那时起它就像让人烦恼的音乐旋律，萦绕不去，缠住了我。但是，必须驱除它。这样的回忆我成百上千；而在这成百上千个回忆里时常会有某一个突然冒出来，重压在我心头。不知为何，我相信，如果我把它笔录下来，我就可以摆脱它。那么，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百无聊赖，可我却经常什么事也不干。写作手记倒确实似乎在工作。据说，人一工作，就会变得心地善良，光明磊落。唔，这至少是一个机会啊。

此刻正在下雪，几乎是湿乎乎、黄糊糊、脏兮兮的雪。昨天也下雪，这几天都在下雪。我觉得，湿乎乎的雪使我触景生情，回想起了那件直到如今还缠绕在心头的逸事。那么，就把这个故事称为“湿雪纷飞”吧。

第二章 湿雪纷飞²³⁰

当我用激情洋溢的规劝话语

从迷雾的黑暗里

把一个堕落的灵魂拯救，

你满怀着深深的痛苦，

绞扭着双手，诅咒

那纠缠着你的恶习；

当你用回忆来谴责

那健忘的良心，

你向我讲述了一切

遇到我之前的事情，

你突然双手掩面，

羞愧难当，万分惊恐，

你洒下热泪淋淋，

激动不已，满怀愤恨.....²³¹

等等，等等，等等。

——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

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当时，我的生活就已经郁郁寡欢，杂乱无章，并且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跟任何人说话，越来越深地龟缩进自己的角落里。在办公室上班时，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我不禁深思：除了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到别人是用厌恶的目光在看他呢？在我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形貌丑陋，满脸麻子，甚至似乎还颇有强盗相。要是我长着这么一副有碍观瞻的面容，定然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一眼。另一个同事，身上的制服又脏又破，一挨近他身边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儿。然而，这两位先生中竟然没有哪一位感到不好意思——无论是因为衣服，或是因为尊容，还是因为品性方面的什么问题。无论是这一位，还是那一位，都不会想到，别人会用厌恶的目光看他们；而且他们即使想到了，也毫不在乎，只要不是上司如此看他们就行。而今，我完全明白了，由于自己那有加无己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苛求，因而对自己不满到了极点，进而由不满发展为厌恶，于是，就在内心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比方说，我对自己的脸深恶痛绝，觉得它丑陋不堪，甚至还怀疑它上面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每次上班时，我都要停辛贮苦地让自己摆出一副独立不羁的姿态，使别人不致怀疑我下流无耻，同时也尽可能让脸上的表情显得高贵一些。“脸长得不美就让它去吧，”我心想，“不过，要让它显得高贵，表情生动，而最重要的是极其聪明。”然而，我确切又痛苦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优点永远无法用我这张脸表现出来。而最为可怕的是，我发现这张脸真是蠢笨不堪。但我心里还是完全能够容忍的。我甚至可以承认脸上的表情下流无耻，只要别人同时认为我的脸聪明绝顶就行。

自然，我憎恨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从上到下，概莫能外，而且鄙视所有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似乎害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那时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时而鄙视他们，时而又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一个富有修养、作风正派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自己无尽无休地求全责备，并在某些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就不可能产生虚荣心。可是，鄙视他们也好，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也好，我在遇到的每一个人面前都会低下目光。我甚至做过实验：我能否经受住某个人射向我的目光，可总是我第一个垂下目光。这使我痛苦得几乎发疯。我生怕自己显得可笑，甚至害怕到病态的程度，因此我奴性十足地崇拜有关仪态举止的一切成规惯例；我真心喜爱循规蹈矩，并且打心眼里害怕自己有任何标新立异的行为。然而，我

又怎么能熬受得住呢？我是一个病态的富有教养的人，就像当今时代所要求成为的富有教养的人那样。而他们大家却全都浑浑噩噩，而且彼此就像羊群中的羊那样何其相似乃尔。也许，在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是胆小鬼和奴才；而这正是因为，我是个富有教养的人。不过，这不仅是感觉，而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我是个胆小鬼和奴才。我这么说，并不感到丝毫的不好意思。当代任何一个作风正派的人都是，而且应该是胆小鬼和奴才。这——才是他的正常情形。我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生来如此，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而且不仅在当代，也不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总的说来，在任何时代，一个作风正派的人都应该是胆小鬼和奴才。这是世上所有作风正派者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偶尔有谁麻起胆子干了什么事情，那可千万不要以此自我安慰并沾沾自喜：因为他在别人面前终究会心虚胆怯的。这是唯一而永恒的出路。只有蠢驴和他们的低能子孙才会硬充好汉，然而，须知这也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如此。对他们无须关注，因为实在不值一提。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让我苦恼不堪：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我只是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思忖着，接着便陷入深思。

由此可见，我还完全是个小顽童呢。

也时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形。须知有时我甚至对上班办公都深恶痛绝，以致达到如此地步：许多次我下班回家，竟像大病了一场。可是突然之间，又会无缘无故地升起一股疑神疑鬼、漠不关心的情绪（我的情绪总是变幻不定），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过于偏执和吹毛求疵，责备自己沉醉于浪漫主义。我时而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可时而又不仅要跟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恨不得和他们相互视为知己。所有的吹毛求疵会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云消雾散。谁知道呢，也许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种吹毛求疵，而只是装腔作势，从书本上照搬的？我至今还没有搞清这个问题。有一次，我甚至跟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开始对他们登门拜访，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不过，在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

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而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就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同于德国等其他国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那种纯粹超凡脱俗的人物。那都是我们当时那些“积极的”政论家和批评家一心追星，把科斯坦若格洛²³²们和彼得·伊万诺维奇²³³大叔们傻乎乎地崇奉为我们的理想，并臆造出一大堆我们的浪漫主义者，认为他们就是那些超凡脱俗的人，一如在德国或法国那样。恰恰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与超凡脱俗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截然不同，而且日月交食，欧洲的任何一种尺度在我们这里都不适用。

（还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一个古老的、可敬的、名副其实而又众所周知的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是：了解一切，洞察一切，而且常常比我们那些最最积极的贤哲之士都无可比拟地看得更为清楚；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妥协，但与此同时又对任何东西都不嫌弃；一切都尽量回避，事事都极力退让，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总是紧盯着有利的、实际的目标（比如某些公家住宅、退休金、星形勋章）——透过热情洋溢和一本本抒情诗集来盯住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又至死不渝地胸怀“美与崇高”，而且还顺便像悉心爱护什么珍宝一样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而这样做至少比方说还是为了有利于那“美与崇高”。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豪放不羁的人，又是我们所有骗子中的头号骗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甚至就凭经验。当然，这一切还取决于浪漫主义者是否聪明。我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呀！浪漫主义者永远是聪明的，我只是试图指出，即使我们这里也有过浪漫主义傻瓜，那也是不能算数的，其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摇身一变，完全变成了德国人，而且为了更妥善地保存自己的珍宝，都已迁移到国外的什么地方，大多数都定居在魏玛或黑森林²³⁴了。比方说，我打心底里鄙视自己的这份公务，只是迫不得已才没有弃之如敝屣，因为我本人坐在那里，就可以领到薪水。结果就是——请你们注意，我最终并没有弃之如敝屣。我国的浪漫主义者宁愿发疯（不过，这极其罕见），而不会弃之如敝屣，如果他没有谋定另一份职业，而又始终没有人赶他走的话，除非他被当作“西班牙国王”²³⁵而送进疯人院，但那也得等到他已经彻底疯了的时候。然而，须知我们这里只有弱不禁风和乳臭未干的人才会发疯。不知凡几的浪漫主义者——后来都获得了高官厚禄。真是八面玲珑，非同寻常！左右逢源于各种最最矛盾的感觉，本领多高！我那时就为此深感欣慰，而且至今仍抱着同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会有这么多“豪放不羁

的人”，他们甚至在极其堕落的时候也从来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虽然他们不会为这一理想动一动手指头，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强盗和窃贼，但他们依旧十分尊重自己最初的理想，而且内心非常诚实。是的，只有在我们这里，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才可能完全内心诚实，品德高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仍旧是个无耻之徒。我再说一遍，我国的浪漫主义者中常常会不断地出现一些能干的恶棍（我喜欢用“恶棍”这个词），他们会突然表现出惊人的现实感和对实际情况的熟知，以致使上司和公众惊愕得目瞪口呆，咋舌不已。

他们变化多端的能力确实令人惊异，而且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变化多端，在今后的环境下将会转变成什么，还会磨练成什么，在我们的将来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这材料可真不错！我这样说，绝非出于某种可笑的爱国主义或克瓦斯爱国主义²³⁶。不过，我确信，你们必定又认为我是在说笑话了。可谁知道呢，也许恰恰相反，也就是说，你们确信我真是这么想的。无论如何，先生们，你们这两种看法我都将认为是给我的一种荣誉，并因此感到特别的快乐。

当然，我和同事们的友谊没能保持多久，我很快就和他们吵翻了，而且由于当时年轻气盛，没有经验，甚至见了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了，就像是从此一刀两断了。不过，这种情况总共只出现过一次。总的来说，我一向都是孤身独处的。

在家里，首先我主要是读书。我试图用外来的感觉抑制住我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而对于我来说，外来的感觉只能来自阅读。阅读，当然对我大有助益——它使人心潮起伏，使人心花怒放，也使人痛苦不堪。不过，有时也使人感到乏味至极。我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状况之中——并非放荡，而是堕落。我的情欲由于我经常的、病态的愤懑而变得异常劲悍，十分炽烈。时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还伴随着热泪滚滚，浑身痉挛。除了阅读，我无处可去——也就是说，当时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此外，苦闷又日益深重；于是歇斯底里地渴望矛盾、对立，就这样，我便放纵自己荒淫起来。我现在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可绝对不是在自己为自己辩解……然而，不！我在撒谎！我正是试图替自己辩解。先生们，我记下这些，是为自己立此存照。我不愿说谎。我做过保证。

我去荒淫总是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心惊胆战、卑鄙下流地趁着夜色，但羞耻之心即使在最丑恶的时刻也没有离开我，而且在这样的时刻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诅咒。早在当时，我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地下室。我栗栗危惧，生怕一不小心被人看到，被人碰上，被人认出来。我于是专挑各种最为隐蔽的场所出入。

有一次，我在夜间路过一家小饭馆，透过灯光照亮的窗户，看见一群先生正在台球桌边挥舞着台球杆打架，其中的一位还被人从窗户里推了出来。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会深感厌恶；可当时我却突然心血来潮，竟然羡慕起这位被推出窗外的先生来，甚至羡慕得走进这家小饭馆的台球室，心想：“好啊，我也来打一架试试，就让他们也把我从窗户里推出去吧。”

我并未喝醉，可你们叫我怎么办吧——须知有时候苦闷竟能把人逼得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结果是我既没有能力跳出窗户，也没有打架就往外走了。

在那里我刚一迈步，就有一个军官拦住了我。

我站在台球桌旁，而他正想从这里走过去，因此我无意中挡了他的道；他抓住我的双肩，一言不发——既不预先告知，也不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从原来站着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而他自己却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就连打我一顿，我原本都可以原谅的，可我怎么也不能原谅他把我挪了个地方，却又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鬼才知道，我当时该怎样来挑起一场真正的、更为正规的争吵，一场更为体面也即更富文学性的争吵！别人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苍蝇。这个军官身高两俄尺十俄寸左右²³⁷；而我却是矮矬矬又瘦恹恹的。不过，是否争吵却完全取决于我：只要我提出抗议，当然，别人就会把我推出窗外。然而，我改变了主意，认为最好是……怒恨恨地溜之大吉。

我万般羞愧而又心慌意乱地离开小饭馆，径直回到家里，可第二天我又比以往更缩手缩脚，更畏首畏尾，也更郁郁寡欢地继续我的荒淫，眼里似乎满含着热泪——然而却依旧继续荒淫。不过，你们可不要认为，我是因为胆小才怕那个军官的：就天性而言，我从来不是胆小鬼，尽管事实上我常常胆小如鼠，可是——请你们等会儿再笑，我会对此加以解释；我会对一切都加以解释，请你们相信。

啊，如果这个军官是一个能同意跟我决斗的人那就好了！然而不，他刚好是这类先生（唉！这类先生早已绝迹人间了），他们宁可挥动台球杆奋力一击，或者像果戈理笔下的皮罗戈夫那样——按上级的指令行事²³⁸。他们可不会参加决斗，而且认为跟我们老百姓、非军人决斗，无论如何是不体面的事情——甚至，一般而言，他们都认为决斗是某种不可思议、自由色彩浓厚、法兰西式的玩意儿，而他们却放肆地欺侮别人，特别是在他们乃是身高两俄尺十俄寸的彪形大汉的情况下。

我此时害怕并非由于胆小如鼠，而是漫无边际的虚荣心。我畏惧的并非他那两俄尺十俄寸的高大，也并非被痛打一顿并被扔出窗外；说实话，肉体上的勇敢，我还是足够多的；但精神上的勇敢却很不够。我害怕的是，一旦我提出抗议，并且温文尔雅地开始与他们理论时，在场的所有人，从那个恬不知耻的台球记分员一直到那个满身臭气熏人、脸上长满粉刺、衣领满是油腻、在这里阿谀献媚的最低级小官吏，都会大惑不解，并且嘲笑我。因为这是荣誉攸关之事，也就是说，并非关于荣誉本身，而是关于荣誉攸关之事（point d'honneur²³⁹），在我们这里迄今为止一直是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谈论的，而只能用温文尔雅的语言来交谈。“荣誉攸关之事”是不能用日常普通语言来谈论的。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尽管我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但毕竟还有那么点现实感），他们大家都只会笑痛肚子，而那个军官却绝不会只是简单地揍我一顿了事，也就是说，他绝不会不带恶意地揍我一顿，他肯定会用膝盖顶住我，并用这种方法推着我绕台球桌打转，直到后来他突发慈悲之心，才把我一把推出窗外。不消说，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就此风平浪静的。后来，我常常在街上遇见这位军官，并且一眼就清楚地认出他来，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也可能没有认出我来；我是根据某些迹象做出这种判断的。可是我，我呀——却是怀恨在心、横眉怒目地看着他，就这样持续了……好些年！我的憎恨甚至一年年越积越深，不断增强。起初，我悄悄地开始打听这个军官的情况。我这样做实属不易，因为我跟谁都不熟悉。然而有一次正当我就像拴在他身后似的远远尾随着他时，刚好有人在街上叫了一声他的姓氏，这样我就知道了他姓什么。另外一次，我跟踪他一直到他的住所，并且花了十戈比银币，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了他住在哪里，第几楼，是一人独居还是跟谁合住，等等——总而言之，打听到了能从看门人那里打听的一切。有一天清晨，虽然我从未从事过文学创作，可是却突然心血来潮，打算以揭露的方式、漫画的手法和小说的形式来描写一下这个军官。我得意非凡地写着这篇小说。我肆意揭露，甚至不惜造谣中伤；起初我编造了一个姓氏，

但又编造得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可是后来经过深思熟虑，又更换了姓氏，并把稿子寄给了《祖国纪事》。然而，那时还不时兴揭露性的文章，因此我的小说未能发表。这使我怒火中烧。有时气涌如山，简直憋得我喘不过气来。最终，我下定决心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就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优美、动人心弦的信，恳请他向我道歉；如若遭到拒绝，信上相当强硬地暗示将进行决斗。这封信写得如此出色，只要那位军官稍微懂得一点点“美与崇高”，那么他就一定会跑到我跟前来，搂住我的脖子，主动献出自己的友谊。这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就会握手言欢！视为知己！“他会用他的显要地位来保护我，我则用我的良好修养来使他变得高尚，唔，还可以用……思想，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可能有的好东西！”请你们想想看，那时他侮辱我已经过了两年，我的挑战实乃一种不成体统的过时举动，尽管我的信相当巧妙地对这一过时举动有所解释和掩饰。但是，感谢上帝（至今我仍热泪满眶地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我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一想到这封信寄出去会惹出多大的麻烦，我就不寒而栗。然而，突然间……突然间我以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复了仇！我突然间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高招。有时，在节假日，我常常在三点多钟到涅瓦大街走走，沿着向阳的一边散步。其实，我在那里完全不是散步，而是品味难以计数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这些大概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像条泥鳅，以最不雅观的方式，在行人中匆匆忙忙地闪来闪去，不停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是太太们；在这一时刻，只要一想到我衣着寒酸，一想到我匆忙地闪来闪去的寒酸相和鄙俗样子，我就会感到心痛如绞，背灼似烤。这是一种莫此为甚的痛苦，一种绵绵不断、无法忍受的屈辱，产生这一痛苦和屈辱的是一种思想，这思想正在变成一种无止无休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这整个世界面前只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肮里肮脏、有伤风化的苍蝇——它比所有人都更聪明，比所有人都更有教养，比所有人都更高尚——这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却也是一只连续不断地给所有人让路，受尽了所有人侮辱、所有人损害的苍蝇。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如此痛苦，我为什么要到涅瓦大街去闲逛呢——难道我不知道吗？可是，只要一有可能，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拔腿就往那里走去。

那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在第一章里曾经谈到的那种如潮快感。而自从发生了与军官之间的那件事后，我就更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那里去了：在涅瓦大街上我能最为经常地碰到他，在那里我也能最好地欣赏他。他也大多是节假日到那里去。在将军们和大官们面前，他虽然

也要让路，而且也得像泥鳅那样在他们中间闪来闪去，可是碰到我们这号兄弟，或者甚至比我们这号兄弟更有地位的人，他却简直目中无人；他径直大踏步冲将过来，仿佛他面前就是一片空无一人的空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路。我切齿痛恨，紧盯着他，并且……每次遇到他都怒悻悻地给他让路。我深感痛苦的是，即便在大街上，我也总是无法跟他处于平等的地位。“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闪身让路呢？”有时，夜里两三点钟醒来，在疯狂的歇斯底里发作中，我苦苦追问自己，“为什么正好是你，而不是他呢？要知道，对此并没有法律规定，要知道，这在哪里都没有明文规定啊！以后可就半斤八两，平等对待，一如彬彬有礼的人们彼此相遇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他让出一半路，你也让出一半路，你们相互尊重，也就各自走过去了。”但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照旧是我闪身让路，而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我给他让了路。于是，突然一个最为奇特的想法萌生心头。“啊，”我心想，“如果我和他劈面相逢，却……偏不给他让路，那又会怎样呢？故意不给他让路，哪怕即便把他撞开也不让路：啊，这又会怎样呢？”这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控制了我，使我坐卧不宁。我一刻不停、极其狂热地寻思着这事，而且故意更为频繁地到涅瓦大街去，以便设想得更加清楚明白，这件事我该怎样去做，在什么时候做。我得意洋洋。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主意既能行之有效，又会马到成功。“当然，不拼命撞他，”我心想，由于满心高兴早已心软了，“而是这样，仅仅是不让到一边，撞他一下，但又不要撞得太厉害，而只是肩膀碰着肩膀，刚好控制在合乎礼貌的范围之内；这样，他撞我多重，我也就撞他多重。”最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然而，准备工作却花去了很多的时间。首先，在实施行动的时候，需要更优雅得体的仪表，因此得关心一下服饰打扮。“为以防万一，譬如说，发生了公众围观事件（而这里的公众可都是superflu²⁴⁰：有伯爵夫人途经此处，有公爵途经此处，还有文学界的文人才子途经此处），必须衣着入时；这会使人相信，并使我们在上流社会的心目中直接处于某种彼此平等的地位。”为了这一目的，我申请预支了一笔薪水，在丘尔金商店买了一双黑手套和一顶相当体面的帽子。我觉得黑色手套比我起初想买的柠檬色手套更加庄重，也更加bon ton²⁴¹。“颜色太刺眼，就会使人感到似乎过于招摇了”，因此我没买柠檬色的。一件缀着白色骨制纽扣的考究衬衫，我早已预备停当；然而，外套却耽搁了我很长时间。我的那件外套本来就很不错，穿起来暖融融的；可是，它是棉制的，只有领子是浣熊皮的，这可就显得过于寒酸了。无论如何，必须换一个领子，换成假獭绒的，就像军官们身上的那样。为此我一再跑到劝业场²⁴²，几经挑选，终于挑中

了一块价格便宜的德国假獭绒。这种德国假獭绒虽然很容易穿坏，而且样子会变得十分难看，但最初刚缝上去的时候，它看上去甚至还十分气派；而我本来只需用它派一次用场就足够了。我问了一下价格：还是太贵了。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先卖掉我的浣熊皮领子。不足的钱款对于我来说依旧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我决定向我的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借钱，他温文尔雅，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从不借钱给任何人，不过在我刚来就职的时候，给我指定工作的那位要人曾特别向他介绍过我。我痛苦不堪。找安东……安东内奇借钱，我感到既荒谬绝伦，更无地自容。我甚至有两三天都无法入眠，何况在当时我本来就睡眠很少，我正患着寒热病；我的心脏似乎在迷迷糊糊中停止了跳动，或者突然间“怦怦怦”地剧烈跳动！……安东……安东内奇起初深感讶异，接着皱起眉头，后来考虑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把钱借给了我，他让我立了借据，注明两个星期后从薪水中扣除。这样，一切终于齐备了；美佳佳的假獭绒代替了脏兮兮的浣熊皮，于是我开始慢慢着手行动。不能一上场就断然行动，那只会徒劳无功；这件事必须巧加安排，做得到位，恰恰应该慢慢慢慢进行。但我得承认，历经多次尝试之后，我甚至都开始绝望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互撞起来——每次都是如此！难道我没有精心准备吗，难道我没有下定决心吗——眼看着我们马上就要撞上了，可我一一看——又是我闪身让开了路，而他竟自走过去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当我走近他时，我甚至默默祈祷，请求上帝让我痛下决心。有一次，我总算横下心来，可结果却只是我倒在了他的脚边，因为在最后一瞬间，就在相隔仅两俄寸距离的时候，我却陡地泄了气。他神色不惊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而我则像一只小球一般滚到了一边。就在这一夜，我又发起了寒热病，并且梦呓连连。可是忽然间，这一切却好得不能再好地解决了。头天夜里，我已断然决定放弃我那害人不浅的计划，就让这一切不了了之吧，于是我怀着这个目的最后一次来到涅瓦大街，只是想看看——我到底怎样让这一切不了了之的呢？突然，就在离我的冤家对头三步远的地方，我出乎意外地下定了决心，我眯起眼睛，于是——我们肩膀碰肩膀，扎扎实实地撞了一下！我分毫不让，而且以完全平等的身份扬长走过！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上一眼，装作毫无察觉；但他只不过是装样子，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疑！当然，我吃亏更多些，他远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维护了尊严，一步也没有退让，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与他处于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到家里，深感大仇已报。我欣喜若狂。我得意洋洋，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当然，我不会向你们描述三天后我发生的那件事情；如果你们读过我写的第一章《地下室》，那你们自己

也能猜得出来。那位军官后来被调到某个地方去了，至今我已有十四年左右没有见过他了。他，我的小鸽子，现在怎么样呢？他又在欺压谁呢？

二

然而，我的荒淫时期结束了，于是我就感到非常腻烦。我深感悔恨，并不断赶走悔恨：它太令人恶心了。可是，渐渐渐渐地我竟对它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一切，其实也不是什么习惯，而似乎倒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同意承受。不过，我有一个能容忍一切的法子，那就是——躲进“一切美与崇高”之中，当然，是在幻想中。我放肆幻想，躲进自己的角落里一连幻想了三个月，请你们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与那位缩手缩脚、心慌意乱、把德国假獭绒缝在自己外套的领子上的先生判然有别了。我突然成了英雄。当时即便那位身高两俄尺十俄寸的中尉前来登门拜访，我也让他吃闭门羹。我当时甚至都已忘记了他的模样。我的幻想到底有多美妙，我又怎么会深深陶醉于其中——对此现在已很难说清了，可当时我确实深深陶醉于其中。其实，我直到现在还依旧多多少少陶醉于其中。每次荒淫之后，我的幻想便变得分外甜蜜、特别强劲，同时夹杂着丝丝悔恨和滴滴热泪，夹杂着声声诅咒和阵阵狂喜。常常会有那样一些地地道道的狂喜的瞬间，和那样一些幸福盈溢的瞬间，以至于我内心中甚至连一丝嘲笑都感觉不到，确实如此。有了信仰，有了希望，有了爱²⁴³。也就是说，我当时盲目地相信，会出现某种奇迹，出现某种外来的力量，突然把这一切都拉长、扩大；那有益的、美好的而更重要的是完全现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都不清楚，但主要的是，完全现成的）活动天地将突然呈现在眼前，于是我立即出人意料地降临尘世，几乎是身骑白马，头戴桂冠。次要的角色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我在现实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甘居最末位。不是英雄，便是尘垢，中间状态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我置身尘垢中时，我总宽慰自己，他日我定会英雄，而英雄可以用自己的高大遮掩尘垢：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尘垢而感到羞耻，而英雄则因为太过高大，而不至于完全被尘垢玷污，因此沾上点尘垢也无伤大雅。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切美与崇高”的热潮，往往既在我荒淫的时候涌上心头，又正当我身处最底层的时候闯入心里，以其零零星星的闪光，似乎在提醒别人记住它们，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出现来消除荒淫；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以二者的反差对荒淫火上浇油，而且其出现的劲道也恰到好处，正好是最佳调味品所需要的劲道。这种调味品是由矛盾

和苦难，以及痛苦的心理分析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烦恼和痛苦却赋予我的荒淫某种冲劲，甚至使我的荒淫具有了某种意义——一句话，它们起到了最佳调味品的最佳作用。所有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蕴。我怎能自甘于这种简单的、庸俗的、本能的、抄写员之流的荒淫，并让所有这些尘垢吞噬自己呢！在此情况下，又有什么能迷醉我，使我深夜跑到大街上去呢？不，我自有高尚的脱身术摆脱这一切.....

然而，在我所有的这些幻想中，在这些“对一切美与崇高的追求”中，我曾体验到多少的爱呀，上帝啊，多少的爱呀：虽然只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事实上这爱从未运用于人类的任何事物，但是这爱是如此丰裕，以致到后来事实上反倒觉得没有运用它的必要了：这爱已经成为多余的奢侈品。不过，这一切总是十分圆满地以懒洋洋、醉迷迷地转变成艺术而告结束，也就是说，转变成完全现成的、美的存在形式，而这是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极力剽窃来的，并能适应一切公共事业和个人需求。比方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当然也就心如死灰，并且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所有的优良品德，而我也就宽恕了他们大家。我成了杰出的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我恋爱了；我获得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并立刻把它们全都分赠给人类²⁴⁴，且当众忏悔自己的那些可耻行径，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可耻行径，其中也包含有许许多多“美与崇高”，某种曼弗雷德²⁴⁵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热泪满眶，扑过来亲吻我（要不，他们怎么会是笨蛋呢），而我光着双脚、饿着肚子去宣传新思想，并在奥斯特里茨²⁴⁶打垮了顽固派。接着，便奏起凯旋曲，颁布大赦令，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往巴西²⁴⁷；接着，便在鲍尔盖兹别墅²⁴⁸为全意大利人举行舞会，别墅就坐落在科莫湖²⁴⁹畔，因为科莫湖为了此次盛会特意挪到了罗马；接着，便是灌木林里的活剧，等等，等等——你们似乎都不知道？你们会说，在我自己亲口承认的那么多陶醉和眼泪之后，现在再把这一切拿出来大肆兜售，这真是俗不可耐，厚颜无耻。为什么就厚颜无耻呢？难道你们认为，我会对所有这一切感到羞愧吗，难道所有这一切会比你们这些先生们生活中的随便什么事情都更愚蠢吗？而且，还要请你们相信，我的有些想法还是挺不错的.....毕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科莫湖畔嘛。不过，你们说得也对：的确，既俗不可耐，又厚颜无耻。而最为厚颜无耻的是，我现在竟在你们面前开始为自己辩护。不过，够了，否则的话，就会永远没完没了了：总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厚颜无耻.....

足足有三个多月，我怎么也无法再接连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开始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融入社会的需求。融入社会，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去我的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家做客。这是我整个一生中唯一一位天长日久的熟人，而今连我自己都为这种情况而大吃一惊。但是，只有当我兴会淋漓，而我的幻想又达到幸福至极的境界，因而非得立刻与人们乃至整个人类拥抱的时候，我才会去他家里；但为了拥抱，至少必须有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场。不过，要去安东……安东内奇家必须在星期二（他规定的日子），因此，与整个人类拥抱的需求就必须总得抢在星期二进行。这位安东……安东内奇家居五角地²⁵⁰，住在四楼，有四个房间，低矮、窄小，一间更甚一间，看样子别无长物，十分清苦。他有两个女儿，还有女儿们的一位姑妈，她专管端茶倒水之类事情。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两人都有点儿翘鼻子，我在她们面前总是窘困不堪，因为她们老是窃窃私语，嗤嗤暗笑。主人总是呆在书房里，坐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对着书桌，跟一位满头白发的客人坐在一起，这是我们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其他部门的一位官员。除了这两三位客人，而且总是这两三位常客以外，我在那里从未见过别的来客。他们高谈阔论着消费税，枢密院里的交易，薪水，官场升迁，上司大人，获取上司欢心的诀窍，等等，等等。我不厌其烦地傻瓜般陪坐在这些人身边，连续四五个小时恭听他们谈天说地，自己却不敢也不会插上一言半语。我在那里都坐得全身麻木，好几次都浑身淌汗，几乎麻痹瘫痪了；但这也大有好处，而且益处多多。回到家里，我会有好一阵子把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束之高阁。

不过，我似乎还有一个熟人，他叫西蒙诺夫，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的中学同学好像有很多就在彼得堡，但我从不与他们往来，而且即便在大街上劈面相逢也互相不打招呼。就连我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兴许就是为了不跟他们搅在一起，并且与我那整个可恨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那所中学，诅咒那可怕的、苦役般的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获得自由，就马上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同学，我们劈面相逢时还打打招呼。其中就有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丝毫出众之处，处事稳重，性格温静，不过，我却发现了他性格中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刚正不阿。我甚至不认为他真是个酒囊饭袋。我跟他曾有过一段相交莫逆的辉煌时刻，但好景不长，不知何故突然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显然为这段回忆而感到苦恼，而且似乎总在担心我旧事重提。我怀疑他对我深恶痛绝，但我依旧常常去看他，因为我尚未确知他是否真的对我深恶痛绝。

于是，有一次，在星期四，我忍受不了孤独，并且知道星期四安东.....安东内奇杜门谢客，我于是想起了西蒙诺夫。我爬上四楼去他住所的时候，正好想到的是，这位先生会因我而深感苦恼，我走这一趟纯属多余。然而，这类想法的结果往往是似乎故意更有加无已地使我钻进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我就推门进去了。在此以前，从我最后一次见到西蒙诺夫至今，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年了。

三

在他家里，我还碰见了我的另外两位中学同学。看来，他们正在谈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对于我的到来，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注意，这简直令人讶异，因为我跟他们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了。显而易见，他们把我看成一只最平淡无奇的苍蝇了。即便当年在学校里他们也不曾如此蔑视我，虽说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憎恨我。我当然明白，他们必定蔑视我，因为我仕途失意，也因为我极其穷困潦倒，衣着十分寒酸，等等——这一切在他们眼中成为我碌碌无能和微不足道的标志。不过，我还是没有料到他们竟会蔑视我到如此地步。西蒙诺夫甚至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异。他以前也似乎总是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异。所有这一切搞得我十分难堪；我有点愁眉不展地坐了下来，开始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们正在郑重其事甚至颇为热烈地谈论一次送别宴会，这些先生准备明天一起为一位即将到外省去当军官的同学兹维尔科夫饯行。兹维尔科夫先生也一直是我的同学。从高年级起，我就开始对他恨之入骨。在低年级时，他还仅仅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而机灵的小男孩。然而，还在低年级时我就恨他，而且恰恰因为他是一个漂亮而机灵的小男孩。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而且越学越差；但他却顺利地毕了业，因为他有靠山。在我们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他获得了一笔遗产，足足有两百名农奴，可因为我们大家几乎都穷兮兮的，因而他竟在我们面前炫起富来。这是一个鄙俗到极点的庸人，但又不失为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即便他在炫富的时候也是如此。而我们这些人，虽然经常奢谈虚有其表、凭空臆造、夸夸其谈的正直和尊严，但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外，所有人都在向兹维尔科夫阿谀奉迎，于是他就更加牛逼哄哄了。我们阿谀奉迎他倒并非奢望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天赋奇才，钟灵毓秀。而且不知何故我们当时总把兹维尔科夫看作八面玲珑、风雅时尚的行家里手。后面这一点尤其使我怒火中烧。我憎恨他那尖锐刺耳、自命不凡的声音，我憎恨他那自鸣得意的俏皮话，其实他说的俏皮话非常愚蠢，尽管他口无

遮拦，舌灿莲花；我憎恨他那张俊生生而又有点傻乎乎的脸蛋（不过我倒乐意用我这张聪明的脸蛋和他交换）和四十年代那种无所顾忌的军官作风。我憎恨他大谈特谈自己将来征服女人的赫赫功绩（他还不敢追花猎艳，他还没得到军官肩章，他正迫不及待地渴盼着那肩章），也憎恨他时时刻刻准备着与人决斗。我记得，有一次在课余时间，一向沉默寡言的我却突然跟兹维尔科夫争吵起来，因为他和同学们神侃未来的风流韵事，最后竟像太阳下的小狗那样神气地突然宣称，自己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乡下姑娘他都不会放过，并说这叫droit de seigneur²⁵¹，假若庄稼汉们胆敢不从的话，他就将用鞭子狠狠抽打他们大家，并且让他们所有这些大胡子无赖加倍交租。我们的一些下流同学为他拍手叫好，我却同他干起仗来，这倒完全不是因为怜悯那些乡下姑娘和她们的父亲，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竟然为这样一个小虫豸拍手叫好。我当时大获全胜，不过兹维尔科夫虽然蠢笨，但却天性乐观，而且豪放不羁，居然只是付之一笑，因此，说实话，我并未大获全胜：笑声留在了他那一方。后来，他又好几次战胜了我，但毫无恶意，而只是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地开个玩笑。我满怀愤恨，轻蔑地不搭理他。毕业后，他曾主动接近我；我并不十分反对，因为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但很快我们就很自然地各奔前程了。后来，我听说他已升为中尉，在部队里颇有成就，还听说他开始花天酒地。后来，又听到另一些传闻，说他在部队里官运亨通。在街上劈面相遇时他已经不再跟我打招呼了，于是我怀疑，他是怕与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打招呼会有损他的名声。还有一次，我在剧院里见到了他，他坐在三楼的包厢里，肩上已经佩戴着穗带²⁵²了。他正在向一位老将军的几个女儿胁肩谄笑，大献殷勤。三年来他已经变得很是邋里邋遢了；虽然还像以前那样十分漂亮、八面玲珑；但有点虚胖，开始发福了；显然，他到三十岁时就会浑身发福。我的同学准备为之设宴饯行的就是这么一个终于将离开这里的兹维尔科夫。三年来他们一直跟他常来常往，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对此我深信不疑。

西蒙诺夫的两位客人中，有一位叫费尔菲奇金，是一个德裔俄国人——身材矮小，尖嘴猴腮，是个对谁都嘲弄的蠢货，从低年级起他就是我切齿痛恨的敌人——一个厚颜无耻、粗鲁不堪、爱吹牛皮的家伙，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他骨子里胆小如鼠，这是一目了然的。他是兹维尔科夫的崇拜者之一，他们别有用心地阿谀他，并且常常向他借钱。西蒙诺夫的另一位客人叫特鲁多柳博夫，是个无名小卒，一个青年军人，高挑挑的个子，冷冰冰的面孔，为人相当老实，但他仰慕

一切功名，总是只谈官场升迁。他是兹维尔科夫的一个什么远房亲戚，就凭这一点，说来也可笑，竟使他在我们中间赢得了某种地位。他从来没把我当一回事；对我的态度虽然不是十分客气，但也马马虎虎过得去。

“就这样吧，每人七个卢布，”特鲁多柳博夫开口道，“我们三个人，那就有二十一卢布了——完全可以饱餐一顿。兹维尔科夫当然不用出钱。”

“那是自然，既然是我们请他。”西蒙诺夫肯定地说。

“莫非你们竟以为，”费尔菲奇金神气活现、热情似火地插嘴道，活像一个无耻的奴仆在夸耀自己的将军老爷的星章一样，“莫非你们真以为，兹维尔科夫会只让我们买单吗？出于礼貌他会接受邀请，不过，他自己会买上半打酒的。”

“啊呀，我们四个人哪能喝得了半打酒啊。”特鲁多柳博夫提醒道，他只注意到了半打酒。

“那就这样了，我们三个人，加上兹维尔科夫共四个人，二十一卢布，去Hôtel de Paris²⁵³，明天五点。”被推举为主管的西蒙诺夫最后一锤定音。

“怎么只是二十一卢布呢？”我有点激动地说，甚至显得受了委屈似的，“如果算上我一份，那可就并非二十一卢布，而是二十八卢布了。”

我觉得，如此突如其来、出其不意地端出自己，真是做得漂亮至极，他们大家都会猛地败下阵去，对我另眼相看，顿生敬意。

“难道您也想参加？”西蒙诺夫不满地说，似乎在躲避我的目光。他把我都摸透了。

他对我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使我怒不可遏。

“为什么就不？我可好像也是同学哪，老实说，你们撇开我，这甚至使人感到愤怒。”我又激动起来。

“可到哪里去找您呢？”费尔菲奇金粗暴地插嘴道。

“您跟兹维尔科夫一向凿枘不合呀。”特鲁多柳博夫皱起眉头补充道。但我已经抓住了这事，也就不再放手。

“我认为，对于这件事谁都没有权力妄加评议，”我声音发抖地反驳道，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也许正是因为过去凿枘不合，我现在更想参加。”

“哈，谁又能理解您的……这种高风雅量……”特鲁多柳博夫冷笑一声。

“您也算一个，”西蒙诺夫转身向我，并做出了决定，“明天五点，在Hôtel de Paris，别搞错了。”

“那钱呢！”费尔菲奇金朝我这边点了点头，轻声对西蒙诺夫说，但刚说出口就停住了，因为就连西蒙诺夫都感到不好意思了。

“行了，”特鲁多柳博夫说着，站起身来，“既然他这样如饥似渴地想参加，那就让他参加吧。”

“可您要知道，我们本只是朋友间小圈子聚会，”费尔菲奇金怒冲冲地说，也拿起了帽子，“这可不是官方会议。我们也许压根儿不希望您……”

他们走了；费尔菲奇金离去的时候，根本没向我打招呼，特鲁多柳博夫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没看我。我跟西蒙诺夫留在屋里，四目相对，他怅然若失，犹豫不决，奇怪地看着我。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请我坐。

“咳……好呀……那就明天。那钱您现在交吗？我这是为了心里有底。”他窘困地嘟嘟囔囔着。

我猛地怒火中烧，可就在怒火中烧的同时，突然想起，在很久以前，曾从西蒙诺夫那里借过十五卢布，不过，这笔债我从未忘记，可也从未还给他。

“您也知道，西蒙诺夫，我来这里的时候不可能知道……十分抱

歉，我忘了……”

“好，好，没关系。明天吃饭的时候再交吧。我本来只是想知道……请您……”

他刹住话头，开始懊恼不堪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走的过程中，他不时用脚跟着地，这样一来，脚步声就更响了。

“我没耽误您吧？”沉默了两分钟后，我问道。

“哦，没有！”他猝然惊醒，“不过，说实话，真耽误了。您瞧，我还得串个门……离这里不远……”他用略带歉意的声调补充道，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啊呀，我的上帝！那您干吗不——早——说呢！”我抓起帽子，高喊起来，不过，是一副非常随意的姿态，天知道这幅姿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地方并不远……离这里就几步路……”西蒙诺夫一边送我到前厅，一边重复道，摆出一副手忙脚乱的架势，而这跟他的天性完全不相称。“就这样，明天五点整！”他在楼梯上朝我喊道：我走了，他可真是满心欢喜。而我却简直气疯了。

“竟然这么鬼使神差，这么鬼使神差地自己跳出来！”我走在大街上，咬牙切齿地思量着，“而且是给这么一个下流胚，这么一个小猪罗兹维尔科夫送行！当然，不应该去；当然，应该弃如敝屣；难道我跟他有什么情谊？明天我就到市邮局发信通知西蒙诺夫……”

可是，我之所以气冲斗牛，恰恰是因为我丁一确二地知道，我肯定会去；故意要去；而且越是不明智，越是不体面，我就越是要去。

而且，甚至还有不能前去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没有钱。我手头总共只剩下九个卢布。但其中的七个卢布明天得作为月薪付给我的仆人阿波罗，他住在我家，自己管饭，每月得七个卢布工钱。

依照阿波罗的性格来看，不付工钱是不行的。然而，关于这个坏蛋，关于我的这个祸害，以后再慢慢谈。

不过，我实在心知肚明，我终究不会付给他工钱，而一定会去钱行的。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些极其稀奇古怪的梦。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整个晚上我都深深陷入学生时代苦役般生活的回忆中，怎么也无法从中挣脱。把我硬塞进这所学校的，是我的几个远房亲戚，我曾依靠他们抚养，但从我入学起他们就完全淡出我的印象了——当时，他们将一个孤苦伶仃、已被他们责骂得几成废物、但已经能够思考、对一切都能默默无言、别具只眼地观察的孤儿硬塞进了这所学校。同学们用满怀恶意、残酷无情的嘲笑迎接我，因为我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似。但我无法忍受他们的嘲笑；我无法轻易地与他们和睦相处，无法像他们那样彼此合群。我从一开始就憎恨他们，我离群索居，顾影自怜，保持着一种战战兢兢、饱受屈辱、异乎寻常的高傲。他们的粗蛮无礼令我怒发冲冠。他们厚颜无耻地嘲笑我的面孔，嘲笑我矮墩墩的身材；而他们自己的长相却是多么蠢笨啊！在我们学校里，面部表情不知怎么会变得特别愚蠢和极易走样。有多少面容俊秀的孩子进了我们学校。几年之后，他们就一个个都变得面目可憎了。早在十六岁时，我就郁郁寡欢地对他们感到讶异；那时他们的鼠目寸光，他们行事、娱乐、谈吐的愚蠢，就已经使我大吃一惊了。他们连最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懂，对那些振聋发聩、激动人心的事物毫无兴趣，因此我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远比他们高明。并非受了损害的虚荣心迫使我这样去想，看在上帝分上，请你们千万别用令人作呕的官腔滥调来反驳我，说什么：我只会白日做梦，而他们当时就已经懂得现实生活了。他们什么都不懂，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我敢发誓，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他们万分愤慨。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最显而易见、最引人注目的现实，却以荒谬绝伦的愚不可及来加以接受，而且他们在当时就已习惯于只崇拜成功了。对正义但却惨遭侮辱和迫害的一切，他们都铁石心肠、恬不知耻地一概加以嘲笑。他们把官衔尊崇为智慧，才十六岁就把各种肥缺美差挂在嘴边了。当然，这大多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因为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环绕身边、耳濡目染的坏榜样。他们放荡不羁，达到了极其反常的程度。当然，这也大多是表面现象，而更多的是故意装出来的厚颜无耻；当然，即使在放荡不羁时，他们身上也会不时闪现出青春之光和某种蓬勃朝气；不过，即使他们身上的蓬勃朝气也缺乏吸引力，而表现为恣意妄为。我对他们深恶痛绝，虽然我也许比他们更坏。他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掩饰自己对我的极端厌恶。但我早已不指望赢得他们的友爱了；相反，我总是渴望受到他们的侮辱。为了摆脱他们的嘲笑，我有意开始尽我所能更好

地学习，并终于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使他们大为震撼。这也使他们大家都开始慢慢明白，我早已在阅读他们视为畏途的书籍，并且懂得了他们闻所未闻的知识（这些知识并未列入我们的专业课程）。他们惊异莫名而又颇为嘲笑地看待这件事，但精神上却心悦诚服，何况连教师们也对我青眼相加。嘲笑停止了，但敌意依旧存在，形成了一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关系。最终，我自己无法忍受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交往、获得友谊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开始试着接近某些人；可这种接近总是显得很不自在，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有那么一次，我也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在精神上已成为暴君，我试图无所不包地控制他的心灵，我试图给他灌输蔑视其周围的人的思想，我要求他同周围的人高傲地彻底一刀两断。我这狂热的友谊使他不寒而栗；我把他搞得眼泪潸潸，浑身发颤；他是一个天真幼稚而又肝胆涂地的人；但当他对我完全唯命是听的时候，我却立即开始憎恶他，并把他推开——仿佛我之所以需要他，只是为了征服他，只是为了使他奉令承教。然而我却无法征服所有的人；我的朋友也同样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似，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我毕业离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分派给我的那个专业职务，以便斩断一切瓜葛，诅咒过去，并让它灰飞烟灭……只有鬼才知道，在这一切之后，我竟又慢慢走近了这个西蒙诺夫！……

清晨，我早早地翻身起床，情不自禁地一跃跳下床，仿佛所有这一切马上就要开始实现了似的。但我相信，我生命中的某个根本性的转折正在降临，而且必定在今天降临。也许是不习惯的原因吧，反正在我整个一生中，每当碰到每个外部的、哪怕是最琐细的小事，我也总是感到，我生命中的某个根本性转折马上就要降临了。不过，我仍一如既往地出门上班，只是提前两个小时溜回家中，做点准备。我心想，主要的是，我不能第一个到场，否则他们会认为我真是受宠若惊。然而，诸如此类的主要事情千千万万，搞得我心乱如麻，无法应付。我亲手再次把我的靴子擦了一遍；阿波罗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不会擦两遍靴子，他认为这不合规矩。我就自己擦，我从前厅把鞋刷偷出来，以免被他看见了，往后瞧不起我。随后，我仔细检查了我的衣服，发现全都破旧不堪，肮里肮脏。我真是太邋里邋遢了。制服也许还马马虎虎，但我总不能身穿制服去赴宴吧。而最主要的还是裤子，恰恰就在膝盖正中有一大块黄色污迹。我预感到，光是这块污迹就会把我的尊严减去十分之九。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实在是俗不可耐。“然而，现在并非思前想后的时候，现在面对的是实际情况。”想到这里，我就泄了气。就在当时我也

相当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被我夸大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浑身忽冷忽热地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象，这个“下流胚”兹维尔科夫将会怎样盛气凌人、冷若冰霜地迎接我；笨蛋特鲁多柳博夫将会怎样带着冥顽不灵、无法抵抗的蔑视望着我；小虫豸费尔菲奇金将会怎样寡廉鲜耻、丧心病狂地嘲笑我，以讨好兹维尔科夫；而西蒙诺夫将会怎样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并且鄙视我卑劣的爱慕虚荣、畏首畏尾；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缺乏文学意味，多么平淡无奇。当然，最好是干脆不去。但这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什么事情一旦吸引了我，我就会全神贯注，尽心竭力。否则，我也许会终生嘲弄自己：“啊，怎么啦，害怕了，害怕现实了，害怕了！”恰恰相反，我迫不及待地想向这些“废物”证明，我压根儿就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畏葸退缩的寒热病最剧烈发作时，我还总幻想着自己能占上风，战胜他们，吸引他们，并迫使他们喜爱我——即便仅仅是“为了思想的崇高和毋庸置疑的机智”。他们将会抛下兹维尔科夫，他只好独坐一旁，闭口不言，无地自容，而我将彻底打垮兹维尔科夫。然后，我也许同他冰释前嫌，不分彼此，把酒言欢。然而，对我来说，最可恶也最可气的就是，我当时就知道，就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知道，实际上我什么都不需要，实际上我压根儿不希望打垮他们，征服他们，吸引他们，而且，即便我真的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我也会自己首先认为这不值分文。啊，我不断祈求上帝，让这一天追风摄影般飞快过去！在难以言说的愁苦中我走近窗户，打开气窗，凝视着在昏漠漠、暗中纷纷扬扬地飘落的湿漉漉雪花……

终于，我那破旧不堪的挂钟吱吱吱吱地敲了五下。我抓起帽子，极力不瞧阿波罗——他从一大早就一直在等着我给他发工钱，但出于自尊不肯先开口要钱——从他身边一溜烟闪过，跑出大门，乘上我特意用最后半个卢布雇来的豪华马车，像个老爷一般驱车驶往Hôtel de Paris。

四

还在头天晚上，我就料定，我会第一个到达。然而，问题并不在是否第一个。

他们不仅没有一个人到来，而且甚至让我几乎都找不到我们预订的包间。餐桌也还没完全摆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反复询问，最后才

从侍应生那里了解到，宴会定在六点，而非五点。柜台那边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甚至都耻于细问下去了。这时仅仅才五点二十五分。假如他们更改了时间，无论如何总得通知我一声啊；市邮局可以办理此事呀，而不该让我在自己……而且甚至是侍应生面前“出乖弄丑”。我坐了下来；侍应生开始摆放餐具；当着他的面，我不知怎的越发感到憋屈。将近六点的时候，包间里除了点着的几盏灯外，又拿进来几支蜡烛。可是，侍应生却根本没有想到，我一进屋就应该立即把蜡烛拿进来。隔壁房间里，有两位脸色阴沉的客人在吃饭，每人各坐一桌，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闷声不响。远处的一个包间里人声鼎沸，甚至有人在大喊大叫；不时听到一大帮人在哈哈大笑，不时传来用蹩脚的法语发出的尖叫声：那是一桌有太太们参加的酒宴。总而言之，真叫人无法忍受。我很少有过比这更为糟糕的时光，因此当他们在六点整一窝蜂喇地全体出现时，我在最初的一瞬间竟然欢天喜地，就像看到了救星，而几乎忘了应该做出一副怨气满腹的样子。

兹维尔科夫率先走入房间，一望而知他就是这伙人的老大。他和他们大家都喜笑颜开；但一看到我，兹维尔科夫就端起一副官架子，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装腔作势地稍稍弯了弯腰，并且向我伸出一只手来，似亲热但又不太亲热，带着某种老成持重、几乎是将军式的彬彬有礼，似乎他一边伸出手来，一边又在自我防范着什么东西。这与我预想的恰恰相反，我原以为，他一进屋就会哈哈大笑，发出以前那种尖溜溜的刺耳声音，而且一开口就是他那套索然寡味的笑料和一点儿也不俏皮的俏皮话。还在昨晚我就已做好准备，来洗耳恭听，可我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摆出这么一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式的亲热。由此看来，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认为，他在一切方面都无可比拟地超过我了吧？如果他只是想以这种将军的派头来使我难受，我认为那倒还没什么；我吐口唾沫，付之一笑就行了。可是如果他确实没有任何使我难受的念头，他那颗公羊脑袋里真的产生了他无可比拟地超过我的想法，并且他只能以保护者的身份来接待我，那该怎么办呢？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喘不过气来。

“我惊异地获悉，您乐意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开口说道，嗯嗯啊啊地拿腔拿调，压低声音，拖长字眼，这可是他过去从未有过的，“我跟您似乎总是很难谋面。您总躲着我们。犯不着嘛。我们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可怕。唔，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能恢——复——联——系……”

说罢，他大模大样地转过身子，把帽子放在窗台上。

“您等了很久？”特鲁多柳博夫问道。

“我是五点整准时到的，这是你们昨天跟我约定的时间。”我大声回答道，我怒火中烧，差点儿就要大发雷霆。

“难道你没有通知他改时间了？”特鲁多柳博夫转身问西蒙诺夫。

“没有。我忘了。”这一个答道，但没有丝毫愧疚之意，甚至也没有向我道歉，便跑去点菜了。

“这么说，您来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哎哟，真可怜！”兹维尔科夫大声嘲弄道，因为在他看来这确实实是可笑至极。费尔菲奇金这个混蛋也紧跟着发出卑鄙无耻、狗崽子一般又尖又细的笑声。就连他也感到我的状况狼狈不堪、丢人现眼。

“这一点也不可笑！”我越来越气涌如山，冲费尔菲奇金喊了起来，“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别人不屑于通知我。这——这——这……简直荒谬绝伦。”

“不仅荒谬绝伦，而且还有点那个。”特鲁多柳博夫埋怨道，他在天真地为我打抱不平，“您也太柔心弱骨了。这简直是粗野无礼。当然，并非有意的。但这件事西蒙诺夫是怎么搞的……唉！”

“要是跟我玩这一手，”费尔菲奇金说道，“我就……”

“那您就会吩咐他们给自己送上点什么吃的来，”兹维尔科夫打断他的话说，“或者干脆不等人到齐就开饭。”

“请你们相信，我本来完全可以无须征得任何人同意就这样做，”我单刀直入，“我等候，是因为……”

“入席吧，诸位，”跨进门来的西蒙诺夫喊道，“万事俱备了；我负责香槟酒，冰镇得凉沁沁的……要知道，我并不知道您的住址，上哪儿去找您呀？”他突然转身对我说，但不知何故又没看我。显然，他有某种反对情绪。看来，是昨晚之后想好的主意。

大家纷纷落座，我也坐了下来。餐桌是圆的。我左手边坐着特鲁多柳博夫，右手边则是西蒙诺夫。兹维尔科夫坐在我对面；费尔菲奇金挨着他，坐在他和特鲁多柳博夫中间。

“请——问——问，您……是在司里上班？”兹维尔科夫继续关注我。他看见我陷入窘境，竟郑重其事地认为应该抚慰我一下，也就是说，让我抖擞精神。“他究竟怎么了，难道想让我拿酒瓶砸他。”我怒轰轰地思量。由于不习惯他这一套，我不知怎的腾地冒火了。

“就在……某某厅。”我眼睛望着盘子，断断续续地回答。

“那么……给您的——条件——优厚吗？请——问，是什么使——得您放弃原来的职务呢？”

“我愿意放弃原来的职务，所以我——就——放——弃——了。”我把字音拖得比他还长两倍，几乎快控制不住自己了。费尔菲奇金用鼻子嗤了一声。西蒙诺夫嘲讽地看了我一眼；特鲁多柳博夫不再吃东西，而开始好奇地打量着我。

兹维尔科夫自讨没趣，但他假装若无其事。

“唔——唔——唔，那您的收入怎么样？”

“什么收入？”

“就是您的工——工资？”

“怎么，您考问我！”

不过，我还是立即说出了我领多少工资。我的脸涨得红通通的。

“太少了。”兹维尔科夫得意洋洋地指出。

“是啊，还不足以到咖啡屋饭馆去吃一顿呢！”费尔菲奇金蛮横无礼地补充道。

“照我看，这简直是少得可怜。”特鲁多柳博夫一本正经地说。

“因此，您就瘦骨嶙峋，今非昔比了……从那时起……”兹维尔科夫补上一句，他已经不无恶意，而且用某种狗眼看人低的同情目光，打量着我和我的衣服。

“够了，别再让人家难堪了。”费尔菲奇金嬉皮笑脸地喊道。

“阁下，告诉您，我并未感到难堪，”我终于轰地炸开了，“您听着！我在这里用餐，在咖啡屋饭馆用餐，花的是自己的钱，是自己的钱，而不是吃别人的，请您注意这一点，monsieur²⁵⁴费尔菲奇金。”

“什——么！有谁在这里用餐不花自己的钱？您好像……”费尔菲奇金反驳道，他满脸通红得像只龙虾，七窍生烟地瞪着我的眼睛。

“对——啊，”我答道，感到自己做得过火了，“我认为，我们说话最好明智一些。”

“看来，您是想卖弄您的智慧？”

“请放心，智慧在这里是完全多余的。”

“那您在这里平地风波地啾啾什么——啊？莫非您已经在您的‘瓶’里弄得发了疯？²⁵⁵”

“够了，先生们，够啦！”兹维尔科夫一言九鼎地叫道。

“这真是愚不可及！”西蒙诺夫抱怨道。

“确实愚不可及，我们好友小圈子聚会，为好朋友送行，而您却来搅局，”特鲁多柳博夫单单冲着我一人粗声大气地说，“昨天可是您自己磨着硬要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您可别破坏了大家和谐的气氛……”

“行了，行了，”兹维尔科夫喊道，“别吵了，先生们，这有失风度。现在最好还是听我跟你们讲一讲，我前天差点结婚的事情……”

于是，关于这位先生前天差点结婚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就开始了。然而，故事对结婚的事却只字不提，反倒不断地讲到那些将军、上校，甚至还有宫廷侍从，而他们几乎都唯兹维尔科夫的马首是瞻。赞许的笑声

响起来了，费尔菲奇金甚至尖叫起来。

大家都把我扔在一旁，我只得垂头丧气、不知所措地枯坐着。

“上帝啊，这就是我的同伴！”我思忖着，“我在他们面前真是一个傻不拉叽的傻瓜！然而，我也太宽纵费尔菲奇金了。这群浑球竟以为，让我坐在自己的这桌酒席上是赏脸给我，殊不知这是我，是我在赏脸给他们，而不是他们赏脸给我！‘瘦骨嶙峋！衣服！’哦，该死的裤子！兹维尔科夫刚才就瞄住了膝盖上的黄色污渍……还呆在这里干什么！此时此刻，立马起身，离开餐桌，拿起帽子，一声不吭，一走了之……以示蔑视！哪怕明天决斗一场。这群下流胚，我可不是舍不得那七个卢布。也许，他们会以为……见鬼去吧！我并不是舍不得那七个卢布！我说走就走！……”

当然，我还是一动未动。

我为浇胸中块垒，一杯接一杯地狂喝拉斐特酒和赫列斯酒²⁵⁶。因为很少喝酒，我很快就喝醉了，而恼恨也随着醉劲不断增长。我突然想以一种最蛮横的方式把他们所有人都羞辱一顿，然后扬长而去。抓住时机，牛刀小试，就让他们去说：虽然可笑，但很聪明……而且……也……总而言之，让他们见鬼去吧！

我醉意朦胧、放肆无礼地扫视了一下他们所有人。然而，他们似乎早已把我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热闹非凡，谈笑风生，兴会淋漓。兹维尔科夫一直在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我开始侧耳细听。兹维尔科夫正在讲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他最后终于诱使她表白了爱情（当然他这是在信口开河），并说在这件事上，他的一位莫逆之交科利亚帮了大忙，他是一位拥有三千农奴的公爵，一位骠骑兵。

“可是，这位拥有三千农奴的科利亚，怎么老是不来这里给您饯行呢？”我猝然插入谈话。所有人顿时闷声不响。

“您眼下已经喝醉了。”特鲁多柳博夫鄙夷不屑地斜眼看着我这边，但终于同意他目中有我了。兹维尔科夫一语不发地看着我，就像看一只甲虫。我低垂下眼睛。西蒙诺夫赶忙给大家斟上香槟。

特鲁多柳博夫举起了酒杯，除我而外，大家都紧随他举起了酒杯。

“祝你健康，并且一路平安！”他对兹维尔科夫高喊着，“为往昔的岁月，诸位，为我们的未来，乌拉！”

大家一饮而尽，并跑过去亲吻兹维尔科夫。我纹丝不动；满满的一杯酒放在我面前，也原封未动。

“而您难道不想喝吗？”失去耐心的特鲁多柳博夫气势汹汹地转头冲我大吼起来。

“我想自己致辞，单独敬酒……然后再干杯，特鲁多柳博夫先生。”

“讨厌至极的狠心狂！”西蒙诺夫抱怨道。

我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抖颤颤地拿起酒杯，准备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话来，但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究竟想说什么。

“Silence²⁵⁷！”费尔菲奇金叫道，“聪明人这就粉墨登场了！”兹维尔科夫郑重其事地等待着，他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中尉兹维尔科夫先生，”我开口道，“您知道吗，我痛恨巧舌如簧，痛恨巧舌如簧者和惺惺作态……这是第一点，而接下来就是第二点。”

大家都深感震撼。

“第二点：我痛恨风流韵事和风流成性之徒，尤其痛恨风流成性之徒！”

“第三点：我热爱真理、诚实和正直，”我几乎是机械地继续说道，因为我自己已吓得浑身冰凉，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热爱思想，兹维尔科夫先生；我热爱真正的友谊，平等互待，而不是……哼……我热爱……然而，为什么说这些呢？我也为您的健康干杯，兹维尔科夫先生。您去勾引那些切尔克斯²⁵⁸女人吧，您去打死祖国的那些敌人吧，还有……还有……为您的健康干杯，兹维尔科夫先生！”

兹维尔科夫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鞠了一躬，并且说：

“万分感谢。”

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连脸都气得白煞煞的。

“真见鬼！”特鲁多柳博夫一拳砸在桌子上，咆哮起来。

“不，为了这个就该扇他嘴巴！”费尔菲奇金尖声叫道。

“应该把他轰出去！”西蒙诺夫恨恨地说。

“别说了，先生们，也别动手！”兹维尔科夫威严地喊道，制止了群情激愤，“我感谢你们大家，但我自己能够向他证明，我是多么重视他的话。”

“费尔菲奇金先生，为了您刚刚说过的那些话，明天您必须满足我的一个要求！”我咄咄逼人地冲着费尔菲奇金高声喊道。

“也就是要决斗啰？愿意奉陪。”那人答道，可是，我提出决斗时的样子大概颇为滑稽，而且跟我的身形太不相称，他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连费尔菲奇金也跟着笑得快趴下了。

“对，不用说，别理他！他不是完全喝醉了吗！”特鲁多柳博夫横眉怒目地说。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竟然让他也参加了聚会！”西蒙诺夫再次抱怨道。

“现在我该把酒瓶扔向他们大家，”我想着，拿起酒瓶，于是……给自己倒了一满杯。

“不，最好坐到酒终人散！”我继续想着，“先生们，要是我走了，你们一定会喜跃抃舞。我偏不走。我偏要坐在这里，一直喝到酒阑人散，以示我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我要继续坐着，喝着，因为这里是酒馆，而我来这里是付了钱的。我要继续坐着，喝着，因为我把你们都看作无名小卒，看作并不存在的无名小卒。我要继续坐着，喝着……还要唱歌，假如我想唱歌的话，对的，我就要唱，因为我有这种权利……唱歌……哼。”

可是，我并未唱歌。我只是极力不看他们任何一个人；摆出一副极其独立不羁的姿态，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抢先跟我谈话。然而，唉，他们就是金口不开。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多么渴盼和他们握手言欢啊！时钟敲了八下，最后，又敲了九下。他们离开餐桌，挪到沙发上。兹维尔科夫斜躺在沙发上，把一条腿搁在小圆桌上。酒也被搬到那里。他真的给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三瓶酒。当然，他没有邀请我过去。大家都围着他坐在沙发上。他们几乎都敬若神明地听他说话，显而易见，他们都很爱他。“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暗自思忖。他们时而在酒醉的欣喜中互相亲吻。他们谈着高加索，谈着什么是真正的激情，谈着加尔比克牌²⁵⁹，谈着机关里的肥缺；谈着他们谁都不曾谋面的骠骑兵波德哈尔热夫斯基有多少收入，并且因为他财源广进而欢天喜地；他们谈着他们谁也都不曾见过的公爵夫人国色天香，千娇百媚；最后他们竟一直谈到莎士比亚的万古流芳。

我不屑一顾地微笑着，在包间的另一头，正对着沙发，沿着墙壁，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来回踱步。我不遗余力地试图向他们证明，没有他们我照样能活得很好；可与此同时我又故意用靴后跟站停，让靴子咚咚地踩着地面。然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们这伙人根本就置之不理。我耐心十足地就这么走着，正对着他们，从八点到十一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从桌子走到壁炉，又从壁炉转回桌子。“我就这样自顾自地走着，谁也无法禁止我。”来到包间的侍应生，好几次停住脚步望着我；由于不停地转身，我的脑袋都转晕了；有时候我觉得是在梦幻中。在这三个钟头里，我三次汗透衣裳，又三次把它们焐干。有时候，一种想法刺进我的心房，使我感到痛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痛苦：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即便再过四十年，我依旧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一最为肮脏、最为可笑、最为可怕的时刻。比此刻更恬不知耻、更心甘情愿地糟践自己是绝不会再有了，我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但我仍然从桌子到壁炉地来回走着。“哦，要是你们能够知道我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深刻的思想，我又是多么有修养，那该多好！”我不时思量着，在心里对坐在沙发上的我那几个敌人说。然而，我的敌人竟只顾自娱自乐，似乎包间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有一次，仅仅就那么一次，他们向我转过头来，那正好是兹维尔科夫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而我突然不屑一顾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十分做作、极其恶毒地用鼻孔冷哼一声，以致他们全都猛然停止了谈话，一声不响地注视了我两三分钟，他们神情严肃，毫无笑意，看着我怎样沿着墙壁，从桌子走到壁炉，而且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闭口不言，两分钟后又把我弃之一旁了。时钟敲了十一下。

“诸位，”兹维尔科夫从沙发上站起来，高声说道，“现在都到那里去吧。”

“当然，当然！”其他人异口同声说。

我陡地转向兹维尔科夫。我痛苦不堪，难受至极，哪怕砍掉脑袋，也要结束这一切！我发起了寒热病，被汗水浸得湿答答的头发粘在前额和太阳穴上。

“兹维尔科夫！我请求您原谅我，”我心急如焚而又毅然决然地说，“费尔菲奇金，我也请您原谅，请大家原谅，请所有人原谅，我冒犯了大家伙儿！”

“啊哈！决斗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费尔菲奇金刻毒地挖苦道。

我的心被深深地扎了一刀。

“不，我并不害怕决斗，费尔菲奇金！我准备明天就与您决斗，但得在我们握手言和之后。我甚至坚持这一要求，而且您无法拒绝我。我要向您证明，我不怕决斗。让您先开枪，而我则朝天开枪。”

“他在自我安慰呢。”西蒙诺夫指出。

“简直是痴人说梦！”特鲁多柳博夫随声附和。

“我只请您让我们过去，您挡住路了！……唔，您到底想干什么？”兹维尔科夫轻蔑地回答。他们每一个都满脸红通通的，两眼亮灼灼的：全都喝高了。

“我请求您的友谊，兹维尔科夫，我羞辱了您，但是……”

“羞辱？您——您！羞辱了我——我！您要知道，阁下，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羞辱不了我！”

“您也该闹够了，滚开！”特鲁多柳博夫乘胜追击，“我们走。”“奥林匹娅是我的，诸位，说定了！”兹维尔科夫叫道。

“我们不会跟您抢！我们不会跟您抢！”大家嘻嘻哈哈地回答他。

我饱受屈辱地站着。这伙人闹闹嚷嚷地走出了包间，特鲁多柳博夫拖长声音哼着一支下流的歌。西蒙诺夫稍稍多留了一会儿，给侍应生付小费。我突然走到他跟前。

“西蒙诺夫！借给我六个卢布！”我坚决而又绝望地说。

他用那双呆怔怔的眼睛万分讶异地望着我。他也喝醉了。

“难道您也要跟我们一起去看那里？”

“对。”

“我没有钱！”他断然说道，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也走出了房间。

我一把抓住他的外套。这仿若一场噩梦。

“西蒙诺夫！我看见您有钱，您为何要拒绝我？难道我是个混蛋？拒绝我，您可要小心点：如果您能知道，如果您能知道，我为什么向您借钱！这关系到一切，我的整个未来，我的全部计划……”

西蒙诺夫掏出钱，几乎是把它丢给我的。

“拿去，既然你如此厚颜无耻！”他冷酷无情地说了一句，就跑出去追赶他们了。

我独自一人站了一会儿。房间里混乱不堪，桌上是残羹剩饭，地上是打碎的酒杯，泼洒的酒，一截截烟头，脑袋里是醉意沉沉和迷迷糊糊，心中是新仇旧恨，最后则是那个亲眼看到这一切、亲耳听到这一切并且正在好奇地凝望着我的眼睛的侍应生。

“去那里！”我高叫一声，“要么是他们都跪下，抱住我的腿，乞求我的友谊，要么……要么是我扇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

五

“就这样，就这样，终于与现实冲撞起来了。”我嘟嘟囔囔着，飞一

般奔下楼梯，“这可不是离开罗马去到巴西的教皇，这可不是科莫湖畔的舞会！”

“你是个混蛋！”一个声音从我的脑海里掠过，“你现在竟然还在嘲笑此事！”

“随他去吧！”我高声叫道，自问自答，“要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

他们早已无影无踪了，不过无所谓：我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台阶边站着一个夜间拉客的万卡马车车夫²⁶⁰，身穿一件粗呢大衣，浑身落满了依旧纷纷扬扬的湿漉漉又似乎暖乎乎的雪花。天气湿糊糊，闷乎乎的。他那匹鬃毛乱蓬蓬的小花马也全身落满了雪花，并且打着响鼻；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纵身跳上树皮做的简易雪橇，然而就在我刚想抬腿坐下的时候，却想起了西蒙诺夫刚才丢给我六个卢布的情景，顿觉心力交瘁，像一袋面粉似的瘫倒在雪橇里。

“不！必须付出诸多努力，才能挽回这一切！”我高喊道，“然而，我要么彻底挽回，要么便在今夜死于非命。走！”

我们动身了。一阵旋风在我的脑海里飞转：

“跪下来乞求我的友谊——他们决不会这样做。这是白日梦，俗不可耐的白日梦，令人生厌、罗曼蒂克、虚无缥缈的白日梦；与科莫湖畔的舞会毫无二致。因此，我必须扇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我非扇不可。就这样，板上钉钉了；我现在就风驰电掣般飞跑去扇他一记耳光。”“快赶！”

车夫拉紧了缰绳。

“我一进去，就扇。是否该在扇耳光前说几句作为开场白呢？不，索性一进去就扇。他们一定都坐在客厅里，而他和奥林匹娅则坐在沙发上。该死的奥林匹娅！她有一次竟敢嘲笑我的脸，并且拒绝我。我要揪住奥林匹娅的头发，而兹维尔科夫则揪住两只耳朵！不，最好还是揪住一只耳朵，揪着他满屋子打转。他们也许都会来打我，把我推出门外。这甚至是毋庸置疑的。悉听尊便！毕竟是我先扇他耳光的：我先下手为

强，而按荣辱的规则——这就足够了；他已经蒙受了奇耻大辱，即便他们大打出手也洗刷不了他脸上所挨的这一记耳光了，除非他进行决斗。他必须决斗。就让他们这就开始打我好了。悉听尊便，你们这群卑鄙的小人！打得最凶的铁定是特鲁多柳博夫：他是那样孔武有力；费尔菲奇金会从侧面抓住我，而且必定是揪住头发，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悉听尊便，悉听尊便！我就是为了这个而去的。他们那些山羊脑袋终于不得不尝尝一味这么做的悲剧滋味了！当他们快要把我拖到门边的时候，我会朝他们高叫，说他们实际上抵不上我一个小指头。”“快赶，车夫，快赶啊！”我冲车夫大叫一声。他吓得打了个哆嗦，挥动了鞭子。我这声叫喊实在是够粗野的了。

“我们将在黎明时决斗，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厅里的差事就此完了。费尔菲奇金刚才还把‘厅’说成了‘瓶’。然而，到哪里去弄手枪呢？废话！我可以预支薪水，买上一把。可是火药，还有子弹呢？这就是决斗副手的事了。但怎么来得及在黎明前把所有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呢？而且我到哪里去找决斗副手呢？我又没有熟人……废话！”我大叫一声，脑海里的旋风转得更烈了，于是更大声地叫道，“废话！我要向在大街上最先碰到的随便哪一个人提出请求，他必须做我的决斗副手，就像他把溺水者从水里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一样。应该允许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出现。即便我明天哪怕是请科长本人当决斗副手，那么他仅凭一种骑士的情感也应该欣然同意，并保守秘密！安东·安东内奇……”

问题在于，恰恰就在这一瞬间，我也比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我这些设想真是无耻之尤、荒谬绝伦，还有这件事的整个严重后果，但是……

“快赶，车夫，快赶，混蛋，快赶啊！”

“哎，老爷！”那农夫答道。

一阵寒意突然袭上心头。

“那不是更好……那不是更好……现在就径直回家？啊，我的上帝呀！为什么，为什么昨天我要主动提出参加这次宴会呢？可是不，不可能不参加！可又为何要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来回踱步三个小时呢？不，是他们，就是他们，而非别的什么人，应该给我还清这笔来回踱步的账！他们应该为我洗清这一耻辱！”“快赶啊！”

“然而，要是他们把我送进警察局，那又怎么办呢？他们不敢吧？他们怕丢脸。然而，要是兹维尔科夫对我不屑一顾，拒绝决斗呢？这甚至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到那时我会向他们证明……当他明天动身的时候，我会直扑驿站，趁他登上马车的关头，抓住他的一条腿，剥下他的外套。我要用牙齿紧紧地咬住他的手，狠狠咬他一口。‘大家看哪，一个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最后会怎样！’就让他打我的脑袋，就让他们紧随其后毒打我吧。我要向所有人大喊：‘大家看，就是这个狗崽子，脸上还挂着我的唾沫呢，却要去勾引切尔克斯女人了！’”

“当然，从此以后，一切就都完蛋了！厅里的差事将从地面烟消云散。我将被拘捕，我将受到审判，我将被赶出机关，送进监狱，遣送到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无所谓！十五年后，我刑满释放了，我将像个乞丐鹑衣百结地慢慢寻访他的踪迹。我将会在外省某个省城找到他。他已经结婚成家，而且很幸福。他已有了一个成年的女儿……我将对他说：‘你看，恶棍，你瞧瞧我这瘦刮刮的面颊和烂兮兮的衣服！我失去了一切——前程、幸福、艺术、科学、心爱的女人，而这一切都拜你所赐。这是手枪。我来这里是为了卸空手枪里的子弹，并且……并且宽恕你。’于是我朝天空开了一枪，此后，我就杳无音信了……”

我甚至都哭了起来，虽说就在此刻我丁一卯二地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西尔维奥²⁶¹和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于是我突然感到极其羞愧，羞愧得叫马车停了下来，走下雪橇，站在积雪的街道上。车夫长叹一声，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怎么办？再到那里去是不行的——那简直是胡闹；到此为止吧，也不行，因为这是已经闹出的笑话了……“上帝啊！怎么能到此为止呢！而且蒙受了如此奇耻大辱！不！”我大叫一声，重新跳上雪橇，“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定数！快赶，快赶，去那里！”

于是，我急不可耐地一拳砸在车夫的脖子上。

“你到底干吗，为啥打人？”那农夫叫了起来，但他还是使劲抽了那匹劣马一鞭子，使得那马开始用后腿尥起蹶子来。

湿乎乎的鹅毛大雪纷纷下着；我敞开衣服，任凭它雪飞天寒。我已忘记了其他一切，因为我已最终下定决心要去扇那记耳光，并且心惊肉

跳地感觉到，这件事早已是必定马上就要发生，眼下就会发生，而且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发生了。凄寂的街灯在雪花纷纷的昏暗中阴森森地闪烁，仿若送葬的火把。雪花一片片钻进我的大衣、礼服、领带下面，并在那里融化；我并未裹紧衣服：要知道，即便没有这些雪花，也一切都完了。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行尸走肉般跳下雪橇，奔上台阶，开始拳打脚踢地敲门。我的两条腿，特别是膝盖部分感到酥软无力。不知怎么大门很快就开了，似乎他们知道我会来。（确实，西蒙诺夫预先通知过，也许，还有个人要来，而来这里是必须预先通知的，并且往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当时的一家“时髦商店”，这类商店现在早已被警察局取缔了。白天，它是货真价实的商店；可一到晚上，就必须有人介绍才能进去做客。）我快步如飞地穿过黑魑魑的店堂，走进我熟悉的客厅，那里只点着一支蜡烛，我惘然若失地站住了：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到底在哪里？”我向一个人问道。

可是，他们当然早已功成身退，各自回家了……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傻乎乎地笑着，这便是老鸨，多少有点认识我。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又走进一个人。

我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还在自言自语。我似乎已死里逃生了，而且全身心对此都有快乐的预感：须知我原本是来扇耳光的，我是百分之百、万分之万要扇他耳光的！然而现在他们都销声匿迹了，并且……一切都云消雾散了，一切都截然不同了！……我环视四周。我依旧迷迷瞪瞪的。我麻木不仁地看了一眼走进来的姑娘：在我面前闪现出一张鲜嫩、年轻、有点苍白的脸庞，两道直直溜溜的黑眉毛，一副正正经经、似乎有些惊讶的神情。这立刻使我大为喜欢；如果她满脸堆笑，我反倒会厌恶她。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打量起她来，似乎也更使劲地打量：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集中起来。在这张脸上，有某种纯朴和善良的东西，但不知何故又有一些严肃得令人讶异的东西。我坚信，她在这里会因为这一点而不吃香，那些笨蛋中没有一个人能看上她。说实话，她不能称为美人，虽然她身材高挑，健壮有力，体态匀称。她穿着极其朴素。某种下流的东西控制了我，我径直走到她面前……

我偶然照了一下镜子。我那惊慌失措的面孔让我厌恶到极点：苍白、凶狠、下流，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这由它去吧，我喜欢这样，”我想，“我就喜欢，她看到我感到恶心；这使我心花怒放……”

六

……在板壁后面的某个地方，仿佛受到什么强大的压力，又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一座挂钟嘶嘶哑哑地响着。在长得极不自然的嘶哑声以后，紧接着响起了尖细的、刺耳的、有点突如其来的急促的报点声——仿若有人突地向前跳了出来。钟敲了两下。我倏然清醒，虽然我并未入睡，而只是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儿。

在窄憋憋、紧巴巴、矮低低的房间里，在堆满了巨大的衣柜和废弃的纸箱以及各种各样的破衣杂物的房间里，——几乎是黑魆魆的。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头，放在屋子尽头的桌子上，已经熄灭了，只是偶尔闪出一星光亮。再过几分钟，屋内将一片黑暗。

我很快就恢复了记忆；我毫不费力地一下子就想起了一切，仿佛这记忆一直在守候着我，伺机随时再次扑入我心田。而且，即便在昏昏沉睡中，记忆里也仍然总是有一个怎么也无法忘怀的点，我的那些惺惺忪忪的幻想就围着这个点沉重地转悠。然而，奇怪的是：我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在我清醒的此刻，却感到已是十分久远的往事了，似乎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早已把所有这一切忘得精光。

头脑里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头顶飞舞，碰触我，刺激我，使我不安。忧愁和愤恨重又在心中沸腾，并寻找发泄。突然在我身旁和我并排着，我看见有两只睁着的眼睛，在好奇地、执拗地注视着我。这目光冷冰冰、阴凄凄，似乎完全是陌生的，令人感到难受。

一个阴郁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并像某种令人恶心的感觉一样传遍全身，这种感觉一如你走进潮湿、发霉的地下室时的感觉。这两只眼睛恰好只是在现在才想到开始仔细打量我，这真有点反常。我又想起，在连续两个小时里我没跟这个生物说过一句话，而且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这不知何故不久之前甚至还使我眉飞色舞。此刻，我才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成体统、像蜘蛛一样恶心的淫荡念头，它无需爱情，粗野而无耻，直接从真正的爱情水到渠成时才做之事开始。我

俩就这样久久地对望着，但她并未在我的逼视下垂下视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目光，以致最后我不知为何竟心生恐惧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结结巴巴地问，以便早点结束这种局面。

“丽莎。”她几乎是悄声细语地答道，但不知为何十分冷淡，而且移开了视线。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天气……下雪……糟透了！”我几乎自言自语地说，愁眉苦脸地把一只手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

她没有回答。这一切真是荒谬至极。

“你是本地人？”过了一分钟，我把脑袋稍稍转向她，几乎怒形于色地问。

“不是。”

“从哪里来？”

“从里加。”她勉强地答道。

“德国人吗？”

“俄罗斯人。”

“早在这里了？”

“哪里？”

“这所屋里。”

“两个礼拜。”她说话越来越结巴，越来越结巴。蜡烛彻底熄灭了，我已经无法看清她的脸。

“父亲和母亲还在吗？”

“对.....不.....在。”

“他们在哪里？”

“那边.....里加。”

“他们是做什么的？”

“就那样.....”

“什么叫‘就那样’？是什么样的人，什么身份？”

“小市民。”

“你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

“是的。”

“你多大岁数了？”

“二十。”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

“这.....”

这个“这”的意思就是：别再纠缠了，真讨厌！我们都闷声不响了。

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不一走了之。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苦闷了。过去的一整天所留下的印象，不知怎么竟自动地、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乱糟糟掠过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早晨我提心吊胆地去上班时在大街上看到的一幕。

“今天有人抬棺材时，差点没掉下来。”我忽然说出声来，我根本就不想开口说话，而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的。

“棺材？”

“对，在干草市场，是从地窖里抬出来的。”

“从地窖里？”

“不是从地窖里.....而是从地下的那一层楼里.....唔，你知道.....在那下面.....从一家妓院里.....四周遍布污泥.....蛋壳，垃圾.....臭气熏天.....脏得可怕。”

沉默。

“今天下葬实在糟糕！”我又开口说，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为什么糟糕？”

“下雪，湿糊糊的.....”（我打了个哈欠。）

“反正一个样。”她沉默片刻后突然说道。

“不，实在糟糕.....（我又打了个哈欠。）掘墓人一定会骂街，因为雪把他们一身都打湿了。而墓穴里也一定有水。”

“墓穴里怎么会有水呢？”她有点好奇地问，但语气却比刚才更粗鲁、更生硬。有什么东西使我突然勃然大怒。

“怎么能没水呢，就在墓坑底，足有六俄寸深。在沃尔科沃公墓 [262](#)，你怎么也挖不出一处干燥的墓穴。”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那地方多水。那里到处是沼泽。所以就只好把棺材放进水里了。我亲眼所见.....还不止一次.....”

（我哪怕一次都没见过，而且从未到过沃尔科沃公墓，而只是听别人这么说过。）

“难道你觉得死活都无所谓吗？”

“可我为什么要死呢？”她又答道，仿佛在自卫。

“总有一天你终究会死的，就像刚刚死去的那个女人一样。那也是……一个姑娘……得痲病死的。”

“妓女最好死在医院里……”（“她早已知道这事了，”我心想，“所以说‘妓女’，而不是‘姑娘’。”）

“她欠了老鸨的钱，”我反驳道，争论的兴致被刺激得越来越高，“因此一直到临死都在为老鸨接客，尽管身患痲病。车夫们和大兵们纷纷都在议论这事。想必他们是她的老相好。他们有说有笑。还准备到酒馆里去悼念她呢。”（我在这里很是添枝加叶、夸大其词。）

沉默，深深的沉默。她甚至纹丝不动。

“然而，死在医院里更好些，是吗？”

“那还不都一样？……可我干吗要死呢？”她怒气冲冲地补充了一句。

“并非现在，那么以后呢？”

“以后就以后呗……”

“千万别这样！现在你正当年轻、漂亮、娇艳——所以人家把你视为珍宝。然而，再过一年这样的生活，你就会今非昔比，变成明日黄花了。”

“再过一年？”

“不管怎样，一年以后你会身价骤跌，”我幸灾乐祸地继续说，“你也就会从这里搬到一家更低级的院子里。再过一年——搬到第三家，越搬越差，越搬越差，因而七八年后也就搬进干草市场的地下室里了。这还算好的。而最糟糕的是，除此以外，假如你还得了什么病，唔，比如说，肺病……或者感冒了，或是其他的什么病。过这种生活，有病就很难治好。给病缠上了，也许就再也甩不掉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我就死吧。”她终于怒不可遏地答道，并且飞快地转动了一下身子。

“那真是太可惜了。”

“可惜谁？”

“可惜生命。”

沉默。

“你有过未婚夫吗？啊？”

“关您什么事？”

“我可不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关我的事。你干吗生气呢？你当然会有自己的不顺心事。与我有什么相干？只不过感到可惜而已。”

“可惜谁？”

“可惜你。”

“用不着……”她悄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并且再次转动了一下身子。

这可使我立刻怒从中来。怎么！我对她如此温存，而她……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走的是正路吗，啊？”

“我什么都不想。”

“糟就糟在你什么都不想。清醒清醒吧，趁现在还来得及。时间还来得及。你还年轻，长得也漂亮；可以恋爱，然后嫁人，成为幸福的……”

“并非所有出嫁的人全都幸福。”她用原来那种粗鲁的急促语调打断了我的话。

“并非所有的人，那是自然——但毕竟要比呆在这里好得多。好得无可比拟。而有了爱情，哪怕没有幸福也可以生活下去。即使痛苦缠身，生活也很美好，活在世上就是好的，甚至不管你怎样活着。而这

里，除了……臭气熏天。呸！”

我十分厌恶地转过身去，我早已无法冷冰冰地宏论滔滔了。我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感同身受，不禁心潮澎湃。我早已渴盼让自己那些挤压在角落里的隐秘思想一吐为快了。有什么东西在我胸中猛地燃烧起来，某个目标“显现”了。

“你别看我也在这里，我不是你的楷模。我也许比你还坏。不过，我是喝醉了酒才到这里来的。”我依旧急忙替自己辩解，“况且男人和女人根本不能相比。完全是两回事；我虽然自暴自弃，糟践自己，可我却并非任何人的奴隶；我来了，又走了，也就没有我的事了。我抖掉身上的尘土，就不是原来那个我了。可拿你来说吧，从一开始就是个奴隶。是的，奴隶！你把一切，把整个意志都奉献出来了。而且，今后你想挣脱这锁链，都无能为力了：它会把你绑得越来越紧。这该死的锁链就是这样。我了解它。别的事我也就不说了，说了你也未必明白，不过，你倒告诉我：看样子你一定欠了老鸨的债吧？唔，你瞧！”虽然她没有回答我，只是一声不吭、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我还是加上一句，“瞧！这就是你的锁链！你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债了。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这等于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再拿我来说吧……兴许我也同样是一个不幸的人，你哪里知道呢，而且我是故意爬进污泥里的，也是由于日坐愁城啊。须知，大家都在借酒浇愁啊：唔，那么，我来这里——也是为了消愁解闷啊。呶，你说说看，这到底有什么好：就像我和你……不久以前……相遇结合了，而且我们相互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并且你后来开始像野兽那样看着我；我对你也同样如此。难道人们就是这样相爱的吗？难道人与人就应该这样结合吗？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就这么回事！”

“对！”她生硬而匆忙地附和我。这一声“对”的突如其来简直使我大吃一惊。这就意味着，也许，她刚才打量我的时候，脑海里也有同样的想法转悠过？这说明，就连她也会进行一定的思考了？……“见鬼，这倒饶有兴味，这——真是所见略同啊。”我心想，几乎兴奋得搓起手来，“要掌控这样一颗年轻的心还不是小菜一碟？……”

最使我醉心的就是耍花招。

她把自己的头转过来，挨我更近了，我在黑暗之中依稀感到，她用

一只手支撑着脑袋。也许是在仔细打量我。真是可惜，我无法看清她的眼睛。我听见她深深的呼吸。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已经以某种权威的口气开口说。

“这.....”

“可是，要知道在父亲家里生活该是多好啊！暖意融融，自由自在；自己的安乐窝啊。”

“可要是比这更差呢？”

“必须投其所好，”我脑海里灵光一闪，“一味煽情看来收效不大。”

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即逝。我敢发誓，她确确实实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何况，当时我也有点筋疲力尽，又多愁善感。再说要花招与动真情是很容易并行不悖的。

“谁说的！”我赶忙回答，“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就坚信，是有人欺侮了你，而且是他们更对不起你，而不是你对不起他们。我对你的身世尽管一无所知，但是像你这样一位姑娘，肯定不会情愿落入这里的.....”

“我还算什么姑娘呢？”她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悄声说；不过，我还是听清了。

“真见鬼，我竟在逢迎她。这真卑劣。但是，也许这倒是好事.....”

她闭口不言了。

“你瞧，丽莎——我就来说说我自己吧！如果我从小就有一个家，那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对此我总是难以释怀。须知家里无论怎样不好——可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不是敌人，也不是外人。哪怕一年只有一次对你表示出爱意。你毕竟知道，你是在自己家里。我就是在没有家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的，也许正是因此我才变得这样.....无情。”

我又等着她开口。

“看来，她并不懂，”我心想，“而且真是可笑：竟教训起人来了。”

“如果我是一位父亲，而且我有一个女儿，我也许会爱女儿更胜过爱儿子，真的。”我侧面迂回道，似乎并非为了让她高兴一般。我承认，我的脸腾地红了。

“这是为什么呢？”她问道。

啊，看来，她在细听呢！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啊，丽莎。你瞧，我认识一个做父亲的，是个一本正经、求全责备的人，可是却常常跪在女儿面前，亲她的手和脚，百看不厌，真的。她在晚会上跳舞，那他就会一连五个钟头原地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爱她爱得如痴如狂，这我能理解。夜深了，她疲倦了——沉沉入梦了，而他一觉醒来，总要跑去亲吻熟睡的女儿，并为她画十字祝福。他自己穿一身油渍斑斑的破衣服，对所有人都一毛不拔，但为她却甘愿花光最后一分钱，送给她种种贵重礼物，如果她中意那礼物，他就乐不可支。父亲总是比母亲更爱女儿。一个姑娘生活在家里真是其乐无穷啊！而我嘛，恐怕都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她问道，浅浅一笑。

“嫉妒啊，这是实话。唔，她怎么能去亲吻别的男人呢？怎么会爱别人胜过爱父亲呢？一想到这里就会感到心里堵得慌。当然，这全都是胡诌；当然，每个父亲到头来都会想通的。然而，我在女儿嫁出去以前，只有一件操心事让我痛苦不堪：怎样百般挑剔，让所有求婚者一个个都变得一无可取。可是最终，我还是会把女儿嫁给她自己心仪的人。须知，女儿自己爱上的那人，在父亲看来却总是最差的。事情就是这样。家庭中的许多不幸，常常都是由此引发的。”

“有些人却情愿把女儿卖掉，而不是正正当地嫁出去。”她突然脱口说道。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丽莎，这往往发生在那样一些可恶的家庭里，那里既不信上帝，

也没有爱，”我热情似火地接过她的话来，“而哪里没有爱，哪里也就没有理性。确实有着这样的家庭，不过我说的不是这样的家庭。显然，你在自己的家庭里看不到幸福，所以才会这样说。你确实确实是个不幸的姑娘。唉……这一切大多是因为贫穷啊。”

“那么，那些老爷家里的情况难道就好些不成？正正经经的人家里即使穷也生活得很好啊。”

“哦……对。也许吧。还有一点，丽莎：人只喜欢计算自己经受了多少痛苦，而不喜欢计算自己得到了多少幸福。可如果公平合理地衡量衡量，那他就会发现，他是痛苦和幸福两者兼而有之。唔，假如一个家庭万事如意，上帝赐福，丈夫是模范丈夫，爱你、疼你，和你如胶似漆，那该多好！在这样的家庭里真是美满幸福！甚至有时候哪怕苦乐参半也很好啊；须知，哪里没有痛苦呢？也许，等你出嫁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然而，就拿你嫁给你心爱的人以后新婚燕尔之时来说吧：那真是幸福啊，有时候真是幸福无边！而且这幸福是时时处处都环绕着你。在新婚燕尔时期，即便与丈夫吵架也能美美满满地收场。有些女人，爱得越深，就越是爱缠着丈夫吵架。真的；我认识这样的女人，她说：‘瞧，我爱你，非常爱你，正因为爱你，所以我才折磨你，而你应该体会得到呀。’你可知道，人会出于爱而故意折磨人？这大多是女人。而她会暗自思忖：‘反正以后我会那么爱他，那么疼他，所以现在折磨折磨他也不算罪过。’于是全家人都为你们而高兴，你们既和美，又开开心心；既亲密无间，又忠贞不渝……可也有一些嫉妒的女人。要是他出门在外——我知道这样一个女人——她就会无法忍受，在深更半夜跳起来，偷偷跑出去窥视：不会在那里吧，不会在那家吧，不会跟那个女人搞在一起吧？这可真是太糟了。她自己也知道这很糟，可就是魂不守舍，饱受煎熬，须知这是因为她爱他；一切都是由于爱呀。而在吵架之后，两人又和好如初，她自己向他认错，或者表示原谅他，这是多么好啊！于是两口子其乐融融，突然之间变得幸福无比——仿佛他们重又有缘重逢，重又洞房花烛，重又开始恋爱。因此，无论是谁，无论是谁都没有必要知道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只要他们相亲相爱就够了。而且，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吵——也不应该请亲生母亲来当仲裁，更不应该相互揭短示丑。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仲裁。爱情是上帝的秘密，无论夫妻俩发生了什么事，所有外人都应该对此闭目塞听。这样爱情就会更神圣，更美好。夫妻双方要真正相敬如宾，而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的。既然已经产生了爱情，既然因为

爱情而结了婚，那么为什么要让爱情毁于一旦呢？难道就不能保持住爱情吗？爱情保持不住的情况是少见的。唔，只要幸运地碰上一个好丈夫，心地善良，诚实正直，爱情怎么会付诸东流呢？新婚燕尔时的柔情密意确实会消逝，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美好的比翼齐飞。那时，夫妻俩心有灵犀，相濡以沫，共创美好家业；相互之间不再有秘密。而一旦生儿育女，那么每一个时刻，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也都会幸福盈溢；只要心中有爱，而且还无所畏惧。那时，工作也是乐在其中，那时即便有时为了孩子而省吃俭用也会其乐无穷。须知他们以后会因此而爱你；也就是说，你是在为自己做储蓄。孩子们慢慢长大成人了——你感到，你是他们的楷模，你是他们的靠山；即使你撒手人寰了，他们也将一辈子保持你的感情和思想，因为这是从你身上传承下来的，他们将会效仿你的形象和样式²⁶³。也就是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责任。这怎能不使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更亲密无间呢？有人说，有了孩子日子就艰难了？这是谁说的？这是天赐洪福啊！你喜欢小孩子吗，丽莎？我是喜欢极了。你看看——这么一个粉嘟嘟的小男孩，吸着你的奶，而哪个丈夫望着妻子抱着他的儿子坐在那里能不心潮澎湃呢？粉嘟嘟、胖乎乎的小宝宝，伸开四肢，自由自在地躺着；小手小脚嫩汪汪的，小指甲干干净净，细可的，细得让你看了都觉得好笑；那双小眼睛，好像什么都懂得似的。而他一边吸奶，一边用小手揪着你的乳房玩儿。父亲走过来——他便吐出奶头，整个身体向后仰着，看着父亲，笑了起来——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有多可笑——接着又一口一口地吸起奶来。而当乳牙长出来后，他有时会突然咬住母亲的乳头，还要用自己那双小眼睛瞟着母亲：‘瞧，我咬住了！’那么，当丈夫、妻子、孩子三个在一起的时候，难道这一切不幸福融融吗？为了这样的时刻，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宽恕的。不，丽莎，自己首先必须学会生活，然后才能去指责别人！”

“必须生动形象，必须生动形象才能说服你！”我暗暗思忖，虽然说实话，我是饱含感情说的，但是我却突然满脸通红了，“然而，唉，如果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我往哪里逃呢？”这个想法使我顿时勃然大怒。在我的长篇大论临近结束时，我确实激动不已，可现在我的自尊心不知何故受到了伤害。沉默在延续。我恨不得推她一把。

“您有点……”她突然开口说，但又停住了。

但我已经全都明白了：在她的声音里，已经有某种别的东西在颤动，它已不像早先那样生硬、粗鲁和倔强，而是带着某种柔和与羞怯，

这种羞怯竟然使我自己不知怎么突然在她面前深感惭愧，深自歉疚。

“什么？”我满怀柔情好奇地问道。

“就是您……”

“什么？”

“您有点……像是从书上搬来的。”她说，在她的声音里，似乎突然之间又能听到某种嘲讽的口吻。

她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这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我竟然不曾懂得，她是故意用嘲讽掩饰自己，而这是那些羞羞怯怯、心地纯洁的人们惯用的最后一招，因为别人硬要蛮横无理、穷追猛打地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他们出于高傲，直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让步，害怕在别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感情。出于胆怯，她好几次欲言又止，求助于嘲讽，直到最后才决定吐露心声，这我本来应该可以猜想得到的。但我并没有猜想到，于是我就怒发冲冠了。

“你就等着吧。”我心想。

七

“哎，得了吧，丽莎，还说什么搬书不搬书的，连我自己这个旁观者都感到恶心呢。何况我也并非旁观者。所有这一切而今在我心里已经苏醒了……难道，难道你自己在这里就不感到恶心吗？不，看来，这真是习以为常啊！鬼知道，习惯能把人变成什么。然而，难道你当真认为你会青春永驻，会永葆花容月貌，而且人家会永远把你留在这里吗？我暂且不说这里的卑鄙污秽……不过，我倒想跟你谈谈这么一件事，那就是你现在的的生活：你目前虽然青春妙龄，貌美如花，人见人爱，心地善良，感情丰富；唔，可你是否知道，就拿我来说吧，刚才一醒过来，马上就因为在这里跟你睡在一起而感到恶心！须知只有在喝醉以后才会到这里来。但如果你是在另一个地方，像良家妇女那样生活，那么也许我就不会这样轻浮地追逐你，而是干脆爱上你，你看我一眼，我都会心花怒放，更不用说跟我说话了；我会在大门边守候你，我会跪倒在你面前；我会像看未婚妻那样看着你，而且还以此为荣。我绝不敢对你有什

么不洁的念头。然而在这里我清清楚楚知道，我只要吹一声口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跟我走，我无需顾及你的意志，而你却必须遵从我的意志。最贫贱的农夫受雇当了长工——毕竟还不曾让整个自己都沦为奴隶，而且他还知道自己有一定的期限。可你的期限在哪里？你只要想想：你在这里出卖的是什么？被奴役的是什么？是灵魂，灵魂，你无法主宰的灵魂，你让灵魂连同肉体一起全都受人奴役！你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任何一个酒鬼去肆意糟蹋！爱情！——须知这就是一切，须知这就是钻石，是少女的珍宝！这就是爱情！须知为了获得这爱情，有人甘愿肝脑涂地，视死如归。而现在你的爱情能值几何？整个的你，已经被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买下了，既然没有爱情也什么都可以做，那么还用得着去追求什么爱情吗？须知，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屈辱了，你明白吗？瞧，我听说，为了安慰你们这些傻妞，他们允许你们在这里有情郎。可你要知道，这纯粹是逗你们玩，纯粹是欺骗，纯粹是对你们的嘲弄，而你们却信以为真了。他，这位情郎，当真会爱你吗？我不相信。如果他知道有人随时都能把你从他身边叫走，他又怎么能爱你呢。果真如此，他就是一个王八了！他会对你有一星半点尊敬吗？你跟他能志同道合吗？他会嘲笑你，而且会偷窃你——这就是他全部的爱情！他不打你，还算是好的。不过，他也许会打你。如果你有这样一位情郎，你倒可以问问他：他会娶你吗？如果他没有唾你一口或者打你一顿，那他笃定会朝你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呢，也许最多只值几分臭钱。你想想，就为了这些，你竟然要在这里毁了自己的一生？人家为什么给你喝咖啡、让你吃饱饭呢？你可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给你饭吃呢？换个姑娘，换个正正经经的姑娘，这种饭她连一小口都咽不下喉，因为她知道人家为什么给她饭吃。你在这里欠了债，那就会一直欠下去，一直欠到人老珠黄，客人开始厌弃你。而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出现，你别老指望着青春妙龄。须知在这里青春是如飞消逝的。他们将会把你撵出门去。而且还不是简简单单地撵出门去，而是起初长时间开始鸡蛋里挑骨头，开始指责你，开始辱骂你——倒好像不是你把自己的健康奉献给了老鸨，枉自为她毁掉了青春和灵魂，倒好像是你使她荡尽家产，让她沦为乞丐，把她抢掠一空。而且，你也别指望有人会支持你：你的那些女友们也将会对你群起而攻之，以便讨好老鸨，因为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奴隶，良心和怜悯早已扫地以尽。她们都已变得卑鄙下流，而世界上再没有比她们的辱骂更齷齪、更卑鄙、更侮辱人的了。在这里，你将奉献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既包括健康，也包括青春，还包括美貌，更包括希望，但到了二十二岁你会看上去就像三十五岁，如果不生病，那要算最好不过了，你要为此而感谢上帝。须知，你现在也

许认为，你什么工作也不用做，那就纵情狂欢吧！然而，世界上再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比这更沉重、更遭罪的工作了。似乎孤苦伶仃的心整个儿都浸泡在泪水里。而且当你被他们撵走的时候，你连一个字都不敢说，甚至连半个字都不敢说，只能像罪人那样走掉。你将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接着再搬到第三个地方，然后又搬到其他什么地方，最后搬进了干草市场。而在那里，动手打人可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那里的脉脉温情，那里的客人不打人就无法跟你温存。你不相信，那里会如此令人恶心吧？你不妨什么时候去瞧瞧，你也许会亲眼见到。我就有那么一次新年的时候在那里看见过一个女人，站在大门边。那里的人戏弄她，把她推出门外，而且关上了大门，让她稍稍挨点冻，因为她挨打后哭得震天动地。才早上九点钟，她就已喝得醉醺醺的，披头散发，半裸着身体，身上伤痕累累。她脸上涂满了脂粉，眼睛四周却乌青乌青，鼻子和牙缝里都在流血；这是刚刚给某个马车夫整治的。她坐在石头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条什么咸鱼；她哭天喊地，一边数落自己的‘苦命’，一边用咸鱼拍打着石阶。而台阶边围聚着一群马车夫和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在逗弄她。你不相信，你也将沦落到这般模样吗？我也不愿相信，但你怎么知道，也许在十年八年之前，就是这个手拿咸鱼的女人——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像小天使一样冰肌玉骨、天真浪漫、纯洁无邪；她不知道什么是恶，听到什么话就脸红。也许，就像你一样，心高气傲、动辄生气，而不像别的姑娘，把自己看作公主，她自己知道，美满的幸福在等着那个爱她并且她也爱他的人。你瞧，结果怎么样呢？假如就在她喝得酩酊大醉，披头散发，用咸鱼拍打着脏兮兮的石阶的时候，她回忆起了过去在父亲家里度过的纯洁岁月，那时她还在上学，而邻居的儿子在半路上守候她，发誓将一辈子爱她，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她，于是他俩便山盟海誓，约定彼此永远相爱，一等长大成人就操办终身大事！如果就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又作何感想呢？不，丽莎，如果你能像此前说到的那个姑娘一样，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在某个角落里，在地下室里，得了痼病很快死去，你可就幸福了，幸福了。你说，进医院？能送你去，当然很好，然而假如老鸨还用得着你呢？痼病就是这么一种病；这可不是寒热病。得病的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心存希望，说自己健康。自己安慰自己啊。而这对老鸨倒也有利。别担心，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灵魂都已出卖了，可还欠着债，因此你不敢说个‘不’字。而当你快要死时，大家都会抛弃你，所有人都会转身远去——因为那时从你身上还能得到什么呢？他们还会责骂你，说你白白占着地方，怎么不早点死掉。想讨口水喝都得不到，得到的是一阵辱骂：‘你这贱货，什么时候才断气啊；吵得人睡不成觉——成天哼哼唧唧的，客人都烦透

了。’这是真的，我就亲耳听到过这种话。他们会把奄奄垂绝的你塞进地下室最阴暗的一个角落里——那里黑洞洞、湿漉漉的；你独自一人躺在那里，那时你翻来覆去地想的是什么呢？你刚一咽气——就会有陌生人来草草收尸，满嘴抱怨，很不耐烦——没有一个人为你祈祷，没有一个人为你叹息，只想尽快从肩上甩掉你这重负。他们买上一口棺材，把你抬出去，就像今天抬出那个可怜的姑娘一样，追悼则是在小酒馆进行的。墓穴里满是泥泞、垃圾和湿漉漉的雪——对你还用得着客气吗？‘把她放下去，万纽哈；她本就是‘苦命人’，就让她在这里也两脚朝上放下去，就这样。往上收绳子，冒失鬼。’“好吧，也就这样吧。”“什么好吧？瞧，她还侧着身子呢。她好歹也是个人啊，不是吗？唔，这就行了，填土吧。”因为你，他们都不愿多骂人了。他们急匆匆地埋上湿漉漉的蓝灰色粘土，就到小酒馆去了……这也就是你在人世记忆的终点；别人还有孩子上坟，父亲、丈夫也会来，而你呢——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没有一丝悼念，整个世界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个人给你上坟；你的名字将从大地上烟消云散——仿佛你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也从来没有诞生过！只有遍地泥泞和大片沼泽，深更半夜，当死人都站起身的时候，你也只能在那里敲着棺材盖高喊：‘好人们啊，请放我回人间再活些日子吧！我曾活过——但却没有见过真正的生活，我的生活只是一块抹布；它被人在干草市场的小酒馆里喝掉了；好人们啊，请放我回人间再活一次吧！……”

我热情高涨，以致连喉头都快要痉挛起来了，于是……我突然停了下来，心慌意乱地稍稍抬起身子，战战兢兢地低下脑袋，惴惴不安地开始侧耳倾听。我如此六神无主，大有原因。

我早已预感到，我彻底搅翻了她的灵魂，撕碎了她的心灵，而且我越是真切地感到这一点，我就越想尽可能更迅速、更有力地达到目的。一场游戏，一场游戏吸引了我；不过，这不仅仅是游戏……

我知道，我说得气势汹汹、矫揉造作，甚至书卷气十足，总而言之，除了“像是从书上搬来的”以外，别的什么我都不会。然而这并未使我发窘；我早就知道并且预感到，她会理解我，而且这种书卷气本身对此还大有帮助。可是，现在在完全奏效以后，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

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嚎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我本想开口劝她几句，请她安静下来，可又觉得我无能无力，于是我自己突然浑身一阵痉挛，几乎是心惊肉跳地摸索着跳下床，试图尽快离开这里。屋子里黑黢黢的：无论我怎样努力，可就是没法尽快穿戴好。忽然，我摸到了一盒火柴和插着一整支尚未点过的蜡烛的烛台。烛光刚照亮屋子，丽莎便突然跳了起来，坐在床上，有几分扭曲的脸上挂着半疯狂的微笑，近乎麻木地望着我。我坐到她身旁，并且握住她的双手；她倏然清醒，扑到我身上，想要抱住我，但又不敢，于是便在我面前静静地低下了头。

“丽莎，我的朋友，我真不该……请你原谅我吧。”我开口说道，可她把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握得如此有力，使我醒悟到我不该那么说，于是便闭口不言。

“这是我的地址，丽莎，请来做客吧。”

“我会来的……”她斩钉截铁地低声说道，依旧没有抬起头来。

“那么，我这就走了，别了……再见。”

我站起身来，她也跟着站起身来，并且突然满脸通红，浑身颤抖，一把抓起放在椅子上的头巾，披在自己的肩上，一直遮到下巴颏。做完这件事后，她不知为何又病态地微微一笑，脸腾地红了，古里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剧痛；我匆匆走出，希望尽快溜之大吉。

“请您等一下。”她突然说，当我已经走到大门边的过道里时，她伸手拉住我的外套，请我停下来，然后放下蜡烛，气喘吁吁地跑了回去——看来，她想起了什么，或者想把什么东西拿给我看。她跑开的时候，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嘴角挂着微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情不自禁地等待着；一分钟后，她回来了，那眼神仿佛有什么事请求原谅一般。总之，这已全然不是刚才那张脸，全然不是刚才那种眼神——忧郁、怀疑和固执的眼神了。此刻，她的眼神是祈求的、柔和的，但同时又是信任的、温柔的、羞怯的。孩子们往往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极其喜欢并对其有所求的人。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是一双很美的眼

睛，水灵灵的，既能反映出她心中的爱，也能折射出阴郁的恨。

她并未向我做任何解释——仿佛我是某种通灵动物，无需任何解释就能洞悉一切一般——她把一张纸递给我。在这一瞬间，她的整个面容闪耀着一种天真无邪、几乎是孩子般的喜悦。我打开那张纸。这是某个医科大学生或诸如此类的人写给她的一封信——一封辞藻华丽、雕章镂句，但又相当虔敬的求爱信。现在我已记不起其中的词句了，但却清楚地记得，透过崇高的文体表露出了诚挚的真情，而这是装不出来的。当我读完信后，马上就发现她那热烈的、好奇的、孩子般急不可耐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她的一双眼睛凝神盯着我的脸庞，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到底会说些什么？她简明扼要、急急忙忙，但又似乎兴高采烈并引以自豪地向我解释道，有天晚上她去某处参加一个舞会，一个家庭舞会，那里都是一些“极好、极好的人，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在那里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因为她在这里还只是新来乍到，而且仅仅是这样……还没有完全决定留下来，只要一还清了债，就一定离开……“唔，就在这里，遇见了这位大学生，整个晚上都与她跳舞，和她谈心，原来，早在里加，早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跟她认识了，两人一块玩，只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还认识她的父母，但是对于这事他却一丝一缕、半分半毫都不知道，也没有半点怀疑！因此就在舞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三天前）他就通过跟她一起去参加晚会的一位女友送来了这封信……并且……唔，这就是全部故事。”

当她讲完这件事，她就羞答答地低下了她那双亮闪闪的眼睛。

可怜的姑娘，她精心保存着这个大学生的信，就像保存珍宝一样，而且飞跑着去取来自己这唯一的珍宝，生怕我匆匆离去了，却不知道还有人真心实意、誓死不二地爱着她，还有人满怀尊敬地跟她谈心。也许，这封信注定要毫无结果地藏她的首饰盒里。但那又何妨；我坚信，她将一辈子珍藏这封信，把它当作自己的珍宝，当作自己的骄傲，当作自己的辩护书，因此，这个时刻她想起了这封信，并把它拿来了，为的是天真地用它在我面前自豪一番，在我的心目中恢复她的地位，好让我看见这一切，好让我因此夸奖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握了握她的手，就走了。我是那么想离开……整个路途我都是步行，尽管湿乎乎的雪总是像鹅毛一般下个不停。我疲惫不堪，倍感压抑，惶惑不安。可是，真理已经在惶惑不安背后闪闪发光。这烦人的真理！

但是，我并未立刻就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真理。第二天早晨，从好几小时的沉睡中，从铅一般沉重的梦境中醒来以后，我立即对昨天一整天的事情进行了反思，我甚至为自己昨天对丽莎的温情脉脉和所有那些“昨天的恐惧和怜悯”而大吃一惊。“居然陷入这种娘儿们的神经失常，呸！”我自我断定，“而且又为什么要把我的地址硬塞给她呢？她要是真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过，也好，就让她来吧；没什么太大关系……”然而，显而易见，目前最主要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应该急如星火，而且无论如何要抢时间挽救我在兹维尔科夫和西蒙诺夫心目中的声誉。这才是重中之重。这个早晨，我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于把丽莎完全彻底地忘记了。

首先必须立即还清昨天欠西蒙诺夫的债。我决定走一步险棋：向安东·安东内奇借整整十五卢布。真是凑巧，他这天早晨心情极佳，我一开口，他就把钱借给了我。我为此喜逐颜开，在借据上签字时摆出一副豪放不羁的架势，满不在乎地告诉他，说我昨天“和几个朋友在Hôtel de Paris饮酒作乐；是欢送一个同学，甚至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一个朋友，而且您知道吗，他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从小娇生惯养——唔，当然啰，出身名门，广有家财，前程似锦，又机智，又可爱，您可知道，他还是个攀花折柳的高手；我们喝光了另要的‘半打’，而且……”须知，这没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说得极其轻轻松松，随随便便，而且洋洋自得。

回到家里，我赶紧给西蒙诺夫写了一封信。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我那封信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绅士式的、豁达大度的、开诚布公的风度时，我仍然感到沾沾自喜。措辞巧妙，气度高贵，而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废话——我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我为自己辩解道，“如果还允许我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根本不会喝酒，第一杯就把我喝得酩酊大醉，这一杯（似乎是）还在他们到来之前喝的，那时我正在Hôtel de Paris从五点到六点等候着他们。我首先请求西蒙诺夫原谅；并请他向其他所有人转达我的歉意，特别是兹维尔科夫，因为“我仿若做梦一般依稀记得”，我似乎侮辱了他。我还补充道，我本拟亲自登门向大家道歉，可是头疼欲裂，而最主要的是——愧对大家。我最为满意的是我那种“有点轻描淡写”、甚至几乎漫不经心（不过，十分得体）的口吻，这种口吻突然化为文字，胜过一切可能出

现的理由，能使他们一下子就明白，我对“昨天所有这一切恶劣行为”自有相当独立的看法；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不像你们诸位先生可能想象的那样一蹶不振，而是恰恰相反，我就像一个自尊自重的绅士那样，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一切。“常言道，不以往事责英雄嘛。”

“须知，这岂不是有几分侯爵式的俏皮吗？”我又把信从头读了一遍，自我陶醉道，“但这都因为我是个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人！要是别人处于我这种境地，他早就一筹莫展了，而我却硬是跳出了困境，而且悠然自得，而这一切都因为我是‘当代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人’。况且，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昨天多喝了酒。哼……哦，不对，并非酒的原因。从五点到六点我等候他们的时候，我可是滴酒未沾啊。我对西蒙诺夫说了谎，恬不知耻地说了谎，而且即便现在也没感到羞耻……”

啊，但是，去它的吧！重要的是，我跳出困境了。

我把六个卢布装进信封，把信封好，让阿波罗去送给西蒙诺夫。知悉信里有钱，阿波罗肃然起敬，同意去走一趟。傍晚时分，我出去散步。我的头依旧在疼，而且从昨天起就一直昏昏沉沉的。可是，随着夜晚越近，暮色越浓，我的印象就越发变换不定，纷乱不已，而思绪也随之变得乱糟糟的。在我身上，在我心灵和良心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并未悄悄死去，也不愿悄悄死去，并化为一种摧心蚀骨的苦闷。我多半是在行人最熙熙攘攘、店铺最星罗棋布的街道上挤来挤去，沿着小市民街、花园街，围着尤苏波夫花园。我总是特别喜欢在暮霭纷飞的时候在这些街道上走来走去，那也正是那里密密麻麻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行人、手艺人、小商贩的时候，他们满脸愁容，忧心如焚，为了每天的工钱，挨家挨户，四处奔走。我喜欢的正是这种蝇头小利的奔忙，这种原生态的庸庸碌碌。这一次，街上摩肩接踵的整个拥挤景象更强烈地刺激了我。我怎么也没法掌控自己，也无法理清思绪。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不断地腾跃，腾跃，使我疼痛不已，并且不愿平息。我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于是赶紧回家。就好像有什么罪重压在我心上。

丽莎会来，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昨天所有那些回忆中，关于她的回忆不知为何却特别强烈、特别突出地折磨着我。傍晚前，我早已把其他所有事情忘得干干净净，早已全都弃如敝屣了，而且我一直为写给西蒙诺夫的那封信感到极其心满意足。但此刻，我不知为何却总感到有点不满足。“如果她真来了，怎么办？”我不

停地想，“那又有什么，没关系，就让她来好了。唉。糟糕的只是，比如说，她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昨天我在她面前充足了……英雄……可现在，唉！这真是糟糕透了，我竟这样落魄潦倒。屋子里简直一无长物。而且我昨天竟会决定穿着那样的衣服去赴宴！可我那漆布沙发，连里面垫子的棕团都露出来了！而我那件睡衣，也没法完全遮住它！简直是破烂布片……因此这一切她都会看到，而且也会看到阿波罗。这个畜生，说不定会欺负她。他会对她寻瑕索瘢，为的是让我难堪。而我呢，不用说，照例会不知所措，在她面前畏畏缩缩，用睡衣的衣襟来遮住自己，开始陪着笑脸，并开始撒谎。喔，真卑劣！可是，这还不算最卑劣的！还有某种比这更主要、更卑鄙、更下流的东西！对，更下流！而且还须，还须戴上这可耻的、虚伪的面具！……”

想到这里，我立刻怒气冲天：

“为什么是可耻的呢？有什么可耻？我昨天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记得，我当时也是动了真情的。我正是要唤起她心中的高尚情感……如果她哭了，那么这就很好，可见这已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我还是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

当我回到家里，虽然已经九点过后，我也估计丽莎无论如何都不会来了，但是这晚整个晚上，我还是仿佛看到了她，而且最主要的是看到她总是以同一个姿态出现。在昨天的所有情景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正是这一时刻：当时，我刚一划燃火柴照亮房间，就看见了那张苍白的、扭曲的脸，和她那受苦受难的目光。在那一刻，她脸上的微笑是多么可怜、多么勉强、多么扭曲！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即便十五年后，我所想起的丽莎，依旧恰恰带着那一刻出现在脸上的那种可怜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

第二天，我已经准备再次把这一切视为胡思乱想，是神经过敏的结果，而最主要的是过甚其辞。我始终意识到我这根脆弱的弦，有时还为其担惊受怕：“我总是夸大一切，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时时刻刻对自己反复念叨。不过，话又说回来，“但是，丽莎也许终究会来”。这就是我当时每次思来想去后最终一再得出的结论。我失魂落魄，有时简直达到疯狂的地步。“她会来！她一定会来！”我在房间里奔来跑去，高声大叫，“今天不来，明天就一定会来，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所有这些纯洁

心灵的可恶的浪漫主义就都是这个样子！哦，多么卑鄙！哦，多么愚蠢！哦，这些‘卑劣的感伤灵魂’是多么鼠目寸光！唔，我怎么会不明白，倒好像我不明白似的？……”但是想到这里，我主动停下了，甚至深感大惑不解。

“只需寥寥数语，寥寥数语，”我顺便想到，“只需寥寥数语，只需那么几句田园牧歌式的话（何况这田园牧歌还是矫揉造作的、照搬书本的、生编硬造的），就立刻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是少女的纯真！这就是天真无邪的土壤！”

有时，我想自己去她那里，“把一切都向她讲明”，并请求她不要来我这里。但是，想到这里，我立刻火冒三丈，以致假如丽莎这时突然出现在我身旁，我说不定会掐死这个“可恶的”丽莎，对她大加羞辱，往她脸上吐唾沫，把她痛打一顿，再把她赶出门去！

然而，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她却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渐渐安之若素了。每到九点钟以后，我就感到特别神清气旺，于是出外散步，有时甚至开始了甜腻腻的幻想：“我，比如说，挽救了丽莎，因为她常到我这里来，而我跟她谈话……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狂热地爱上了我。我假装不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大概，是为了装装面子吧）。最终，她羞羞答答而又仪态万方地跪倒在我脚下，浑身哆嗦，号啕大哭，说我是她的救星，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深感吃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对我的爱情吗？我看见了一切，我猜测到了，但是我不敢抢先攻占你的心灵，因为我对你产生过影响，因此怕你出于感激而有意迫使自己报答我的爱情，勉强唤起你心中也许本来没有的感情，而这是我很不希望的，因为这是……独断专行……这是很不光彩的（唔，总而言之，这时我一簧两舌，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²⁶⁴式的、神秘高贵、文雅含蓄的语调）。然而，现在，现在——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心肝，你纯洁，美丽，你是我尽善尽美的妻子。”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

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²⁶⁵

“然后，我们就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一起出国，等等，等等。”总

之，连我自己都感到卑劣，因此到最后我把自己好好嘲弄了一番。

“但是他们可不会放她这样的‘贱女人’出门的！”我思忖着，“须知，她们似乎很难被放出来走走的，尤其是晚上（不知何故，我总是想当然地认定，她一定会晚上来，而且正好在七点钟）。不过，她说过，她在那里尚未彻底沦为奴隶，还享有一点点特权；这就意味着，嘿！见鬼，她会来的，必定会来的！”

幸亏在这个时候，阿波罗以他粗鲁无礼的行为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他真是使我忍无可忍！他是上天给我安排的一个灾星，一个祸害。我和他经常彼此挖苦，已经一连数年了，因此我恨死了他。我的上帝，我对他真是深恶痛绝啊！在我一生中，我似乎还从未像恨他那样痛恨过任何人，特别是在某些时候。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妄自尊大，曾经干过裁缝。但是，不知何故他竟蔑视我，甚至蔑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一种无法忍受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对待我。不过，他对所有人都持目空一切的态度。只要看一眼他那淡黄色头发梳得溜光溜光的脑袋，看一眼他在自己前额上梳得高高、涂满植物油的一绺烫卷头发，看一眼他那张厚实的、总是抿成三角形的嘴巴——你们就会感觉到，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任何时候都极其自信的人。这是一个极其吹毛求疵的人，是我在世上遇到的天字第一号吹毛求疵的人；而且他还具有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²⁶⁶才会有的那种自尊。他珍爱自己的每一粒纽扣、每一个指甲——肯定珍爱，他那副眼神就是这样！他对我的态度极其专横跋扈，很少跟我说话，即便偶尔看我一眼，目光也是那样桀骜不驯，唯我独尊，并且总是带着嘲讽，有时简直惹得我怒火冲天。他履行自己职责时的那副神态，仿佛是在赐给我天大的恩惠。不过，他几乎任何事情都不为我做，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我做什么事。毫无疑问，他认为我是整个世界最大的傻瓜，而且他之所以“把我留在自己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每个月可以从我这里拿到工钱。他同意“什么事都不做”，就可以每月从我这里拿到七个卢布。正因为如此，他才原谅了我的许多过失。我有时恨他竟到这样的地步，只要一看到他走路的样子，我就会浑身发抖。但是最令我切齿痛恨的是他那嘟嘟囔囔的低语腔调。他的舌头比一般人的要稍长一点，或者是另有诸如此类的原因，因此他说话时总是咿咿发音不准、嘘嘘模糊不清，并且他还似乎因此特别自鸣得意，自以为这会使他身价倍增，高人一等。他说话时声音很低，一字一顿，双手背在身后，两眼望着地面。当他有时在隔壁自己的房间里诵读赞美诗时，尤其使我切齿腐心。为了这个诵读，我跟他多次发生冲突。然而，他偏偏嗜

好在晚上诵读，声音低沉，语调平稳，拖着长腔，就像在追悼亡灵。饶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竟把这派上了用场：他现在正受雇为死人诵读赞美诗，而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消灭老鼠和做鞋油。可是在当时我没法赶走他，仿佛他与我的生活已经融合一体，发生了化学反应一般。而且他本人也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离开我。我无法住在家具齐全的出租房子里：我的房间是我的小天地，我的蜗牛壳，我的一个套子，我躲在里面离群索居，而阿波罗呢，鬼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就是这个住所的一部分，因此我整整七年都没法赶走他。

想要拖欠他的工钱，比方说，哪怕只是两天，哪怕只是三天，那也是办不到的。他会闹得惊天动地，以致我都不知道该往何处躲藏。然而，在这几天里，我对所有人都恨之入骨，因此我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为了什么决定惩罚一下阿波罗，还要再拖两个星期才给他发工钱。我早就准备这样做了，还在两三年前就准备这样做了——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不该在我面前妄自尊大，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随时不给他发工钱。我决定这事先对他秘而不宣，并且甚至故意缄口不言，以便打掉他的傲气，迫使他首先找我谈工钱的事。到那时，我就从箱子里取出整整七个卢布，让他看看，钱我是有的，可就是有意扣着不给，因为我“不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给他工钱，我之所以不乐意，就因为我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是“老爷我的意志”，因为他对我大不恭敬，因为他粗鲁无礼，可是，如果他毕恭毕敬地求我，那我也许会心软下来，并把钱给他；否则的话他还得再等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整整一个月……

然而，无论我怎样凶狠，最终还是他获得了胜利。我连四天都没能坚持住。他采用过去类似情况下惯用的方式开始行动，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多次出现，而且屡试屡灵（我得指出，我对这一切早就一清二楚，对他那卑鄙的伎俩也洞若观火），这就是：他常常先用十分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一连好几分钟都盯住不放，特别是迎我回家或送我出门的时候。假如我，比方说，挺住了他的目光，装出视若无睹的样子，他就会依旧一声不响，着手下一步的折磨。当我正在房间里踱步或者看书的时候，他往往会突然无缘无故、悄无声息、不紧不慢地走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把一只手背在身后，伸出一条腿，并且用已不再是严厉而完全是鄙视的目光逼视着我。如果我突然问他，你有什么事？他会一言不发，双眼再继续逼视我几秒钟，然后古里古怪地抿紧嘴唇，做出一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慢慢腾腾地在原地转过身去，又慢慢悠悠地走回自己的

房间。两三个小时以后，他又突然走出来，依样画葫芦地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有时，我被他惹得怒发冲冠，早已不再问他：你有什么事？而是干脆果断、威严地抬起头来，并且同样开始逼视着他。我们常常就这样互相逼视两三分钟；最后他转过身去，慢条斯理、趾高气扬地再次离开我两个钟头。

如果我到此地步还不醒悟，还要继续反抗的话，那他就会突然开始叹气，他会望着我，长久地、深深地叹气，仿佛要用这声声叹气来测量我道德堕落的深度，因此，不言而喻，最后的结局是他大获全胜：我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可是那件引起争端的事情，仍然还得按照他的意思办。

然而，这一回，那“严厉目光”的惯用手法刚开始，我就立刻大发雷霆，怒火万丈地向他猛扑过去。没有这件事，我本来就已经怒火中烧了。

“站住！”当他慢慢腾腾、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一只手背在身后，准备走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我怒气冲天地大吼一声，“站住！回来，你给我回来！”也许是我的大吼声太过反常，因此他竟转过身来，甚至颇带几分讶异地开始仔细打量我。然而，他依旧一声不吭，这可把我气疯了。

“你怎敢未经许可就擅自走进我的房间，而且还竟敢这样看着我？快说！”

可是，他泰然自若地看了我半分钟，又开始转过身去。

“站住！”我咆哮一声，猛冲到他身边，“不许动！就这样。现在你回答：你为何要进来看？”

“要是您眼下对我有什么吩咐，那么我的职责就是照办。”他依旧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声音低沉，语调平稳，发出嘘嘘的声音，还耸起眉毛，行若无事地把脑袋从这边肩膀侧向另一边肩膀——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做得惊人的平心静气。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刽子手！”我高声大叫着，气得浑身发抖，“我告诉你，刽子手，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看到我没发给你

工钱，但你又夜郎自大，不愿低头——开口求我，因此你就跑来用这种愚蠢的目光惩罚我，折磨我，可你这刽子手也不想——想——想，这真是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

他默不作声，又想转回身去，但我一把抓住了他。

“你听着，”我对他大喊道，“这就是钱，你瞧，这就是钱！（我把钱从抽屉里掏出来）整整七个卢布，可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除非你恭恭敬敬地向我低头认错，请求我原谅。听到没有！”

“这办不到！”他带着某种变态的自信回答。

“必须办到！”我大叫道，“我老实告诉你，必须办到！”

“可我没有的要请你原谅的，”他继续说道，似乎对我的大喊大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您竟然骂我‘刽子手’，我凭这随时都可以到警察分局去告您侮辱我。”

“你去！你去告吧！”我咆哮如雷了，“现在就去，马上去，此刻就去！可你还是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但他只是看了看我，然后转过身子，根本不理会我叫他回来的呼喊，安然自若，头也不回地缓步走进自己的房间。

“如果不是丽莎，就绝不会发生任何这类事情！”我暗自断定。接着，我神气活现、大获全胜似的站了分把钟，不过，心脏却在缓慢而剧烈地跳动，然后，我又亲自到隔壁房间去找他。

“阿波罗！”我轻声轻气、一板一眼但又气喘吁吁地说，“你可要马上去找警察分局局长，一刻也不要耽误！”

这时他已在自己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戴上眼镜，并缝起什么东西来了。可是，听到我的命令后，他却突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马上去，此刻就去！——快去，要不然你可想不到会出什么样的事！”

“您真是疯了，”他说道，甚至连头都没抬，照旧慢慢悠悠地发着嘘

嘘的声音，继续引线去穿针眼，“哪里见过有人去找长官来跟自己过不去的呢？至于害怕嘛——您就别再使劲嚷嚷了，因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去啊！”我抓住他的肩膀尖声叫道。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动手打他了。

然而，我竟然未曾听见，就在这时，通往过道的门突然轻轻地、慢慢地打开了，有个人走了进来，停住脚步，开始困惑地打量着我们。我抬头一看，羞得人都呆住了，接着便撒腿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我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用脑袋顶住墙，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

两分钟以后，传来了阿波罗慢慢悠悠的脚步声。

“那里有个女人找您。”他说，异常严厉地看着我，然后闪到一边，放进了——丽莎。他不愿走开，并且嘲笑地注视着我们。

“走开！走开！”我惊慌失措地命令道。这时，我的钟憋足了劲，铛铛地敲了七下。

九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

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

——引自同一首诗

我站在她面前，灰心丧气，仿佛蒙受了奇耻大辱，羞愧到了极点，我只好强装笑颜，并竭力裹紧那件破烂的棉睡衣——唔，和我不久前精神萎靡时所想象到的情景如出一辙。阿波罗站着扫视了我们两三分钟就走了，但我并不感到轻松。糟糕透顶的是，她也突然发起窘来，而且竟然窘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窘相。

“请坐。”我机械地说，并把桌子旁的一把椅子挪给她坐，自己则坐在沙发上。她立即顺从地坐了下来，瞪大了双眼望着我，显然是在等着我马上开口说话。这种天真的等待真使我怒气冲天，但我克制住了自

己。

这种时候，本该尽量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像一切都平平常常，而她却……于是我隐隐约约感到，她将为这一切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正好碰上我陷入窘境，丽莎。”我结结巴巴地开口说道，我也知道，谈话真不该这样开头。

“不，不，你千万别多想！”我看见她突然腾地红了脸，便喊了起来，“我并不因我的贫穷而感到难堪……相反，我以我的贫穷为骄傲。我虽然贫穷，但是品德高尚……一个人可以贫穷而品德高尚……”我嘟嘟囔囔着，“不过……你要喝茶吗？”

“不……”她开口说。

“请等等！”

我一跃而起，飞跑过去找阿波罗。总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啊。

“阿波罗，”我像发烧般火急火燎地低声急语道，并把一直攥在手心里的七个卢布丢到他面前，“这是你的工钱；瞧，我给你了；但是你必须救救我：赶紧到饭店里去买点茶和十片面包干来。要是你不愿去，你将会把我变成不幸的人！你不知道，这是个多好的女人……这——就是一切！你也许在多想了……可你不知道，她是一个多好的女人！……”

已经坐下来干活并且重新戴好眼镜的阿波罗，最初并未放下手里的针，只是默默地瞟了一眼那钱；然后根本不理睬我，也一个字都不回答我，继续引线去穿那一直没穿进的针眼。我站在他面前，à la Napoléon²⁶⁷交叉双手，足足等了三分钟。我的两鬓汗水淋淋；我自己则脸色惨白，对此我感觉到了。然而，感谢上帝，看着我这模样，他大约是动了怜悯之情。他穿上针线后，慢吞吞地推开椅子，慢徐徐地摘下眼镜，慢悠悠地把钱数了又数，最后侧过头来问我：是不是买整份的茶点？然后，慢腾腾地走出房间。当我返回丽莎那里去的时候，半路上我灵光一闪：是否就这样，穿着睡衣，一走了之，管他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我重又坐了下来。她忐忑不安地望着我。好几分钟内，我俩都默默

无语。

“我要杀死他！”我突然大喊一声，“砰”地一拳狠砸在桌子上，连墨水瓶里的墨水都震得溅了出来。

“哎呀，您这是怎么啦！”她打了个哆嗦，惊呼道。

“我要杀死他，杀死他！”我擂着桌子尖叫着，完全陷入了气愤若狂的状态之中，同时也完全明白，这样气愤若狂真是愚不可及。

“你不知道，丽莎，这个刽子手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我的刽子手……他现在买面包干去了，他……”

说着，我突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这抽抽泣泣中我感到羞愧难当，可是我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了。

她目瞪口呆。“您怎么啦！您这是怎么啦！”她叫着，急得在我身边团团转。

“水，给我点水，就在那里！”我用弱微微的声音嘟囔着，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完全无需喝水，也完全可以不用弱微微的声音嘟囔。但是，为了挽回面子，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故意装腔作势，不过那阵歇斯底里大发作倒是真的。

她把水递给我，手足无措地望着我。这时阿波罗端来了茶。我突然觉得，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普普通通、单调乏味的茶，真是极不体面，十分寒酸，因此我的脸腾地红了。丽莎看着阿波罗，甚至有点望而生畏。他没看我们一眼就走了出去。

“丽莎，你看不起我了吧？”我直盯盯地瞪着她问，因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想法而浑身颤抖。

她感到羞窘，什么话也回答不出来。

“喝茶！”我凶巴巴地说。我很生我自己的气，但是，不用说，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出气筒。针对她的可怕怨恨，猛然在我心中沸腾起来；我真恨不得杀了她。为了报复她，我暗暗发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句话

也不跟她说。“她就是这一切的祸端。”我心想。

我们闷声不响，持续了五六分钟。茶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没有碰：我是故意不愿先喝，以此使她更感到难堪；而她又不好意思自己先喝茶。她满怀忧伤、大惑不解地看了我好几次。我却执拗地沉默不语。主要的受难者，不消说，还是我自己，因为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种愚蠢的迁怒于是多么可恶、多么卑鄙，但与此同时，我又怎么也无法控制住自己。

“我从那里来……我打算……彻底离开。”为了打破沉默，她开口说道，但是，可怜的姑娘啊！在这本来就愚不可及的时刻，对着一个像我这样本来就愚不可及的人，实在不该从这件事说起。对于她这种愚钝和不必要的直率，我的心甚至都因怜悯而酸痛起来了。然而，在我心中某种丑恶的东西又立即彻底吞噬了我的怜悯之情；甚至还有加无已地煽动我：让世上的一切都完蛋吧！又过了五分钟。

“我没有打扰您吧？”她战战兢兢地开口说，声音几乎难以听见，并且站起身来。

然而，我刚一看到这被侮辱的自尊闪出的第一道火光，就愤恨得浑身发抖，并且立刻火冒三丈。

“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请你？”我喘着气开口说，甚至连说话的逻辑顺序都没有考虑。我想要竹筒里倒豆子一般把所有的话猛地一下子全都倒出来，我甚至顾不上从哪里说起了。

“你来干什么？你回答！快回答！”我几乎失去理智地大叫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亲爱的，你来干什么。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当时对你说了几句怜悯的话。这使你感到松快，于是你又想来听‘怜悯的话’了。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在嘲笑你。现在还在嘲笑你。你为什么发抖呢？对，嘲笑你！在那以前，有人在吃饭时欺侮了我，就是那几个比我先到你们那里的人。我到你们那里去，是为了狠揍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军官；但没能如愿，没有碰上；总得找个人转移一下怨气，恢复心理平衡吧，正好你撞在枪口上了，于是我就迁怒于你，尽情嘲笑你。人家侮辱了我，所以我也要侮辱别人；人家把我当成一块抹布，所以我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神威……事情就是这样，而你却以为，我当时是有意来拯救你的，对吗？你是这样想吗？你是这样想吗？”

我知道，她也许被弄得一头雾水，一时搞不清其中的前因后果；但我也知道，她必定会一清二楚地理解事情的本质。情况果真如此。她的脸变得像头巾一般白煞煞的，她想说什么，她的嘴唇病态地扭曲着；但她却像双腿猛遭斧劈，跌倒在椅子上。在此后的整个时间里，她都一直听着我说话，大张着嘴，圆睁着眼，心惊胆战，浑身哆嗦。我那些厚颜无耻、恬不知耻的话彻底压垮了她……

“拯救你！”我继续说道，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她面前，在房间里，奔来跑去，“为什么要拯救你！何况我自己也许比你更糟呢。当我长篇大论地训诫你时，你为什么当时不撕下我的假面具，说：‘而你呢，自己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是来上道德课的吗？’权力，我那时需要的是权力，需要的是游戏，需要的是得到你的眼泪，你的屈辱，你的歇斯底里——这些就是我当时需要的东西！须知当时我自己也承受不住了，因为我是个窝囊废，被吓得心惊胆战，鬼知道我为什么傻乎乎地把地址给了你。后来，我还没回到家里，就为了这个地址，而把你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之所以憎恨你，是因为我当时对你撒了谎。因为我只不过是说着玩玩，听凭大脑想入非非，告诉你吧，而实际上我需要的是：你们全都见鬼去，就是这样！我需要的是安宁。为了不让人打扰我的安宁，我情愿只要一戈比就立刻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整个世界见鬼去呢，还是让我喝不成茶？我会回答，为了让我能永远喝上茶，就让整个世界都见鬼去吧。你是知道这一点，还是不知道呢？唔，而我却知道，我是一个下流胚，一个恶棍，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一个懒鬼。我这三年来一直惶惶不安，就是怕你来。你可知道，整整三天里我最惴惴不安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当时曾在你面前充足了大英雄，而在这里你却突然看到我穿着这件破兮兮的睡衣，穷得叮当响，鄙陋不堪。我刚才对你说，我并不因自己的贫穷而感到难堪；那么，你现在就该知道，我深感难堪，难堪至极，也害怕至极，甚至比偷东西还更难堪、更害怕，因为我这人虚荣心极重，重得就像被人剥了皮，一碰到空气就剧烈疼痛。难道你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了，因为你正好碰见我穿着这件睡衣，像只疯狗一样扑向阿波罗。一个让人复活者，一个过去的英雄，竟然像一条乱蓬蓬的癞皮狗一样扑向自己的仆人，而那个仆人却在嘲笑他。而且我还像个受了侮辱的娘们一样在你面前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还有，为了现在我向你承认的这一切，我也同样永远不会原谅你！是的——你，只有你一个人必须为所有这一切负责，因为刚巧被你碰见了，因为我是个混蛋，因为我是世界上

所有虫豸中最卑劣、最可笑、最渺小、最愚蠢、最嫉妒的虫豸，其他的虫豸一点也不比我好，但鬼知道他们为什么从来就不感到羞愧；而我一辈子却要为每一个虫卵怄气——这正是我的一大特点！你对我说的这些什么也不懂，这与我又有何相干！至于你这个人，至于你会不会死在那里，这和我又有何相干，啊，什么相干？而且，你是否明白，现在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之后，我将会憎恨你，因为你呆在这里并且听到了我的话？须知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会这样和盘托出，而且也只有歇斯底里的时候！……那你还要什么呢？经过了所有这一切以后，你为什么还要挺在我面前，折磨我，而赖着不走呢？”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已经习惯了按照书本来思考一切和想象一切，并且习惯于把世上的一切想象成自己过去在幻想中臆造的一样，因此我甚至一下子没有明白当时这种奇怪的情况。情况是这样的：饱受侮辱、备感难堪的丽莎，她所理解的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她从所有这一切中理解到了，一个女人如果真心诚意地爱一个人就会最先理解到的要义，那就是：我本人也很不幸。

她脸上的恐惧感和屈辱感，先是被痛苦和讶异所取代。而当我痛哭流涕，把自己称作下流胚和恶棍的时候（我是声泪俱下，说完那一段宏篇大论的），她的整个脸由于抽搐而扭曲了。她一度想站起来，阻止我说下去；当我说完后，她竟毫不在意我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的叫喊，而关注的是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必定苦不堪言。何况她倍受凌辱，可怜至极；她认为自己与我相比是无比地低贱；那么她又怎么会生气、叫屈呢？在一阵无可遏制的冲动中，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整个人都准备扑向我，但依旧胆怯了，不敢离开原地，只是向我伸出了双手……顿时，我的心也波翻浪涌。这时，她猛地扑到我身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并且痛哭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别人不让我……我没法做……好人！”我泣不成声地说道，然后我走到沙发边，一头扑在沙发上，在真正的歇斯底里中号啕大哭了足足一刻钟。她紧挨着我倒了下来，紧抱着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紧抱着我。

可是，问题依旧在于，歇斯底里大发作总有过去的时候。于是（须

知我写的是极其丑恶的真实），我脸朝下紧紧地趴在沙发上，把脸深深埋在我那破破烂烂的皮靠垫里，我开始慢慢地、由远而近地、不由自主但又无可抑制地感觉到，我现在可是再也没脸抬起头直视丽莎的眼睛了。我为何感到羞愧呢？我不知道，可我就是感到羞愧难当。我那惶惶不安的脑袋里还猛然想到，现在我们扮演的角色可是完全颠倒过来了，眼下她成了英雄，而我倒变成了一个被欺凌、被压垮的人，和四天前那个夜晚站在我面前的她毫无二致……而且，所有这一切还在当我刚趴在沙发上那一分钟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

我的上帝！难道我在那时就已羡慕起她来了？

我不知道，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断定，而当时当然比现在更无法弄清这一点。没有操控别人的权力和虐待别人，我可真是没法活……然而……然而须知高谈阔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此，也就无须高谈阔论了。

但是，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并且抬起头来：反正迟早总得抬起头来啊……于是，我至今仍旧确信，正因为我羞于抬头看她，因此当时我的心才陡地冒出并燃炽起另一种感情……一种掌控和占有的感情。我的两眼燃起了熊熊欲火，我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憎恨她，又是多么迷恋她啊！一种感情增强了另一种感情。这几乎就像是一种报复！……她的脸上最初流露出一种困惑莫解甚至是惊恐万状的神情，不过一闪即逝。她心花怒放、热情似火地拥抱着我。

十

一刻钟后，我极其心烦意乱地在房间里来回奔跑，不时走近隔板，透过缝隙张望丽莎。她坐在地板上，脑袋垂靠在床沿，看来在哭。但她并未离开，这可激怒了我。这一次，她已经知道了一切。我彻底侮辱了她，然而……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她已经明白，我的激情爆发就是一种报复，对她的一种新的侮辱，而且，在我刚才那种几乎没有对象的憎恨中，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对她个人的、饱含嫉妒的憎恨……但是，我还不能肯定，她是否已经一清二楚地理解了所有这一切；不过她已经完全明白了，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无法爱她。

我知道，人家会对我说，这是无法想象的——变成一个像我这样凶狠、愚蠢的人，这是无法想象的；也许人家还会补上一句，不爱她或者

至少不珍惜这份真情，这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就无法想象呢？首先，我已经无法爱了，因为，我再说一遍，对我来说，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爱情，以致发展到今天，我有时竟会认为，所谓爱情嘛，就是被爱对象自愿奉献对其实施虐待的权利。我即便在地下室里自己的那些幻想中，也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一种斗争，它总是从仇恨开始，以精神的征服结束，而此后怎样处理被征服的对象，那我就难以想象了。再说，这又有什么无法想象的呢，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竟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爱情也就是一切，包括一切复活，一切摆脱任何灭亡的获救，一切再生，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表现形式。不过，当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并从隔板的缝隙里张望的时候，我已经并不怎么憎恨她了。我只是因为她呆在这里而不堪忍受，十分难受。我希望她尽快消失。我渴望“安宁”，希望独自一人留在地下室里。由于对“活生生的生活”很不习惯，我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可是，又过了好几分钟，而她还是没有站起来，仿佛陷入了昏迷状态一般。我寡廉鲜耻地轻轻敲了敲隔板，以提醒她……她猛然打了个哆嗦，一扭身从地上跳起来，飞跑过去寻找自己的头巾、帽子、皮大衣，似乎急于躲开我，逃到什么地方去……两分钟以后，她慢慢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沉痛地看了我一眼。我恶狠狠地笑了一下，不过极为勉强，只是出于礼貌，接着便躲开了她的目光。

“再见。”她说，向门口走去。

我突然跑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一只手，掰开它，塞进了……然后又把她的手捏紧。接着我立即转过身子，飞快跳进另一个角落，为的是至少可以不看见……

我本来打算立即撒个谎——这样写道：我这样做纯属无意，是一时惊慌失措、迷迷糊糊才干出了这件糊涂事来。但我不愿说谎，因此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掰开了她的手，并且在其中塞进了……是出于愤恨。当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而她还坐在隔板后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要这么做了。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做出了这件残酷的事，虽然是有意

的，但并非出自内心，而是出于我那颗愚不可及的脑袋。这件残酷的事是如此矫揉造作，如此异想天开，如此刻意编造，如此照搬书本，以致我自己连一分钟都无法忍受——起初跳进角落，是为了避免看见，而后来则羞愧难当、万念俱灰地飞跑着去追赶丽莎。我打开通向过道的门，并凝神细听。

“丽莎！丽莎！”我对着楼梯喊道，但是不敢高喊，声音很低……

没有回答，我觉得，我似乎听到了她走下最后几级楼梯的脚步声。

“丽莎！”我提高声音，大喊了一声。

没有回答。可就在这时，我听见楼下那扇关得紧紧的、通向大街的玻璃门沉沉地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又砰地一声紧紧地关上了。响声顺着楼梯传了上来。

她走了。我沉思着回到房间。我心里感到极其难受。

我站在桌子边，紧靠她坐过的那把椅子，魂不守舍地望着前面。过了大约一分钟，突然我全身都颤抖起来：就在我的正前方，就在桌子上，我看见了……总而言之，我看见了一张揉皱了的蓝色五卢布钞票，正是一分钟前我塞进她手里的那张钞票。这就是那张钞票；不可能是另一张；这屋里也没有其他的钞票。看来，她是在我跳进另一角落的时候，一下把钞票扔到桌子上的。

这又怎么啦？我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做的。我早就料到了吗？不。我是一个自私到极点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我根本不尊重别人，因此我完全无法想象她会这样做。这使我无法忍受。刹那间，我像疯子一样飞跑去穿衣服，把匆促间随手抓到的东西披在身上，箭一般飞奔着去追她。当我跑到大街上时，她才走了不到两百步。

万籁俱寂，大雪漫天，朵朵雪花几乎垂直地坠落地面，给人行道和大街铺上一层厚厚的白垫子。一个行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听不到。街灯冷冷清清、徒劳无益地闪烁着。我飞奔了两百来步，在十字路口停住了脚步。“她到哪里去了？我又为什么要追她呢？”

“为什么？跪在她面前，痛加忏悔，放声大哭，吻她的脚，哀求她

原谅！我就希望这么做；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然而——为什么呢？”我心里想着，“难道就因为我今天吻了她的脚，明天也许便不会憎恨她了？难道我能给她幸福？难道我今天不是又一次——第一百次认清了自己价值几何？只怕我会把她活活折磨死！”

我站在雪地里，凝视着昏蒙蒙的夜色，想着这一切。

“那不是更好，那不是更好吗？”在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开始幻想，试图用幻想消除内心火辣辣的剧痛。“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让她现在带着屈辱永远离去？屈辱——这可是一种净化剂；这是一种最辛辣、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就可能玷污她的灵魂，使她心力交瘁。而屈辱从今而后将永远不会从她心里消失，而且无论将来等待她的是多么肮脏的污泥——屈辱将会提升她的精神、净化她的灵魂……用憎恨……嘿……也许，还有宽恕……不过，这一切真会使她感到轻松些吗？”

然而，实际上，我此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请问，哪一个更好些？

那天晚上，我坐在家里，心灵的痛苦把我折磨得几乎只剩一口气，我就是这样胡思乱想的。我还从未经受过如此多的痛苦和悔恨；然而，当我跑出屋外的時候，对我自己竟会半途而归难道曾有过哪怕一丝的怀疑吗？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丽莎，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我还需补充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屈辱和憎恨大有益处的说法一直志得意满，尽管我自己当时几乎由于愁肠百结而病倒。

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只要一想起这一切，我总觉得难受至极。有许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但是……是否应在这里结束这部《手记》呢？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

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竟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会无法忍受。须知，我们竟然发展到几乎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作劳动，几乎当作了职业，而且我们大家都暗暗同意，还是照书本行事更好一些。可我们有时为什么要胡折腾，为什么要瞎胡闹，为什么要乱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瞎胡闹的要求得到贯彻执行，那我们就将会更糟。唔，你们就试试看吧，唔，比方说，给我们更多的独立自主，放开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双手，拓展我们的活动空间，减少对我们的管束，于是，我们……我敢保证：我们就会立即请求重返管束的状态之中。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对我怒气冲冲，跺着脚向我大喊大叫：“您说的只是您个人的事情，和您在地下室里的不幸，您可不能说：‘我们大家。’”对不起，先生们，须知我并非借用这个大家来为自己辩护。至于说到我本人，那么须知我只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事情推到极端而已，而你们却连我的一半都不敢达到，并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作明智，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因此，我也许比你们活得“更活生生一些”。请你们更仔细地瞧瞧吧！要知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们单独留下，远离书本，我们就会立即陷入歧途，惊慌失措——我们将无法搞清，我们追随什么，我们依靠什么，爱什么和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视什么？我们甚至连做人——做一个真正的、有着自己血肉的人——都会感到有一种不堪承受之重；我们将对此深感羞愧，视为奇耻大辱，并且竭力成为某种主观臆造的一般性的人。我们都是死胎，而且我们早已不是由那些生龙活虎的父亲所生，我们对此越来越兴高采烈。我们对此兴致勃勃。无需多久，我们就会设法从观念里诞生。然而，够了；我不想再写《地下室手记》了……

不过，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到此并未结束。他把持不住，又继续往下写。然而，我们却认为可以到此打住了。

鳄鱼——一桩非常事件，或称游廊市场²⁶⁸上发生的怪事

谷羽译

关于一位年纪不老不少、模样不美不丑的先生

被市场上的鳄鱼活活地整个吞下

以及此后经历的真实故事

Oh?, Lambert! Où est Lambert?

As-tu vu Lambert?²⁶⁹

—

今年，1865年，1月13日中午十二点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打算去参观游廊市场上卖票展出的鳄鱼。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是我有学问的朋友、同事、多少沾点远亲的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夫人。伊凡·马特维伊奇口袋里装着出国旅行的证件（出国主要不是为了治病，而是求知心切），可见已是获准休假的公职人员，因此当天上午无事可做，他不仅没对妻子的这种无法克制的愿望表示反对，而且自己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好主意，”他满心喜欢地说，“参观鳄鱼！在去欧洲之前，就地见识一下栖居欧洲的动物倒也不坏。”他说着便挽起妻子的胳膊，立即一同前往市场。我呢，作为这一家人的好友，照例要陪着他们。在那个令我永远难忘的早晨，伊凡·马特维伊奇别提有多么高兴，这是我从来不曾看到过的——说真的，对于自己未来的遭遇，我们事先竟一无所知！他一走进游廊市场，就立刻对建筑的富丽堂皇赞不绝口，等走到展出新近运到首都的那头怪物的店铺跟前时，居然主动替我向鳄鱼主人付了二十五戈比的参观费——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我们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发现除鳄鱼外，还有几只鹦鹉，是一种外国白鹦鹉，此外，房间凹进去的地方有一只特制的笼子，里面关着一群猴。在入口处的左侧，靠墙摆着一个浴盆形状的白铁大水槽，上面罩着牢固的铁丝网，槽

底上的水不过一寸²⁷⁰深。在这个水浅得可怜的槽子里，放着一条其大无比的鳄鱼，像一段圆木似的一动不动，看来，由于我们这里不欢迎外国来宾的潮湿气候，它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这个大怪物起初并没有使我们觉得特别有趣。

“鳄鱼原来是这样子！”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用一种深表惋惜的语气慢悠悠地说，“我还以为它……是另外一副模样呢！”

她很可能认为鳄鱼是钻石做的呢。一个德国佬，这里的主人，鳄鱼的所有者，朝我们走了过来，面带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气瞅着我们。

“他做得对，”伊凡·马特维伊奇小声对我说，“因为他知道，在整个俄国展出鳄鱼的，目前就他一个人。”

我觉得，伊凡·马特维伊奇所以说出这一番纯属扯淡的见解，也全是由于他现在的心情特别愉快的缘故，而在其他场合下，他对人总是非常刻薄的。

“依我看，你的这条鳄鱼不是活的。”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受到主人生硬态度的刺激，于是又开口说道，还对他嫣然一笑，为的是要降服这个无礼莽汉——这是女人们的一种惯技。

“啊，不！太太，”主人用蹩脚的俄语回答道，立刻把罩在水槽上的铁丝网掀开一半，拿起棍子去戳鳄鱼的脑袋。

这头阴险的怪物，为了表示它还活着，便轻轻动了动爪子和尾巴，微微抬起嘴巴，发出一阵像长叹似的喘气声。

“喂，别生气，卡尔亨！”德国人温存地说，由于有了面子深感满意。

“这鳄鱼多讨厌！我简直吓坏了，”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小声说道，显得更加妩媚了，“以后我做梦准会梦见它。”

“不过，它在梦里是不会咬您的，太太。”德国人十分殷勤地奉承她道，觉得自己说话俏皮，先笑了笑，但我们谁也没有答理他。

“走，谢苗·谢苗内奇，”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接着说，这是专门对我说的，“我们最好看猴去。我爱猴爱得不得了；有的猴是那样招人喜欢.....鳄鱼可是太吓人了。”

“噢，别害怕，亲爱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在我们背后大声说道，洋洋得意地要在妻子面前显出英雄气概来，“这个原籍在法老王国的瞌睡虫待在槽子里，是不会伤害我们的。”他在水槽旁边站住了。这还不算，他还摘下一只手套，去搔鳄鱼的鼻子，事后他承认，是想让鳄鱼再一次发出喘气的声音。鳄鱼主人出于对妇女的礼貌，紧跟着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向关着猴的笼子走去。[271](#)

这样，一切都很顺利，当时还料想不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看猴看得高兴，甚至手舞足蹈起来，简直被猴迷住了。她快活得尖声惊叫，不断转身跟我说话，好像根本不屑理睬那位主人，在提到这些猴子很像她的一些来往密切的熟人和朋友时不禁哈哈大笑。我也感到开心极了，因为他们长得确实很像。展出鳄鱼的德国人弄不清自己是否应当赔笑，因而最后觉得非常没趣。在这一瞬间，一声恐怖的哀号，甚至可以说是不像人声的呼喊，突然震撼了整个房间。我一时没了主意，起初在原地愣住了；但我发现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也大叫起来，于是急忙转过身去——我看见了什么啊！我看见——天啊！——我看见鳄鱼张开血盆大口，咬住可怜的伊凡·马特维伊奇的腰部，已经平举在半空里，只见他的两条腿在拼命踢蹬。此后一眨眼间——人就不见了。然而，我还是要描述一番详情细节，因为我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睹了眼前发生的整个过程，我甚至不记得过去什么时候曾经这样专注和好奇。在发生不幸的时候，我想道：“这是因为遭难的是伊凡·马特维伊奇，要是这事落到我头上——我该有多么倒霉啊！”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当时鳄鱼在它的血盆大口里把伊凡·马特维伊奇转了过来，使他的两只脚对准自己的喉咙，先把脚吞了下去；然后把双手抓住槽子、竭力想挣脱出来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又吐出一些，再一口齐腰吞下。然后吐了又吞，吞了又吐，反复了好几次。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看着伊凡·马特维伊奇不见了。最后，鳄鱼使劲一咽，把我的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整个吞进肚去，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伊凡·马特维伊奇的整个身形在鳄鱼肚子里缓缓移动。我又想大声叫喊。这时，命运突然再一次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大概由于吞下的东西过于庞大而感到憋闷，鳄鱼又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好像要最后打个饱嗝儿，嘴里霍地冒出伊凡·马特维伊奇的脑袋，也不过是一秒钟工夫，只见他满脸绝望的

表情，眼镜从鼻梁上一下子滑落下来，掉到了槽子底上。这颗充满绝望神情的脑袋钻了出来，好像只是向外界的一切瞥上最后一眼，同人世的欢乐黯然诀别。然而，这颗脑袋已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愿望了：鳄鱼用尽力气猛地一吞——霎时间脑袋又变得无影无踪，这一次可是永远不见了。一个活人脑袋的一隐一现真是令人触目心惊，不过还有一点——不知是由于这幕戏演得太快和太出人意外，还是由于眼镜滑下了鼻梁——有的地方竟显得滑稽透顶，惹得我突然冷不防地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然而我立刻省悟到我是这家人的老朋友，在这种场合失笑实在不成体统，于是立即转向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深表同情地对她说：

“我们的伊凡·马特维伊奇这回可没命了！”

在发生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叶莲娜·伊万诺芙娜表现出多么强烈的激动，甚至是我难以想象和表达的。起先，她发出第一声惊呼后，好像在原地僵住了，看着呈现在眼前的混乱景象，显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只是使劲瞪大眼睛；然后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我随即抓住她的两手。最初也吓得呆若木鸡的主人，这时忽然把手一拍，仰天喊叫起来：

“啊，我的鳄鱼，O mein allerliebster Karlchen! Mutter, Mutter, Mutter! [272](#)”

随着这声呼唤，后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老婆子，头戴包发帽，两腮红通通的，已是上了年纪，衣衫不整，她大吼一声，向她的德国丈夫扑了过来。

于是出现了一场大乱。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发狂似的反复喊着两个字：“割开！割开！”接着就直奔鳄鱼的主人和那个老婆子，看来要恳求他们——大概已无法控制自己——为了某种原因非割开什么不可。主人夫妇俩根本不理我们，只是像牛犊一样在槽子旁边嗷嗷哭叫。

“它得没命了，肚皮的马上要胀破，因为它把一个当官的整个地吞下去了！”主人用蹩脚的俄语高喊道。

“Unser Karlchen, unser allerliebster Karlchen wird sterben! [273](#)”老婆子喊道。

“我们无了依靠，饭的没得吃了！”主人跟她喊叫着呼应。

“割开，割开，割开！”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揪住德国人的衣服，喊个不停。

“他逗弄鳄鱼——您的丈夫干吗要逗弄鳄鱼！”德国人推开她吼叫着，“要是卡尔亨胀死了，您得赔偿——das war mein Sohn, das war mein einziger Sohn！[274](#)”

我得承认，看到外来的德国人是这样自私，他的衣衫凌乱的老婆子是这样心狠，我感到愤怒万分；况且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劲儿喊着：“割开！割开！”——这使我更加焦急，终于把我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使我不禁惊慌起来……我要先声明一句——对这种奇怪的喊声，我完全理解错了：我原以为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在短暂的一瞬间丧失了理智，同时要为她心爱的伊凡·马特维伊奇的死申冤报仇，非要用棍子把鳄鱼痛打一顿才解心头之恨。其实，她完全是另一番用意。我小心地向门口张望一阵，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竭力劝说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平静一些，主要是不必再用“割开”这样一种容易引起别人误解的字眼儿。由于这里正是市场中心，周围的人都很有教养，而且离那个大厅不远，这时候拉夫罗夫[275](#)先生也许正在大厅里发表公开演说呢——所以她这种固执的愿望不仅无法实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随时都会招致那些有教养的人向我们发出嘘声，斯捷潘诺夫[276](#)先生说不定会画出几幅讽刺漫画来。我大为惊讶的是，我这种怯懦的疑虑立即得到了证实：原来在鳄鱼展览室和卖二十五戈比一张门票的入口处的小过道之间挂着一个布幔，这时布幔突然拉开，一个满脸胡须、手里攥着帽子的人钻了出来，上半身拼命向前探着，并且非常谨慎地站稳双脚，一步也不肯迈过鳄鱼展览室的门槛，以便保有不买门票的权利。

“这种固执的要求，夫人，”陌生人说，他尽力在门槛外站稳些，以免向我们这边倒过来，“会有损你们将来的声誉，这是由于你们的脑子缺少磷的缘故。你们马上就会在进步报纸的新闻栏里和我们的讽刺刊物上受到耻笑……”

但是，他没能把话说完，醒悟过来的主人吃惊地看到在鳄鱼展览室里说话的人居然没买门票，便怒冲冲地扑向这个进步的陌生人，揪着他的衣领，用拳头把他赶了出去。两个人随即消失在布幔后面，我们看不见了，直到这时我才看清这场骚乱毫无结果；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完全没有什么错：她根本无意于——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坚持让鳄鱼

在棍子底下受到一顿侮辱性痛打的惩罚，只不过想一刀切开鳄鱼的肚子，好把伊凡·马特维伊奇从里面搭救出来。

“原来是这样！您想叫我的鳄鱼死了！”主人又跑进来喊道，“不行，要先让您的丈夫死了，然后鳄鱼才完蛋！……我爸爸展出鳄鱼，我爷爷展出鳄鱼，我儿子将来还要展出鳄鱼，我以后也要展出鳄鱼！我们都展出鳄鱼！我在全欧洲出了名，您们在全欧洲没有名，非得付给我罚款不行。”

“对，对！”气势汹汹的德国老婆子帮腔道，“我们的不放你们的走，卡尔亨要胀死，您们得付罚款！”

“把鳄鱼切开也没用了，”我平静地接着说，想催促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尽快回家去，“我们亲爱的伊凡·马特维伊奇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天堂里游逛了。”

“我的朋友，”这时完全出人意料地传来了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声音，使我们万分惊奇，“我的朋友，我的意见是——非直接诉诸官方不可，因为没有警察的协助，这个德国人是不会懂得道理的。”

这些话说得坚定、有分量，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沉着，最初使我们大为惊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不用说，我们还是立刻跑到盛鳄鱼的槽子跟前，怀着虔敬和疑惧参半的心情去听那不幸的囚徒说话。他的声音又低又尖，甚至有些刺耳，仿佛是从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活像某个调皮鬼跑进另一个房间，拿平常睡觉用的枕头把嘴捂住，然后开始喊叫，想让隔壁房间的人觉得好像有两个农民在荒郊野外或是隔着深山峡谷彼此呼唤——有一次我在熟人家里过圣诞节就有幸听到过这种声音。

“伊凡·马特维伊奇，亲爱的，这么说你还活着哪！”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哽咽着说。

“还活着，挺好，”伊凡·马特维伊奇回答道，“感谢全能的上帝，我虽说被吞了进来，却平安无事。我唯一担心的是，上司会怎样看待这个事件；因为我已经领到出国的证件，却陷进了鳄鱼的肚子，也未免太不机灵了……”

“不过，亲爱的，别管什么机灵不机灵；首先得想办法把你从那里挖出来。”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抢着说。

“挖出来！”主人吼叫着，“我决不允许挖鳄鱼的肚子。现在观众会来得很多，我的要收fünfzig²⁷⁷戈比，卡尔亨的肚皮不会胀破。”

“Gott sei dank！²⁷⁸”女主人帮腔说。

“他们说得有理，”伊凡·马特维伊奇心平气和地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

“我的朋友，”我喊了起来，“我要刻不容缓去见上司，我要控告，因为我已预感到，这件麻烦事我们自己是对付不了的。”

“我也这么想，”伊凡·马特维伊奇说，“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贸易危机时期，不支付经济赔偿是很难白白剖开鳄鱼肚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个问题：主人损失了鳄鱼能得到什么赔偿？还有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由谁支付赔偿？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财产的……”

“是不是从你的薪水里支付。”我犹豫不决地说。可是主人当即打断我的话：“我的鳄鱼的不卖，我的鳄鱼的要卖三千，我的鳄鱼的要卖四千！现在会来很多很多的观众：我的鳄鱼的要卖五千！”

总之——他神气得令人难以忍受，自私和卑鄙的贪欲使他的眼睛放射出喜悦的光芒。

“我走！”我愤怒地大声喊道。

“还有我！我也走！我要找安德烈·奥西贝奇本人，用我的眼泪求他发发慈悲。”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伤心地说。

“别这样，亲爱的，”伊凡·马特维伊奇急忙打断她的话，因为他对自己的妻子倾慕安德烈·奥西贝奇早就心怀醋意，他知道妻子很乐意跑到那位有学问的人跟前痛哭一场，因为她哭的时候很美。“还有你，我的朋友，我劝你也别去，”他接着对我说，“不要直接去，这样太鲁莽，会捅出别的篓子，你最好今天就去季莫菲·谢苗内奇，私下里拜访他。他是个守旧的人，不算精明，但稳重可靠，主要是——为人直爽。

你代我向他致意，跟他讲明情况。因为最近一次玩牌时，我欠了他七个卢布，请顺便把这笔钱交给他：这会使不徇私情的老头子的心肠软下来。在任何情况下，他出的主意都会对我们大有教益。现在，你先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送回家……请放心，我的朋友。”他接着对妻子说，“这一场大吵大叫和娘儿们的无谓争吵弄得我累了，我想睡上一觉。这地方既暖和又软和，虽然我还来不及仔细打量一下这个意想不到的住所……”

“还说什么打量！难道你那里有亮光吗？”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奇怪地喊道。

“我的周围漆黑一团，”这个可怜的囚徒回答说，“但是我可以摸索，就是说，可以用手打量……再见吧，请放心，各种娱乐活动也别放弃了。明儿见！你呢，谢苗·谢苗内奇，傍晚再来看看我，由于你心不在焉，可能记不住，那就在手帕上打个结子，免得忘记了……”

我承认我很乐意走开，一来是觉得非常疲倦，再说也有点厌烦了。我匆匆挽起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的胳膊，她满面愁容，然而由于心情激动却显得越发标致，我赶忙把她带出展览鳄鱼的房间。

“晚上来，还得交二十五戈比！”主人在我们身后高喊道。

“天哪，他们是多么贪得无厌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说，一面在市场墙壁上挂的一面面镜子里端详自己，她显然已经觉察出自己变得格外好看了。

“经济原则嘛。”我有些激动地回答道，在行人面前为自己挽着一位太太而感到自豪。

“经济原则……”她慢吞吞地说，声音十分动听，“我真不明白，现在伊凡·马特维伊奇怎么会谈论这个令人憎恨的经济原则。”

“我可以解释给您听。”我回答说，立即把我国引进外国资本的好处讲了一遍，这都是早晨我在《彼得堡新闻》和《呼声报》[279](#)上看到的。

“这是多么荒唐啊！”她听了一会儿，连忙插嘴说，“再别讲了，怪讨厌的；您胡说些什么……告诉我，我的脸很红吗？”

“您的脸不是很红，而是很美！”我乘机恭维她道。

“真调皮！”她得意地小声说，“可怜的伊凡·马特维伊奇，”过了一分钟，她娇媚地歪着头，接着说道，“真的，我很可怜他，唉，天啊！”她忽然大声喊道，“请问，他今天在那里头怎么吃饭呢？还有……还有……要是他需要什么东西的话……他该怎么办呢？”

“这问题倒是没想到。”我回答说，也感到很难办。我确实没想到这一点，女人在处理生活问题方面比我们男人要实际得多了。

“不幸的人，他怎么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呢……没有娱乐，一片黑暗……叫人伤心的是，我竟没有留下他的一张照片……这样一来，我可真跟寡妇一样了，”她又说了几句，露出迷人的笑容，对自己的新处境显然很感兴趣，“嗯……我毕竟非常可怜他！……”

总之——她把一个楚楚动人的年轻妻子对于亡夫的怀念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又自然。最后，我把她送到家里，安慰了一番，陪她吃过晚饭，喝了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六点钟动身去找季莫菲·谢苗内奇，我料到凡是结了婚的正经人在这个钟点都会在家里坐着或是躺着休息。

我用这种适合于叙事的文体写完了第一章，下面打算用的就是虽说不太高雅，然而却更为自然的文体了，这是我要事先向读者交代清楚的。

二

令人肃然起敬的季莫菲·谢苗内奇接见我时有点匆促不安，似乎有些心烦意乱。他把我引进窄小的书房，严严实实地关上门，神情显然很不自在，开口说道：“免得孩子们来捣乱。”然后让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自己在安乐椅里落了座，掩好身上长棉袍的衣襟，摆出一副官气十足，甚至有些严厉的面孔，准备应付各种公事，尽管他既不是我的上司，也不是伊凡·马特维伊奇的上司，但一直被认为是个关系一般的同事，也可以说是个熟人。

“首先，”他先开了腔，“请您务必注意，我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下属，跟您和伊凡·马特维伊奇一样……我是局外人，不想介入任何事。”

他显然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这使我很感惊异。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又细细地向他讲了一遍。我说话时不禁心情激动，因为这时我正在履行一个好朋友的责任。他听我说话时并不特别惊讶，只是带着显而易见的怀疑神气。

“您看，”他听完后说道，“我早料到，他必定会出这种事。”

“请问是何原因，季莫菲·谢苗内奇，这可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哪……”

“所见极是。不过，伊凡·马特维伊奇在整个供职期间的所作所为正应得此结果。他为人浮躁，且自命不凡。总是侈谈‘进步’和诸如此类的各种思想，这就是进步给他带来的下场！”

“但是，需知此事颇不寻常，对他绝不可以用进步人士遵循的一般规律加以衡量……”

“不，完全可以。您看得出，这是文化素养过高的结果，您尽可相信我的话。因为文化水平过高的人总是到处乱钻，特别是有些地方他们往往不请自去。不过，也许您早已清楚地知道，”他好像有些生气，接着说道，“我文化不高，有了一把年纪；本是个士兵的儿子，此后担任公职，至今已五十多年了。”

“噢，不，季莫菲·谢苗内奇，不必客气。恰恰相反，伊凡·马特维伊奇渴望聆听您的高见，万望多加指点。可以说，他含着眼泪切盼赐教。”

“‘可以说，他含着眼泪。’嗯。这是鳄鱼的眼泪，不可全信。喏，请问，他怎么动了出国的念头？再说款项从何而来？他不是没有财产吗？”

“季莫菲·谢苗内奇，他最近领到奖金，所以有些积蓄，”我诉苦般地回答说，“他总共只想出国三个月——前往瑞士……访问威廉·退尔²⁸⁰的故乡。”

“威廉·退尔？哼！”

“他想去那不勒斯赏春。参观博物馆，了解民间习俗，还要观看动物.....”

“哼！观看动物？我认为，这不过是妄自尊大罢了：观看什么动物？什么动物？难道我们这儿还缺少动物？有的是动物园、博物馆、骆驼。彼得堡近郊还有熊。而他自己却钻进了鳄鱼的肚子.....”

“季莫菲·谢苗内奇，得啦，人家遭了难，来向一位朋友、一位年长的亲人求助，渴望听到指点，而您——却一味斥责.....但愿您多少可怜一下不幸的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也好！”

“您是说他的夫人吧？一个迷人的小娘们。”季莫菲·谢苗内奇嘟哝道，态度显然软了些，津津有味地嗅了嗅鼻烟，“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再说她有多么丰满，小脑袋总是歪向，歪向一边.....非常惹人喜欢。安德烈·奥西贝奇前天还谈到过她呢。”

“谈到过她？”

“谈到过，简直赞不绝口，他说，那样的胸脯、眼神、发式.....他说，那不是个小娘们，简直是一块糖果，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他们还很年轻哪。”季莫菲·谢苗内奇大声擤了擤鼻涕，“可是，他们这种年轻人多么会向上爬啊.....”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季莫菲·谢苗内奇。”

“自然，自然。”

“季莫菲·谢苗内奇，有什么办法可想吗？”

“不过我能有什么办法？”

“请您出些主意，多加指点，您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一个亲人！下一步怎么走？是否要去求见上司？或者.....”

“求见上司？大可不必，”季莫菲·谢苗内奇连忙说道，“如果您想让我出主意，那么头一条，这事应当暗中了结，就是说，应当私人出面。事情令人疑窦丛生，而且是前所未闻。主要是前所未闻，没有先例，并

且难以置信.....因此首先应持慎重态度.....不妨让他在那里躺着去吧。我们必须等等再说.....”

“怎么能等等再说呢，季莫菲·谢苗内奇？要是他在那里头憋死了呢？”

“怎么会憋死呢？我好像记得，您不是说过他过得相当舒服吗？”

我把整个事件又重复了一遍。季莫菲·谢苗内奇沉吟起来。

“哼！”他嘟哝道，手里转动着鼻烟壶，“我看呀，他没去国外，暂时在那里躺着倒是好事。让他能有工夫思量一番；当然不要让他憋死，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比如说，在那里要提防患上咳嗽和别的什么病.....至于那个德国人，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很有理，甚至比他的对方还要有理，因为是别人未经允许钻进他的鳄鱼的肚子，而不是他未经允许钻进伊凡·马特维伊奇的鳄鱼的肚子，而且据我记忆所及，伊凡·马特维伊奇并没有什么鳄鱼。好啦，鳄鱼既然是私人财产，可见不付赔偿费就不能把它切开。”

“要救人哪，季莫菲·谢苗内奇。”

“这是警方公务。您应当前往警局报案才对。”

“不过，我们可能很需要伊凡·马特维伊奇，也许要查询一下他的下落。”

“很需要伊凡·马特维伊奇？哈哈！还有一事奉告，他已在公认休假之列，因此我们可以不闻不问，让他在那里尽情观光欧洲各地。如若他假期已满尚未报到，那就另当别论，届时我们自会查问打听.....”

“还有三个月哪！季莫菲·谢苗内奇，发发慈悲吧！”

“他是咎由自取。哼，谁把他塞到那儿去的？这么一来，公家大概非得为他雇一个保姆不可，但是人员编制并无此类名额。而关键在于——鳄鱼原属私人财产，因此，这里应适用所谓经济原则。经济原则可是至高无上的。前天在鲁卡·安德烈伊奇家举行的晚会上，伊格纳吉·普罗柯菲伊奇就说过这话，您认识伊格纳吉·普罗柯菲伊奇吗？他是个资

本家，经营着大企业，您知道吗，他的话讲得头头是道，他说：我们需要工业，我们的工业不发达。应当建立工业。应当弄到资本，就是说，应当形成中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由于我们资本短缺，所以要引进外国资本。首先，应当扶植外国公司，让它们分段购买我国土地，目前国外均有此种规定。他说，村社所有制是毒药，是毁灭！您知道，他讲得这样激烈；嗯，他们是体面人，他们是大富翁……可不是小职员。他说，实行村社制，工农业都不能得到发展。他说，应当让外国公司尽量分段买下我国的全部土地，然后再尽量划分、划分，划分为极小的地段，您知道——他说‘划……划分’二字时语气非常坚定，他说，然后再出售成为私人财产。其实也不是出售，不过是租赁。他说，一俟全部土地落入引进的外国公司之手，那么，它们就可以任意规定租金数额。因此，农民要想勉强糊口，就必须多干两倍的活儿，而且随时会被赶走。这就是说，农民必须兢兢业业、驯服、勤勉，为取得同样的报酬要多干两倍的工作。目前村社里的农民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知道不会饿死，就经常偷懒，酗酒。其实我们可以吸收资金，掌握资本，形成资产阶级。英国一家政治和文学性的报纸《泰晤士报》分析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不久前发表过评论，说我国财政拮据，原因就在于我国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大宗财产，没有甘愿效劳的无产阶级……伊格纳吉·普罗柯菲伊奇讲得实在精彩。真是一位演说家。他要亲自向上司递交呈文，然后送《彼得堡新闻》发表。这种文章和伊凡·马特维伊奇写的歪诗可大不一样……”

“伊凡·马特维伊奇的事怎么办呢？”等老头儿唠叨够了，我插嘴道。季莫菲·谢苗内奇有时候喜欢聊聊闲天，好表现一番他并不落后，而是知道很多事情。

“伊凡·马特维伊奇的事怎么办？我就要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要设法把外国资本引进俄国，您想想看：既然引进的鳄鱼所有主的资本通过伊凡·马特维伊奇成倍地增加了，那么，我们就应当保护外国资本家，可是现在呢，恰恰相反，却要想方设法在他的原始资本——鳄鱼的肚子上开刀。这合适吗？我认为，伊凡·马特维伊奇既然是祖国的忠实儿子，就应该为通过自己使外国鳄鱼的价值增加一倍，也许会增加两倍，而感到高兴和自豪。这是引进资本的需要。请注意，只要一个人获得成功，第二个人就会再运进一条鳄鱼，第三个人会一下子运来两条或三条鳄鱼，他们手头的资本就逐渐积累起来了。这就有了资产阶级。应当予以鼓励才是。”

“算了吧，季莫菲·谢苗内奇！”我喊道，“您是要求不幸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做出几乎是不近人情的自我牺牲呢！”

“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首先我要请您——刚才我已经说过——想到我并不是上司，因而我不能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我是以祖国的儿子的身份讲话，就是说，不是以《祖国之子》²⁸¹的名义，而是纯粹以祖国的儿子的身份讲话。我还得提一提，是谁让他钻进鳄鱼肚子里去的呢？一个担任一定官职的体面人，一个合法结过婚的人，突然间——弄到这种地步！这说得过去吗？”

“可是，他弄到这种地步全是出于偶然呀！”

“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此外，您说说看，哪儿能弄到款项去向鳄鱼主人支付赔偿金呢？”

“可不可以用他的薪水支付，季莫菲·谢苗内奇？”

“薪水够吗？”

“不够，季莫菲·谢苗内奇，”我发愁地回答道，“鳄鱼主人最初吓了一跳，唯恐鳄鱼会胀破肚皮，后来他看清一切都很顺利，于是便神气起来，由于能把参观费提高一倍而乐不可支。”

“也许会提高两三倍呢！观众马上会蜂拥而来，展出鳄鱼的人全是机灵鬼。何况还没到大斋期，人们正想寻欢作乐，首先要让伊凡·马特维伊奇用个假名，叫他不必着急。也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正待在鳄鱼的肚子里，可又不是来自官方消息。这么一来，伊凡·马特维伊奇甚至会处于一种特别有利的地位，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出国了。要是有人说他在鳄鱼肚子里，我们就表示不能置信。这就可以把事情掩饰过去。关键是——要让他等等再说，他干吗要这么着急呢？”

“嗯，不过要是……”

“别担心，他的身体结实得很……”

“嗯，那么以后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好，不瞒您说，这件事可是复杂透顶。难以揣测，而且最糟糕的是至今没有先例。要是我们有过先例，就可以想个办法循例处理了。既然如此，怎么能马上解决呢？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事情只好拖一阵子。”

一条妙计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

“能不能这么办？”我说，“既然他待在怪物的肚子里是命该如此，他能够维持生命也是天意使然，那么能不能替他递个呈子，请求按上班对待呢？”

“嗯……除非按休假论，不要薪水……”

“不，能不能薪水照发呢？”

“什么理由？”

“算是出差……”

“出什么差？去什么地方？”

“就说到内部去，到鳄鱼内部去……这么说吧，去进行考察和就地研究各种情况。这自然是件新鲜事儿，但它是进步事物，同时还可以表现出对启蒙事业的热心……”

季莫菲·谢苗内奇沉思起来。

“指定一名特派官员，”他终于说道，“到鳄鱼内部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个人认为，这事荒唐得很。编制上不许可。再说到那种地方能执行什么任务呢？”

“比方说，为了在生物体内部就地对其特性进行切实的研究。当前很时兴自然科学，还有植物学……他可以住在那里，根据情况……对，报告消化过程或是仅仅介绍生物的习性。目的是积累实际材料。”

“这已经是统计学的事了。得啦，我不擅长统计学，也不是哲学家。您提到实际材料——我们积累的实际材料本来就够多了，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再说搞这种统计危险哪……”

“为什么？”

“就是危险嘛。还有，您总该同意吧，他准是侧身躺着报告所谓的实际材料。可是怎么能侧身躺着办公呢？这又是一件新鲜事儿，而且很危险；这种事情同样没有先例。如果我们有一个稍微近似的先例，我认为，也许就能算他是出差了。”

“不过，以前从未运来过活鳄鱼呀，季莫菲·谢苗内奇。”

“嗯，不错……”他又沉吟起来，“如果您愿意提出的话，您的这个反驳意见倒是满有道理，甚至可以成为进一步处理问题的依据。但是，您还得考虑到，如果不断运来活鳄鱼，公务员们开始一个个溜掉，然后借口那里又暖和又软和，都要求前去出差，然后在那里侧身躺着……您自己也会承认这是个坏榜样。这么一来，大概每个人都愿意钻到那里去白拿薪水了。”

“您帮帮忙吧，季莫菲·谢苗内奇！顺便说件事，伊凡·马特维伊奇托我把他欠您的赌账交给您，七个卢布，是玩牌输的……”

“哎呀，这还是他前两天在尼基弗尔·尼基弗雷奇家输的呢！我记得。他当时是多么快活啊，还逗乐，再看现在！……”

老头儿真的受了感动。

“帮帮忙吧，季莫菲·谢苗内奇。”

“一定尽力而为。我私下出面说说情，打听打听。不过，您也非正式地从侧面问一问，那个德国人究竟要多少钱才肯卖他的鳄鱼？”

季莫菲·谢苗内奇的心显然软了下来。

“一定照办，”我回答道，“我很快就会给您回音。”

“他的太太……现在是孤身一人吧？她寂寞吗？”

“您该去看望看望她，季莫菲·谢苗内奇。”

“一定去，我前天就想去，这真是个好机会……他为什么，为什么会鬼迷心窍偏要看什么鳄鱼！其实呢，我自己也想看看鳄鱼。”

“还是去看看那个可怜的人吧，季莫菲·谢苗内奇。”

“一定去。当然，我不想用这种方法使他产生得救的希望。要以私人身份去看他……好，再见！我又要去见尼基弗尔·尼基弗雷奇了，您也去吗？”

“不，我要看那个囚徒去！”

“好吧，现在您去看的竟是囚徒！……哎——呀，这都是轻举妄动的结果啊！”

我向老头儿告了别，脑子里的思绪乱纷纷的。季莫菲·谢苗内奇是个善良的、非常正直的人，但是我跟他分手后，想起他已经供职五十个年头，当前像季莫菲·谢苗内奇这种人在我国已经不多了，不禁感到一阵高兴。不用说，我随即飞快地跑进游廊市场，把这些情况全告诉了伊凡·马特维伊奇。同时我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在鳄鱼肚子里怎么过活呢？他在鳄鱼肚子里怎么能够生存呢？难道真能在鳄鱼肚子里活下去吗？我有时真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梦，尤其因为这个事件涉及的竟是一头大怪物……

三

然而，这并不是梦，而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现实。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讲它了！现在我再接着说下去……

我赶到市场已是晚上九点钟左右，时间很晚了，只好从后门走进鳄鱼展览室，因为德国人这一次不像平日，早已提前关上店门。他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旧礼服，悠闲地踱着步子，只是比不久前的上午显得加倍的得意。十分明显，他已经没有什么担心的事儿。“观众会来得很多的。”老婆子不久也出来了，显然是要监视我。德国人和老婆子不断嘀咕咕。尽管已经关上店门，他仍然向我要了二十五戈比。较真儿得实在过分！

“你的每次都要交钱；观众要交一卢布，你的只交二十五戈比，因

为你是你的好朋友的好朋友，我是尊敬朋友的……”

“还活着吗？活着吗？我的有学问的朋友！”我向鳄鱼走去，一边大声说话，好让伊凡·马特维伊奇老远就能听见，也好迎合他的自尊心。

“还活着，挺好，”他回答道，虽然我就站在他的身旁，但还是觉得他好像是在很远的地方或床底下说话似的，“还活着，挺好，不过先不谈这些……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故意装作没听清他的话，只管用关切的焦急口吻问道：怎么样，在鳄鱼肚子里有什么感觉？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完全出于友谊和一般礼貌的考虑。可是他竟赌起气来，不耐烦地截住我的话。

“事情办得怎么样？”他喊道，像平素一样对我颐指气使，嗓音尖细，这一次令人觉得尤其讨厌。

我把跟季莫菲·谢苗内奇的谈话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说话时尽量露出几分委屈不满的语气。

“老头儿是对的，”伊凡·马特维伊奇斩钉截铁地说，平常他跟我谈话时也是这样很不客气，“我喜欢一个人讲求实际，就看不上优柔寡断的脓包。不过，我得承认，你关于出差的主意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从科学和伦理的角度，我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材料。但是，现在出现的是崭新的、出人意外的情况，已无需单为薪水操心。注意听着。你坐下了吗？”

“没有，站着哪。”

“随便坐吧，坐在地板上也行。注意听着。”

我怒火满腔，没好气地抓过一把椅子，“咚”的一声放在地板上。

“听着！”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今天来了大批大批的观众，傍晚时挤得水泄不通，警察也跑来维持秩序。到了八点钟，就是说比平常早些的时候，主人觉得必须关门闭馆，好数数钱已赚了多少钱，也便于准备一下明天的展出。我知道，明天一定会门庭若市。因此可以断言，京城的专家学者、贵妇名媛、外国使节、法官律师等都会纷纷前来参观。此

外，人们会从我们好奇的庞大帝国的各个省份拥向这里。结果呢——我会受到人们的注目，虽然谁也看不见我，我却能成为头号风云人物。我要开导开导这群游手好闲的家伙。我自己得了教训，准备现身说法，树立一个气度恢弘、乐天知命的榜样！可以说，我将成为开导人类的布道讲坛。我住在这头怪物的肚子里，能提供与它有关的各种博物学资料，仅就这些资料而言，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因而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事件，我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满怀希望能由此博得一个无比辉煌的前程。”

“您不感到厌烦吗？”我挖苦他道。

最叫我恼火的是，他说话时用词狂妄自大——简直是不可一世。然而，他的这些表现又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个轻浮浅薄的傻瓜有什么，有什么可以趾高气扬的呢！”我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真不该趾高气扬，应当痛哭流涕才是。”

“不对！”他对我的指责提出了尖锐反驳，“因为我一向胸怀大志，只是目前才有暇思索一下改善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现在，从鳄鱼的肚子里即将涌现出真理和光明。我肯定能独树一帜，发明一种有关新经济关系的崭新理论，并为此感到自豪——这是我由于公务繁忙和耽于世俗的无聊消遣一直未能办成的事。我必将驳倒一切理论，成为新的傅立叶。顺便问一声，你把七个卢布还给季莫菲·谢苗内奇了吗？”

“用我的钱还的。”我回答说，尽量在语气中强调出解囊相助的是我。

“我们以后再算账，”他傲慢地回答道，“我正等着给我提薪呢，这事十拿九稳，因为不给我提薪还能给谁提呢？现在我能带来说不完的好处。还是谈正事吧。我的妻子怎么样？”

“你大概是问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吧？”

“妻子怎么样？！”这一次他简直是在尖声嚎叫。

真是没法办！我只好顺从地，然而又气得咬牙切齿地讲了一遍，提到我怎样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留在家里了。他甚至不肯听完我的话。

“我对她另有安排，”他急不可待地讲了起来，“既然我在这里出了名，我就要让她在那里也出名，那些学者、诗人、哲学家、外来的矿物学家、达官显宦，早晨和我谈过话，晚上就会拜访她的沙龙。从下星期起，她每天晚上应当开放沙龙接待来宾。我有成倍增加的薪水，可以从中拨出接待费，由于接待应当只限于供应茶水和雇用仆人，所以事情一办就妥。人们在这里和她那里都会对我纷纷议论。我早就盼望有幸能成为大家的谈论对象，但受到了地位低下和官职卑微的限制，一直没能如愿以偿。现在鳄鱼随随便便地这么一吞，我的目的就全部实现了。人们会认真听取我说的每一个字，反复思考、传诵和在报刊上发表我说的每一句名言。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最终他们会明白他们让一个什么样的天才埋没在怪物的肚子里。有的会说：‘这个人可能当过外交大臣并治理过一个王国。’也有的会说：‘这个人治理不了外国的王国。’我哪一点，哪一点不如那个加尼埃·帕热斯基²⁸²或是别的什么人哪？……妻子应当与我pendant²⁸³——我有才，她有貌，又殷勤。有些人会说：‘她漂亮极了，因此才是他的妻子。’另一些人会纠正他们说：‘因为她是他的妻子，所以她才这样漂亮。’为了万无一失，请让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明天买一套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²⁸⁴主编的百科辞典，这样她就能畅谈各种学问。要让她一定经常阅读《圣彼得堡新闻》上的政治性premier²⁸⁵，并且每天和《呼声报》的社论对照比较。我认为，主人会答应偶尔把我和鳄鱼一起带到我妻子的豪华沙龙去。我要待在华丽的客厅中间的槽子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从早晨起就琢磨好的俏皮话儿。我要把自己的各种方案透露给政府要员；我要同诗人们讨论韵律；同女士们取乐开心，而且又能行不逾轨——因为对她们的丈夫来说，我不会有丝毫危险。在其他人面前，我要树立一个达观知命、顺天承运的典范。我要让妻子成为文采夺目的才女；我要提携她，向大众推荐她；她既然是我的妻子，就应当具有一切最高贵的品质。如果说人们把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²⁸⁶称为俄国的阿弗莱德·德·缪塞²⁸⁷有道理，那么把我的妻子称为俄国的叶芙根尼娅·图尔²⁸⁸就更加合情合理。”

我必须承认，这一派胡言乱语倒是有点合乎伊凡·马特维伊奇平素的作风，但我还是认为他现在是热昏了头，正在说胡话。这依旧是那个平凡、普通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只是透过玻璃望去，竟大了二十倍。

“我的朋友，”我问他道，“你想长寿吗？请大致告诉我一下：你身体还好吗？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呼吸呢？我是你的朋友，你应

当承认这件事太不平常，因此，我感到好奇也就十分自然了。”

“这不过是一种无聊的好奇心罢了，”他用教训的口吻回答道，“但是你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你问我在怪物的肚子里怎样安排生活吗？第一，我感到吃惊的是，鳄鱼的肚子原来空空如也。它的肚子好像是用空无一物的橡皮大口袋做成的，跟我们这里的豌豆街和摩尔斯克大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沃兹涅先斯克大街上卖的那种橡皮做的玩艺儿差不多。你可以想象得出，否则的话，我在这里怎能有容身之地呢？”

“这可能吗？”我喊了起来，显然吃惊不小，“难道说鳄鱼肚子里完全是空的？”

“一点不错，”伊凡·马特维伊奇振振有词地厉声坚持道，“它的结构很可能是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形成的。鳄鱼只有一个长着锋利牙齿的大嘴巴，除嘴巴外还有一条相当可观的大尾巴——这就是一切，千真万确。鳄鱼的两端中间有个一无所有的空间，裹着一层橡皮之类的东西，很可能真的就是橡皮。”

“那么，肋骨呢，心肝肠胃呢？”我甚至生起气来，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也没有，这些全没有，很可能从来就没有过。所有这些——不过是那些轻狂的旅行家们的无聊幻想。我现在用自己的身子撑大了鳄鱼肚皮，就像人们给痔疮患者的坐垫吹气一样。鳄鱼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伸缩性。甚至连你，我们家的好朋友，要是不在乎什么的话，也能和我一同住在这里——甚至你住下也还有空地方呢。我甚至想在万不得已时写信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也叫来。其实，鳄鱼的这种中空结构完全符合自然科学。因为，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要是让你造出一条新鳄鱼——你自然会遇到一个问题：鳄鱼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答案很清楚：能吞人。要使鳄鱼具有什么结构才能吞人？答案更清楚：要把它做成空的。物理学早已肯定，大自然不允许存在真空。因此，正是为了不允许存在真空，鳄鱼的肚子才必须是空的，这样它可以不停地吞噬，吞下它碰到的一切东西来填满肚皮。这就是所有的鳄鱼都要吞食我们的同类的唯一合理的原因。人类的构造与此不同；例如，人的头脑越空虚，就越不愿意填满它，这是不受普遍规律支配的唯一例外。如今，我对这一切已了如指掌，我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亲身体会理解了这些道理，可以说我正置身于大自然的内部，在它进行提纯的净化器里，倾听着它的脉搏

跳动。我的观点甚至可以从辞源学中找到根据，因为鳄鱼这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贪食。鳄鱼，Crocodilo——显然是意大利语，一个现代正在用的词儿，也可能来自古埃及的法老王时代，显而易见是法语词根croquer的派生词，意思是进餐、吃饭，一般都用于同饮食有关的场合。我打算把这些定为第一次公开讲演的内容，等他们把我连同水槽一起运到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的沙龙时，我就可以向聚集在那里的听众宣读。”

“我的朋友，你现在恐怕得吃一点泻药了！”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他发烧了，热昏了，发了热病了！”我惊惶不安地不断自言自语。

“扯淡！”他轻蔑地回答道，“再说，我处在目前的境地，服泻药多有不便。不过，你提起服泻药的事儿，其用意我也多少知道一点。”

“我的朋友，你怎么……你现在怎么吃东西呢？今天吃了午饭没有？”

“没有，不过肚子很饱，我今后很可能再不必吃东西了。这件事很好理解：我用身体填满了鳄鱼的肚子，使它永远觉得很饱。现在可以好几年不必喂它。另一方面——我使它觉得很饱，它自然会把体内分泌的营养液供给我，这正像一些考究的风流娘儿们，把生肉片贴在身体的各部分过夜，经过晨浴之后，就会变得鲜艳娇嫩、有弹性和迷人。由此可见，我用自己的躯体喂饱了鳄鱼，反过来也从鳄鱼那里吸取了营养；可见——我们是互相养活的关系。即使是一条鳄鱼，要消化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目前它一定会觉得胃里有些发沉——只是它根本没有胃——为了不让这头怪物受到过度的痛苦，我在里面很少翻身；虽然我能够翻身，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不肯这样做。这是目前我的处境的唯一缺陷，季莫菲·谢苗内奇用比喻的手法把我叫作懒汉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即将证明，侧身而卧——而且——只有侧身而卧才能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我国报刊上发表的各种伟大思想和方针显然都出自懒汉之手；因此，人们才把这些想法说成是闭门造车，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让他们说去吧！不久我就要创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且——你不可能相信——这有多么容易！只要你离群索居，躲到远远的角落里或是让鳄鱼一口吞掉，闭上眼睛，立刻就能为整个人类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极乐世界。你们走后不久，我马上就开动脑筋，业已设想出三套体系，现在正在设计第四套。说真的，首先必须把一切通通驳倒；而且在鳄鱼肚子里进行反驳并不费吹灰之力；不仅如此，从鳄鱼肚子里观察起

来，一切好像清楚得多……不过，我的处境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虽然是无关紧要的缺陷：鳄鱼肚子里有点湿漉漉的，仿佛涂上了一层黏液，此外还有点儿橡胶味儿，跟我那双旧胶皮套鞋的味儿完全一样。仅此而已，别无缺陷。”

“伊凡·马特维伊奇，”我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神奇极了，简直叫我无法相信。难道，难道你打算一辈子不吃饭吗？”

“你这个头脑简单的无聊家伙，怎么净惦记着这种无用的小事！我对你讲的全是伟大的思想，而你却……要知道，我只靠伟大的思想就能填饱肚皮，这些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黑夜。再说，心地善良的鳄鱼主人和无比仁慈的老太婆已经达成协议，不久前决定每天早晨往鳄鱼嘴里插进一根类似笛子的金属弯管，我可以通过管子吮吸咖啡或是泡有白面包的肉汤。他们已经请邻居定做管子，不过我认为这实在过于奢侈。我希望至少活上一千年，如果鳄鱼确实也能活同样长久的话，幸亏我想到了这一点，你明天不妨找一本博物学的书查一查，回头告诉我一声，因为我很可能记得不确切——把鳄鱼和别的古生物弄混了。只有一种想法使我稍感不安：因为我身穿呢衣，脚蹬皮鞋，所以鳄鱼显然消化不了我。再说，我还活着，自然要坚决进行抵抗，免得把我消化掉了，原因很清楚，我不愿意变成一切食物都要变成的那种东西，因为这对我太不体面。我只担心一件事：我的呢礼服不幸是用俄国料子做成的，在一千年里可能烂得什么也没有了。那时候我就会一丝不挂，尽管我怒气冲天，大概也得慢慢被消化掉；虽然我白天决不允许，也不会容忍发生这种事情，可是等夜间进入梦乡、神不守舍了，一个土豆、一张薄饼或是一块小牛肉的有失体面的下场就很可能落到我的头上。这种念头使我无比愤怒。仅根据这一项理由，就应当修改关税率，鼓励进口英国呢子，那种呢子耐穿得多，万一有人被鳄鱼吞了，穿它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经得住自然界的侵蚀。一有机会，我就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某个政府大员，同时也要通知我们彼得堡几家日报的政论作家，让他们去鼓吹一番。我相信他们现在要采纳的我的意见绝不只是这么一条。我能够预见到，他们每天早晨会各自拿着编辑部资助的二十五个戈比，成群结队地挤在我的周围，向我探询对近日电讯新闻的看法。简单说吧——我面临的是无限美妙的灿烂前程。”

“发昏了，发昏了！”我自言自语道。

“我的朋友，要不要自由呢？”我想彻底弄清他的意见，于是问道，“可以说，你在蹲监狱呢，而一个人本来是应当享有自由的。”

“你这个傻瓜，”他回答道，“野蛮人才喜欢无拘无束，智者喜欢的是秩序，要是没有秩序……”

“伊凡·马特维伊奇，算啦，饶了我吧！”

“住嘴，听着！”由于我打断了他的话，他气得尖叫起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我身居斗室，只怕——那些篇幅浩繁的刊物的文艺批评和我们讽刺性报纸的喧嚣。我担心那些思想浅薄的来访者，蠢才、心怀嫉妒的人和虚无主义分子会把我推崇到可笑的程度。不过，我会采取措施的。我急切地等待着明天公众的反应，主要是——报纸上的舆论。报纸上登了些什么，明天务必向我报告。”

“好的，明天我一定带一大堆报纸来。”

“明天就想知道报纸的反应还为时太早，因为三天之后才能登出广告。不过，从今天起请你每天晚上来一趟，可以从院子的后门进来。我有心任用你当我的秘书。你负责读报刊杂志给我听，我可以向你口授我的想法，委派你处理各种事务。尤其不要忘记各地的电讯。凡是欧洲的电讯，每天都要送到这里。不过，这些事已经够了，你现在大概很想睡觉。回家去吧，你对我刚才说的关于批评的事不必多虑：我并不害怕批评，因为批评意见本身就处于被批评的地位。一个人只要聪明正直，就一定会有崇高的威望。我不做苏格拉底，就做第奥根尼²⁸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就是我在人类中要扮演的角色。”

伊凡·马特维伊奇在我面前信口开河，急急忙忙地讲个没完没了（确实是——热昏了头），正像俗话说的那种意志薄弱的“长舌妇”，心里什么事儿也藏不住。他跟我说的有关鳄鱼的种种情况，更让我难以相信。鳄鱼的肚里居然空无一物，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打赌，他这样夸口吹牛是由于虚荣心作怪，也多少有些贬低我的意思。他肯定有病，而对于病人是应当尊重的；不过，我必须坦率承认，我一直讨厌伊凡·马特维伊奇。从小时候起，我一生都想摆脱他的挟制，结果没有办到。我有上千次想跟他一刀两断，可是每一次都不得不再去找他，好像还希望为了什么事去找他讲理和出一口冤气。这种友谊真怪！我可以肯定，我

对他只有一分友谊，另外九分都是怨恨。不过，我们这一次分手时却动了感情。

“您的朋友是个大大的聪明人。”德国人在准备送我出去时低声对我说，他一直留心听着我们的对话。

“A proops! [290](#)”我说，“免得一会儿忘了——万一有人想买您的鳄鱼，您打算要多少钱呢？”

伊凡·马特维伊奇听到我提的问题，满心好奇地等着答复。他显然不肯让德国人要价太低；不过，他听了我的问话，还是发出“吭”的一声，特意清了一下喉咙。

德国人起初听都不愿意听，而且还大发脾气。

“谁也别想买我本人的鳄鱼！”他大声怒叫，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只煮熟的虾，“我不想把鳄鱼的卖掉。给一百万塔列尔[291](#)我也不卖鳄鱼。我今天向观众的收了一百三十个塔列尔，明天我能收入一万塔列尔，往后每天要进十万塔列尔。我的绝对不卖！”

伊凡·马特维伊奇深感满意，甚至嘿嘿笑了几声。

我按捺住心头的怒火，摆出通情达理的冷静态度——因为这是在尽一个好朋友义务——提醒狂妄的德国人说，他的算盘打得不完全对，如果他每天能有十万塔列尔的进项，那就等于说，四天之内全彼得堡的人都来这儿参观了一次，可是此后无论向谁都再也收不到钱了，死活只好听天由命，鳄鱼有可能胀死，伊凡·马特维伊奇有可能病死，我还说了一些别的类似的话。

德国人沉吟起来。

“我要到药房给他买药水喝，”他想了半天，然后说道，“你的朋友不会死掉。”

“给药水喝固然可以，”我说，“但是您也要想到这事弄不好还要打官司呢。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夫人可能提出申诉，要求归还她的合法配偶。您一心想着发财，可是您打算不打算给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一点抚

恤金呢？”

“不，不打算！”德国人神情严峻地断然说道。

“不，不打算！”老婆子也恶狠狠地表示支持。

“这么办吧，您现在不如一次拿到一笔钱，虽然数目不会太多，但比盲目碰运气倒是既稳妥又可靠，这样对您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我认为有义务再补充一句：我绝不是只从无聊的好奇心出发才来问您。”

德国人拉起老婆子到屋角里商量去了，那里放着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在展出的猴子中最大、最丑的猴子。

“你走着瞧吧！”伊凡·马特维伊奇对我说。

至于我，这时心头涌起了强烈的愿望，首先——想把德国人痛打一顿；其次，更狠地打老婆子一顿；第三，由于伊凡·马特维伊奇自高自大得不得了，所以还得打他一顿，而且要打得最疼最狠。但是这些想法同贪得无厌的德国人的回答比起来，可就不值一提了。

德国人和他的老婆子商定，鳄鱼售价为五万卢布，要用俄国最近发行的有奖公债券支付，并且要一所坐落在豌豆街上的带有私人药房的石头住宅，此外——还要授予他俄国上校的军衔。

“瞧！”伊凡·马特维伊奇得意洋洋地大声喊道，“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最后一条要当上校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除此之外——他完全正确，因为他非常了解他展出的这头怪物的目前行情。经济原则高于一切！”

“算了吧！”我勃然大怒，向德国人吼叫起来，“您凭什么要当上校？您立下了什么战功，担任过什么军职，得到过什么军事奖励？您提这种要求不是神经错乱吗？”

“神经错乱？”德国人受了顶撞，也大喊大叫起来，“不，我这个人的很聪明，你的很蠢！我有资格当上校，因为我展出鳄鱼，鳄鱼肚子里坐着一位活的Hofrat²⁹²，俄国人不会展出里面坐着活的Hofrat的鳄鱼！我的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我非常想当上校！”

“好，再见，伊凡·马特维伊奇！”我大叫一声，气得浑身哆嗦，几乎一路小跑冲出了鳄鱼展览室。我觉得，再过一分钟，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两个蠢货的无理要求是不能容忍的。冷空气使我清醒过来，稍稍平息了我的怒气。最后，我朝两边使劲啐了十五次之多，喊来一辆马车，坐车回家后，脱了衣服，往床上一躺。最叫人恼火的是我居然当上了他的秘书。现在我只好去尽好朋友的责任，每天晚上在那里闷得要死！我真想为这事揍自己一顿，等吹灭蜡烛和盖上被子后，我当真抡起拳头在头上和身上的几个地方捶了几下。这倒使我觉得轻松一些，后来终于进入梦乡，而且睡得很熟，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我一夜总是梦见那群猴子，可是天蒙蒙亮时竟梦见了叶莲娜·伊万诺芙娜……

四

据我猜想，我梦见猴子是因为鳄鱼主人把它们关在笼子里，至于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要事先声明：我爱这位太太；但是我得毫不迟延地赶紧再说一句：我像做父亲的那样爱她，这种说法恰如其分。我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我多次产生过难以克制的愿望，想在她的小脑袋或红脸蛋上亲吻一下。尽管我始终未能把这种愿望付诸实现，但我还是要深感抱歉地承认——哪怕让我吻吻她的嘴唇，我也绝不会表示拒绝。我不仅想吻她的嘴唇，而且还想吻她的牙齿，她露出一嘴白牙总是那样迷人，笑的时候宛如一排瑰丽整齐的珍珠。她经常笑，笑容美得出奇，伊凡·马特维伊奇在爱抚她的时候，总是叫她“可爱的小怪物”——真是一个合适而又别致的称呼。这是个像糖果一样甜的女人，再也无法用别的字眼儿形容她了。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伊凡·马特维伊奇现在竟异想天开，会认为他的妻子是我们俄国的叶芙根尼娅·图尔？不管怎么样，我的梦还是给我留下了无比欢快的印象，如果抛开梦里的那些猴子不提的话；我在喝早茶的时候，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思量了一番，决定立即在上班的路上顺便去叶莲娜·伊万诺芙娜那里一趟，当然是以这家人的朋友身份前去看望她。

在卧室外面的很小的房间里（他们把这个房间叫作小客厅，其实他们的大客厅也很小），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穿着半透明的晨衣，坐在一张漂亮的小沙发上，面前摆着个小茶几，正在一个小茶杯里蘸着小面包干儿喝咖啡。她是那样妩媚动人，可是我觉得她好像也在想什么心事。

“啊，是您呀，调皮鬼！”她对我心不在焉地嫣然一笑，“请坐，浪荡公子，喝咖啡吧。昨天干什么去啦？参加化装舞会了吗？”

“难道您去啦？您知道，我去不了……昨天我倒是去看望了一下我们的囚徒……”

我叹口气，露出一副虔敬诚恳的表情，喝起咖啡来。

“谁？这是个什么囚徒？啊，对！可怜的人！嗯，他怎么样——寂寞吗？可是您知道……我想问您一声……现在我能申请离婚吗？”

“离婚！”我气得喊了起来，差一点弄翻了咖啡，“这个黑小子！”我恼恨地想道。

原来有个在建筑部门供职的黑头发男人，留着小胡子，常到他们家串门，来得勤极了，很会讨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的欢心。我承认我恨他，毫无疑问，他昨天准是跟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会过面，说不定是在化装舞会上，也可能就是在这里，并且对她说了些荒唐话。

“怎么，”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好像受了别人的教唆，突然急急忙忙地说了起来，“他既然要在鳄鱼的肚子里待下去，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而我却要在这儿等着他！当丈夫的应该在家里住，而不是住在鳄鱼肚子里……”

“不过，这是意料不到的事件呀。”我开口说道，显然非常激动。

“哎呀，不，别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她忽然大发脾气，高声喊道，“您总是跟我作对，这个坏东西！您没有一点用，您不肯帮我出主意！别人告诉我，会准许我离婚，因为伊凡·马特维伊奇今后再不会有薪水。”

“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是您在跟我说话吗？”我用动人心弦的语调高喊道，“不知是哪个坏蛋会这样劝说您！不过，单凭有无薪水这样一种站不住脚的理由要离婚，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可怜的，可怜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即使在怪物的肚子里，也可以说是满怀火一般的激情爱着您的。他甚至——像糖块一样正慢慢溶化在爱情里。早在昨天晚上，您正在化装舞会上寻欢作乐时，他就提到过，在万不得已时说不定会下

决心写封信，把您这位合法配偶请到鳄鱼肚子里去陪他，尤其是因为鳄鱼肚子里很宽敞，不仅能住两个人，甚至容得下三个人……”

于是我急忙把昨天跟伊凡·马特维伊奇的谈话中最有趣的这一段全对她讲了。

“什么，什么！”她惊慌地喊起来，“您想让我也爬到那里去找伊凡·马特维伊奇？亏您想得出来！再说我戴着帽子，穿着用衬架撑起的裙子，怎么能爬得进去？天啊，多么荒唐！还有，我用什么姿式往里爬？说不定当时有人看着我呢……太可笑了！我在那里吃什么？……而且……而且我在那里怎么办，要是……哎呀，我的天，他们胡思乱想些什么呀！……那里有什么娱乐？您说那里还有一股胶皮味儿？要是我在那里同他吵起来——还得紧挨着躺在一起，我可怎么办？呸！这有多讨厌呀！”

“这些道理我都同意，全都同意，最亲爱的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我截住她的话，尽力流露出油然而生的兴奋心情，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理时，就常常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支配，“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有一件事您认识不足，您没有考虑到，他既然叫您去，可见离开您他就活不了；这表明他对您有爱情，火热的爱情，忠贞、强烈的爱情……您不重视他的爱情，亲爱的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爱情！”

“我不想听，不想听，我什么也不想听！”她摆动着纤秀的小手，刚刚洗刷修整过的粉红色的指甲闪着亮光，“讨厌鬼！您要把我气哭了。您乐意这么干，就自己爬进去算了。您既然是他的朋友，那就以友谊为重，去和他一起躺在那里吧，您可以跟他讨论那些枯燥无味的科学，讨论一辈子……”

“您嘲笑这个主意，完全没有道理，”我沉下脸来，不让这个轻狂的女人再说下去，“伊凡·马特维伊奇本来就要请我去。当然，您去是为了尽做妻子的义务，我去只不过由于待人忠厚；再说，伊凡·马特维伊奇昨天跟我谈到鳄鱼具有罕见的伸缩性，并且做了非常明显的暗示，不仅你们两个，甚至连我这个你们家的朋友，也全都容纳得下，三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尤其要看我愿不愿意，所以……”

“三个人在一起，那怎么行？”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惊讶地望着我，大声说道，“我们怎么能……我们三个人怎么能在那里住在一起呢？哈

——哈——哈！你们俩多糊涂！哈——哈——哈！我在那里非要一个劲儿拧您不可，您这坏蛋！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她仰靠在沙发背上，放声大笑，笑得直流眼泪。这眼泪和笑声真叫人神魂颠倒，我忍不住狂热地扑过去吻了她的纤手，她并没有躲闪，只是轻轻地揪住我的耳朵，表示我们已经言归于好。

此后，我们俩都变得高兴起来，我把伊凡·马特维伊奇昨天提的各种方案跟她细细地讲了一遍。关于举行招待来宾的晚会和开放沙龙的想法使她大感兴趣。

“不过，必须做很多新衣服，”她说，“因此应当叫伊凡·马特维伊奇尽快多寄薪水来……只是……只是这怎么成呢，”她沉思着，又说道，“怎么能用水槽送他到我这儿来呢？这太可笑了。我不肯让人家把我丈夫放在水槽子里送来。我在客人面前会非常难为情的……我不干，不干，我不干。”

“顺便问一句，免得忘了，季莫菲·谢苗内奇昨天晚上到您这儿来过吗？”

“噢，来过；他来安慰我，您知道吗，我和他一直玩纸牌来着。他输糖果，我输了——他就吻我的手。这人真讨厌，您想想看，他还差点儿带我去化了装舞会。这是真的！”

“这是好感！”我说，“谁见了您会没有好感呢，您太迷人啦！”

“又说奉承话了，去您的吧！先别忙，等您临走时，我非拧您不可。最近我学会了拧人，学得好极了。怎么样，不错吧！对了，我问一声，您说伊凡·马特维伊奇昨天一再谈起我吗？”

“不——不，谈的不太多……我老实对您说，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他想……”

“好，随他去吧！别再说了！他想必寂寞得很。我一定抽空去看看他。明天肯定去。不过今天去不了，头疼，而且那里有很多观众……他们会说：这是他的妻子，弄得我怪难为情的……再见。您晚上要……去那里吗？”

“去那里，去他那里。他叫我去一趟，还要带些报纸去。”

“嗯，好极了。上他那里去，给他去念报纸吧。今天嘛，您就不必再来看我了。我有点不舒服，也可能串门去。好，再见，调皮鬼。”

“那个黑小子晚上准会来找她。”我暗自琢磨道。

在办公室里，我自然没有让人看出我正全力为这些事操劳奔忙。但是我很快发现，这天早晨同事们异常迅速地传阅几份我国最进步的报纸，读的时候表情十分认真。我拿到的第一份报纸是《小报》²⁹³，这家《小报》没有任何特殊倾向，只带有一般的人道主义色彩。因此我们这里的人虽然也常翻翻，但大都不怎么看得起它。我在这份报上读到下面一段报道，心里不免有些惊愕。

在我国规模宏大、层楼雄峙之京城中，昨日盛传奇闻：上流社会有爱美食者N某，对鲍列尔大饭店²⁹⁴及某俱乐部之腥酿肥厚似生厌心，乃赴游廊市场，该处展出一巨大鳄鱼，系新近运抵京师者，N某竟欲烹制鳄鱼为食。彼与鱼主人商妥售价后，立即着手将其吞噬（被吞者系鳄鱼，并非鱼主人，鱼主人乃一德国人，禀性温良柔顺，素以行事精细著称）——先执铅笔刀将活鳄鱼之嫩肉切割成片，随即以风扫落叶之势饱啖一顿。少顷，整尾鳄鱼即尽入此公之便便大腹中矣。N某事后又欲取獐为食，盖獐常随鳄鱼一同出没，故此公以为獐肉鲜美，恐与鳄鱼无异。此种新鲜食品素为海外爱美食者所熟知，吾侪从未视为异端，并对此事早有预见。英国爵士暨旅游者曾于埃及结伙追捕鳄鱼，佐以葱、芥、土豆，烹制后外观颇类牛排。法国人步雷赛²⁹⁵之后尘，宁取鳄鱼爪置诸热灰中烤熟而食，此法与英国人大相径庭，尝受英人耻笑。吾侪似觉此两法皆可取。就我方而言，我强大之祖国兼蓄并包，急需该种新兴行业，故此事令人颇感欣慰。第一尾鳄鱼已为彼得堡爱美食者所享用，继此之后不出一年，预计入境之鳄鱼将以百数计。我俄罗斯何尝不可驯养鳄鱼？涅瓦河水恐对此类饶有奇趣之外国动物过于寒冷，然京中不乏大小水塘，京畿多有溪水湖泊。诸如巴尔戈罗沃或巴甫洛夫斯克，以及莫斯科之普列斯宁斯基蓄水池及萨马乔克，何以不可饲养鳄鱼？此物既可为我国考究饮食之爱美食者制成滋补之美味佳肴，亦可供徜徉于池边之美妇淑女取乐助兴，还可对儿童进行博物学之实物教育。鳄鱼皮可制作首饰匣、手提箱、烟盒、钱夹，估计以鳄鱼皮制作之俄国商品约达千种以上，可积成大量最为商人喜爱之齷齪钞票。吾侪展望，此项趣事必

将反复论及，非止一次也。

我对此类事情虽然早有预感，但仍然为这种轻率失实的报道感到不安。我一时找不到别人交换意见，只好去跟坐在我对面的普罗霍尔·萨维奇攀谈，我发现他早就在望着我了，手里还拿着一份《呼声报》，好像正要递给我看。他一声不吭地从我手里接过《小报》，随即把《呼声报》递了过来，还用指甲在一篇文章上使劲划了道道，大概想引起我的注意。这位普罗霍尔·萨维奇是我们这里的怪人，怪得出奇：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光棍，跟这里的任何人都来不往，在办公室里几乎从不跟别人说话，对任何事情总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但在忍耐不住时也会向别人透露一二。他独自过活。我们几乎没有人去过他家。

我在《呼声报》上他划出的地方读到这么一段文章。

众所周知，吾人富有进步和人道精神，立志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并驾齐驱。但我等虽已竭尽绵薄，我国报纸亦不遗余力，然我等仍远未臻于“成熟”，昨日游廊市场出现令人愤慨之事可为明证，我等对此事早有预言。某外籍资本家携鳄鱼一条前来首都，于游廊市场举行公展。我等当即表示欢迎，盖此乃我强大繁荣之祖国奇缺之有用新行业也。不料昨日午后四点钟，有一奇胖之人乘醉直趋该外籍商人处，购门票后，未及开言，即纵身跃入鳄鱼口中，鳄鱼情迫无奈，遂照吞不误，恐系出于保命本能，免遭噎死也。陌生人既入鱼腹，倒身便睡。此公对外籍人之嚎叫、家人之惊呼、诉诸警局之恫吓，均无动于衷。唯闻此公于鳄鱼腹中狂笑不止，声称拟用树枝痛笞众人（sic²⁹⁶），鳄鱼本系哺乳动物，被迫吞此巨物，虽潸然泪下，亦属枉然，实堪怜恤。诚如谚语所云：“客人不请自来，比鞑靼人还坏。”此公厚颜无耻，竟不欲出。如此野蛮行径表明我等尚未成熟，于外籍人士前贻笑大方，令人无可辩解。我俄人粗犷豪放之天性于此显露无遗矣：试问，此不速之客目的安在？欲寻一温暖舒适之寓所乎？然京中巨厦华屋比比皆是，房间租金低廉，舒适惬意，经室内管道可用涅瓦河水，上下楼梯有煤气灯照明，并常有房主雇佣之阍人往来照应。至于此种虐待家畜现象，务请读者多予留意：外地鳄鱼一举消化此庞然大物，诚非易事，目前已僵卧不起，腹腔鼓胀如山，苦楚难耐，奄奄待毙。似此虐待家畜者，在欧洲早已解送法庭惩治矣。吾人拥有欧式电灯、欧式人行道及欧式建筑物，然时至今日，仍未摆脱我国根深蒂固之传统陋见。真可谓：

房舍焕然一新，成见因循依旧。

其实，房子并未更新，至少楼梯还是照旧。本报曾多次提及，彼得堡区有一商人鲁克雅诺夫，家中楼上拐弯处之木质梯阶腐朽坍塌，已危及女佣阿菲米娅·斯卡比达罗娃之安全，此妇本系士兵之妻，经常提水抱柴，上下楼梯。本报之谆谆告诫竟不幸而言中：昨晚八点半钟，军属阿菲米娅·斯卡比达罗娃捧汤碗上楼，旋坠下，折一足。鲁克雅诺夫目前是否已将楼梯修好，本报一无所知；我俄人素来事后聪明，俄罗斯侥幸心理之受害人现已住院就医。本报还曾一再指出，清扫维堡区镶木地面人行道之清道夫不得扬起尘土秽物，玷污行人脚面，应仿效欧人之皮鞋擦拭法，将垃圾扫成一堆……云云。

“这讲的是什么呀，”我有些困惑不解地望着普罗霍尔·萨维奇，说道，“这讲的究竟是什么呀？”

“您说什么？”

“算了吧，他们不去怜悯伊凡·马特维伊奇，倒可怜起鳄鱼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就是要可怜一只走兽，一头哺乳动物。我们哪一点不如欧洲？在欧洲也非常可怜鳄鱼嘛。嘿——嘿——嘿！”

怪人普罗霍尔·萨维奇说完这话，一头扎进文件堆里，再不吭声了。

我把《呼声报》和《小报》塞进口袋，又尽量多找些过期的《彼得堡新闻》和《呼声报》，好在晚上给伊凡·马特维伊奇解闷，虽然离天黑还早，这一回我却提前溜出办公室，前往游廊市场，心想哪怕从远处看看也好，看那里正在干些什么，也可听听各种意见和舆论的倾向。我猜想那里一定非常拥挤，于是拉起大衣领子，更严实地把脸遮住，以免被人撞见，因为我不知怎的觉得有些害臊——我们这种人都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我还觉得，我既然亲眼目睹了这一怪事的真实情景，便无权再把自己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感受公之于众了。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njdy668）

1.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2.首次关注，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3.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4.也可以加微信【**209993658**】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

5.奥丁读书小站，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